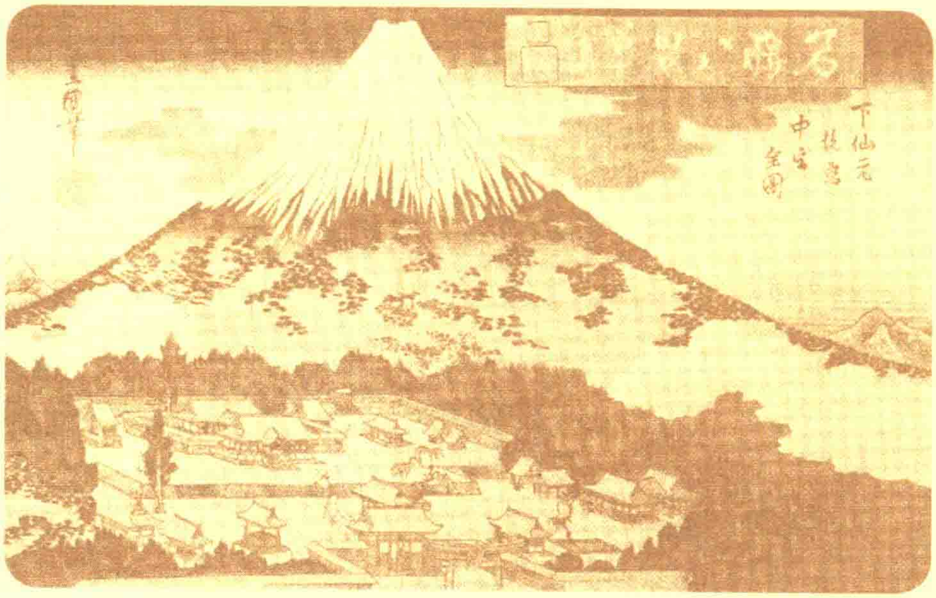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雜史

九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元亨釋書（目録、表、卷一—卷三十）……一
本朝高僧傳（總目、序、凡例、援引書目、卷一—卷二）……四三五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本朝高僧傳　續（卷三—卷四十七）……一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本朝高僧傳　續（卷四十八—卷七十五）……一
東國高僧傳（序、卷一—卷十）……二四三
續日本高僧傳（序、总目、援引书目、凡例、卷一—卷九）……三七九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續日本高僧傳　續（卷十—卷十一）……一
吉水實録（序、卷第一—卷第十四）……三七
正法山六祖傳……二五五
日本往生全傳（序、極樂記、續本朝往生傳、拾遺往生傳、後拾遺往生傳、本國新修往生傳）……二七三
扶桑往生傳（序、卷上—卷下）……四〇九

淨土真宗付法傳……四五五
三國高僧略傳（序、例言、卷之上—卷之中）……四七五

第五冊目録（總第66冊）

三國高僧略傳 續（卷之下）……一
近世禪林僧寶傳（序、凡例、目録、卷之上—卷之下）……二七
高僧名士傳……一二七
和漢高僧傳……一五三
門跡傳……二四一
天台圓宗列祖略傳……三〇三
密宗血脉鈔……三二九
日本國大師一覽……四五一
唐鑑真過海大師東征傳……四五九
東福開山聖一國師年譜……四八七
蒼龍窟年譜……五〇九
東海一休和尚一代記（上）……五二九

第六冊目録（總第67冊）

東海一休和尚一代記 續（下）……一
智証大師年譜……一三
正受老人崇行録……三五
東海鐵塔諸祖年譜略頌……六一
峨山禅師行實並法語……九一

方廣開山無文元選禪師行狀……九九
越溪道蹟……一一三
損翁老人見聞寶永記……一二一
近世高僧年表……一六三
淨土傳燈總系譜（序、卷上、中、下）……一九九
東大寺要録（序、卷一―卷六）……二六九
興福寺年代記（序、卷一―卷六）……三八五
長谷寺緣起……四三九
扶桑伽藍紀要……四六一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四七七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一―卷第四）……一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第一―卷第八）……一四九

神道

神道五部書（卷第一―卷第五）……三〇五
皇國神社志……三七三
古義神代考（卷第一―卷第三）……三九三
天滿宮世家……四三七
祖志（序、緒論、目次、卷一―卷三）……四五五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祖志　續（卷四―卷六）……一

雜紀
古事記（卷一—卷三）……八三
春記（卷一—卷三）……一六三
玉葉（序、例言、目録、卷一—卷十二）……二一七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玉葉　續（卷十三—卷二十六）……一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玉葉　續（卷二十七—卷四十）……一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玉葉　續（卷四十一—卷五十五）……一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玉葉　續（卷五十六—卷六十六）……一
明月記（諸言、目次、第一）……三九一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明月記　續（第一、第二）……一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明月記　續（第二、第三）……一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明月記　續（第三、補遺）……一
古語拾遺……三四三
将門記……三六一

大塔物語……三八三
保建大記（卷上—卷下）……四〇九
本朝稽古篇（上中下、續上中下）……四三七
十三朝紀聞（慶弘紀聞）（序、卷一—卷三）……四七五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十三朝紀聞　續（卷四—卷七、跋）……一
今日鈔（卷一—卷七）……七五
柱史鈔（卷上—卷下）……一七七
近古史談（卷一—卷四）……二二一
近世史談（卷一—卷四）……二九三
帝國史談（卷上—卷下）……三六五
續近事紀略（卷一—卷三、征臺略記）……四一五
尊攘紀事（卷之一—卷之六）……四七三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尊攘紀事　續（卷七—卷八、跋）……一
尊攘紀事補遺（卷一—卷四）……二五
行在或問（卷上—卷下）……七九
皇朝靖献遺言（卷一—卷八）……九五
慶安小史……一七一
先朝私記……一八五
遠野史談（卷上—卷下）……二一一

西京傳新記（初編—四編）……二三七
日本詩史（卷一—卷五）……三三三
回天詩史（卷上—卷下）……三九一
和漢茶誌（卷一—卷三）……四三一
本朝畫史（卷上中下）……五一一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續本朝畫史（卷上—卷下）……一
近世畫史（卷一—卷五）……二七
雲煙略傳（卷上—卷下）……一一五
日本國事跡考……一五七
史館茗話……一九七
寤眠録……二二三
幽囚録……二三九
在津紀事（卷一—卷二）……二六五
正名緒言（上下）……二八九
本朝蒙求（上中下）……三三三
扶桑蒙求（上中下）……四〇九
神代千字文……四九五
本朝千字文……五〇九
内國千字文……五二一
日本千字文……五三三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大統歌（上下）……一
盡忠録……一九
涉史偶筆（卷一—卷六）、涉史續筆（卷一—卷七）……四一
香亭雅談（上下）……一八九
櫻史新編……二三五
酒史新編（上下）……二五五
國朝佳節録……二九七
外史劄記……三一一
歷代君臣名功録（上中下）……三三三
傳疑小史……三九三
仙臺支傾録……四〇九
先哲醫話（上下）……四三七
奇談新編……五二三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中朝事實（上下）……一
潛中紀事（卷一—卷六）……一〇七
正保野史……二六五
稽古要略……二七三
丙丁炯戒録（上下）……二八五
養真亭藏泉譜……三二一

新撰寛永泉譜（前編―後編）……三九九
明治新撰泉譜（一集―三集）……四二一
明治新撰泉譜別集（初編―貳編）……四八三
大東世語（序、巻一―巻二）……五一七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82册）

大東世語　續（巻三―巻五）……一
近世叢語（巻一―巻六）……三五
新撰叢語（巻一―巻三）……一〇七
修身叢語（上下）……一五一
日本智嚢（巻一―巻十）……二二三
皇朝金鑑（上書、序、凡例、總目、巻一―巻十七）……三三九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83册）

皇朝金鑑　續（巻十八―巻五十五、跋）……一
戰略新編（序、目録、巻一―巻五）……四一七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84册）

戰略新編　續（巻六―巻十一）……一
策府（題、序、凡例、目次、巻一―巻二十四）……七九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85册）

策府　續（巻二十五―巻三十、跋）……一

外史

日本外史前記（巻一―巻五）……九七

日本外史（序、例言、引用書目、目次、卷一―十八）……二二九

第二十五册目錄（總第86册）

日本外史 續（卷十九―卷二十二）……一
續日本外史（卷一―卷十）……七三
近世日本外史（卷一―卷八）……二五三
續近世日本外史（卷一―卷二）……三九一
日本外史補（自序、凡例、目次、引用書目、卷一―卷七）……四四一

第二十六册目錄（總第87册）

日本外史補 續（卷八―卷十四）……一
江戶將軍外史（卷一―卷五）……六一

史表

皇朝金石年表……二五五
日本金石年表……二八七
史籍年表……三一九
日本史籍年表（前編）……三五九

第二十七册目錄（總第88册）

日本史籍年表 續（前編續―後編）……一

第二十八册目錄（總第89册）

日本史籍年表 續（後編續）……一
銅雋和漢年契……四五
增訂新撰年表……七七

近世儒林年表……一三五
日本外史年表……二三五
重撰和漢皇統編年合運圖（上下）……二六三
年代紀略……三四一
新編分類本朝年代記（卷一—卷七）……三六一
國史年表……五二九
逸號年表……五三九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玉葉 續（卷十三—卷二十六）…………………………………… 一

玉葉　巻第十三

自承安三年七月
至同年十二月

〔承安三年秋〕

七月

一日、壬辰、晴、近日、炎旱殊太、於二醍醐清瀧一、被レ行二御讀經一云々、昨日、被レ立二廿二社幣一、上卿左大臣、是三合、并天變御祈也、中宮權大夫時忠、右兵衛督賴盛、兵部卿信範、新三位兼家等、爲二公卿使一云々、或人云、去月十日白虹立云々、是希代事也〔云々、〕南都僧綱已下併被レ止二公請一了云々、

二日、癸巳、朝間陰晴不定、午後雨降、自二一昨日一、佛嚴聖人自レ院內々奉レ仰、令二祈請一云々、若其効驗歟、此事頗不レ被二甘心一、或人云、自二明日一、於二神泉苑一、乘海僧都可レ行二請雨經法一云々、今日、法皇幸二鳥羽一、故院御國忌也、八條、高松兩女院、去夜有二御幸一云々、此日、最勝寺御八講結願也、源中納言資賢爲二件寺上卿一云々、」

三日、甲午、晴、此日、法勝寺御八講初日也、有二御幸一、以二邦綱卿一爲二上首一云々、大臣大納言有二其數一、晴御幸之時、一人不二參仕一、尤奇怪事歟、證誠公顯僧正一人也、不レ論二三論法相一、不レ分二興福東大一、惣南都僧綱已講已下、不レ被レ請二講師聽衆一、只延曆寺、園城寺許云々、今日、依レ爲二吉日一、始奉レ供二養放光菩薩畫像一、地藏、觀音、二菩薩奉レ圖二一舖一也、講師辨清律師、每日闕給供養、十日次日賜二布施一、是定事也、又始二修不動供一、阿闍梨猷勝、先レ是、祈等一兩始修也、已上皆產祈也、光經爲二行事一、依レ爲二無レ隙之者一、先用レ之、爲二吉例一之故也、

或云、山僧等歎息外、無二他事一、一切不二蜂起一、已如レ失二術計一、唯稱下奉二仕公家之御沙汰一之由上、然而實者廻二種々之意略一、不レ可レ叶故、奉レ懸二公家一云々、

四日、乙未、或人云、多武峰聖靈院不二燒失給一云々、不レ取レ信事也、猶可レ尋二實否一、後聞、多武峰之中、平等院一院、并中之堂ト云、堂一宇許燒殘、自餘房舍堂等、一切不レ殘、聖靈院、十三重塔、悉以灰燼云々、件塔、本願定惠和尚入唐歸朝之時、自レ唐乘船所レ奉レ渡云々、

五日、丙申、多武峰使家司朝親歸參云々、依不審、申攝政御許、返報云、子細退以使者可示者計也、依爲大事、可被問氏人々歟、藤中言資長示送云、昨日、於博陸有僉議、資長、親範、重家三人也、任永保之例、先可奉遷御躰於便宜堂舍、（十一二日之間云々、）又被行御占、隨其趣、可被藏告文云々、當時之御體之御在所有恐、不注申云々、或人云、燒失之時、多武峰僧達奉（崇イ）罷出、山中ニ堀テ、立板テ、奉安置其上、掩土埋之云々、此事有禁忌、仍人々不出詞云々、

〔六日、丁酉、去二日以後、雖天顏陰、雨猶不降、國土已可損亡云々〕、

七日、戊戌、天晴、法勝寺御八講結願也、御幸可被忩之由、有其聞、仍已刻着束帶、參法勝寺、俳徊阿彌陀堂東面北階邊、相次左大將參入、（下官、本自帶劍持笏、是御幸之時、爲列立也、左大將參入之後帶之、）相待御幸之間、暫言談之次、被語云、去比、衆徒事、於院有僉議、其仰詞云、燒失多武峰之條、已大事也、山階寺之所爲、罪科不輕、加之、別當僧正已下在京之時、可止大衆之蜂起、兼又不可令燒失多武峰之由申請下向、大略翌日炎上、已違勅答事、不實之罪也、罪科何樣可被行哉否、諸卿申云、左大臣、左大將、（中宮大夫）隆季、（權大夫）時忠、（民部卿）親範（等）也、長方奉行、重方傳奏也、被召問子細之後、可及罪科歟、重被仰云、尙所行之旨、科難遁、忽可被行其罪歟、重可計申者、又申云、所存、先度奏申、不被召問子細、暗及罪科之條、專不似朝務、尙召上其身、被尋問之後、可被計行歟者、此後無左右之仰、人々退出云々者、午時、御幸已成、仍相共經佛前簀子、廻南方之間、公卿少々（重盛卿已下、）列立、仍於東面南階下、着沓如列、（將軍同之、北上西面、）供奉之輩次第列立了、御車入御之間、下官已下居地上、下御自御車、（御車簾、前後共上之、仍無寄御簾依上、）次下官已下自東砌北行、於東面北階下、撤劒笏等、昇自同階、自簀子南行、入自當間着座、左大將已下次第着座、（上卿別當成親卿在此中、）相次左大臣被參、（被昇東面北階也、）次行事辨經房起座、（堂北庇東一間爲西、敷疊一枚坐之、同第二間之西、敷高麗疊（緣席）爲三綱座、）來居成親卿前、示氣色、成親氣色于左大臣、左大臣目之、經房復座召、須仰之、次撞鐘、次衆僧參上、着座、證誠權僧正公顯、講師章實僧都已下十人在南座、聽衆十人在北座、次講讀師（講師行舜已講、（園城寺）讀師公顯僧正弟子光房子也、）着禮盤、禮佛之後登高座、此後作法同最勝講、（堂童子各二人、如恒、啓白之間、威儀師分御經、）次論義、問者阿闍梨信性、（延曆寺、武長卿息也、）散花行道了、次着問者

座ニ、(件座、庇南第三間、敷ニ高麗〔疊〕一枚ニ、副ニ長押ニ敷レ之也、)次僧侶退下、次辨氣ニ色于上卿ニ如レ初、次預等、立ニ經机於僧座前ニ、(今日、依ニ御國忌ニ、有ニ御經供養ニ、先例也、)次乘僧(爲レ先ニ威儀師ニ如レ恒、)經ニ北庇幷東庇北第一間ニ、自ニ簀子ニ南行、入レ自ニ公卿座南間ニ着座、(證誠、講師等經ニ佛前ニ、着ニ南座ニ、)次講讀師着ニ禮盤ニ、(講師觀智僧都、)次威儀師云、惣禮、次乘僧惣禮、次々作法如ニ朝座ニ、觀智說法優美也、次論義、(問者延暦寺桒嚴、有ニ遂揚之詞ニ、)次咒願、三禮、着ニ禮盤ニ、次行香、(惣在ニ經分レ輪、)其路經ニ行香机東南第二間以南ニ作レ輪、(左大臣已下列立、)更北行、自ニ南第二間ニ(除ニ御所三ケ間ニ、)入レ庇北行、次第分香、出レ自ニ公卿座南間ニ北行、北第□間以北作レ輪、(南上、)更南行列ニ居机下ニ、返ニ置輪ニ、(威儀師傳ニ置之ニ、)復座、次公顯僧正着ニ禮盤ニ、供養法、此間例時、次下官退出、(左府、行香了則退出了、)下レ自ニ東北階ニ也、今日、余問ニ左大將ニ云、千秋萬歲樂之六帖終、有レ序次說、幷有ニ四柏子ニ之說、是非如何、答云、共是正說也云々、次參ニ高松院ニ、次參內、申刻退出、歸レ家之後、節供如レ恒、(陪膳季長朝臣、行事邦業、)乞巧奠如レ恒、(行事〔信光〕、)今日、有ニ小除目ニ、典樂頭和氣定成、(主稅頭丹波知康爲ニ上﨟ニ、超越尤不便、件知康、才智無ニ止事ニ者也、而已被レ〔超ニ〕下﨟四人ニ了、前世事也、可レ悲々々、)又紀伊與ニ上野ニ相轉、此外無レ事、又有ニ叙位ニ、

十日、(辛丑、)天陰小雨、或人云、去六日多武峯御墓鳴動、又武智麻呂墓同時鳴動云々、

〔十一日、(壬寅、)入レ夜參ニ女院御方ニ、三位中將兼房參入、相共候ニ御前ニ、次參ニ皇后宮御方ニ〕

十二日、(癸卯、)今日、放光供養十个日次日也、賜ニ布施一褁ニ、(一褁、)一絹、依レ爲ニ僧綱ニ絹褁也、或人云、山門衆徒、依ニ院宣ニ、頗止ニ蜂起ニ、其院宣之趣、唯隨ニ申請ニ、任レ法可レ有ニ沙汰ニ、可レ止ニ蜂起ニ云々、

十四日、(乙巳、)或人云、家司光長爲ニ攝政使ニ、向ニ南都ニ、被レ副ニ下院宣ニ云々其趣若僧綱已下不ニ參洛ニ、又不レ召ニ進張本ニ者、自今以後、一切不レ可レ達ニ訴訟事於天聽ニ歟、又官途昇進、永可レ斷レ思云々、又奈良法師所レ知領、皆以可ニ沒官ニ云々、送ニ瓮具ニ如レ恒、

十五日、(丙午、)諸寺盂蘭瓮如レ恒云々、法勝寺、兼雅卿已下〔公卿〕三人參入云々、

十六日、(丁未、)侍醫憲康來、齒下針有レ驗、今日、長者使光長歸洛云々、今日、家中牛昇、仍給ニ陰陽師ニ仰レ祓了、

十七日、(戊申、)午時許、兵部卿信範來、余相逢、言談之次、語云、去比、於レ院〔被〕レ僉ニ議大衆事ニ之中、左府申狀、南都衆徒嗷憤、又奉行之者(長方、重方、)等同結構、放氏云々、件僉議以前、奈良僧綱已下、不レ可レ被レ請ニ法勝最勝寺等八講ニ之由、被ニ仰下ニ了、其後有ニ此議定ニ、人々只今不

レ可レ及二罪科一、被レ召二問一之後、可レ有二沙汰一之由、令レ申二左府一、被レ聞レ之、而重尙有下可レ行二罪科一之勅定上、諸卿尙奏二先度之趣一、此中左府申云、於レ被二仰下一、不レ可レ請二兩寺御八講一之由者、如レ汗之綸旨、强不レ變、何事之有哉云々、此申狀、專非二僻事一、而大衆結レ怨、不當〔事〕也、又重方書二陳狀一、送二大衆之許一云々、長方不レ請二此事一、理可レ然歟云々、又語云、多武峰聖靈院已以造立云云、被レ付二成功一、件者、春日神主時盛云々、此事、內心所二傾思一也、春日奈良已一所也、多武峰已敵所也、事躰頗不二相應一、果可レ有レ煩歟云々、所レ示旨、一旦可レ然歟、

又語云、去月有二晦日廿二社奉幣一、當日有レ定、上卿左府、卯時參陣、所司一切不レ參、及二申刻一發遣、左府太不レ請云々、近代公事如レ此、何爲哉、申時、頭辨長方朝臣來、余相逢、長方仰云、祈年穀奉幣、可レ有二御奉行一、申二承了由一、但聊有二憚事一、依レ有二姙者一也、件條先例必申二此旨一、或被レ免、或不レ被レ免、不定、夜間引檢、若被レ憚者、明日可レ申二其旨一、彼時可レ被レ奏、其上於レ有二別仰一、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之由相含了、此次問二大衆事一、委細令二語示一、不レ能二委錄一、大略、事體濫觴之沙汰懈怠之故、及二大事一之由令レ存歟、雖レ不レ出レ詞、氣色如レ此、頗道理也、去十一日家司爲綱爲二長者使一、向二多武峰一、奉レ安二置御躰於中寺一云々、件堂、免二除畑一云々、光長歸洛之後、事未二承及一、今度御使下向之間事、長方不レ奉レ存、重方直書二院宣一、被レ奉二殿下一、殿下給二光長一下遣云々、自二殿下一注二南都衆徒張本一、以二重方一被レ進レ院、付二件注文一、被レ召二張本一歟、若尙不二召進一者、永可レ止二昇進之思一、又所知等、皆悉可二沒官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云々、祈年穀奉幣奉行辨兼光來二十五日云々、暫退出了、姙者之夫、神事奉行憚哉否、引二檢先例一、不定、示二合源納言許一之處、返事云、尤可レ被レ奏二事由一、先例不定候、抑、七ヶ月以後ハ、准二當月一、可レ申レ憚之由、是七八九等月數有二誕生之例一、仍必可レ令レ申二其旨一之由、故入申沙云々、所レ示之旨可レ然、余又本自所二聞沙一、時晴來、示二天變事等一、

一　月犯二房第二左眼星一事、

一　月犯二建星一事、

兩事共有二大臣愼一、密々令レ見二奏案一、其中、建星占文云、亂臣有下更二天子一之法令上云々、此事尤可レ恐可レ恐、凡近日頻有二天變一云々、

此次問云、

家中舍屋之中、以二何屋一可レ付レ忌哉、
申云、於下定二本所一之家上者、以二寢殿屋一爲二本所一、不レ謂二他枝屋等一、於二旅所一者、不レ論二寢殿枝屋等一、只以二四十五日一、若十五日一、宿留之所付レ忌云々、

十八日、己酉、早旦、以二消息一、長方之許示云、昨日所レ令レ申之憚事、倘〔不〕可〔不〕奏歟、事躰雖レ有レ憚二于上奏一、神事嚴重、難二自由一、此上於二別仰一者、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可二相計一者、返報云、奏二事之由一、可レ申二左右一者、相待之間、未時許送二書狀一云、强不レ可レ憚者、申二承了由一了、（此次、宜命辭別事、申二定兼日可レ告之由一、示遣了、）則召二遣行事辨兼光、大外記賴業、大夫史隆職等一了、又問二定日次於在憲朝臣之許一了、在憲返事云、定日廿一日廿五日、奉幣日廿六日來月八日、此等頭辨被レ尋之時、注申了云々、隆職明日可レ參之由申、賴業、兼光明後日可レ參之由申、自二今日一立二神事札一、重服之人出二家中一了、女房在二別屋一、（依レ爲二粧者一也、）放光供養在二賴輔朝臣家一、可レ行レ之、持佛堂佛、强不レ奉レ渡二他所一、別屋之人、念誦不レ憚レ之、又月水之人在二別屋一、强不レ憚レ之、

十九日、庚戌、晴、巳刻許、依二昨日召一、大夫史隆職宿禰來、余着二冠直衣一、於二外出居一出逢、召レ前仰云、來廿一日可レ有二祈年穀奉幣定一、申剋可二參内一、陰陽寮催具、可レ令レ候レ〔陣〕者、此次、尋問事等、

一去二月列見之時、官廳大臣倚子立樣之間事、
隆職申云、凡官之所習、太政大臣左右大臣相二並御座一之時、太相倚子、副二東壁一横立レ之、左右大臣倚子、一行之倚子上立レ之、又雖レ無二太政大臣一、有二關白右大臣一、若攝政左大臣之時、依二執柄之重寄一、同副二東壁一立レ之、若有下太政大臣、幷爲二執柄一之左右大臣上之時、二脚相並副二東壁一立レ之、非二執柄一之大臣倚子、立二一行之列上一、若執柄不レ兼二大臣一、又無二見任之太政大臣一之時、以二左右大臣倚子一、副二東壁一橫立レ之、是流例也、當時已如レ此、博陸辭二太政大臣一給之後、左右大臣御倚子橫所レ立也、而列見之時、上卿中宮大夫隆季卿被レ難云、副二東壁一立二倚子一之例、是太政大臣與下爲二執柄一大臣上之相並之時例也、今已可レ立二博陸御倚子一脚一、並二立二脚一何故哉、仍左大辨實綱卿被レ行二罰酒一、大丞無レ所三于披陳二云々、上卿御難、一旦〔雖〕可レ然、官底所存數代已如レ此、左辨不レ陳二此理一、頗以鬱憤云々、愡依二攝政一非レ立二倚子一、只付二本官一所レ立也、仍避二大臣一之後、付レ何可レ立二倚子一哉云

云、左大臣内々有此尋、令申子細、仰者、所存如此者、

一神宮上卿事、

申云、于今未定、但若雖被定仰、未承及歟、凡神宮事、當時如無、就中、禰宜等可被召問之由、被下宣旨、默止未曾有事也者、

一去正月除目宮文之間、官外記相論事、

申云往代無史取宮文之例、近古一兩有此例、近代已爲流例、是大都、外記多不足之時、史生取之、尚不足之時、史相加、或又史生見所勞之時之例也、史生作候、史爲代官之例、一兩在之、皆以失錯也、而去春除目之時、初夜外記一人不足、史生見在、而史可立之由有仰、六位史等雖訴申、依別定勤仕了、其後朝參殿下、申上子細、仰云、於闕如之時ハ、爭不勤仕哉、又非理涯所役歟云々、而之間、第二夜、隆職遲參之間、無左右勤仕了、入眼夜、於今夜者、經沙汰可取之由、六位史等令申、付長方朝臣殊訴申、仍於今夜、史生慥可寵寄之由有仰、而頼業眞人、史生申所勞之由、重被仰官、官申云、史生參候、全無所勞者、仍尚被仰外記、已六七度、或職事直仰之、或上卿傳仰之、頼業一切不承引、所詮申云、闕官所史生、先例勤此役、他史生勤仕之例、未曾有云云、此旨又被問官、官申云、慥可進證文、又何時誰人例哉、史生已數十人申狀驕傍也、史生若有所勞者、慥召出、可被加實檢者、此後重被仰、外記尚以不承諾申、仍殿下大六借給、史生慥可下陣由被仰下、爰頭〔長方〕仰官云、〔於〕史生者、被行刑、史今度必可寵寄、仍訴訟相叶、忿怨已散、勤仕了、外記申狀、人以爲奇云々者、

余案之、頼業若酔仰歟、不足言申狀也、史生二人取宮文之例間在之、豈謂闕宮所史生一人之所役哉、頼業不憖古昔無止事者也、今申狀、已以不落居、賢者之一失歟、去春人々所陳、不相違隆職申狀者也、

隆職申云、今日、尊勝寺御八講始、并仁王會定云々、仍可參寺家、并陣頭者、

未剋、長方朝臣送書狀云、自今日、內裏有犬死穢、仍奉幣定當日可候歟云々、當日卯刻可參陣由令答了、先是、明後日可有定由示遣、未見件狀歟、入夜有返事、自是令申了云々、

廿日、辛亥、晴、及レ晩雨下、午時、左少辨兼光參入、余出逢、明日可レ有レ定之處、依二內裏穢一延引、當日卯剋可レ有レ定之由仰含了、兼光云、內裏穢、自二十八日一承レ之云々、仍尋二一定一可レ示之由仰含了、若爲二十八日一者、廿二日滿了、廿三日可レ有レ定歟、當日定、毎事懈怠故也、未時、賴業眞人來、余又出逢、仰下之旨、如レ仰二兼光一、但執筆參議、大內記可二早參一事、又使々、且觸二職事一、殊可レ致二沙汰一事等召仰也、今朝、奉行外記大江俊國〈是兼孫、云々、〉出來、使僮七八人許進奉云々、余人不足之由令レ申、件外記未練之者云々、仍殊仰二大外記一也、且去晦奉幣、依二如レ此事一遲々云々、尤不便也、此次、外記廳倚子事尋問、

賴業申云、太政大臣倚子、副二東壁一立レ之、左右大臣倚子、一行立レ之、定例也、若爲二執政一大臣與二太政大臣一相並〔之〕時、二脚可レ立二東壁一、但執政之人、不レ任二太政大臣一之前、無下立二倚子一之例上、凡不二着座一之大臣、不レ立二倚子一、若不レ可二着座一之人立レ之歟、〔土御門〕右府被レ立了云々、又御堂爲二內覽臣〈宣イ〉一、爲二左大臣一、彼時倚子有無、幷立樣無二所見一、知足院殿御時不レ被レ立、而故宇治左府、以二今案一橫立レ之、以三內覽異二他大臣一也、仍彼時、副二東壁一倚子三脚立レ之、〈第一故法性寺殿、第二太政大臣實行、第三內覽左大臣也、〉是已新儀也云々、抑、爲二執柄一太政大臣、避二本官一之後、撤二倚子一之由、不レ知二給先例一、皆雖レ避二本官一、不レ撤者也、近則、故法性寺殿是也、而今宮所存如何、隆季卿雖、頗以是歟者、

余案レ之、賴業申狀、已異二隆職議一、當時、官外記倚子立樣相違歟、尤不便、但賴業ハ、以二慥先例一令レ申、尤可レ據二此儀一歟、官〔之〕所存、又非レ無二由緒一歟、皆可レ尋二先例一也、

今日、明日定延引、當日卯時、可レ有レ定之由、仰二遣隆職宿禰一了、

廿一日、壬子、雨下、未剋許、光長來、余召レ前、問二南京衆徒之間事一、去十五日爲二長者使一下向、仰二聞子細一者也、

光長語云、先去十三日、賜二院宣一、奉二仰旨一、同十四日午剋許下向、於二路頭一、兩三度爲二武士等一被二拘留一、夜半下着、十五日朝、以二所司等一、催二僧綱大衆等一、申時、僧綱、已講、五師、得業、合四十三人、集二會金堂前一、光長依二僧綱告一着二束帶一、懷二院宣一參二向御堂一着座、先令

レ見二院宣一、仰二長者宣等一、僧綱等歎息議定、此後、大衆衆集、○恐會之間經二時剋一、及二亥剋一、六方大衆、并東西金堂堂衆等集二會大湯屋一、爰僧綱等差二所司二人一爲レ使、別會所司、寺主善經、觸二衆徒一云、院宣趣大概如レ此、不レ副二院宣一、只以レ詞大旨所二示遣一也、早衆二會堂前一、可レ被レ申二御返事一者、其後、衆徒群二參于堂前庭一、假令及二四五千人一歟、皆悉被二甲冑一之者也、前庭床子其數自レ本置レ之、大衆等掛レ尻、其殘佇立、此中、吾○恐若讀、僧一人、冑之上着レ衣云々、于レ時、光長、院宣、長者宣之趣、子細令二仰聞一了、別會所司讀二上院宣一、爰衆徒申云、

一院宣云、不レ可レ令レ燒二失多武峰一由蒙レ仰、下向之後、則以炎上、罪科不レ輕、

衆徒申云、此條無二遁申方一、但凡多武峰與二興福寺一云、其所者、即一國之中、申二本願一者、忝父子之間也、御寺爭忽二諸彼寺一哉、彼寺豈蔑二爾御寺一哉、因レ之、中古以往、多武峰有レ訴之時、觸二興福寺政所一、待二裁斷一、雖レ非二末寺一、大略如二一所一、而延曆寺實性僧都、依レ好二幽閑之地一、此處結二草庵一、爲レ事二念佛一、自爾以降、房舍〔堂〕塔、其數出來、自レ然無動寺之門跡執行〔來〕者也、雖レ然、可レ爲二末寺一之由、殊無二宣下之儀一歟、凡於二此事濫觴一者、興福寺進官庄々民、打二多武峰御墓守一云云、事已少事也、縱雖レ有二其欝一、先觸二申長者殿一、可レ待二其裁報一也、而彼寺凶徒不レ申二長者殿下一、不レ觸二檢校七宮一、直攀二登台嶽一、訴二于惣大衆一、多武峰卽是也、隨則大衆不レ訴二申公家一、無二左右一成レ牒、掠二領七大諸寺庄庄一、是併敷施入之地、官省府之處也、延曆寺卽是也、爰公家遮有二御沙汰一、五ヶ日之內、不レ召二進張本一者、座主已下、可レ被レ付二使廳使一之由、被レ仰二下當寺一了、衆徒鬱憤之鵬忽慰、忿怒之思暫休、沙汰之趣、相待之處、日數遥過、殆及二累月一、綸言無二首尾一、何以更爲レ怨乎、加之、兩寺之惡行、沙汰甚緩怠、當時之犯人、火急蒙二譴責一、雖レ失二面目一、依レ恐二朝憲一、悉搦二進其身一了、其後、延曆寺張本、多武峰御墓守、爲レ遂二對問一、〔雖レ〕欲二召出一、蔑二爾王威一、惜而不レ進矣、又以無二指過斷一、此時衆徒之鬱、無レ物二於取一レ喩、爰多武峰惡徒等、可レ入レ夜二打於南都一之由、普以謳歌、非二啻有二云々之說一、其證據已以多、因レ之、爲二用心一守二關々一固二道々一、然間、彼寺大衆等、歛二害守護之兵士一、燒二失寄宿之假屋一、如レ斯濫行已及二三ヶ度一、云二御沙汰之偏頗一、云二多武峰所行一、不レ耐二忿怒〔之〕一念一、燒二亡近邊之四郷一了、但不レ及二房舍一、不レ至二

堂宇、況於聖靈院哉、況於十三重塔哉、所崇之御
寺者、淡海公之建立也、所仰之本尊者、大織冠之彫刻
也、今學法相之僧徒、豈滅聖靈之廟堂哉、於聖靈
院、及十三重塔者、專寺惡徒自以放火、何以知之、即
彼寺之住侶、所自稱而已、昨日、副彼自筆證文於奏
狀、進覽已了、抑、永保、天仁依少事及此災、白河法
皇更以無御沙汰、今般彼寺濫行、超件兩度、何強及
公家之咎者歟、兼又延曆寺燒拂薗城寺事、并四ヶ
度、無五刑法、今限當寺、專不可被處重科矣、
一不召進張本事、
申云、於燒在家房舍者、三千衆徒張本也、隨仰可
參洛、至燒廟堂靈塔者、本寺之僧侶過怠也、不可
及張本沙汰、
一不進僧綱事、
申云、爭不應敕喚哉、只以不誤事、預許法賞者、
尤可不便、仍申開子細之後、欲令進也、定以令
參上歟、
一被付寺務於所司之間、件所司切拂房舍事、
申云、此條、一兩凶徒之所爲也、爭乖御定哉、早可
令執行、

一欲陵礫氏院雜色事、
申云、此事已無實也、若有非常之心〔者〕、如此被
下向之御使、可申子細也、何與凡下之者可致
謀反哉、
一尚不召進張本、不令進僧綱者、可沒官所
領、又永法相一宗僧徒、官途昇進、可斷思事、
申云一宗之滅亡、時已至歟、不可依惜申、只任天
運、但一事無過怠、其上如何、先此申上被申上之
後、可有左右事也、猶奉乖敕定者、不可遁申
罪科、如只今者、一切無過怠、爲之如何、已上院宣、
一長者宣云、大衆尙蜂起之由聞食、早可止之、何故
哉、
申云、山門可寵寄由風聞、爲對面也、
一不可押領多武峰領事、
申云、去比、衆徒書起請、籠御社、其中書載此事
了、定有風聞歟、然者、無禁制之仰以前、更以不
存事也、但於惡僧等之所知者、可成荒廢之地之
由、令下知了、於佛性燈油者、爭致其妨哉者、
一可被造多武峰諸堂事、
申云、於聖靈院、并靈塔者、早可被造立於妙樂

寺一者、
一切不レ可レ被二建立一、是惡徒衆會之所也云々者、
爰光長申云、此條如何、如レ本可レ被二造立一者、爭可
レ被レ除二妙樂寺一哉、其所之習、多武峰之解狀、及佐
異之時御占形等載三妙樂寺所二言上一之由、凡殿中氏
院皆不レ稱二多武峰一、只以二妙樂寺一爲レ號、無二件寺一
者、多武峰又如レ無歟、今如二衆徒申狀一者也、乖二長
者宜之本意一、如何、
僧綱等僉議云、此條衆徒申狀、以外僻事也、不レ可二
申〔上二〕云々、大衆尙不二承引一、吐二喧嘩之詞一云々、
此外、大衆訴申云、別當僧正解官停任、幷被レ止二寺務一、
三論法相僧綱已下、併被レ止二公請一了、是已非二先例一、
永保、天仁、無二如レ此之沙汰一、今度之刑、可レ謂レ過レ法、
若是依レ燒三失靈塔廟院一歟、此條偏專寺所爲也、證人
證文、爭不レ被二信用一哉、縱又雖レ爲二當寺之所行一、不（已イ）
レ可レ及二此罪科一、先條如レ令レ申、延曆寺燒三失薗城寺一、也
四ケ度、雖レ爲二一宗一、各別之所也、不レ恐二朝章一之條、
豈非二謀反一哉、又燒三拂淸水寺一、過下我寺攻二多武峰一之
罪上、故何者、淸水寺者、洛陽之畔、仙洞之傍、王化滅亡、
只在二此事一、是又一切無二懲肅之法一、就レ中、於二今度事一
者、源起レ自二妙樂延曆兩寺之暴惡一、非二（○非下一本有二放字一）於七
大諸寺之過失一、而所レ被レ行之罪〔科、〕偏在二當寺一、謂其
愁腸過レ居二心肝一、此上猶可レ被レ棄二三論法相之學徒一
云々、二宗佛法滅盡在二此時一、具達二天聽一者、我君爭
失二道理一哉云々、十六日歸洛、卽參二殿下一、申二此由一、
爲二御使一參院、付二重方一傳奏、仰云、衆徒申狀、一々聞
食了、僧綱可レ令二參洛一事、所司寺務不レ可レ妨事、已上
兩條尤以神妙、廟堂靈塔等、本寺僧燒失事、暗難レ知二
眞僞一、早可レ召三進證人一、被レ尋二子細一之後、可レ有二御沙
汰一、重可レ被レ仰三遣此趣一者、歸三參殿下一、申二院宣旨一
了、仍爲レ仰三遣子細一、被レ召三遣興福寺所司一了云々、又
語云、去十日家司長親下三向多武峰一、檢下知可レ奉レ安二
御躰一之所上、（中乃寺是也）其所、異樣無レ極、更以不レ可レ叶、而
經藏適免二餘焰一、永保安三置講堂一、今度奉レ安二經藏一、尤
可レ置之由申三上之一、仍件所加二修造一、去十五日爲綱爲二
家司奉行一、奉二安置一了、拜殿造二竹柱屋一、（先作）云々レ之寺僧僅
十三人出來、事體足二悲哀一、落淚難レ禁云々、
廿二日、癸丑、兼光送二長方消息狀一云、內裏穢自二十九日一
云々、
二十四日、乙卯、早旦奉幣、奉行外記參申云、王大夫只一

人在レ京進奉、仍不レ可レ有二卜串一、又上卿已下使〔々〕皆
悉催具了、但一人不足、於レ今者、無レ可レ責之人一云々、
卯剋催具、可レ令レ候レ陣之由召仰了、又申云、使付事、
可レ随レ仰者、令レ仰云、只外記守二次第一可レ宛也、內々
欲レ申讓、粗仰二其由一了、又申云、執筆宰相中將實守
〔可レ參〕云々、自二午剋許一、風病發動、暫相扶之間、已以
〔如レ〕失二東西一、雖二相勞一更以不レ可レ叶、仍酉剋以二書
狀一、明日不レ可二參陣一由相觸了、頭辨返事云、早可二奏
聞一云々、又奉行辨兼光之許、以二御教書一示遣了、今
夜、終夜惱亂、先レ是、邦綱卿來、今日、史生重能持ヲ來
神祇官廻文一、外宮遷宮神寶用途料鷲羽八枚事也、
〔件廻文云、

行二伊勢豐受太神宮事一所、
可レ被レ進ヲ上鷲羽一事、
關白殿
左大臣殿
右大臣殿
內大臣殿
已上八枚
右遷宮神寶前料、依レ例所レ廻如レ件、

來廿日以前、可レ被レ進二神祇官西院一矣、
承安三年七月　日〕

廿五日、（丙辰）此日、祈年穀奉幣也、日來下官奉行、自二昨
日一、依二所勞一辭退、皇后宮權大夫定房奉行云々、使已
下依二本催一各早參、上卿、申剋參二八省一云々、八幡使
中納言宗家〔卿〕、賀茂社宰相賴定、松尾左兵衛督成
範、平野大貳重家、稻荷使季長朝臣云々、所勞今日只
同事也、辛苦無雙、有二溫氣一而汗出、不レ得二其心一、令二
卜筮一之處、太重云々、今日、令三泰茂行二土工祭一、三ヶ
夜可レ行也、
〔廿六日、（丁巳）未時許、邦綱卿來、爲レ訪二所惱一也、今日、
故殿御忌日也、今日、土工祭如二昨日一、又以二時晴一令
レ修二鬼氣祭一、今日、大夫史隆職參了、〕
〔廿七日、（戊午）今日、大外記賴業來、〕
廿八日、（己未）今日、令レ始ヲ祈三壇北斗、藥師、愛染王等
供一也、土工祭如二昨日一、又在憲朝臣令レ修二泰山府君
祭一、今日、聊有二所勞之隙一、然而不レ及レ減、今日、定能朝
臣來、
廿九日、（庚申）今日、自二女院御方一被レ始レ祈、（聖觀音供也、）雖レ申二
日祈等一、始了之後、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之由、陰陽師所レ申

也、今日頗宜、今日、依二先日催一進二鷲羽八枚於伊勢神
寶〔行事〕所一、書送文、〈令加署〉副二下家司一、所レ令レ進也、
送文書様、
右大臣家
〔進上〕
鷲羽八枚
右伊勢豐受太神宮神寶以前料、依二去廿四日廻文一、
進上如レ件、
承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令散位大江政賢奉

八月

〔一日、辛酉〕山法眼爲レ訪二所惱一被レ來、隔レ物相逢、昨日
所勞宜矣、〕
二日、壬戌、一昨日所レ進二行事所一之鷲羽返抄、下家司所二
持來一也、
三日、癸亥、陰晴不定、中御門中納言宗家、爲レ訪二所惱一被
レ來、風病此兩三日所二平減一也、納言云、旬日前三ヶ日
潔齋、是雖レ無二先例一、依二兼康申一也云々、〈件人、役夫工上卿也、〉
四日、甲子、邦綱卿〔仰〕、聊煩二禁一云々、仍遣訪、更無二
別事一、候二禁中一云々、或人云、以二所司一被レ仰二遣南都一
之趣、衆徒猶以不諾、參洛可レ申二子細一之由謳歌云々、〕
〔五日、乙丑〕晴、關白自二昨日一被レ惱、如二霍亂一云々、今朝
宜被レ座云々、以二使者一進訪了、信助闍梨來談、關白返
事云、無二殊事一者、觀性法橋來、談二法文事等一、深更歸
去了、〕
七日、丁卯、今日、釋奠宴座、依二多武峰燒失事一、停止了云
云、又題目難レ改定云々、今日、關白被レ供二養千部仁
王經一、惣導師澄憲僧都、請僧五十口云々、布施取布衣、
堂童子四人衣冠云々、公卿直衣、兼雅、〔雅賴〕、重家〈三人、參入イ〉
等、云々、
八日、戊辰、關白被レ參二女院御方一云々、皇后宮此五六日
不例御座、爲二被御訪一被レ參云々、〔今日、清輔朝臣來、
又召二忠成法橋一有二令レ仰事等一〕今日、時晴令レ行二夢
想一、〈依二夢想一也、〉
九日、己巳、或人云、昨日、興福寺所司三人參二長者御許一、
申二先日御返事一、多武峰聖靈院、本寺僧令二燒失一事、證
人不レ進二賜御使一、可レ令レ問二申狀一、又延暦寺過怠、有二
其沙汰一者、猶被レ召之張本者、可レ令レ進二於興福寺一
者、依レ燒二多武峰在家房舍等一、停二任貫首一、被レ止二學徒

公請了、是超先例、傍例了、延曆寺掠領七大寺領、一切無御沙汰、令訴申偏頗之由之處、重被仰條條事、雖敕宣、可謂不當〔云々〕、重院宣云、尙慥可進被張本、幷證人等、不進者、永可被棄一宗、子細先度被仰了云々、

十日、庚午、午時許、自女院御方被仰云、皇后宮日來御不豫、只今已危急、不及奉渡他所、事已周章、仍女院可渡法性寺給云々、下官所勞無術之間、不能早參、令申返事云、法性寺散々不可叶御所、此直廬可有渡御、下官何處にも可罷渡也者、御返事云、尤神妙云々、然之間、頗落居給、仍忽無此議、圓實法眼奉祈被居物付、有驗云々、件法眼雖爲重服、不被憚云々、

十一日、辛未、皇后宮聊宜御座云々、未時許、邦綱卿來、暫談話、退了、件人語云、〔皇后〕宮聊落居給ハ、尤可被渡他所、爭於女院御所有凶事乎、仍粗女房等雖令得心、全以無承引、不足言云々、下官內心雖存此旨、旁依有恐不口外者也、關白被參彼御方云々、

十二日、壬申、寅剋許、宮御惱危急之由、有其告、仍雖所

三百十四

勞不快、相扶參仕、雖惱亂甚重、非忽事歟、卽退出、今日、終日如待（如持イ）時女院御方御持佛堂供等、併被渡此第、關白、宮可被渡他所之由、再三雖被申女院、一切無御承引、殆有御不請云々、〔入夜重家卿來、良久言、歸了、今日長光來、〕

十三日、癸酉、晴、申刻許、又宮獲麟給之由有〔其〕聞、仍家中物忩、女院已可渡御之故也、頃之、落居給云々、今朝、宮亮季經朝臣參來、相逢問事由、頗宜御座云、夜前、御物氣快渡了、今曉、大便謝給〔了、〕又聊有御食事云々、此事還可恐歟

十四日、甲戌、驗者法眼圓實、去夜逐電退出了、數度雖召、敢以不參云々、如禽獸之者也、可彈指云々、可渡產所之日次、問遣在憲朝臣之處、申云、十五日之外無日次、來廿二日入九月節也云々、重遣問、十六七日廿一日如何、申云、十七日定日吉、十六日廿一日戊日也云々、其所未定、先年所用〔之〕樋口大宮爲吉所、仍雖借定能朝臣、未申左右、今夕、關白被參宮御方云々、

十五日、乙亥、曉更、宮中物忩云々、則令復例給了、大略、邪氣之所爲歟、凡無其憑事也、新御願寺御所本

文事、去比、永絶、長光奉之、而相似大嘗會本文之
由、其沙汰出來、仍長光一人承之、是法金剛院、敦光
朝臣、一身奉之例也、則撰進之、被問左府之處、
被致種々疑難云々、爲經房奉行、被下勘者、被
仰可申子細之由云々、其難、一ハ大嘗會本文、少
少混雜、可有禁忌歟云々、（此條、長光陳申云、法金剛院、敦光、大嘗會本文四ケ事、撰申之、今度、被遂彼例之由被仰下、爲公爲身最吉例也、仍擇申之、加之、大嘗會本文、他事勘申、多其例、尚可有忌者、可随仰、凡大嘗會本文とテ、非有定文、未曾有事也云々、）一ハ王子献事、顯目舊云々、（此條、陳云、此難勿論、如此事、云訓事、撰申定事也、）一ハ鄭公事、敦光〔朝臣〕、法金剛院
撰申云々、（此條、勘草無所見、然撰申尚被見彼寺無隠歟、）一ハ王濟宮、武子金浮
事、王武子ハ免官者也、非吉事云々、（此條、免官以後、至大臣、其後稱金浮獨歩者也、強不可忌、當朝異域、有事之人、長被寵置哉、如何、）一ハ隣子裏詩之中、金谷園
花片々燃、此燃字可有忌云々、（此條、燃者、花〔之〕盛之義也、更非燒之儀、加之、林間煖酒焚紅葉、焚字尤可忌歟、〔然而〕如此事不伊之故、法金剛院、敦光撰申、豈可爲禁忌哉、）已上五ケ條、
陳子細、付經房云々、
長光、兼不〔令〕見合左府、仍爲其釁、被加此難
云々、難之後、長光參彼第、申開子細云々、金浮事、
燃字事、被伏理云々、至大嘗會事者、尚末代事、
可用心云々、件條非勘者之過失、所存逐吉例、而
尚可改〔之〕由有仰ハ、非此限之由、長光令申云

云、下官案之、王武子事、左府難被思慮歟、莫言莫
言、或人云、明後日、多武峯聖靈院棟上云々、實嚴闍
梨來、談與言事等、産祈には、七星、如意輪殊可祈供、
是祕法也、他人不知云々、今日戌剋許、皇后宮薨逝、
覺智法印依女院仰參入、候善知識云々、女院即
渡御下官直廬、宮御年二十八、十二年之后位如夢
〔歟〕、奉始故攝政殿一家之道俗、併以短命、可恐
事也、就中、下官年來之間、病痾纏身、嗟乎不恐哉、
不愼哉、凡生者必滅之理、眼前而顯者也、
十六日、丙子、今日、僞奉盗出〔之〕、奉渡中山故法印
之墓所堂、不出給御門等、依方角惡、壊築垣也、
自彼堂如形有葬禮云々、凡此間之沙汰、始關白
被致沙汰、而忽辭遁、被懸三品亞將、（關白、井中將、共其女子爲皇后宮〔之〕御養子、故此人人殊執行萬事也、）中將固〔以〕辭退、而之間、今夜已以
欲明、仍女院以慈悲之餘、可爲我沙汰之由被仰
云々、仍就之、宮司等行事、雜事邦綱卿致沙汰云
云、余案之、只爲本宮之沙汰、宮司奉行可行事也、
無子孫兄弟之人如何、凡ハ關白忽遁此事、不得
其心、人以爲奇、
十七日、丁丑、今日、依日次宜、女房相共渡六條坊門大

宮第、（件家、定能朝臣領也、先年借用産所、依爲吉例、今又所借請也、吉所也、）
九條第、女院渡御之故也、
十八日、（戊寅）今日、小除目、左衞門權佐宗隆停任、其替光雅任之、（元右佐也、）藏人右少辨親宗任右佐、中務權少輔隆成、（元備前守、）備前守藤時房、（清隆子、）又撿非違使府生二人、（被補院廳官云々、）
十九日、（己卯）南北大衆猶以蜂起云々、天下不穩、五濁之（令然）藏也、
廿日、（庚辰）或人云、下官可書新御願〔寺〕額、幷咒願々文等云々、事實者太見苦事也、故殿、代々御願寺額令書給例云々、雖面目可足、當時後代、可招恥辱者也、末代事、傍難々遁、
廿一日、（辛巳）光經語云、長光陳申之後、倚任左大臣謬難、可改勘之由有仰云々、仍勘進、又左府被加難事、已列阿黨歟云々、其難皆奇異、儒中以之爲第一之嗚呼云々、不便事也、長光又以披陳之、猶於有可改勘之仰者、更不可勘申、六十年之間、依文道事奉公、未逢如此之事、縱雖在道理之難、一旦可被置所歟、何況以受難、（皆在茂爲家臣、丞相自暗文道事、以在茂才爲我才、故云受難也、）再三奏聞、惣道之凌夷、列老之耻辱也、若又不辨是非給、故無所于披陳、悲哉云々、今日、始於家中修祓、陰陽師泰親朝臣、（衣冠、）陪膳盛房、（布衣、）自今日兩三日一度可有祓也、今日、問方違事於泰親、問先日在憲申狀、他所雖宿、四十五日、（若十五日、）一夜宿本所者、其忌早可移之由也、又泰親云、三白九紫方者、第一吉方也、諸西神、（謂金神七殺、金神三殺、大將軍等也、）皆爲之被消、但王相方、倚不被消云々、
廿二日、（壬午）自今日、始修不動法、阿闍梨歓勝伴僧四口、午時許、參九條殿宿候、自今日、又以寶嚴阿闍梨、始修七星如意輪供、（但本房也、）
廿三日、（癸未）候女院、無別事、今日、建春門院新御願寺定、左大臣已下參入云々、關白、幷下官依宮御事、近日頗被相憚云々、山階寺別當被補替了、覺珍僧正云々、此事不得其心、別當已下若干之衆徒之中、何故被抽賞權別當哉、或人云、御堂供養導師料云々、又爲鎭衆徒云々、
廿四日、（甲申）今日、女院有御除服、陰陽師時晴、（衣冠、）陪膳信經、役能業、（各布衣、）下官出河原解除、陰陽師同人、陪膳季長朝臣、役國行、皆布衣、密〔々〕儀也、則歸大宮第、自今日、以〔章〕緣爲放光供養導師、

廿五日、乙酉、今日又千度修祓、陰陽師時晴、陪膳基輔、役能業、時晴來云、今月廿二日曉寅時、歳星犯太微西蕃上將星、（相去三寸所、）天子御愼、又大臣愼、又卅日以上、必有兵革大赦云々、又同日時、月犯東井第三星、（相去一尺所、）天子御愼、女王有喪、不出二年、又大水風雨難云々、或人云、大衆事、尙以蜂起、南北敢不可和平云々、

廿六日、丙戌、去廿三日定、左大臣、左大將、中宮大夫隆季、右衛門督宗盛、中宮權大夫時忠、民部卿親範、宰相中將實守、花山院中納言兼雅等云々、御渡、行幸、御堂供養、已上三〔箇〕事被定云々、時忠卿書定文云々、」

廿七日、丁亥、或人云、奈良大衆等進所司二人、申云、不可進張本云々、關白召重方被奏院、尙被仰可召進之由、被追下〔了〕云々、覺珍被補別當、衆徒不將云々、山僧又後其云々、〔施藥院丹波憲基來、談醫書等、丹參香功能文云、座臥之間、不覺而生云云〕、亥剋子剋兩時有火事、皆東自河原云々、後聞、圓實法眼新造堂、明日可遂供養、今夜燒失、未曾有事也、

廿八日、戊子、一日、御堂供養定、不被定名字、來月十日〔比〕、可有定、其後可被仰領事云々、或人云、山階寺別當事、南北衆徒共以不請云々、〔又山僧不向南都之儀、已一定云々〕、但不可叶事歟、凡大衆間事、縱橫之說太多、一方難取信歟、自今夜始修藥師法、辭修阿闍梨、（滿頂阿闍梨〔也〕、）今日、伊勢豐受宮神寶發遣云々、爲來〔月〕遷宮也、上卿中御門中納言宗家、辨左少辨兼光、來月依無日次、今日被發遣也、」

〔廿九日、己丑、雨降、女房修祓、陰陽師權助濟憲、陪膳薩摩守重綱、役盛保等也、〕

卅日、庚寅、自今日至來月八日、凶會日也、甚雨、今日參女院、入夜歸大宮、鎭西兩庄事、爲重方奉行、自院有被仰下旨等、

九月

一日、辛卯、陰晴不定、施藥院使憲基參入、產所押借地法、東西南北十步之中不可憚云々、但自當時寢所塞方可忌之、近日、東（大將軍、）西（王相、）等也、但此家非本所、爲旅所、仍不滿四十五日、若十五日者非此限、又太白方、用心可違之、又隨日遊所在、可定母屋庇、今日、賴輔朝臣小逆修結願也、導師東大寺別當法

印顯惠云々、

二日、(壬辰)晴、自今夜、藥師法阿闍梨靜修、風病發動云云、大略及大事歟、隆職宿禰持來〔陣〕定文、爲書寫所借召也、

〔三日、(癸巳)天陰、入夜雨降、今日修祓、陰陽師泰親朝臣、陪膳基輔、役正綱、靜修所勞不平愈、不能參仕之由令申、仰可相勞由了、〕

四日、(甲午)陰晴不定、今朝、靜修之許、遣尋處、尙以不勞得之由令申云々、仍相尋他僧等、未請得、自明日初夜時、可請他人也、日來、靜修以手替勤仕也、山僧蜂起、來十五日必定可向南都云々、奈良僧等併被止公請了、而近日被免了云々、是何事之勸賞哉、人々爲奇、自今日放光供養、導師寬珍、已講請之、

〔五日、(乙未)陰晴不定、今日有祓、陰陽師主稅助時晴、陪膳基輔、役國行、〕

〔七日、(丁酉)晴、祓如例、陪膳重綱、役正綱、陰陽師權助濟憲、佛厳聖人來、談佛法事等、〕

〔九日、(己亥)雨下、午時許、權右〔中〕辨經房爲院御使來仰云、來〔月〕廿一日可被供養建春門院新御願額銘、可令書進、今度供養之儀、被遂圓勝寺例、且又故禪閤度々被勤此役、彼吉例云々、令申云、殊被仰下之旨、無左右事也、凡、故入道之御願寺額云、八省多以被書之、依彼例當其仁可謂面目、但此事偏可依堪能也、而不堪之條、更以無驕傲、爲非爲身招恥辱、則是御願之瑕瑾也、當時之嘲哢、後代之誹謗、有恐有憚、專難下恐筆、敢非謙退之儀、可然之樣、可計奏者、經房令申云、可奏此旨、但此事度々有議定、敎長入道不吉無極、其外誰人當其仁哉、且依吉例、殊令當其撰給、就中、女院殊令存御事也、御辭退之條、尤可有憚歟如何、依知子細作恐所令申也者、下官重仰云、無故偏非遁避御定之儀、不堪事、後恐如何、縱雖堪能事、爭可得而稱哉、何況此道事、依爲不堪事、更不致沙汰、人皆所知也、猶以此旨、能樣可計披露者、經房此次令語云、此御堂事、大略盈滿于四海、人別營此事、其間、行事繁多、如亂頭髮、先去月廿三日有定、左大臣外、女院々司公卿七人參會、時忠卿書定文、先被定御堂供養事、(圓勝寺例、)次被定行幸事、(當日、蓮華王院永久行幸例、)次被定御渡事、(法金剛院例、一夜儀、)又來月十五日十

七日之間、可レ有二習禮一、執柄已下可レ被二豫參一、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云々、御堂御所障子繪、有二其數一、云二法文一云二本文一、已以數ヶ間、其外女院御所、仁安后位之時、平野行啓、幷去年院號之後、日吉御幸等被レ圖レ之、各供奉大臣以下、併被レ寫三圖其面貌一、馬權頭隆信依レ堪二其道一圖レ之、是人面許也、繪師光長云々、又院御所高野詣云々、是同被レ寫二人形像一也、珍重無レ極云云、小時、經房退出了、余案レ之、不レ供三奉彼三ヶ度一事、第一之冥加也、今日、招二佛嚴聖人一、女房令レ受戒一、〔　〕

十日、(庚子)雨下、今日、産祈、以二五口僧一令レ轉二讀千卷觀音經一、御讀了、給二布施一如レ恒、光經行レ之、自二今夜一、始二修聖觀音法一、(宗嚴阿闍梨、〔故〕宣命僧都寫瓶〔之〕弟子也、)又以二時晴一修二如法泰山府君祭一、

十一日、(辛丑)暴風大雨、又時々日景見、午時許、經房以二書狀一、遣二賴輔朝臣許一、狀云、顯事尙可レ令レ書給一、爲二吉例一之上、無二其人一、必可レ令二書進一由、有二御氣色一、參上之間、私所レ令レ申也云々、余不レ進二請文一、以二使者一(基輔)、示二送子細一、其趣、爲二堪能事一者、何強致二固辭一哉、吉例之由被二仰下一、雖下無二左右一事上、眞實不レ可レ叶事也、猶可レ然之樣、可レ令レ奏者、今日入レ夜、明日可レ向之由所レ申也、

十三日、(癸卯)巳時、基輔歸來云、(昨日、逢二經房一云々、)事已一定、重令二辭申一給、尤有レ憚、如レ此令レ申、雖レ有レ恐、御邊事有二存旨一、仍所レ令レ申也、但以二此旨一可レ奏也、仰之趣、參上可レ申、於レ今者只可レ被二用意一、敎長不吉之由、女院案內給云々、

十四日、(甲辰)參二九條殿一、今朝、外記來云、來十八日可レ有レ行二幸于院一、可レ參者、對云、除服可二出仕一之由、未レ被二宣下一、而今有二此催一如何、就二此催一、雖レ可二出仕一、連々日次不レ宜、十八日不レ能二出仕一、先件宣下之條、相尋可レ申也者、其實先日除服了、然而次弟違亂、仍仰二此旨一也、外記稱レ不レ知二案內一退出了、

十五日、(乙巳)實嚴闍梨來、顯事可二祈念一之由仰含、是不レ可レ有二傍難一之由也、實嚴云、可レ祈二申文殊幷大師一也、邦綱卿告送云、主上聊有二御咳氣一、但平愈御了云云、

十六日、(丙午)入レ夜向二關白御許一、尋二申除目之間事一、被レ示旨在二別紙一、此次被レ語云、行幸延引廿四日云々、同廿五日可レ有二舞御覽一云々、又被レ示事等、

一遷宮年、內裏神事、中古以往只如二例幣之時一、至二子

神寶發遣之時有致齋、於遷宮者、公家不可知
食故、十六七日全無神事、而近古以來至于遷宮
之日有神事、但無後齋、（初三十八日也、）
一除服可出仕之由、被宣下之後、可出仕也、其
宣旨以前、催可參公事之由、是職事失錯歟云
云、
一輕服日數之內、除服以後、神事之時參內事、不可
憚之由存之云々、
余案之、可然事也、但先年被示旨相違、若其
後有被見出之事歟、
一官奏之時、召直辨事有說々、一ハ、問直辨於大
辨之後、以官人仰〔曰〕、直辨召せ、一ハ、大辨申
其辨之後、指官召之云々、
余申云不指官號、只直辨と召ハ何故、可問大
辨哉、大辨申其官之後、隨其狀可召之故
問之歟如何、
被答云、可然、唯直辨と召ハ非禮也、
余案之、然者、不可及兩說事歟、
廿一日、辛亥、今日有祓如恒、濟憲朝臣、所來勤也、
廿三日、癸丑、自卯時許有產氣、召遣陰陽師醫師等

丁、非殊事之間、人々安堵、辰刻許、無辛苦平產
女子、暫而後物成了、此後聊有絕入氣一兩度、然而卽
復例了、偏〔是〕不動明王之劾驗也、雖末代、三寶之
冥助、仰而可信、感淚難禁者也、先是、修法僧三人
各率伴僧等加持、事了退出、各給纏頭幷牛等、但宗
嚴阿闍梨非驗者、仍不給牛、下官依可參御堂供
養、不籠產穢所、渡九條賴輔朝臣直廬也、自兼
日所誡仰也、予直廬女院御座之故也、日來驗者等依
急產、各逐電退出、仍請智詮阿闍梨、自今日始不
動供、令加護身、自來廿八日於他所可修祈云
云、仍不入產穢、於緣邊加護身、每日兩三度也、
件僧千日籠大峯聖嚴冬籠、又八千枚十度、十萬枚一
度燒之、又無言而一字三禮、書法華經、又無言轉
讀千部經、自本持經者也、而近年廢忘、又奉暗誦
云々、凡謂其行業、中古以來無比類歟、又知者也、
信者也、何不顯法驗哉、余殊有所見、仍所歸依
也、今日產依無程、陰陽師醫師等不參會、侍醫憲
康、產成了後來、所進藥等也、今日依爲凶會日、
不勘日時也、陰陽師三人祿、差〔專〕使遣了、但
時晴追參給之云々、依爲女子、如形可有女房衙

重、仍仰政所了、又參女院、七夜事、前物、皃衣、女房衙重等事、可有御沙汰歟之由令申、卽前物事被仰進物所、又衙重事被仰廳、皃衣事被仰資長卿了云々、

廿四日、（甲寅）今日、余依有咳氣、不向大宮、遣賴輔朝臣、歸來云、無別事云々、今日、依爲皃衰日、尙不勘日次、

廿五日、（乙卯）今日三夜也、又湯殿始也、早旦、在憲朝臣（今日）令濟憲朝臣進日時勘文、在憲、昨日參上云々、先依有勞事、不持參云々、

前物儀、

陪膳四位等有故障、仍前上總守基輔、（正下五位也、）役人、〔藏人〕五位職事等也、折櫃物十二本、白織物打敷、贄殿別當資康、（大學允、）所勤仕也、給祿、

粥儀

開口光經、役人七人、（皆五位有官等也、）三回〔云々〕

湯殿儀、

鳴絃六人、（五位五人、六位一人、隨催出也、）役人二人、（女院六位二人、）已上皆衣冠、

仕丁酌吉方（坤）水如恒、女房衙重、（廿前、）紙等、（殿贄勤之、）今朝、以季長朝臣送叙、入錦袋、

廿七日、（丁巳）五夜也、今日聊有溫氣不快云々、仍余行向坐緣端、（密儀也、）無殊事、今日儀如三夜、但粥五廻也、

今日衙重、政所年預親重所勤仕也、

廿八日、（戊午）智詮、今日結願、祈退出了、依無別事也、」

廿九日、（己巳）七夜也、余又行向產所、所惱平愈云々、自女院遣皃衣、前物、衙重、紙等、密々事也、無給御使之儀、先例、儲饗〔饌〕招人々之時、所々御使、呼前給祿者也、今度爲略儀之上、余不居〔食〕、仍無招人々之儀、何有饗應御使之禮哉、仍密々可給之由令申也、經房重以書狀、頗尙可〔令〕書進之由、所示送也、已三ケ度也、勿論事歟、

十月

一日、（庚申）院藏人來催云、來五日可有御堂御所御渡、可參仕者、當時咳病不快、相扶可參之由、令申了、」

二日、（辛酉）山大衆彌以蜂起云々、可向奈良之儀、一定了云々、

三日、壬戌、建春門院藏人來催云、來廿一日可有御堂供養、以前顧僧前可勤仕者、申承了之由了、

四日、癸亥、明日參陣可申下吉書之由、相觸兼光之許了、

五日、甲子、天晴、此日、女院新御堂御所御移徙也、余依先日催、着束帶、秉燭參院、法住寺殿、先是、左府、源大納言定房〔卿〕等、候上達部座、大臣云、御幸騎馬步行未定云々、即以中將頼實被問、泰經朝臣、可爲騎馬云々、仍大臣稱所勞、先參御堂了、下官依有騎馬所勞、不可供奉、仍同參新御所、先是關白被參院御所了、左大臣、平大納言重盛、中宮大夫隆季等、在公卿座、大臣、隆季等、巡撿御裝束、下官爲見廻御所體、密々指入、經房仰云、御堂障子色紙形可令書進御上之由、被仰下者、申不堪由了、兩方御座共被敷、茵也、亥刻、吉時也、御幸、左大臣已下參會供奉之輩、列立西屏中門外、（東上北面、頗北サマニ立廻也、）陰陽頭賀茂在憲朝臣、候反閇、黄牛二頭前行、又水火童女迎候、判官代前武藏守爲頼、帷子、方兵部少輔光綱、光房子、等、指脂燭相副之、更入屏中門、昇御所了、先法皇御車、於中門外昇放御牛、或於門外擇放之云、寄西面妻戸、預立几帳屏風、女院同可被降自此處之故也、關白參會、候御簾敷、依隔屏不見及、黄牛引南方了、次女院御車、先是、在憲朝臣反閇了、主典代基兼、取祿大褂給之、於中門外擇放御牛、寄同所、少將盛頼朝臣、彼院年預別當也、來告左大將、大將勤仕御車寄、兼日被催仕人云々、次左大臣已下、著上達部座、爰經房朝臣、申關白云、可令寄殿上給者、關白已下移著殿上座、次藏人頭長方朝臣覽吉書於左大臣、大臣氣色關白、見了返給之、北間供兩方御前物五菓等、陪膳、院御方御前物成親卿、法金剛院御所御渡、中納言實能勤之、依彼例被〔用〕中納言也、五菓平大納言、女院御方御前物中宮權大夫時忠、法金剛院例、實能卿相兼之、五菓女房云々、次一獻、院別當內藏頭親信朝臣、持參盃、經奥座後、關白在奥座故也、次二獻、宰相中將實守卿、次居汁、大臣手長、院殿上四位勤之、次三獻、華山中納言兼雅卿、次居菓子、次置紙、手長、大臣四位如恒、次關白已下起座、關白左大臣被退出了、左大將已下著女院殿上、又有三獻云々、下官參內、于時子刻也、今日、依爲吉日、初參陣、奏下吉書也、先著陣奥座、次藏人左少辨兼光來、下吉書、余結申、兼光仰詞如恒、次余取副笏、移着端座、令置軾、召兼光下之如恒、次余起座參御所、御寢成了、只相逢女房出了、今夜御渡、兩院各別御車也、依爲御出家之後也、抑、於

法住寺殿、左大臣言談之次語云、額字十日比可被定云々、又云、寸法可被用圓勝寺額云々者、余云、圓勝寺者、二階門也、此御堂者、四足門也、定〔令〕相違歟如何、左大臣答云、圓勝寺本四足也、而追被改立二階門之時、被上打本額云々者、

六日、乙丑、御堂供養僧前事、尋先例之處、圓勝寺調備被送之、信慶法橋調進之云々、仍仰忠成法橋了、一向可依圓勝寺例之由、經房所示也、

七日、丙寅、今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午時、余參入、毎事如恒、邦綱、資長、重家、信範等卿所參仕也、

八日、丁卯、經房重仰云、可書進御堂障子色紙形者、不可叶之由、令申子細了、

九日、戊辰、今日重經房仰下云、善惡之條、更以不可有、必可被下御筆之由、重有御氣色云々、即以使者、前出羽守尹明、問遣此間事等、返事云、先額寸法事、可被用圓勝寺之由、左大臣被申、仍遣見之處、無額勿論、仍所々四足額寸法取集、一定之事申定可申案內云々、色紙形事、枉可書之由、女院殊有仰、凡無異議事也云々、

〔十日、己巳、甚雨、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

十一日、庚午、爲巡檢色紙形等、參寶莊嚴院、歡喜光院、法金剛院等、

十二日、辛未、今日可有額（法イ）名定、而依左大臣之風病延引云々、于今名字未定、難堪事也、

十三日、壬申、經房告送云、額寸法、可被用法金剛院之由、有御定〔云々、〕

十五日、甲戌、經房朝臣仰云、可令淸書御堂供養願文、呪願者、以使者、枉可被〔仰〕他人之由、令申了、時晴來、密々令見天文奏案、

一今月四日、癸亥、酉時、月犯建星、相去五寸所、天子、大臣、女主等愼、又大將愼、又可有大水、

一歲星順行、去月下旬、入自太微右掖門、今月十一日庚午曉寅時、犯右執法星、相去八寸所、兵革、大臣愼重、近期一年、中三年、遠五年、又人主御愼、

十六日、乙亥、經房仰云、名字、最勝光院云々、去夜定云云、左大臣、左大將、中宮大夫、權大夫、〔一〕藤中納言、源中納言、雅〔頼〕、民部卿、左大辨、宰相中將等參上、一同申最勝光院由、親範一人、引具光明心院云々、願文、呪願淸書事、被仰忠親卿了云々、辭申者、可被

仰伊經云々、（伊行子、重代〔者〕也、又能書也）

十七日、丙子、陰晴不定、此日、女院新御願供養習禮也、依先日催、午時許、着直衣、參新御堂、（半蔀車、隨身上臈冠、）先是左大臣已下公卿十余人參集、在中門廊上座、御裝束〔事〕了、左大臣已下巡撿御堂、

正面北間、敷高麗端疊二枚、（東西行、或南北行敷之、勝光明院習禮如此、是爲不成御佛於後也云々、）其北西、立廻屏風、爲法皇御座、佛前立花机、御堂東庭、當正面、立蓋高座二脚、幷居禮盤二脚、（勝光明院、不居禮盤、今度居之如何、高座禮盤等上敷莚、）其東去五六尺許、構舞臺、（無敷物、假敷莚、）當舞臺巽艮、立樂屋骨許、（無覆、金剛勝院習禮日、川張覆、然而多無之、仍不可有覆之由、左大臣被示也、）又立大鼓鉦鼓等、此外無殊事、

未刻御幸、（自池以御船渡御、殿上人着衣冠棹之、成親卿候御船、）令下、自北釣殿給、（先例、入御之時有亂聲、今度不然也、）左大臣已下公卿等、列立御堂東庭、（西上北面、下之時、人々皆居地、）下御之後、左府以下昇自御堂南面階、更經御堂後、不待召、（或有召云々、）着東階以北座、（環敷圓座、依爲御所方、上臈等着之、）左大臣、余、左大將、中宮大夫、別當、中宮權大夫等也、階以南座、五條中納言已下十人許着也、次左大臣、直召院御隨身、（布衣、）被仰可始之由、於樂行事、（左、左中將通親朝臣、右、右中將賴實朝臣〔等也〕、）次吹調子、次亂聲、次振桙、（先左光近、次右忠節、次合振如恒、）次迎衆僧、（吹調子、到衆合之所、）左右樂人舞〔人〕爲先、樂行事相並行向、經舞臺與樂屋之間、（供養之日、經左右樂屋之間、幷右樂屋後等、可行向、然而今日如此、若誤歟、）南行出中門、引率衆僧引還、（威儀師在衆僧前、）左右僧經樂屋等後、向衆僧幄右方、直着幄、件僧等、唄、散花、引頭等、各其身不參進、從僧等許也、自余僧法勝寺已下諸堂長講久住者等類也、次迎導師咒願如初、發樂河曲子、次從僧（導師咒願十天樂、）也、（從僧）參入、經舞臺高座出居懸尻、次供花、散樂、鳥蝶童舞各八人、（左右共布衣也、左萌黄、右朽葉歟、）經舞臺、（捧花枝、）從僧等、昇階上取之、次第傳供、次蝶鳥退下、更鳥先昇舞臺舞之、次蝶舞了退下、次發樂、（廻坏樂、）次唄師二人、（從僧、）經舞臺、居南階左右、（不退下、）次散花二人、引頭二人、（各從僧、資莊嚴院習禮、各正員參上云々、）幷衆僧等、昇舞臺、（此間發樂、渋河鳥、）左右相分行道、（右廻南、左廻北、樂行事不經舞臺、各相副、其次第、先蝶鳥舞人、樂人、威從々僧等也、）次自北南サマニ一行々道了、復座、次讚、（詔應樂、）次梵音、（酒胡子、）次錫杖、（白柱、）次舞、（左萬歲樂、右地久、）事了還御、抑、今日行道之時、不具大鼓、臨期、左大臣召經房、被尋之、經房申云、忠節申云、先例、習之時不具大鼓也、且蓮華王院之時不具之者、大臣云、不可及沙汰、但迎導師、咒願、幷衆僧等之時ハ、強不可持具、行道

之時可相具歟、經房云、持人不候、供養之時、給當色、今日不給之、人夫持之、見苦歟如何、左府分明不被示之、仍不持鉦鼓等、今案先例、府者舁之定事歟、奉行人委不致沙汰、又忠節申狀如何、不審不審、今日經房示云、院子納末書出、仍供養以後可進候也、又額板今日進了云々、今日、樂人裝束衣冠、但光近、忠節束帶、今日、左大臣召外記賴業於里第、仰建春門院新御願供養可准御齋會之宣旨云々、」

〔十八日、丁丑〕參女院、中御門中納言、兵部卿等參上、各令見額草、暫余退出、兵部卿共來、伺評定額事、宗家先是退出了、」

十九日、戊寅今日有小除目、中宮少進平俊親、諸陵頭和氣貞時、左衛門尉平盛國、遷任、從二位源資賢、（八幡行幸行事賞、）

廿日、己卯今日進額、以下家司、付行事所也、（件下家司衣冠也、納長櫃、有蓋、續紙覆額、帖紙結之、令行事經房可付之由仰含也、此儀、故殿御例也、）邦綱卿來、令見之、

廿一日、庚辰天晴、此日、新御堂供養也、（名最勝光院、）建春門院御堂也、余依院宣、（書額銘、）辰四點、著束帶、（裝梹榔地螺鈿劍、裝淡平緒、蜀織物下襲、（面蘇芳龜甲、裏青打、）法勝寺九重塔供養、幷永久蓮花藏院供養、公卿著染裝束、今度東、院中之經營、華麗過差、已超先例、仍着之、定有謗難歟、凡中古以往、勤者染裝束、更不論老少、而近代已絕了、然而余見任公卿之中、年少者也、仍逐先例耳、）〔又〕隨身狩袴、付菊花、參新御堂、入自（南門、已被打額板了、）先是、左大臣內大臣等在殿上、此外、中宮大夫、權大夫在御堂方、余著殿上、三人言談、待行幸之間、已經時刻、內府自去年、依病不出仕、今日始出仕云々、氣力被損、依爲勝事、推被出仕歟、左大臣語云、今日、南都衆徒競上洛、逢座主可決勝負之由風聞、不信受之間、事已一定由、昨日得其告、仍奏事由、有用心、而于今無音、定以浮說歟、雖無其實、一旦之風聞、奇怪無雙者、巳三點行幸、左大臣已下供奉參會之殿、列立中門外、（北上東面、殿上前、屏外也、）左大將立門內砌外北邊、右大將依脚氣不快、不列立、隱中門南廊邊、爲大將之者、隱閑所如何、但所勞忽更發云々、關白遲參之間、暫遲々、小時、被進立御輿前、（御輿南方砌內、）次平大納言雖列進立氣色、關白經幔門中門等、奏事由、還出、復命了、還立列、此間、樂屋發亂聲、（中次之人、還出之時、示了イ氣色、令亂聲、恒例也、）次左右樂行事、引率舞人樂人等、參進自東庭池畔、到中門下留立、舞人左右、各兩三人、進立中門外、自其中奚婁、一鼓等、婆娑（左、光近、則資、右、忠節、好方、）引還、次左大將進行、（隨身前行如恒、）次關白被進、次御輿過御、此間公卿敬折立、御輿舁入中門、南面奉舁居、（進昇通例者、可北面、然而故御輿不向北事也、仍舁廻南面奉居之、）下御

之間、左大臣已下、可跪候中門外、而雜人狼藉、仍俳佪中門廊沓脫邊、下御了、經中門廊、幷透渡殿、對南簀子二階廊廣庇、御堂南簀子等、入自御堂南面東第二間、直着御座、先是、御路供莚道、卽渡御之後撤之、次左大臣已下佇立中門廊、開白被座御堂南緣邊、次左右近衛陣東階左右、次左大臣幷余着殿上、次頭辨〔來〕召、次左大臣已下參着御前座、其路同御路、其座敷疊、大臣兩面、大納言紫、中納言黃〔端、參議〕緣、御堂東面南第一間、幷南面三ヶ間、二階廊南廣庇等敷之、件庇、本有長押上下、今日假被上之、爲其座、東階以北又敷座、中宮大夫已上、公卿四人着之、隆季、成親、邦雅、時忠等也、追實長卿(前大納言)參加之、有召歟如何、先例、件座依別仰候云々、今度又依御定云々、次法皇、直被仰可始之由於左大臣、左大臣招陣官、右方廳頭淸景參進欄下、大臣仰云、早可始行之由、可仰左右樂屋者、次亂聲、次振桙、先左、次右、次左右相共振之、如恒、此間、師子等臥舞臺巽艮角庭、次從僧等持草座、香爐箱等、入自南中門、置各座前、次左右樂行事率舞人樂人、經兩樂屋間、幷右樂屋東南等、出南中門、迎衆僧、左右相並、吹調子、發樂、着了樂止、更引還經本路、威儀師引衆僧相從、治部〔省〕、玄蕃省寮、五位六位各二人前行、着了、省寮引還、各着衆僧幄、樂人發樂引頭者、衆僧着了之後着之、其間、暫立座前也、次

迎導師呪願、其儀同前、導師呪願共駕輿、有執蓋如恒、到舞臺東邊、同時〔下〕輿、發樂、經舞臺、先着禮盤禮佛、諸僧惣禮、十弟子敷草座於禮盤高座等、又置香爐筥等、次登高座、省寮、幷執蓋者引還、樂止、此間、堂童子着座、北座、舞臺以南敷之、圖書座在其座上、但別座也、次圖書打金鼓、次蝶鳥、菩薩等捧花經舞臺進來、導師、呪願、十弟子、各五人、昇階上、蝶鳥等、到階下、二行相並、共經高座與禮盤之間上〔也〕、次第傳供、先例、爲先蝶鳥、如今日、而法勝寺九重塔供養、爲先菩薩、其後爲恒例、而圓勝寺供養、又爲先蝶鳥、今度被逐件例也、次供花了、蝶鳥、舞臺上南北立草墪、懸尻列居、蝶南、鳥北、菩薩、下舞臺更昇舞、舞了退下、次鳥降舞臺、蝶四人渡北列居、仍南北各四人也、次鳥又昇舞、舞了退下、次蝶又降更舞、舞了退下、次威儀師二人取願文、呪願、授導師、呪願、願文授導師、呪願授呪願、次打金鼓、樂人發樂、廻杯樂、次唄師二人起座經舞臺、着堂中座、樂止、次定者二人昇舞臺、合掌禮佛了、取火舍立、次打金鼓、次唄師發音、定者隨音徐行、次堂童子起座取花筥、圖書授之、行了復座、次散花二人各登舞臺西面立、引頭率衆僧從之、威儀師前行、此間、樂人相引、左右分立、散花發音、樂人發樂、遊河鳥、南北相對、舞人爲先、取物爲後、登舞臺、進自衆僧之中、南北進行、師子在前、定者、散花、引頭、衲衆、梵音、錫杖等僧、次第相從行道、

先南北相分、次自北〔行〕南、大行道也、了還着、如初儀、（定者各留案下、衆僧出了之時、置火舍、加錫〔杖〕衆末、）樂人列立樂屋、前衆僧着座了、（樂止、）樂人入樂屋、次打金皷、發讃樂、（詔座樂、）讃衆起座昇舞臺、（樂止、）唱讃、（音頭捧鉢、自余持花筥、）又發音樂、（北〔樂〕）、庭讃衆復座、（樂止、）次打金皷、樂人發樂、（登昇樂、）梵音衆登舞臺、唱梵音、（音頭持香爐、自余持花筥、）又發樂、（酒胡子、）退歸如前、次打金鼓、又發音樂、（鳥向〔向〕樂、）錫杖衆起座昇舞臺、供錫杖、（皆持錫杖、退時、倒持之、）又發音樂、（白柱、）退歸、次堂童子起座取花筥返置、退出、次打金鼓、次導師表白、此間有御誦經事、（公家、院、女院、威儀師進諷誦文於導師、）此間、雅長就導師高座邊、仰度者、（懸下重尻於敍也、）咒願了、給布施、（先是、祿辛櫃舁立、）此間、頭辨長方申敕事於殿下、殿下被目長方、又仰左大臣、左大臣起座、於御堂南面東第三間西邊緣、（南二階廊、造合之程也、）遙被目之、大外記賴業存參上、敬折立欄下、大臣仰可召內記、靫負佐之由敕、不聞及、大外記復座、（其座在南御所東砌外、他上官等同座此所、）以誰人令召哉、不見及、次大內記光範參上、奉仰退下、〔如初〕、次右衞門權佐親宗、（藏人右少辨、）入自南中門小副池畔、（帶胡籙弓、横持之、）參進立欄下、揖大臣、仰敕事歟、親宗奉仰、又揖、右廻經本路、出中門外了、此後事不被記、次左大臣復座、

廿三日、（壬午、）壬午天晴、此日、小兒（女子）行始也、未刻、參女院、（九條殿、）前驅五位八人、（衣冠、）牛部車、車副四人、雜色長重武着布衣在車後、出車三兩、（左中將定能朝臣、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民部少輔宗雅等進之、皆殿上人也、侍各二人着布衣付之、衞府不足、召加瀧口內舍人等、）各出衣、定能朝臣、總令車在出車之後、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參會、女院御所令寄車、今日、彼御所艮角當太白方之由、在滋朝臣令申、而二可還南、仍仰其旨、無申方、雖非吉方、又非凶方、仍所參也、若其所爲禁忌方角、若當塞方之時、先向吉方也、今度、生氣東、大將軍方也、又坤爲吉方、而無尋常人之家、仍直所參也、

〔廿四日、（癸未、）大夫史隆職參上、〕

廿六日、（乙酉、）或人云、御堂供養日、式部大夫維成打大鼓事、稱御定由云々、而已不實云々、當今御時、未被始樂所、而以一條院樂所預打之、不當云々、

〔廿七日、（丙戌、）笙吹時秋來、令見笙兩三、〕

廿九日、（戊子、）依覺興配流事、南京衆徒蜂起云々、

十一月

〔二日、（辛卯、）今日、京官除目也、執筆左大辨實綱卿云々、無殊事、〕

三日、（壬辰）亥時許、右少辨親宗爲院御使來、仰云、只今自關白許申云、南都大衆已集會宇治者、凡衆徒之習、有訴訟之時、企參洛、或參公門、或會氏院、是恒例也、公家又隨理非有成敗、而今度來七日春日祭也、若衆徒倚蜂起者、定難遂行歟、依如此事、有被延引春日祭之例哉、且又其間事何樣可被行哉、可計申者、余申云、依大衆事、（○被上恐有字脫、）被停止春日祭例哉否之例、忽不覺悟、可被問外記歟、但此事、先可隨大衆訴訟狀也、輙爲可有裁許事者、甲被裁斷者、不可有衆徒之欝訴、何及祭煩哉、若申狀難被許容、又衆徒熾盛蜂起、奉振神寶、企參洛者、縱雖無延引之例、爭被遂行哉、今如被仰下者、大衆申狀、幷例之子細、共以不分明、以恐意輙不能計申、抑、依如穢氣事、被延引式日〔之〕祭例、間存之、至當社、依大衆事、延引之條、無所見歟、早被問外記、若有例者、隨彼趣可被計行歟、

四日、（癸巳）依大衆事、武者等參內裏云々、仍余馳參、更無別事、南都大衆未到宇治、在木津邊云々、右大辨俊經爲長者使、向其所、大衆不相逢、仍空歸云云、余自內裏參女院、今夕下名云々、大衆申狀、可被配流座主、又可被召返覺興、又向山僧、欲被取七大寺庄々、件張本、可被禁獄云々、

六日、（乙未）依天變事、行如法泰山府君祭、今日參女院、其次、西御所修理事見廻、來十五日還御期、可造了之由令下知也、今日大衆來到宇治云々、

七日、（丙申）今日相當春日祭、而依大衆事停止了、尤違例也、俊經朝臣倚爲御使向宇治、被仰云、自昨日被始御熊野詣御精進、來十一日可有御進發、早罷歸、御下向之時可令申、於押領七大寺領之張本上〔者〕、可召進之由、有請文云々、大衆不承引云々、又今日於祭者、先可遂行之由被仰、然而敢不承引云々、依祭延引、不神事、

九日、（戊戌）今日、左少辨兼光爲長者使、又行向云々、

十日、（己亥）兼光歸參云々、衆徒申狀不聞及、

十一日、（庚子）今夕、法皇御進發、今曉、衆徒分散云々、別當前權僧正覺珍已下、昨日依召參院、爲御使、衆徒可退散之由召仰大衆、無申事歸了云々、頗首尾相違、只以春日祭停止爲詮歟、大見苦々々、凡自本今度蜂起太無由歟、

十二日、辛丑今日、五節參也、源中納言資賢卿知行國、備中國、獻五節、依申請、遣舞姬裝束、使職事國行、先例、公卿獻五節之時、以職事爲使、受領獻之時、若可有差別歟、然者、以女侍可遣歟、此條不審、仍尋先例之處、先年、尾張守成雅獻五節之時、自故殿遣童女裝束、以職事國親爲使、舞姬裝束中宮遣之、以六位進盛業爲使、准此等例、彼者偏受領也、是雖爲知行國之事、其身已公卿也、彌足用職事、仍所遣也、雖安事、近代之人、萬事爲先誹謗、仍爲後記也、此例等信範卿所注進也、亥刻、着直衣參內、不出衣、半蔀車、隨身上臈冠如恒、先參御所、先是、關白被候、言談之次被語云、去〔夜〕被下宣旨云、十五大寺領、諸國末寺莊薗併以沒官、於其寺用者、可付國司云々、未曾有事也〔者〕、凡近代南北衆徒恣推朝務、如無皇憲、被誡之條、其理可然、但此條可被懲盜僧徒也、專非佛之過怠、聖武天皇之東大寺已下、代々聖王之御願、淡海公之興福寺已下、世々賢佐之建立、悉以停廢、誠非直也事也、縱雖無始終之沙汰、一旦被載宣旨之趣、後代有恥、悲哉々々、此條一切不被仰合人云々、抑、我朝者、偏依莊薗滅亡者也、然者、神社、佛寺、權門、勢家之領、併被停廢、且逐延久之先符、且反延喜之古風者、非此限、其條又不可限南都之諸寺事也、如何々々、丑刻、五節參入、主上出御帳臺、關白、左府、下官、左大將時忠等候御共、其路出御東對西面北第一間、經二棟廊南縁、幷南殿御後、中宮御方南面縁等、入御西子午廊南面妻戸也、件屋、爲五節所、關白已下皆入御、此中、件戸不懸䌫、行事〔之〕失也、露顯太以見苦々々、鏡鳴之後還御、其路如初、次余退出、

十四日、癸卯今日御覽也、申刻參內、出衣、着黃唐紙青表朽葉衣、參御所、關白被候、左府、左大將不被參仕、時忠一人也、及日沒、童女參上、先出御對南面、清涼殿也、關白候簾中、頭辨長方告御出之由、下官時忠經上戶候南弘廣圓座、次童女參上、花山〔院〕中納言雅許也、兵衞佐基範、成範卿子、一人付之、太見苦事也、君達、近衞司、濟々未練〔之〕、基範尤不可然、別御定云々、童女下仕暫候之間、及秉燭、仍召脂燭御覽了、東進左廻、退下如恒、次下仕退下、次時忠、下官等退出了、

十五日、甲辰今日、女院還御西御所、仍午刻許、先參上、其御所見廻修理之體、大略出來了、次參當時之御

所㆒、秉燭渡御、無㆓別儀㆒、今日、節會參否、兼光問送、指㆓合此事㆒之由、令㆑答了、且又昨日於㆓內裏㆒、內々申㆓關白㆒、余今日宿候、

十六日、(乙巳)今日、自㆓大宮第㆒、歸㆓渡九條㆒、余自㆑本在㆓此第㆒、女房許〔來〕也、賴輔朝臣在㆑共、前駈四人、余網代車、出車二兩、(季長朝臣、光經等也、)密々儀也、秉燭來㆓此第㆒、

廿一日、(庚戌)去十五日節會事、源中納言、雅賴示送云、大歌別當源大納言降㆓大歌㆒、進㆓舞臺異遊㆒、鳴㆓物聲㆒、召㆓別當大歌㆒、着㆓舞臺北遊床子㆒、舞姬出、此以前、舞姬度々推參、內辨被㆓追入㆒了、〔今〕晴御膳之間、公卿立、不㆑待㆓供了㆒、やがて向㆓五節所㆒了、此條不審、內辨〔爲〕㆑信、國栖下㆒之間入御、(實守卿稱㆑蹕、)內辨左大將云々、

〔廿五日、(甲寅)長光朝臣參上、〕

廿六日、(乙卯)上官持㆓來最勝會僧名日時等㆒、

廿七日、(丙辰)今日、返㆓進御堂障子㆒、書㆓色紙形㆒也、執行靜賢進㆓人夫、疊、臺等㆒也、以㆓基輔㆒令㆑書㆓御敎書㆒、遣㆓經房朝臣許㆒、

廿八日、(丁巳)大外記賴業來、召㆑前仰㆓雜事㆒、談㆓古事等㆒、密申云、十五〔大〕寺領沒官宣旨、未曾有事也、後鑑有㆑恥了云々、

廿九日、(戊午)今日、臨時仁王會也、去比、左大臣被㆑定㆓申日時㆒、撿校藤中納言資長、參議々々云々、行事辨權右中辨經房云々、又御堂御八講始也、又圓宗寺最勝會結願云々、上卿源中納言雅賴、辨右中辨重方云々、下官欲㆑參㆓御堂㆒之間、故障出來不參、

十二月

一日、(己未)未時許、參㆓建春門院㆒、以㆓藏人㆒申入、退出參㆓高松院㆒、謁㆓女房㆒、次參內、邦綱卿祗候、語云、昨日、御堂御八講初日、問者逆亂之間、及㆓五更㆒云々、

二日、(庚申)御堂御八講五卷日也、袈裟依㆑例令㆑進了、或人云、被㆑停㆓廢十五大寺領㆒事、只非㆑誡㆓今度之蜂起㆒、由㆑有㆓由緒㆒云々、今夕、上皇御入洛云々、

〔三日、(辛酉)今日、御堂八講竪義、探題顯意法橋云々、〕

四日、(壬戌)今日、御八講結願也、秉燭之後參㆓御堂㆒、朝座行道了之間也、關白被㆑參、中御門中納言、花山中納言、藤中納言、民部卿、同自㆑兼祗候、論義了、列如㆑恒、此間、源中納言參上、夕座論義了、行香、關白已下公卿七人不足、右大辨俊經朝臣加立進㆓机下㆒之時、經㆓座前㆒、復座之時經㆓簀子㆒、定例也、行香了、人々皆退出了、

余暫候、例時之間、觸二關白一退出了、即參二內裏一、帶劔、把笏、小時、關白被レ參、暫言談、今日、關白被レ示事等、

一十五大寺領沒官事、

昨日、奈良僧綱、已講進二申文一云、凶徒一類現二非常一、非二惣之大衆過怠一、如レ元可レ被二直立一〔之由〕云云、則雖レ奏レ院、無二許容一〔者〕、

一明後日、可レ被レ行二弓場始一、放二中門廊板敷一、可レ有二其事一、又正月皇居此第也云々、除目、於二南廣庇一可レ被レ行云々、問申事等、

一國替、名替、以レ何先可レ任哉事、

命云、無二定法一、又不二覺悟一、又申云、除次第多所レ載、先可レ任二國替一、而保安元年、故殿御記、初日被レ記下任二名替一之由上、若無二國替一歟、將先被レ任二名替一歟、不審、

命云、彼此爭無二國替一哉、御記之意、先在レ可レ任二名替一歟、

一終夜、先可レ任レ何哉、或文章生散位、或諸道課試之者、以レ何可レ爲レ先哉、

命以二課試一可レ爲レ先、但無二定法一事也、若有二中夜任殘者一、先可レ任レ之、

一任二將監一之時、多以二府奏一任レ之、而或大將一人署、或大將已下次將皆署、尻付皆可レ注二府奏一歟如何、

命云、於二連署〔之〕奏一者、可レ注二府奏一、大將一人令レ署ハ、有二說々（存イ）一歟、但只可レ注二大將請一也云々、

一除目、不レ用二唐筆一歟、如何、

命〔云〕、不レ可レ用歟、無二所見一也、

一入レ日事、

命〔云〕、隨二思出一入レ之、但あまり最前ハ無骨歟、可レ隨レ便也、

一給二硯墨筆等一事、

命云、以二（○以恐於誤）紙裴之初度一ハ、大外記なんとを召テ可レ給歟、後々ハ、持二來闕官帳一之外記、やかて其筥ニ入（テイ）テ、給レ之、有二便宜一歟、折敷〔には〕不レ居歟云々、

先關白被二退出一了、次下官退出了、

六日、甲子、今日、射場始云々、上手左大將、射手上達部中宮大夫隆季、新宰相定親、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新三位基家、殿上人左中將定能朝臣、少將隆房朝臣、有房朝臣、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遠江守季能朝臣、少將雅賢朝臣、所掌藏人左少辨兼光云々、

七日、乙丑、未刻許、參院、申二入兩院御方一、退出之次、參二

新御堂ニ巡禮人々所レ書之色紙形之中、前大僧正筆、殊神妙也、又御所障子、被レ圖ニ人々之影一、仍荒涼不レ被レ開、有ニ祕藏一云々、而御所預、密々可レ開之由介レ語之處、申ニ御所一云々、早可レ開之由有レ仰云々、仍開レ之、高野御幸、平野行啓、日吉御幸等圖レ之、供奉公卿已下、皆悉被レ寫ニ其面相一、可レ謂ニ奇特事一也、此中、下官不レ供奉一、第一之冥加也、秉燭歸レ家、

八日、丙寅、今日、關白嫡童着袴云々、前室家腹也、三條大納言實房、左大辨實綱等參入云々、各早出云々、此外、中御門中納言宗家、藤中納言資長、民部卿親範、宮內卿永範等參入、公卿直衣、無ニ殿上人一、儲役諸大夫衣冠云々、關白被レ結レ腰云々、其後、供ニ若君前物一、次被レ出ニ客座一、少將顯信朝臣扶ヲ持之一、次有ニ盃酌一云々、一獻資泰朝臣持ヲ參盃一、二獻少將顯信朝臣、三獻左大辨云々、次朗詠、宗家卿、次居ニ湯漬一、奉行光長云々、此子細宗家卿所ニ注送一也、今日早旦、參ヲ詣日野寺一、及ニ申時一、下向、此次、立ヲ過資長朝臣山莊一、拝佛堂巡檢了、

十日、戊辰、去六日弓場始事、宗家卿注送云、及ニ深更一出御、御束帶、召ニ次將一、右中將通親朝臣、上首左大將、所掌藏人左少辨兼光、從ニ中宮御方一、被レ進ニ懸物一、內藏寮懸物如レ例、一度之間、關白下ヲ居公卿座上一、次藏人右少辨親宗已下五位侍臣居ニ衝重一、頭辨長方朝臣勸盃、巡流之間、宰相中將前置レ盃、而隆季卿稱下可レ傳ニ出居座一之由上、仍實守欲〇欲下恐有脫字、遞於出居座一之處、出居次將通親朝臣申云、盃不レ及ニ出居座一者也、仍不ニ起座一、隆季卿、不レ陳ニ左右一、人々傾奇云々、左右持之間、雅賢朝臣後箭中レ的、頭辨已下雲客見物、萬人感歎、仍後勝了、三條大納言已下、後方念人二人、射手宗家卿、經宗朝臣、合三人立拜、北上東面、皆入ニ無名門代一了、自ニ下臈一歸入、顛違レ例、自ニ上臈一可レ退歟、夜及ニ五更一、月傾ニ西山一、事了入御、左大將獨被レ候レ座、其外人皆以早出云々、〔參ニ女院御方一〕建春門院藏人來云十三日可レ有ニ御佛名一、可レ參〔者〕云々、

十一日、己巳、或人云、除目、明年正月十九日可レ被レ行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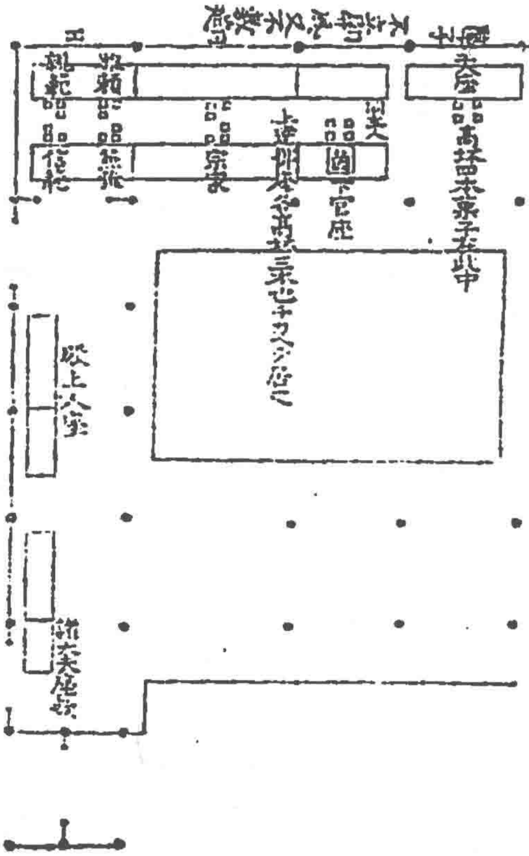
十三日、辛未、今日、建春〔門〕院御佛名也、依ニ先日催一、亥刻、着ニ束帶一、參ニ七條殿一、半夜之間也、左大臣、左大將等兼候レ座、後夜錫杖之間、左大臣召ニ男共一、藏人參上、候ニ後筥子一、左府仰云、被綿、藏人退下、次奉行判官代親雅、頭木工、參進、就ニ內侍座下一取レ之、先被レ在ニ禮盤一之導師、次入ニ母屋一、次第被レ之、經下僧座末與ニ弟子僧

座之間退下、六位二人相從、(一人持被綿、一人分弟子僧綿、)錫杖了、行香、大臣召男共、藏人參入、被示可告人々之由、藏人歸來、各稱被參之由、卽進行香机下、大臣已下解釼置笏、經簀子、列居机下、(北上西面、下〔﨟〕〔等〕、北面〔居廻也、〕)不候御前座之人々參加之間經〔程〕、大臣頻被催之良久參入、行香如恒、自庇南行、先行後夜導師、次入母屋、(帳南間、)行殘二人導師次第歸出、同間南行、自南第一間、降簀子、如本歸居机下、返置輪復座、依所狹無母屋之內列立、次祿、左大臣、余等不取之、左大將、新大納言、中御門中納言等取之、源大納言、平大納言、三條大納言等、新大納言之上﨟也、而不被取之、如何々々、次僧退下、次名謁如恒、參仕人々、(左大臣、余、左大將、源大納言、平大納言、三條大納言、新大納言、別當、治部卿、中御門中納言、源中納言、左衛門督、右兵衛督、六角宰相、宰相中將、左大辨、新三位等也、)次余、最前退出了、今日出仕以前、信範來、相逢談古事等、又召光長、仰女院御沒後事等、雜可被沙汰儲之故也、

十五日、(癸酉、)關白被送消息云、明日可渡新造第也、爲最略儀、然而不申案內、還有恐、仍所告申也者、報可參之由了、

十六日、(甲戌、)此日、關白新造家移徙也、吉時戌刻云々、仍秉燭之後、着衣冠、(檳榔車、前駈衣冠、隨身褐也、)欲向彼新所之處、關白尙在其所、被沙汰雜事、更歸大宮第、其後可有移徙之儀云々、於路頭聞此由、仍參內裏、數刻祗候、丑刻許、已被渡之由云々、仍參向、先是、中御門中納言已下、假在殿上人座、(中門廊北間也、)下官直着座、(須主人出居之後、余已下可着座也、然而爲大臣之者、不可座如中門廊、仍氣色人々、直着座者也、)小時、關白(衣冠)被出居、次關白被目人々、宗家卿已下次第着座、次前和泉守季長朝臣、持一獻盃、(季佐取瓶子、)置主人座前、主人被氣色、卽取盃、(季長取瓶子入酒、)又氣色、飲了、被擬余、居寄賜盃、氣色宗家飲之、(季長又入酒了、返給瓶子於季佐之、此後、季佐入酒也、)擬宗家、次第巡流如恒、(奥座、又有瓶子取〔一〕人〔同〕藏人五位也、)其盃至殿上人座、(左中辨重方朝臣參進取之、每獻如此、)次二獻、(資泰朝臣持參盃、)次居汁、(主人手長資泰朝臣、下官〔手長〕季長朝臣也、)居了、親範卿候氣色、次主人已下下箸、更又食之、次三獻、(季長朝臣持參之、)關白被讓余、余再三固辭、仍尙主人取之、巡行如恒、次又居汁如初、次居湯漬、(不申上、但居了後、關白被下箸也、)次居署預粥、(同上、)次置紙、(無擬事、)次引馬、(一疋、隨身二人引之、於中門下官前駈請取之、)〔此間〕、公卿自下﨟起座了、次關白示余云、女院御佛名何日哉、申云、來廿一七日之間云々、卽退出了、于時天已曙了、

此家、松殿跡也、中御門南、烏丸東角也、四分一には小過歟、



十七日、乙亥此日、院御佛名也、亥刻、着二束帶一參二七條殿一、着二殿上一、先レ是、左大臣已下、院司、納言、參議等、於二殿上一被レ定二明年朝覲行幸一也、兼雅卿中納言書二定文一、左大臣與奪也、書二定文一了次第取上、名畧見、左大臣委見了、卷レ之置レ前、召二藏人一、藏人參上、仰云、可レ持二參宮一者、良久持二參宮一、隆季卿云、藏人不二持參一、別當可二持參一也、仍藏人歸了、四位別當持參也、次大臣入二定文於宮一付レ之云、可レ被レ奏者、良久歸來、返二給大臣一、便返二給院司一了、例文、院司未レ參問、且返下、次第取下〔也、只自二端座一、一巡可二取下一也不レ可レ必正座次者也、〕次奉行院司來云、可レ始之由候、大臣云、鐘、郎カ木槌レ之、次左大臣已下着座、於二軒下一、院司問レ之、次第名謁、〔着座〕如レ恒、座狹人數多、仍進盛卿之外、只稱レ名不レ着二此座一、次僧參上、迎々、仍大臣召二之、次初半後夜等次第如レ恒、後夜錫杖之間、奉行判官代〔有〕隆經〔給〕二被綿一如レ恒、三禮了、行香又如レ恒、名謁了退出、下官朝覲行幸御前物被レ宛レ之、

十九日、丁丑〔參二女院御方一、舍利講如レ恒〕、建春門院藏人來催云、來廿四日可レ有二御堂供養一、可二參仕一者、申二承了之由一了、

廿日、戊寅今日、内御佛名也〔云々、〕

〔廿三日、辛巳終日雪降、〕

廿四日、壬午此日、建春門院御持佛堂供養也、最勝光院之中、御堂南有二子午〔廊〕一御移徙之時、被レ擬二寢殿一歟、件屋、被レ並二殿堂一也、被レ造二顯法花曼陀羅一也、午時、着二束帶一、參二最勝光院一、依レ爲二寺中一、解レ劔撤レ笏、人々皆如レ此、着二御堂南面座一、以レ西爲レ上、大納言已下在二東廣庇一也、先レ是、關白已下濟々在レ座、于レ時説法之中間也、暫而公保重盛兩亞相參仕、説經了、上○上恐三禮譌、禮二人着二圓座一、次第如レ恒、供養法了、行道之後、直導師着二下座一、預等撤二禮盤經机等一、行事權右中辨經房參上、申二

左大臣云、布施、大臣已下可被寄歟如何、左大臣答云、可然、又示經房云、關白可申案內歟如何、經房云、不可然歟、大臣諾、次左大將、余左大臣等、自下﨟起座、（件三人着南緣座人也、）行立中門廊、相次在東廣庇之公卿等、皆悉起座、立中門廊上、北、經房立北緣、行事布施等、先是、積長〔櫃〕舁立中門也、主典代廳官等、各着束帶相副也、即五位判官代基親爲賴等、各取織物被物一重授、左大臣幷余等、各經透廊、幷南面東第一間、自佛前庇西行、置導師前、左廻經同間復座、大納言已下、六位手長、次第相遞、置之如恒、但左大將座、依爲路、不着座、被坐南上達部座邊也、導師布施、其數不知幾多、次讀衆布施、（口別五、此〔中、被物二〔二〕重也、一重ハ參議已下一巡役之也、今一重ハ四位取之也、）賜布施了、各從僧等參上徹之了、次導師退出、執蓋如恒、次余起座、相次左大臣關白等起座、着上達部座、他公卿等皆起座了、小時、關白退出、次左大臣示下官云、暫可祗候、早可有御退出歟、余即退出、參女院御方、次歸家、導師權僧正公顯、讃衆八口、（此中、僧綱二口、）參入公卿、（關白、左大臣、下官、左大將、大納言公保、重盛、實房、實國、中納言邦綱、〔宗家、盛親〕資賢、宗盛、時忠、參議賴盛、家通、實守、實綱、非參議成範、朝方、信範等也、）

廿五日、（癸未、）今日、有行幸法住寺、御方違云々、

廿六日、（甲申、）今日、行幸還御、密々歴覽最勝光院云々、」

廿七日、（乙酉、）今日、女院御佛名也、秉燭之後、着直衣參彼御所、先是、關白（直衣、）被候御前、下官同候之、僧參入之後、下官着殿上、召行事判官代仰鐘、（別當資賢朝臣迎參也、）小時槌鐘、下官兵部卿信範等、參御堂方、關白自路立加、被着佛前座也、下官同着之、信範不着座、其座〔狹〕之上、兩人着座成憚歟、次僧昇、次堂童子着座、唄之間、分花筥如恒、了收之退下、（堂童子衣冠也、）後夜導師錫杖之間、奉行判官代季廣、取被綿給僧如恒、次給祿、（五條中納言邦綱、兵部卿信範等取之、一人不足、仍四位上﨟中將顯信朝臣取之、下官雖可取之、大臣如此役、強不可勤仕、就中、次無可然之人、仍不取之也、）次僧退下、次名謁、此時、邦綱信範等參上、居座末板敷了、各起座了、關白幷余參御所、關白則被下了、今日、光長爲關白使云、修造多武峯之間條々有不審事等、先御裝束事、天仁爲興福寺衆徒被破損之時、被加修理、被調進御裝束、其色目、舊記注云、御疊繧繝緣、出雲莚、御簾緣如恒云々、其後、仁平宇治左府被調進御裝束之時、以和錦爲簾、疊等緣、其後、此御時、去嘉應之比、被改調御裝束之時、神事無改減、仍以唐錦

爲レ綠、而今有二此災一、今度御裝束何樣可レ有哉、欲レ就二天仁之吉例一者、神事有二増之謂一、已以違背、欲レ用二蠟花麗一、又仁平、嘉應之例不快、爲レ之如何、次御殿金物、仁平修理已前、只朱染屏、打二鐵黑染金物一、其後任侶依二私宿願一、打二金銅金物一云々、此條又如何、可レ令二相計一云々、申云、敬神之道、有レ増有レ減、尤雖レ可レ被レ盡レ美、兩度之例、不快炳焉、只因二天仁之吉例一、被二調進一、有二何事一哉、但恐意難二計申一、付二冥顯一有レ恐、若尙有二事疑一者、被レ決二古卜一、如何者、光長云、前太相國、中宮大夫、中御門中納言、藤中納言、堀川中納言、源中納言、民部卿等、被二仰合一云々、人々申狀未二承及一云云、

廿八日、丙戌 今日不堪定云々、左大臣被二參仕一、右少辨親宗候奏〔云々〕、

廿九日、丁亥 參內、女房等云、朝覲行幸、來〔年〕十一日云云、兼光云、十日年始之吉書云々、

卅日、戊子 追儺如レ例云々、

右承安三年此一帙墨付百參拾貳枚者先年松殿右幕下道昭卿依爲予三男任懇望聽繼寫仍以陶化家古本彼卿被臨終之畢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其二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日課號玉葉是也、自爾以來爲後昆之模範累代無讓他家吾後者秘握而可貯深奧者也

　予時慶安二年己丑季夏重挑之節陶化翁〔花押〕誌焉

承安三年癸巳墨付百參拾貳枚從一位藤原幸家本也先年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號蓮華院被書寫之內爲覺記之了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　　陶化翁〔花押〕

玉葉卷第十三終

玉葉　卷第十四

自承安四年正月
至同年九月

承安四年春夏

生年廿六

正月小

一日、己丑、天陰、時々雨降、四〔方〕拜如恒、巳時許、自中將光能朝臣院近臣也、許示送云、今日院拜禮殊以可被忩行、可早參之由有御氣色者、然而有雨氣之間、暫以猶豫、其後雨脚間降、仍案內于光能朝臣報云、如當時者、尙可被行、若及甚雨者、可被停止、可隨雨體也者、午刻雨止、即着束帶飾劔、魚袋如恒、參院、法住寺、左右具又如恒、先是左府、三條大納言等、在對代南庇簾中、余同居此所、被相待關白之間、時刻推移、猶以遲々、仍及申終拜禮、此間陰雲彌掩、微雨少灑、左大臣已下降自中門廊外方、列立中門西、東上北面如例年、先院御方拜禮、申次成親卿、上首左大臣被練也、其儀如恒、但人々列立之後未拜之間、關白被參仕、則經公卿後今日依人數多、參議列後、去年又如此、是事不得心、南庭甚狹、上首立上〔益〕列哉、關白被經件參議列後、殿上人列前也、被加左大臣上、五條中納言邦〔綱〕、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歷宰相列前、各加列拜舞禮了、還列中門外、今度左大臣不被練、上臈關白不被練〔之〕故也、于時雨頻降、仍每事無禮儀、次女院拜禮、申次時忠卿、今度關白爲上首不被練也、拜舞如恒、訖人々暫昇殿、上臈三四人昇、自中門內方、除關白之外、須昇自中門外也、而雨之間狼藉殊甚、雜人充滿中門外、仍左大臣已上用此道也、關白幷余在對代南庇簾中、左大臣已下俳佪中門廊、次人々多退出、次關白退出、次下官退出、參內〔裏〕閑院、公卿未參、仍經殿上、直參御前、良久、關白被參、下官還着殿上、小時關白同着殿上、左大將已下人五六人在此座、被告御裝束成由於人々、則起座出、自上戶、於宜陽殿代被着靴、中門北廊、去年弓場始時、故南妻二ヶ間板敷、爲弓場殿代、其後不敷件板敷、今日擬宜陽殿代、立內豎兀子、加脇間、定土間三ヶ間也、下官已下經小板敷、於殿上前西小戶下着靴、進立中門下、關白自中門內加列上、次頭辨長方朝臣氣色于關白、參上、御裝束了、出御倚子之後、歸出仰聞食由、次關白已下列立對南庭、稱巳南也、東上北面、經上臈後、次第列立也、如去年、關白當對南階東妻、被立、公卿一列、殿上人長方朝臣已下三四人許一列、六位一人立其後、次拜舞如恒、關白右廻出、自中

門、昇自殿上前小戸、被參御所了、次下官改着淺履、着仗座、（奥、先是、藏人右小辨親宗相觸云、左大臣早參被退出了、内辨事如何、答可候之由了、）左大將已下人々同着此座、則頭辨長方朝臣就余座下方、仰云内辨、余小揖、（居向座末奏之也、）頭辨退歸了、次下官起座移着端座、令官人置軾、（此次令直履、又參議等不候座、仍可着座之由、同令官人傳仰之、即三人着座、）次以官人召外記、大外記頼業眞人參軾、余仰云諸司候哉、諸司奏候哉、國栖造酒正候哉、外任奏候哉、頼業毎度申候〔之〕由、余仰云持參、頼業稱唯退出、則持參外任奏、（入筥、）余置笏引寄筥見之如恒、（頼業退了、）次余取笏以官人招頭辨奏之、（作持笏於右手、引直筥給之如恒、此仗座以左爲端也、）此次奏云、諸司奏可付内侍所歟、長方參御所了、小時歸來賜筥、余結申、（如恒、）長方仰云、令候列、余微唯、卷文入筥、長方又仰云、諸司奏聞食了者、即退去、次余取笏以官人召外記、即頼業參進、余賜筥、（如初、）仰云、令候列、頼業不稱唯、又仰云、諸司奏内侍所に、頼業稱唯退了、（例年先稱唯、後不唯、師遠朝臣兩度稱唯、若中家之習歟、）次左大將已下出外辨、（余示氣色也、）次余起座於陣座下、立沓外着靴、令押笏紙、（令隨身押之如恒、又遣隨身一人、令見近仗居胡床哉否之由、）此間、取笏經陣座前小庭、進立中門、隨身歸來云、未居胡床者、

中將定能朝臣來中門下立、已出御倚子、近仗居胡床也者、（隨身申狀有若亡也、）次下官經中門、自砌北行、着宜殿代兀子、（先立座前、揖着之如恒、件兀子引入立之、仍仰陣官範直、令改立奥柱下頭、先例或仰裝束司史、令立直之、而寛治二條殿便仰陣官、令直立之、仍隨彼例也、抑件兀子去年節會等之時、立中門披間、而今年加披間、定三ヶ間也、（子細在端、）仍可立其中央間歟、以此由兼含頭辨、件人裝束司也、（有事次、）所相觸也、頭辨稱替者也、）次内侍出、余起敬折稱唯、揖自砌北行、（去年左大臣經中門内橋并對前橋云々、而今年依於中門廊板敷其路出來、仍所用此道也、）經對前庭、至于軒廊東間、暫留立刷衣裳、歸出經石橋斜行、（經樹木西也、其東有前栽、有立石、依無便宜也、宣命拜之時、同用此路也、）到左仗胡床南頭立留、（依脚氣不快、進立庭中之後練初也、）立直乾揖再拜、（先左膝、）次揖右廻（大輪廻如恒、）經本路、歸入軒廊東間、（隨身等在樹邊、追前、拜之間止之、）昇自東階南頭、（先左足、如恒、）入自南庇東面妻戸、經母屋東一間、從兀子下方着之、（先揖着之、今日兩面兀子立一脚也、抑依間數縮、參議床子等、東庇過半立之、）次開門、（順座上、仰之如恒、）次闈司着、（同順座上、問着否、聽頭範直申着座之由、）次召舍人二音、大舍人稱唯、次少納言進立版位、（余顧知之、）次〔仰〕云、大夫達召戈、少納言唯出、次外辨列立、（範直申列了由、）余仰云、敷尹、外辨謝座謝酒、昇殿着座、源大納言定（房）、三條大納言實（房）、新大納言實國、左大辨實（綱）、等着端、花山中納言兼（雅）、源中納言雅（賴）、新宰相賴（定）、等着奥座、（左大將并宗通親等在仗座不參列、如何、後聞、左大將被見余謝座之儀云々、）次陪膳采女撤御臺盤、他采女二

人持盤各一枚受之如恒、着草塾、次余仰左大辨實綱、令催御膳、實綱起座下殿、數刻不供之、良久供之、南階稱蹕如恒、公卿立座前供了居、實綱復座、次供脇御膳、此又遲怠、下官頻令相催、直仰職事也、適以供之、四盤、次問昆屯供了哉否之由於采女、申供之由、次仰實綱、令催臣下餛飩、又起座催之、次居之、實綱復座候氣色、下官正笏作居向御所方、候天氣、御箸鳴、臣下應之、匙箸不匙匕、一巡下箸了、更食之如恒、笏立膝盤足也、此間供蒸御飯等、御菜汁物未供了、即采女申進物所御厨所供之由、次余令催臣下飯汁、實綱欲起座、仰作座可令催由也、仍召內豎仰之、次居飯了、次更居汁菜等、居了申上、余候氣色、御箸鳴、臣下應之、箸內匕外、供三節、遲々仍令相催、次供一獻、次催臣下一獻、即勸取之、兩行唱了如恒、次國栖、余仰實綱催之、拔箸取笏仰之也、如昆屯飯汁細々事、不拔箸、不把笏也、實綱下殿催之、一節了復座、次二獻、如初、次余置箸取笏起敬折、向御所方奏云、大夫達に御酒給ハム、御目了復座、召云、政大夫藤原朝臣、賴定也、作狮在奥座顧見之、仍不問傍人直召也、賴定進立余後、經東庇并南庇舞屋東一間等進立也、余正笏仰云、大夫達ニ御酒給へ、賴定微唯下東階、歸昇於南簀子東二柱下、作法了左廻復座、賴定下殿未歸昇之間、主上入御、余已下敬折立、依公卿次將不候、余稱警蹕、內侍一人出來取御劔歸入、又一人出來取璽歸入了、次余已下居座、次催臣下三獻、依入御不供三獻也、仰其由於采女、采女申云、可罷出歟、仰云、事了可罷出也、次催立樂、又取笏催之也、實綱下殿仰之、參音聲之間復座、地久之間參拔箸取笏下殿向仗座、其路如參上儀也、無獻、仍仰官人撤之、召見宣命見參等、北儀如例、今日無祿目錄也、仰外記令指一枚、宣命指入島口、見令參又チカヘテ指、持外記、進弓場殿代、中門外方也、付職事、一人不候、皆以遂電退出、仍付六位藏人并範奏之、即返給、賜外記令指、到軒廊立西間階下、南面、取宣命副笏、見參給外記也、着座召實綱、其詞左ノ大キ大トモヒノ藤原ノ朝臣ム、經南庇、入母屋第二間、進立余後、可入二間歟、但有說々云々、給宣命儀如恒、實綱復座之後、余已下列立左仗南邊、胡床皆撤了、只計程立之、北上西面、異位重行、如恒、于時定房、雅賴、賴定許也、宣命使着版位、宣制一段、押合右、群臣再拜、又一段、群臣拜舞、次實綱左廻復座、次余右廻、於軒廊邊讓定房、直退出了、于時子刻歟、今日先儲雨儀御裝束、而及亥刻天晴、仍改晴云々、小朝拜以前事也、仍非內辨之乘、小朝拜節會皆晴儀也、歸家之後、小兒戴餅又齒固節供等如恒、出仕以前手水陪膳季長朝臣也、

今日、参院拜禮公卿、
關白、左大臣、下官、
大納言、左大將師長、定房、重盛、公保、實房、實國、隆季雖二祗候一不レ列二拜禮一如何、
中納言、邦綱、成親、別當、宗家、資賢、宗盛、兼雅、雅頼、時忠、
参議、頼盛、教盛、家通、實守、實綱、頼定、
散三位、成範、朝方、信範、隆輔、已上廿八人也、
二日、庚寅、終日甚雨、不二出行一、手水如レ恒、陪膳光經、依レ無二四位一用二正五位一也、
参二一院御方一、今年無二關白家臨時客一、
三日、辛卯、早旦手水陪膳同レ昨、中御門中納言、兵部卿等來、又頭辨長方來、已上各相逢、又經房重方等來、政官列参如レ恒、
四日、壬辰、今日、阿彌陀堂修正也、先参二關白御許一、新造第、爲レ問二申除目之間事一也、子細條々在二別紙一、其後参内、卽参二御堂一、先レ是、關白被レ参、邦綱卿同候、大導師祿之間、余先退出、關白被レ出之間、余廻レ東出レ自二北四足一了、兼光云、可レ参二七日節會一歟如何、答二脚氣不レ快相扶可レ参由一了、
五日、癸巳、此日敍位也、來八日女院可レ渡二給松殿一、關白新造第、密々儀云々、去夜退出之後、脚氣不快、仍七日不レ能二参仕一之由、相二觸兼光一了、又申二關白御許一了、

六日、甲午、見二敍位聞書一、中納言兼雅敍二從二位一、左大辨實綱敍二正三位一、此外無二殊事一、雪降、源中納言雅頼勸二入眼上卿一云々、兼雅院御給云々、以二年給一敍二上階一、未曾有事也、
七日、乙未、白馬節會也、内辨源大納言定房云々、申時許、中將定能來云、今日内辨可レ有二御参一之由承レ之、又可レ有二御慶一云々、是依二大臣勞一可レ敍二一位一也、親宗承レ仰参内、只今於レ院承レ之所二馳参一也云々者、驚音無レ極、入二勘文一之由外記不二相觸一、倩案二先例一、依二大臣勞一加級之輩、延喜以來雖二其例多一年限不レ定、四五年已上十七八年已下、大略無二定年限一歟、專難レ存二一定一、今年余幷左大臣、勞十一年也、中古以來以二十一年一入二勘文一、然而不二必被レ敍、近則寛治七年堀川左府、六條右府、雖レ入二勘文一不レ敍レ之、同八年被レ敍レ之、左大臣十三年、右大臣十二年、又二條殿攝錄之後、承長元年令レ敍二給勞十四年一也、今度忽此沙汰出來、疑左大臣之懇望歟、下官兼日聞二此事一者、須二謙退一也、年齡不レ及二三旬一、階級昇二一品一、天譴有レ恐、鬼瞰難レ遁、然而事已一定、暗有二此沙汰一、近代之事還有二惡氣一歟、且又天下之所レ授、強不レ可二固辭一歟、抑、敍位之時無二此事一如何、

下名了、次被行大臣之叙位、未聞事也、執柄以前世之中、叙一位人極殿許也、可謂吉例者也、内辨叙位例絶已希代、延喜七年以後、寛治八年已往并四ヶ度歟、予兼聞此事者、相扶所労、須勤任内辨、又左大臣何不被参哉、空失珍事、可謂遺恨、深更頼業造送叙位事、

八日、丙申、今日女院渡御関白新造第、（松殿、）密々儀也、公卿不被催、下官可参御供之処、為拝賀以前、仍不能参仕、只於此御所、勤仕御車寄也、今日、女叙位也、隆職宿禰来、

九日、丁酉、召主税助時晴、問拝賀日次、申云、十一日十四五日者、召少納言信季、仰下此間事可尋沙汰由上、信季申云、永長元年二條殿（関白之後、）叙一位、給、其外無所見、彼例也、廣博今度何様可候哉、仰云、今度行幸以前無日次歟者、行幸当日先可拝賀、仍不可具一員、又不可有公卿之扈従、又殿上人不可前駈、是皆依為可供奉行幸之人上也、抑、依永長例、帰家可有吉書也者、今日信季可補家司之由、召仰長光了、今夕女院遷御自松殿、余又参会御車寄、関白被候御共、余行幸以前可拝賀事触申了、又問着陣日次、申云、十五日者、今日大外記頼業来、依先日召也、先入勘文之由不告之條尋問之、申云、先例十一年雖入勘文、十二年叙之、随今度叙位無其沙汰、仍不存忽事物入勘文御之由不申條、不慮之恐無遁方云々、申状無所據歟、次召尋除目事等、

一四所籍事、

申云、内竪所頭喚奏時毎度入之、又近代天暦籍、依為明時常入之、執事〇（事疑誤）近代不見、凡四所籍近古以来猥雜殊太、上古枝籍等作巡入之者也、近代大略無沙汰、只以自本所挙申外記上之云々、

一文章生散位事、

申云、勘文書様、清家中家両説相□者也、信俊等説載三人、不書年號、師安等之説載二人書年號月日、凡無載一人之説云々、

一諸道課試者事、

申云、明經道得業生四人、記傳明法筭各二人也、依宣旨課試依巡遂近給官也、或有准得業生者、所謂得業生准可課試之由、被下宣旨者也、

雖レ有二此宣旨一、不レ遂二課試一之者、不レ給レ官、

一兼國勘文事、

申云、是又中家清家不レ同也、中家巡載例、清家逆載例云々、又近代無二權守一闕之間、參議已下兼國、失二先例一云々、又暦道陰陽道近代五六度兼國、未曾有事也、雖下重二兼國一之者上、不レ過二二度若ハ三度一者也、

一宿官勘文事、

申云、中家不レ載二藏人一、清家載レ之、

一闕官帳事、

申云、代初於二御前一初被レ行時、攝政初度已上不レ載二死闕一、是定事也、而九條太相國伊通説云、惣非レ憚二死闕一、只忌二其字一也、其替ト許ナ書テ、不レ書二載死去卒去之字一也云々、然而近代惣不レ載レ之云云、

一代始除目被レ忌者事、

申云、服者觸レ穢之者、不レ獻二申文一、輕服之者、除服之後如何、不二分明一、但强不レ可レ憚歟云々、又或説至二名國國替等申文一云々、就レ之撿二先例一之處、寛治六年被レ任レ之、卽關白御申文也云々、

一任二外記一者事

三百四十二

申云、二條院御時、當時左府以二諸國掾一任二外記一、未曾有事也、彼時左府被レ陳云、存下依二文章生勞一介二外國一之由上、誤所レ任云々、以二件例一一兩任レ之、不レ可レ説云々、

一春宮職文章生臨時任二京官一之時不レ任二散位進士一之由、見二舊記一如何、

申云、道理不レ可レ然事也、但未二勘見一云々、

一筥文事、

申云、中家ハ諸文書入二第一筥一、於二諸道院々擧一者、不レ立レ籤、付二短冊一入二第三筥一、如二他申文一、清家ハ毎レ擧立レ籤、加ヘ入二第二筥一也云々、

一更任事、

申云、九條相國説有二任中之更任一、如二計歷一云々、此事不レ得レ心者、良久退出了、

十日、戊戌、今日、初御二覽吉書一、藏人方長方朝臣奏レ之、官方重方朝臣、左大臣參レ陣下レ之云々、大臣一位之後、今夕拜賀着レ陣、卽以二件吉書一、被レ混二用着陣之吉書一也、

十一日、己亥、天晴、此日、朝覲行幸也、早旦先申二一位慶於所々一、今日依レ爲二行幸之日一、毎事省略、前駈十四人、

此中四位一人、先例多廿人也、今度關白前駈指合、人數不足、只隨召催出也、不可爲例、隨身裝束染分也、不召具左右一員、依爲行幸日也、

上達部不扈從、行幸日尤無骨、加之、故殿任大將（大臣後也、）拜賀之日、公卿不扈從、尤可准據歟、

殿上人左中將定能朝臣連車、件人雖可供奉行幸、依爲剋限、所相從也、

裝束、蒔繪螺鈿劔、紫淡平緒、是代々吉例也、雖非行幸之日、拜賀用螺鈿劔、定事也、

辰一點、着束帶、先參院、法住寺、先是、辨備行幸御裝束了、直進立西中門、卽權右中辨經房朝臣出來、爲申次、兼日所相觸也、氣色干余、昇從中門廊外方、參御所、歸出降自中門內方、仰聞食由、余拜舞如恒、經房告召之由、余昇從中門外方、參御前、揖候、寢殿裝束、行幸御裝束、仍東御帳法堂南廣庇、撥數圓座一枚也、仰云、未參內歟、申云、自是可參內者、次自東方引出御馬、栗毛、候、北面之藏人五位二人引之、被點定予前駈二人也、次余揖退下、降自西透廊、子午妻屋也、中央有土間、其以南釣殿也、內方、徒跣、指笏取御馬上手綱末、一拜、挍笏退西方、定能朝臣受取馬綱、下手本引人猶取之、授隨身番長重武、於件土間取之也、余參內、直進弓場殿、北面而立、卽定能朝臣件人帶弓箭懸緌、候召仰以後也、奏事由、拜舞、次告召之由、卽歸出自中門北掖小戶、昇自殿上前西戶、經殿上々戶、自鬼間方、參御所、御裝束之間也、邦綱卿、實守卿等候之、關白未被參、小時退出、歸參院、定能朝臣留內裏、人々未參、俳佪主上御休所邊、經時剋、此後濟々參進、左大臣同參入、中將光能朝臣告余云、候御遊座者可彈琵琶者、未剋臨幸、供奉參會之人、列立中門外如恒、余、左大臣等不立列、於中門下御、於御休所實守卿參上、刷御裝束、先有御拜、其儀、左大臣參上褰御簾、法皇出御之後、取三衣筥、置御座右、退候南階以東簀子、南面、先年前相國忠雅勤此役、北面而候、今遂後例也、是非雖知、次關白取敷物敷之如例、次主上渡御、御靴、牙御笏等如恒、御拜之後還御、次法皇入御、左大臣褰御簾、入御之後、取三衣筥、指入簾中退出、次改御裝束、次引陣、次主上重渡御、此間、下官着殿上座、次頭辨召諸卿、次左大臣已下參上、此間、下官着座、次被仰樂行事、左中將雅長、右中將通親、次振桙、先左、次右、次一度合振、次舞、左、萬歲樂、太平樂、馬頭、散手、陵王、右、地久、狛桙、新靺鞨、貴德、納蘇利、地久之間居公卿衝重、次勸盃、頭辨、瓶子五位藏人親宗、次供御膳、陪膳源大納言定房卿、不待御酒盞、持參起座了如何、例御酒盞持參殿角程時、示可持歸之由之者也、地久舞了、太平樂未出之間也、舞了御遊、先五位侍臣置物具如恒、呂、安名尊、鳥破、律、伊勢海、萬歲樂、更衣、三臺急、召人、拍子資賢卿、琵琶余、箏左大將、和琴少將雅賢、笛少將實敎、笙參議家通、〔篳〕篥中將定能、付歌少將維盛等也、此間、三條大納言實房取贈物、經御前渡西了、次御馬疋、次給祿、次人々起座、余直退出、參新院、

以光長朝臣奏事由拜舞、次參女院(九條殿)、以季長
朝臣啓事之由拜舞、參御前、預小儀退出、(賜身給服指也、)今日散手之間、主上入御、關白參御簾、中將頼實
參上、取劔璽、指入母屋簾中、(其儀入自南透廊妻戸、於四間第一間跪居弓、(副母屋簾也)進寄先取御劔、指入簾中、次取御璽進、自御座當間欲進之、而女房在西間、仍自件間進入也、取劔璽之間、踏損不跪之故也、左廻到弓之所跪取弓、出自初妻戸退出了、)今日御前物依儀、下官所
勤仕也、(依御厨子所預久信令調之、打數所新調也、兼日付下家司、於納殿請物具也如恒、)歸家
見吉書、依永長例也、少納言信季申之、余出居、仍
頗有作法、(指文杖如恒、)今朝出仕以前、季長朝臣申年始
吉書也、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　左大臣、　余、

大納言、(左大將、定房、兼盛、公保、隆季、實房、實國、)中納言、(邦綱、成親、資賢、宗盛、兼雅、雅頼、時忠、)

參議、(頼盛、教盛、家通、實守、實綱、頼定、)散三位、(成範、信範、)

十三日、(辛丑、)召大夫史隆職、仰明後日十五日、着陣事、
少納言信季奉行也、申文國時先例可候之由仰之、
申云、新任國之中、相許(○許疑計歟)叶先例之國可候也
者、信季申云、吉書先例或臨時公用、或大原野祭請奏
也、今度如何、爲令用意頭辨也、仰云、多是臨時公
用也、其定可仰遣者、

十五日、(癸卯、)天陰、晩頭以後雨降、今日叙一位之後初所
着陣也、申剋、主税助時晴來勘申日時、(今日酉剋、)
前駈十人、(五位、先例不過十人也、)隨身如恒、(其無一)扈從殿上人二
人、(左中將定能朝臣、民部少輔宗雅、)上達部二人、(源中納言雅頼、兵部卿信範、)申終人々
來、而依可下吉書之職事并直辨等牢籠事、數刻
遲々、秉燭之後參陣、(□東廊先例也、)此間雨脚如沃、經左
衛門陣代、入自敷政門代、經床子座前、(于時右中辨重方、少納言信季、大夫史隆職在此座、大辨、大外記、不見如何、)於陣掖、召官人問刻限、
官人尋陰陽寮申之、(酉時、)次余着奥座、此間源中
納言着座、次右大辨俊經參着横切座、余示氣色、
俊經起座、於床子座見文歟、此間余移着外座、
令官人置軾、次俊經着參議座上、申々文由、余
目之、大辨顧面、史捧杖參上候小庭、余目之、史
稱唯參膝突、奉文、余置笏於奥、披取文、披見
之、(其儀如恒、)如本卷禮紙、(無上下之結緒、)返給、史取之結申、
余仰詞、(吉書二通如恒、馬料文目六也、)史每度稱唯退下、次頭辨長
方朝臣下吉書、(臨時公用也、)余結申、頭辨仰云、宣旨ノゝヘ、
余卷文、頭辨退了、次以官人召辨、即右中辨重
方參上、余置笏取文下之、辨結申、余仰詞如職
事、辨稱唯退下、次余經床子前退出、(今度大辨大外記等在此座、余)

（向ニ大辨一揖而過也、）小扈從公卿等自ニ內裏一留了、今日俊經朝臣候ニ申文一、仍頭辨難レ兼ニ直辨一、近代非ニ參議一大辨於ニ床子一見レ文之時、爲ニ藏人頭一之者不ニ連座一云々、仍長方朝臣忽申ニ故障一、是則直辨兼光親宗等假稱レ障不レ參之間、頭辨下ニ吉書一者、可レ相ニ兼直辨一故也、仍兼仰ニ遣重方許一、相ニ扶所勞一參入云々、仍不レ失ニ今日之儀一、可レ謂ニ神妙一、抑、源納言云、近來中少辨候ニ申文一、爲レ例事、若尚直辨不レ被ニ催出一者、頭辨可レ兼ニ三方役一（中文吉書直辨等也、）云々、然而重方參入不レ及ニ此儀一也、

十七日、乙巳、源中納言雅賴來、依ニ除目之間事一、件人練ニ習此事一之故也、

十九日、丁未、天陰、入レ夜雨降、此日、於ニ御前一初被レ行ニ除目儀一也、（永久以後、自ニ叙位一被レ行ニ御前儀一、今度寛治例也、自ニ踐祚之最初一、一向被レ遂ニ彼例一耳、）戌刻、着ニ束帶一參內、（閑院第、）欲レ着ニ陣座一之間人々未レ參云々、仍經ニ弓場殿代殿上等一、參ニ御前一、小時關白被レ參、相次左大臣參入云々、則下官着ニ陣奥座一、于レ時左大臣以ニ官人一令レ置レ軾之間也、便以ニ置レ軾之官人一、被レ仰下史參上可レ直ニ掌燈一由上、即史參上直レ之、次參議兩人着レ座、（實守、賴定、）先レ是、左大將已下人々五六人許在レ座、暫而藏人頭左中辨長方朝臣就レ軾仰ニ召仰事一、左府正レ笏小揖、（有ニ稱唯之氣色一歟、）頭辨退下、次左府以ニ官人一召ニ外記一、大外記賴業與人參着ニ膝突一、左府仰云、今日可レ有ニ除目一、召ニ仰諸司一（與、自ニ今日一と可レ被レ仰歟、自ノ字若聞落歟、）賴業稱唯退下、次可レ被レ仰レ辨、而無ニ其儀一如何、又不レ被レ仰ニ文書事於外記一、若忘却歟、將又有ニ所存一歟、此兩條非レ無ニ疑殆一、小時頭辨着レ軾召ニ諸卿一、（先見下テ仰云、召ス如レ恒、）初於ニ御前一被レ行之時ハ、藏人頭召レ之先例也、左府小揖、頭辨退下、次召ニ外記一、六位外記參候ニ小庭一、左府仰云、筥文候ハ、外記稱唯退出、其後時刻推移、仍仰ニ參議一被レ催レ之、申云、已列ニ立床子座前一了者、大臣云、若可レ列ニ小庭一歟、但定有ニ所存一歟云々、即氣ニ色于余一被レ起レ座、余已下相從經ニ陣小庭、幷中門南腋柱內等一、列ニ立弓場殿代一、（中門北廊、東差ニ假庇一、爲ニ其所一、東南兩面立ニ立蔀一、）大臣南面西上、（余成レ疑云、准ニ寛治記一者、大臣東面北上歟如何、左府云、隨ニ當時便宜一者、余不レ能ニ執論一、立ニ大臣東一了、倩案レ之、寛治六年皇居堀川院也、彼院以レ西爲レ晴、此第以レ東爲レ禮、雖レ有ニ東西之差別一、何爲ニ列立之相違一、准而用レ之、自叶ニ彼儀一歟、縱雖レ依ニ當時之便宜一、猶可レ隨ニ寛治之佳例一、大臣之所案未レ得ニ其意一、但南面又不レ可レ及レ失レ儀、只口爵規之條一、一旦散ニ蒙昧之評一也、不レ可レ守レ株者、）納言西面北上、（源大納言定房、平大納言重盛、三條大納言實房、別當成親等也、左大將先レ是起ニ陣座一、向ニ殿上一了、）參議北面、（宰相中將實守一人也、）次外記三人、史生一人取ニ筥文一、列ニ立納言後一、次左大臣揖昇レ自ニ殿上前南面西腋戸一、經ニ小板敷一、着ニ殿上一、次余揖昇レ自ニ同

戸着座、先是、關白被座奥座、關白起座經上戸、自中門廊北行、自南簀子西行、着兩面端疊、左大臣并余相從之、此間、源大納言取硯筥、佇立小板敷、可謂早速歟、余着座之後、定房卿經參議座後并下等、副御簾西行、膝行置第一圓座前、右廻經本道下、自長押、更着納言座、次重盛、實房、成親等卿取次々筥參上、其作法同前、但實房卿膝行六度、（以左右各一度、是一説云々、）次左大將着座、（一大納言不取筥文云分、是自中古出來事也、）次實守卿着西面座、（頗以遲々、仍關白左府等被催也、）次主上引寄御簾給、關白稱唯（不令聞音、）搢經簀子、入自西第一間、被着簾前圓座（東面、）次關白候天氣、又御簾動、關白召左大臣、（右其詞分明、不聞之、）左大臣稱唯、（同以無其音、）搢經簀子、入自御座間、着第一圓座、（一兩度膝行着之、以左手頗圓座懸手也、）次關白召余、（其儀同前、）余微唯、（不令聞音如前、）搢經簀子、着第二圓座、（其儀同左大臣、）（今日圓座數三枚也、）次主上引寄御簾給、次左大臣奏闕官帳、其儀、小敬屈微音稱唯、（不令聞音如初、已上効之、）置笏於右、（圓座與板敷之間也、頗スチカヘテ置之、）移第一筥（余硯筥外也、）文書於第二筥、（見以赦銘テ、一度に兩三卷ヲ取テ移置也、四所籍ハ筥ノ西端ニ取懸テ別に置之也、）開見闕官帳二卷、（端小見之、）留置第一筥、以左手取上闕官筥、（筥左方ノ下ヲ持也、）硯筥上に引懸之樣にテ、以右手引遣硯筥於一筥跡、置闕官筥於前、又披見闕官帳、（各二枚許、）如本入之、（筥右ノ際ニ推寄テ置之、可尋之、）以右手押硯已下於座下方、（右也、筥一合ヨリモ狹キ程也、）指笏刷衣裳、取筥氣色于關白、々々目許之、後膝行到長押下、置筥於板敷、引廻テ以左手褰御簾、以右手進筥居直テ拔笏、一兩度逆小敬屈候、（不正本座、）次押張御簾給、左府膝行進、指笏褰御簾、給筥置前、引廻持左右手逆行シテ還着圓座、（作持、筥突手於板敷テ、以足押圓座テ着之也、）置筥於前拔笏置左テ、以右手取上一筥、以左手引遣硯筥於本所、（其儀同前、）以笏撐寄二三筥、（第三筥程遠、仍余押寄之也、）次正笏候、次又御簾動、次參大間、其儀、微唯置笏取出大間、置硯左方、（頗スチカヘテ置之也、）更取テ座前横置之、卷取禮紙、自奥細卷之、入硯筥下方、板上、取大間置座左、乾向に居直テ摻置之、（南北妻、但右端頗寄東如恒、但北妻ナ雌羽にサエサマナ、頗ナメラカシテ被摻也、又半許摻テ折右膝、自初不折之也、）摻了、與二三枚テ卷固テ押入下如恒、取笏候、又御簾動、次任內豎二人、其儀、微唯置笏、入水取墨、見之被磨、（其數五十八度、甚略少如何、被入恐水於硯瓶歟、）次染筆二卷、如本置之、取內豎勞帳、（先是、取四所籍テ、並置一筥、北チ上ニテ置之、其次第內校進大、）頗當座下、披見之、押合前申云、內豎所（頭已下位姓名皆不讀之、以下可准知、）任天氣、（強不待可許、只任天氣之許也、）即置硯筥左、取寄物、卷寄

見之、返入硯筥下方、大間ノ可任之所に引返テ、染筆一卷・書付之、(其間太久、手不被叶、置筆、口傳云、不鳴置之之由、自本有其聞、云々、今日不然也、)取揚大間(左右手不見及、)讀申、(其國掾位姓名、但不分明聞之、)取勞帳懸勾(不經任所、)置筆、任了ル枚ヲ押折テ、如本置硯傍、取筆寄物突點、如本入硯筥、(每度如此、)又取勞帳開可任之所テ讀申(不聞、但喚若ハ聲カ、恭明イ卷明なんと被讀歟、)任之、(如初、)二人任了、(每任了、引撤大間、)次召院宮御申文、其儀、取笏奏云、院宮ノ御申文、(御申文字不分明、)可許之後、(如例、御簾動也、)微唯、見遣參議座、召云、左大辨藤原朝臣、(于時候座、參議實守、實綱、親定等也、)實綱卿經簀子、昇居大臣後長押上、左府仰云、院宮御申文、(御申文字不實聞、如恒、)綱微唯、(不聞、)左廻退了、次任內豎殘一人、返入一筥、(先例五人若ハ六人被任歟、今例可尋之、)此間、被押出申等文、(座御簾、)關白奏御簾賜之、撰取可授執筆之申文等、置叢右方、(縦、)次自袖書申文之中、拔取當年內給一通、加置之、(件申文無短冊、)次取出目錄披見之(繆持テ被見也、)如元卷之置之、次被任校書殿二人、(同前、其儀又)此間、居火櫃、關白料、(五位藏人光長居之、經簀子、入自西第一間、居關白右、)左大臣料、(民部權大輔光定、經簀子、入自大臣座與納言之間、經余後、居大臣後方、)余料、(侍從家俊、經簀子、居余後方、太無便宜、可置右方也、)納言料、(兼定家俊數反役之、經納言上也、)次居衡重、(下三人居之如何、可居)關白料、五位藏人親宗已二前、左大臣已下役人同前、但余前不居之如何々々、次勸盃、(頭辨長方朝臣、瓶子五位藏人親宗、)關白擬

執筆、々々置筆賜盃、(此間、校書殿籍右硯傍、)擬下官、々々目左大將、々々々持笏經座前、進居余座右方、懷中笏、取盃復座、(先是、於伏座被問余云、賜盃之時可經簀子歟、故記無所見、又未見此作法如何、答云、分明不覺悟、但若可經座前歟、大將又云、前有衡重、頗無便宜歟、余云、座上有北路、何依衡重乎、但不知證說、相計可有御進上者、大將諾、)次任校書殿了、任進物所二人、(其儀如初、)此間、持參院宮御申文、大臣取之奏聞、其儀、實綱卿持參之、進執筆後、任執事之間也、仍忩不取之、實綱數剋祗候、任二人之作法了、暫取進物勞帳、返入一筥、(置內豎勞帳北方、依未任了歟、)取御申文、(實綱申云、新院中宮ハ、自是者所進申文十通也、)座下方スチカヘテ置之、押硯筥已下於右、指笏取御申文、膝行到長押下置文引廻(文首ヲ右サマニ廻歟、慥不見、)奏御簾指入之、拔笏少退祗候、(今度不敬居、)頃之、押張御簾給、進寄指笏賜文置前引廻(首ヲ左サマニ廻歟、慥不見、)復座、(已上儀大略同闕官帳、)御申文座前横置之、拔笏引寄筥等、(第三筥稍遠、仍下官押寄之、)次取進物所勞帳、置硯左、任了返入一筥、(今度如元校書殿之次に也置也、)次任大舍人三人了、(四所籍皆悉任了、移置第三筥、(最末筥也、))此間、關白取公卿當年給、院宮公卿未給已下申文、授執筆、次書袖書下勘之、儀、受取申文等、置座前、(在橫、院宮御申文在同所、但頗座下方ニスチカヘテ置之、)先撰取當年內給申文、置硯左、(公卿當年給申文、束雖不可下勘、在座前、內給許被置硯左也、)次取可袖書申文一束、(殘在座前、)作

持左手、拔取一通、（不解結也、）披見之、（委見之、）注袖書如本指之、（乍持指之也、自末袖書之申文ハ頗高ク指也、）如此一束書了、横置座前、（但頗西方ニ指出シテ置之、爲不令混合歟、）次又取一束書之、次第如此書之、皆座前横置之、次取笏召云、參議源朝臣、次賴定卿經簀子、進居執筆後、大臣取袖書申文等、以右手賜之、仰云、勘申オ又被仰聞文數、（九通、）賴定取之退下、次任諸當年給、先取内給申文讀申云、内給（不讀任之名也、）被置硯左任了、讀申大間懸勾申文、入一筥點寄物、次取院宮當年給御申文、座前ノ左方にスチカヘテ置之、（公卿當年給尚在前、）次第披見並置硯左、（件御申文、於御前撤禮紙、一通之中ニ他申文ヲ卷籠テ下給也、但不被撤表紙、）此中五六通許被入一筥、（是則二分代中内舍人申文等歟、筥ノ右ノ際ニ押寄テ入之、爲不令混成柄也、閣官帳同所也、）件申文等不引表紙也、次取院御申文讀申（其詞、院とはかり讀申也、）置硯左、移付大間置筆、讀大間取申文、引表紙置前、（申文ヲ自端卷テ、引取表紙テ、推折テ置前、或時ニハ表紙申文皆分テ取之、）勾申文入成柄筥、（二筥也、）取表紙細自奥卷之、（中程ヲ頗引テツル也、或又不然、）入第三筥、皇嘉門院御申文所望國不闕、（加賀、）大臣申關白云、可任近邊國歟、越中越後等如何、關白云可然、即任了、皆悉如此任了、（此中一兩所御申文任一人了、引表紙任今一人之後、懸勾入筥、可尋之、）成文及三通之時成束、其儀所在第三筥之申文表紙、四に押折テ以爪破取之、（其廣一寸許、）一度に二ナ破テ置前、又一度に二ナ破テ置之、（并四也、）先取一筋撿之、取今一筋撿、繼之テ其繼目ノ上ヲ結テ、二倍に引折テ入硯下方、（自懷中取出他紙、撿被引替也、）今二筋ノ紙ヲハ不撿懷中之、又自懷取出紙撿作持結、（片耻右下結、但如法不結也、只推撿テ片耻之概に令見也、）入一筥、取成文三通テ、一度に指入之、（闕任被指加也、）任院宮給了後、任公卿當年給、其儀、解短冊入硯筥（硯下方撤下也、）先取一通讀申、（權大納言、若ハ中宮大夫なと申上也、不讀任人如初、）展置硯左任了、指成束如初、（今度無並置筥左之儀也、）任了取笏伺關白氣色、關白目之、次封大間、其儀、添大間（東西表に引置テ卷之、）置硯左、（縱、）取懸紙作置卷讀之、取上卷了、如元置之、取出紙撿作置結之、（自中程ハ頗斜結之、）表結結固テ、結目引懸スヂカヘテ引之、之後、取刀切緒餘、（先右方ヲ切テ、刀ヲ置テ紙撿了、切テ入硯下方板下了、次又取刀右方ヲ切テ入之如初、）次封成束、其儀、作結取出自一筥、座下方縱置之、（成柄筥頗被押上也、）五六通許引披テ細ク卷之、解結緒テ二マトヒ結之、次第指之取テ文上ヲ調テ置之、一まとひを解テ表結に結固テ後、一兩通ヲ指加、以刀切緒餘（其儀同大間、）之後、結目上引懸、（大間ハ引懸之後、切緒也、）如本置之、其後、自圓座下出申文一通、披見被示云、御申文置失テ

任落了、不レ可レ說云々者、件申文暫置二座前一、横、次取二出成殘申文一、置二座下方一、如二成束一、此間成文置所同所歟、皆不二發悟一、一々卷ヲ固之一、卷ヲ籠一紙之中一、次卷二大間一退下、其儀、大臣申二關白一云、成殘申文入レ筥可レ進歟、關白許レ之、仍先取二件成殘一入レ筥、右、次取二闕官帳一移入二次筥一、次取二大間一入二之中一、次入二成束一、左、次以二左手一取ヲ上大間筥一、以二右手一硯筥ヲ其跡に引遣、大間筥ヲ置二座前一、押二筥已下於右一、指笏取レ筥膝行置レ筥、引廻褰二御簾一指ヲ入筥一、拔レ笏復レ座、卷二寄物一如レ本入二硯下方一、引ヲ置筥等一、氣ヲ色于余一、々氣ヲ色納言座一、仍源大納言、左大將等起レ座了、次余揖起レ座、次關白起、レ座自二當間一被レ入二簾中一了、左大臣已下佇ヲ立中門廊一、余參二御前一、偸見下撤二筥文一之儀上、次參議撤二筥文一、其儀、先宰相中將實守卿參上、其路同下置二筥文一之儀上、膝行指レ笏取二硯筥一、自二次々筥一及テ取レ之也、北方經二本路一退下、於二弓場一給二外記一、先レ是、實守卿問二左大臣一云、任二寛治例一、參議可レ撤二筥文一、彼座自二上臈一撤レ之、而其儀有二不審一、其故上臈可レ取二其筥一也、然者自二次々筥一上及テ可二取越一歟、又經二資子一可レ撤歟如何者、大臣答云、寛記無レ所レ見、可レ随二當時之便宜一者、次賴定卿取二第二筥一、其儀同レ前、次頭辨長方朝臣取二第三筥一、其儀同レ前、次人々退出之後、余退出、于レ時丑剋許也、

參入公卿、

關白、左大臣、余、大納言、師長、定房、重盛、實房、中納言、成親、時忠、忠親、雅賴、參議、實守、實綱、賴定、

廿日、戊申、天晴、除目中日也、戌剋、着二束帶一參內、陣頭無レ人、仍先參二御前一、頃而、左大臣參二仗座一云々、其後關白被レ參、卽余着二陣座一、先レ是、左大臣、左大將、大宮大夫等在レ座、次人々兩三着レ座、良久、藏人尹範仰二齊色一可レ奉、着レ軾召レ之、左府召二外記一、六位外記候二小庭一、被レ仰云、筥文候ハ、外記稱唯退去了、左大臣示レ余云、昨日筥文外記列立之所、一定僻事也、雖二里內一皆立二小庭一者也者、此事去夜可レ被レ仰二此旨一事也、不レ及二不審一、外記又有二若亡一也、次外記三人、史生一人取レ筥列ヲ立小庭一、南面、西上、次左府已下列ヲ立弓場一、左府幷余着二殿上座一、今夜諸卿答揖、抑、參議不レ立二此列一如何、關白已下着二御前座一之儀一同二昨日一、仍不二具記一、次大宮大夫、新大納言、花山中納言、中宮權大夫等取二筥文一着レ座、次左大將參着、參議暫不レ着レ座、仍關白高聲被レ催レ之、卽新宰相賴定着レ座、件人去夜可二下勘一之申文等不レ勘、上二其申文一之前不レ着レ座、仍存二故實一暫不レ着歟、然而他宰相不レ候、依二事不一レ默止一、被二召着一了、次主上引ヲ寄御簾一給、關白着レ座、次召二左大臣幷余一、各着レ座、儀又同二昨日一、次主上押ヲ張御簾一給、大臣賜二大間筥一、其儀、微唯小揖押レ筥、指レ笏進寄以二左手一褰二御簾一、以二右手一賜

レ筥置レ前引廻復レ座置二筥於前一、拔レ笏以二右手一取二上大間筥一、以二左手一引二寄硯筥一、以二大間筥一置下硯筥與二關官筥一之間上、引二寄次々筥一今夜筥五合也、正レ〔笏〕候、次御簾動、次修二大間一、其儀微唯置レ笏取二大間一置二硯西一、以レ刀切二結緒一、自二右方一引拔テ、二倍引折テ入二硯筥下方一、板下也、更取二大間一横置二座前一、卷ヲ取二禮紙一、從レ奥細卷入二硯筥一、如二昨日一、次折二右膝一參置二座左一、以二去夜折目一、爲二寸法不一レ相違一也、取レ笏候、次御簾動、次大臣微唯置レ笏入レ水摩レ墨、四十余度、少去夜二如何、レ自二染レ筆二卷、返ヨ置筆臺一、取二成殘申文一在二大間筥一、一通一件申文、皆所々二分代也、其中下官當年給申文、去夜左大臣任落、仍入レ筥返上、今取ヨ出件申文一、披見置二座前一、此間、頭辨就二大臣後一、進二申文一一通一、中云、中宮職當年御給御申文、只今追可レ被レ付也者、大臣取レ之置レ前、氣ヨ色關白一、々々被レ示二可レ被レ奏由一、大臣取下先所二取出一之予申文上、返ヨ入筥一、指レ笏押レ笏、先々押レ笏指レ筥、今如レ此、持二中宮御申文一參進奏聞、返給被レ撤二禮紙一、裹紙不レ被レ引之如レ恒、復レ座其儀皆同二去夜一、置二座前一、引ヨ寄筥等一、披二申文一讀申云、中宮職、次置二硯左一見二寄物一、返ヨ入硯如二去夜一、任了讀ヨ申大間勾申文一撤二裹紙一儀如二去夜一、入二成柄筥一點二寄物一、次任二余申文一之儀同レ前、讀申之時不二分明一、只見ヨ遣余方一、不レ令レ聞レ詞、令レ申也、此間、賴定卿持ヨ參去夜所レ給之申文等一、申云、八條院、皇太后宮各被レ用二合當一了、大臣取レ之置二座前一、横、此間、居二火櫃一今夜居二余右方一、衛重一、去夜余預レ之、居二前右方一、次勸盃、頭辨、巡如レ恒、此間、頭辨長方朝臣有下申二關白一事上、不レ聞及、次大臣先取二未給束一、解二短冊一入二硯筥一、板下、次第取放見レ之、物有二三枚一、一枚ハ取重加ヨ入成殘申文一、先申二關白一云、皇嘉門院大宮各二分代也、仍明日可レ有二沙汰一歟、關白被レ諾、取二今一通一、開置二硯左一任レ之、兩度讀申如レ恒、懸レ勾入二成束筥一、成文及二三通一仍成レ束、其儀如二去夜一別儲レ束也、此間、關白取レ笏示二左大臣一云、少判事明基、左衛門志基廣、以レ何可レ被レ任二明法博士一哉、各可レ被二定申一者、大臣取レ笏目二左大將一、大將存二顯官擧之由一欲レ起レ座、仍被レ示下作レ座可レ申之由上、大將復レ座、傳仰レ之、今按、頭辨申二關白一事、此事歟、大臣申二關白一云、且可レ任レ之歟、關白被レ然、仍任二勘上申文等一、其儀如レ恒、此中少々有下被レ讀ヨ申人名一申文等上、可レ尋レ之、良久賴定卿發レ語申云、被レ補二明基一何事之有乎、左大辨、源中納言、花山中納言、新大納言、大宮大夫、左大將、余、關白、已上皆悉同二賴定卿一、但不レ申下同二其人一之由上、各雖二同事一申二意趣一、是御前定故實也、其趣爲二重代者一之上職居二少判事一、又本道成業者也、旁得二其理一云々、中宮權大夫申云、基廣雖レ非二成業者一、爲二撿非違使一哉、但在二勅定一、左大臣獨申云、基廣爲二撿非違使一、勸ヨ仕此道一、若有二先例一者、被レ任何事之有、此道役先々無下乍レ置二道志一被レ任二他人一之例上、仍無二異議一、可レ被レ任二基廣一云云、此申狀忘二理致一、若依二時忠定狀一、察二內議一所レ申歟、近代事如レ此、何爲々々、基廣不レ學又不レ經二得業生一、以レ何可レ稱二道志一哉、只縱

貞重成、故障之時、依レ如レ形學二此道一、時々被レ仕二其役一許歟、縱又雖レ被レ用二道志一、爭出二自二明甚之右一、抑、今度之定重成猶了、如何々々、求
代也、道志也、何況二此列一哉、次任二勘上(申)文等一之後、取レ笏申二關白一
云、兼國勘文若在二御所一歟、關白云、不レ然云々、仍召二
男共一、藏人參入、大臣仰云、長方朝臣召セ、即長方朝臣
參上、大臣目レ之、仍長方昇ヨリ候長押上一、大臣仰云、轉任
宿官兼國勘文、長方退出了、持參之間不レ從レ事取レ笏
候、此間、關白撰ヨリ取顯官申文等一、授二大臣一、大臣取ヨリ見
短冊一授二下官一、下官取レ之座前橫置レ之、見二短冊許一、
或申文少々披見也、然而不レ預レ擧、仍強不レ見也、取レ笏目二左大將一、經二筵子敷一進二余
後一、余自二座下方一賜二申文等一、仰云、可レ被二擧申一者、大將取レ之經二
本路一復レ座、委見了下レ之、到二源中納言雅賴之所一、每下
見二一束一了上且下レ之、是故實也、擧間經二時剋一、此間、長方朝
臣持ヨリ參轉任宿官兼國勘文一、兼國勘文加二禮紙一不レ封レ之、轉任宿官又卷重不レ加二禮紙一、申
云々、部々辭ヨリ申宿官一者、大臣取レ之置レ前、先披ヨリ見轉任
宿官勘文一、各別卷レ之、入二一筥一、大臣傾奇云、可レ加二禮紙一歟、大治之比被レ書事也云々、關白同被レ傾、然
而不レ被レ尋ヨリ問之一、余案レ之、卷重之時、或不レ加二禮紙一云々、尙可ヨリ尋知一、披ヨリ見兼國勘文一、禮紙在レ前、如
レ本卷レ之、加二禮紙一被レ奉二關白一、々々見返ヨリ與大臣一、大
臣取レ之撤二禮紙一入二第三筥一、次披二兼國勘文一、押合讀
申、其詞、正三位平朝臣教盛、但明不レ聞、即置二硯傍一任レ之、先見二寄物一申二關白一云、參議可レ兼之闕、
只丹波許也、而本兼國也、但載例如何、關白云、有レ例者可レ被レ任レ之、仍任了、點二勘文一、或勾懸取二成文一云、云、有二聞說一事也、

每レ任二一人一如レ此、任了即返ヨリ上關白一、或任二兩三人一、一度ニ被レ奏レ點歟、
關白取レ之加ヨリ入申文等一、下方橫入レ之也、此間、大臣自二懷中一
取出次第見レ之、見了如レ本懷ヨリ中之一、次取二內舍人文章生勞帳一、移ヨリ
置成柄筥一、文章生勞帳求失了、已經二數剋一、余程近之間見レ之、有二許勞帳一、然而不レ能レ致二示大臣一、召二頭辨一被レ尋二外記一、頭辨
退下之後、良久、尙不二求得一、極不レ便、仍下官密々指示、大臣取レ之披見、有二被レ悅之色一、此事雖レ不レ可レ然、件人前々有二會釋一、仍指示也、
先取二文章勞帳一披見申二關白一云、第一二者候二建春門
院并御書所一如何、關白分明不レ被レ答、大臣重伺二氣
色一、關白云、可レ被レ尋二外記一歟、大臣召二頭辨一仰云、文
章生勞帳求出了、又件兩人可二外國一歟如何、頭辨歸參
申云、候二御書所一之者不二外國一定例也、至下候二女院一
之者上ハ、先例不二必然一、此兩三年被レ除レ之、然者自二第
三之者一可レ被二外國一歟云々、大臣申二關白一、可許之後
讀二任人位姓尸名一申等也、如二兼國一、任レ之、每レ任二一人一讀申、又懸レ勾、任了勞帳入二第
四筥一、先レ是、求二文章生勞帳一之間、去二今夜任了文等一、皆悉被レ移ヨリ入四筥一也、次任二內舍人勞帳一、
其儀同レ前、任了入二第四筥一、此間披ヨリ見次第一、次取ヨリ出宿官勘文一讀申任
レ之、每レ任二一人一懸レ勾、又任官之間、每度申ヨリ合關白一、兼國又如レ此也、入二成柬筥一、將不レ指二成柬一也、次又
披ヨリ見次第一之後、取レ笏被レ申二關白一云、院宮未給御申
文候者可レ給者、關白取出給レ之、此事頗可レ謂二口遊一歟、如何、但不レ守株一歟、大
臣取レ之置レ前、書二袖書一、如二去夜一、了、取レ笏召云、左大辨藤
原朝臣、即實綱卿參進、大臣給二申文一、乍レ付二短冊一給レ之、如レ恒、仰云、

明日可勘上也、實綱取之退下了、次又見次第之後、被求硯筥之內、其後申關白云、召使可任也、而無申文、若出納兼國候者、此次可任歟、關白被答無出納申之由、次自筥文等之中、取出諸道諸院擧、別々並置圓筥西端、（內舍人文章生勞帳、先被取成柄筥、今不然如何、若是任了文等依移置次筥、此筥文書強不多、仍不可混合之故歟、仰、件諸道擧等各立以混合他文書入關白筥、是清家之說、先日賴業所示也、中家之說付短冊入次筥也、仍取成束云々、）次取奬學院擧披見申關白云、無所々奏、若如召使之申文、然者任奬學院如何、關白許之、大臣讀申（其詞奬學院、不讀任人、）任之、懸勾入第四筥、（加成柄筥定、）此間又磨墨、（無程其敷筵六七度許歟、）次任算道擧、（其儀同前、入第四筥、）（不取成束也、）次見明法擧云、難書也、藤井朝臣と書也云云、即被入第四筥了、但不折下方也、（大臣云、依為外記所進之文也云々、此事可尋也、）次任北堂擧歟、（猶不見及、）凡寄物突點事、雖京官更以不被略也、時々任兩三人、一度有突點事、大略每任一人突點也、此間、取內舍人闕、須即取也、而忘却、今有隙之時取之也、又不懸勾之申文兩三通、此次被懸勾、此後も有隙之時、隨見出追ても被懸勾也、次取勞申云、於筥文者任了者、關白云、京官等少々可被任歟、則撰取可然之申文等給之、大臣取之置座前（横、）見短冊取兩三通、挾置硯筥與大間筥之間、（件筥二合無其間、仍臨期押遣テ置之、但僅二寸許押遣也、）此間、書顯官擧、相副撰上申文返上之、（次第見擧冊、）左大將取之經賓子、來余後授之、余置勞取之、座前横置之、披見擧冊、（書紙屋紙也、）書樣如恒、一闕三人許入之歟、但左右衛門尉入四人也、見了（不見申文等、）如本卷之、相具申文等（件申文付短冊、）授執筆了、取之見擧獻關白、々々見擧了示執筆云、可奏歟如何、大臣頗敬屈、即關白進簾中了、

今日候座了參議二人也、而實綱擧之中間給下勘之申文、仍不復座、只賴定一人也、擧之間左大將被與奪也、給申文之刻召男共、藏人參入、被仰掌燈幷硯等事了、先撰上申文見下之後、賴定卿書之、民部丞入成功者三人、除彈正忠、仍大將仰之、召成功一人、被改入彈正忠了、

次大臣任可任之者等、（追下給申文等也、置硯筥與大間筥之間之申文等、同皆任之了、）

先外國（臨時內給、幷院宮被申臨時外任等歟、）

此中有一條院臨時被申諸國介之申文、大臣披見申關白云、名簿書之、申文ハ先例注臨時內給者也、而職事袖書云、八條院臨時被申者、此事不得其意如何、關白御答云、然者可被書臨時內

給歟、大臣讓申不聞、任之、此間、關白重被示云、於院宮者不覺悟、至大臣臨時申文者名簿書ニテ有憐愍給如何、但不憚云々、大臣不申左右押筆、關白云、只臨時内給ニテ候ナム云々、其定被書了歟、(此事極不審也、院宮大臣臨時申云、文名簿書也、今度不審之條、未知是非定様歟、)次京官(諸司奏等之類歟、明法算等擧同被任歟、憚不見及、)物(〇協上恐脱寄、)六七通許任了、皆懸勾注任所、指成束、寄物突點如恒、此中有申諸國權守自解申文、大臣披見被氣色于關白、々々被示云、今夜不可有沙汰云々、仍如本卷之、(短册引失了云々、)返上關白了、

余案之、五位已上官、終夜可有沙汰歟、但有便宜之時、雖公卿初中夜任之有例、不然者如何、仍件申文自本不可被撰渡歟、

次取笏候關白氣色、關白目許之、次大臣置笏卷大間、(除卷之、此間、取筆有被直事等、)加表紙、(以眞書表歟、不見及、)封之、儀同去夜、但今夜切緒餘了後被引墨也、次取出成束、(去今二束也、)置座下方、(如去夜、)今夜成柄七八通許披取テ置傍解結緒、取去夜成束乍結籠中テ、其上以今夜結緒二まとひ結之、(如去夜、)所披取之申文等ヲ細卷テ口加テ臨去夜成束之紙捻也、其後眞結に結固テ、追テ二三通許差加之、切緒餘引墨、(去夜成束之緒の結目許ナ顯シテ相並、今夜ロ結目也、)次指宿官勘文、(件勘文先別取テ、座前横置之也、)次成殘申文等不取出之、乍宮内右際に押寄置之、(大略去夜成殘申文二分代也、仍今夜不被沙汰也、)轉任勘文者別に置加之、(今夜此外無成殘申文也、去夜成殘申文者、一通之中に皆籠之也、)次入大間、(中、)次入成束、(左、)次改置宮與大間宮、(如恒、)指笏押宮、(先々押宮指笏、今夜如此二ヶ度、)取宮氣色于關白、々々進卷之復座引直宮等、(先是取所移置之文書上返入闕官寄歟、不覺悟也、)次公卿等起座了、次下官揖起座向殿、次左大臣起座被退下了、次關白被參御所、即退出了、余於殿上謁左大將幷源中納言等、左大將暫言談、多是被問賭弓作法、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　左大臣、　余、　大納言、(師長、公保、實國、)

中納言、(宗雅、明忠、雅頼、)　參議、(實綱、頼定、)

廿一日、己酉、天晴、除目入眼也、亥刻、束帶參内、左大臣俄申故障、余可當其仁歟、乍候禁中、蒙催遁避之條有恐、仍遂電退出了、凡始勤執筆之人、無自次之夜勤仕之例、先撿一家之例、

大二條關白、(長元四春、)京極大殿、(康平五春、)二條殿、(寛治八春、)富家入道殿、(康和五春、)故殿、(永久四春、)

已上皆自初日勤也、件等例已以炳焉、雖悲身於不肖、寄貽例於後代、就中、大間成文留上臈之許、此條又非先祖之耻哉、大臣故障之時、大納言勤仕定例也、後聞依度々召、及丑刻被參仕云々、無指重病、臨期被出故障之條、人以爲可、

廿二日、庚戌、源中納言示送云、新大納言、別當、花山中納言、中宮權大夫等取宮文、雅頼、(上卿、)親範、實守、(宰相、)已上勤淸書事、今日辰終御前儀了、午時陣儀了云々、左大將被示送云、今度執筆有不審事等之由有傾聾云々、先權中納言藤原(兼明イ)朝臣、此尻付頗不普通歟云々、此外有不審等云々、未時許見聞書、參議三位中將實家、(尤可然、但上許之、)文章博士敦周、(是又可謂聖目、但兼任大弼殊恩也、)按察使源中納言資賢、(可謂珍重、中納言任按察希代事也、近顯隆云々、)右衞門佐高階經仲、(泰經朝臣息、是又驚耳目、)明法博士基廣、(道路以目云々、可如此、不可有定、無謂、)耻々々々、出雲被推替石見了、去夜被下重任宣旨了、於御前初被行除目、不可有人愁歟、不便々々、受領之中無精吏、式部民部等此外無殊事、又被下撿非違使宣旨、(此中一人、藏人一臈光重成懸也、)

廿三日、辛亥、天晴、此日院幷女院有御幸日吉社、女院明日可有還御、院七ヶ日可籠御云々、

廿四日、壬子、去夜被行下名、上卿忠親卿、參議頼定、辨兼光、少納言顯家辭退、(外記巡、大和忠順、史大隅基宗、)加任者有其數、(此中右衞門督宗盛息任侍從、(淸宗云々、)生年五歳也、)

廿五日、癸丑、少納言信季來申百日之間事、大夫史隆職來、召前仰雜事、令申事等、

一除目三ヶ夜之間、一切不被尋文書事云々、

一初日不被召仰官事、

一受領擧之間、置硯之事有不審等云々、遂外記置文書、召使置硯、是先例云々、

一十六日節會内辨左大將無殊事云々、

一入眼之日、重任人々不載除目事、

一同日同事、幷撿非違使宣旨事、左府忘却、出門之後更召兼光被仰之云々、

良久退出了、

廿六日、甲寅、參女院御方、入夜少將淸通朝臣來云、春日祭舞人半臂下襲可調送者、答云、先例不覺悟、如何、重申云、先例關白殿調給、而去年被仰有憚之由、仍左大臣被沙汰云々、今年又有指合事無術由有仰、仍所令申也云々、答云、中古以來偏有執柄之御沙汰、而有御障之時、先自上臈可被觸

申歟、濟通稱可觸左府之由退出了、
廿七日、乙卯午時許、濟通朝臣來云、左府被申服假之由、尚可有御沙汰歟云々、答云、先例此事非必大臣之所役、然而不可、依其度々被相觸、可調獻之處、聊有憚事、仍今度力不及者、此事撿先例全非大臣之定役、他人辭退之替、尋不可沙汰事也、自兼光之許尋送云、去々年外宮修造之間文書不賜、若在余許歟云々、則下了、仍答其旨了、
廿八日、丙辰除目中日、左大臣密々付頭辨、被申出大間有可直改事云々、頭辨申關白、々々被示早可遣之由、更又無先例不可遣之由被仰之、然而已遣了、仍不能召返云々、左大臣被申有例之由云々、何年例哉、未曾有事也、萬人無不傾奇云云、
廿九日、丁巳少納言信季參上、申百日之間事、施藥院使丹波憲基來、召前問醫道事等、

二月

一日、戊午天晴、知詮阿闍梨來、兵部大輔朝親爲八條院御使來云、嵯峨邊建小堂、額銘可書進者、（其名蓮花心院者、）令申云、最勝光院額依再三仰懃書進了、其上雖不及逃避事異様之條定見苦歟、下恐筆之事、極有其憚、相計可令申者、
二日、己未晴、此日、小兒女子百日也、多雖過百日、同日食五十日百日等、何撰吉日之時、如此先々例也、吉時午時、陪膳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役人五位八人、臺六本、盤二枚、（市餅三盃、（盃例五十）二井ノ派、一盃厚器、已上銀器、此外皆様器也、康平吉例也、）居様逐康平例也、寢殿南面儲其座、（他舗猶如恒、依康平吉例、不立調度、）家司少納言信季、職事國行等奉行之、依密儀陪膳已下皆衣冠也、（但經家着束帶參入、若有他公事歟、）百五十合餅被居南簀子、是又依密儀、刻限以前〔恪〕勤者被居之也、今日不招公卿殿上人等也、下官食之如先々、抑、左中將定能朝臣、院御共參籠日吉、仍用經家也、（正下四位殿上人也、故一家、自故殿御時被何君達役也、）
三日、庚申天晴、外記來催云、明後日五日可有御方違行幸、（法住寺殿、）同六日可有還御、可令參者、申所勞之由了、
四日、辛酉或人語云、左大臣云、執筆之間作法、能被見右府了、於今者可秘大間云々、
六日、癸亥文士四五輩不期而參來、聊有聯句事、今日

頭辨長方朝臣來催云、來十三日可被發遣祈年穀奉幣、左府申故障云々、答云、風病不快、不能奉行者、自去二日神心惱亂、手今不得尋常、忽依不可及出仕、申此由也、今曉有行幸於院、(法住寺、)御方違云々、明夕可有還御、可有雜合幷亂舞等雜遊云々、

七日、(甲子)今夕行幸還御云々、

九日、(丙寅)自八條院額事重有其仰、重仰申不能左右之由了、字樣事仰遣長光朝臣之許了、

十日、(丁卯)今日釋奠也、依上卿闕如、當日以職事御教書被催之云々、堀川納言忠親參勤云々、宰相左大辨實綱、又實守卿宴座之時參加云々、

十二日、(己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如恒、又令時晴行泰山府君祭、爲〔禳〕災也、少納言信季來語云、今日、建春門院千度御祓云々、陰陽師十八人、陪膳五人云々、又申云、一昨日釋奠、左大辨詩云鵠退人云々、(鵠字極奇事也云々、)關白被示送云、自廿一日可行八講、其間深所仰芳意也云々、

十四日、(辛未)關白八講初日可有誦經之由有其告、是奉爲故殿御八講云々、

十六日、(癸酉)〔成光朝臣來、呼前談文事云、成光謝退人事、或作鵠字、強不可及失錯云々〕入夜參女院御方、依修二月也、僧十口(宿裝束)、兼候御御堂、事具了、余着御堂座、堀川中納言忠親、兵部卿等同着座、次神分導師次初夜導師、此間、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參入、次大導師、(宗寬僧都着申裝束、)此間、關白被參(宗家已下公卿起座了、)事了、經家朝臣、定雅等取大導師祿布施等、次宗家卿取僧綱(覺智法印一人參也、)布施、忠親已下不取之、依爲紙裹歟、次僧退下、次關白幷余參御前、問申八講之間事、舞樂詩歌管絃皆不可有、五卷之日可有捧物云々、余問申云、院宮大臣臨時給名簿書歟、而今度除目、左大臣內給之外、不可爲名簿書之由被存歟如何、答執筆之案不知事也、名簿書定事歟云々、〔又被申云、大間事如何、奏吉例事也〕又申云、被摩墨事如何、答太以少、是又不審云々、小時余退出了、

十七日、(甲戌)今日、女房如灸治、施藥院使丹波憲基來、灸所十六所也、指驗了給御衣、(二色、)憲基取之降南庭一拜退下、酉剋許、頭辨長方朝臣來仰云、神宮上卿源大納言定房卿有所勞辭申、如本可奉行者、依種種故障辭申了、大略依所勞可加灸治之由也、此

上内々頭辨枉可ニ申除一之由示了、此上卿極大事也、又付ニ冥顯一有レ恐、就レ中近代事輕權微運者太以無レ益無レ益、〔何固辭申也、〕

十八日、乙亥、今日、憲基又參來、昨日所ニ灸殘一之所々灸了、兼光示三送季長之許一云、依ニ最勝光院理趣三昧事一、御八講延引了、

十九日、丙子、忌日也、佛事於ニ女院御方御堂一修レ之、如ニ例年一余參上候レ座、烏帽子須レ著レ冠、然而依レ爲ニ内々事一歟、兵部卿信範一人伺候、事了、導師覺智法師、被レ行ニ恒例御舍利講論義一了、退出了、抑、自ニ今日一可レ被レ行ニ御懺法一、而依ニ指合一御八講延引了、而八講忽延引、仍如レ元雖レ可レ被レ行、每事無ニ用意一、卒爾之間不レ可レ叶云々、再三申ニ可レ被レ行之由一、然而無ニ承引一、力不レ及事也、恒例事停止、不レ被ニ甘心一事歟、就レ中、故殿御忌日被レ行レ事、專不レ可ニ默止一歟、入レ夜右馬權頭隆信爲ニ八條院御使一、持三來額板一之次仰云、來廿三日可レ有ニ供養一、可ニ參入一云々、當時有ニ所勞一不レ能ニ參入一、若勞得者可レ參之由申了、自ニ今日一被レ行ニ圓宗寺最勝會一、是式日也、近代無ニ此例一、尤以庶幾也、

廿日、丁酉、申時許、兼光示送云、明日可レ有ニ仁王會定一、可ニ參仕一者、申ニ承了由一、則官方事兼光奉行云々、申鼓可レ參、每事併具可ニ相待一之由、同仰遣了、又賴業眞人、隆職宿禰等之許仰遣了、依ニ卒爾一不ニ召仰一也、且又度々奉三行此事一之故也、

廿一日、戊寅、天晴、此日、春季仁王會定也、晩頭參内着陣、先奥、次端、令レ置レ軾之後、召ニ行事辨兼光一仰云、仁王會日時勘申オ、此間、賴定卿着ニ横切座一、次兼光持三參日時一、余披見之處、注ニ臨時仁王會一、或說、一代一度仁王會之外、春秋共稱ニ臨時一、或說、春ハ稱ニ春季仁王會一、秋ハ稱ニ臨時一云々、又說ニ儲時一、先々或不レ注レ之、或注レ之、件兩條問ニ兼光一、兼光申云、問レ官之處度々例如レ此云々者、余案レ之、共有ニ其例一、加之、當今御時初被レ行ニ春季仁王會一之時、勘文書樣如レ此、則寛治例云々、彼時已被レ逐ニ吉例一、仍不レ令ニ改直一也、見了仰云、例文、兼光退了、次史二人置ニ例文硯等一、余見ニ例文并今度僧名等一、百三壇、去去年以後例也、

僧良有、興福寺、兩所載レ之、依ニ不審一、召ニ兼光一問レ之、兼光問ニ綱所一申云、同名者二人也者、次余目ニ賴定一、賴定進着ニ參議座上頭一、又候ニ氣色一、余給ニ今度僧名一、件人去々年申請レ之、今度給レ之也、仍令レ書レ之、端半枚許也、殘書儲也、此間、余召ニ兼光一、仰ニ檢校行事等側記可レ進之由一、兼光申云、出居大祓日時勘進如何、余諾、兼光退下時、奏ニ日時風記等一、檢校行事

(載一紙、出居大祓載一紙、行禮紙、)余各見了置前、兼光退下、頼定書了氣色于余、余讀風記令書之、參議書之了持來、余取之置前、(僧名一通(有禮紙)、檢校一通、行事一通、僧名案、并四通持來之、)參議復座之後、一々披見之、被出例文檢挍行事等側記、行事文置前、僧名檢挍日時等入一筥、付兼光、仰云、内覽、兼光取之退了、留座前文等、(例文、僧名案、行事文、出居大祓日時側記等也、)此間、資長卿參上、氣色、余目(行イ)之、資長着與座、余問之、申云、依藏人長俊從事所相語也云々、良久兼光來、則返付之、示可奏之由、即兼光返給、余結申(三通結之、)兼光仰云詞、余相加出居大祓日時并行事文等、下之辨、々結之仰詞同前、兼光退了、次余召官人、仰史參可撤筥之由、次史參上取例文硯等退下了、次余起座參御所、召兼光問神宮有長、公俊、沙汰文書事、(先日兼光依尋送之、)兼光云、在官云々、余謁女房退下了、

廿二日、己卯、今日進額板於八條院、以下家司付奉行人也、

廿三日、庚辰、此日、八條院御堂供養也、(號蓮華心院、仁和寺常盤林邊云々、)巳二點、着束帶參仁和寺、依先日仰也、先是事訖導師着下座之間也、余着堂前座、(御堂東西、公卿座在東簀子并北廣庇、實房卿一人在座、自余人悉起座、爲取布施歟、)爰右中辨重方朝臣、自上皇御所方、經佛前簀子、就余座下方、仰云、阿闍梨三口、經導師佛師明圓叙法眼、(元法橋、)執行俊寛弟子俊玄叙法橋、(俊寛讓也、)者、便仰内辨了、余案、此事職事可仰之歟、重方爲殿上辨、又院近習者也、仍所仰歟、未見之例也、可奇々々、次實房起座、次余起座於北廣庇邊取被物、(判官代右馬權頭隆信、先取錦被物出來、宗家卿云、先可有織物被物、早可持歸者、仍更持歸取白織物被物、出來授余、)經同廣庇并東簀子敷等、入自正面間、置導師前復座、別當成親卿取布施同置之、此後錦被物二重、他被物布施等、其數繁多也、實房卿以下取之、後聞、法皇御加布施云々、次讃衆布施等置了、有加布施、(法皇并高松院御座、何御方哉可尋也、)實房取被物也、布施之中間、關白被參賜布施了、從僧等撤之、導師布施十弟子撤之、傳從僧也、此間、前庭敷筵道、次先讃衆起座降自南階、次導師親王起座降自同階、執蓋加常、乘輿被出了、次余〔并〕關白起座、此間、法皇渡御々〔所〕方了、仍關白余等臨見御堂、爲躰盡善盡美、可謂珍重、余披見願文、(永範草之、忠親清書云々、)次關白披見之、此間、法皇出御佛前、關白余等退候簀子、法皇御覽廻入御了、次法皇還御、關白被

候二御簾一、余已下不レ供二奉御幸一〔云々〕、人々隱二御堂方一、〔御車寄南御所云々〕、次關白被レ出二北門一了、〔不レ被レ參二御幸一也、〕次余退出、
今日、宗家卿語云、辰一點被レ始二行之一、雨之間每事無禮云々、又語云、今日勸賞事、先仰二實房卿一、更歸參二御所一之間汝參入、仍又更改仰二上﨟一歟、次第頗違亂云云、實不レ得レ意之次第也、
導師守覺法親王、〔院御子、八條院御猶子也、〕
讚衆廿口、　威從着二赤袈裟一、進二候庭上一、
參入公卿、
關白、下官、大納言、〔實房、實國、〕　中納言、〔成親、宗家、定能、兼雅、〕
參議、〔賴盛、宗通、實守、實綱、賴定、〕　散三位、〔成範、基家、隆輔、〕
今日、上下不レ帶二劍笏一、歸レ家之後、申剋許、光長參上、申二女院御役後之事等一、先日依二召仰一也、注二別紙一進レ之、
廿四日、〔辛巳〕午時許、大外記賴業來、寬平已後除目執筆抄出持參也、余召レ前仰二雜事一、賴業令レ申事等、
一能長卿執筆、太以惘然、着座之後數剋不レ從レ事、大殿不レ耐二鬱念一被二驚示一、于レ時始而覺悟、被レ奏二闕官帳一云々、是宇治左府語也、
一今度除目宮文、外記列立之所、存下可レ立二小庭一之由上、而御前之儀、久隔二年月一、仍一旦爲レ蒙二〔處〕分一、以二官人一取二氣色一、而無二左右仰一被レ起レ座了、尤違例也云々、
余案レ之、所レ申之旨不レ叶二道理一、更無二實儀一事也、何蒙二處分一乎、一旦免レ難之詞歟、
一受領擧之間、召使置レ硯、〔卽用二召使硯一、可レ用二外記硯一、〕公卿納言等着二外座一、召使自二座後一置レ之、是定例也、而尙外記可レ置之由、有二沙汰一之間、空經二時剋一云々、然而遂召使置レ之、參議撤二宮文一之間如レ置儀頗違例歟、經信卿記有レ所レ見、經二簀子一可レ撤レ之歟云々、
余就二此申狀一、引二撿經信記一、果有二此事一、太有レ興事也、彼時無二存知之人一歟、尤遺恨々々、
件記云、治曆四年正月廿日事了起レ座、〔下﨟先起レ座、〕前宰相中將罷出、硯宮給二外記一、又重取二宮文二合一、〔經二簀子一自二納言座一上取レ之、置二小板敷一、給二外記一、〕次新宰相中將取二出宮一合一、次能出了云々者、〔主上入御後、作法尤可レ有二差別一、太有二其謂一事也、〕
一蓮華心院供養賞、頭辨長方朝臣奉行、重方仰二遣之一、藤中納言資長參レ陣仰二下之一云々、
此事太以奇事也、昨日當座仰二上卿一、上卿便仰レ辨云、其外又他辨他上卿宣下、奇特事也、賴業

大爲奇、未曾有事歟、
賜雜例二卷、立部注加近例等、可進之由仰之了、
賴業退出了、次史兼遠持來圓宗寺僧名、依式日被
行不勘日時、其書樣、今日於圓宗寺可被行云
云、與に同年同月同日と書也、近代保元以後無式日
被行之例、今年如此可謂正禮、神妙々々、憲基之
許明日可加灸治、可來之由示了、
廿五日、(壬午、)天晴、今日加少灸治、憲基來、亥終許、女院
御所炎上、予直廬依近隣有恐、密々渡御賴輔朝臣
南直廬、余家希有免除、〔焔〕火已滅了、仍卽渡給余直
廬、此間、關白已下人々濟々參入、火事之起、放火失火
難知、一定出來自御堂與御所之渡殿屋也、大略
御堂燒失之間、人始知之、仍不取出一物、只以有
出御爲事、就中、佛舍利燒了、件舍利故殿殊有御
意趣、所聚置已及二三千粒、盡成灰燼、悲而有
餘、依御起請一切不被開之、而一兩度被開
之、下官內心所不甘心也、余今夜宿候、
廿六日、(癸未、)今日、又人々多參入、今夜渡居賴輔直廬、(女房同之、)主稅助時晴、持來天文奏々案、見了返給了、密
密所持來也、多天子御愼也、關白入講自來月三日
可被始行云々、依御燈日無先例、不可被行之
由有其沙汰、而依此火事、忽可被遂行之儀出來、
〔未〕知可否、定有內議歟、今日依〔血〕忌日不
加灸治、今日、舍利燒失之所之土等取集進御所、
女房等被撰之、少々被撰出云々、
廿七日、(甲申、)雨降、今日又加灸治、濟輔朝臣來、暫談話
退出了、隆職宿禰持來官奏、年々依先日召仰也、爲
見候奏之人々也、御經箱念誦幷他物等少々進
女院了、
廿八日、(乙酉、)憲基來、今日又加灸治、建春門院藏人來
云、明後日可參理趣三昧結願云々、
廿九日、(丙戌、)參女院御方、女房等被擇佛舍利、晚頭奈
良僧都被參、依火事也、言談之次被示云、去正月
御齋會、山階寺別當覺珍與東寺長者禎喜有着座
論、同年同臈、任日禎喜上臈又見任也、而覺珍云、於
同年同臈者依師主之位也、而覺珍者、覺信大僧正
之弟子、禎喜者、寬助僧正弟子也、仍可着上云々、遂
事不切云々、凡僧正已上座次論古來不〔同〕事也、
卅日、(丁亥、)天晴、午剋着直衣、(中蘇芳、身上鷹冠、)參最勝光院、依
理趣三昧結願也、(於小御堂被行、)先是、關白被候上遙

部座、余同着之、他公卿兩三人候殿上、此間、人々少少參集、次經房告事始由、仍關白已下着御前座、事了、仁和寺宮被行供養法、他僧八口也、賜布施、余已下取之、次置布施了撤之如恒、次僧退下、公卿退下、次關白退出、次余退出、公卿布衣直衣相交、殿上人大略布衣也、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余、前大納言實定、前中納言光隆、中納言、宗家、成親、（布衣、）宗盛、（同、）兼雅、時忠、參議、親範、家通、（布衣、）實家、實守、（布衣、）實綱、（束帶、）賴定、散三位、成範、（布衣、）基家、隆輔、已上十七人、

關白八講來月二日可被始云々、女院御所炎上之刻、忽不可被行歟、又女院可有御幸云々、

三月

一日、戊子、參女院御所、今日丑剋許、自關白御許被送書札、忩見之處、八講之間必可參芳恩之由也、雖炙治不快、相勞一兩日可參之由報答了、

二日、己丑、終日甚雨、入夜參女院御所、今夜渡御關白第、松殿、依自明日可被行八講也、余依炙治不快、不供奉御幸、只於此殿寄御車也、

三日、庚寅、陰晴不定、午時着束帶、詣關白第、依奉爲先公太閤被供養佛經也、女御自去夜御座者、依長元元永等例所被行也、長元四ヶ日、元永初日、供養佛經、自第二日八講、今度被逐元永例也、先是、中納言宗家卿已下五六人許在着上達部座、先招奉行家司光長、密々問事具否、未事具者、爲參御前也、光長云、事具了者、次主人被座寢殿南孫庇西面妻戸內也、召光長被仰可打鐘之由、次光長就余座邊云、可始之由被仰者、余諾、次光長跪中門廊東簀子南妻仰鐘、次槌鐘、次主人着座、次余以下着座、寢殿南簀子敷、端疊、關白余着之、同西廣庇敷菅圓、宗家卿以下着之、次殿上人着、重方朝臣已下三人着之、其座在透廊南欄邊、次從僧等入自西中門、經南庭昇南階、入正面間、置香爐筥、三衣筥、草座等於各座、從儀師實雅引之、退留立南階下、次證誠山階寺別當前權僧正覺珍已下經同路着座、威儀師覺俊引之、綱所告者白袈裟也、次講讀師講師覺珍、讀師覺智、着禮盤、共經佛後、惣禮三度、次各登高座、次打磬、公家置之、次堂童子着座、左右各二人、女院殿上五位也、次唄、玄縁法印、次分花筥、次散花、卒實、次對揚、泉太、次講師啓白諷誦、願文、式部少輔永範朝臣草之、后宮權大夫朝方朝臣清書之、次堂達已講道顯分經、顯法師取御經於經箱蓋持之相從、次揚經題名、次威儀師覺俊昇自中門廊內方、經同簀子於透渡殿東邊、堂達起座來向此堂童子座邊也、授誦經文於堂達、所相共跪受取之、非例イ、堂達復座、先持一通授講師、口口如恒、打鐘、槌、次又授諷誦文、如

此三度、（皇嘉門院、關白、下官等也、關白室依衰日、今日不被修諷誦、下官雖不可必修、存舊故殿事也、仍修之、又非無先例、）次說法畢、次講讀師着下座、次咒願山階寺權別當法印教緣三禮、權大僧都覺長著禮盤禮佛、次堂達就行香机下、次關白余已下八人進居行香机下、（關白及余撤笏、如恒、）各取輪之後、經（南簀子、散花行香等机與高欄之間也、）至于階東間、南折經孫廂西簀子、東折同南簀子候輪、（西上南面、堂達前行、）女院藏人藤原通業取火舍相從、次更經本路入自寢殿正面間行、證義者經南廂西行、自西廂北行、已講師等（前也、各立本座、）自西庇北第一間出西廣廂南行、西透渡殿候輪、（東上南面、）火舍取置机退下了、次更經簀子、如初列居机下、返置輪、（堂達置之、如恒、）各復座、關白余如元帶劔、次人々退座、爰關白云、可有布施、可起座者、余云、可罷寄歟、（如此者、大臣不可必動之、而長元主人取布施給、仍大臣同取之、今爲見氣色問之也、）答云、自可取之者、余起座、次關白起座、於公卿座下頭取織物被物（親忠傳獻之、）賜證誠、次余取被物（女院五位判官傳取授之、）同賜證誠僧正、次第置布施了之後、光長示宗家卿云、可有女院御方御加布施、可被取被物者、次女院加布施了、從僧等撤之、次僧侶退下、次公卿起座、余參女院御前、頃之退出了、女院幷室家共有打出、（女院白衣、室家紫句、）

佛、（等身釋迦如來像一躰（金色）安置正面間、）

經、（自筆金泥法華經一部、納筥置机在覆地鋪等、安置正面西間、此外金泥經一部、本自置講師前机、）

會合公卿、

下官、中納言（宗家、資長、忠親、）參議（親範、）散三位（永範、實宗、）堂童子、

（女院殿上人也、）左方、（基輔、信季、）右方、（定長、顯家、）

上下人裝束皆束帶也、

僧名、

證誠、（前權僧正覺珍、）

講師、（法印教緣、覺智、玄緣、敏覺、前大僧都章實、大僧都覺長、少僧都觀智、隆憲、律師覺憲、已講道顯、）

四日、（辛卯、）午上甚雨、源納言示送曰、今日參殿、御八講（初日）也、教緣、覺智、互論義珍重云々、

五日、（壬辰、）明日難參入之由、達關白了、依風病灸治也、

六日、（癸巳、）早旦（以）民部權大輔定雅（殿上人、）獻捧物於關白、（銀香爐付槿枝、是定風流也、強不可盡美事也、）今日有舞樂云々、

七日、（甲午、）今夕有行幸于院御所、（法住寺、）御方違也、兩三日可經廻給云々、自女院被仰云、明日（結願、）必可參云々、五卷日不行向、頗有遺恨云々、

八日、（乙未、）晴、午剋着直衣、（中薪車、頭身、上﨟冠也、）向關白第、此日、八講結願也、人々七八人許在上達部座、余同着此

座、頭之、奉行人光長來觸、下官仰鐘郎槌之、次主人（直衣、）着座、（今日着南階以東座、）次余以下着南階以西座、次殿上人重方朝臣已下着座、從僧等昇自中門廊置香爐筥、（所作人々香爐筥許也、不置他人、）次證誠已下經同道着座、次誦師已講道顯、讀師權少僧都觀智等着禮盤、禮佛之後登高座、次唄、此間、堂童子着座、（今日二人、女院殿上五位着衣冠、）次分花筥、次散花、（隆慤僧都、）對揚、次勸請、次說法、（第八卷、）次論義、問者覺憲律師二重之後、證義者覺珍曰、論義講答共以優美也、如此嚴重御願之時、先例或及三重、仍今一重引聲可難申者、仍覺憲加疑難、講答之後、證誠被仰讚、重無加難事、疑三重之時先例如此歟、次僧侶大略退下、公卿不起座、次光長參公卿座末、氣色于余、退歸仰鐘、次從僧等置香爐筥如朝座、次僧侶參上、次講〔讀〕師就禮盤惣禮、（講師隆慤僧都依爲能說、亂〔次〕被點結願講師云々、讀師覺憲律師、）次登高座、次唄、次堂童子分花筥、次散花對揚之後收花筥、講師表白神分、次諷誦、（威儀師授文之、威儀如初日、）女院、關白、其室、幷三ヶ所也、今日余不修之、次說法、神也、〔又〕妙也、誠是宿瑠之再誕歟、抑又當世之一物也、滿座動心情、衆人驚耳目、次論義、（問者覺長僧都、問答共優美、又足催感興、）次布施、關白已下取之、（關白手長二位中將兼房於座末被取之、下官手長女院五位判官代也、余於西廣庇取之、自余公卿於中門廊取之、）次加布施兩度、（關白室及二位中將兼房等也云々、）次撤布施、次僧侶退下、此間、賜馬一疋於證誠覺珍僧正、（於中門外給之、不引出南庭、依爲女院御所也、）又馬一疋賜余、其儀同前云々、（余前駈受取之、）次公卿起座、余及關白參女院御前、頭之、余退出、抑、自第二日（講初日也、）〔以〕山階寺權別當敎緣（法印、）被加證義者、覺智法印訴曰、敎緣、覺智共是公卿御八講之證誠也、而抽一人被召加之、覺智獨勸乎講師之條、爲身爲道大耻辱也、何況覺智自故禪閤御時、殿中奉公、敢無比肩之者、縱雖非據事、於殿中之事者、一度可施面目也、至于此時、顯耻當時、貽例於後代、早賜身假、欲免列座云々、而關白被示云、所申可然、但十口之八講、證誠三人可謂過分、就中、元永之例、（鳥院御八講也、）興福寺兩別當爲證誠者、今度偏欲逐彼例、强勿恨愁鬱者、覺智猶不耐忿怒之思、勸十口之八講證誠三人四人之例、重以訴申、元永之例可然、但彼時講師之中雖有如覺智之者、不被召證誠者、尤可被准據、不然者更不可似其例、就被仰下、彌得覺智之理者也云々、然而遂無承引之間、欲逐電、而女院被誘仰、仍懸參勤云々、後日覺

智來語云、此事兼日皆申置事也、而臨レ期有二如レ此之事一、彌悲歎之腸難レ休云々、

今日會合公卿、

下官、中納言、(宗家、實長、兼雅、忠親、雅賴、)二位中將兼房、參議、(親範、家通、)散三位、(永範、重家、)

今日、上達部直衣、殿上人已下衣冠〔也〕、今日給二布施一之後、賜二五卷之日捧物等一、銀捧物有二其數一、余歸レ家之路、々次參二法住寺殿一、依三去夜有二行幸一也、主上御二于院御方一、賓賢、成親已下祗候、今樣之會云々、余退出了、

九日、(丙申)天晴、今夜女院可レ有二還御一、仍乘燭着二直衣一、參二松殿一、亥剋還御、密々御幸也、公卿不二供奉一、余候二御共一、兼房卿同連レ車、此事不レ可レ然、雖二密々儀一、於二件人一者尤可二騎馬供奉一、不レ然者專不レ可二參仕一、若又自二閑路一可二參會一歟、乘車扈從之條、太以見苦事也、下官未レ參以前、關白被レ獻二送物一、菩提寺念誦一連納二銀筥一云々、是長元例也、二位中將兼房取レ之、女院別當經家朝臣受二取之一云々、此日、史來催云、明後日十一日、於二天台山一公家御祈歟、可レ被レ行二千僧御讀經一、藥師經二十卷可レ令二調進一者、

十日、(丁酉)終日甚雨、今夕行幸還御云々、藥師經相副下家司送二行事所一了、納二櫃一合一也、

十一日、(戊戌)朝間甚雨、午後晴、昨日二條院若宮(御二坐高松院一、鳥羽宮御弟子也、御年口、)渡三給三井寺一、有二御出家事一云々、御共上達部四人、(前大納言實長、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新宰相〔中將〕賴定、新三位隆輔、〔皆直衣〕)殿上人十余人、(布衣)云々、宮御直衣、(有二出衣一云々、)左府參三會三井寺一、(前駈布衣、)相二具中將賴實一云々、宮入御之時、左相府降二居庭中一、被レ寄二御車一云々、御車於二門外一舁二放之一、引入堂云々、前大僧正覺忠爲二戒師一云々、此宮師宮去比成二僧正弟子一給、仍今日爲二戒師一云々、來十六日出京云々、件子細基輔所レ語也、參二前駈一之故也、

十二日、(己亥)今日、春季仁王會也、又法勝寺御念佛結願也、外宮禰宜彥章來云、泉御厨事明日可レ有二仗儀一云云、

〔十四日、(辛丑)風病發動、終日惱亂、〕

十六日、(癸卯)法皇幷女院向二入道相國福原別業一給、來十九日可下參二詣伊津岐嶋一給上云々、件社此七八年以來靈驗殊勝、入道相國之一家殊以信仰、仍所二參給一也云云、

十九日、(丙午)智詮阿闍梨來、入道相公、成賴病惱之間事

所語示也、偏天魔之所爲歟、可悲々々、但當時有
減氣云々、又覺智法印來、關白八講之間證誠事、深
有鬱陶之氣色、所立之理一旦非無閑惜歟、自今
日被始行女院御方御懺法、去月依關白八講事延
引、子細見端、此日、八幡臨時祭也、使中務權大輔經
家朝臣云々、
廿一日、（戊申）經家朝臣來、先日爲騎用申請鋭鞍、今日
相具所來也、呼前尋臨時祭之間事、申云、當日上臈
平大納言賜宣命、未剋庭座始、重盛卿不着之、實房
卿已下着座有五獻云々、日沒以前渡北陣、光雅
分插頭花、參入公卿雖多、末々人々不寄指頭、仍
殿上人上臈兩三寄（寄イ）無人指頭、不可說事歟、舞人中
務少輔光實已下十人、但六位三人、希代事云々、又語
云、參向社頭之路間、使丁柏插哉否事有說々、於
衞府者無異儀、非衞府之人不可然之由、隆季
卿教訓、仍問人々之處、公卿勅使春日宇佐等之使、
雖非衞府、皆柏夾定事也、至于臨時祭何不然哉
云々、仍所柏夾也云々、
廿二日、（己酉）長光朝臣來、數剋退出了、密語云、可有學
問料試云々、其中當給料長守子少男、（依世名才者也）、幷前文章
生藤宗業等可被召之由謠歌、不當事也、先長守息縦
雖及第、父子不可相並、又宗業去年被召返、略
似有奏事不實之咎、而今被召學問料試之條、已
首尾相違、宗業若給學問料者、儒中定有所傾歟
云々、所申有理、此事關白被推擧宗業云々、兼光
爲遂意趣所執申歟云々、今日雖可有試、依
上皇不御座延引、來月可被行云々、
廿六日、（癸丑）今日、女院御方御懺法結願也、中將定能朝
臣來、問相撲之間事、件人爲左年預也、去八日本府
定了云々、
廿七日、（甲寅）外記持來神宮宮司已下問注文書〔云〕、來
月六日可有仗議、可參仕者、申依灸治難參之
由上了、當時宮司公俊、前宮司有長、相論之間事也、去
去年余上卿之時、有仗議事也、
廿九日、（丙辰）入夜隨身番長中臣重長來云、一昨日於祖
父重近許、一家者等會向飲食之間、弟種友（關白右番長）與
國方（院下臈重文子也、重近外孫也）、口論、事及大事、及傷國方、依
此事國方幷弟近文（左大將番長）等殊成鬱所々申訴、重武種
友兩人可被行罪之由令申云々、種友雖口論之張
本、不下手及傷、何況哉重武只見證許也、若依不

レ課事一被レ行二重科一、可レ謂レ難レ堪、仍兼所レ令レ申也云
云者、

四月〔大〕

一日、丁巳、平座、上卿宗家卿、參議宗通、實綱、等云々、
三日、己未、建春門院藏人來催云、可レ進二灌佛布施一者云
云、申二承了由一、依二昨日召一、大膳權大夫泰親朝臣來、有二
卜筮事一者、其後召レ前問二雜事一、佛嚴聖人來、談二眞宗
○宗恐旨談、事等、又諸宗五性各別論事等一、
五日、辛酉、參二女院御所一、有二御所指圖沙汰一、關白被二關
進一也、〔寶心阿闍梨、勸性法橋等來、〕
六日、壬戌、今日有二小除目一、上臈堀川中納言忠親、參議右大辨實綱、山城介被レ任云々、又中宮六位進
云々、
八日、甲子、公家已下灌佛云々、所々進二布施一如レ恒、但隨
身餓相違、以二下家司一進レ之、不レ可レ爲レ例耳、後聞、內
御灌佛、平大納言已下參仕云々、
十一日、丁卯、依二女院仰召一、左少辨〔兼光〕爲二御使一、御領
庄々被レ宛二內裏修理一事可レ被レ免之由、被レ申レ院也、
是先年被レ下二官符一了、如レ此役不レ可レ勤二仕之上、御所
炎上之間、近日可レ被レ營二造御堂幷御所等一、是偏此御
領等之力也、若面々營二此課役一者、豈終二土木之功一
乎、仍可レ被二免除一之由也、兼光云、今明日院中有二指
合事等一、明後日早可レ申云々、又兼光云、明日內裏可
レ有二舞御覽一、若可レ參歟云々、余云、灸治所勞共以不
快、今五六日不レ能二出仕一者、良久談話退出了、今夕、
賴輔朝臣女通二經家朝臣一云々、密々儀云々、
十四日、庚午、自二今日一月蝕祈始修二月天供一、女房祈也、今
曉、春日堀川故殿若君、幷其母尼上被レ座所也、燒亡、仍遣訪了、
〔十五日、辛未、寶嚴阿闍梨來談、〕
十六日、壬申、今日、月蝕也、帶蝕出亥刻復末、余幷女房共
其慎、重修二月天供、又金輪念誦一、
十七日、癸酉、今日、祭也、神事如レ例、近衛府使左近中將
實教、中宮使權大進宗賴、養父成賴入道所惱之間、雖二
辭申一、偷以隨二責之一、尤不便歟、
〔十八日、甲戌、入レ夜勸性持二來觀文一〕
十九日、乙亥、經家來語云、來廿四日關白產祈、可レ被レ供二
養萬基塔一云々、件產來月云々、
廿日、丙子、今日、吉田祭奉幣如レ恒、明時持二來奏案一、
廿一日、丁丑、晴、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供養也、未刻、着二直
衣一、參二法住寺殿一、先レ是被二始行一、寢殿依レ明日可レ有二

行幸、裝御裝束、仍不能莊嚴堂場、於東御懺法堂有此事、導師座主明雲、秉燭後事了、余已下取布施、

參入公卿、

大納言、隆季早出了、中納言、成親、（即參御所了、不取布施）宗家、雅賴、光隆、（早出了）參議、賴盛、教盛、家通、實家、賴定、散三位、成範、信隆、信範、基家、隆輔、

廿二日、戊寅、今夕爲御方違、行幸于院御所、法住寺殿、（云云、參女院御方）

廿三日、己卯、今夕、行幸還御云々、

廿四日、庚辰、今日、信助阿闍梨、於仁和寺、受灌頂於完裕阿闍梨、依申請、布施取等催遣之、此日、於關白許被供養萬基塔云々、禎喜法務導師云々、

〔廿五日、辛巳、參女院御方〕

廿八日、甲申、今日、於關白第、有學問料試云々、

廿九日、乙酉、天晴、參女院、次參內、次參高松院、次參建春門院、於內裏聊聞不豫御坐之由、所詣也、付親宗申入、退出了、最勝講、來月廿一日可被始行、云々、又內裏修理事、頭辨辭退、重方、兼光等奉行云云、長方之沙汰、不叶時務之由、上下謳歌、仍所辭歟、

五月

一日、丁亥、去月廿八日學問料試事、人々語云、題、松巒曉調琴、閒字、關白被示合永範卿云々、試衆六人各着布衣、參御前、預硯一面檀紙一帖云々、關白被坐簾中云々、佐明、遠明子、院非藏人、生年卅余許、季光、成光朝臣子、皇嘉門院判官代、生年卅余、忠房、維順孫、學季入道子、皇嘉門院前判官代、生年廿許、貞綱、菅家人也、生年五十余、安成、成光朝臣少子、生年十六、忠規、菅給料長守子、生年十七、父爲給料、仍忽雖不可相並、依爲名譽之者、所抽召也、若給第者、追須關之時可給云々、置詩次第、第一安成、第二忠規、第三季光、第四貞綱、第五佐明、第六忠房、安成爲幼年、一番置詩之條、萬人感之云々、來七日可有評定云々、

二日、戊子、天晴、大夫史隆職來、呼前仰雜事、此次語云、去月晦日有仗議、二ヶ條事也、一者、神宮外男蹈亡所、嬰子イ可作改哉否、井香直者可有罪科哉事、一者、同宮司等論事、一者、同御領越前泉乘北御厨事、禰宜彥章與少將泰通相論事、各定詞不聞及、參入公卿、左大臣、前大納言實定、中宮大夫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房、（上卿）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堀川中納言忠親、源中納言雅賴、參議家通、實綱、此中、隆季、宗家、家通等至泰通事、定不候座云々、各依親昵也、又語云、右大辨俊經、去比於陣相逢云、去正月御着陣之時、先參橫切座、候氣色、可見文之由被仰之時、非參議大辨見文之後、可參之由令申之條、倩案之、尤無便事也、極恐思給、抑又此事可何樣哉云々、隆職答云、尙蒙氣

色譜説也、其故、先例御着陣、或有無申文之時、或唯御着陣許ニテ有御退出之時、仍尤可蒙氣色歟云云、俊經深恐申之由令申者也、若可披露御邊之由存歟云々者、此事有兩説事也、俊經之所執非無所據、

五日、辛卯、信季持參先日所給之定家日記、為加首書所給也、為彼家記、仍所給也、余依無其暇也、他記等多加首書之故也、兵部卿信範依有不例事、明旦可向宇治云々、

六日、壬辰、入夜女院女房告送云、聊有御不豫事者、仍馳參、頗温氣御、御心地殊事不御坐、小時退出、五人許遣占方了、

七日、癸巳、早旦參女院、自今朝温氣令散給、夜部所遣之占形持參、大都御邪氣御發心地、又土公鬼靈云云、〔今日終日御心神平安云々、〕晩頭退出、秉燭之後、關白被參云々、及深更右大辨俊經來、申從三位慶賀、職事良盛着衣冠出逢門邊、告物忌固之由、仍自門外還了云々、前駈二人、（一人ハ息男宮内少輔親經、一人ハ弟式部大夫基業云々、）聟（前息后宮大進光長、頻雖相語不動云々、是悲身之沈淪云々、）公卿拜賀之時、告出行之由、是例也、而今度寄宿之所、其躰太見苦、仍偁稱物忌之由也、不可為例、今日、宮司公俊被下寛宥之法宣旨云々、去月晦有仗議也、

八日、甲午、巳時許、參女院御所、今日又別事不御、申刻許歸家、今日、邦綱卿參入、余相逢談雜事、頃之退出了、余退出之後、季長來申云、唯〔今〕聊有御温氣云云、即乍驚參入、事躰頗奇偏、御邪氣之所為歟、太有怖畏、當初邪氣為御治病、而此如卅年來不發給、今如此尤可恐歟、但僅經一時許、令復例給了、事躰已無疑、仍可有護身、依無可然之僧、以消息云遣前大僧正許、可召進之由有返報、又召遣時晴、秉燭參入修土公鬼氣祭、（女院御沙汰、）此次、以今日申時、令占加持之吉凶、申云、吉也、但以先度御占ハ鬼靈相交歟、仍暫只雖有護〔身〕并讀經、可被用心加持也云々、自今夜余始修如意輪供也、又女房洞院殿被始不動供云々、亥刻許退出了、或人云、今日於關白第、有試詩等評定云々、

九日、乙未、女院今日別事不御、無疑御發心地歟、今夕自僧正之許、被召進僧一人云々、奉護身、退出、明旦可參云々、

十日、丙申、自卯刻、覺智法印率五口僧侶參上、被始

行大般若讀經、又去夜參入之僧（大納言阿闍梨道覺〈寬敏云々〉）參上、奉加持、下官、已刻許參上、一昨發給時申也、仍被過彼時刻、日沒之程猶不發給、仍僧退下、邦綱卿取纏頭給之、（淺黃單衣）余引馬、左馬允奉頼、隨身重武等也、須隨身二人引之、而一人不候、仍衞府引之又例也、件馬、邦綱卿今日相具所來也、余自本儲之、而邦綱卿之馬、其躰頗勝之上、又似無饗應、仍引件馬也、此旨申女房了、又覺智僧都、長絹五疋、（經家朝臣取之）、乘燭程關白被參、又今日、俊經可參入、兼光又參上、招此兩人、詩評定之間事問申、俊經語云、六人詩之中、四首有瑕瑾、二首免其難、（菅定綱、江忠房等也）、但定綱詩聊不審事、敎聲分云々、敎讀時用他聲、若敎令讀可（有）三連病、件條可問作者云々、但勝忠房之詩、又先以滔之、（定綱第四番、忠房第六番）、於忠房詩者、雖免病、已失詩躰云々、抑、評定之間、俊經與今兩儒聊有相論事、兩儒（永範、資長）、有蜂腰之病、俊經云、至七言詩者、無蜂腰之病、限五言有此病者、兩人云、詩四病、其避（來）尙矣、今始不可有此事、俊經申云、七言詩可避蜂腰之病之由、見何文哉、全無所見、文章風月之道、詩髓腦文〔筆〕或文章儀或是等也、而件事等之意、皆以蜂腰之病、不涉七言之由顯然也、就中、先祖正家朝臣所注置之抄物云、至七言者、所避鶴膝一病也、其故、上尾自然所避、平頭有避時、有不避時、蜂腰所限五言也云々者、加之、實綱朝臣、式部大輔正家、文章博士成季、爲耆儒之時、有試、度々被登用犯蜂腰之詩、若可避此病者、被〔抽〕其詩哉、云本文、云先例、云口傳、未聞七言之詩有蜂腰之病者、兩儒云、於本文薄者不可知、於件例者、雖犯蜂腰病、依輕病也、誰知不用病者、俊經云、省試者、兼數日作者作儲者事、何故以犯瑕瑾詩可登用哉、如今度試、當座染筆之時、可有優輕病之儀者也、更以不叶准據者、此上、兩儒不分別子細、唯評定詞書載有蜂腰之病之由了、於御前不可致讒口之論、仍不申左右、尙不耐欝憤、注子細申殿下了云々者、關白被語、大畧此定也、又被語云、忠房方略、定綱穀倉院料、是內儀也、未被仰下云々、於勸學院料者、必藤氏所給也、仍今一度可有試歟、將又有他儀歟、未一定云々、下官案之、忠房方略不可不可、

十一日、丁酉、晴、未刻許、藤源兩納言(資長、雅頼)來、余相逢、良久談話退歸了、兩人共依二女院御不例一、參入之次所レ來也、藤納言語二試詩評定之間事一、大略昨日俊經之申旨同事也、源中納言語二去月卅日三ヶ條仗議事一、狂男蹈二篋子一、可レ改哉否事、一同可レ被レ行二御卜一、宮司事、兩樣或可レ被レ宥、或可レ被レ問二法家一云々、

十二日、戊戌、資長納言示送云、蜂腰病被レ處二不第一之例、有二所見一者、可レ被二注下一云々、昨日余聊依レ有二語事一也、又注二送評定文、幷俊經卿注申折紙等一、今日、三條大納言實房卿參レ陣、被レ行二軒廊御卜一云々、是狂男昇二居篋子一、可レ改哉否事也、各勘二申可レ改之由一云々、今日又被レ下二方畧學問料等宣旨一云々、肴定綱穀倉院料、江忠房方略云々、各奉二自解一云々、

〔十五日、辛丑、蜂腰之病事、以二永範資長陳狀一又被レ下二俊經一云々、〕

十八日、甲辰、亥刻許、博陸産事之由云々、仍以二使者一令レ申二悦之由一、歸來云、女子者、

十九日、乙巳、權少外記中原清俊來申二慶之由一、又來廿一日御方違可レ有レ行二幸院一、可レ參者、申二所勞一了、宮內少輔親經爲二俊經使一、持二來蜂腰事永範卿勘文一、心神不快、仍智詮阿闍梨加二護身一、今日、信範卿來語云、相撲之間、女院可レ有二入內一、而可レ有二打出一哉否、有二其沙汰一、陽明門院、延久承保之比有二打出一、郁芳門院、寬治之比准二堀川院母后入內一、無二打出一、兩度之例、已以參差、今度如何之由、被レ問二人々一、左大臣、內大臣、左大將云々者、皆是擬二女院一之躍歟、各紫宸殿打出不二打任一事之由被レ申云々、

〔廿日、丙午、智詮來、又護身〕

廿一日、丁未、光雅告催、最勝講初日、幷第三日可レ參之由催レ之、有二所勞一、減氣之日可レ參之由申了、來廿四日被二始行一云々、大臣結番未レ聞事也、近年例云々、今夜、行二幸于法住寺殿一、

廿三日、己酉、今日、行幸還御云々、

廿四日、庚戌、此日、最勝講初日也、

廿六日、壬子、天陰、最勝講第三日也、未刻、着二束帶一參內、(閑院、第)經二小板敷一、候二殿上一、先レ是、左大將已下、卿相五六輩在レ座、予以二藏人一召二奉行職事光雅一、問二事具否一、申云、事皆具了、但關白可レ被レ參、仍所レ被二相待一也者、余仰下可二進入一之由上、光雅退去、余經二上戶一、參二御所一、候二龍顏一、良久、關白被レ參、余還二着殿上一、以二

光雅、奏事之由、以藏人召辨、(左少辨親宗、)仰鐘、次槌鐘、次(出)居着座、次余已下着御前座、(關白不被着、)次衆僧參上、(證議者、天台座主權僧正明雲、山階寺權別當法印教縁、)明雲經南第二間、教縁已下經一間、次講讀師着禮盤、禮佛之後登高座、次威儀師打磬、公卿置笏、此間、堂童子着座、次唄、堂童子、分花筥、次散花行道、次講師表白、此間威儀師置御經於講師前机、次説經、次論議、次衆僧退下、余以下復殿上、次出居退下、次余以頭中將、奏事之由、召辨仰鐘如初、次槌鐘、次出居着座、次余已下着座、關白出從鬼間、被加着、此後儀、一同朝座、(但無置御經之儀、)講師説經之間、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雅進公卿座末、候氣色、關白被目之、光雅進居座前、隨關白之可許、入從南第一間、經僧綱講師座前、着澄憲僧都座前、有仰事、(不聞其詞、)仰了、歷本路退下、余不堪不審、問關白、被答(云、)昨日夕座説法神也(又)妙也、仍有御感之綸旨歟、左幕下被問余、答以博陸旨、關白又被語余云、甞非感説法之優美、被尋祈請之効驗也、則是炎旱渉旬、民戸有愁、仍祈以請雨、蓋是御願之趣也、昨日祈申此趣、言泉如涌、聞者莫不動心情、自曉天果以降雨、故有此叡感者也者、余云、有先例哉、關白云、依説法雖有勸賞之例、不被仰勸賞、無御感之例、今度可無勸賞哉者、余云、唯不堪説法之優美、猶有不次之朝恩、何況今已有祈雨之靈驗、何無其賞哉者、關白諾、事了、關白并余參御前、女房差氷、良久言談之後、取關白之氣色、余先退出、于時戌四點、雨大降、

朝座、(講師法眼公顯、問者阿闍梨信性、(山徒、))夕座、(講師律師覺憲、問者昌修、(山、新刑部卿憲方息、))

參入公卿、關白、余、大納言、(師長、)重盛、(實國、)中納言、(資賢、兼雅、)參議、(實家、頼定、)二(位中將兼房、)散三位、(信範、隆輔、俊經、)

堂童子、北方、(勘解由次官基親、右兵衛佐基範、)南方、(木工頭親雅、宮内少輔棟範、)

僧名、(證議者、天台座主權僧正明雲、興福寺權別當法印教縁、講師、法印教縁、敏覺、少僧都覺長、澄憲、法眼公顯、)

聽衆、律師覺憲、已講覺珍、道顯、弘雅、明遍、重雅、(新山、)昌俊、(新山、)信宗、(新山、(發花寺イ))定覺、(新山、)信性、(新山、)聖慶、(新東、)貞敏、(新新、)範慶、(新三井、(招提寺イ))範雅、(新興、(招提寺イ))昌修、(新山、)

今日、二間有打出、(舊儀、榆亜、)平后被坐也、

廿七日、(癸丑、)甚雨、寸白發動、不知爲術、晚景、博陸送札云、明日必可參者、答寸白更發不堪參入之由申了、

廿八日、(甲寅)降雨、最勝講結願也、有㆓僧事㆒云々、權大僧都澄憲、(新雨説法貧、)
當座被㆑仰㆑之云々、上卿左大臣、召㆓澄憲於座下㆒仰㆑之、澄憲復座之間、從僧改㆓草座㆒、(依㆓綱所命㆒改㆑之、後聞關白仰㆓綱所㆒、綱所仰㆓從僧㆒云々、)澄憲着㆓覺長之上㆒、道俗衆庶莫㆑不㆑驚㆓耳目㆒、誠是當座面目、後代名譽也、希有之珍事、何事如㆑之乎、被㆑遂㆓源泉之跡㆒云々、或人云、覺長損㆓面色㆒云云、見者以爲㆑素不㆑如㆑不㆓出仕㆒、抑、左府迷㆓作法㆒、依㆓關白之教喩㆒行㆑之云々、雖㆑非㆓大事㆒、依㆓希代之事㆒、不㆑覺㆓舊事㆒歟、
法眼寶海、(醍醐座主乘海、清瀧御讀經賞讓、本阿闍梨、)權律師延杲、(前齋僧正、孔雀經御讀經賞讓、)
此外、有㆓阿闍梨解文等㆒云々、後聞、澄憲勸賞事、當座仰之處、左大臣起座之後、於㆓殿上㆒被㆑仰㆓頭辨㆒、自余事於㆑陣被㆑仰㆓右少辨親宗㆒云々、恐意案㆑之、今日當座可㆑被㆑仰㆓勸賞㆒者、何有㆓先日之御感㆒哉、事已重畳、又似㆑無㆓道理㆒、須先日叡感之時、可㆑被㆑仰㆓此賞㆒也、或人云、今度勸賞等事、法皇不㆑許㆑之、執柄强㆑之云々、今日有㆓賑給使定事㆒、上卿左大臣、右大辨實綱書㆑之、以㆓藏人左衛門尉光重㆒被㆓奏聞㆒云々、

〔廿九日、(乙卯)天晴、召㆓憲基㆒、問㆓寸白事㆒、申㆓療治㆒〕

六月

一日、(丙辰)天晴、所勞同前、官厨家送㆓氷二破㆒、先例三破也、而今如㆑此頗奇、大内記業實來申㆑慶、
三日、(戊午)天晴、典藥頭定成來、問㆓所惱㆒、申云、專非㆓寸白所爲㆒、大都脚病令㆑致也、但於㆓此病㆒者、有㆓一之名、不銷食病云、從㆑服㆑蒜外者、難㆑得㆑減歟、自㆓來九日㆒可㆑服云々、所㆑申叶㆓恐意㆒、但飲食不通、心神惱亂、忽難㆑服歟、隨㆓今兩三日之躰㆒、可㆓左右㆒耳、今日、院供花結願云々、從㆓去月廿五日㆒所㆑被㆑始也、今度卿相以下、道俗貴賤、併用㆓淨衣㆒云々、
五日、(庚申)光經持㆔來諸儒所㆑上之奏狀㆓、不㆑勤㆓文道之役㆒之輩、不㆑可㆑被㆑任㆓儒官㆒之由也、
六日、(辛酉)今曉、京極東勘解由小路南春日北二町燒亡云々、法成寺頗近邊歟、然而無㆓其恐㆒云々、以㆑札申㆓關白㆒、返答云、雖㆑參勿論、仍卽歸了云々、又淸輔朝臣家燒失、仍遣訪了、返答云、和歌文書一紙不㆓燒失㆒云云、
七日、(壬戌)今夕、關白產後被㆑歸㆔住松殿㆓云々、

八日、癸亥、大外記頼業眞人持來相撲年々(〇年下恐有脫字、)依先日召仰也、其次、良久言談、
九日、甲子、民部卿親範逝世云々、當時之識者也、是可惜、抑、所勞減氣了、而忽有此事、如何云々、山法眼道快被來、良久言談、
十一日、丙寅、炎旱之間、天下損亡云々、
十三日、戊辰、今夕、行幸于邦綱卿正親町第、依明日御靈會也、
十四日、己巳、祇園御靈會也、法皇自今熊野御幸三條殿、有御見物云々、
十五日、庚午、長光朝臣來暫言談八代史事、經季、經家〔朝臣等〕來語云、二位中將車副、皇后宮權大夫朝方(所イ)爲取之、依此事、關白再三被仰朝方卿、稱有山緒之由、敢不承引、爰二位中將中宮大夫等相議、搦取朝方牛童了、預兵衞尉行消、被誡之、朝方大怒訴申院、件牛童令預飼所、飼御牛、仍令洗彼御牛〔之〕間、數多之男士等出來、切放御牛、捕牛童了之由、寄事於御牛、令訴申、自院爲光能奉〔行之〕被申關白、關白被尋中將、々々陳申子細、關白以信國被申院云々、凡朝方之所爲、奇恠之又奇恠、自本有白物之聞者也、可彈指世也、或人云、覺長僧都死亡云々、
十六日、辛未、或人云、覺長僻事云々、
十九日、甲戌、中將定能朝臣、爲建春門院御使來云、法華經第二卷可書進者、卽所賜料紙也、抑、最勝光院額、殊以珍重、納都率內院之由有夢相、仍殊此御經事所令申也、更不可論善惡、唯指遣可歸參云々、令申云、此道事、凡自本爲不堪事之故、不致其沙汰、而最勝光院額色紙形等事、偏依難背御定、不顧世間之嘲哢、其上雖不及遁避、如此物、一切未令書、尙憚思給、縱又雖下筆、此間所勞更發、不知爲術、仍今明可服藥、(蒜、)旁不可叶之由令申了、卽重示送云、近日不可叶者、至涼氣令書進可宜、更以不可有遲怠之憚云々、二位中將車副之間事、依院宣、於朝方牛童〔者〕中將被進院了、於中將〔車〕副者、尙朝方之許打付云々、可彈指之世也、悲哉々々、今日、車副可進之由有院宣、仍召進了件男、朝方搦取車副兄弟云々、皈來申云、今日不可問、長方朝臣參上之時、可被召問云々、是又奇異、爭藏人頭

與二車副一可レ有二對問一哉、就レ中、長方近日瘧病云々、
勿論沙汰也、長方被レ召二問一事、件車副本主顯長卿云
云、仍可レ被レ問云々、
廿日、乙亥自二今日一服三始湯一、
廿一日、丙子典藥頭定成、施藥院使憲基等、注三進合食
禁物等一、未刻以後、雷電甚雨、近日炎旱之愁皆二于天
下一、東寺第二長者任覺於二神泉苑一行二孔雀經御讀經一、
其効驗歟、入レ夜止、秉燭之程、大夫史隆職參入、爲
レ仰二基輔上總功過之間事一所レ召也、
廿二日、丁丑午後小雨雷鳴、
廿三日、戊寅或人云、一昨日、雷落二大膳權大夫泰親朝
臣家一、即落三懸泰親肩上一、雖レ然無二身損害一、須臾雷還登
了云々、泰親於二內外一有レ勘者也、故無二其害一、可レ謂奇
異者也、彼時奉レ念二熊野一云々、
〔廿四日、己卯陰晴不定小雨〕
廿六日、辛巳或人云、建春門院御不例、重惱給云々、但深
被レ祕云々、近代作法也、被レ行二七佛藥師、幷五壇法一
云々、
廿七日、壬午自二今日一爲二小兒一始三終愛染王供一、一七ヶ
日、資賢闍梨、可レ爲二每月之例事一、右大辨俊經卿爲二長者御
使一來示云、余依二服藥一不レ逢、以レ人傳申、春日神人與二丹生社杣作一、有二
鬪諍事一、相互殺害、或放三火住宅一事、大非常、仍彼是
召二犯人兩三人一、於二氏院一被レ問二子細一、於二所犯一者、各
雖レ有二爭申一、不レ指三申下手之輩一云々、先以所當之罪
科被レ問二法家一、勘申云、徒罪云々、因レ之、解二神人職一、
兩方共給二使廳一、且令レ指三申下手人一、且可レ令二禁固一、
春日社司申云、先例爲二神人一之者、有二所犯一之時、雖二
重科一、於二氏院一被レ行二其法一、未レ有下給二撿非違使一之例上
云々者、凡奉レ始レ自二神宮一、傍社例、雖二神人解職之後一、
或給二獄所一、或下二使廳一、爲二流例一、今何限二當社一有二此
訴一哉、但何樣可レ被レ行、可二計申一者、令レ申云、道理之
所レ致、若可レ被レ宥二其罪一者、不レ可レ被レ問二法家一歟、
明法已勘三申罪名一了、而所當之刑法、不レ可二默止一歟、
就レ中、解二神人之職一了、彼社不レ可レ知レ事歟、但於レ令
レ申下無二先例一之由上、輙難二計申一、早被レ尋下如レ此時被二
定行一之例上、可レ被二計行一歟、事已爲二神事一、短慮不レ能二
思量一者、或云、勸學院給料于レ今無二沙汰一、仍先度參之
輩、藤氏三人、成光朝臣子二人、季光、安成、幷佐明等、今明
可レ有レ試云々、今日、爲二祈雨一有二七社奉幣一、入レ昏、
自二關白御許一、被レ送二多武峯怪異〔之〕占形一、

廿八日、癸未依為日曜鬼宿、為姫君令奉造一日
〔之〕五指量之愛染王、即供養了、
廿九日、甲申蒜至今日食之、九合計也、依不堪、
止今一合、依醫師申也、
卅日、乙酉六月祓如恆、陪膳季長朝臣、役〔送〕信光、皆
衣冠、恒例也、姫君自今年加供之、自關白給春
木庄長者宣、

承安四年春夏此一冊紙背付八十八枚者先年松殿右幕
下道昭卿被書寫之由為後證雖為予本染老筆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下旬從一位藤原幸家記之、

七月〔小〕

一日、丙戌天晴、自關白御許、職事良盛為使持來春日
社恠異占形、氏公卿之中、卯酉巳亥人可愼口舌事云
々、物忌日、戊巳日也、御社東方五丈松樹顛倒云々、」
三日、戊子晴、物忌也、法勝寺御八講始也、有御幸云
云、邦綱卿已下上達部僅四五人供奉、其外兩三人參
會御堂云、人數大不足、頗六借給云々、

四日、己丑晴、物忌也、少納言信季參門外、申春木庄之
間事、依惡僧濫行、申給長者宣、書副御教書、可
遣預信遂許事也、件庄、隆行入道和泉任之間、下官
以文書建立、寄進春日社、四季備進御供也、而當
任國司信兼給預所下文、致沙汰之間、玄禰五師相
語惡徒、行濫吹、依件事、申長者宣也、
五日、庚寅午時許雷雨、今日又有御幸法勝寺云々、此
日、相撲召仰也、上卿源中納言、左中將定能朝臣、年預、
右少將隆房朝臣等奉之云々、先例多中旬有此事、保
元上旬被行云々、
六日、辛卯去夜半、故御匣殿堂、幷舍屋燒亡、依近隣、下
官參女院、此間、已及天曙、風不吹之間、餘焔不
及他所云々、女院御堂、彼堂同月供養、今又年內共
以為灰燼、可哀事也、火事之間、定能朝臣參來、問
召仰事、語云、右近次將違亂之間、及秉燭被行之、
上卿雅賴卿左右一度召仰之、其詞云、來廿七八日可
聞食相撲召合、依去承保二年跡候へ、兩人共稱
唯退下云々、
七日、壬辰昨今共未時許、小雷雨、凡近日炎旱訴諸國一
同、雖細脚間灑、敢不及直國土之損弊云々、今

日節供、光經勤仕之、陪膳季長朝臣、又乞巧奠如恒例、今日拂書籍之蟲、不終功、

八日、癸巳、今日、關白姫君五十日云々、

九日、甲午、晴、物忌也、去夜有臨時除目云々、右大將重盛卿、參議成範卿云々、此外、左右近將監將曹少々云云、卽右大將之許云悅由了、大將事、重盛、兼雅兩人之間有持疑云々、而禪門之心有于重盛、仍所任云云、將軍者顯要也、古來撰其人所補來也、今重盛卿於當時尤可謂當仁、嗟乎悲哉々々、

十一日、丙申、季長語曰、去八日關白姫君五十日、公卿、源中納言、右大辨只二人、仍臨期主人不被出座、又相國不着座、大畧不足言歟、執政之臣家儲臺盤、請卿相侍臣之時、其數不及三人、古來不聞事也、末代之作法、萬事以之可察、不如自本爲密議而已、

十三日、戊戌、今日、春季御讀經僧名定云々、

十四日、己亥、史持來昨日日時僧名、上卿新大納言實國、依參議不參、行事辨親宗書之云々、送盌具如恒、

十五日、庚子、晴、關白被參法成寺云々、

廿三日、戊申、物忌也、今日、院御覧相撲人云々、兵部卿信範、粗注送其儀狀云、

昨日尊勝寺御八講結願、參彼御寺之次、先參院候、可御覧左右相撲人之由云々、此間、中宮大夫別當、按察使、右衛門督、中宮權大夫、（已上直衣、）左宰相中將、（束帶、）參入、是指召不及他人云々、右宰相雖同召、申遲參、左近中將定能朝臣（直衣、帶劔、）以下兩三同參入、將監重近、廳頭範直引率相撲人等、群集西中門邊、頁之、法皇出御寢殿階間簾中、中宮大夫以下參着御前座、（兼敷圓座、）次左中將雅長、（束帶、不帶劔、）定能朝臣、少將盛頼朝臣、（束帶、不帶劔、）入中門、經前庭、候透渡殿南砌左、相撲人正家、（號大方五郎、）以下七人、舊業者等引率、列居南庭、次中宮大夫仰云、裼袒々々、次正家以下解紐上左片結、左右袒之各起立、仰云、東向々々、次南向々々、次居差紐退入、次白丁廿二人參進、其儀同前、左將同引退、次右中將光能朝臣、（束帶、帶劔、）少將泰通朝臣、隆房朝臣、雅賢朝臣、（已上直衣、但雅賢朝臣一人、帶劔取笏、）同經前庭參入、相撲非長（作力）以下八人參列、其次第作法如左、白丁七人參進、但袒後仰云、可向西之由相違許、（○恐訛誤）次中將以下退入、次兩院入御、人々退下、

今日儀、天永例云々、彼日、內大臣被參入歟、又相

遂事多候云々、去夕、乗燭以後罷歸、卽不言上、恐思給候、委細參入之間、且可令洩啓給候、信範謹言、

七月廿三日　兵部卿信範上

廿四日、己酉、隆職宿禰持來保元相撲圖、物忌也、今日、暴雨雷電、

廿五日、庚戌、暴雨雷電、今日內取也、始二三番之間雨降云々、左右大將參候云々、左右次將或帶劔、或不帶劔、〔或細劔〕或野劔、不同云々、

廿六日、辛亥、今夕、渡邦綱卿正親町第、明日出仕依遠也、

廿七日、壬子、天陰、未刻許小雨、此日相撲召合也、依承保二年例、被行之、午一點、着束帶、裝束如恒、蒔繪螺鈿劔、(有樋)紫綾平緒、隨身番長、左右共被點定相撲長、而撿先例之處、保安三年故殿、番長二人依被定相撲長、召假隨身、依此例召假之處、左近無其人云々、右近差進、不異吉上之者相具參內、還有其恥、仍申合博陸、報曰、非隨身之本府者、太可見苦、一員之外不可召具、如此之者歟云々、所答、所被答可然、加之、寛治七年二條殿、于時大臣大將、番長雖勤相撲長、先着例裝束、供奉御出、於方屋改裝〔束〕、勤其役之由見江記、仍就件例、路間兩人共召具、余着陣之後、各向方屋、其路各有習云云、可尋之也、

參內、經化德門、先向南殿、見御裝束、主上御所如指圖、但無東宮御座、南面無打出、是先例也、以下有打出之例爲非、女院已渡御南殿云々、仍委不能具見、次欲參朝餉之間、於南殿御後、邦綱卿云、唯今已所渡御也云々者、後聞、頼實、通親兩中將取劔璽云々、仍不參、直向陣、先是、左大臣以下、公卿十人許在座、二位中將兼房同在參議座上頭、此外、他卿等、濟々徘徊南殿御後邊、此間、左府示隆季卿云、行幸相撲式、今日可奏、而可載御裝束儀哉如何、嘉保式未尋見、又寛治無式、仍不審云々者、隆季云、其不被載歟、嘉保式所相持也、而不載御裝束事、但寛治六年重相撲被載之云々、此外、行幸之間雜事有問答等、左府又云、暑熱殊太、令開北戶如何、人々稱善、左府仰參議、于時、成範卿一人在座、召官人、廳頭範直參入參議座下、左府被問將監候否、範直申候之由、大臣被仰可召之由、卽將監參入、乍着胡籙、昇自奥座末、開件戶、左府云、無將監

之時、將曹開レ之、恒例也、隆季云、外記開レ之又例也云々、小時、右大將重盛參入、番長武安經二宜仁門、宜陽殿壇上等一、向二方屋一、爲レ着二相撲長裝束一也、經二階下一歟、次頭辨長方朝臣就レ軾仰二大臣一云、侍從可レ召者、大臣正レ笏聞レ之、長方欲レ起、大臣呼二留之一、有二被レ示事一、若座事歟、不二聞及一、長方微唯退下了、次大臣、以二官人一召二外記一、大外記頼業參レ軾、大臣先問曰、諸司ハ候哉、又仰云、出居等ハ候哉、外記毎度申二候由一、又被レ仰云、侍從可レ召、其詞不レ聞、頼業稱唯退下、次左大將參上、依二座狹一、下﨟納言一兩起レ座、次内侍出、不二見及一、次出居、左中將雅長朝臣經二宜仁門、宜陽殿西壇上、軒廊東階等一、着二堂上出居座一、西面、件座副二東格子中間一敷レ之、南出居座、北出居、侍從座也、此間降雨、次左大臣依レ雨不レ經二小庭一、經二宜陽殿壇上一也、已下、歷二宜陽殿西壇上、及軒廊等一、昇レ自二東階一、副二南欄一、爲レ先二左足一、左府五級脫レ沓、余一級脫レ履、相分着座、着二南座一之人、左大臣、余、左大將、源大納言、右大將、新大納言、五條中納言、源中納言、(已上路、自二簀子一西行、入レ自二宿間一、着座之後揖如レ恒、)着二北座一之人、一條大納言、中宮大夫、三條大納言、別當中御門中納言、左兵衛督、(已上、經二東庇并母屋南邊一、敍末人猶遲坐、)但成範卿、良久不二着座一、仍出居侍從可二着座一之由、大臣揚レ聲雖レ被レ仰、無レ人二于傳レ仰、數刻之後、成範卿着座、左府密々云、大辨可レ着云々、尤可レ然事也、即被レ〔催ヨ〕仰之一、成範下レ殿催レ之復座、次侍從右馬頭藤原朝臣親信、内藏頭、入レ自二日華門一、經二軒廊、及東階、雅長後等一、着二侍從座一、西面、即退下、此間、雨脚頗止、上官等入レ自二宜仁門一、群二立軒廊邊一、令レ敷二階下座一之間、經二時刻一、爰左大臣、示二左大將一云、雖レ須二上官政官等若座了、殿上人同着歟、不二見及一、着座之後有レ奏、于レ今不レ敷レ座、定猶經レ程歟、且可レ被レ奏、大將云、晴雨儀間如何、大臣答云、當時天晴、可レ被レ用二晴儀一、先レ是、大將密示レ余云、若爲二雨儀一者、可レ立二軒廊一、而次將々監等在二何所一哉、可レ立レ砌歟如何、余答云、參レ自レ砌、定事也者、次左大將揖起座、下レ自二東階南邊一、立二辰巳角壇上一、次右大將下レ殿立二軒廊一、不レ見二何間一、在府語云、西二間、東二間、有二兩說一事也者、余案レ之、共爲二納言一時、猶可レ立二壇上一歟、先例粗如レ此、寬仁二年、小野宮大臣、大二條關白、共立二壇上一、又天慶九年、小野宮殿(左大臣、左大將、)九條殿、(大納言、右大將、)共立二壇上一、大臣與二納言一、其儀猶如レ此、何況於二同職一乎、何不レ兆二立壇上一哉、但彼說又非レ無レ難、然思二事理一、依二職之尊卑一、有二禮之淺深一歟、所謂、天慶七年小野宮殿、爲二大臣大將一立二壇上一、九條殿爲二納言大將一立二軒廊西一間一、是即依二兄弟一有二家禮之儀一、又其職、大臣與二納言一也、不レ似二今日儀一、何況同九年改二此禮一、相二並壇上一哉、〔凡〕同職之人、異二其所一之條、雖レ存二先規一、非二正說一歟、抑又若可レ立二軒廊一者、依二彼天慶七年例一、可レ立二西一間一、何及二二三間一、旁非レ無二疑殆一、後聞、依二保安三年例一、可レ立二軒廊一之由、左大臣敎訓云々、此事不レ得レ心、彼度共大納言也、上臈家忠立二軒廊一、下臈有仁爭可レ立二壇上一哉、今度、上臈立二壇上一、何異二其所一哉、可レ依二花園左大臣例一之由、殊被レ執云々、此條似レ守レ株歟、

〔次對揚、次講師啓白績願文、式部少輔永範可レ草レ之也、皇太后宮權大夫朝方卿淸二書之一、次堂達已講道顯分經、須法師置二御經於經筥一持レ之相從、次揚經題名、次威儀師覺俊昇自中門廊内方一、經二同簀子一、於二透渡殿東邊一、堂童子座邊、授二誦經文於堂達一、堂達起レ座來向二此所一、相共跪受二取之一、堂達復座、光持一通授二講師一、敎化如レ恒、槌鐘、次又諷誦文如レ此三度、

皇嘉門院關白下官等也、關白室依レ喪日、今日不レ被レ修二諷誦一、下官雖レ不レ可二必修一、奉レ爲故殿一也、仍修レ之、又非レ無二治例一、次説法了、次講讀師者着座、次咒願山階寺權別當法印敎緣、三禮權大僧都覺長着二禮盤一禮佛、次堂達就二行香机下一、次關白余已下八人進ヨリ居行香机下一、關白及余撤二劔笏一如レ恒、各取レ輪之後、經二南簀子一東折、散花行香等机寺高欄之明也、至二于階東間一南折、經二孫廂西簀子一東折、同南簀子作候レ輪、西上南面堂達前行、女院藏人藤原通業取二火舍一相從、次更經二本路一入レ自二寢殿正面間一行、證義者經二南廂一自二西庇一北行、講師等各位二本座前一也、自二西庇北第一間一出二西廣廂一南行、西透渡殿作レ輪、東上南面、火舍取置レ机退下了、次更經二簀子一、如レ初列ヨリ居机下一、返置レ輪、堂達置文如レ恒、各復座、關白余如レ元帶レ劔、次人々退座、爰關白云可レ有二布施一、可レ起レ座者、余去可二罷寄一歟、如レ此役大臣不レ可二必勤一之、召二長元主人一取二布施一給、仍大臣同取レ之、今爲二見々氣色一問也、レ之答云、自可レ取レ之者、余起座、次關白起レ座、於二公卿座下頭一取二織物被物一、忠親卿可レ傳說、之賜二證誠一、次余取二被物一、女院五位判官代取ヨリ授之、同賜二證誠一、僧正次第置二布施一了之後、光長示二宗家卿一云、可レ有二女院御方御加布施一、可レ被レ取二被物一者、次女院御加布施了、從僧等撤レ之、次僧侶退下、次公卿起座、余參二女院御前一退出了、女院幷寺家共有二打出一、女院白衣、寺家紫句、

佛等身釋迦如來像一體金色、安置正面間、
經自筆金泥法華經一部納レ筥置レ机、在二鋪地舖等一、安二置正面西間一、此外金泥經一部本自置二讀師前机一、
會合公卿、下官、中納言宗家、資長、參議親範、散三位永範、堂童子、女院殿上人也、左方　基輔　信季、右方　定長　顯家、上下人裝束皆束帶也、
僧名一、
證誠前權僧正覺珍、
講師法印敎緣　覺智　玄緣　榮覺　前大僧都章實　澄憲
　　大僧都覺長　少僧都親智　隆憲　律師覺憲　已講道顯
相並立了、左右次將持二毬杖一參進、左少將源顯信朝臣、右少將藤原成經朝臣、共四位也、各見レ文儀不レ能レ伺レ之、次左大將昇レ自二東階南遊一、自二簀子敷一進レ西、杖首當二口程一、杖末不レ出レ自二右袖一、左右手之間、及二二尺四五寸一、右大將杖持樣同前、但兩手間猶廣、當二高欄西妻一跪後、更膝行三度、左右、左、居ヨリ向北面一、以二左手一褰二御簾一、○褰御簾三字恐重複、自レ東簾當二第三一褰程、褰二御簾一、徐指ヨリ入杖一、内侍受ヨリ取之一、侍者留二御所一、大將逆行二二度一、先二右膝一、拔レ笏揖無、右廻、左右廻、雖レ有二兩說一、以二右廻一爲レ善、右廻立、先右足、自二簀子敷一行レ東復二本座一揖、次右大將昇レ自二東階一、杖持樣見レ端、自二簾下一就二内侍一、自二額間一指ヨリ入之、自二御座東間一奏覽、定例也、進ヨリ入自二御座間一、未レ見レ事也、復座、次出居中將雅長朝臣、經二本路一退下イ出了、次酒番侍從着座歟、其程燈不二見及一、其路座樣數也、次内侍進ヨリ居簾下一、推ヨリ疊屏風

南枚一枚、即如元引縫歸入、次左大臣揖、左廻起座、候膝下座、（西面揖、件座與高欄西妻平等敷之、小筵也、）次大臣召左兵衛督、（只揖召之、無作法、）近成範卿經東簀子、候南簀子東一間邊、大臣仰云、可令取版位、成範下自東階催之、次左近將監出自軒廊方、當版位南腋膝行、（其跡、非膝行、〔跪〕居而步、）（人々解頤、左大將云、屈（居イ）行歟云々、）取版位退入、仰諸卿着座之、即左大將、〔問云〕左府云、大臣候簀子、與將監取版位、以何可爲先哉、大臣答云、先可取版位歟、（余案之、共雖多其例、猶上卿候膝下後、可取之也、所答旨、殊不審、隨又其後子今不撤之、如左大臣案者、何不被加催促也、）次出居着座、頗依遲々、大臣催之、（直被仰在階下之上官也、）而左近府申云、置圓座之後、出居可着歟者、此事甚奇恠也、是非唯可隨上催也、何況先出居着座、以之爲善說者、（後日問定能朝臣、答彼之間、相撲番沙汰、參南殿御後方、先出居可出之由謂時、以顯信朝臣而申其由、奇恠也云云、）依重催、左右三府出居、各出自北第三間、着第一間床子座、（見合一度居如常、）次左右相撲長各二人取圓座、出自北第三間、幕所前二許丈置之、（互見合、匪不置之、如常置之歸入、）次立合趣出立庭中、（左出自幕所北第三間、立櫻樹南邊南面、右趣出自幕所南方雜人中、立橘樹南邊南面、）次左右籌指各一人、着南圓座、指籌一、次一番出、左右共着花取劍衣、各置劍衣練合、（舉手徐步、如常、）手合一兩度之後、右相撲突膝、左咲之、左相撲自幕所第二間給趣頭、入自第三間、（左右相撲趣頭儀、已上皆如之、）右替籌指立合等、（改方、每度改之、勝方又咲之、）抑、一番左雖負、長曆元年以後之流例也、次二番、（右勝、）次大臣仰參議、令居衝重、內豎等取衝重、入自日花門、昇自東階、進自庇、（兩座問、）各前居之、（一前粉熟、一前菓子、）左大臣座前雖無其人猶居之、次將爲移居也、次三番、（左勝、）此間、左近少將盛賴朝臣持笏昇東階、進母屋南邊、取座上衝重、（指笏取之、）乍居長押上、欲居大臣後、而依大臣命、長押方居之、（以子午爲妻、東西逆居、先取一前置之、更居今一前、）拔笏經本路退下、（其間作法、甚未練也、）先是、左大將問余云、有四〔位〕勸仕衝重役例哉、余答云、中古以來其例多存、況當時無五位次將哉者、次依大臣催、左中將定能朝臣、（年預、）持盃昇自東階、進自簀子敷、就大臣東邊勸盃、（此間、大臣可爲北面、而向坤、甚無便宜、又背先例、）取瓶子、次將（時賓）相從、大臣受盃目余、（此間、勸盃人頗退居、）余起座就大臣東邊受盃、（此間、勸盃人退下、）余右廻復座、擬左大將、已下巡流如常、（酒番侍從替參、取次將所持之瓶子歟如何、不見及、）此後置笏、次四番、（左勝、）勸盃了、余觸人々云、於于今者、可移南檻歟、先例不定、或勸盃後就之、或撤張筵之後移之、此間如何、左大將云、勸盃之後移居、常例歟、隆季卿云、早可移居、仍余已下居

直、北面揖、入々為見物、起座左廻、直着簀子座、右廻北面揖、此後居向南面、已下皆如此、但北座人、經東簀子敷〔就〕之、（件所隙敷、筵於簀子敷無緣、）此間、大臣頗居直、南向、公卿座依當後歟、次五番、此間、夕陽西傾、其景不及公卿座、仍雖晩頭以前、大臣相議令撤張筵、又賜左出居張筵、（其詞云、左出居可賜日陰者、大臣咲云、張筵と可仰、而皆内々依音失而仰日陰、定載御記歟、為耻、為耻者、）兩條同時被仰左大辨、（移簀子時不着本座人、人多以參加、大略其内也、）先是、大臣示余云、賜三府出居張筵事、或奏請仰之、或不奏直仰之、保元例、九條太相國、直被仰之、今度如何、余答云、共存其例、左右唯在御意、大臣不奏請所被仰也、（余案之、須被奏請也、近代例、雖据用歟、然而予不示其旨、）良久不撤張筵、此間、六番出、右中將光能朝臣出自幕所、經月花門前、自殿上人座前、欲進階前、大臣示氣色、自其座後、令通階下、光能隨敎、經其路、進欄下申云、左右相撲、共進出幕所後、見右相撲躰、左更雖出、下﨟相撲、甚以狼藉、右同可學彼例歟、右方訴訟、在此事者、大臣云、自御後、以職事可奏、光能退歸了、此後暫被入左相撲了、右訴有裁許歟、左改出他相撲、右勝了、先是、左府召左右年預將仰云、相撲等每番練步、早不寄合、徒經

時刻、甚無其益、早可進寄之由、可召仰者、（左定能朝臣、經日花門内庭、幷張筵柱内、進立欄下右、經階下、自余同前、）次七番、（右勝、）此間、左少將有房朝臣昇自東階、經公卿後、自左大臣與余之間進寄〔立〕欄下、指笏解兩端綱、拔笏經本路退下、自余綱公卿解之、（是先例也、）右中將賴實朝臣、昇自西階、至欄東端、突片膝、指笏解綱了、乍指笏解今兩所綱、（每度突膝如前、）解西階綱了、下階又解下綱、拔笏退下、作法甚優也、次掃部頭季廣率僚下撤東西張筵、次左出居、賜張筵、八番、左右相撲出立間、左年預定能朝臣進欄下申云、右相撲、違奏出之、全無此例、何樣可候哉、左府又被仰自御後可奏之由、定能退歸了、小時、被入右相撲了、改出他相撲、左訴又有裁許歟、此番、左相撲引右相撲至于櫻樹南程之次、右相撲長先來欲取放、左相撲長出來又合手、其間無程引入左方屋了、即引亂聲進出、渡南庭、逃右方屋了、相撲長又各歸了、左府云、不知右次將故實也、若敵方屋近被引寄之時、次將等相副渡立隔防之、全不令引入者也、前〔々〕引入之時、多鬪爭出來、右將之憫然、言而有餘者、九番、十番、（左勝、）此番有勝負定、被問諸卿、皆悉申不見

定由此內、中宮大夫申云、可被持歟、但右相撲出取手搦左相撲、前々如此時、以搦者為理歟、大臣被申上此旨、仰云、可被問將、仍先召左、次將定能朝臣（余案之、被問勝負之時、召左右出居問之、定例也、今何各代參、）參入、被問勝負、申云、前々並倒之時、猶以搦相撲被定勝者例也、何況、左相撲已在上、隨右相撲左搦了、勿論之事也、就中、右相撲存負由走入了、上下見之、不可及異議歟、次被召問右年預光能朝臣、（此間、定能朝臣猶候、）申云、候方屋、忩取手等申云、倒臥躰雖似無理、以搦相撲被定（勝、）而右相撲搦左相撲、仍存勝由者、（兩方申狀、已水火、先例、勝負論雖多、未有如之事、人人皆咲、余偷案之、本自不可及儀定歟、於勝負者斷然、更不可論事也、左右之條、人々不見得歟、而如光能申狀者、右相撲無理云々、爰知左勝歟、人々為以光能申狀忘理致、但就問所申歟、）左大臣以兩人申狀、被奏關白、被仰云、然者左勝也、仍左大臣、仰光能朝臣云、早可進相撲、光能云、此條無術事也、勝方可進相撲歟、左府云、先例角論之時、天判在左者例也、退可申子細於相撲者、早可進、（左府又云、光能申狀勿論也、不知案內歟、敕判之上、申返之條、不可々々云々、）光能、定能共退下了、次十一番、十二番、十三番、（十四番、）欲出之間、余依所勞難堪、觸其由於左府、幷左大將、經公卿後、降自東階南邊退下、不追前、

抑、（自己）去五月比、被纏病痾、久不參公庭、追日殊不快、敢不堪出仕、而相扶召合、往年雖每年事、近代已希代之例也、仍相扶出仕之處、神心惱亂、果以倍增、仍所早出也、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候簾中、）左大臣、余、

大納言、左大將師長（織物黃朽葉下襲、表同色、文唐草、半臂同色、敷濃白（〇白一作下、）面也、寬治二條殿、若給黃朽葉上面、作例歟、表袴浮文、）　源大納言定房、　右大將重盛、（同着織物下襲、其面濃蘇芳、其裏青、文烏丸、半臂同色歟、浮文織物表袴、）　大宮大夫公保、　中宮大夫隆季、　三條大納言實房、　新大納言實國、

中納言、五條中納言邦綱、　別當成親、　中御門中納言宗家、　源中按察資賢、　右衛門督宗盛、　中宮權大夫時忠、　納言雅賴、

參議、左兵衛督成範、　右兵衛督賴盛、　平宰相教盛、　新宰相中將實家、　六角宰相家通、　宰相中將實守、　左大辨實綱、

散位、二位中將兼房、　二條三位經盛、　出雲三位朝方、　兵部卿信範、　能登三位基家、　新三位隆輔、　右大辨俊經、

今日違例事、

一雜女等、群集殿東庇、幷東階上見物事、

一宜陽殿酒番侍從座邊、人々前駈隨身雜人等交居事、

一女院中宮等半物、出居孔雀間事、（出自無明門云々、寬弘記有如此事、）（小野宮雖之、）

一櫻橘兩樹之間、次將等徘徊可率雜事、而一切不

見、雜人等群居事、
一殿上座、參議遲着、無人于催雜事事、
一左相撲引右相撲之時、本府官人兼任、於埒下引入之事、
一右大將自額間進奏事、
一勸盃之時、酒番參上、不取瓶子事、
廿八日、天晴、此日、相撲拔出也、余依所勞不出仕、依不審、尋遣源納言之許、大概注送狀如此、
巳刻已前、上下參集後、宮渡御南殿了、午始、兩大將參入之後、主上出御、可召侍從之由被仰下歟（不見）、及其作法、內侍臨東階、（頭中將扶之、）出居雅長中將昇、（四腋、螺鈿劍、）左大臣、左大將、（不被用昨日下襲、普通下重也、木地劍、浅平緒、如昨日、）源大納言、（木地劍如昨日、）一條大納言、公、右大將、（普通下重、蒔繪劍歟、但不見、）中宮大夫、隆、三條大納言、實、新大納言、實、中納言、邦、別當、（蒔繪太刀、）中御門中納言、宗、右衞門督、（宗、蒔繪劍、）中宮權大夫、（時、蒔繪劍、家禮人々下後着之、）參議成範卿等、（蒔繪劍、）着座階座如昨日、砌外着了、出居侍從親信朝臣上着座、即下了、左大臣依內侍氣色候簀子、如昨日、先之、右大將、幷三條大納言等下殿了、此後、暫無音、及未二點、相撲長一人、左右取圓座、自埒上進北敷第一間砌內、（作法如昨日、）即左右次將、

左貫敎朝臣、右政賢朝臣、褰幔居圓座了、（無拍、）左相撲十五人、（宗手腋以下也、以昨日初番者、爲宗末、顚倒、第一者、當版位程、南向西向等仰如例、其詞、程遠不及聽之、天覽了、返入宗手腋幷末者、少々奉仕手上作法、余不然、）次右相撲人久不出、召年預將、被尋仰之、又有申旨等歟、（不及、）申刻之後、適以相撲人十三人練出、天覽儀准左、入時無手上作法之者、或人語云、右宗手助經、一子經信、（忽改名稱元安、昨日爲中臣末清被誤、其夜半許、行向佛殿上人房、出家入道、生年廿五云々、執道者古今如此、可謂希事歟、）公卿座居衝重、（其儀如昨日、）勸盃儀不見及之、追可尋記、公卿移簀子座、大臣仰參議成範卿、被撤張筵、左少將盛賴朝臣解之、作法同昨日、有房右隆房朝臣解之、
一番召、（平群助貞、昨日六番負歟、右豐原雅長、）不及手合、申障一度被免了、
二番先召右歟、右先出、（縣守直、）左坂上弘貞、不及手合、申障一度被免了、不知由緒之躰、存不可被免之旨歟、
三番、（先右出、大秦元光、）〔左縣末元〕元光手合了、申障不被免、又手合、又申障、不被免、仍突左膝退、猶召返、又突膝自右方屋高聲示不可決之由、數度後空入了、不知子細之躰、存不當之旨、
召白丁、狠藉殊太、皆失古實歟、召陣直、（作法如例、）左右亂聲、或人語云、左笛吹事有沙汰、日來、助種、宗方論申之、被問資賢卿、以助種遣前兵部卿俊通卿家、勠氣喉脫、助種憶傳故太相國宗輔卿說了由、俊通申之云々、以宗方欲遣之處、固辭不向云々、仍

以宗方遣左大將亭、被申旨、善惡相半云々、今日、助種(吹鍛氣疋脫行々、)吹〔狛〕犬幷吉干等曲、宗方又吹件等曲、至第一吹者、追可被定仰之由云々、左大夫將監光近、闕腋袍、平胡籙、沓、右散位多忠節、縫腋、(黄朽葉、)下重、卷纓指笏、沓、振桙作法如常、

舞、(右答舞十人、忠節以下、左蘇合十二人、三行立之皆糸鞋、)青海波、(光近、則近、燮束如舊記、)件官人、相撲長等、立垣代、此間立明、先々、近衞次將、幷諸衞佐等、自廡中給公卿氷幷瓜也、通親朝臣(於二藍下重云々、)勸盃、(已上作法不見及、)散手、貴德、還城樂、(光茂、)此後、右出犬、其儀如舊記、食松明還入了、右猿樂、(作法雜藝等如舊記、鍛氣疋脫此時有歟、)右出桔干、(是又如記文、)此後還御、上下退出、

撿非違使師高、(大夫尉、在月花門、)遠成、(大夫尉、在日花門、)康賴在宣仁門方、各制止雜人濫入、然而亂入大略如昨日、御持僧等經兩殿密參、放布破壁伺之云々、或職事隔取一間、以女交居令見之云々、或先例、或新儀歟、但是皆人々浮言也、可尋定說歟、或人云、昨日奏儀、左自東間進入、右自御座間進入云々、是又可尋定說、

又云、今日、可有公卿祿事歟、代始也、母后入御也云々、頭辨云、必不依代始、必不依國母入御、只臨時入與時例歟、承保、天永、保元皆無此事、爲之如何云々、已上、雅賴所注送也、

八月

一日、(乙卯、)今日、行幸相撲習禮也、左大臣已下、人々齊參入云々、今日、右大將初着直衣出仕云々、

二日、(丙辰、)天晴、此日、行幸仙院、(法住寺殿、)御覽七番相撲、蓋是寬治、嘉保吉例也、今度多被遵行嘉保例、左大臣進次第云々、下官依所勞不出仕、院臨時五番、古來三ヶ度也、緈已希代、出仕之思雖切病又連々交發之体太重、徒作逢此時、空不臨其儀、鬱憤不少、遺恨尤多者也、今日儀、訪有識之記錄、可備後代之龜鏡也、

三日、(丁巳、)昨日行幸賞、從三位左京大夫脩範、(院御給、生年三十二云々、)右近中將基通、(依寬弘三年宇治殿例、越正下四位上、被叙三品、珍事歟、可謂面目、)早旦示送喜之由於中將許了、

六日、(庚申、)今日於左大將亭、有逗饗事云々、

七日、(辛酉、)今日、於院有相撲御覽、幷布引等事云々、或云、少々密々被撲云々、女房、幷姬君參女院御

方、

八日、壬戌、定能朝臣示送云、昨日於院行幸之日、不決相撲等、如内取、左右各十餘番、被決勝負云々、宸儀、於御所壼有此事、人々布取外人不參云々、

十日、甲子、今日、參女院新御所、巡撿之、寢殿頗高、仍可減一寸之由仰工了、自今日以歓勝阿闍梨、每日加護身、依所腦歴日不快也、

十一日、乙丑、昨日有僧事云々、僧正二人被任、（法印寬覺、同房覺、）（御持僧）等云々、房覺爲御持僧、寬覺太驚耳目、見任僧正六人之中、園城寺四人、可謂所之繁昌者也、此外太多、不遑記、

十二日、丙寅、自今日、以歓勝始修不動供、

十三日、丁卯、中將定能朝臣來、示參駒奈之由、

十四日、戊辰、入夜全玄法印來、終日言談、自去年、攝州仲山寺ト云山寺ニ時々隱居、件所額、九條相國伊通書之、其額損失了云々、仍爲結緣可書之由、先日相示、依有所勞、漸々可終功之由答了、其事爲示態歟、十月中大切云々、如此無緣山寺額、故殿多令書給、仍所請取也、但餘念（○念一作命）難知、

〔十七日、辛未、佛嚴聖人來、〕

十九日、癸酉、晴、少納言信季來、傳信範卿消息云、明後日、新三位中將、（基通、）拜賀也、其間條々事、所示送也、不能具記、信範向入道相國之許、（福原、）示合子細、偏隨彼命所行云々、可被來予許、而居所窄籠、仍於女院御所、便（使イ）可被申予方云々、仍不可有引出物、腰指等、是爲女院御所、不可行私禮、又不期之儀也云々、是皆信範所示也、自今日居物付〔也〕、

廿一日、乙亥、晴、今日、三位中將基通拜賀也、申刻許、余着直衣、參候女院御方、（依先日告也、）日沒、信範卿參來語云、唯今自鳥羽被參仕也、信範自内裏直所參也、秉燭、中將被參仕女院御方、申次別當經家朝臣、舞踏之後、以信季被申余方、（件人爲予家司、仍便所被用歟、）二拜之後、余於殿上相逢、次被參御前、被羞小饌、小時退出、有贈物、（笙入袋、又有隨身腰指、）次余歸直廬、

今日拜賀儀、先出立之所、公卿集會、（邦綱、宗盛、時忠、雅賴、賴盛、教盛、經盛、信範等云々、）次被出之間、公卿列立中門外、（皆悉深沓云々、）先被參内、（經床子座陣座等、前進弓場殿代云々、少納言信季等、在床子、申次頭中將被參御前云々、）左少辨兼光、次經南庭、參宮御方、次參鳥羽、（先院、次女院、申次親信朝臣、申次盛賴朝臣、）次參皇嘉門院、便申下官、次參白川殿、次參閑白殿、（有引出物、無答拜云々、）次歸近衞殿、（先被申二品方、）前駈八人、（五位、其人殿上人七人、）一員、（府生番長各一人、）等云々、被帶樋螺

鉦鼓ニ云々、

九月

一日、乙酉、自ニ今日一、院中有ニ今様合一、（公卿以下廿余人云々、）廿今日番、前大納言實定、別當成親云々、

三日、丁亥、今曉逐ニ物氣一、

八日、壬辰、今日、參ニ女院新造御所一見廻、卽參ニ女院一、楊眞桑異說奉レ習レ之、（先年奉レ習了、今爲レ作ニ詞語一旨（○旨一作レ進）奉レ習也、）

十一日、乙未、雨降、例幣如レ恒云々、

十三日、丁酉、今日於レ院有ニ御遊一云々、右少史中原基兼來申云、來十五日定考延引了者、問ニ其故一、申云、近江國、依レ不レ可レ行ニ料物一云々、

十五日、己亥、今日、女院御方御懺法被レ始ニ行（之）一、故北政所御忌日也、入レ夜參上、今日院今樣合レ終之日也、又有ニ御遊一云々、

十九日、癸卯、去比、諸儒進ニ申文於公家一、有ニ訴申事一、不レ勸ニ文道役一之輩、不レ可レ被ニ登用一之由云々、

廿日、甲辰、辰刻、參ニ日野一、每年事也、日入歸宅、

廿一日、乙巳、儒道解狀事、不レ入ニ連署一之輩、有ニ鬱申旨一等ニ云々、儒中鬱レ之云々、

〔廿四日、戊申、佛嚴聖人來、良久談話了、〕

廿五日、己酉、自ニ今日一始ニ念誦一、愛染王三十万遍也、入レ夜女院聊有ニ御不豫事一、參上、殊事不ニ御坐一、今日二万遍也、

廿六日、庚戌、念誦四万遍、今日又頗令レ發給、仍參上、卽復レ例給、

廿七日、辛亥、念誦四万五千遍、法皇女院共今日參ニ籠日吉一給云々、

〔卅日、甲寅、念誦五万遍、長光朝臣來、語ニ儒道申事等一、〕

玉葉卷第十四 終

玉葉　卷十五

自承安四年十月
至同年十二月

〔承安四年冬〕

十月

一日、(乙卯、)三十万遍終功了、平座云々、不出行、

三日、(丁巳、)女院御所作事、爲余沙汰、仍爲逃冬節、參宿女院御所、

四日、(戊午、)今日、建春門院令出自日吉云々、法皇猶令逗留給云々、

六日、(庚申、)今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仍巳時參御所、(烏帽、直衣、)參仕公卿、源大納言、五條中納言、大貳等也、余不取布施、源大納言已下取之、事了與邦綱卿暫言談、其次、納言語云、來月上旬可被發遣公卿勅使云々、三大納言、(隆季、實房、實國、)被行御卜云々者、余案之、先例、親昵之人勤此役、是承内事之故也、於實國者、爲御笛之師匠、常以祗候、被免内外了、雖無由緒、當時非外人、實房隆季疎遠第一之人也、片當此仁哉、甚不得心事也、納言又語云、主上近日御笛之外、無他事、又時〔々〕令彈琵琶給云云、

八日、(壬戌、)先日自建春門院所賜之法華經第二卷終寫功、以定能朝臣進入了、今日、源中納言雅頼來、數刻談雜事也、多是除目事也、納言語云、相撲之間、右將軍作法違例事、依人々告傳聞之云々、以左府訓存金言之間、有如此事、非無疑殆之由、自歎息云々、凡左府者、年齡相積之故、頗雖練公事、不受口傳、不學大事、仍有訛誤事等歟、就中、大將作法傳於誰人哉、

十日、(甲子、)今日、法皇之若公、(生年九歲、)被渡仁和寺宮云云、公卿五人、(公保、實房、成親、時忠、實家、)扈從殿上人濟々供奉云々、入夜關白落胤小童參院云々、

十一日、(乙丑、)入夜邦綱來、有示事等、明日可有除目之由、俄以謳哥、而忽而又延〔引〕云々、

十二日、(丙寅、)今日參院内等、法皇自今夕可始熊野

精進給云々、於院與實定卿言談、於内裏奉逢關白、問除目不審等、又主上令彈琵琶給、

十三日、(丁卯)昨日有僧事云々、北(○北一作此)三會顯忠、東寺小灌頂知源朝臣、(○朝臣一本作云々、)此外、阿闍梨宣〔旨〕二人、法橋一人、(相還座主申請云々、)

十五日、(己巳)隆職宿禰、進上總國司可勘下文之越勘、同任等宣旨請文案、先日依召仰也、

十七日、(辛未)爲方違參女院御所、自今日關白啒當時之能説五人、(隆澄、觀智、覺長、明遍、辨曉、)五ヶ日之間、日別被供養五部大乘經云々、

廿一日、(乙亥)關白五部大乘經供養結願云々、今日、涅槃經導師觀智僧都云々、今日、隆職宿禰來、官奏文書等所持參也、召仰雜事等、申旨分明也、可歎美可歎美、其次語云、去十日三位中將着陣云々、

〔廿二日、(丙子)長光朝臣參來、談古事等、如明鏡、〕

廿五日、(己卯)宿耀師珍賀法橋、淸水寺邊建立一堂、(名北斗降臨院云々、)額字先日切々依申請、今日寫遣之、抑如此之跐、堂額强不可有、件堂造營之願、偏爲諸檀越云々、加之、有嚴重無雙之夢想等、雖末世信力之〔前〕感應炳焉者歟、仍爲結緣所下恐筆也、明日供養云々、

廿九日、(癸未)參建春門院、欲參内之處甚雨、仍退出了、

十一月

一日、(甲申)今日、日蝕、午始虧初云々、而至日沒不蝕、算勘相違也、

二日、(乙酉)覺乘得業來、今日給研學竪義請也、

三日、(丙戌)光雅送書狀云、來十一日可有公卿勅使、可奉行云々、答今朝有憚事、追可奉之由了、方違如恒、

〔四日、(丁亥)有脚氣更發之氣、〕

六日、(己丑)今朝、送消息於光雅之許、觸所勞之由了、

八日、(辛卯)明日可有行幸之由、外記來催、今日還御大内云々、

〔九日、(壬辰)今日遷御、幸大内云々、〕

十日、(癸巳)去夜行幸以前被任攝津守、(賴高、)左少辨兼光給云々、前司有光朝臣、住吉遷宮懈怠、仍召辭書給兼光、可被遂其遷宮云々、今日、關白落胤若君加元服、最密儀云々、被遂自(○恐衍字歟、)例、加冠卽關白云

云、理髮少將顯信朝臣、指燭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雅、民部大輔兼定等云々、光雅脂燭不甘心、雅頼一人候座云々、小童年十二云々、即被叙正五位下云々、被立嫡子者可然、正員之〔外〕子息等不可叙正下歟如何、

十一日、甲午今日、公卿勅使發遣、權大納言實國卿云々、上卿左大臣、

十二日、乙未春日奉幣如常、上申日依日蝕延引也、幣取雜色左近將監高階業基也、

十三日、丙申今日、春日祭使少將平維盛也、辨少辨兼光云々、

十四日、丁酉此日、吉田祭也、奉幣如昨日、

十五日、戊戌傳聞、一昨日春日祭、近衛使維盛稱病、自丈六堂邊歸洛云々、是則平將軍之郎從等與堂衆有騷動事、依其事、恐大衆所歸洛云々、又中宮使少進重頼、同以自路歸京、是又去年大衆之時、父右中辨重方朝臣南都之御教書、永被弃〇疑誤法相三論之學徒之由載其狀、仍爲其意趣、可致狼藉之由風聞、以院御教書雖被遣別當僧正之許、衆徒之蜂起難鎭云々、仍忽自木津歸洛、兩使共不遂前途、未曾有事歟、今日、關白遊覽湖邊、人々上下水干装束云々、

十七日、庚子大原野祭也、奉幣如恒、季長朝臣陪膳、雜色平基繁取幣、今夜方違如恒、

十八日、辛丑五節參也、公卿、右衛門督宗盛、平宰相教盛、受領、常隣、因幡、云云、今夜不出仕、〔依所勞不參也、〕

廿日、癸卯童御覽也、依所勞不參也、

廿一日、甲辰豐明節會内辨三條大納言也、外辨闕如云云、源納言注送云、内辨三條大納言奏外任奏了、人々欲着外辨之間、納言一人不候、于時、右衛門督、中宮權大夫在藤壺云々、雅頼進申内辨曰、外辨事、小忌可奉行歟、將參議歟、内辨付頭中將奏請之、被問大外記頼業、申云、參議奉行外辨事者例也、但非豐明節〔會〕他節會也、小忌、内辨之時改服云云、外辨乍小忌難奉行歟、又大歌別當代、小忌上何事有哉、有其例者、殿下仰云、小忌上行外辨事、長元比有例、外辨事、大歌別當共以小忌上可令奉行者、着外辨奉行候了、其後、按察使參着外辨座了、雖然、大歌別當猶勤仕候了、雖按察參仕、若依本勅歟者、余案之、雖有本勅、大忌人參仕者、内辨

申事之由、以按察可作卿〇可用大哥別當代也、小忌勤三方役、希代事歟、凡見任納言十七人、外辨闕如之條、未曾有事也、可彈指々々々、

廿二日、乙巳、長光朝臣來、光長參上申云、御渡之間事、申殿下之處、長久例尤宜、早可被逐用也、定條可在御定、院司公卿、濟々雖被行、何事之有乎、又雖不被行、可有其左右、只有御意云々、答云、以關白被申旨、早申事之由、可隨仰也、雖有定不可有煩、又雖不被行、不及難、就中、御出家以後、以省略爲先、何事之有哉、偏可依御定也者、出納來催云、來廿四日可參臨時祭、又可進摺袴者、申所勞之由也、

廿七日、庚戌、頭中將實宗朝臣送消息云、來月一日可被行除目、可參執筆之由、有御氣色、令參啓之間、依遲々、且所申也者、返報云、當時有所勞不出仕、被光臨之時、可申左右者、近代作法職事不向大臣第、只以書狀通万事、可謂無禮、就中、初候除目若敍位之時、必職事所來仰也、

廿九日、壬子、大外記賴業參來、呼前仰雜事、粗問任官之間事、又頭中將來、余相逢、仰可參執筆之由、雖有所勞相扶可參之由令申了、晩頭、外記來催云、明夜可有行幸閑院、可參者、申所勞之由〔了〕

卅日、癸丑、源中納言、談除目事等、深更被還了、

十二月

一日、甲寅、陰晴不定、此日、京官除目也、一夜儀、下官始奉仕執筆、去月廿九日、頭中將實宗朝臣奉勅來、仰可參勤執筆之由、余着冠直衣相逢、申承了之由、即大外記賴業、明後日可來由仰遣之、抑、大二條關白、京極大殿、後二條殿、知足院殿、法性寺殿、當時關白初度執筆、皆春除目也、微臣苟雖可逐彼例、偏存家之吉例、遁避公事之條、可有不忠之恐、加之、粗檢代々例、清愼公、廉義公、大入道殿、御堂、皆始被候京官除目、但御堂爲中納言、先奉仕春除目、是攝政之時儀也、不可爲例、大臣之後、御前之儀、是德元年京官除目始令候給、仍以之爲初度、此等例豈不據用哉、是以所奉仕也、

辰刻、大夫外記清原眞人賴業參來、依一昨召也、余着冠直衣召前、仰文書可相具之由、是代々家例也、賴業稱唯退下侍所、次以家司肥後守光經、家司少納言信季若衣冠可來之由、召仰之、而信季遲來、賴業早參、隨候合、以光經賜之、件光經着布衣、賜硯墨筆等、

大硯一面、以檀紙二枚裹之、押入上下、

大墨一挺、以例美紙裹之、（中過裹也、件裹紙ノ墨際、并末捻目、以細紙捻結之如此、）

白管筆二号、（有笠柄口に不巻紙、故實也、）

已上、墨筆等同裹、具檀紙二枚（假裹之、）押折其上下、硯及墨筆共不置物給之、

戌剋、着束帶、（色目如例、康平四年、長治二年、永久四年、皆令着櫻張下襲給、今度依為冬不着之、蒔給御劔、是御堂御劔也、）參內、（自居閑院、以東為禮、以東車宿為陣座、仗中門外北腋、假擬弓場殿代、）陣頭無人、仍先參朝餉方、先是、關白被候、奉問除目不審、子刻、頭中將實宗朝臣歸參自院、申任人事於關白、即余着陣奧座、（先是、左大將已下、七八人許在座、）次移外座、（以扇直履、如例、）以官人令置軾、小時、頭中將實宗朝臣來就軾、仰召仰事、（其詞曰、今日可有除目、召仰諸司、）余目之、實宗退去、普通說、於奧座奉召仰事、後移端座、他人皆存此儀歟、而嘉保元年、（二條殿初度、）永久四年（法性寺殿初度、）等春、長治二年秋、（知足院殿第二度、同年春彼殿初度也、而召仰事無所見、）皆先着奧座、則移外座之後、承召仰事給、是依為九條殿御說也、今度依件等例、移端座承之也、

次以官人召外記、大外記頼業眞人〔參〕着軾、余仰召仰事、（其詞曰、今日可有除目、召仰諸司、）頼業稱唯退去、次以官人召辨、左少辨兼光參着軾、余仰召仰事、（其詞同仰外記、）辨微唯退去、次以官人召外記、六位外記參候小庭、余仰云、可仰五位外記可參由也、（先例、召五位外記、問文書具否、就中、今度初度也、仍召五位外記也、）即頼業參進、余仰曰、文書ハ相具タリヤ、申曰、相具テ候ス、余目之、頼業稱唯退下、此後、良久徒經時刻及丑、初藏人尹範來着軾、仰曰、召ス、余已下相揖、藏人歸去、（仰大內之時、召以前問諸所裝束具否於弁之後、移着諸所、其後有召、今依為里內、無此儀、）次余召外記、六位外記參候小庭、余仰筥文、（其詞云、筥文候へ、於諸所仰之時、筥文候ヘト仰、長治二年秋如此、或又不然云々、）外記稱唯退下、次六位外記三人取筥文、（硯一合、筥二合、）列立陣座前小庭、（當西第二間、西上南面、）次余氣色于人々、揖起座、出自西第一間、（依一位也、）經小庭并中門東砌等、到弓場殿代、（路間顧身不取松明、不追前、主殿官人舉炬前行也、）納言、參議、相從次第列立、余當中門北廊北第二間也、（戸間）北頭、東面而立、（蘭內也、）納言三人、西上北面、（源大納言定房、中宮大夫隆季、新大納言實國〔等〕也、源亞相欲立于南面、余指示令立北面也、）參議三人、南上西面、（左兵衛督成範、左宰相中將實守、左大辨實綱等也、）次筥文外記三人、列立納言後了、次余揖、（納言已下答揖、）左廻昇自小板敷、着殿上端座、先是、關白被候奧座、

筥文列立之所、相違于去春之儀、撿寛治六年春、（執筆堀川左府、）永久四年秋、（執筆故殿、）保延三年秋、（執筆宇治左府、已上西禮、進而不可知、）嘉保二年秋、（執筆堀川左府、東禮即閑院也、）等例、列立之儀皆以如此、就中、永久例尤可據用、仍兼日示合人々、

関白及源〔中〕納言、所レ用二此儀一也、里内之儀、偏可レ随二當時
便宜一也、
次関白、及余相共起レ座、經二年中行事障子北一、自二中門
廊一北行、自二對南簀子一西行、着二南面廣庇兩面端座一、
関白着座之程、余出二上戸一也、次大納言三人、定房、隆季、實國、置二笏文一着座、隆季卿引二中
笏一、不レ得レ指レ勲、定房取二硯筥一、置二第二圓座前一、隆季置二次筥一之時、推二寄第一圓座前一、次左大將已下不レ取二
筥文一人兩三人、及參議等着座、次主上引二寄御簾一
給、參議一人、着座〔之〕間也、関白微音稱唯、不レ令レ聞レ聲、起レ座、經二簀子一、
着二御前圓座一、西、東面、次関白候二天氣一召レ余、其詞曰、右ノ大イマツチ君、
但分明不レ聞、余微音稱唯、不レ令レ聞レ音、揖左廻經二簀子一、昇二御座間一、
爲レ先二右足一、着二第二圓座一、右手持レ笏、以二左手一攝二表衣前一、圓座際二跪テ、以二兩手一頗引二寄圓座一テ、一兩度
膝行、正レ座也、徐深揖候、次主上引二寄御簾一給、如二恆次第一、先関白有二氣色一、今度不レ然
也、余微唯、不レ令レ聞レ音、已下效レ之、揖漸退起、先立二右足一、進着二第一圓座一、
着之間、作法如レ初、深揖正レ笏候、引二寄下襲一、稍方ナ下ニテ頗縱置也、次奏二闕官帳一、其
儀依レ仰、引二寄御簾一給也、小揖、稱唯、氣色也、已下效レ之、置二笏於右一、圓座與二板敷一之間也、
縱置レ之不レ鳴也、以二右手一移二第一覧筥文書於次筥一、見二紙名一テ、一度ニ兩三卷
ツ、取テ、懸二鐵於筥耳一置レ之、三省奏在レ筥、此次テニ別ニ取テ、頗引下テ可レ置レ之、而今夜在二硯筥一、是淸家大外記説也、仍無二移置之儀一、
闕官帳二卷ヲ一々披見、如レ形見レ之也、留二置之一、以二右手一取二
上件筥一、以二左手一押二硯筥於其跡一、以二左右手一、取二闕官
筥一、置二筥硯跡一、更披二見闕官帳一、端一枚余許見レ之、調二置之一、正官置レ右、

權官置レ左、指レ笏、依レ不二指得一、竊逃二左足一、指レ之、刷二衣裳一、以二右手一、押二硯已
下於座下〔方〕一、筥一合ヨリハ、頗狭程也、以二左右手一取二闕官筥一、氣二
色関白一、関白被レ目レ之、膝行三度、爲レ先二右膝一、到二簾下一、居、乍レ持レ筥
引二廻之一、巡二叙位之時、逆二引廻也、以二左手一褰二御簾一、以二右手一指二入
筥一、垂二御簾一、不レ鳴レ之、逆行二度、先退二左膝一、拔レ笏小敬屈候、逃二右足一、
不レ正二本座一也、御覧了、押二張御簾一給、余忩指レ笏膝
行二度、如レ初居テ、以二左手一褰二御簾一、以二右手一給
レ筥、乍レ持以二左右手一引二廻巡一、逆行三度許、爲レ先二左膝一、還二着
圓座一、還着之間、以レ足竊圓座ヲ押ヘテ着レ之、無二用心一之時、圓座逃者也、置二筥於前一、拔レ笏置
レ右、如レ初、以二右手一先硯筥ヲ頗引寄之後、以二同手一取二上
闕官筥一、以二左手一引二寄硯筥於本所一、以二闕官筥一如レ本
置レ之、取下在二硯筥一、硯下方小板上置レ之、三省奏上、并二置闕官筥一、一卷ツ、
置レ之也、懸二鐵於筥上耳一、西上置レ之、式、兵、民、次以レ手引二寄第二覧筥一、若手不レ及レ之時用レ笏也、
正レ笏候、次繆二大間一、其儀、依レ仰小揖、置レ笏取二出大
間一、在二硯筥硯下方一、置二硯左一、上也、縱、撤二禮紙一、以二左手一大間ヲ押ヘテ、以二右手一頗押卷樣ニテ引
取、也、於レ前自レ奥細卷レ之、置二硯筥硯下方小板下一、頗押ヒラメテ
置レ之、取二大間一置二座上一、逃二右足一、居レ向二乾方一、繆二置之一、
南北妻北方、頗寄レ東、其長二尺五寸許、雖レ多二説々一、故殿御説如レ此也、繆訖、奧二三枚固卷爲二軸
代一、押二入大間下一、半程、居置正レ笏候、次任二式兵兩省史
生一、其儀、依レ仰小揖置レ笏、小引二寄硯一、硯上ニオ[illegible]ハル

又說、寄物如レ本入二硯筥一、共無レ難、

ヤツニテ、入二硯瓶水一、用二美酒一、張密仰二頼業眞人一了、硯水不レ多不レ少、但多ク入ハ爲二謬說一云々、取レ恐見二切口一摺レ之、爲ナ頗餘袖ニ取ク、ミテ摺也、硯、事外ニ動、仍以二左手一縮押レ硯也、摺レ之間、見二盈切口一兩三度、爲レ知レ被レ摺之由也、被日能々練習シテ、可レ〔知〕其程一也、如レ本置レ之、不レ鳴、染レ筆、三卷、如レ本置二筆臺一、不レ鳴、取二式部省奏一、在二關筥一、顔向二座下方一開見、更向二座前一、微音讀二申之一、其詞、式部省請、殊蒙二天恩一、因二准先例一、以二史生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有包一、被レ拜二任諸國目闕狀一、只寄狀ノマヽニ讀、也、殊蒙二天恩一、此四ケ字、先例或無レ之、今度有レ之、仍其定讀申也、押合候二天氣一、動許、無レ拇、任人ヲ顯ニ押折テ、置二硯左一、縱、如レ本卷テ可レ置也、而依レ恐不二覺悟一、展ヲ置之一也、先例多存レ之、次取ニ出寄物一、在二硯下小板上一、自レ端與サマニ卷寄テ見ニ諸國目闕一テ、如レ本乍レ卷寄ヨ置二圓座前一、横、次開二大間一、可レ任之所ヲ引開也、染二筆一卷一、今夜、此一卷ヲ用、今一卷ハ不レ用也、書二大間一、以二左手一頗取ヨ上大間一也、如レ本置二筆於筆臺一、不レ鳴、讀ニ〔申〕大間、其詞、丹波目從七位藤井宿禰有包、不レ讀二尻付一、以二左手一頗取ヨ上大間一讀申也、大内儀、用二右手一、今隨二便宜一也、如レ本引ヨ掩大間一、

丹波國

少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有包　式部史生

次取ヨ奏小狀一、上ニ掛レ勾、不レ任二任所一、置レ筆卷レ奏、入二第二覽筥一、白二硯筥一八〔八〕、第二筥、次取レ筆點二寄物一、如レ本置二座前一、次取二兵部省奏一讀二申之一、如レ初、但無二押合一、依二天氣一之儀也、任レ之、又讀二申大間一、勾二省奏一、點二寄物一、已上儀、一同任二式部一作法也、

但馬國

少目從七位上中原朝臣武澤　兵部史生

次召二院宮御申文一、其儀、任二式兵二省一了、取レ笏奏曰、院宮ノ御申文、末サマ不分勅許被レ引寄明間レ之、御座一也、之後、問二左大將一曰、宰相座ニハ、誰々カ候フ、答曰、左兵衛督、左宰相中將、左大辨等候、余召曰、左近中將藤原朝臣、對馬召レ之也、郎實家卿起レ座昇ヨ居余後長押上一、余頗傾仰云、院宮御申文、如二癸聞之儀一、實家退去、次任二民部史生一、其儀同二兵部儀一、

周防國

目從七位上播磨宿禰吉定　民部史生

此間、居二火櫃衝重一、有二勸盃一、頭中將、關白傳レ余、余目二左大將一、左大將經二座上一、第一納言經二此道二說也、來、受レ盃如レ恒、次給二申文於關白一、盛二硯筥蓋一、關白取レ之、被レ撰下出可二補書一申文等上歟、余此間正レ笏候、次實家卿持ヨ參院宮御申文一、各加封、實家申云、上西門院、九條院、余置レ笏目二座下方一、以二左右手一取レ之、ハ、自レ是者、置二硯左一、縱、氣ヨ色關白一、被レ示二可レ奏之由一、余指レ笏押二硯已下於座下一、以二左右手一取二申文一、左ノハタツテニ取ク、ミテ持也、又笞ヲ不レ上シテ、サルゾシク持也、膝行到二簾下一、取二廻文一巡、褰二御簾一進レ之、小退拔レ笏退、小敬屈候、不レ正レ座、御覽了、押ヨ張御簾一給、余忩指レ笏進寄、給レ文取廻巡復座、已上儀、同レ奏二關官帳一、申文置二座〔前二〕縱、件申文、於二御所一撤二渡將一、被レ卷二籠一通之中一也、拔レ笏置レ右、硯已下

如レ本引ヲ寄之一、今度、第二覧筥頗迫、仍以レ笏押ヲ寄之一、申文在ニ硯左一、此間、關白賜下可ニ袖書一之申文等、及可レ任之者注文上、件注文、關白筆、檀紙二枚（不レ續レ之、又非ニ折紙一）二堺被レ書レ之、余取レ之置ニ座前一、横、院宮御申文、猶在ニ硯左一、可レ任之者注文同置レ前、但不レ令ニ混合一、先取ニ一束一、院御未給也、先何に可レ書ト云事ナシ、只留レ留テ書レ之、全無ニ次第一事也、乍レ持ヲ披一通一、委見ニ其狀一、染レ筆注ニ袖書一、上一寸五分、端一寸五分許、家成捐如レ此也、未給、可レ勘ニ給不一、名替、國替、可レ勘ニ合否一、二合、可レ勘ニ二合年一、但今度無ニ當年二合一、依ニ秋除目一也、仍無ニ此袖書一、毎注了如レ本指レ之、未ニ袖書一之中文ヨリハ頗高ク指レ之書也、書ニ一束一訖置レ前、未ニ袖書一之束、袖書了束、用心不レ令ニ混合一、未書之束ハ、頗座下方ニ引下テ置レ之、國ニ便宜一事也、又取書レ之、皆如レ此書訖、如レ本取調、横置ニ座前一、文數多之時、乍レ置指レ之、又常事也、又有ニ二通ニ束ヲハ、解レ結テ置レ前、書了如レ本結レ之、

此中、雜書有ニ二通一、一通ハ太皇大后宮歟、皇太后宮歟之間、去春御給御申文書樣、如ニ當年給一、月日下無ニ別當署一、仍申ニ關白一、申文ノ端ノ下方チ、スチカヘテ、裏サマニ折テ、入ニ硯筥硯下方小板上一、又説、入ニ第二覧筥一、兩説共無レ難、一通ハ、上西門院未給歟、分明不レ覺、御申文、三ケ所數十字摺レ之、仍余申ニ關白一、關白云、先例如何、余申云、先例不ニ覺悟一、但數ケ所摺之申文躰極見苦、奏書之習何樣可レ候哉、大畧字躰如レ無、但於ニ摺字一可レ難之由、未レ受ニ口傳一、可レ隨レ命者、關白云、然者不レ可レ任レ之、仍如レ初入ニ硯筥一、追案レ之、摺字可レ難之由無ニ所見一、可レ案事也、凡注ニ袖書ニ之間、見ヲ合可レ任之注文一、如ニ二分代一、不レ可レ任申文チハ入ニ闕官筥一、追案、可レ入ニ第三筥一、可レ任之者ヲ下勘也、

此中、一通不レ可レ任之申文ニ書ニ袖書一、仍稱懷ヲ中之一、誤ヲ任不レ可レ任之者一之時、申文懷中、大間塗レ墨、是先例也、

次取レ笏問ニ左大辨在レ座哉否於左大將一之後、召ニ同左大辨藤原朝臣、即實綱卿來居ニ余後押上一、余置レ笏以ニ左右手一取レ文、自ニ座下方一給レ之、仰曰、勘進禮、文數八通アリ、實綱取レ之退下、先レ是、欲ニ袖書一之間也、關白仰ニ左大將一曰、受領文、ヤ候ソ、左大將被レ問ニ左大辨一、在レ座、大辨申ニ不レ知之由一、于レ時、關白被レ示下召ニ殿上辨一可レ被レ問之由上、爰大將、召ニ殿上辨被レ問之、申ニ不レ候之由一、仍申ヲ上其由一、大辨申ニ不レ知由一勿論也、又大辨雖レ在レ座、先例猶被レ問ニ殿上辨一歟、實綱退下之後、余取ニ院宮御申文一、本在ニ硯左一、置ニ座前一、頗下方横置レ之、一々放ニ裏紙一、並ヲ置硯左一、又説、隨レ任放レ之、兩説共無レ難、其儀先取ニ一通一放ニ裏紙一置レ前、卷ニ申文一置ニ硯左一、更取ニ裏紙一細卷、中程を取ヒラメテ、抛ヲ入第二覧筥一、次第二如レ此並置也、依ニ給所次第一、西上ニ並ヲ置之一、假令先取ニ院宮御申文一、引ニ裏紙一置レ之、次置ニ皇嘉門院御申文一〔之時、〕中ヲ闕テ置ニ其後一、夾ヲ置新院御申文一也、他以レ之可ニ准知一、次取ニ院御申文一讀ヲ申之一、其儀同ニ前々一、但其詞曰、院ノ當年ノ

件高松院御給、誤書ニ屬所下名之次一、被ㇾ直ㇾ之、未曾有〔之〕失也、

御給、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長、第三ム左右押合候ニ氣色一、（後々ハ無ニ此儀一、事）兵衛尉、後々ハ不ㇾ讀ニ當年御給字一也、〔二〕取テ爲ㇾ宗之事なん候ニ氣色一歟、置ニ硯左一任ㇾ之、儀又如ニ前々一任了、注文に突ㇾ點（任載ニ注文者一等之時、每度如ㇾ此、是非ニ作法一、）次第見ヨ合注文一、任ニ院宮當〔年〕給ニ訖、（多不ㇾ任ニ所望官一、仍注ヨ付任官一、若任ニ所望官一者、不ㇾ突ㇾ點、若申ニ兩三一任ニ一官一之時、突ニ點於任官一）也、女御准后當年給、同任ㇾ之、

左兵衛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長（院當年御給、）

木工助正六位上橘朝臣經説（皇嘉門院當年御給、）

木工少允正六位上源朝臣淸方（八條院當年御給、）

內匠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家國（高松院當年御給、）

左馬少允正六位上平朝臣國憲（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左兵衛少尉正六位上淸原朝臣定經（中宮當年御給、）

大膳少進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景（從三位平朝臣盛子當年給、）

內藏少允正六位上宮道朝臣式〇式一作ㇾ武、（房、前女御琮子當年給、）

件女御琮子、爲ニ出家一人、仍加ニ前字一、永久四年春大間、女御道子、甚子、共爲ニ出家一之人名、加ニ前字一、隨ニ彼例一也、道子者、卽白河院女御也、院卽彼時御見存、九條院御給、如ニ注文一者、任ニ內藏允一、而無ニ請文一之間、未給、當年給、不審、仍招ニ貰定朝臣一、（先召ニ男共一、藏人參上、仰ニ貰宗朝臣可ㇾ召之由一、凡爲ㇾ仰ニ雜事一、召ニ頭及殿上辨五位〔之〕藏人一之儀如ㇾ此、）問ㇾ之、對曰、件院御給、可ㇾ爲ニ諸司允一歟、將可ㇾ爲ニ內舍人ニ有ニ其沙汰一、今度不ㇾ可ㇾ任之由、御定切了、雖ㇾ入ニ注文一、暫不ㇾ可ㇾ任、追可ㇾ有ニ沙汰一歟者、因職事今不ㇾ任ㇾ之、

先ㇾ是、（欲ㇾ任ニ院御申文一之間也、）關白撰ヨ出顯官申文一、置ニ他申文下方一、横、乍ㇾ納ニ硯宮蓋一、指ヨ遣於余方一、被ㇾ示云、有ニ所勞一、白地〔可〕ニ起座一也、卽可ニ還着一、余申云、若有ニ御退出一者、內覽如何、命曰、不ㇾ可ㇾ有、但可ニ歸參一也、又申云、先例關白無ニ御參一之時、大束申文不ㇾ盛ニ硯宮蓋一、而今盛ㇾ蓋、返上之時如何、命曰、乍ㇾ納ㇾ宮可ニ返上一也者、卽起ㇾ座被ㇾ入ニ昆明池障子西方一了、件硯宮蓋在ニ硯左一、（引去置ㇾ之大間北邊也、關白不ㇾ候之時、大束申文置所、雖ㇾ有ニ說々一、硯上引去置ㇾ之、是正說也、）小時、以ニ五位藏人光雅一被ㇾ示曰、雖ニ相勞一猶以不快、仍退出了、於ニ內覽一者、不ㇾ可ㇾ有者、抑、疎遠之輩、執筆之時、猶以有ニ與奪一、況親昵哉、今早出之條、可ㇾ謂ㇾ無ニ會釋一、關白不ㇾ存ニ骨肉之儀一、下官已失ニ手臂之便一、何爲々々、但素不ㇾ思ニ彼人之敎喩一、只仰ニ先閤之遺訓一而已、成文及ニ三通一之時、取下在ニ第二覽宮一之院宮御申文裏紙一枚上、頗向ニ座下一、横ニ四倍ニ押折テ、以ㇾ爪破ㇾ之（一寸余許、）置ㇾ前二度、（依ㇾ不ㇾ可ㇾ封ニ大間一、今二筋不ㇾ可ㇾ耕之故也、）次卷破ニ殘紙一（以ニ破方一爲ㇾ奥、）如ㇾ例、中程ヲ取ヒワメテ、返ヨ入第二覽宮一、取下所ニ破置一之

紙結之、又取今一筋結綴之、其上一結、綴自左袖引入之、自右袖取出懐中紙捻、（不令人見之、）引延、置成文筥、（謂闕官筥也、）取成文三通（一度取之、）置其上、綴片鎰結之、（有下結、）隨任指加之也、任院宮當年給了後、取在第二覽筥之課試及第勘文、讀申、（大略許也、）推合候氣色、（課試文章生、依發宗光者、推合候氣色、此彼任人等、強不讀申、縱又雖讀申、不候氣色也、）置硯左、任了、讀申大間、取勘文懸勾、（不注任所、）返入本筥、撰出請文、名上懸勾、注任所、（小狀所載之所望官之傍注也、）指成束、

雅樂權助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忠房 方略

撿先例之處、在長給官之時、尻付曰、前文章得業生、時人傾之云々、宗光給官之時、尻付曰、方略、（執筆堀川左府、）今度隨此例、依其理可然也、勘文所載之者、只紀傳一人也、散位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忠房、

次取文章生歷名、讀申任之、如課試懸勾、（不注任所、）返入本筥、依無請文、不指成束、

内匠少允正六位上忌部宿禰基重 文章生

次左大辨實綱卿持參下勘之申文、（各巻重之、如本付短冊、名替（道イ）次第、未給年次第也、國替一通、仍不及巻重、々者人次第、）余置笏自座下方取之、置前、横、

先取一束解短冊入硯筥、（小板下、如常、）置硯左任之、懸勾注任所、皆了後、一々取放指成文、（此事有説々、或先取放置也、任之、或毎任一人了上、取放指成束、或作重指成束、此説々等皆共無難、）次又任他束、其儀同前、但名替之外皆讀申之、（雖名國共替付、替國猶讀申、凡如此末々讀申儀、只大略許也、）重巻タルナハ、作重取引出、可任之、放讀申也、此中有國替一通、而忘却不取、闕大失也、必可取事也、（但如此事、先々太多、）

越後少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久直、（右大臣、仁安二年給二合、）自給或書名、雖然、付常例書官、康平以後、大略皆被注官也、執筆及度々、用異説之時、書其名、又不可有其難、

若狹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石末（左大將藤原朝臣、承安元給二名所任、）所任之字、或有之、或無之、共有例、就中、永久四年春未給、兩三有無不同也、今度又隨其例、已上未給、年次第巻重、仍令任次第書之、不依國次、

備後掾正六位上佐伯朝臣澤成（停左大辨藤原朝臣者、〔去年〕依獻五節舞姬、當年給二合中原友安改任、）

依字、或在去年上、或又如此、是又共有例事也、

伊豫大掾從七位上內藏宿禰同方、（停參議藤原朝臣承安租、二年給二合草部延正、）改任、

去字、或有之、或無之、是又有兩說事也、

筑後權介正六位上源朝臣宗景（停當年臨時內給藤原守元、改任、）

豐後權介正六位上紀朝臣盛親（停八條院去年臨時御給藤原重忠、改任、）

已上名替、依道次卷重、仍其定令任也、

豐前權介正六位上源朝臣兼盛（停太皇太后宮當年臨時御給〔筑後〕介尼張淺綱、改任、）

國替只一也、

此間取關白所撰出之顯官申文（各有短册、外記、史、民部、左右衞門尉、申文也、申文數太少也、）置座前、取笏目左大將、左大將經資子來、居余座邊程、余置笏取申文（或說、乍持笏給之、）給之、仰曰、勸進大將取之復座、（顯官擧無定期、但關白撰出申文之時、卽可下之、而依爲任院宮御申文中間、其銘不下之、須任件御申文等了後、卽可下、而及于今頗迴々歟、但先例無定期、全不可及難事也、）其後、爲任諸京官等、撰分大束申文之間、外記申文一通在之、（關白被撰歟、）仍召男共令差油之次、竊給件申文、傳左大將、是雖不知先例、更召起納言、太無便宜、仍以今案所爲也、次任諸外國京官等、先關白目錄見合、可任之者注文撰出、任人申文等相分置之、（當時可任之者、置硯左、五位已上、及追可有沙汰申文等、分置座前幷硯東等、是無指定法、只中心分別、不令混合、）

〔也〕次第任之、申文懸勾、指成束、（随任突點於任人、注文、是非作法、）京官凡無次第、唯有便之樣に令計任也、假令如內舍人若武官等、其一列を一度に令任ナド〔所〕爲也、如此事不及口傳、當時斟酌也、抑、注文所載之任人等、三分之二ハ無請文、仍招頭中將尋之、一兩通撰出持來、其外多新書之、大略臨時內給也、惣十通計歟、此中稱不知由緒、丁兩三省（○省一作有、）之、仍余問云、新任者爭無尻付哉、只可注臨時內給歟、將暫不可任歟、實宗答云、入注文之者、爭被留哉、又臨時內給之條、已無實也、奉行職事爭不知給哉、加之、若有他號申事者如何、仍其條難申左右者、所答之旨非無理、仍只雖載大間、無尻付之輩有兩三人、舊大間之中、無其故不注尻付事、粗有先規、仍存此儀、退案之、猶可注臨時內給歟、近代之事、上下未練、爲執筆進退惟谷、爲之如何、又以本寮奏被任諸陵允二人、未曾聞事也、須今夜抑（○抑歟）之、後日奏事之由也、而以關白筆已被載注文、豈爲執筆之進止哉、一旦雖尋奉行職事、同答力不及之由、仍任注文任之了、希有之又希有也、凡追令書請文之輩、先一度令任了、隨持

來請文、懸勾注任所、一度指成束也、凡今夜京官等多新（○新一作剰）、任也、仍問實宗之處、對云、近代依院宣皆如無問答（○問答一作問否）、[之]沙汰云々、職事注袖書申文之中、有以當年未給申京官二合之申文、仍問在座之參議於左大將、答云、左兵衛督、左宰中將也、仍召左兵衛督（件人依未役也）、令下勘之、（或說、子息二合不下勘云々、然而宗說猶下勘也、仍令勘之、）即持來之、懸勾指成束、又前太相國、左大辨等、申任二合、諸司助、即在注文、而共無請文、仍又尋頭中將之處、相國申文素不候、今不能書通、於大丞申文者、慥撰入了云々、隨又載目錄、仍數遍雖撰求、敢無之、實宗朝臣持來件請文、（新造之也、）其狀曰、依去年獻五節舞姬云々、而件卿今度所上之名替申文載、去正月以五節二合申任備後掾之狀、然者、去春任外國、今般望內官歟、五節之勞効雖重、兩度之朝恩難浴、所申已非常、今夜不須任也、雖然、爲彼卿已似抑其望、（請文已紛失、只依頭中將申狀、雖存一定、載五節之由否條、不審尚殘者也、）加之、已載注文、輙難進退、倩案先例、不獻五節之參議、申任京官二合之例、粗存之、是則子息二合、爲臨時之恩故歟、

康和三年春、中將顯通、（同年秋獻五節、）寬治元年春、左京大夫公房、同四年秋、左中將基忠（任中納言後、嘉保三年獻之、）等、雖不獻五節、申任子息二合、此外猶有例歟、當時所覺悟、此三人也、

今示頭中將曰、獻五節之狀、慥載請文歟、名替申文、已有此狀、兩度浴恩、於理如何、今夜專難任歟、但已被載注文了、若隨宜可任者、只不可有請文歟、後代之人可傾奇之故也、實宗答曰、仰旨可然、五節之事被載之由、雖令覺悟、正文已紛失、頗不慥事也、若有違亂者、後日沙汰、尤以無由、不如無請文、早可返預云々者、仍返與件請文了、任注文、任兩人給二合了、其尻付不指年紀、是又先例多端之故也、

永承七年秋、（執筆大二條殿、）天喜四年春、（執筆堀川右府、）治曆四年春、（執筆京極殿、）嘉保元年春、（執筆二條殿、）康和元年秋、（執筆堀川左府、）

此外尚近例多、忽不覺悟、就中、治曆嘉保例、尤可遵用、因之、兩人二合尻付不指年紀[也、]

又依無請文也、（人給無請文、未曾有、）

此間、左大將持來顯官申文等、（無擧、是除目例也、）余置勿取之、（自座下取之、大將還座、）置前、横、押硯、（不指闕、）奏聞、（關白候者、可依彼人也、）返給復座、（退案之、忽不可奏歟、但除目有三ヶ夜、其中日有件事、仍關白不參之時、多以即不奏之、事了加大束申）

追檢二先例一之處、被レ奏レ之也、

文一返上、是依二明日可レ任、忽雖レ不レ奏、遂可レ有二御覽一之故也、秋一夜之儀、卽不レ奏者、何時可二御覽一哉、道理之所レ當、叙三覽公卿定中之趣一後、可レ任事也、余存二此儀一、今夜奏レ之、但尙可レ檢二先例一歟、此申文之中、可レ任之者一人不レ見、仍作レ付二短册一、如レ本返三置硯筥蓋一了、執政任之時不レ奏、獻二彼人一、々々卽加二置申文一、被レ返二上御所一、仍准二彼儀一也、退案レ之、今夜、民部丞一人被レ任レ之、件者、無二申文一、仍擧外也、仍件民部丞、一束之中申文者、可レ入二第三筥一歟、是一官有二二通已上申文一者、不レ任二申文一、可レ入二第三筥一之故也、但被レ引二他顯官申文一、尙可レ加二大束申文一、今夜余所レ爲也、歟、兩條可レ檢二先例一、凡先任二外國一、次任二京官一也、但大概如レ此、雖レ存レ之、强不レ正二次第一、少々有二混合事等一、不レ爲レ失者也、

河內權守正六位上紀朝臣行忠臨時內給

六位任二諸國權守一事、無二先例一之由、有二傾奇之聞一云々、是不レ知二案內一也、保延三年秋、同六年春、是依レ爲二宇治左府執筆一藏レ之、爲二一所一〇所一作レ門、之故也、他例不レ遑二具錄一、近則惟宗季辰、去平治元年任二河內權守一、凡勿論事也、近代之事、以二謬難一爲レ先、爲レ之如何、

相模權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景宗臨時內給

下野權介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助則從三位平朝臣盛子臨時給

已上外任、

內舍人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康家臨時內給

內舍人被レ任二十人一也、殘九人、皆同臨時內給也、依三尻付無二相違一、悉不レ注レ之、

圖書助正六位上藤原朝臣隆質前太政大臣二合申

此尻付、雖レ不レ似二普通一、治曆四年春、京極殿注給云、治部卿源朝臣二合申云々、今依二彼例一也、不レ指二年紀一、子細見レ端、

雅樂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忠成勸學院別當

諸陵少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行貞本寮奏

同少允正六位上三善朝臣爲廣本寮奏

同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兼貞明法擧

民部少丞正六位上大江朝臣景宗

大丞闕之時、召二轉任勘文一、今度、少允新任一人也、仍不レ召二轉任勘文一、依二顯官一無二尻付一、但卿請之時可レ有レ之、

隼人〔權〕佑正六位上橘朝臣成質無二尻付一、子細見レ端、

大炊權助正六位上平朝臣親盛右衛門督平朝臣當年給二合、請レ任二息子一、

掃部權助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成重左大辨藤原朝臣二合、請レ任二息子一、

〔不レ指二年紀一、子細見レ端、〕

內膳典膳正六位上中原朝臣俊重無二尻付一、子細見レ端、

西市權佑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國房（修造主水司社料、）

料字、近代不レ見、雖レ然、舊大間之中太以多、加之、如二請文狀一者、拜任之後、可レ修造一云々、仍注二料字一者也、此請文頗不二普通一、如レ此者、可レ入二臨時内給一歟、

修理少進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知政、（無二尻付一、于細見レ端、）

次任二五位已上官一、大略無二申文一、就二注文一任レ之、皆悉任了、此中任二武官一之次、隨二思出一、大間入レ日、（雖二中間一、隨二思出一入レ日故實也、爲レ不二忘却一也、）

尾張權守從五位下大中臣朝臣雅光

甲斐權介從五位下中原朝臣助廣

已上、依二五位一無二尻付一、雅光以二成功一申レ之、自解也、助廣者臨時内給也、雖レ然、依二五位一不レ加二尻付一、又說、爲レ有二名替一、於レ介者、猶可レ有二尻付一云々、兩說共存、是非二未決一、廣可レ檢二大間一也、猶有二尻付一之說爲レ證歟、今度不レ加二尻付一、又非二失錯一歟、

筑後權守從五位下源朝臣賴職（臨時内給）

此尻付、偏失錯也、但一說曰、於二人給一者、雖二五位已上一、加二尻付一無レ難云々、但是劣說歟、如二諸國介一、於レ可レ有二名替一者可レ然、於二權守一者無二名替一、尻付全無用事也、隨下永久四年春五位以二臨時内給一任二權守一、無中尻付上、於二五位已上一者、六位任了〔之〕後、雖レ可レ任レ之、如二臨時内給等一隨レ便、五位六位混合任了、大概雖レ存二此旨一、末々更無二定次第一也、

侍從從五位上藤原朝臣隆保

件人、因幡守也、須レ有二兼字一歟、而注文不レ被レ付レ之、又雖レ可レ奏二事由一、主上幼少、關白早出、何不レ付レ之、淸書上卿、問二奉行職事一、可二左右一之由示了、余忘却不レ問二職事一也、

皇太后宮權大進從五位上藤原朝臣資定

以二本所請奏一（大夫加署、）被レ任レ之、然而依二五位一無二尻付一、是先例也、件人、凡大監物、仍大間取レ（○取一作レ被、）闕、

木工權頭正五位下平朝臣信國

左近衞權少將正五位下平朝臣淸經

右近衞權中將正四位下藤原朝臣泰通

件人注文、被レ書二少將一、〔余〕其定書載了、未レ曾有失錯也、件人、本已右少將也、成二不審一、可レ問二職

事ニ之處、不レ論ニ是非一、如ニ注文一書付了、不レ可レ說
不レ可レ說、淸書之時被レ直了云々、
左馬助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康能
件人、元六位也、今夜敍爵卽任レ之、敍位可レ有ニ除
目之後一、雖レ然、只從五位下ト書、先例也、
次余取ニ寄物一、在ニ座前一、細卷レ之、如レ本入ニ硯筥一、次取レ笏
候ニ天氣一、卷ニ大間一、時々押ニ付板敷一卷レ之、故實也、又說、引ニ混卷レ之、今夜不レ然、可レ隨ニ便宜一也、入ニ
成文筥一、取ニ關官帳二卷一、移ニ入第二覽筥ニ了、又所レ入ニ
同筥一之內舍人申文等、同取移、依ニ不可任一也、
次有ニ敍位之儀一、其儀卷ニ大間ニ了、取レ笏候ニ氣色一、召ニ
男共一、藏人參來、仰ニ五位藏人可レ召之由一、卽光雅來、余
云イ仰レ之、續紙、光雅退下、則置ニ續紙一卷於柳筥一持來、
余置レ笏自ニ座下方一取レ之、不レ取ニ柳筥一、件續紙可レ有ニ二卷一也、而進ニ一卷一、違例也、其由仰ニ光雅一、
橫置ニ〔座〕前一、取レ笏候ニ天氣一、置レ笏居ニ向座下端一、
二枚許繆置、敍位之時、自レ端奧サマニ卷テ、更自レ奧卷返也、而從ニ枚數少一、繆ニ置之一、永久四秋、故殿御作法如レ此、更
卷ニ返之一、又置ニ座前一、取レ笏候ニ氣色一、今度候ニ氣色一之事、常說不レ然歟、永久四秋、故殿御所爲如レ此、仍遂ニ其例一也、抑、近代大辨、取ニ副續紙於笏一、候ニ氣色一、未レ知ニ是非一事也、御簾動、次置レ笏
磨レ墨、依ニ水乾一、更入レ之、置ニ筆染ニ今度先無ニ染筆〔之〕儀一、取ニ續紙一見ニ注文一、
敍人注文也、任人奧被レ注レ之、染レ筆先書ニ從五位下一、端六七行許サ置、其腋に引下
テ、一字程也、書ニ敍人三人一、敍了、讀申、如レ形也、件敍人、皆悉無ニ申文一、

又注文尻付不レ見、仍招ニ實宗一問レ之、答ニ不レ知之由一、余
曰、然者臨時歟、答云、其條又不ニ知給一云々、勿論也、
仍三人皆無ニ尻付一、敍爵之者、多可レ有ニ尻付一也、尤以
違例歟、但無ニ尻付一之例、又以多者也、其端ニ、其間三四行許、
書ニ正五位下一、其腋ニ書ニ敍人一〔人〕一敍了、敍人惣三人也、書ニ
年號月日一置レ筆、頗向ニ座下一放ニ紙餘一也、敍人所レ裁只一枚也、其奧放レ之、
自レ奧內サマニ卷テ、入ニ第二覽筥一、或不レ卷返ヲ入之、卷ニ敍位一、更
緩勘シテ如レ本卷レ之、加ニ入大間筥一、

正五位下
清原眞人親業 父賴業、稻荷祇園行幸行事賞讓、
從五位下
橘朝臣通資
源朝臣康能
藤原朝臣康能
件敍人、無ニ尻付一、間ニ職事一之處、不レ知云々、仍不レ付レ之、

承安四年十二月一日

次取ニ成柬一、件筥與ニ右大臣圓座一之間橫置レ之、頗上下サ謂テ置也、若其緒事外ニ緩ハ、結固（片匙也）、可レ置レ之、今夜、其緒極テツマリタリ、仍無ニ此儀一也、以ニ右手一取ニ大
間筥一、以ニ左手一押ニ硯於其跡一、以ニ大間筥一置ニ其跡一、
件筥、大間敍位許入也、指レ笏以ニ右手一押ニ硯已下於右一、取レ筥膝行
奏レ之、引廻之時、置ニ板敷一引廻也、返給復座、已上儀、一同ニ奏ニ關官帳一之儀上、置ニ筥於

前、拔笏置右、以右手取上大間筥、以左手如
本引寄硯、各置本跡了、次引寄硯筥蓋於前、硯筥ノ左
ノ際ニ引寄也、引去置之也、本結固大束申文、片端有下結、不引解、如本置蓋、
目録同、指之、取任人注文、細卷指加之、件注文、或執筆懐中之、以右手
押硯已下於座下、不指笏也、取硯筥蓋膝行、進寄簾下、
置板敷、引廻、進入、退復座本座、引寄硯已下於本所、或封成文
之後奏之、或加入大間筥奏之、抑、執筆取硯筥蓋、參進、未聞事也、上
古給關白之時、猶不用硯蓋者也、關白若欲早
出者、撰出可任之申文、一度授執筆、其殘申文、
幷蓋等、返上御所、是先例也、乍筥蓋給執筆、恐不
被存先規歟、但依關白命、余又乍蓋返上了、次
取成束置硯左、縦、或膝前橫置之、大卷成タルサハ拔取テ、細
卷テ指之、袖書申文、頗不令見也、猶七八通許拔取、置前テ解緒テ
眞結に結固テ、所拔取之申文等、追指加之、文首能
能調之、或突文首於板敷、今夜不參差、仍不突之也、強如本置前、縦、取小
刀切緒餘、先左チ切テ、置刀於筆臺テ、件切チ入硯筥、小板敷下、更取刀切右方、置刀入緒切於硯筥、如初、
此兩度切也、一度ニハ不切也、染筆、シルニメヲス也、頗スチカヘテ引墨、結目ノツ
エニ、筆ナトメテ、斬墨チシムル也、返置筆臺、加入成文於大間筥、以右
手取上大間筥、以左手押硯於右、以大間筥置
硯跡、調置硯、及第三筥、第二筥也、內物〔具〕等、指笏取

大間筥、深揖退起、右廻經本路、入自殿上々戶、居
御倚子前、先是、公卿皆起座、候殿上中門邊、目清書上卿忠親卿、件人、猶候在殿
上端座、授筥、忠親取之、余拔笏經小板敷、退出之間、
實宗走來、稱有可仰事、余必非可承事者、答可
仰次人之由、逐電退出了、依所勞更發、無術計
也、于時翌日辰一點、丑一刻始、辰一刻訖、
今日任人事、狼藉之間、未練之者失度、彌移時刻者
也、
今日、闕官、寄物、三省之外、諸國權守介、又公卿未給
等、少々突點、京官又一兩歟、今日、修諷誦於十五ヶ
所、又日來始祈兩三壇、今夕、關白被借送硯、是自
故殿被賜硯、代々執筆之時被用云々、未見之物也、
昨日申請之、而無返報、今朝雖相待、尙無音、仍以
他硯給外記了、而之間被送之、仍稱相具之參
陣、殊々示賴業取替之後、聞件硯俄借召、華山相
國還之云々、余不被借、不可存遺恨、今所爲之
旨、如忘廉耻、可彈指々々々、今日、余失禮、件失錯等、偏
今年重厄之令然也、以不肖居重職、天譴也、今有此失、
一國替不取闕事、　一高松院御給有〇有一作本、逆〔可〕廢
所事、　一以中將誤書少將事、　一五位權守死付

事、但非レ無レ例、
二日、乙卯、辰刻、事了退出、則行宗、奉二幣春日一、依レ供二御
供一也、未刻、外記持二來大間孝柄等一、家司光經傳二進
之一、關白送レ書云、作法甚神妙云々、又可レ見二大間一云
云、仍奉レ之、翌日返送云、任官失錯兩事、少將爲等事歟、中々
勿論事也、其外事無二失錯一、尤神妙云々、但不レ被二信
受一事歟、
〔三日、丙辰、關白被レ乞二大間一、仍奉レ之、翌日被二返送一、無二
失錯一、神妙之由被二示送一〕
四日、丁巳、欲レ參二御堂一之間、風病發動、仍不レ參、今日下
名云々、上卿源納言、參議左兵衛督云々、九條院御給
任二內舍人一、希代事也、院宮年給令レ任二內舍人一事、二
分代之外不レ聞事也、不レ可レ說々々々、關白息被レ任二
侍從一、何除目之時、不レ被レ任哉、
六日、己未、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雅爲二關白使一來、余相逢、
光雅云、住吉社大海神殿寸法事相違事出來、子細在二
國司申狀一、副二社司狀解一、何樣可レ被レ行哉、
件事子細、神殿守長、如二長承覆勘文一者、三丈六尺
也、而仁平、神殿當時神殿、三丈七尺五寸〔也〕、相二違長承
例一、今所レ造之神殿、任二彼仁平例一、同二三丈七尺五寸
也、而舊殿新殿其爲相重、有レ煩二于造營一、彼社之背設二宮所一、於二前後一彼是相二替造營一、今度奉レ造二營後宮地度一也、檢二仁平覆勘文一之處、三丈六尺
也、同二長承見在之寸法與二覆勘之正文一、已以參差、
問二社司一之處、每度有二一分之增一、仍寸法相違歟、此
條無二其謂一、長承以後雖レ有二一分之增一、所レ積三分
歟、今有二一尺五寸之相違一、專不當〔之〕申狀也、又社
司申狀云、於二今度一可レ退二新宮柱跡一、工等申曰、可
レ壞二〔舊〕殿一、爲二、是皆權議、神慮有レ恐者、抑、檢二天仁
以往覆勘文一之處、皆以同二寸法三丈六尺一也者、
申云、先被レ尋二先例於外記一、猶被レ問二子細於社司〔并〕
工一、仁平國司右大辨俊經、等可レ被二計行一歟、但仁平以往覆勘
文一度、而無下載二三丈七尺五寸一之例上、爰知仁平神殿
所二誤造一也、然者任二代々覆勘文一、可レ被レ縮二寸法一歟、
恐意之所レ及如レ此、已上猶尋二搜子細事一、若不レ決者、
可レ被レ訪二占卜一歟、未刻許、源納言來、令レ見二大間一、
示下無二巨難一之由上、件人練二習此事一之人也、又覺知法
印來、晚頭參二女院御方一、見二廻御所等一、入レ夜歸宅、
十一日、甲子、參二女院御所一、召二信季一令レ草二公卿給一、有二
不レ決事等一、不二清書一、今日、建春門院藏人來催曰、來十
三日可レ參二御佛名一、申二所勞之由一了、

十二日、乙丑、光長申云、關白明日定不可被參云々、是爲大神祭使立日故云々、此事不得心、如此事、非重神事、使立了之後被參、有何事哉、就中、出家尊貴之人、先例强不忌事歟、四條宮、故知足院殿、不奉忌給云々、但於殿重神事者、可有思慮、如此事可隨宜歟、

十三日、丙寅、今日、女院御所御渡定也、申刻許、光長參上、申曰、屯食可催居了歟、仰云、早可催者、此次仰云、賴輔朝臣、爲範居之人、先日雖有可入定文之儀、早可除之、可入顯信朝臣也者、申承了由、酉刻參女院御所、（直衣、人々裝束、守先例之處、八條院御渡、直衣之由、源納言所申也、仍着直衣、）先是、右大辨俊經卿參候、余參御所、秉燭之後、堀川中納言、兵部卿、藤中納言等參上、其後、余着殿上端座、卽別當經家朝臣來仰曰、御渡九條殿事、可定申者、余便仰下日時可勘申之由、經家朝臣退去了、卽持參日時、（入筥、）余取之披見了置前、經家退出了、次〔余〕目右大辨、仰硯可召之由、大丞召藏人仰之、次藏人二人一人持參切燈臺、一人持參硯、（置柳筥、）加例文續紙等、（件藏人束帶也、）役之、次余云、可被取上例文、仍自端座取上之、人々不見之〔云云〕、長久四年上東門院御渡定文也、余取之置前、次俊經卿取笏、（件人束帶也、先例著定文之人束帶也、）氣色于余、余目之、俊經置笏搢、墨染筆、取續紙卷返（先卷返續紙、候氣色之後、可搢笏歟、）置前、取笏候氣色、余又目之、俊經取續紙染筆、余與奪之、（其詞曰、〔定〕九條殿に遷御ノ雜事、）俊經密々語忠親卿曰、聞之（〇聞之一作內々、）兼書儲之、減移徙由、今承遷御之由、書改者可遲々、爲之如何、余聞之示曰、可書遷御也者、俊經書之、余又與奪曰、一ッ、移徙之雜事、俊經又書之、此後只可書之由仰之、俊經取替所書儲了、定文與信範、信範見之、次第取上、各見之、至中御門中納言之所見了、取副笏揖起座、經座末（此時、余只さるから可賜之由、雖仰之、不被聞歟、）廣庇等就余座下方、被授之、余取〔之〕納言卽不復座、被退出了、余委見了、遷御雜事と書之、俊經申僻事歟、加入日時、召藏人、藏人參上、仰經家朝臣可召之由、卽經家朝臣參上、經宮（〇經宮一作給書候、）仰可奏之由、先是、堀川中納言退出了、此間、余示人々曰、御渡儀、依長久四年例、黃牛、五菓、反閇之外、無移徙之儀、藤納言云、彼例寂吉、尤可被據用、余尋問曰、無水火之儀之時、三ヶ日無不消燈之事歟、將尙不可

消之歟如何、人々答不分明、可問陰陽道云々、尚可尋以光長欲問〔之〕處、陰陽師等退出了云々、仍可返下例之由、人々所申也、經家朝臣歸來給了、卽便返下〔之〕了、經家取之、向下侍方了、次余起座參御所、人々退去、

參入公卿、

余、直衣、中御門中納言、束帶、參花山院御佛名云々、藤中納言、直衣、堀川中納言、同宗家卿 ○宗家卿一作中御門中納言、兵部卿、直衣、右大辨、束帶、雖不可參御佛名、今日申院司之慶之上、爲執筆、仍束帶也、

抑、散三位執筆之條、俊經卿不審、申先例云々、爲院司之上大辨也、加之、匡房卿爲三位大辨之間、勤此役、卽寛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行幸定、左大辨匡房執筆之由見時範記、以此旨仰光長了、長久例、右大辨資通勤之、爲遂彼例、殊撰用右大辨、但彼度四位別當也、今度同雖可用四位別當、近代諸院宮定、皆被用納言參議等、加之、俊經其職相叶、又爲院司、仍隨宜所令勤仕也、

日時勘文書樣、

擇申日時、

今月廿一日甲戌、　時戌、

承安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時晴　在憲

長久例、陰陽頭孝秀、□助時親等連署、今度依彼例也、

定文書樣、

定、

遷御九條殿雜事、

一移徙事、

行事　經家朝臣、　光長、

一殿上裝束、

行事　季經朝臣、　泰通朝臣、

顯信朝臣、　兼光、

信國、

一饗、

殿上、　雅隆朝臣、

女房衝重六十前、三十前賴高、三十前信康、

侍、　光經、

廳、　〔定長、〕

一屯食、行事經房朝臣、

盛廿具、

行事　季廣朝臣、
一擧燈、
行事　資泰朝臣、
一御簾、
行事　信季、
一所々雜器棚厨子等、
行事　季長朝臣、
一掃除、
行事　仲賴、　丶丶
丶丶　丶丶

承安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十五日、戊辰、天晴、入夜參內裏、先是、關白被候、衣冠、今日若有公事歟、依不審相尋人々之處、荒奏云々、余依有見物之志、暫不退出、此間、關白被語雜事、被示事等、

一除目封成柄之時、首ヲ突板事、不覺悟、突テモ不突テ〇テ作ト、モ有ナム、不可及別樣事歟、我執筆之時、突トモ不覺〔云々、〕

此事、隆季卿曰、宇治左府當時關白皆被突之、而余不突之〔可〕爲失之由示重家卿云々、仍問

申之處、所答如此、如何〔々々〕、余案之、有兩說事也、大二條關白突之云々、大殿不突給歟、如關白之被命、共不可有其難事也、爲參差之時突之能爲調也、不參差之持、作法ニテ不突ニハアラス、

一同封成柄之紙捻、用檀紙之由、隆季卿示申云云、此事不可然云々、

一今度除目尻付、修造主水司社料ト令注、是依請文狀也、而件社號不可然之由、卿相有令傾之人云々、此事又不可然、諸司皆有神社、今依主水司社修造事浴恩之者、任請文注之、有何難哉云々者、

余申云、若不可有社字歟、唯修造主水司ト可注歟如何、

命曰、不可然、本司神社各別也、爭乖請文哉云云、

一縿下襲之間、若有樣歟、人々有口傳之由示云云、仍問申處、全無別樣云々、

余案之、縿下襲之〔由〕、口傳ハ、裾ヲ下ニテ頗縿〔並〕置也、而近代人々不顧後シテ、左右手ヲ一

度後指遣漸引寄、是秘事之由、或卿相等令存云々、未聞事也、近代事皆如此、何為々々、

一叙位召入内一加階勘文之時、用殿上辨、而為藏人頭者、宜召各朝臣、不然者、以男共可召之云々、余案之、雖藏人頭、以男共召、有便宜歟、

一従下一ハ、従上五位最前書之、而若一加階之人ヨリ上臈、以他事令叙者、可書上歟如何、命云、可依本位可書上也、但若上下臈不分明覚者、只以従下一書上、何事之有哉、但惣以叙位之習、強不沙汰本位事也、是同クハノ事也云々、

一若執筆給硯筥蓋、申文之時、（今度如此、）乍蓋可返上歟、命曰、可然、無異儀事也、

余案之、乍蓋給事、尤非、然而此關白被存此儀、仍所問也、

[一]王氏ハ叙藏人之後、不叙外記史之前に可叙、必シモ他氏々々一具不叙、又可随便[事]也云々、

一別功と令注事ハ、任料なとや、この尻付無骨事を令書歟云々、

一叙位ハ、叙サシテ暫置之時、可置座前、不置硯右、

關白於事似無會釋、且ハ今度除目早出、未曾有未曾有事也、古來初度執筆未有如此事、世人莫不傾奇、仍所被示之旨、雖不可取信、下官皆所聞及之事等有符合事、又度々被参勤之人也、依為先達、為散蒙使々〇々（作候、）所尋申也、叙位ハ只一兩度被勤仕云々、不委歟、

抑、今度早出、或人曰、息侍従雖申少將、不被任、重盛息任少將、仍腹立被起座出云々、

及子刻、左大臣着仗座云々、頭辨長方申關白曰、左大臣被申曰、三度奏中間、有行幸他所之時、[或]更又可有吉書奏之由、有所見、仍問例於官之所、申曰、新造内裏幷有始候奏之大臣之時、必先有吉書奏、不然之時、依行事有吉書奏之例無所見者、此條何様可候哉、關白被答曰、忽其例不覚、若慥有所見者、非此限、不然者、可依官申状歟者、（遂[無]吉書奏云々、大臣申状未知可否、）其後良久及丑初、兼光参上、申陣儀了由於關白、々々被着殿上奥座、先有内覧事、其儀、直藏人頭左中辨長方朝臣持書於左右

手一、不レ指レ杖、昇レ自二殿上前小板敷下戶一、跪二長押下一膝行昇二長押一、又膝行兩三度及而獻レ書、關白取レ之置レ前、縱、長方逆行退、候二長押下小板敷一、次關白解二結緒一引延、披二禮紙一、先押二遣文於左端一、以二左手一抑レ文〔於二右端一〕以二右手一、禮紙右妻下上ヲ引張テ以二右手一押二文於右端一、以二左手一禮帋左妻下上ヲ引延、今度先引二張下方一也、置二文於禮紙中央一、右二內結緒一、引二拔黃勘文一、勘文上卷二亘目錄一、先見二目錄一、則作レ持二右手一、繆二加勘文一、繆二持同手一見レ之、不二見訖一、見二中許一也、右手所二參持一ハ置二禮紙上一、如レ本卷レ之、目錄卷二加之一、指二結緒一、押二卷禮紙一、作レ置二卷レ之結レ中、片點下結レ之、右無共不二見及一、頗指出了置二座前一、次長方朝臣如レ初膝行、取レ文引廻、逆行如レ本居二長押際一、小板敷也、結申之儀如レ恒、關白目レ之、長方稱唯、卷レ文、加レ本結レ之退下、次關白被レ參二御前一、次奉二仕御裝束一、南向、次主上出二御晝御座一、引直衣也、關白候二御座西間几帳內方一、次長方朝臣候二中門廊北第一間長押下一、向乾、主上令レ目給、長方微唯退下、次左大臣持二奏狀一參上、入レ自二靑瑣門代一、中門〔北〕腋妻戶也、北進昇二中門廊南妻一、經二年中行事障子西一、跪二同廊北第一間長押下一、顏向乾、深揖〔二〕小起揚、候二龍顏一、次主上令レ目給、次大臣稱唯、其緊太短、訖又揖、二、起、先二右足一、昇二長押一、同、自二廣庇一西進、顏寄南、自二御座東間程一漸屈行、當二御座間中央一、顏向レ乾跪、去二長押一三尺余許、先跪二左膝一、膝行三四度、定頗起揚、懸二膝於長押一、先右、又膝行兩三度、敬屈揖寄レ杖、主上取レ之、置二御座前一給、縱、大臣取二直杖一、逆行降二長押一、又逆行先起二右膝一、右廻徐步、自二參上之時一ハ、事外ニ徐步、如何、二間許東サマニ行テ、大輪二右廻着二圓座一、先跪二南〔際〕一、頗膝行正レ座、作二圓座去二長押一五尺許一、橫レ杖深揖、三、作レ持レ杖候、次主上御二覽文一、其儀一同二關白被レ覽、但引二展禮紙左妻一之時、先引二延上妻一給、逆二于關白之儀一、此外無二相違一、凡其間御作法太以神妙、御覽了如レ本結レ之、指二置御座端一給、于レ時、左大臣揖、四、置二杖於座右邊一、乾巽妻引二去圓座一置レ之、如二家口傳一者、東禮之時、座右爲二參退之路一、仍可レ置二座前一橫、之由所見也、而今如レ此、可レ尋、但嘉保二年堀川左府置二座右一之由、見二江記一、閑院東禮也、頗退起、經下圓座與二文杖一之間上、如レ初膝行、今度無二屈行一、昇二長押一及而給レ文、退降、文首、左ニナヒキタリ、起右廻、經二文杖東一、大輪右廻着二圓座一、北儀如レ初、揖、五、置二文於座前一、遣二着座一之間、文杖懸レ裾、頻動鳴、太無二便宜一、引二寄杖於圓座際一、刷二衣裳一解二結緒一、引二延右禮紙下一、披二禮紙一、先押二遣文於左端一、以二左手一抑レ文、以二右手一禮紙ノ右ノ端中央ヲ引延、次以二右手一押二遣文於右端一、以二左手一禮紙之左端ノ中央ヲ引延テ、引二遣文於禮紙ノ中程一テ拔二黃

勘文、頗向座下、開目錄、更向前伺天氣、結申之、（詞曰、□□國ノ司ノ申（セル）、當ル年不堪佃（國ノ）坪付ノ文申上ト申セル事、申セル（事）ノ詞、頗高如恒、）押合候天氣、主上目給、大臣微音稱唯、（此聲不聞、程也、如何、）卷文如本、指之、押弓結緒、（片結、無下結歟、猶不見及、）揖、六、左手取文、右手取杖、以杖打懸文上、退起右廻退下、經年中行事障子東、降自南妻、（初所、）於青瑣門代、（初戶、）立弓場殿代、（當件戶間溜外、北面而立、）史跪大臣右、次大臣先給杖、（史取之、）次給文、（史加之、）次大臣左廻、自取裾向陣了、嘉保二年例、大臣立西面之由見季仲記、余隱閑所、伺見此儀等、六度揖、花薗左府說也、是白川院仰云々、近代人、大事公事等、偏伺見花薗左府次第日記等、稱唯云々、左相府其一也、

今日作法不審事等、

一稱唯聲太短事、

一經青瑣門代事、（嘉保二年、左大臣依殿下仰、經殿上小板敷、是入自青瑣門代者、依主上御眼路也、）

一置文杖於座右事、

一引延禮紙左右端中央事、

一給書杖於史之間、兩度給之事、（但有兩說事歟、）

十七日、庚午、新御所御裝束始也、雖御修法最中、無憚之先例也、

十九日、壬申、內御佛名也、上達部五人參入云々、余不出仕、人數少、仍法皇借給、被問進奉不參之輩云云、余不蒙催、仍不預其問歟、參候所□□（〇一作登所、）衣領結願、家寬奉伺（〇何一作仕、）之也、

廿日、（癸酉、）參新所、見作事、懈怠所等加催促、光長參上、申御渡之間雜事、

廿一日、甲戌、天晴、此日、皇嘉門院新造御所御渡也、每事依長久四年例、有沙汰、以省略為先、上達部衣冠、殿上人束帶、一夜〔之〕儀也、早旦、參新御所作事、御裝束□□皆悉沙汰具了、着衣冠參女院、先是關白被參、（直衣、）戌刻遷御、關白及余渡（候）御車寄、公卿列立前庭、御車唐、（車副牛童皆布衣、御車入尺御鏁、余嫡童、幷關白姬君、乘御車、此事不當也、件童生年八歲、着袴之後也、而候御車、太以無便、仍再三雖申其旨、被仰不可知之由、仍勿論未曾有事也、但高陽院被參院中之時、故攝政殿、着袴之後同車、同車入法皇宮、何況於我家中哉、有先例之由被仰、不能申左右、北外御車渡無人、不出女房衣、是一說云々、且是依其程近也、度々例、或女房候御車出衣者也、）到新所北門、稅立榻、黃牛向立御車、陰陽頭在憲朝臣候反閉、（出蔀所之間、依略儀無反閉、）漸引御車、先是、殿上人列立門內、（南上、西面、）上卿列立前庭、（東上、南面、）行列次第、先黃牛、（近衛官人二人、若束帶奉之、本所催務也、而若束帶參入、仍不能改、或說、院宮儀、必可着束帶云々、然而先例必不然歟、）次陰陽師、次松明、院司二人、（資參朝臣、季長朝臣、）次御車、御車過前之間、公卿列居、余同

列レ之、即起參二御車寄一、關白自二東方一被レ參、先陰陽師昇二南階一、入二御所中一、讀二堂上咒一、向二所々一、判官代信季引二導之一、出レ自二西南門所一、退出之間、主典代賜レ祿、（白大掛一領也）下御之後、關白及余參二御所一、先供二五菓一、南面臺一本、居二五菓笥盞等一、中盤居二酒器一、又銚子等一也、皆用二樣器一、（〇樣器一作二私銀器一）女房陪膳役送、件五菓、豫在二御厨子一、先レ是、引二出御車一、立二車宿一、又藏人撤二御車寄雜具一、次關白及余着二殿上一、先レ是、他卿着座、次經家朝臣奏二吉書一、先覽二院司上臈宗家朝臣一、件人不レ見レ之、如何、次一獻、同朝臣居二盃於折敷一持二參之一、瓶子藏人、關白先氣色、余取レ盃巡行如レ恒、次二獻、右大辨俊經、瓶子五位定長、次居レ汁、關白手長資泰朝臣、余季長朝臣、大納言以下兼居レ之、次三獻、堀川中納言忠親、瓶子五位殿上人、次居二菓子一、次置レ紙、次人々退出、

參入公卿、

關白、余、宗家、遲參資長、忠親、兼房、家通、重家、信範、俊經、基通、

奉行、

院司上臈資長卿、先被レ仰二宗家卿一、而依レ指二合尊勝寺灌頂一、辭退也、別當經家朝臣、光長、

廿二日、乙亥未刻許、參二女院一、召二季長朝臣一、給二御衣一重一、經家朝臣傳二給之一、於二寢殿東面一給レ之、密々事也、依レ爲二御所行事一也、」

廿三日、丙子佛事御祈始也、依二一夜儀一、今日被レ修二行之一、且ハ依二別仰一、忩行也、

廿四日、丁丑今朝引二出黃牛一、〔埋〕二五菓一、撤二御車裝束一云々、」

廿五日、戊寅今日御佛名也、依二四條宮例一、不レ立レ帳、被レ居二御佛一〔云々〕余、中御門中納言、大弐、兵部卿參入、每事如レ恒、

〔廿六日、己卯今日、大外記賴業眞人來、〕

廿七日、庚辰今日、入レ夜有二御行始御幸一、渡二御余第一也、殿上人布衣十余人、依レ召余半蔀車進レ之、出車一兩、每事密儀也、余着二直衣一、參二上御車寄一、於二此第一供二御料一、還御之時、進二贈（〇贈一作二引出一）物一、琵琶入レ袋、依二密儀一女房持二參之一、出二寢殿南面一、余召二經家一給レ之、

廿八日、辛巳源中納言來、數刻言談、件人服假也、去廿四日少將入道通能卒去、然而爲レ云二合敍位之間〔之〕事一、密々所レ招也、

承安四年秋冬此一冊惡付七拾四枚者先年松殿右幕下道昭卿以三緣院道敎公眞跡之本被書寫之爲後證染老筆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　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第十五終

玉葉　卷第十六

自承安五年正月
至同年三月

承安五年春夏　（安元元年）　歲次乙未

正月

一日、癸未、天晴、寅刻、四方拜如恒、申刻、着束帶參院、（法住寺殿、）上達部列立庭中之間也、余暫立中門外北腋、令列公卿了、殿上人未列、入自中門、經參議散三位等列後、（依人數多、參議已上列後如例年、仍經件兩列之間也、）加列、（關白與左大將之間也、左大臣未參、）次殿上人等列立事、（○事一作了、）舞踏如恒、次還列中門外、此間、左大臣參入、次女院御方拜禮、（時忠申次、）拜舞（○舞一作禮）了、人々暫昇堂上、小時、關白被退出、次左大臣退出、（先關下官、）次余退出、參內、相次人々參上、亥刻許、小朝拜、（束上北面如例年、）次余逐電退出、左大臣、左大將同以早出、先是、頭辨長方朝臣內々問可候節會哉否、依脚氣不可候之由答之、未出仕之前、小兒女、戴餅、並齒固、退出之後、手水、（陪膳行賴、四位季長、依申障也、）余退出之次、參女院御所、預小饌、退出、

今日、參院拜禮公卿、

大臣、（關白、左大臣、余、）大納言、（師長、重盛、公保、隆季、實國、）中納言、（邦綱、成親、宗家、資賢、兼宗、時忠、）二位、（中將、兼房、）參議、（成範、賴成、家通、實綱、）散三位、（經盛、基家、俊經、隆輔、信範、脩範、）

三位中將雖出仕、不被列、

二日、甲申、晴、早旦、手水、（陪膳光經、）晚頭、上官列參、大夫史隆職來、呼前問敦綱功過之間事、申云、去廿六日實錄帳一卷、不與狀二卷被下了、今二ヶ卷不與狀、（現存國司四人、仍不與狀可有四卷云々、）同廿八日欲被下之間、依政官不參結政延引、仍如只今者、五日難被定歟、但敘位當日於陣被下不與狀之例、天永二年只一度有之、依為人々大事、密々告敦綱了云々、又令申事等、

一去年三度奏了、依河內減省、又有奏、而始於御前被行官奏年有四度奏例無所見、仍忽此沙汰出來、今一度有奏、（題文後不堪等云々、）抑、延久之末、白河院御宇代始官奏有四度、而件年天下大事出來、（後三條院御事、）事躰有憚、于奏遂、仍申上無例之由云々、

一去年荒奏之時、先參左大臣第、而被仰出曰、三度

奏中間、(吉書奏以後、荒奏以前、)遷二幸他所一之時、必又可レ有二吉書之奏一之由、有二所見一、可レ勘二申先例一者、仍檢見之處、新造內裏、幷始大臣候レ奏之外、尋常御所遷幸之時、有二吉書奏一例、無二所見一之上、不レ叶二物儀一事歟、若可レ然者、每レ遷二幸他所一、可レ被レ下二吉書一、何至二官奏一、必先可レ有二吉書奏一哉者、以二此旨一仰レ申之處、被レ出二證文一、披見之狀曰、吉書奏以後仰レ遷二幸他所一者、先可レ有二吉書奏一歟云々者、如レ狀者非二憖例設ル儀之詞一也、此上於二有無一者、可レ有二時儀一歟、官難二計申一歟者、件書、花園左府於二白川院御前一、所レ被レ造之次第裏書也、仍爲二規模一〔之〕由被レ命云々、件日、遂無二吉書奏一云々、(此事、下官、去年參內之時、所レ聞也、子細在二件記一、)

一去元日節會、內辨右大將、外辨上卿中御門中納言云云、內辨無二殊失一歟云々、

三日、(乙酉、)手水、藏餠等如二昨日一、未時許、參二女院御所一、入レ夜歸來、中御門中納言被二來臨一、余對面、去元日內辨右大將無二殊失一云々、先レ是、辨官等來也、今日及レ晚雨降、

四日、(丙戌、)天晴、此日、朝覲行幸也、午刻着二束帶一、(螺鈿釼如レ恒、)參二法住寺殿一、先レ是、上達部兩三祗候、未時、關白被レ參、(自二閑小路一被二參會一也、)相次左大臣參入、未終臨幸、余、左大臣等不二列立一、先御拜、左大臣置二三衣筥一、關白敷二帛裕一如レ恒、御拜了還御、又渡御、人々着二御前座一、(頭辨召レ之、)次被レ仰二樂行事一、次振桙、次舞二地久一之間、居二衝重一、頭中將勸盃、太平樂之間、供二御膳一、(陪膳大宮大夫公保卿、役送參議散三位、如レ恒、)法皇御二簾中一、先レ是、右樂行事通親參二簾下一、(懸レ裾、)申二關白一曰、和風頻扇、仍難レ奉二仕狛桙一、以二散手一代レ之如何、關白被レ問曰、可レ舞二狛桙一之由、被二仰下一歟如何、道親曰、然也、關白曰、然者早可レ奉二仕狛桙一、不レ可レ依レ風者、胡飲酒(忠節、)之間、依二關白命一、左大臣起座、於二巽角簀子一、以二陣官一、召レ舞、被レ仰下給二一階一之由上、忠節於二庭中一持レ撥再拜、還入、散手被レ仰レ賞同前、但關白頗遲被レ仰之間、舞還入之後、更以二陣官一召レ之、頗似レ無二便宜一、舞了、五位殿上人等、持二參御遊具一、(先御笛、筥盛、納二笛笙篳篥等一、次琵琶、置二余前一、次筝置二左大將前一、隆季卿、依レ仰二所作於余幷左大將等一、)次關白召二御笛一、左大將、取二筥蓋一撤二笙篳篥等一、入二笛許一、次第取二上之一、(件筥如二本置二大將前一、置二長押上一、保安例如レ此、次第取二上之一也、大將欲レ進二笛許一、余示二作レ筥可レ被レ進之由一也、可レ撤二他物具一之由、關白被レ命也、)關白取レ蓋、(懷二中笏一歟、永久、保安、共知足院殿指レ笏給、尤可レ被レ指レ笏歟、)自二御座西間一、昇二長押一跪、一兩度膝行進レ之、主上取レ笛給、

關白取、蓋退復座、（蓋置前殿上階下、）召人等參進之後、先調子御遊如恒、呂（安名尊、鳥破、席田、鳥急、御笛、神也妙也、）律（青柳、萬歳樂、）次給祿、次人々起座、余與左大將言談、即退出、今日舞、左（萬歳樂、太平樂、胡飲酒、拔頭、散手、陵王、）右（地久、狛桙、新鳥蘇、崑崙、貴徳、納蘇利、）御遊召人、（拍子資賢卿、付歌、雅賢朝臣、經盛朝臣、琵琶余、箏左大將、笙隆季卿、篳篥定能朝臣、和琴左宰相中將實家、）余平調調子之時、取持律音、（有主上御笛、依不珍重所爲也、）左大將被調雙調、珍重也、人々起座之間、有御贈物、（先々御遊中間有此事、）右大將（今一人不覺悟、）等取之、次牽御馬二疋如恒、今日、左大臣起座之間、劔石突落庭、其息中將降庭取之與大臣、余調琵琶之間、四絃切了、結續調之、

勅賞、

正二位光隆、（院御給、）實國、（御笛師賞、寛治三年政長朝臣息有賢被許昇殿、永久、保安無賞歟、）從四位上藤原隆忠、（建春門院御給、關白息也、）

抑、主上令吹御笛給事、近古例、寛治三年正月十一日、堀川院、（御歳十一、）始有御笛事、政長朝臣爲御師匠、仍其息有賢被免昇殿、（當座被仰歟、）鳥羽院御宇、永久二年二月十一日（御歳十二、）始令吹給、（無御師匠賞歟、）呂歌樂等如今度、律、伊勢海、萬歳樂、五常樂、急數反、保安元年二月二日有此事、歌樂等如今度、永久御笛外、宰相中將信通吹笛、保安無他笛、今度毎事被遂保安例、惣以不得心、何棄初度之例、強被擬用代末例哉、凡人人皆謂、以保安初度、不尋見永久例歟、今日、於主上御前、（御出以前、）余申出永久例、關白有承引氣、人々稱可然之由、仍關白被尋隆季卿〔隆季〕、偏可依保安例之由令申、仍無沙汰歟、中心所奇驚也、後聞、余申狀、及法皇聞、可用永久例之由、被仰隆季〔卿〕而件例稱不覺悟、不承引云々、未曾有未曾有、

五日、丁亥、朝間天晴、午後陰雨、入夜甚降、戌刻、着束帶、（蒔繪劔、）參內、（閑院第、）陣頭無人、仍直參御前、關白、左府等共未被參、其間、與女房言談、申昨日主上御笛神妙之由、良久、關白被參、相次、頭辨自院歸參、右少辨親宗爲御使重參來、於關白御前、清書叙人、（先々、或關白被書之、今度親宗筆歟、）頭之、左府參陣云々、即下官着陣奥座、（于時亥三點許歟、）先是、左大臣在端座、左兵衛督成範卿一人候橫切座、次中宮大夫、中御門中納言、左宰相中將等着座、待召之間、左府被問中宮大夫曰、昨日行幸御牽出物如何、隆季卿答曰、御本一卷、（入筥、裹錦、付持、）如恒、御笛、御書、（毛詩一部廿卷、入沃懸地螺鈿手筥、蓋付組緒、寛治三年被進毛詩例也、）等也、右大將、一條大納言、新大納言等取之云々者、小時、

藏人尹範來召、（於御前、初被行之時、藏人次召之、於今度者、於叙位、雖爲初度、去年春初被行除目議了、仍無頭召之儀、寛治六年春除目頭召之、同七年叙位藏人召之、今度追彼例也、）左府已下〔相〕揖、次左府以官人召外記、即六位外記參候小庭、大臣仰曰、筥文候へ、外記稱唯退下、爰隆季卿進申曰、弓場殿代庭濕潤、無便于列立、爲之如何、大臣曰、中門常事也、有先例〔者〕、隆季曰、里内之儀、偏可依便宜、不可及例之有無、但中門内擬孔雀間歟、被尋問可宜、仍左府召官人令見之、歸來申引幔敷座之由、仍仰參議成範卿、召史令撤其座、（成範仰史之間、史乍立承仰、大臣告曰、敷政門内、五位史猶可跪、況六位哉、乍立令申非例也、早可居者、即居〔了〕、）此間、六位外記三人、取硯筥等、列立小庭、（始當西第二間西頭立、而被仰可立下之由、仍當參議座程立了、西上南面、）令（作イ）撤座之間、暫經程、小時、史令申撤了由、即左大臣揖余、（氣色、）起座、出自西第一間、經中門南柱内、立中門北際、（南面、）余起奥座、同出自一間、（左府、及余依爲一位、用此間、）經同路、立左府東、（南面、）次中宮大夫、中御門中納言、花山中納言等列立中門東砌内、（北上西面、依彼外記可立、猶令立寄西也、）次左兵衛督、左宰相中將、左大辨等列立中門西際、（東上北面、）次外記三人列立納言後、次左大臣揖、納言已下答揖、右廻經中門内北柱東頭、（内也、須經件柱外西砌、而中門内引幔、柱外甚狹少、仍用此路、雖非例、里内甚雨、偏隨便、大臣强被示合余、答不可有難之由了、）更出自中門北腋小戸、昇自小板敷、被着殿上、余同經此路着座、先是、關白被居奥座、次關白、左府、余、次第起座着御前座、次隆季、宗家、兼雅等取筥文着座、（宗家、兼雅等起時、先起右足、且失歟、）次成範卿着横切座、次依召關白着御前座、次左大臣、余、次第依召着圓座、（於左大臣者、關白不待召之前參上、如何、）大臣正笏候、次姿十年勞、其儀如恒、但（右イ）爲姿置替筥之時、以左手取十年勞筥、以左手引下硯筥、相逆去年春除目之時、又復座之後、置替之時、以右手取上十年勞筥、以左手引寄硯筥、是同去年儀、又於御簾下引廻筥之時、置板敷、以文下方、座下方サマ引廻之、返給之時、以文上廻座下方也、次召續紙、（先召男共、藏人參入、被仰曰、五位藏人召セ、）兼光持參續紙二卷、大臣取之置前、（横、不取柳筥、）今一卷續紙被入十年勞筥、余之所習入第二筥也、取笏候、依御氣色、置笏向座上、繆置紙端、更自奥外サマ卷返之、（此事可尋、一説、卷寄端、更自奥卷返之、一説、向座下、繼置之、更卷返之、向座上、繼置之、卷返之説、可尋知事也、）如本置座前、此後不候氣色、即入水摺染筆、（二卷、）取續紙、問申加階人數於關白、關白被答曰、廿餘人、即又染筆書從五位下、如本置前取笏申關白曰、式部省奏不候、只可叙民部歟、關

白稱有申文之由、即被指遣式民兩丞申文二通、（各付短冊、）大臣取之置座前、横取式部丞申文短冊、入硯下（小板）下、披申文讀申、（只式部省ト許、讀申也、）推合候天氣、置硯上、取叙位叙之、更讀申叙位、（只姓名許ヲ讀申也、或說、最初人可讀加位云々、今度不然、又〔不〕讀申除目之時、被讀之、可有差別歟、可尋之、）勾申文、入第二覽筥、是又違所習傳、叙位成文入十年勞筥、如除目、而今被入三筥、定有所習歟、他成文等皆以如此、此後讀申、懸勾事皆同前、但氏爵名簿以後、只推合不出音、叙人ナハ如形被讀申也、次取民部省奏叙之、其儀同前、次召院宮御申文、（左兵衛督成範卿、）先申關白曰、納言參議之間如何、關白曰、近代多參議歟、仍用參議、次依關白口宣、叙藏人、次叙王氏、氏爵名簿等、有禮帋裏帋等、撤禮帋、入第三筥、不引裏帋也、（名簿在硯筥硯上方、加封、有短冊、）以爪切封、次取出外記史申文、解短冊、先欲叙外記之間、持參院宮御申文二通、大臣取之、（成範申曰、九條院、太皇大后宮、自此者、）置硯上、入叙位筥、外記史申文等於一筥、氣色關白、指笏進奏之如恒、返給復座、申文置座前、引寄筥等、取出叙位外記史申文等、先叙外記、次叙史、次叙源氏、（以爪切封、）次取笏問申藤氏爵於關白、關白被示名、即叙之、次叙橘氏、此間、居火櫃衝重、有勸盃、（頭辨、瓶子親宗、）宗家〔卿〕經簀子來受盃、先是、隆季卿起座着陣下、河內國不與狀〔二〕卷、幷解由等、又奏下合否申文、叙氏爵了、幷置院宮御申文二通、次第叙之、（不引裏紙、）次大臣取出、次第披見、取笏申關白曰、一加階勘文可召歟、關白許之、仍奏事由、召男共、男共參入、仰曰、長方朝臣召セ、暫不參入、兩度被召之後參上、候長押下、大臣仰曰、一加階入內、（余〔之〕所習、入內一加階勘文と仰之、）長方退下、此間、關白給外記勘文、被示且可被叙諸司勞由、大臣取之、（此中有加階叙人注文、）卷寄（作持）卷之、見之、注文置座前、件勘文可叙之者、被合點也、大臣申關白曰、先可叙諸司勞歟如何、關白分明不被答、叙之、猶欲承處分、關白云、何ニテモ候ナム、大臣猶（○猶作被、）申曰、先可叙諸司勞歟、關白諾、即叙之、（無申）文、叙勘文兩三人之間、長方持參一加階勘文、申曰、入內ハ可任者不候、大臣取之、撤禮紙、入第三筥、〔被〕披見勘文之後、奉關白、關白見了返給、（永久五年御記曰、殿下令奏給返給云々、今日不被奏之、）件文不奏、讀申叙之云々、而關白被候之時、先奉覽之、先例也、大臣取件勘文、置

十年勞笘、次叙外記勘文了、此間事、細々尋申關白、勘文不突點、被懸勾〔也〕、
卷之入第三笘、此事可尋之、次叙加階、此間、關白加階申
文五六通許、給執筆、大臣取之先置座前、取一加
階勘文讀申、如例、不可聞音、叙之、勾勘文、入第三笘、
次披見注文、逆上叙之、先可叙之者に、引點之後
被叙之、申文少々懸勾入第三笘、大略叙了、從上
五位歟、正五位下歟之間、

小間召職事被問外記曰、出雲守能盛、檢非違
〔使〕之時、行賀茂行幸事、何年哉、即頭辨問外記、
歸參申曰、嘉應元年云々、

五六行許、料紙不足、仍更書今一卷續紙端テ、暫置
座前、皆叙了之後、取出小板切續之、頗似無川意、從五位下之所、頗寄
端テ被書之所致也、板小刀如本返入續紙殘返入十年勞笘、次
不候氣色、先〔先〕候氣色之由、不見舊記、今日又以然、此間、關白被返之、申
文叙位與餘紙向座上放之、可向座下歟、同入十年勞笘
卷叙位、置硯上、以右手取十年勞續紙殘二通移
第三笘、取外記勘文返關白、關白取之、被進簾中、以同手取上件笘、取移
左手、以右手引下硯笘、此作法未見事也、不知可否、以空笘置
前、入叙位、取笏氣色關白、關白被示可待功
過定文之由、小時書定文了、隆季卿自余座下方

授之、余置笏於右、取定文披見了、授左大臣、左
大臣見了、加入叙位笘、指笏押笘進寄、引廻笘奏
之如恒、返給、定文留御所、復座、引直笘、取十年勞、并
七卷文書許、返入第一覽笘、成文等、猶在三笘也、
續紙等、不返入一笘也、次取副叙位於笏、深揖退
下、於殿上端座、授宗家卿退出、抑、議中間、其程不
覺悟、叙勘文之間歟、隆季卿復座、關白被仰曰、受領文ハ候歟、隆
季以男共召辨、兼光參來、隆季問之、兼光歸來申
候之由、隆季申上曰、受領文、河内帳候、被仰可定
申由、即召男共、召切燈臺、即藏人一人、取打敷燈
臺等、立參議座前、今一人、持參燈、次右少辨親宗、
左少辨兼光等持參文書、入硯笘、參議三人、成範卿見合、
實家卿書定文、實綱卿讀大勘文、中間、隆季卿申上
曰、河内國、久不勘公文之間、毎年多不審、而可
爲式代解由之由、聊有所見、而今已分解由也、此
條、寛治之比、飛驒國帳沙汰之時、及群議、今度不申
出者、有後日難歟、仍所申上也者、關白曰、非可
被尋問事歟如何、隆季曰、可被問官也、關白云、
早可問之、仍召兼光問官、官申云、此國、功過久
不被定、仍式代已分之間、不分明覺申、但已分解由

之條證(○證一作稅)、帳有限、被免之、何難之有哉、隆季申上此旨、關白被示曰、然者可被免者、此外、兩三有傾奇事等、然而非巨難歟、不及議定、實家書定文、讀申之之間、書當任二年、隆季難曰、可有ヶ字、實家云、端に有ヶ字、何必可候哉、郭(○郭恐確)執不改之、又〔此文書〕、無欠由付之、隆季又難曰、四ヶ年治國、〔雖〕(○雖恐難)注無欠由也、敦綱者、二ヶ年治國也、仍先例、不付無欠之字、以上爲四ヶ年之治國與任中者任之差別也、不可付之云々、實家又陳曰、雖二ヶ年、無過有勤之條、何難有哉、猶有郭(○郭恐確)執氣、然而不付之歟、鷄鳴之後事了退出、於路頭天曙、今日、左府作法相逐余之所習事等、

一引廻宮事巡、

一醫博士侍醫無尻付事、

一卷返續紙之時、不卷寄、向座上繆置テ、更卷返事、

一欲奏十年勞之時、以左手取出一文、以右手引下硯宮事、

一今一卷續紙、入十年勞宮事、

一成文入第三宮事、

一成功尻付、造字在末(○末一作否)事、

一向座上、放敍位奥事、

一外記勘文懸勾事、

一讀申申文幷敍位之時、每度推合事、

一召一加階入内ト事、

一出雲守能盛、敍從上尻付、去嘉應元年賀茂行幸行事賞云々、先例、強不載年記、近代例如此云々、

六日、(戊子、)終日雨降、今日、内々示頭辨長方許曰、明日節會、左府不可被參云々、他人無參仕人者、殊可早參、如法未刻可催申雜事、若他人可參者勿論也者、近代節會無指事入踏夜、尤不便、仍所示送也、左府、去四日、一定不可參之由被談也、而昨今無告内辨事之(○之或於誤)、職事、因之、密々頭辨許可遣尋也、返報曰、早速可催行〔云々〕、

七日、(己丑、)天晴、此日、白馬節〔會〕也、未一點、着束帶(飾劔、紫裾、魚袋、)參内、(閑院第、)藏人左衞門權佐光雅、大外記賴業、大夫史隆職外、上下一切不參、頭辨參院、未歸參、仍仰光雅、令催促懈怠事等、尋申關白參否、及申刻、右大將重盛參入、酉時許、上達部兩三參入、光雅云、令進關白御許之使者、歸來申曰、只今可〔有

御参、但事具、且可令始行者、余以此旨奏聞、不待長方歸参、且着仗座、（奥、于時日没、）右大將、右兵衛督頼盛、左大辨實綱等同着座、即光雅來仰内辨、余起座、於陣座下立蔀外、令押笏紙之、（隨身押）之後、移外座、（此間、頭辨参來、）令官人置軾、（此次、令直沓、）次以官人召外記、頼業参入、余仰曰、諸司候哉、國栖酒正候哉、御弓奏諸司候哉、外任奏候哉、外記毎度申候之由、余仰曰、持参れ、（最末問外任奏事、仍仰此詞也、）頼業稱唯退出、此間、堀川中納言忠親、六角宰相家通等参着、次頼業持参外任奏、余見了如恒、頼業申曰、右馬頭申障不参者、（問諸司事之時、可申此旨歟、）次以官人招頭辨、（須召仰内辨之職事也、然而今日節會事、頭辨令申沙汰、又如此事、召上臈職事、先例也、）付外任奏、此次、奏御弓奏可付内侍所之由、并右馬頭申障之由、頭之、返給之、余結申之、頭仰曰、令候列、余微唯、卷文入筥、長方曰、御弓奏内侍所に可付事、聞食了、以右近少將維盛朝臣、爲右馬頭代、長方又曰、有加叙議、次第示之、（從五位上賀茂宣平、從五位下大中臣季能、此外、中原不被止爵云々、）即與折紙、余仰可給下名之由、即頭辨歸去、須臾持來下名、余置笏取之置前、（不結申、）頭辨歸去、次余召外記、頼業参進、下奏仰詞、又仰曰、御弓奏、内侍所二、右馬頭代に、右近少將維盛朝臣、次余以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参硯之由、（先是、家通卿起座、頼盛、實綱等在座、余示可有加叙之由於頼盛、件人如此役、頗雖勤仕歟、乃示案内歟、雖有大辨上臈、参議爲堪能者、令勤仕、先例也、又尚令大辨沙汰之、非無其例、今度、作置大辨、令沙汰頼盛、頗似無便宜、如此事、可隨時宜歟、仍頼盛得心退去了、）即余目實綱、進着座上、次外記置硯、次余目實綱、實綱來余前、余置笏給下名、即與折紙、實綱復座書入之、（其儀如恒、）被止爵之者二人、欲切續之、余仰曰、只可摺除歟、隨命摺之、（此事、只（令）可隨参議作法也、強不可仰此旨歟、但延久元年正月七日、經信卿爲参議之時、依内辨京極殿御命、摺（除）之、仍仰此旨、且又爲令早速也、去年、余内辨之時、宰相入道頼成爲執筆、切續之、彼時余未見延久例、而後日人々依内辨命、令切續之由、令沙汰云々、雖切續非失、然而爲隨先祖例、今令摺除也、）即持來、余取之披見之處、叙爵者姓相違、（以大中臣書中原也、）仍返給、令改直之、此間、以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参筥之由、則持來之、次實綱書直進之、余入下名於件筥、（不加折紙、）付頭辨奏之、次以官人召内記、少内記参上、密給件折紙、仰可作位記之由、并被止爵者等、了、次實綱復本座、此間、成範卿参着、余仰實綱令外記撤硯了、次六位外記参小庭、申代官如恒、次余起座、於陣座下立蔀外着靴、相具隨身、進中門、令見内侍出哉否、内侍出了、余正笏入自中門、自砌柱外、北行、經對前庭、（副砌、）入自軒廊西間、（依里内有二ヶ間、依爲一位、用西間、）

已下微到東階下、頗寄南揖、指笏於腰、昇階一級、（依短昇一級也、之、）懸左膝於第二級、（自下二級也、）以左右手及取下名、退下、拔笏取副下名、又揖、（作兩揖、普通說不然、今日用異說也、）左廻歸出自同間、着宜陽殿代兀子、（西面、件兀子立中間小間并三ケ間也、）次召內豎二音、次內豎唯參上、當南第一間、（中門北腋間也、）東面而立、余仰曰、式省兵省召セ、內豎唯退、次二省丞着靴入自中門、當同中間、西上北面列立、（去中門中橋五六尺許、）立定、余仰曰、式省サ、式部丞、經兵部前、渡小門前橋、自砌北行、於南第一間北傍行、（西面、）同間北柱下ニテ跪、指笏膝行進寄余座南方、余給下名、儀如恒、（以左手給之、右手持笏并兵部下名也、）次丞經兵部後、立本所之後、召兵部給下名、儀同前、二省退了、余歸出中門、徘徊中門南廊邊、中間邊、近衛次將濟々、良久不引陣、余尋催、（以隨身催仰之、又定能朝臣在余共、仍以件人雖仰之也、）而稱無催不引、余仰曰、更不可待催、被下下名了、即可引陣、出御之時、警蹕了、可居胡床也、仍引陣了之後、遣隨身令見下居胡床哉否、歸來申居之由、即余經本路着兀子、次內侍出、（依暗夜以隨身令見之、）余起敬折揖、右廻到軒廊西間柱內、（其路同下名之時、）更立南面、刷衣裳、歸出自同間、自樹等北斜進、出樹南頭揖始、到左仗胡床南頭、（去胡床八尺許、師說一丈、而庭狹無所、仍去八尺許、是故實也、進出五寸許、）西面留立、一揖、更引右足、（件右足不頭與胡床等、左足頗進出、仍向乾也、）兩拜（例年先突右膝、突左膝、今日用異說、）了、乍同方一揖、大輪右廻練廻、至初所練留、（拜了、練之間、隨身追前、或又練間、忽不追之云々、在兩說事也、）歸入西間、暫留立、刷衣裳、昇自東階南頭、着兀子之儀如恒、（今日、南面兀子立之、）御次顧座上、催開門、開門了、又尋闈司着御否、申着了由、次起座、下立東階下、（南面、）以隨身尋內記、內記自中門方、持來書杖、跪候余東南方、余指笏於左腋、拔宣命、見了指之、（縱指爲門也、）更指笏於腰、昇自同階、自東庇北行、入母屋北邊、西行到屏風下、去三尺許立留、取立杖、兩三步進寄、藏身於屏風、授杖於內侍、內侍取之歸入了、余如初兩三步退、拔笏右廻母屋、立東第二柱下、（向坤、）次內侍出屏風下、余進寄指笏、又兩三步步寄、以左手取書與杖、兩三步退テ、左手取書、右手以杖、打懸書上、以左大指押書上、（左右手間、自癸之時ハ進之、）左廻經本路、於東階下、以杖給內記、取副書於笏、歸昇着座、即入書於懷中、次召內豎二音、次內豎立巽角欄下、次余仰曰、式省兵省召セ、次二省參上、次余仰曰、式部省サ、次式輔代昇自東階來、余後、余指笏於

左尻下、取式筥給之、輔代退、兵部不待召參上、仍余追歸了、取笏更召曰、兵部省、次兵部輔代參上、給筥如初、次二省置筥庭中案退下了、次余召舍人(二音)、次少納言立版、次余仰曰、刀禰召、次少納言唯退出、次外辨列立、次余仰曰、敷尹、次謝座〔謝酒〕了着座、着南座一人、(重盛、隆季、實國、成範、實綱)、着此座一人、(忠親、經盛、實家)、次余仰實綱催叙列、實綱下殿催之、良久、叙列引了、實綱復座、次余問在座參議於右大將、召曰、左兵舍人司藤原朝臣、即成範進余後、余乍持笏、給宣命、次成範復座之後、余已下列立胡床南邊、次成範就版、次兩段共再拜了、宣命使復座、次余已下復座、次余仰實綱曰、叙人給位記、拜舞退出了者、早可被撤宮案等、實綱下殿歸昇、申撤了由、次余已下如初列立拜舞、(謝之親族拜)、次復座了、右大將氣色余、下殿立軒廊東間、(准六內、東第二間、今立歟、有兩說事也、或立西一間、或立同二間、立東二間事、可尋之)、先是、右奏加署、次見左、指名杖、取加兩杖參上、到屏風南頭、付內侍、(立留テ、杖ヲ竪ニ取ナシテ、更兩三步々寄事也、只スクニ、寄屏風下テ、取直杖テ付內侍也)、小退拔笏、左廻復座、次余仰實綱云、可被撤版位標等、即可被催白馬者、實綱起座、良久不復座、又白馬不渡、余高聲行

之、(政官等頻令催之)、適渡了、(次第太以狼藉也)、次采女可撤御大臺盤帊、而暫遲々、仍余催之、令撤之、即供晴御膳、聞警蹕聲、人々起座前、(此間、右大將、中宮大夫等退出了)、以盤供了居、次供腋御膳、此間、實綱猶以不復座、仍余尋人々、成範曰、申可候之由、定不退出歟、余曰、然者可被着座歟、成範不催之、余以內豎可尋之由仰之、忠親卿同稱此旨、仍以內豎催着之次、腋御膳四盤供了、令催粉熟、實綱起座催之、皆居了、實綱又不復座、雖相待、猶不復座、仍余只可候氣色之由仰實家、實家候氣色、次余乍居向御所、候天氣、鳴御箸給、次余已下下箸了、更食之、此間、實綱復座、次余問御飯供了哉否於采女、申未供之由、此間、主上入御、余已下立座前、(敬唯也)、余忘却〔實家〕候座之由、欲稱警蹕、思出氣色實綱、然而入御了、次內侍取劍璽、次余已下復座、余早可供殘物等之由仰采女、采女次第供之、御飯之後、催臣下飯汁、(一度仰之)、實綱欲起座、余仰乍座可催〔之〕由、仍以內豎催之、皆居了、更居汁菜等了、實綱申上了、余已下箸下、此間、余問采女、申曰、皆供了、余仰曰、於御酒盞者、依入御不可供、但事了後可罷出者、

於御膳者、供始之後、入御之時可供訖也、於酒盞不可供也、是故實也、次催二獻、即勸了、余下殿、催國栖、（以隨身召在階下之外記、六位外記參來、仰曰、國栖催セ、即催之、）一節了復座、次二獻了、余召實家卿、（詞曰、左ノ近衛ノ介藤原朝臣、）仰曰、大夫君達ニ御酒給ヘ、（依入御不奏、直仰之也、）次實家作法了復座、次三獻了、余起座、於東階下催舞妓奏、少將時實〔持奏杖〕參來、余如初挿笏左腋、見了、乍〔令〕持杖、指入烏口、（縱如恒、）進中門外弓場殿代、付光雅、（指笏於腰、傍取杖付之、）奏聞了、復座、次仰實綱催女樂、實綱下殿催之、參音聲、次樂二曲之間、余觸可立女樂拜之由於忠親卿、（先是、實國退出也、）着仗座、召見宣命見參等、如恒、仰外記、令指一枚、（共縱、指入烏口也、宣命ハ、入片枝、見參三通卷籠一禮紙、指今片枝也、例年、見參三通、一禮紙ニ卷籠、祿法ハ別ニアリ、仍宣命三通也、宣命ナ入烏口、今二通ヲ、ハスナカヘテ令指之、而今度川二仙數、是有兩說事也、但今度作法有便宜歟、）進弓場、付光雅、小時返給之、外記如本令指之、到軒廊本所、取書副笏着座、召賴盛卿、（詞曰、右ノ兵ノ舍人ノ司ノ朝臣、）給宣命、賴盛復座、次召實綱、（詞曰、左ノ大キ大頓ヒノ藤原朝臣、）給見參祿法、〔實綱〕即向祿所、次余已下列南庭者、先是、撤胡床等了、仍計程立之、次宣命使就版、次兩段、（先再拜、次舞踏、）次宣命使復座、次群臣復座、（但下殿之間、下人等昇堂上、撤饌幷臺盤了、仍實不復座、）次向祿所、跪庶膝上、自御所指笏取手祿、一拜、拔〔出〕笏、出中門外、改着淺履、自放笏紙、退出了、

今日、節會爲忿行、雖早參、依加敍事、幷公卿遲參、秉燭事始、自今以後不可早參節會、上不行者下不從、尤宜哉、今日用異議事等、

一欲移外座押笏紙事、

一問御弓奏有無之時、加諸司字事、

一給下名之時、兩度揖事、

一謝座之時、先突右膝事、

一同時當左胡床平頭立事、（恒例、進出テ立、而今日進出テ與立、退テ與陣頭立也、）

八日、（庚寅、）天晴、長光朝臣參來、令申敍位之間故實、敦綱當夜定功過、即以策勞加級、未曾有例也、不入勘文、何因有策勞尻付哉、若可有恩者、敍位日定功課了、七日以策勞可被敍也、不可有敦綱之愁、不可有後代之難、是則非敦綱之専一、君暗臣暗之所致也云々者、所申至極之理也、愚案如此、長光知我朝古事、當世無雙肩〔之〕者、空沈員外、藏蓬如無登用、君不知臣之令然也、哀哉哀哉、

入夜、敦綱參來申慶、

今日、諸寺修正始也、法皇幸法勝寺云々、又御齋會始也、今日、依吉日始念誦、

〔九日、辛亥、天晴、風吹、入夜參女院御方、戌刻地震、覺乘得業來〕、

〔十日、壬辰、天晴、巳刻許、參女院御方〕

十一日、癸巳、天晴、今夜、法皇幸法勝寺云々、余不出行、依吉日、申家吉書、季長朝臣、束帶如恒、

〔十二日、甲午、不出行〕

〔十三日、乙未、參女院御所〕

十四日、丙申、法皇、有修正御幸云々、御齋會終也、

〔十五日、丁酉〕

〔十六日、戊戌、終日雨下〕、

十七日、己亥、今日、小童、并姫君參吉田祇薗等、共密儀也、但職事賴高參社頭取幣、

十八日、庚子、長光朝臣參來、入夜、少納言信季持參公卿給、有不審事等、仍一々尋問之、稱家有所傳習、不改直之、彼先祖代々殿原、執事、〇事一作筆、并攝政之時、作來公卿給、仍能知其故實者也、然而依有不審事等、雖尋問之、執申不改、仍重不仰可改之由、縱雖有不審事、可爲作者之過失、不可爲執筆之咎之故也、

十九日、辛丑、源中納言〔來〕、談除目事等、及深更被退出了、大夫隆職來、明旦、大外記式部丞等可來之由、仰遣了、信季來、

廿日、壬寅、天晴、午後小雨、入夜降雪、此日、除目始也、依昨日召、大外記賴業眞人、式部丞平清定師元朝臣息也、而入道相國爲息、以二合、申任法司助、還任當職也、等參來、巳刻清定參上、未刻賴業參入、以家司少納言信季、若束帶、先例、初度着衣冠、仍隨仰北旨、而爲上官之者、着冠之日、束帶行便宜、仍所着耳、賜公卿給、公卿給一通、二合停任各一通、巻懸紙、禮紙、以紙撚結北中、(片點)給外記二合停任各一通、巻懸紙、禮紙、紙不結中、給式部、(不給公卿給也、)各裁下給之日、是先例也、抑、前太相國、并左大臣等子息二合、依無請文、尻付不注年紀、可取二合勘文哉否、檢先例之處、治暦四年春除目、京官二合尻付曰、治部卿源朝臣二合申云々、而不入二合勘文、此般執筆京極殿也、依爲家之吉例、今度不可取二合之由仰信季也、但載公卿給、

京官二合尻付、不注年紀例、

永承七年秋、右衛門督藤原朝臣請任息子、　執筆、

天喜四年春、故民部卿通方朝臣息子、二合所任、　執筆、

取二合、勘文曰、京官當年給、今案、件卿、寛德元年薨、而注當年給、如何、

治暦四年春、治部卿源朝臣二合申、　執筆、

京極殿、不取二合、但載公卿給、今案、成柄不

載年紀歟、
嘉保元年春、(右近權中將藤原朝臣二合所任、)　執筆、
二條殿、
取二合(勘文曰、寬治五年獻五節舞姬云々、)依今案、請文雖載年
記、尻付不注之、
康和元年秋、(權中納言以息中任、)　執筆、
不取二合、
同五年春、(太宰權帥藤原朝臣以息中任、故皇太后權大夫公定卿以息中任、)　執筆、
源相國、
取二合、(勘文曰、帥當年給、公定卿嘉保元年給、)
長治元年春、(內大臣以息中任、)　執筆、
取二合、(勘文曰、當年給、)
保延二年春、(右衞門督藤原朝臣請任息子、)　執筆、
取二合、(勘文曰、請任息子、)今度、他人々二合、皆注年紀、
件二合不注年、仍檢成束之處、請文不載年
紀、
上件例等、大略如斯、尙可尋檢也、抑、雖尻付
不載年紀、依請文狀、二合勘文注其年、定例也、
而治曆四、康和元等、依請文不載年紀、雖入
公卿給、不取二合勘文歟、保延例雖無年紀、
入二合勘文了、今度因治曆康和之例者也、爲
避彼彊一偏之難、粗錄往代數ヶ之例而已、
戌刻、着束帶參內、(閑院第、)着仗座、(于時、召仰已了、召未成、)左府已
下卿相五六輩在座、小時、藏人尹範來召、次左相召
外記、(六位、)仰宮文、頃之、外記三人、史生一人取宮
文、列立小庭、(依遲怠、一兩度仰參議被催之、)次左相已下列立中門、
(如去敍位之時、依霎川雨儀、)外記立納言後了、左府及余着殿上、
(其路又如敍位、)即關白起座、着御前座、相次、左相、余等同着、
次源亞相、大宮大夫、(中納言忠親雖參入、不取宮文、未得其意、)左兵衞督、左
宰相中將等置宮文着座、次依召、關白着東面圓
座、依關白傳召、左相、及余着北面圓座、(此間、忠親卿着座、不經幾程)
退出、奏關官帳、(進入之後、兩度逆行、拔笏之後、又退不正笏祇候、去年拔笏之後、不逆退、今如此、奏院宮)
了、(御申文之時、又以同前了、)參大間、(二尺四五寸、)任四所、(欲任之時、取笏奏曰、四所、去年不然、今又)
如此、任內豎二人、(忽被任三人、同去年、)召院宮御申文、(先問在座參議、召左
兵衞督、)任校書殿之間、持參院宮御申文、左相取之置
前、横、取校書殿勞帳、懸勾、入關官宮、(欲任四所之時、移入此宮、)
也、奏院宮〔御申文、返給復座、置前、横、任四所了
後、欲並置〕御申文之間、關白、被指遣當年內給、
幷院宮、公卿給已下未給、名替、國替等申文、大臣取之
置座上、(大間、與圓座間、縱置之、此置所未知先例、但內給申文置座前、)披見院宮御申

文、並置硯上、不引裏紙、先任當年內給了、任院宮給、隨任放裏紙、如去年、須書袖書了後、任院宮給歟、其中間、自懷中取出、次第披見、不任今一兩所御申文、注袖書、申文等、置前、(横)先大臣示余曰、御申文雖不可下勘、於未給者可勘之、但如何、余曰、早可被勘之者、仍書袖書了、召家通卿給之、其詞、參議藤原朝臣、欲召之時、密々被示曰、件卿、非國不覺悟狹歟云々、大臣之意、有非國者、可召之歟、次任院宮給殘了、並置前、公卿當年給○給下或脫置字、於硯上、去年不並置、今年如此、一々任了、成文三通積之時、成束如恒、當三通院宮御申文之裏紙引テ、入第三筥、更取他裏紙、川紙撚、頗似無便宜、先是、關白被起座了、未書袖書之間也、未被返着之間、任可任者等了、四所當年給等也、下勘申文未持參、左相密示、余曰、待關白復座之間、且調成文、如何、余稱善、仍取出成文、置座下方前、橫、去年縱置、今年如此、成文之中任一人不任一人之申文アリ、裏突墨テ爲驗、被指成文之中、拔兩三通、結固緒之後、細卷指之、未引墨、不切除、返入本筥了、取笏候、此間、召頭辨、密被示曰、關白御退出歟、將可還着給歟、可相伺者、下〔官〕揖起座、參女房之中、暫言談、此間、關白復座、卷大間被奏了云々、次余退出、報鐘以後、鷄鳴以前也、今日成文甚少、奏院宮御申文之後、居衡重、有勸盃、頭中將、瓶子光雅、

參入公卿、

關白、左大臣、下官、大納言、定房、公保、中納言、忠親、參議成範、實家、家通、實綱、賴定、

廿一日、癸卯 除目中日、執筆左大臣、余不出仕、今日雪降、

廿二日、甲辰 雪降、除目入眼、執筆左大臣、淸書上卿源中納言雅賴卿、

廿三日、乙巳 天晴、今夕下名云々、上卿中御門中納言、參議堀川宰相云々、加任者有其數、

廿四日、丙午 聊有夢想事、仍自今日三ヶ日、行仁王講、今日參女院〔御所〕

廿五日、丁未

廿六日、戊申 早旦、佛嚴聖人來、依相招也、仁王講結願、給布施、

廿七日、己酉 晝之間大風小雪、晚景參高松院內建春門院等、今日依吉日、始祈一壇、八字文殊、不動、聊依夢想事也、

〔廿八日、庚戌 參女院御方、深更退出、其後、關白被參仕云々〕

〔廿九日、辛亥〕

〔卅日、壬子 少納言信季申曰、信範卿來月朔比可參天王寺、又其次可浴潮湯云々〕

二月

【一日、癸丑、雨降】

二日、甲寅、天晴、參女院御方、申御堂供養間事等、

三日、乙卯、天晴、大原野祭也、奉幣儀如恒、陪膳光經朝臣、幣取左近將監高階業基、

四日、丙辰、天晴、參女院御方、六位等不仕、仍或召籠、或除籍、

五日、丁巳、天晴、此日、釋奠也、序者秀才家實〈兼光子也、〉云々、題云、庶尹允諧、〈尚書第二、文章博士敦周出之、〉上卿、〈中宮大夫、〉今夕、〈夕一作旦、〉建春門院入內云々、未刻許、藏人左衞門權佐光雅示送祈年穀奉幣事可定申之由、自去二日有所勞、今日殊增氣、仍有所勞減者可參之由令申了、

六日、戊午、今朝所勞平減、心地如例、仍光雅之許、內々告此由、但他人參者、神妙之由、示送返事云、他人不參、必可參勤、明日可有定云々、行事辨經房云云、仍經房、幷大外記、大夫史等之許、明日申刻可參陣、每事無懈怠可沙汰〔具之〕由、以御教書仰遣了、依卒爾眼前不召仰也、

七日、己未、天晴、此日、祈年穀奉幣定也、申刻、着束帶參內、着仗座、〈先奧、次端、于時御于閑院、〉使官人置軾之次、仰可召權辨之由、經房來着軾、仰下新年穀奉幣日時可令勘申之由、即持來、見了置前、次召外記、〈大外記賴業參上、〉問執筆宰相參否、申云、賴定卿只今參由所申也、仍遣召使了云々、且仰例文硯等可進之由、其後、良久不進、仍以官人令催促、小時、六位外記持參例文筥、置余前、同外記退出後取硯置宰相座、〈二人所役也、身兩役、尤見苦事也、〉余披見例文之處、今度可勤仕之者折紙、大原野、吉田等使、同名同姓也、依不審、召賴業問之、申書誤之由、仍竊給折紙、〈不入筥、賴業申云、如此書、先先只密々不入物給也云々、〉賴業取之副笏退下、摩改、大原野使持參、余取之入筥了、〈近代相兼數社之使、定例也、然而定文には不可被同人、仍先是令改直也、〉〔先是〕招光雅、宰相之許、可遣人由仰了、又尙遲々者、可用辨之由相觸了、使々事無懈怠可沙汰具之由、此次仰含了、參議尙不參、仍召經房仰可書定文之由、讀上例文等、欲令書之處、給折紙、可書之由申請、仍給之、〈此人每度如此、不便云々、〉書了持來、披見之處有落字、仍返給令直之、賴定申云、傍可入歟如何、答、傍不可入之、摩改可被直也、賴定改直持來、字樣全不見、然而、重不能令直、加入日時定文於筥、取

出例文等、招經房問關白被候禁中哉否、申云、被坐里第也、仍招光雅奏之、今日、依御物忌、書宿紙、先例、御物忌之時、先奏聞、次內覽者也、仍如此、返給結申、次光雅、持來內藏寮請奏、結申、次召辨仰云、內覽若申請歟、近代辨官依有參入煩、兼申請關白云々、仍內々問之、不然云々、余曰、頗雖非例事、且可覽神祇官請奏、是爲令早速也、經房持參之、余見了、撤宮文等、入件請奏、付辨奏之、辨有傾奇氣、件請奏近例上宣也、辨之所傾奇尤可然、但上古奏之、又北山抄說如此、仍今日雖爲異說、用此儀、近代之人不辨古事歟、爲之如何、即持歸、余結申、即加內藏寮請奏、下給之、不入宮辨乍二通結申、仰詞如恒、辨退去下史、又召辨付日時定文等、入宮、經房云、可歸參歟、余曰、舊例或有直給外記、上卿早出之例近代如何、經房曰、雖不打任事間有例云々、余案之、宿老人、公事多々之時、可有如此之非常事歟、行略儀之條事、甚不當、仍仰可歸參之由了、此間、良久候仗座、仍召大內記業實、仰可草宣命之由了、先是、問辭別之有無於光雅、光雅云、未申定云々、仍不仰辭別事、次經房歸參、余加入例文等於宮、召大外記下之、其次仰伊勢、丹生、貴布禰等使、仰神祇官慥可令差遣之由、次余參御前、建春門院、今日御退出云々、其後余退出、經房、光雅等云、期日近々之間、幣物定難具歟、此條、近代定例也云々、余、十一日早旦可參之由、召仰經房光雅賴業等了、

奏神祇官請奏事、或先召件勘文、加入日時定文、奏之有便、今日追奏之、又不及殊難、不待內覽、歸參上、可早出例文等下外記、可尋取定文日時等之由仰之、例在保延五年臨時奉幣、宇治左府記、然而倘依爲非常說、仍所相待也、

八日、庚申、天陰雨降、權右中辨經房來、定以前依卒爾不參仕、依有恐令參之由令申、余着冠直衣相逢、問幣物事、昨日、依申難具由也、期日近々、如只今者、凡不可叶、今日參院令申之處、不可及子細、慥可令責濟之由有御定、倘若難濟者、行事辨廻計略、成公事、近代之例也、事若及闕如者、前日可申案內云々、良久談話退出了後、光經申云、經房語云、昨日定之間、有和讒事、神祇官請奏、被奏聞、〔仍〕申近代爲上宣文之由、是先年御奉行之時、不令奏聞給之故也、罷歸引檢之處、有奏聞之例、尤有興事也云々者、先年奏否不覺、可見忩記也、

九日、辛酉、宣命辭別事、終日無音、仍尋遣光雅之許、曰、宣命辭別有無如何、若明日可被仰者、聊有相憚事、(明日當遣忌、故人曰、忌日不從神事、(不)從佛事云々、然者、明日宣下辭別事者、即可謂從神事、依可有(其)憚、)示此由也、然者、明後日參內之次可宣下、但事尤可懈怠、仍且直可仰遣大內記之許也者、返報曰、諸社怖畏等、多以可被載、而他人奉行、占形等尋集之間、自然懈怠、任被仰下之旨、內々可仰遣業實之許、於宣下條者、可期明後日者、

十日、壬戌、晴、長光朝臣來、晚頭、奉行外記兼遠參上、申曰、使等不足其數、仍申職事、致沙汰、且申領狀輩交名、又可奉明日御參陣刻限者、仰曰、使々事不可懈怠、明日辰刻可參內者、入夜經房朝臣示送云、幣料諸國難濟之間、明日定懈怠歟云々、

十一日、癸亥、天晴、此日、祈年穀奉幣也、上卿余、幷經房、職事光雅、巳一點、着束帶參內、職事光雅、大內記業實之外、政官等一人不參、尤不敵、先着陣奧座、次移外座、令置軾、召光雅就軾仰曰、太神宮寶殿鷺居事、荒祭宮坤角榧(木)顛倒事、豐受宮朝夕御膳荷前蛇虫喰損事等、可載太神宮辭別、又賀茂別雷社御釜鳴事、可載賀茂辭別、又疱瘡事、可載諸社宣命者、余目之、次以官人召大外記業實仰之、此次仰可持參草之由、此間、大外記賴業參入、小時、大內記持參宣命草、(三通入筥、一通太神宮辭別、一通例宣命疱瘡辭別事、一通賀茂辭別、)余委見了、令大內記讀之、即仰可內覽之由、業實參關白第了、次召外記、賴業參入、先尋使々事、雖有不足等、不及闕如者、仰卜串可進之由、賴業申曰、六位歟、(又)五位歟、可隨仰、余云、五位可持參者、(此事、先例不同、先度奉仕之時、六位開之、仍今度爲替其儀、仰五位可持參之由也、是又例也、)即賴業持參之、令開之儀如恒、仰可遣乙下(○下一作卜、)合者之由、(其詞、乙下(○下一作卜、)合兼遣也、)次召光雅仰云、去夜幣物事難具之由、經房朝臣示送如何、已參陣了、早可催具之由可仰遣者、光雅云、無仰之前仰遣之、重可遣仰者、又使々事尋之、申云、皆申沙汰者也者、次六位外記兼遠(奉行也、)參小庭申云、使王申御馬、余目之、此間、左兵衛督成範參上、着橫切座、次六位外記持參使々交名、(折紙、入筥、)余見之、此中、春日使藏侍、(民部大夫貞光、)余召賴業問云、春日使、同藤氏之中、尋常之者可勤仕也如何、賴業云、近代無此沙汰、但式部大夫五位等有兩三、可改歟、余云、可隨近例歟、但相計可改之者、次召外記返給筥了、此間、業實

歸參、置宮於余前、余返給、業實取之立小庭、余參弓場殿代、付光雅奏之、返給復座、業實置宮、余不披見返給、仰可清書之由、小時持參清書入宮、(伊勢宣命檀紙上、石淸水已下並黃紙、皆有假緖、件緖如本封細々切紙テ封之、不引緊、)余見之、如本付假緖、返給內記、參弓場殿、付光雅奏之、此次申使王申御馬之由、欲覽之間、小板敷懸尻、(先例也、)返給之次、仰使王御馬事、聞食(○聞食、作聞余、)之由、余給宮於業實、直出自左衞門陣代、參八省、入自待賢門南間嘉喜門西腋、辨已下列立、余北幔門下垂尻進行、小向辨相揖、入自嘉喜門、着北廊座、(以笏褰幔、兩揖、)先是、藤中納言資長、新三位基家、左京大夫修範等在座、余東面居直、以扇直履、以召使召辨、(經房、)問幣物具否、申具之由、召大外記賴業、問使々參否、申曰、兩三使等在所勞、候門外、余仰催可催之由、此次仰曰、使王御馬給へ、次以召使、仰內記可持參伊勢宣命之由、大內記業實以宣命宮、立嘉喜門內壇下、次余起座、(兩揖如恒、)移着東廊座、(經柱外砌上如恒、路間持下襲尻、)入自座北間、着自座北、如恒、辨已下着座、大內記置宣命宮於予前、着外記上、(五位外記史、〔不〕着座、)次仰召使、催伊勢使等、次中臣已下參入賜幣、退出

自東福門如例、(辨過前給之間、小平伏、)次以召使召使王給宣命、(使着上卿前軾、余置笏於右、以左手給之、)使王歸出東福門了、目大內記、大內記進取宮、立上官座北間、次余起座、(辨已下先立座、列立政官座北間、南上西面、)余到辨前程、下下襲裾相揖、(辨揖々居、外記史平伏、內記同居、)過上官前了、取裾還着北廊座、次以召使仰內記可持參宣命之由、次六位內記納諸社宣命於宮、(如本有封、)持參之、余置笏引寄之、取笏目資長卿、資長卿進來、余置笏於奧、以右手取宣命、(撤假緖入宮、已下如此、)給之、納言取之復座、不揖退、起揖、退下自嘉喜門、次目成範卿、(件卿在奧座、卽起座、經座中進來、可經座下歟、)給宣命、成範取宣命復座、揖起座着沓、又揖退出、次目基家卿、(在端座、)給宣命、(件人、復座有揖、)次目脩範給之、(件人、在奧座、而給宣命之後、若端最末座、揖起座、未知其故、還着本座揖、定例也、若他座之條、可尋之、)次召稲荷已下使々給之、(各就軾給之如恒、)此間、使兩三人、或遲參、或不參、仍取宣命五六通許、給奉行外記、又召丹生貴布禰使等、直給宣命、(先年依奉行外記申、以外記傳給、而檢先例、尙自可給之(之下或脫由字)見土御門記、仍今度如此、)次召大外記賴業、今日使々多以不參、於陣相尋之處、申不可事闕之由、今如此、頗以爲奇、近代例、使等各申所勞之由、遂不赴社頭云云、神事違例也、慥加譴責可追立、又奉行外記沙汰

懈怠、各成阿容、不顧公事陵夷、不恐神事違例、爲將來尤可加勘責之由召仰了、頼業申云、近代例多以如此、敢無沓悉參入事、依外記催不相叶、中奉行職事、又以無始終之沙汰、因之、非外記之過怠、但奉行外記、若可有殊過斷歟、可隨仰者、余云、事雖非常、已爲近代例云々、然者、不可及殊罪科、只自今以後事、能々可誡仰者、次余起座、先令見諸社幣出門哉否、退出嘉喜門外、出立如初、今度、五位外記史等列之、各平伏如恒、于時申二點、後聞、政官等云、近代未有如此早速發遣之例云々、

〔十二日、甲子〕

〔十三日、乙丑〕參女院御方、

十四日、丙寅自今夕、建春門院於最勝光院小御堂、被始百ケ日御懺法、請僧六口云々、今日被定仁王會、季〔御〕讀經等事、上卿左大臣、辨親宗云々、

十五日、丁卯天晴、此日、最勝光院修二月也、戌刻、着直衣、半蔀車、隨身上藹冠、參件御堂、兩院、自昨日御座此御堂御所、良久之後、經房朝臣來曰、事具訖、只今可申事由、且可着堂中座者、仍余經御堂南東等、着北又庇座、開後妻戸着之、東上南面、他公卿等同着之、經房申事由、觸時忠卿、件人此寺上卿歟、召預仰初夜導師可進之由、次初夜導師參入、每事如例、中間亂聲如常、行道二度了、退下、次大導師參上、權少僧都宗寬、有樂如常、事訖、左近中將定能朝臣、取被物、散位光長〔取〕布施、等、給大導師布施、出自後戸、經佛左諸僧座前、件僧座東北等庇敷之、東座南上西面、北座東上南面也、撿校仁和寺法親王、在正面南間、余不取之、次源大納言定房卿已下取諸僧布施、次余退出、御所在南、僧、上達部等在北也、撿挍同被預布施、公卿等經僧座末、西也、於後戸邊、佛後也、次第取布施〔也、〕

十六日、戊辰天陰不雨、史持來仁王會日時僧名、留文返〔給〕筥、參女院御所、

十七日、己巳參內、先是、大外記頼業、持來古來君臣賀算年紀、先日依召仰也、呼前談仰雜事、

十八日、庚午晴、源中納言來、有官奏習禮、申刻、藏人右少辨親宗來、余相逢之、親宗仰曰、去々年依太神宮正殿狂男昇事、被行御卜、而可改作其所昇居之乾角簀子之由、占申之、因之、任先例、宮司公俊可造替之由、被仰本宮之處、注申曰、件狂男所昇居無定所、正殿南西北走廻、降自東面階了、然者、始雖奏昇居乾角之由、彼之所蹈瀆已以三方也、事已莫大、過宮司恒例之所役、仍重注子細言

上、有三神宮請文一、又宮司公俊被レ下二重任宣旨一、可二修造一之由申三請之一、此條非レ有二異代之大事一者、可レ停三止重任一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了、仍輙不レ可レ有二其沙汰一、不レ然者、又被レ仰二遷宮造宮使一、可レ被二修造一歟、其條難レ叶歟、又其功程暗難レ知、爲レ之如何、抑神宮申狀、前後相違、尤有二〔其咎〕一、此等之間、子細可二計申一者、余申云、先遣使〇使一作レ注、其可二修造一之多少、宮司所課可レ過レ分哉否、一定之後、可レ有二左右一歟、若彼之所役難レ叶者、如レ此之時、何樣被レ行哉之由、被レ尋二先例一、可レ被二計行一歟、但假令宮司所課、何強可レ過レ分哉、親宗云、人々申狀一同如レ此云々、

十九日、辛未 晴、故殿御忌日也、仍余參二女院御方一、兩方一度懸三並佛一供三養之一、是依レ仰也、年來如レ此、覺智僧都爲二導師一、次有二恒例舍利講一、又今夜被レ始二懺法一、

〔二十日、壬申〕

廿一日、癸酉 今日、季御讀經延引云々、

〔廿二日、甲戌 今日辰刻地震、不二出行一〕

廿三日、乙亥 晚景參行、有二小御遊事一、

廿四日、丙子 參二女院一、小童元服事、女院御方來月上旬可レ有之由、頻有レ仰、余不二甘心一、申レ有下被二强仰一之旨等上、又道理也、

廿五日、丁丑 參二女院一、元服之間事、猶忩思食之由、有二女院仰等一、〔不レ能二具錄一〕

廿六日、戊寅 晴、女院御懺法結願也、仍參入、今日、上達部不參、召二光長一、御堂供養事、懈怠之由、誡三仰之一、或云、昨日、東大寺別當顯恵入滅、近日之疱瘡云々、今日、仁王會也、

〔廿七日、己卯 晴、入レ夜大風、晚景欲二參內一、而依二大風一止了、〕

廿八日、庚辰 入レ夜參內、相三逢女房一、小童元服之間事、示下可レ遂二建春門院一之狀上、

〔廿九日、辛巳〕

三月

一日、壬午 參二女院一、邦綱卿參來、余相逢、今日、中將知盛爲二入道相國使一、持三來額板一、

二日、癸未 晚景參內、主上自二昨夕一聊不豫御云々、大略事躰疱瘡歟、未二令レ出給一云々、關白同被レ候、召二少納言信季一、仰下來七日元服事可二沙汰一之由上、於二女院御所一、可レ有二此事一、仍遂二久安例一、

三日、甲申晚景參內、依二主上御惱一也、昨今只同樣御云云、先日戌剋許、鼻血令レ出給云々、是則近日之病定作法云々、昨日今日被レ始二御祈等一云々、源中納言〔雅賴〕來臨、示二合元服〔之間〕事一、

四日、乙酉不二出行一、入レ夜參二女院御方一、長光朝臣參來、示二合元服之間事一、信季又參上、申二元服之間雜事一、當日先可レ有二童殿上事一、依二天喜例一也、今日、親宗入來、問二元服之間事一、自二建春門院一、被二仰付一云々、

五日、丙戌不二出行一、及レ晚參二女院御方一、兵部卿信範參上、余相逢談二雜事一、七日童殿上之時、余不レ可二相具一、依二兩度參一有レ憚也、仍以二三位中將一可レ令二相具一之由、有二女院仰一、信範向二彼中將之許一、遂二此由一歸參、申二御返事一、可二參仕一云々、

六日、丁亥童殿上總角奉仕之人近代太以難レ得、敢無二傳習人一、顯綱朝臣流學二此道一、仍相二尋前薩摩守重綱一之處、申下不レ傳二習之由上、其外無二彼餘流一、下官、童殿上之時、顯成朝臣奉二仕之一、件人息雖レ有二兩三一、各不レ及二傳習一云々、伊賀前司雅亮、雅職子、學二此事一、故德大寺左大臣被二致授一云々、仍遣尋之處、申二可レ參之由一、今日、自二女院御方一、以二權右中辨經房朝臣一、被レ〔令〕レ申下小童元服之間雜事、并先可二童殿上一之間事上、一家之例、元服夜被レ下二禁色宣旨一、即給二御衣一、着二用之一、代々如レ此、是雖二定事一、兼不二聞食一者、職事又難二存知一歟、仍此條兼被レ申二遂之一、又叙位事、一家之習、大臣嫡子叙二從上一定例也、仍今度同可レ然、而女院仰云、小童自二襁褓之昔一、偏致二撫育之禮一、專爲二我嫡子一、非二汝之子息一、仍被レ申下可レ叙二正下一之由上者、下官申云、此事過分也、定無二許容一歟、但近代事、隨レ便浴レ恩、今小童被レ叙二正下一、何強有二傍難一哉、仍勘二先例一之處、非二當時之執政大臣子息一、叙二正下一例、

仁義公、閑院太政大臣公季、九條殿十一（〇十一或作レ太）郎、

康保四年月日、叙二正五位下一、依二大臣遺奏一、授二此位一者、

山井大納言信家、于レ時內大臣嫡子、閑白爲レ子、

長元年月日、叙二正五位下一、元服日、

知足院殿、于レ時內大臣嫡子、祖父關白爲レ子、但殿上童名〔簿〕被レ載二關白〔之〕孫之由一、仍公家所二知食一、內大臣嫡子也、

寬治二年正月日、叙二正五位下一、元服日、

下官、于レ時關白三郎、兄右大臣爲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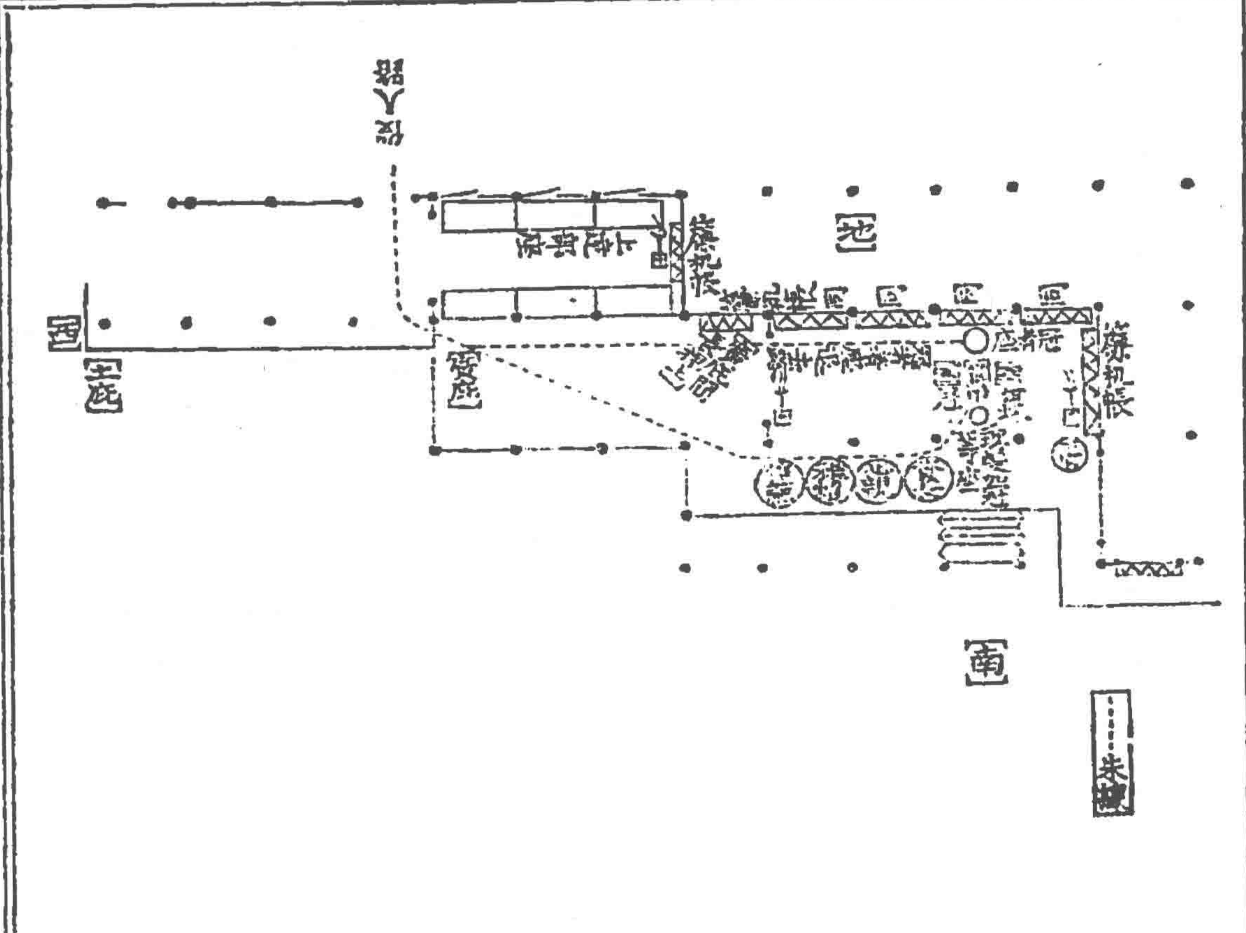
保元三年正月廿九日、叙二正五位下一、元服日、

左大將師長、（于レ時左大臣二男、祖父入道殿爲レ子、）
久安年月日、叙二正五位下一、（元服日、）
非下當時攝錄之大臣子息一、一度叙二正下一例上、古來如
レ此、若以二養父一可レ爲レ例者、保元三年例是也、若又
以二實父一可レ爲レ例者、信家、師長是也、至二寛治例一者、
論レ實内大臣嫡子也、而誠雖レ爲二祖父之養子一、殿上童
名簿、被レ載二關白孫之由一了、然者、關白猶子之儀、已
内々事也、仍執柄孫、大臣子、叙二正五（○五一作レ下、）之例、指以
在レ此、又康保例謂二實右大臣息一、（庶子、）無二執柄養子之
義一、以レ之謂レ之、依レ官撰レ人也、古猶以如レ此、依レ人撰
レ官也、今何強爲レ難哉、但任官授位之道、近世之作法、
只依レ人異レ事、案二微臣之爲躰一、被レ叙二從上一、以レ之可
レ定、就レ中、延久四年二條殿爲二大臣嫡子一、被レ叙二從
上一、豈勝二彼例一哉、不レ被レ叙二正下一、有二何恨一哉、雖レ然
女院強被二擧申一、不レ及レ制二止申之一、雖レ無二恩許一、更不
レ可レ有二其恥一之故也、即經房歸參申云、於二他事一者、
任レ例可レ有二沙汰一、至二于正下條一者、示三合關白一、可二左
右一云々、此間事、親宗奉レ仰了者、入レ夜、親宗傳二院
宣一云、非二一人之大臣子息一、叙二正下一例不二分明一、仍可
レ被レ仰二從上之由一者、余申云、從上定例也、更非レ愁、
但被レ仰三下無例之由一、似二奏事不實一、太以有レ恐、粗引三
載先跡一、令二陳申一了、中心案レ之、被レ叙二從上一、全非二遺
恨一者也、今夕依二吉日一、取二冠頭形一、先例也、明日、季御
讀經結願、幷改元定也、童殿上早旦可レ有レ之、於二首
服一者、御讀經以後定以前可レ有也、而其刻限難レ計、仍
以二使者一、左相府之許、密觸三示之一、使者行頼歸來云、畏
承了、如レ此蒙レ仰爲二本意一、抑、改元定、依二三月例不
吉一、延引了、勿論云々者、
七日、（戊子、）陰晴不定、入レ夜甚雨、此日、小童於二女院御
所一、有下加二首服一事上、早旦、可レ有二童殿上〔事〕一、是則天喜
元年四月〔廿〕一日京極殿御元服日例也、而上御惱昨
日有二御増一、雖レ不レ及二殊御事一、祈節頗無二便宜一、殿上童
者事、頗蒙二榮耀一、仍忽停三止此事一、且是女院仰也、不レ
可レ有二童殿上一、又元服之後不レ可二出仕一、無二先例一〔之〕
上、御不豫之間無レ心也、然而、元服出仕之事非二與
宴一、先々、主上御不豫之時、無二昇御座之召一、定例也、
至二于先例之條一者、嘉應二年當時三位中將不二童殿
上一、元服以後出仕、事雖レ可二遂用一、又非レ無二傍例一、仍今
夜愁所二出仕一也、依レ不レ可レ有二童殿上一、三位中將、幷
忠親卿、（可レ書二名簿一人也、）不レ可二參仕一之由仰遣了、早旦、別當光

經朝臣、奉行信季、相共奉ニ仕御裝束一、其儀在ニ指圖一、大都撿ニ久安例一、辰刻、內藏權頭長光朝臣持ニ參名字勘文一、若ニ衣冠一、所レ藏名三也、良通、經通、兼基、晩頭、召ニ陰陽頭在憲朝臣一、勘ニ申日時一、在憲依レ奉ニ仕公家齋籠御祭一、息男陰陽助濟憲朝臣參上、少納言信季覽レ之、次奏ニ女院一、日時入レ筥、秉燭、上達部參入、堀川中納言忠親、源中納言雅賴、兵部卿信範等也、信範卿依レ可レ有ニ直殿上儀一、午刻參上、而依ニ共事一出、退出、更歸參也、此間、藏人右少辨親宗持ニ參御冠一、置ニ柳筥一、公卿等在ニ上達部座一、仍於ニ曹司方一相ニ逢之一、受ニ取之一、寬治以後、可レ然親昵上達部相逢受ニ取之一、而延久四年京極殿自相逢給、就レ中、今度女院御沙汰也、仍旁下官所ニ相逢一也、小舍人給レ祿、女院官廳久行、着ニ衣冠一、給レ之、六丈絹一疋、此間、招ニ源中納言一、見ニ合名字一相議、定ニ良通一了、親宗不ニ審申一名字一、內々仰ニ此旨一了、次下官出ニ居上達部座一、次余已下參ニ着御前座一、無レ召、簀子敷圓座、余着ニ階以東一、次余召レ人、信季參上、仰ニ刻限可レ問之由一、即歸來、申ニ戌刻至之由一、仰ニ次第事等可レ行之由一、次日向守定長、少納言顯家等、取ニ圓座二枚一參上、北路入レ自ニ西面妻戶一、此無レ座之故歟、頗不ニ心得一、猶可レ經ニ簀子一也、件兩人、共女院殿上人也、敷ニ南階當間一、一枚冠者料、副ニ北簾一敷レ之、一枚理髮加冠等料、其南敷レ之、相去二尺餘許、次小童着座、着ニ直衣、童指貫等一、依レ不ニ童殿上一也、新藤中納言忠親卿扶ニ持之一、入レ自ニ西面妻戶一、着ニ北圓座南面一、忠親〔卿〕小童着了之後、〔復〕ニ

簀子座一、先例可レ然也、公卿相副扶持、定例也、延久俊明卿、寬治嘉承宗忠卿、久安宗能卿、保元公時關白、于レ時中納言中將、此間、新中納言資長卿參上着座、次置ニ加冠雜具一、先民部權少輔宗雅內殿上人、取レ冠、置ニ柳筥一、經ニ簀子一、欲レ入ニ西面妻所一、而余相示令レ經ニ簀子一、入レ自ニ階間一、置ニ冠者右方一、放ニ巾子一、次散位基輔取ニ泔器一、置ニ柳筥一、經ニ同路一、置ニ冠者左方一、抑、置ニ雜具一之役人代々用ニ內殿上人一、而今度女院兼殿上人無ニ人數一之上、兼定盛定等稱レ障不參、仍女院殿上人之中以爲ニ上﨟一、用ニ基輔一、保元依レ無ニ殿上人一、被レ用ニ女院殿上人一、是例也、次侍從家俊內殿上人、取ニ打亂筥一、經ニ同路一、置ニ冠者前中央一、本結三筋、〔長一、短二、〕櫛二枚、〔例一、鮮一、〕髮搔一、鋏刀一柄、檀紙五枚、已上置ニ櫛切一、以ニ濃方一爲レ外、以レ黃爲レ內、次左近中將定能朝臣、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共內殿上人、本所レ定、頭信朝臣、濟通朝臣也、而各假稱レ障不ニ參入一、卒爾忽召ニ用此兩人一、先例、中將不レ勤ニ如レ此役一、而納言勤ニ理髮一、仍中將指ニ脂燭一、更非ニ過分一之上、依ニ闕如一所レ用也、又經家朝臣頗不レ可レ然、共爲ニ四品一、同依ニ闕如一用レ之、不可レ爲レ例、兩人共不レ帶レ劍、依レ爲ニ女院御前一也、諸家例、脂燭人、〔或〕帶劍者也、各指ニ脂燭一、經ニ同道一參上、候ニ冠者左右一、次源中納言雅賴卿起座着ニ理髮圓座一、久安用ニ中納言忠基卿一、是則依レ爲ニ女院御前一也、仍今度如レ此、此間女院藏人二人持ニ參替脂燭一、此間、藏人右少辨親宗就ニ余座下方一、仰云、從五位上良通者、余便仰下可レ宣ニ下內記一之由於親宗上了、此間、理髮了復座、北作法不ニ見及一、次余揖起座、

入自階間、着同圓座、置笏入冠額、引入巾子緒也、渡髪搔、(左右各一度、共用右手、)取笏右廻、復座揖如恒、次雅頼卿参進理髪了、調雜具復座、次冠者經本路入曹子方、脂燭二人前行、忠親卿相副扶持如初、次余暫起座、向曹司方、改着冠、理髪者装束(定成奉仕之、五位、袍今度、依保元例、不召五位蔵人、只新調也、下重表袴平絹也、濃打衣、裏濃蘇芳袙、二濃單衣、已上文(小)葵、濃大口、巡方帶、笏、(大殿御笏也、自故殿下給襪等也、))訖、下官歸着(簀子座、)此間、忠親卿相觸云、陣有可宣下事之由、親宗令申如何、答早可被参之由了、小時、大夫出自曹司、降西廊南面、出廂進南庭、向北再拜、(是拜加冠也、)前駈六人取松明進参、定能朝臣扶持之、次公卿自下臈起座了、次余起座相伴大夫参内、藤中納言資長、源中納言雅頼、兵部卿信範等連車相從、定能朝臣同之、但件朝臣依遼遠之恐、令乘大夫車後、先道大夫車引下了、余已下公卿所相從也、衛府長武成先入自左衛門陣代、(于時皇居閑院、)欲進殿上口、而甚雨之間、不可叶、仍進中門邊、此間、余徘徊中門廊邊、扶持公卿停立中門邊、余示之、令昇小板敷邊、付定能朝臣奏事由、舞踏、(即告召之由、以之川昇殿、親宗稱余云、昇殿別可仰歟、将定能可仰歟、余示合人々、只以召可混昇殿、幼少者兩度幷有煩、如此事、可臣時宜也者、)即参朝餉方、親宗示儲御袖之由、余曰、出御座召之時給之、参朝餉之時、専無此儀者也者、仍止之、次着殿上、自下戸方着之、蔵人右衛門尉尹範付簡、五位蔵人親宗在奥座、先例、多蔵人頭也、而今度無頭、仍用五位蔵人了、湯漬了、退出直廬、豫自女院、被借申關白直廬云々、次親宗持御装束、向直廬、定能朝臣、受取之、此間、甚雨如沃、不参關白御許、又中宮御方無便宜、仍語邦綱卿、以棟範(彼卿子息、)示送亮重衡朝臣之許云、令参體可披露、甚雨深更之間、忩参院了者、次参院、(此間、御最勝光院御堂御所、)公卿等、甚雨深更遼遠之間、旁以無心、仍余於内裏再三留了、進中門、先付内蔵頭親信朝臣、奏事由、拜舞、次付木工頭親雅(朝臣、)奏女院御方、又拜舞、次有院御方召、即以参上、定能親信等相具、兩院御一所云々、退下之後、余相具退出之間、自女院御方有召之由來告、仍更歸参、被召入女房之中云々、余不歸入、遂歸参女院了、良久、大夫歸來、於殿上人前、先以前駈行頼、奏事由、拜舞、次以同人申余方、再拜、於曹司供前物、(陪膳定能朝臣、役送女院殿上五位等也、折敷高坏十二本、蘇芳織物打敷、)次供例膳、(臺三本、盤三枚、有酒盞、)陪膳同前、(先例、皆人勤之、今度點經家朝臣、而件〔○而件一作依保〕朝臣灸治三十餘所、脂燭役之間、亂合不能寸步云々、仍及深更、用同人了、)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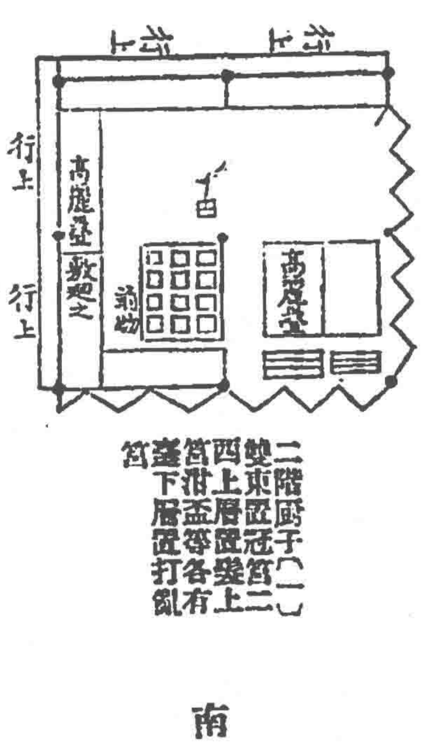


レ形下レ箸了、罷出、前駈之中、即中將退出了、次召二衛府長武成於前一、給二御衣一領一、一拜退出了、武成、當世一物也、仍所レ賞也、件男、三位中將衛府長也、而兼相觸所二相具一也、今日、申刻許、自レ院給二御牛（左府生秦兼宗爲二御使一、）於余直廬一、引二出前一見レ之、即引二出中門外一、給二牛童犬小院丸一了、更召歸、以二信季一給二御衣一領一、（柳色、女房衣也、）一拜退出了、牛童給二布五段一、未（○未或承誤、）仕給二二段一、

八日、己丑、自二女院御方一、可レ撤二御裝束一哉否、被二尋仰一、三ヶ日以後可レ撤之由申了、今夜以二筑前權守良盛一、〔道三〕額物〔於〕二品之許一、

九日、庚寅、天晴、此日、入道相國室二品堂供養也、法皇、

御曹司指圖



建春門院臨幸、中宮、白川殿、各臨其筵、巳刻許、着束帶、向彼堂、（八條北、壬生東、）去朝比、院藏人盛仲可有御幸可參向之由來催、仍所向也、先是、前太相國、左相府已下公卿濟々焉、余於中門邊解劔、着上達部座、（西對代東面、爲其所、）忘却乍持笏着之、依源納言指示、思出懷中、大以嗚呼也、但至此座者、强不及失儀者也、此間、導師乘輿入自中門、下自輿、經筵道就禮盤、持金剛衆讃衆等、各以着座、十弟子在南簀子、次院司内藏頭親信朝臣參進、承仰來公卿座召之、次前相國已下參着佛前座、（南西、在庇、敷廻廊帖、爲其座、南面以東爲上、西面以南爲上、）次堂童子、（院殿上五位、）左右各二人着座、次唄了、分花筥、次散花、行道了、於佛前對揚了、復座、次收花筥、次導師啓白、説法、堂達取願文、（指島口、倚立散花机、件机在正面庇、如恒、）授導師、説法終頭、別當右近中將光能朝臣參上、申度者使參上之由、退歸之間、判官代親雅、（木工頭、）取圓座敷公卿座末、（西廣庇北邊也、）次度者使左近中將定能朝臣參上、經公卿座末、幷前、入自正面間東邊、就導師右、仰度者、右廻經本路、着座末、（南面、）次新藤中納言忠親取祿、（女裝束、）被之、定能朝臣取之、懸左肱、乍持笏經西簀子幷透廊對代、南簀子、同南面階、頗

進座中、向東拜舞、（乍持祿笏拜之、如恒、）訖退出、次御誦經使能登守通盛朝臣參上、先光能朝臣申事之由之後、通盛着初圓座、（南面如初、）次源中納言雅頼取祿（如初、）被之、通盛懸祿於右肱、（相逆定能作法、相懸左普通事歟、）退下拜舞、如定能朝臣、此間、關白參上、着御前座、次供養法訖、導師着下座、（此間、預等撤經机、）次院藏人取集誦經文等、授堂達、（或威儀師持參、今不然、可尋之、）次誦經導師權少僧都最源着禮盤、諷誦敎悔、槌鐘如恒、此間、藏人左少辨兼光參進御所邊、奉仰示關白、次仰左大臣云、導師賞、以權大僧都隆海叙法印、佛師院成叙法橋、又仰原者事歟、憖不聞及、左大臣仰可然之、（○之下恐脱由、）上卿於陣可仰下之由被示之、次左大臣起〔座〕進導師座下、仰賞事、復座、（其路不經簀子、經座前、）前相國免者事不被仰檢非違使之由、被問左大臣、左大臣答、赦令之時如此原免者、先例當座不被仰之、定例也者、誦經了、公卿自下一々起座、前相國已下取布施、導師不知其數、讃衆被物裹物、純（○鈍歟、）色裝束等也、關白不取布施、余布施中間起座退出、大風之間、頭風發動之故也、此後事不見及、仍翌日問送源中納言兵部卿等之許、其返事之趣等如此、余退出之後、有四ヶ所

院、女院、中宮、白川殿、加布施云々、源中納言返事云、取被物一人、院前相國、女院左大臣、中宮大夫、白河殿三位中將、昨〔日〕非敕候原物廿人也、仍給勘文〔合〕點、於弓場殿邊下給、章貞候了、又着陣仰下僧事、雅頼奉此事之故、布施終頭退出、參陣候了云々、

兵部卿返事曰、

勘賞、大僧都隆海叙法印、郎讃衆一度、佛師院成叙法橋、原者廿人、御贈物、院御方金獨鈷、裹錦付銀枝、前太相國取之、進自西方、持參御所簾前、更歸西、院司親信朝臣請取之、皆水精念誦、懸銀樹、右大將取之同前、院司泰經朝臣受取之、銀横〔被〕、付金丸文、懸銀蓮花、右衛門督取之同前、院司光能朝臣受取之、板、女院御方御手本、裹錦付銀、左大臣取之、院司知盛朝臣受取之、笋一張、和琴歟、入錦袋、中宮大夫取之、院司盛頼朝臣受取之、中宮御手本、其躰如女院、五條中納言取之、亮重衡朝臣受取之、白川殿御手本同前、中宮權大夫取之、時實朝臣受取之、者、

堂名光明心院也、今日御幸行啓兩方、然而、多用無文帶之、余同

今日見參公卿、

關白、前太政大臣、左大臣、余、

大納言、定房、右大將重盛、公保、隆季、實國、中納言、邦綱、資賢、宗盛、時忠、忠親、雅頼、

參議、頼盛、教盛、家通、實家、實綱、散三位、朝方、信隆、經盛、基家、隆輔、信範、俊經、脩範、基通、

〔已上二十九人〕

不參人、

左大將、別當、三條大納言、

中御門中納言、花山中納言、已上疱瘡、

藤中納言、行幸上卿、

凡今日事、希代又希代、珍重又珍重也、末世〔之〕事、每事可彈指、莫言々々、今日導師、仁和寺法親王云々、讃衆廿人也、

十日、辛卯、今日、於法勝寺有千僧御讀經、無御幸、公家御沙汰也、兼光、親宗爲左右奉行、惣講師公顯僧正云々、參入公卿、大宮大夫、新藤中納言、源中納言、右兵衛督、六角宰相、兵部卿、左京大夫等也云々、以基輔訪左大將疱瘡、有小減云々、頗殊神妙之由、人々令沙汰、又入道以外感歎云々、

十一日、壬辰、終日雨下、晩景參内、今朝溫氣令散給、於今者御平愈也云々、邦綱卿祗候、語云、一昨日、中宮加布施被物、中宮大夫取之、而左大辨令〔取〕布施、時忠卿行之、於公卿座前、相國被稱四位可取之由、仍大辨持歸、腹立云々、素納言取被物者、四位可取裹物云々、八幡行幸來廿八日云々、而可延引

云々、
十二日、癸巳天晴、巳日祓如レ恒、自ニ昨日ー建春門院有ニ五躰不具穢ー云々、五ケ日、
十三日、甲午天陰、今日可レ有ニ臨時祭ー、而延引云々、法皇進ニ發熊野ニ云々、
〔十四日、乙未天陰、午後雨降〕、
十五日、丙申終日雨下、自レ内女房之許送レ書云、元服人部ニ大夫ニ也、此間、相具必可レ參云々、
十六日、丁酉午後天晴、或人云、有ニ吉夢事ー、自ニ今日ー於ニ八條堂ー始ニ行逆修ニ云々、
十七日、戊戌天晴、外記來催曰、來廿八日八幡行幸、來月十六日賀茂行幸、可ニ參仕ー者、申ニ騎馬所勞之由ー了、今日、關白侍從、被レ參ニ建春門院ー云々、
〔十八日、己亥〕、
〔十九日、庚子〕、
廿日、辛丑小兒女有ニ不豫事ー、
廿一日、壬寅小兒祈、自ニ今日ー、始ニ仁王講ー三ケ日、寛彌已講又始ニ修正觀音供ー、信助、
〔二十二日、癸卯〕
〔二十三日、甲寅〕刑部卿賴輔朝臣來、呼レ前談ニ雜事ー、明日明後日之間參上可ニ蹴鞠ー之由令レ申、仁王講結願、給ニ布施ー〕
〔二十四日、乙巳參ニ女院御方ー、小兒平愈、〕
〔二十五日、丙午終日雨下、〕
〔二十六日、丁未終日雨下、〕
〔二十七日、戊申〕
廿八日、己酉終日雨下、今日、八幡行幸也、上卿藤中納言資長卿、參議左兵衛督成範〔卿、〕辨權右中辨經房朝臣、深更還御之間、甚雨雷鳴、路頭物忩云々、
〔二十九日、庚戌〕
卅日、辛亥晴、二位中將兼房息小童、九歲、參ニ女院ニ云々、父子共直衣云々、給ニ賭笙ー云々、如レ笙ハ、拜賀之時可レ賜、如レ此之時、手本之裝、薄樣タルナトニテ可レ有歟、

玉葉卷第拾六 終

玉葉　巻第十七

自承安五年四月
至同年閏九月

〔承安五年夏〕

四月

一日、壬子 天晴、平座、參入〇公卿源大納言定房、堀川中(恐脱)納言忠親、左宰相中將實家、左大辨實綱等云々、

五日、丙辰 陰晴不定、不レ雨下、今日、大夫方有二蹴鞠事一、當世之上手等參入、刑部卿頼輔朝臣在二此中一、件人無雙達者也、

七日、戊午 今夜被レ行二祭除目一、上卿源大納言定房〔卿〕參議左兵衛督成範〔卿〕書レ之、關白息隆忠任二中將一、又叙二正下一、二階 臨時、又良通任二侍從一、又二位中將息叙二從上一、今夜於二關白第一加二元服一、即爲二關白息一、仍被レ叙二從上一云々、余案レ之、實父爲二散位一人、加階之條無二先蹤一歟、堀川左府俊房爲二宇治殿御子一、被レ叙二從上一、于レ時、實父爲二大納言一、彼猶以爲二希代一、況於二散位之人子一哉、但一族事也、不レ可二口外一々々々々、件元服之儀、加冠關白、理髮少將高房、脂燭民部大輔兼定、侍從家俊等云々、上達部不參、密儀云々、但今夜即參二內院皇嘉門院等一云々、關白今夜可レ被レ聽二禁色一之由、再三被レ申云々、然而無二其儀一、被レ申旨太過分者也、余依二脚氣一、自二今日一始二湯治一、件二位中將大夫名二兼良一云々、

八日、己未 雨降、所々灌佛如レ例、余不二出仕一、召二信季一仰下侍從拜賀日次、可レ問二在憲朝臣一之由上了、

九日、庚申 信季申云、在憲勘文云、十六日、廿三日、廿九日等吉云々、十六日爲二侍從衰日一之上、賀茂行幸日也、仍仰下可レ爲二廿三日一之由上了、大夫史隆職來、

十日、辛酉 雨下、此日、八幡臨時祭、去月依二御不豫一延引、使實清朝臣、前近江守、爲レ勤二仕使一、被レ聽二昇殿一云々、或云、如二宇佐殿上一云々、

十一日、壬戌 天晴、憲基來、仰下來十三日參上、可レ合二呵梨勒散一之由上了、爲レ見二其法一、殊於レ前可レ令レ合也、

〔十二日、癸亥 雨下、自二今朝一、心神不悅、仍今日、彌爲レ試

止湯了、近日世間有恐也、〕

十三日、（甲子）召女醫博士丹波經基（康基子）、於前呵梨勒散令合之、爲見習也、先半暗合之、乙童祈、今夜令秦茂修泰山府君祭、今日晝以後、溫氣散、疑脚病所爲也、試今夜猶可企湯治歟、

十四日、（乙丑）信季參上、於前令書出拜賀之間雜事、非定文躰、密々事也、依嘉承爲隆書之例也、

十五日、（丙寅）此日、皆虧月蝕也、喚三口僧（資殿、并其弟子二口）、令修金輪念誦、阿蘇社自去年爲祈神領被押取前大僧正新立庄事、坐山崎遊云々、而一日比依院宣、被追下社司等、猶致訴訟、法皇忿責追之、社司等給檢非違使云々、件社、八條女院知行給、定房〔卿〕領（○領一作預）所也、而依此間事、奪彼社、給前大僧正云々、未曾有々々々々、

十六日、（丁卯）此日、賀茂行幸也、三位中將依被乞、前駈催遣、信光爲攝政前駈、被責取之間、無人數云々、二人可相具、而無一人云々、有感悅之報、行幸路間微雨下云々、今日、行幸公卿僅五人云々、太見苦事也、參女院御方、

十七日、（戊辰）雨降、不出行、光長參上、申御堂供養之間事、

〔十九日、（庚午）醫師賴基、知康等參、問脚氣事、又賴輔朝臣所勞事、所尋聞也（○聞恐問）、知康加灸治云々、〕

廿日、（辛未）晴、今日、大外記賴業來、召前問仰雜事、信季參上、申侍從拜賀之間事、

廿二日、（癸酉）明日、侍從拜賀延引了、是依無扈從殿上人也、定能朝臣、日來煩二禁、無殊事者、可相具之由、令申之間、昨日今日倍增云々、仍俄相違、他見來之聽、關白中將拜賀指合之間、不可叶、仍延引了、尋日次可左右、雨下、終夜甚雨、

廿三日、（甲戌）午後天晴、此日、博陸中將拜賀也、酉刻許來臨、立中門、少納言信季相逢、余出居上達部座、（無座、只如尋常也、）中將二拜了、信季告召之由、則中將來前、小時引出馬、（隨身等稱見病不見來、仍以當時祗候之職事二人令牽之、不可爲例、一人束帶一人布衣、只隨候逢也、）中將降庭中、懷中笏、不著沓、取馬上手一拜、前駈出來受取之、（此事不可然、共殿上人可受取也、先例如此、）次中將退出、參女院御方云々、仰、引馬之間、隨身四人給腰指、（各六丈絹一疋、下家司給之、件事等、信季行之、）中將拜賀次第、先院、（賜御馬云々、）建春門院、次此第、次皇嘉門院、次八條院、次右大將、（向方大將第、尋雖存禮、近代不必然、是則大將非北人之故也、今被向之條、是〔非左右〕非言語之所及、可彈指〔々々々〕、愚息等昇進、豈可隨此跡哉、莫言）

官、次高松院、次內中宮云々、

廿四日、乙亥、女（〇女一作參、）院御方、光長申御堂供養之間條々事等、

廿五日、丙子、辰刻許、東山方有燒亡、下人云、院御所近邊云々、仍馳參、（最勝光院御所、）入兩院、（法皇及女院、）見參退出、件炎上之起、自故二位（通憲）堂中出來、堂塔舍屋拂地燒失、不出郭外云々、件堂者、院御所僅一二段之內云々、而風不吹之間、餘炎不及于外云々、法皇臨其所、即還給云々、經候直廬之蹤、參會（自余）蹤之中、下官最前參入、退出之間、人々多參入、余歸家之後、關白被參云々、申刻許、關白被參女院御方云々、依被告仰、余參上、此間、邦綱卿來入、相逢謝遣之、即參入女院御方、關白在御堂方、余候御所、即關白被參、供養之儀粗有其沙汰、導師前大僧正、讃衆十口、不可有庭儀、讃衆兼候座、導師自後戶方可參上云々、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云々、關白、小時被退出了、光長申云、奉行公卿院司事、仰中御門中納言之處、申狀未定云々、仰可仰藤中納言之由了、次下官退下、

廿七日、戊寅、陰晴不定、今日、侍從拜賀也、雖為伐日、家之吉例太多、仍所用也、裝束、（位袍、赤色瑠物下襲、黑半臂、濃引倍支、同色單（無汗取、依斂少也、）濃表袴（綠）、綾表袴、同色大口、小袖單、襪、赤色紙（香泥給）塗細骨（數骨也）扇、笏、（京極殿御笏、）蒔繪劔、（御堂御劔、）萌唐草、紫革裝束、紫緂平緒、小馬腦帶、（件帶、所借用定能朝臣也、））網代車、（元服之夜所用也、）牛童、（犬丸、給當色朽葉上下、萌黃衣、）小井雜色十人、衛府長中臣重武、（予番長也、日來所勞、今日相扶所出仕也、）小舍人童一人、（左馬允奉賴子、給當色萌黃上下、濃款冬引倍支、花款冬衣、掬、近代不具小舍人童、無其謂也、今存承例被具也、）扈從殿上人二人、（民部權少輔宗雅、侍從泰忠（源納言息）、）前駈、散位兼親、（季長朝臣息、）甲斐權守國行、（行賴息、）共擇英雄人、也、先例如此、謂英雄者、不例必家者、謂不屬諸家之者也、）騎馬在車後、不召陰陽師、兼日問日次於在憲朝臣、（信季奉行、吉時申酉云々、）未刻、兵部卿來、余於上達部座談話、相次、中御門中納言、源中納言（等）被來、（宗家束帶、雅賴、信範直衣、）即侍從著裝束、（定成奉仕之、）了、降立西土、（〇土一作上、）而公車寄廊、付信季、（束帶、）申事由、拜舞、（拜之間無失、不異成人、）次立出同廊外、付同人、（先申余方、）再拜、次申女房方、又再拜、次不歸昇、直於門下乘車、先參院、（最勝光院御所、）次參高松院、次參內、次向關白第、亥刻歸家之後、宗雅語云、先參院、進中門、付判官代親雅、（觸經房之處、依催件人云々、）奏事由、拜舞、次付親宗、申事由於建春門院、拜舞、次經房出來告召之由云々、仍昇自中門外方、參二棟廊南面簀子、小時退出之間、經房、親房兩人降庭送之、親宗云、兩院御一所也者、次參高松殿、進中

門、付判官代有隆、申事由、拜舞、依召參進、被召入簾中、頁之、退出之間、有隆持來野劔一腰、（入錦袋、）給之云々、次參内、入自左衞門陣代、進殿上口、付右近中將泰通朝臣、奏事由、拜舞、依召昇自同所、經殿上々戸（邦綱卿相逢云々、）兇間、參朝餉方、數刻被召居、給扇一本、退出、次依入夜、經堂上、（邦綱〔卿〕、泰通等相從之、前駈等經庭云々、）參中宮御方、降立中門、付大進宗頼、啓事由、再拜、次參關白第、進中門、付左少辨兼光、申事由、再拜、次依召參其御前、次被引馬、（上臈隨身敦景、武盛引之、）侍從經中門内簀子、降自同南妻、經馬前、（徒跣、）取上手綱、來、（插笏、）一拜取笏、（居從殿上人宗雅受取、授兼親、）著沓直退出了、其間、作法無失、見者皆曰、是神也云々、今日事、奉行家司少納言信季、職事國行等也、今日欲出之時、先拜舞之間、公卿等降立庭上、可謂過禮、此日、戊刻、前大僧正參上、有御堂鎭壇事、其事了、被參御所、有御對面、余又謁談移刻、亥時許被退出了、今度依先例、無布施、支度兼日被奉、光長奉行也、

廿八日、（己卯、）雖參女院御方、風痺發動、退出了、今日、關白參御堂、終日被沙汰、及深更退出云々、

廿九日、（庚辰、）天陰雨降、午時許暫晴、此日、女院御堂供養也、未明、渡御々堂、密々儀也、余參御車寄、辰刻、奉安置御佛、（等身阿彌陀如來一體、二尺普賢不動像各一體、件佛古佛也、前大僧正被奉渡之、於女院加修飾、所被奉安置也、）堂莊嚴大略了、余退下、（未給兩佛師、各給祿被物、）午刻、著冠直衣、（隨身上臈冠、但今日上臈不參、下臈布衣帶劔如恒、）參御堂、先是、邦綱卿、信範卿等祗候御堂、他公卿一兩候御所殿上、未時許、關白被參、導師前大僧正（覺忠、）自今朝被候宿所、（以東僧房爲其所、）讃衆皆悉參集、先著堂中座、依略儀也、欲始事之處、導師布施、（關白被沙汰進、〔云々〕、）遲引之間、經數刻許、導師參休息所、（以御堂御所北對東妻、爲其所、）此後、猶被相待布施、申一點事始、先別當經家朝臣、覽御堂供養日時、（入筥、先覽院司上臈云々、）御覽了返給、次打衆僧集會鐘、次關白、及余著南廣庇座、（他公卿雖須一同著座、依廣庇座狹、東簀子同設其座、而導師參上之間、讃衆可迎立此所、仍他公卿等、追可著座也、抑、先日、關白被定云、爲密儀者、導師可參自佛後者、余中心案之、受陀羅供之〔禮〕、縱雖無庭中堂上之別、讃衆出迎導師者、定例也、若參自佛後者、其儀無便宜歟、依不審、以光長相尋導師僧正之處、報曰、雖讃衆不著座、導師參入之時、必相引出迎、然者、佛前有便、佛後難叶歟者、以此趣示關白、々々諾、凡諸佛事之作法、公卿先可著座也、而北座已爲導師參上之路、仍上臈一兩著南面座、僧參上之後、他卿著座、是依時儀也、）次導師經御堂北東簀子參上、讃〔衆〕等起座相迎、列立東簀子、（導師入之間、）誦讃更爲先下臈、經南廣庇、入自正面間、（灑水、井香〔口〕〔○一本作爲、恐香誤〕、之儀、如恒、）行導三匝、（弟子僧六人、持道具從導師後、）訖、導師著禮盤、讃衆各著座、（六弟子在簀子、）次公卿〔著〕東簀子座、

他公卿、皆祗候二御所殿上一、臨レ期經レ庭參二著此座一、極無二便宜一、凡此御堂上下、無二其座一之間、於レ事失二其便一、次導師表白、讀二願文一、次揚二經題名一、次堂達、(下臈、讃衆)授二諷誦文於導師一、(本所、關白、余)致紀樋(化イ)レ鐘事等如レ常、次說法、(如レ形)供養法、此間、誦讃如レ例、次供養法了、更行道三匝、導師著二下座一、(豫有レ可レ數二上(○上恐三誤)禮座一之儀上、導師被レ申曰、讃衆數多之時、必有二此儀一、者園城寺習也、他所不二必然一、今讃衆數少、堂中又狹二於本座一、出讃更可レ無レ妨者、仍被レ留之、抑、若數二其座一者、殿上五位二人役レ之、或又兼置二其座一(者)、無二撤却之儀一云、)次給二布施一、余已下取レ之、(關白不レ被レ取レ之、)置二導師布施一了、賜二讃衆一、(公卿少早出、仍四位出二被物一、)次關白加布施、(源中納言(雅頼)取二被物一、織物、)次余加布施、(兵部卿信範取二被物一、本儀、雅頼可レ取レ之、而點二定關白加布施一、仍不レ示二件卿一、用二信範一也、古例、或殿上人取レ之、何強求二納言一哉、件被物綾也、)次六弟子撤二導師布施一、先レ是、關白退出、余又起座、次衆僧退下、

今日、被レ補二所司一、上座定聡(本宮勝金剛院寺主、今爲二此御堂莊嚴行事一、依レ有二微忠一被レ補レ之、即執行也、)小綱預正賢、即公文也、已上奉行光長以二口宣一仰レ之、

參入公卿、

關白、(直衣、)余、(同、)

中納言邦綱、(束帶、)宗家、(直衣、)資長、(束帶、)忠親、(同、)雅頼、(同、)二位中將兼房、(直衣、)參議成範、(束帶、)家通、(同、)

散三位信範、(束帶、)俊經、(同、)

奉行、

權中納言資長、別當光長、

願文、誦經文等、(作者資長卿、清書忠親卿、誦經文書二檀紙一、)御堂關白沙汰、莊嚴佛等、女院沙汰、(行事光長、)余加布施信季行レ之、今日、奈良僧都雖レ被レ引二進馬一、依レ無レ骨不レ賜二導師一、今日、有二濫僧供一、(十石、)檢非違使季光行レ之、

今夜依二吉日一、女院宿二始御堂御所一給也、

五月

〔一日、(辛巳、)終日甚雨、〕

二日、(壬午、)天晴、女院還二御東御所一、余參二御車寄一、密々儀、如二一昨日一、定能朝臣來、神宮上卿事、可レ被レ仰之由、兼光內々告示、旁可レ難レ奉二行之一由、事次可レ達二天聽一(之)旨、相二含定能朝臣一了、

三日、(癸未、)晴、大夫史隆職來、召二簾前一、問二官奏、幷功過之間事一、

四日、(甲申、)晴、寶嚴闍梨來、三位中將被レ參二女院御方一云云、定能朝臣示送云、太神宮上卿事、申入之處、仰云、右大臣之外、無下可レ勤二仕之人上云々者、何無レ勤二仕之人一哉、如何々々、

五日、(乙酉、)天陰、晚雨降、家節供如レ常、(陪膳季長朝臣、)

七日、(丁亥、)晴、欲レ參二內一、而御物忌之由、女房告送、仍止

了、侍從有所勞氣、疑斑瘡歟、

八日、戊子晴、酉時許參內、參御前、仰云、十九日廿二日之間、可有最勝講云々、女房語云、御賀事、光雅奉行云々、頃之退出、今日、今比叡內競馬云々、余隨身下﨟、下〔毛〕野敦近、始入乘尻、勝了云々、各水干裝束、「五番云々、午刻許、憲基來見侍從、申云、斑瘡歟、」

九日、己丑午上小雨卽止了、今比叡恒例小五月競馬七番云々、厚近入乘尻、又勝了、件男、厚延孫也、雖未練之者、有家風、爲歟左大將下﨟厚賴子男云々、競馬了、件男來、余召前、密賜小綾頭、（生單衣、）侍從無殊事、

〔十日、庚寅晴、不出行、〕

十二日、壬辰晴、申刻許、左少辨兼光來、仰曰、太神宮事、可計行〔之由、有法皇詔者、對曰、朝臣（○臣或之、或廷歟、）大事、莫過神宮、故先代〕之上卿、皆是國之重臣也、爰微臣、齡未及二〔毛〕職已帶三台、弁滿之恐、縡寐無聊、何況、奉行重事哉、伏檢先蹤、更不囘官職之高貴、唯撰器量之堪否者也、抑、先年承行此事之時、再三雖致遁避、可應其撰之人々、或觸穢、或服假、故障無疑、因之彼之間、暫可奉行之由、聖訓重疊、不能止事、悉以掌行、至于今度者、先々上卿、皆悉無障、被仰彼人々、爲公爲世可謂上計、就中、事雖似私、女院（前皇嘉門院、）中事、大小巨細莫不口入、其間雜務多象佛事、混合與神事之條、非無事之恐、加之、病侵五內、所憑只三寶、自非佛德、無由扶身、而奉此神事之人、出佛經於郭外、禁僧尼於家中、近世之輩、神事之躰、其法如不異祠官、雖於理有妨、小臣輙難減敬神之禮、倩案此等之子細、專不耐恐（取イ）臣之所役、敢非憚君命、深以恐神慮而已、伏願、口下曲許若請者、以此等之趣、宜令計奏、此次、自女院、被付下御領申宣旨之請文、（丹波國小幡田新庄也、國司新立庄之間、本御顧領（○一作願）位田、依籠被四至內、致立他所々進也、）當院御領、惣可停院事、勅事、諸使等亂入之由、宣下先了、彼位田、卽其內也、而今依國司申、相轉他所、雖不可有疑、殆當時已新立之所也、不帶宣旨者、向後如何、仍所被申請也、件請文、院司上﨟（邦綱卿、）加署、

十三日、癸巳入夜羅訪賴輔、所惱有少減云々、

十四日、甲午大夫史隆職來、問功過事等、今日、九條近邊、稱有犯過之者、檢非違使亂入云々、但南川原方

云々、
十六日、丙申、付定能朝臣、有申法皇事、和泉國春木庄之間事也、先日依自院有被仰下事也、
十七日、丁酉、以經家朝臣被申、去十四日濫行事、於院余仰子細、御返事曰、可尋沙汰云々、今夕又如一日、有濫行云々、
十八日、戊戌、申入昨日濫行事於建春門院御方、有聞驚之報、
十九日、己亥、濫行之間子細、幷九條御領所々使不可亂入之由緒等、可注申之由、自建春門院被申女院、仍注子細被申遣了、今日、覺智僧都來、習玄義第一卷端少、去比、摺本六十卷一部所相儲也、
廿日、庚子、當居所南方、有可修造事、而當王相方、余當時又無非家、仍是已本所也、仍召主稅助時晴問曰、新他所占本所、經一宿者、其恐〇恐作忌、可移哉如何、又塞方、謂南王相、東大將軍、占其所、始渡之條可憚哉否如何、申曰、今新召他人家爲御領、被定本所之者、全經十五日可移〔其恐〕也、雖宿一夜、不可移其恐、又塞方新被占本所之條、可有憚、但本爲有御宿之所者、不可憚、於宿始可忌塞方也者、覆問云、於本所者、一夜移忌、盡可滿十五日之宿哉、申曰、安家所習如御定、而賀家尙可滿世イ十五日之由所申也、仍公家被用之、今依爲〔口之〕所行所申也、仰旨雖可然者、遣問在憲朝臣之許處、申曰、一夜移忌、不可及十五日者、遣于時晴申狀了、今日、女院渡御々堂御所、至于來月二日可御也、兼光送消息於季長云、最勝講初中後可參仕者、申承由了、
廿一日、辛丑、晴、未刻許、陰陽大允泰茂參上、召前問昨日尋時晴之事等、令申事等、
一新定本所之人、一夜可移忌哉否事、當時居所、全經十五日也、
申曰、一夜移忌、更不可經十五日、定置本所、是故也、同在憲申狀、
一塞方、幷五月占本所事、
申曰、縦日來、數月數日、雖有夜宿、〔今〕爲御領被定本所、始渡御之時、專可被憚塞方也、更不可依御領以前之宿、本文云、造作移徙忌之云云、御領之後、以吉日渡御、則是移徙也、爭無憚哉、五月之條、又以同前也、尤可有憚、
一一郭之內、假令、於一所全經十五日了、而爲

逆塞方、更移他屋、又經十五日者、其忌可移哉否事、

申云、可移之、但節分之夜、有御方違者、可移之、不然者、不可然之者、

覆問云、節分夜雖不違方角、於他屋至經十五日者、忌盡移哉、

申云、他所新被占本所者、當時御所、節分御方違之有無、不可及沙汰、於郭内之屋々者、猶可依節分夜御方違也者、又申云、大博士師元朝臣、昨日未刻赴黄泉了云々、即泰茂退出了、

廿二日、（壬寅）天晴、申刻以後、天陰、及酉刻雨降、此日、最勝講初日也、未刻、著束帶參内、（閑院第、）候殿上、左大臣已下五六人許在座、此後經數刻、申時事始、左大臣以頭弁奏事由、頭弁未歸出之前搥鐘、違例也、又出居不昇之前、衆僧之從僧等參列、其後、出居僅一人參上之間、從僧等歸出、塞其路、仍出居中絕歟、其間、太濫吹、卿等解頤、出居之殘蛋、數刻不參上、仍左大臣已下著御前座、（御殿西面如常、但三四尺許、數引出假板敷、座前太弘、尤得其宜、）講師山階寺權別當法印敎緣、（證議也、）問者延曆寺宴仁、（阿闍梨、新題衆、）有表白之詞、論義（問題許、不致重難、如例年、）了咒願、三禮、著禮盤、次行香、（左大臣、余、左大將、中宮大夫、三條大納言、別當、按察、平宰相、）藏人長俊、行事、取火蚆行香了、復座之後帶劔、（左府不然、）僧退下之後、公卿退下、歸居殿上、左府示余云、今日可有賑給定之由、外記令申、寅日不可然之由見文書、如何、余云、其例太多歟、左府云、然也、仍可定申者、〔只〕（○只一作以、）左府以頭中將奏事之由、召頭弁仰鐘、出居著座之後、公卿參上、講師權大僧都澄憲、問者興福寺尋忠、（新題衆忠隆卿子〔云々〕、）中間、左大臣觸可定申賑給使之由於余、（上、）起座赴陣座了、事了、僧退出、從僧等撤草座、香爐、宮等、次公卿退下、余參御前、關白著直衣被候、即關白退出、上出御、小時退出了、朝座表白之間、頭中將實宗經行香机西、入自北第一間、就講師右邊、仰御願趣、（帶劔如常、）退下、今日、堂童子、御所方、（右方也、）左少辨兼光、侍從實明、左方、（下﨟勤之、）基親、（但夕方改宗光、）兵衞佐資時也、

廿四日、（甲辰）雨、東九條御領所々使亂入可停止事、自定能朝臣許、送泰經朝臣奉行御敎書、其狀云、可依年來例云々、入夜、左少弁兼光送書於季長曰、太神宮上卿事、猶可令奉行御之由有仰、參啓之間、且可披露者、答來臨之時可示子細之由、

其後可二神事一之故也、方違〔之間〕事、問二遣在憲朝臣之許一、返事如レ此、問狀曰、

以下自二當時御所一當二南方一、方、王相他人家、去年、去々年、數日借召爲二御所一、新爲二御所一、被レ定二本所一、始度御之條、可レ有レ憚哉否、委可下令二注申一給上者、依二御氣色一、執達如レ件、

五月廿二日　　季長奉

陰陽頭殿

返狀曰、昨日、遣問返事到來也、

自二當住御所之南方一以二他人之家一、新令レ用二宿御本所一御之條、王相方、幷五月作〇月一作レ日、可レ有レ憚候、而御數晝云、去年、去々年、數日借召宿御了云々、然則、舊御寢之御所也、如二彼兩年一、先借召令レ宿御之次日、渡二御券等一之後、猶有二御宿一、可レ被レ用二御本所一候歟、是會釋說候、言上如レ件、

五月廿三日　　陰陽頭賀茂在憲

逐申、

於二日次一者、廿四日道虛、雖下不二打任一候上、如レ此儀者、何事之候哉、

廿五日、乙巳、午後雨降、施藥院使丹波憲基來、女房竊加二頭灸治一、五ヶ所、今日、最勝講第四日、有二僧事一云々、

廿六日、丙午、雨降、見二僧事聞書一、法印家寛、本少僧都、無雙權少僧都覺尊、自二禪師君一直任之、前大僧正弟子、故攝政殿子也、卽彼僧正、幷故法印、直任二此職一、依二件等例一、〔卽彼僧正幷改二法官一〔例〕僧正被レ申云々、超二越伯父道快法眼一了、尤不便事也、此外、法眼、法橋、阿闍梨等有レ數、不レ能二具記一、抑、覺尊直任二僧都一、可レ謂二過分一、彼等例、皆其父御現存之時事也、今頗不二相似一事歟、如何、晩頭、佛嚴聖人來、賀二覺尊一、訪二道快一、共消息也、

廿七日、丁未、雨降、此日、建春門院百日御懺法結願也、於二最勝光院小御堂一被レ行レ之、法皇、及女院同居、午時參二其所一、直衣、半蔀車、隨身上﨟冠、先レ是、被レ始二御佛供養一、普賢繪像、導師權僧正公顯、請僧、卽御懺法衆六口也、事了引二布施一、左大臣、余已下取レ之、左大臣從二被物一之間、自二御簾中一被レ押二出御衣一、杜若緒重、紅單、朽葉表着、大臣取レ之、依レ仰也、復座、次導師退下、衆僧暫退下、請僧只布施一裹也、次公卿退下、候二公卿座一、次僧復座、六口、次公卿著座、御懺法結願了、〔引〕布施、左大臣、余已下引レ之、口別五十許歟、置二布施一了、未レ撤之前、公卿等多退出、余同退出、相次、左府、左大將被レ出了、

參入公卿、勅授、并衛府公卿束帶之類、皆不レ帶レ劍、不レ取レ笏、依二堂中一也、大臣、左大臣、余、大納言、左大將〔右大將〕、公保、隆季、實房、中納言、資長、成親、資賢、宗盛、兼雅、忠親、雅賴、參議、成範、賴盛、敎盛、家通、散三位、信範、信隆、基家、隆輔、俊經、修範、

左大臣持二冬扇一、左大將竊問レ余云、直衣にも、冬扇ハ持歟云々、余答二不レ知之由一了、此事可レ尋レ之、少將維盛、重盛卿子、衆人之中、容顏第一也、今日、口別給二牛車一、渡二南庭一、今日、余事次、問二神宮上卿之間、神事之子細於左大臣一、件人、度々勤二此役一、余先年雖レ勤二仕之一、爲レ聞二合他人之所爲一、所レ問也、

一念誦事、

一切停二止之一、

一僧尼事、

惣以不レ入二家中一、於二難レ避之人一者、於二他所一竊相二逢之一、

一姙者事、

當月以前不レ憚也、入レ月之後停二止之一、

一月水女事、

出二家中一、

一旬日祭月事、

不レ致二殊齋一、只如二普通一云々、

廿八日、戊申、晴、神宮上卿事、來四日可二來仰一之由、竊示二遣兼光之許一、季長奉レ書、自二今日一、院恒例供花云々、午時許、法眼道快被レ來、對二面之一、

廿九日、己酉、雨下、巳刻許、信範卿來、數刻談話、語及二舊事一、多是兩殿御事也、信範示下可レ申二請額一之由上、在二知足院邊一、堂安樂心院云々、此七八年前建立了云々、依レ可レ勤二仕神宮上卿一、答二其旨一了、

六月

一日、庚戌、陰晴不定、時々雨下、近日之雨、民間大悅云々、或曰、仁和寺法親王、別奉レ勅逢二天下之豐饒一、甘雨逢レ境、可レ謂二効驗一者也、晩頭、正二衣冠一、先浴湯、竊奉レ拜二太神宮一、神齋之間事、聊有二祈申之旨一、依レ爲二密々事一、不レ降二庭上一、

二日、辛亥、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晩頭、大夫史隆職宿禰來、入レ夜新僧都覺尊來、余相逢、今日、晩後始被二出行一云云、參院、并此女院等云々、前驅六人、隨從僧綱一人、法眼道俊二人云々、

〔三日、壬子、源中納言來、〕

四日、癸丑、雨下、未刻、藏人左少弁兼光來、傳二法皇詔一云、神宮上卿事、令二辭申一之旨、其理可レ然、但最末納言等、承二行重事一猶不レ穩事也、加之、先例多上臈所二勤仕一也、理須レ在二左大臣一、而殊有二申入之旨等許一、彼人々辭遁強出レ之、所レ請事已無レ理、但非二重レ彼輕レ是之儀一、當時無二殊障一者、猶雖レ暫可二奉行一者、對曰、於二旨趣一者、再三申入了、今詔旨無レ所レ避、不レ得二重請一

者、兼光、良久談二語世間事一、退出了、余中心案レ之、神宮上卿事々沙汰云、神事有レ恐多レ煩、故萬人欲レ遁二此役一、微臣依二疎遠一、被二抑懸一歟、但神慮定有レ所レ量、何强遁レ之、左相被レ申旨、宿老之者、可レ爲レ先二修善一、而依二神事一不レ與二佛事一、枉可レ被レ免二此役一云々、古來朝之元老、所二奉行來一也、何依レ老被レ免哉、於二神事輕重一者、非二勅宣事一歟、可レ謂レ無二其理一、粗案二先規一、依二年少一被レ免二重事一者、例也、即花薗、宇治兩左府是也、今優二宿老一、責二弱冠一、時移政變、此謂歟、亥刻許、職人所出納盛俊持二來文書櫃一二合一、家司季長朝臣、（衣冠、）相逢、合二目錄一、請二取之一、占二潔所一、（先洗レ之、）敷レ筵立レ棚、案レ之如二先年一、余又衣冠、見二文書一之處、先年余奉行之時、更無二相違一、須名御厨文書一結所二相加一也、先レ是、佛經奉レ出二家中一、借尼禁二參入一、月水女退二宿廬一、（先年出二郭外一、今度依二式文一候二宿廬一也、）

五日、甲寅、雨甚洪水、沐浴解除、（時晴、堂上不レ拜巳下効レ之、）

六日、乙卯、甚雨洪水、院供花、今日結願云々、

七日、丙辰、甚雨、參二女院御方一、此七八許日霖雨、年穀多流損、民煙太歎悲、去年旱魃之災、今年洪水之愁、連年飢饉、亂代可レ然、今夜、借二宿賴輔朝臣南直廬一、晚頭、

外記來催云、來十二日可レ有レ行二幸正親町第一、（邦綱卿家、）可二參仕一者、申二所勞一了、

十日、己未、甚雨、朝歸レ家、（白地也、）任大臣于レ今遲留、世人傾奇云々、聖明之代、常置二官闕一無レ滿二員數一、濁亂之時、官帳皆剩任、何況、片時無レ置二其闕一、今左將軍者、家生二脅貴一、身備二才能一、（謂二全經及粒律一、）爲二亞相之一一、居二將軍之左一、撰臣之世、殆可レ授二剩任一、就レ中、非三唯納二身於權勢之門一、咫二尺龍顏一、常陪二雅遊之莚一、縱聖代、縱亂世、不レ可二猶預一、不レ可レ持レ疑、而丞相闕之後、豈（○豈一作レ空、）送二數月一、人皆以爲、右將軍以二無雙〔之〕權一、（○權一作レ種、）法皇疑レ其二（○其恐有、）欲レ任之忠一歟（○忠一作レ志、）云々、或曰、邦綱、成親競二望亞相一、法皇未二一決一、故遲緩云々、彼是之間、眞〔僞〕難レ知、少納言信季參入、入レ夜向二賴輔朝臣南家一、其後、書二進券一、爲レ用二本所一也、今夜即宿レ之、曉歸來、抑、件家當二王相方一、始爲二本所一之條有レ憚、而依二先日在憲申狀一、用レ之、子細見二件日記一、

十一日、庚申、巳刻、浴後解除、（漏刻博士滋成、）依二旬日一也、今日天始晴、

十二日、辛酉、天晴、此日、天皇幸二正親東洞院邦綱卿第一、爲レ避二祇薗御靈會一也、明日、可レ犯レ土、仍明日、可レ向二

賴輔朝臣南家一、而十三日有下當二太白方一否疑上、仍令レ打之處、南北六十一丈、東西四十三丈云々者、全不レ當、仍明日可レ渡也、

十三日、壬戌天晴、依二犯土一、女房、小兒等、渡レ南、余頃之渡レ之、今日、明法博士中原基廣參來、依レ召也、條々相尋事等、

一姙者忌事、

問云、或文云、宮女懷姙者、散齋之前退出者、如レ文ハ、無下指月一、而近代、五月以後忌レ之、或又至二當月一不レ忌、入レ月之後忌、或又七ヶ月之後忌レ之如何、何說爲レ是乎、

申曰如レ文者、不レ指レ月、只懷姙一定之後、可レ忌レ之、或著帶以後忌レ之、卽是以二懷姙一無レ疑也、

復問云、江記曰、五ヶ月以後可レ忌レ之云々、一向可レ隨二此儀一歟、又或文云、傷胎四月已上、其穢卅日者、依二此文一、四月以後可レ忌歟、兩條可レ申二一定一者、

申云、四月以後可レ忌レ之、若於レ不レ知者勿論、

一輕服之人、除服之後、可レ憚二神事一哉否事、

問、或文曰、新年、月次、神嘗、新嘗等祭前後散齋之日、僧尼、及重服奪情從公之輩、不レ得レ參二入內裏一、雖二輕服之人一、致二齋前散齋一之日、不レ得二參入一者、如レ文者、輕服之人、非二除服一之人、後齋不レ憚レ之、以レ之思レ之、除二其服一之後、雖二日數之內一、何妨二神事一哉、如何、謂二前齋及致齋一也、

申云、日數之內、除服之條、非二法令之所一レ指、是臨時之權議也、雖レ然、日數之內、除服之條、其行來尙矣、然者、除服之輩、可レ憚二神事一不、宜レ在二御定一、法家難レ定二申是非一〔歟〕、

復問云、於二日數之內除服一者、如レ令レ申、不レ見二或文一、然而、其儀已世〔上〕之所レ從也、更非下可レ改二除凶服一之後上、尙可レ憚二神事一歟、分明可レ令レ申者、

申云、猶除服之條、非レ所二甘心一、法家難レ申二左右一、於二別勅一者勿論也、只隨二公家被一レ用之趣一、可レ有二御進止一也、抑、輕服之者、不レ憚二後齋一之條、一切不レ可レ然、

重問云、如二或文一者、後齋、輕服不レ可レ憚之條、已以炳焉也、何以謂二不可一乎、

申云、猶不レ可レ然事也、文意雖レ然、專不レ可レ用云云、口所レ申未レ知二其理一事也、但古來例如レ斯歟、

一本生、所養、服事、
問云、於レ親者、本生、所養、共可二著服一歟、又傍親服、可レ付二何方一哉、
申云、於二四等已上親一者、聽レ爲二養子一、然者、本生、所養、共可レ著レ之、（昭穆不二相叶一者、不二此限一、）於二傍親一者、一向可レ依二本生一、不レ可レ付二所養一、是允亮説也、允正ハ、可レ付二所養一云々、是謬説也、
復問云、戸令云、無レ子者、聽レ養二四等已上親一、於二昭穆合一者、即經二本屬一除附、如二此文一者、何付二本生一乎、依下經二本屬一除附文上也又如服凡條者、爲二實父一一年、爲二養父一五月者、如二此文一者、何所養可レ重二本生一哉、允正允亮各勘文意如何、
申云、追可二勘申一、忽不レ諳二其趣一、
一中祀事、
問云、如二神祇令一者、三日齋爲二中祀一、而今之所レ行、四月、（賀茂祭以前、）六月、（神今食以前、所レ謂神嘗也、）九月、（例幣以前、）十二月、（同二六月一、）等、已爲二一月之齋一、與二令文一相違、有二何由緒一乎、
申云、如二令條一者、中祀者三ヶ日也、近代爲二一月之齋一、未レ知二其由緒一、
復問云、其謂二三日之齋一者致齋之前、三ヶ日乎、將致齋、并前後一日乎、
申云、法條有二兩樣一、致齋日之前三日、并後一日、并五ヶ日也、又説云、致齋、并前後各一日也、
一六畜五躰不具穢事、
問云、粗勘二先規一、或爲レ穢、或不レ爲レ穢、何是、何非、未レ知二其實一、
申云、或文、并新儀式不レ立二六畜五躰不具一、但喫レ宍之者、有二三日之穢一、就レ之案レ之、可レ爲二三ヶ日之穢一乎、
一妻妾事、
問云、假令、人妻有二三人一、（嫡妻、本妻、妾妻、）其嫡妻、本妻、歷二年序一無二一子一、妾妻今爲二嫁娶一有レ子、而其妻等亡者、其夫何忌哉、
申云、嫡妻雖下縱不上レ生二一子一、亡者可レ爲二其服一、其後、數子之母雖レ亡、不レ爲二其服一、是則、夫再不レ著二妻服一之故也、
復問云、假令女著二夫之服一了、開（○開恐改、）嫁之後、又可レ著二夫服一否、
申云、於レ女者、不レ論二嫡妾一、（○妾一作レ要、）每夫著二其服一、
一消息忌事、

問云、如二新儀式文一者、無二卷軸一之書、幷鎰等、非二忌限一、而俗諺云、於下縮二兩三枚一之書、幷立文上者、猶可レ忌レ之、此條如何、
申云、謂下有二卷軸一之書上者、文書之類也、於二消息一者、雖三縱縮二兩三枚一、不レ爲レ穢、立文以同前也、於レ鎰者、通用之物也、仍無二其忌一、
以上事等、以二光經一問レ之、
今夜歸レ家了、日來女房幷懷姙、伺二祗候、依二神官申一也、而今日出レ之、依二于公廣申旨有レ理也、
〔十四日、癸亥〕陰晴不定、時々小雨、早旦又渡レ南了、今夜宿レ之、酉刻以後大雨、入レ夜微之、〔〇之恐也〕
十五日、甲子、未刻以後、雨降、今日、女房依二月水事出來一、渡二他屋一了、
十六日、乙丑、申刻以後雨降、巳時許、歸二北家一、浴後解除、漏刻博士經明、依二神甞祭日一也、公家、以二十一日一被レ發二遣幣一、因レ之、其前〔後〕、爲二散齋一、其日、爲二致齋一、以二十二日一爲二後散齋一、凡遂所之習、以二幣立日一、有二神事一、祭日强不レ爲二神事一、今〔至〕臣下、〇至一作二不レ奉二幣於太神宮一、只以二本宮御祭之日一、可レ爲二致齋一之由、神官等祭主及、兼康、所レ申也、仍隨二其言一、是祓雖レ無二指例一、爲レ致二謹愼一所レ修也、自地行向之間、不レ留二犯土事一、今日、女院御方施行事被レ行レ之、以二總官一爲二行事一、送二遊華王院後戶一、行事撿非違使相共引レ之云々、祓〔之〕後又向レ南、
十七日、丙寅、天晴、午時許、向二北家一、沐浴解除如二昨日一、昨今、女房聊有二頭風之氣一、仍相二愼之一、又召二獻勝阿闍梨一、無雙不レ驗、護身、余在二北家一之間來レ南也、件僧退出之後、余歸レ南、件南依レ爲二旅所一、余他行之隙、召レ僧無レ憚也、余雖二他行一、北家には不レ可レ召レ僧、是則、文書安置之故也、但非二致齋一謂二毎月一日、十一日、廿六、九、二月等、十六七日、四月七日一也、十之時、密々參二入自二腋門一、强不レ可レ憚之由、兼康所レ申也、但是難レ避之時事也、不レ可レ爲二常途事一、法皇日來參二籠御今熊野一、其間有二八講一、五ヶ日、召二南北碩德一云々、今曉、自二今熊野一、直參二籠日吉一、十ヶ日可二御坐一云々、入レ夜全玄法印來、雖二他行一、昨今依二致齋一不レ觸レ之、使三人謝二此旨一、卽歸レ自二門外一了云々、
十九日、戊辰、天晴、午時許、長光朝臣來、自二去春比一、風病屢侵、屬二今夏天一、宿霧漸減、雖レ未レ復二尋常一、今日相扶所レ來也、優レ師優レ老、生年七十五、故指二入簾中一、談二雜事一、雖レ有二憔悴之貌一、全無二老耄之氣一、咄二漢家本朝之故事一、如二明鏡一、可レ仰可レ貴、師元已沒、知二我朝之舊事一之

者、只長光一人而已、此師若沒、與誰問古昔之風、嗟乎惜哉云々、

申時、信季參入、仰小兒女房榮之間事、可奉行之由、可用密儀者、酉剋渡北家、依犯土了也、戌刻、人告建春門院疾急、法皇至自日吉、驚而奉人問之、御惱非重、如例邪氣頗發云々、先々、房覺、顯智、昌雲雖祈之、不得減、只法皇加持之時立愈、今度又同云々、外人不能參入、又無人知云々、仍不參仕、法皇今夜遂詣日吉云々、

〔廿日、己巳朝間天晴、午後時々陰、微雨下、晚頭參女院御方、二位中將被候、〕

廿一日、庚午晴、沐浴解除如常、（內藏助有親、）信季參上、申小兒女房榮事等、

廿二日、辛未晴、參內、并建春門院、（謁女房、）退出、

廿四日、癸酉晴、申刻、藏人左少辨兼光來、下神宮文書等六通、（余、今度承上卿之後、今日初來也、具旨在日錄、）返下四通、可行御下文、并可勘例之文、（以上共職事、）留之、小時、兼光退下了、

廿五日、甲戌晴、午刻、大外記賴業來、（依昨日召也、）召簾前、（余著冠直衣、）給解狀、仰云、〔令〕勘申例、而賴業稱唯、其後、〔良久〕談語雜事、退下了、余依風病發動、不出客

亭、依重神事、不使人傳、故召前給之、（但後々不可必然、或傳人給之、）內々問御卜日次於在憲朝臣、申云、來廿八日來月五日者、

廿六日、乙亥晴、兼光送書於季長云、軒廊御卜日次、在憲朝臣申狀如此者、（廿八日、來月五日、）仰云、廿八日可參陣者、

廿七日、丙子晴、明日可有軒廊御卜之由、仰遣官外記、又先日所下給之馬、五躰不具穢事、于今、不勘申例、仍早可勘進之由、仰遣賴業眞人許了、

廿八日、丁丑晴、早旦、賴業隆職等請文到來、賴業申云、勘例只今可持參、御卜事、先是、依兼光下知、所催沙汰也者、隆職申云、御卜事令相催官寮之處、中臣官人不參仕云々、巳剋、奉行外記持來參議散狀、皆悉申所勞故障等云々、仰云、雖無指役大臣、參陣之日、宰相必可候座也、當時出仕之輩、指故障不聞之人々、且相觸大外記、重可令相催者、午刻、大外記賴業持參馬穢勘例、使職事國行傳進余、仰云、賜解狀之後、徒經兩三日、頗以懈怠、如此事早速可勘申也、若於有所勞故障者、以六位外記令進、何事之有哉、抑、伊勢事御卜、中臣官人不

參入、有被行之例哉如何者、申云、勘例遲々、無遣申方、一昨〔日〕、昨日依所勞不能持參、自今以後可存此旨、中臣官人事、希有其例、但是怱事例歟、不可爲常例者、卽以消息、遣馬穢解狀於兼光許、（相加外記例、）云、早可令勘申例、又讀文之後、相加外記例、使可令覆奏也、（先日仰詞、無可行御卜之狀、仍仰此旨也、）又中臣官人不參仕之由、隆職令申、早可尋沙汰、伊勢事御卜、無中臣官人者、定難被遂行歟者、未刻、返報到來云、解狀給了、早可令勘申例、覆奏事承了、又中臣官人皆恐在國云々、仍任近例、可催出氏人之由下知了者、申刻、兼光送書狀於季長云、官例事、下知隆職之處、其妻今朝産事之後、大略獲麟不能勘申之由令申、仍下知六位史了、定不合期歟、加之、中臣官人依不候、雖催氏人、未承散狀、如只今者、今日御卜不可叶歟、隨又他恠異等（光雅奉行、）兩三候云々、待具彼等、後日可被行歟者、報云、延引可然、在憲朝臣勘文云、來月五日云々、彼日可參陣也、可存其旨、伊勢事、猶中臣官人、必可被催出者、酉刻、藏人左少弁親宗來、余著冠直衣相逢、下（下無豐）受宮狂男所舁居之正殿簀子可造替之事文、仰云、使宮司公俊造替之、於金物者、可被奉調云々、（子細在目錄、）件仰詞、使親宗書一紙取之、依恐失誤也、件事、依莫大、（○大一作文、）宮司可募進任功之由依申請、遣官人、被檢錄功程之處、其用途不可及成功、仍可令公俊造替之由、有院宣云々、小時、親宗退下了、卽明日可來由仰遣兼光之許了、

廿九日、（戊寅、）朝晴、午後雨下、早旦、兼光返事到來云、昨日仰今日到來早可參入、但依連句候御前、定及晚頭歟、終日相待之處、兼光不來、或曰、隆職宿禰妻、昨日亡沒、隆職穢否可尋之、余依神事不弔之、今日法皇幸最勝寺、御八講初日也、

卅日、（己卯、）晴、午刻許、兼光來、余著冠直衣、召客亭相逢之、一昨日親宗所下之外宮殿簀子造替文書下之、（子細在目錄、）兼光申云、先々如此之時、宮司等爲事怠慢、徒涉年月、依彼請奏、被勘下次第日時也、然者、承其期加下知、尤宜歟者、又申云、爲取金物本樣、今明可下遣使者也、是則先例也、其後、支配用途可給行事所云々、又申云、中臣官人一昨入夜上洛、來五日御下、不可事闕云々、余仰云、指期被仰下之條上計也、早尋職事、可仰下之、又先日取

下之馬五疋不具事、覆奏之後、以二女消息一可レ送レ之、如レ此細々事、達二不斷一、忩忙之者無レ心、不レ蒙二上卿免一、以二書狀一通二万事一、尤無二其禮一、仍仰二此由一也、於二大事一者非二此限一、小時、兼光退出了、卽送二書於親宗一云、外宮正殿寶子造替事、以二先日宣下狀一、下知已了、抑、候二本宮請奏一所レ被レ勘二下次第日時一也、而宮司先先以二懈怠一爲レ事云々、大略指レ期被二仰下一、尤宜歟、今度、九月神嘗御祭以前、尤可レ終二功事一歟、早奏二事由一、可レ被レ仰二下其期一者、入レ夜返報到來云、以二此旨一可二奏達一者、亥刻許、六月祓如レ恒、陪膳光經朝臣、役送良盛、共衣冠也、御贖物三前儲、予、女房、姬君、是[illegible]依二同宿一〔也〕、侍從於二女院御所一有二此事一、是例事也、先々服レ黑之時憚レ之、而今夜依二時晴申一不レ憚レ之也、

〔建武五年六月十日、加二一見一了、

權大納言良基、

正平十一年九月十四日、重加二一見一了、

關白教基、

正平十一年四月廿五日、一見了、

內大臣教頼、

正中元年六月八日、進二一見一了、

關白長—

正平九年四月廿六日、加二一見一了、

左近大將教基、〕

右承安五年春夏此一冊墨付九十三枚者以三縁院道敎公眞蹟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　陶化翁〔花押〕記之

承安五年秋冬、改二元安元々年一、八月廿九日之事也、

七月

一日、庚辰、陰晴不定、沐浴解除、漏刻博士賀茂濟成、如レ恒、依二仰日一也、不二出行一、

〔二日、辛巳、晴、參二女院御所一、入レ夜密々有二和歌等一、〕

〔三日、壬午、晴、酉戌刻許雨下、入レ夜有二小和歌一、密々事也、〕

四日、癸未、陰晴不定、未刻、藏人右衛門權佐光雅來、下二宣旨三通一、神宮穢氣事也、子細在二日錄一、此次、光雅語曰、御賀事、去四月比奉下可二奉行一之仰上、先レ是、中宮大夫隆季、上卿頭左中辨長方等承レ仰云々、今度偏被レ用二康和

例云々、但御調度之中、御厨子事、聊有其沙汰、康和例、(八脚、)仁平例、(六脚、被用康和御厨子、其中二脚紛失云々、)其數不同、可被用何例哉、且可被問人々歟之由、中宮大夫雖被奏問、只可用古物(六脚、)之由、御定切了云々、又童舞事、人々被尋催、各辭退、宗家卿被譴責、悠領狀云々、又煎茶具、任康和例、可被調之、(仁平無之、)而彼度物具等、被求鳥羽御倉之處、已以紛失、仍今度開仁和寺圓堂、取出其具等、可爲本樣云々、(康和如此、)來月、八月、可被始行事所、十一月、可被始樂所云々、其後退出了、

酉刻許、藏人左少辨兼光、下宣旨二枚、(一神宮馬五體不具穢事、可行御卜、一神領訴事、於官可勘理非、)返下神戶訴事了、穢氣解狀留了、明日可申行御卜也、(兼光不來、以書送季長許、先日余仰云、非指大事者、竊可送祇候之報許者、因之所爲歟、)先是、召遣賴業、(此狀云、其身無(〇無恐有誤)障者、可召進六位外記、)報狀云、有所勞、仰六位外記可參之由了、若遲々者、明旦賴業可參入者、今夜六位外記不參入、

五日、(甲申、)晴、此日、軒廊御卜也、(太神宮雜穢五ヶ條、具見目錄、)辰刻、小外記中原忠弘來、使光經下神宮奏狀三通、(昨日、光雅所仰下文也、)曰、令勘申例、(其(實)書寫下之、外記勘進之後下官者、今日事依可觸忘也、於正文者、爲說文下官、)(是例、)也、又早速可令勘申之由、加仰之、(後聞、光經仰可持參陣之由云、勿論也、仍於陣授予前駈云々、)巳刻、〔以書〕送同解狀於兼光、(正文也、)仰云、加續文之後、於陣遂(〇遂一作進、)可相待者、未刻、報狀到來云、於仗下可待御參者、酉刻參內、(先日、兼光所下之文二通、入車中、)著陣奧、招兼光、奏御卜候之由、可許之後、移外座、以官人召文書、(外記勘例、於陣授前駈了、猶加進之、)又令置軾、召兼光、尋續文、申只今進之由、仰可敷座之由、又敷座了、即官寮可著座之由仰之、(須敷座了、更召可仰也、然而依可遲々、假仰之也、抑、近代官方催之、以外記召著座、無其理、因之、檢先例之處、永承五年左大臣仰辨令著座、今依此例所爲也、凡官方催之、頗非也、外記催之正說也、外記相催之時、以外記可召著也、)兼光退下、次掃部寮敷座、此間、兼光持參解狀三通、(在續文、)次官、(卜部兼貞、(神祇祐、)中臣爲定、(神祇祐、))寮、(主稅助安倍時晴、(四位)、漏刻博士菅野末親等也、人數太少、又寮官不候、尤不敵也、)參上著座、(以中爲上、)次置水火、次余召爲定(加朝臣、)給解狀、(不給勘例等、)仰可卜申之由、次召時晴、(依四位、召主稅助朝臣、)次子細、各占卜、經程、此間、兼光參上、申云、可被調獻金物之間事、猶可依何年例之由、可被仰下歟、事已解遁、大概被仰下之後、可計沙汰事歟、余對云、職事不仰其由、相尋可示、且又直可尋問歟、又兼光仰云、來十七日可被發遣祈年穀奉幣、左大臣申障、早可參仕者、申承了由、良久、官寮各成勘文進之、(先官次寮、)兼光、光雅、其奉行各別也、

仍卜方、可書三通之由各仰之、仍其定書進也、余召外記宮、各副本解、勘例招兼光付之、又詩光雅之處、兼光申云、光雅今日有勞事不參、仍同可給之由所相語也、余云、然者、卜方可書一通事歟、雖兩人奉行、付一人奏之、非無例、然而常例令書分了、今一身可被請取者、尤可書一通事歟、但於今者不能書改、何事之有哉如何、申云、當時依內々語可給也、遂可傳光雅、仍被書二通、尤可也者、仍加入給〔了、〕又兼光申云、今夜不可被仰左右、明日、院奏之後、可持〔參〕者、次余目令退官寮了、即又撤座了、次余召大外記賴業、今日宰相不參之由、尋仰之、申云、各申御幸供奉之由、又所勞、或故障、其散狀申職事兼光了、各對捍之上、外記雖責催候者、余仰云、其散狀盡兼申上哉、奉行外記過失歟、雖無指役大臣、大臣參陣之日必可參、何況於有公事哉、太以不便事也、又仰云、祈年穀奉幣事、預有其聞、使々事、如今春、多不參者、外記過怠也、慥可催具者、（定日未定、兼光申云、奉行辨遂亂出來、其後可申定日時〔定日也云々、〕然而內々所仰外記也、）次余參御前、小時退出了、

七日、丙戌、晴、法皇幸法勝寺、依御八講結願也、入夜密々有和歌、拂書籍虫如恒、秉燭之後、自女院御方被仰云、藏人菅原忠令〔一臈、於女房〕局邊、（御所近、）强姧其青女之間、事及鬪諍、其罪不輕、早可除籍者、依當時六位藏人不候、以五位判官代行賴、令削籍了、又召忠令加勘責之詞、追却已了、

八日、丁亥、晴、密々有和歌連歌等、不出行、入夜兼光送書〔於〕季長云、祈年穀奉幣、來廿日可被發遣之、定日十六七日之由令申云々、又云、自昨日主上聊頭風氣御、雖不及被驚、內々所申也云々、對云、奉幣定十六日可宜、又御頭風事、聞驚不少、今夜及深更、明日可參入者、

九日、戊子、晴、未刻、藏人右少辨親宗來、仰云、豐受宮正殿笠子造替、九月神嘗祭以前、可終其功者、此事先日余所奏請也、子細見先日記、此次語云、主上聊有御頭風氣、今朝參內、只今所罷出也者、余〔云、〕被調返金物之間事、可依何度例哉、可承存之由、官所〔申〕也、如錄鎰、居玉細々事、先例太多云云、如此多被調進事、頗邂逅歟、承曆二年調加內宮金物、（其數減自外宮故也、）被獻之彼例、辨代神祇官下向、又大治五年依外宮金物多損、被調獻之云々、此外、

定多其例歟、且内々問例申定、可被仰下、可用其例之由歟、若又上卿可問例者、可隨勅定者、親宗云、内々尋例早可申定者、則退去了、酉刻參内、相逢女房、問御不豫事、答云、一昨日七日甚、聊有御頭風氣事、昨日同前、今日有御减云々、小時關白被參、頃之、余退出了、入夜兼光送宣旨、

十日、己丑、早旦、兼光去夜所下之宣旨返下了、（先日所被行御卜之雜穢五ヶ條事也、具在目錄、）申刻、兼光來、依遣召也、余相逢、仰外宮簡子造了期事、（密下親宗、所下之仰詞、）此次示兼光云、祈年穀奉幣使等、各不向社頭、或數日取龍宣命幣帛等、殆不遂前途之由有其聞、只非輕神事、已如無王事、今度奉幣殊了（○了一作申、）沙汰、儻不經日數、其身可參社頭之由、可被下知也、如此事、上卿直仰外記糺行、恒例也、然而近代〔事〕不可〔叶〕、使々事、又職事殊爲奉行事、仍所示也、兼光云、尤可然、早可申沙汰、神事陵夷不可云云々、又使等進奉不參、無始終之由沙汰之間、每度兼數ヶ所使、是又不穩事也、同可令申沙汰之由仰了、或人云、昨日未刻、右兵衛佐兼能死去了云々、（生年十九云々、）源氏之家、誰人可傳哉、五代文書、東西散失歟、可憐可哀之、（也カ）今日巳刻、流產之穢、有相觸之疑、家中當丁、仍不解神事、召明法博士等之處、稱疾、但基廣申明日可參之由、翌日巳刻、參來、書問狀問之、

問、申處、（殤胎之所、其產婦及亡子猶在、）有穢、（今日殤胎八ヶ日、）乙入其所、（入門内、立戶外地上、不著座、不飮食、）取薪一束、（件薪、在門内戶外地上、但頗倚懸戶置之云々、）歸來、主人家以件薪置門内戶外庭、卽取出郭外、其身著座、飮食了者、（此所乙歟、丙歟、）其後信光（余職事也、）入件家、同座與件者、（此人乙歟、丙歟、）訖參女院御所著座（此所丙歟、丁歟、）者、穢次第如此、具可注進者、基廣勘文〔云〕

被仰〔云、々々〕狀、（如問）者、謹檢神祇式云、凡觸穢要（○要一作悪、）之事、應忌者、人死限卅日、又云、甲處有穢、乙入其所、乙及同所人皆爲穢、丙入〔乙處〕只丙一身爲穢、同處人不爲穢、乙入丙處、同處人皆爲穢、〔丁〕入丙處、不爲穢、又云、四月已上殤胎忌卅日、新儀式云、有死骸閒、入其處者爲甲、斂骸到觸者爲乙者、

就此等文案之、如新儀式者、有死骸之時、以到觸之者尙爲早、斂骸之後、到觸者爲乙、然則到甲所之者、雖有乙名、猶有死骸之時、到觸之故、以乙者尙可爲甲穢、甲之所歸

來之主人家、可爲乙處也、乙（同座與甲人也、）之所參入、女院中、可爲丙穢者也、至日數者、自觸到之日計卅ヶ日可爲穢限、是四月以後殤胎之故也、仍勘申、

承安五年七月十一日

中原基廣明法博士兼左衛門大志

又問曰、女院御所人、（丙人也、同座與乙之故也、）不知子細、參入此御所、著座之後、即退出了者、此御所可爲穢否、凡丙一身爲穢、到觸之所不爲穢、而至于神事之時、若有所憚哉、又依丁穢、被延引諸社祭之例、粗有之、如何、重可令勘申者、基廣重勘狀云、被仰云々、（如問狀、）者、神祇式云、甲處穢云々、丙入乙處、只丙一身爲穢、同處人不爲穢、丁入丙處、不爲穢者、

據此文、於丙人者、雖有一身之穢、觸到之所無其穢、然則、女院御所人、（與乙同座人、）不知案內、雖參入、殿中全不可有其憚者也、又無丁穢之由、明見于式條、而依丁穢被延引神事者、非法式之元意、是臨時之處分也、若是丁有穢疑之時、被行御卜之日、見穢氣之由、依官寮占申、被延引諸社祭歟、丁有穢之旨、法家專非所可申之故也、委曲、先條言上先了、仍重勘申、

年月日、判署如前、

同翌日、（明日十一日也、）召神祇大副卜部兼康、問云、丙一身穢、到觸之所不穢、而神事之時如何、女院中之人、丙、不知案內、參入著座、即退出了、神事來行之間、可憚哉如何、

兼康申云、更不可有憚、但退出之後、丙人強不可參、是神事之間、穢人參入、可憚之故也、

又問云、丁穢人（乙退出之後、入丙處人也、）入可憚哉、丁無穢之由明式條、而神事時、間有忌丁穢之例、近代神祇官之所用如何、

申云、近代一切不沙汰事也、式條已明、何有異議、更不可被憚事也、過法式之條、還有神慮恐者歟者、

法家、幷神祇官、共申無丁穢之由、又式文已明白也、仍不忌丁人、又問兼康云、月水之人、忌限有定法、而女人有病長血、（白、赤、）之輩、是不定其期、或隔兩三日出來、此人同可過七日歟、將依

レ爲レ病、翌日行水之後可レ參歟如何、
　申云、於レ病ハ、雖二日內出止之後一、行水卽參入、更
　以不レ可レ憚レ之〔者、〕
十一日、庚寅天晴、申刻小雨、召二神祇大副兼康、明法博
士基廣等一、問二穢之間事一、子細具二昨日記一、依二旬日一、沐
浴解除如レ恒、湖刻博士基成、此日、建春門院法住寺遷新御所
御渡也、在二最勝光院南町一、以レ東爲レ晴、戌刻、著二束帶一、蒔繪劒、參二新所一、先
レ是、左府被レ候二中門廊一、余同在二此所一、暫言談、亥刻渡
御、公卿列二立中門外一、西上南面、人多所狹、仍左府、余、隆季
〔卿〕等、中門內北腋、西上南面、先法皇御レ車、被レ卷二前後簾一如何、於二
門外一東面南門、稅レ駕、豫門內引二立黃牛一頭一、又在憲朝臣
進參、奉二仕反閉一、引二入御車一、此間、人々居レ地、寄二寢殿南面一、五
位判官代二人取二水火一前行、水、木工頭親雅、火、前相模守有隆、水左、火右、其脂燭於二中門一燃付二別當所一待之松明一、法皇下御、依レ被レ居レ簾、無レ寄二御簾一之人上、之後、引二退御車一、引二遣西南方一、相次、女院御車寄二同所一、右衞門督宗盛、候二御車寄一、下御之後、左
大臣已下著二殿上一、廾三間、太狹、攫座一、其後經二數刻一、勸盃三
獻、一獻親信朝臣、二獻宗通卿、次居レ汁、四位二人、大臣手長、次下レ箸、三獻兼雅卿、訖置二懷紙一、大臣手長五位上臈勤二仕之一、次左大臣退出、次余退出、相二待盃酌一之間、左
大臣被二云出一、河內功過大勘文之間事、日來、此兩人爭二此事一云々、隆
季卿答二子細一、其聲頗高聲、左府有二不請之色一、卽被二退
出一了、明後日御行始云々、
十二日、辛卯雨下、女院自二今日一參二籠御堂一給、巳刻、兼
光下二宣旨一、仁科御厨事、具二目錄一、返下了、重綱來、語二先年保元亂逆
之間事一、彼時候二左府之邊一人也、太有二其興一、穢事問二
章貞一、申狀不二分明一、不レ足レ言歟、
十三日、壬辰雨降、丁穢忌二神事一否事、猶不審、仍問二例
於外記一、而有二兩樣例一、又余引二勘之一、共有二其例一、仍私
雖二進止一、爲レ申二事由一、招二兼光一、明日可レ來由所レ示
也、
外記所レ勘例、具在二勘文一、取レ要注レ之、
延喜廿二年四月十五日御記、同十七日、外記等依二
穢疑一、被レ行二御卜一、依二不淨由見一、賀茂祭延引、
承曆三年二月四日、祈年祭延引、依二內裏丁穢一也、
長治元年四月七日、被レ行二軒廊御卜一、齋院有二穢疑
事一也、廿八日、賀茂祭齋王、依二丁穢一、不レ被二供奉一、
天永二年三月十二日、有二穢沙汰一、內、院、關白家、皆
可レ爲二丁穢一之由議定、廿日、八幡臨時祭、四月四
日、平野、松尾、廣瀨、龍田祭等延引、
永久五年正月廿八日、有レ穢、內裏爲二丙丁穢一、被
レ問二大外記師遠一、申云、往古、丁穢、神事不レ忌、而長

治元年四月、可忌丁之由、沙汰了者、廿九日左大臣宣云、來月諸祭、依穢延引者、
　已上、忌丁穢例、
天慶七年正月廿九日、穢沙汰出來、內裏爲丁、二月四日、祈年祭也、又春日祭使左近中將師氏、參入於內侍所給、（依御物忌也、）
長寬二年七月十四日、死穢、及神宮丁、被問法家、章貞申不可忌之由、業倫申可爲穢之由、十九日不可忌丁穢之由、被下宣旨、
嘉應二年八月廿五日、有軒廊御卜、神宮有穢疑事也、九月三日、神宮丁穢、不可爲穢之由、被宣下了、（齋宮群行〔也、〕）
　已上、不忌丁〔穢〕例、
余勘出例、
延長四年十一月、依內裏丁穢、（卅日、）諸祭延引、（爲房記、）
天永二年三月八日、院依丁穢、院御賀茂詣延引、
　已上、忌丁例、（同記、）
承曆二年四月、內裏、及殿下、雖爲丁穢、（產胎卅日、）有仗儀、不被憚之、吉田祭猶被行之、
〔已上、〕不忌丁例、

今日、右衞督宗盛、以信基朝臣、示送賴輔朝臣云、伊津岐島額可申請、雖有恐、本額前大僧正被書之、今又立鳥居、仍可打額、申他人有憚、所申也、可然之樣、相計可令申云々、依有恐懼、（○懼一作樣、）懸領狀、凡此道事、不堪第一、於事有進退〔谷〕事等、爲之如何、
今日、建春門院御行始、還御七條殿云々、
十四日、（癸巳、）天晴、申刻、兼光來、一昨日遣召、不尋逢、昨日又遣、明日可來之由返答、只今所來也、穢之間事、爲申事由也、丁穢有憚神事之例、仍私難進〔止〕爲蒙處分也、兩明法博士勘文、幷外記例、神祇官大副兼康申狀等令見兼光、則兼光取之命了、先申關白、無分明命者、可奏事之由旨仰了、即兼光參殿下了、
依神事不拜盆、送法性寺如例、
十七日、（丙申、）巳刻許、兼光送書、告依丁穢神事奉行被仰他人之由、其狀云、（昨日狀、今日到來也、）
　丁穢事、雖背法意、敬神之餘、先例多忌來候、尤可有其憚候、仍御奉行事等、被相催他人候也、參上之間、且以此趣、可令洩言上給候、兼光、

誠恐頓首謹白、

七月十六日　　左少辨兼光

進上　上總前司殿

禮紙、

追言上、

昨日、今熊野、忩々不申進候之間、遲引候也、文書明日許可取進候、子細可參啓候之處、今夕於内裏御修法候之間、且令言上候也、

金物間事、非御奉行次第、若可仰遣親宗之許候歟、上卿事爲令忩申定候、如此子細、能々可令披露給候、

報答承由了、又親宗之許、遣兼光書狀（不加禮紙）、外宮簀子造替事、爲令申沙汰、神事奉行改定之由、令相觸之、承之由有返狀、文書可請取之、出納相待之處、及申刻口不見來、仍納文書之櫃二合、幷目六覽筥一合、於長櫃（筵）（數〔漸〕）相副下家司親廣、布衣、送兼光許、（不加消息）、可取出納請文之由仰了、入夜下家司歸來云、兼光、幷出納盛俊、及親廣等、相共合目六了、即持來出納盛俊請文也、使歸來之後解齋、今朝修祓、返送文書、爲潔齋也、

十八日、丁酉、天晴、信季參上、申眞菜居物之間事、偏可依承曆例之由仰了、

十九日、戊戌、陰晴不定、人云、安樂寺桙出來云々、所司代人以奏狀付官、先仰官外記、令勘例云々、

廿日、己亥、天晴陰、雨不降、此日、姬君有眞菜事、俗諺〔云、〕當廿月食之云々、而先例必不然、承曆廿五ケ月有此事、（當生月、）仍兩畳逐此例、而今度九月當廿五ケ月、非無所憚、（追檢之、堀川院九月〔有之〕御百日事、非無例歟、）仍重檢例、或廿六ケ月、（皇嘉門院、）或廿二ケ月、（故攝政殿、）已無定法、仍今月（當廿三ケ月、）所令食也、早旦、奉行職事國行格勤者、相共奉仕御裝束、其儀、一如去年百日之時、仍更不記〔之、〕申刻、奉行家司少納言信季參上、催促雜事、酉刻、役人參集、又持參御前物、吉時申戌也、而已及酉時、仍相待戌刻、即陪膳參入、（戌時、秉燭以前、）姬君出居帳前茵、女房六人（上臈二人、中臈四人、各蘇芳單重、濃袴、同引陪支、女郎花蘇芳二重織物細長、口口内蒲〔物〕小袖單重、〔紅甲〕用細長之時、不用袴伯等、是先例也、表著、二藍唐衣、白腰裳、須十二人有之、今宜略儀也、）列居其前、次陪膳左近衞中將定能朝臣、取打敷織物、參〔上〕（女房二人在簾中、取入之、陪膳女房京極局、敷姬君前、隨持參御前物、次第取居也、）次第一（蘇芳）臺、（居四種、箸匙、又依承曆例、飯同居之、有木箸二雙、無銀箸、是例也、）家司前和泉守季長朝臣取之、第二臺、（居菓子、）家司肥後守光經朝臣、（雖爲儲者、先々至

（四位ニ者、勤ニ如レ此役一例也、就レ中先年、關白若君賀茶之時、光範雖ニ五位一勤仕、今度本所定ニ行賴一也、而依ニ丙穢一代レ之、）已上二人四位也、第三盃、（不レ居レ物、）職事攝津守賴高、第一盤、（居ニ予物五種一、）同散位兼親、第二盤、（居ニ生物五種、并汁物一、）甲斐權守國行、件役人等、雖レ不レ擇ニ英雄一、用下不レ臨ニ門々戶々一之輩上也、無ニ銚子酒盞一、是先例也、又承曆例、〔中〕盤不レ見、仍今度無レ之、御前物等進入之後、陪膳起レ座、是依レ不レ可ニ取出一也、次余冠直衣、先取レ三（〇三恐誤之）忙含レ之、（三箸、每度含レ鯛、是例也、件鯛居ニ生物盤一也、後聞、久信申云、件生物之中、鯛外又別有下居ニ不切鯛一之例上云々、而信季以ニ吉例一注文、仰ニ不レ可レ加之由一示レ之、案ニ事理一、何同物有ニ二種一哉、）事了、御前物送ニ乳母局一、（京極殿、）久信於ニ侍所一給ニ祿掛一領一、（職事固行取レ之、此事先例不レ詳、雖レ然、百日著袴之時、多有ニ此事一、至ニ〔于眞〕菜一何無ニ此事一哉、仍所レ爲也、或時又給ニ御衣一、如レ此事可レ隨レ便、）衝重廿前、（政所調ニ進之一、其實稱レ不レ堪レ進ニ〔十〕前一云々、不レ可レ爲レ例、）三ケ日以後撤ニ御裝束一〔也、〕

廿三日、（壬寅、）天陰雨降、晚景密々有ニ和歌一、淸輔、賴政已下會者十余人、題五首、於ニ當座一隱ニ作者一、合レ之、評〔定、〕淸輔判ニ勝負一、其後連歌、又當座會、（題ニ首、）及ニ夜半一、事了分散、光經語云、來廿八日可レ有ニ改元一云々、此事未レ得ニ其意一、疱瘡之時、尤可レ有ニ改元一、而依ニ關白被一レ申、停ニ止之一、今無爲無事之時改元、柳棣〔之〕喩歟、今日、余歌三首、淸輔感レ之、足レ爲レ悅、依レ隱ニ作者一、不レ知ニ其人一也、

廿四日、（癸卯、）天晴、午刻、外記來云、來廿八日可レ有ニ改元一、可ニ參候一者、申下相ニ扶所勞一可レ參由上了、上卿左府云々、

廿六日、（乙巳、）晴、晚頭、邦綱卿來、良久言談、宗雅語云、去廿三日、關白息小童（宮ニ北政所腹一、生年四歲、）參內、其儀、關白同事、（牛袴、殿身上﨟冠、關白直衣、前駈十人、衣冠、此中、季廣一人束帶、有ニ勸發一也、）公卿二人（忠親束帶、兼雅直衣、）連レ車、少將顯信、民部少輔宗雅、民部大輔兼定等同連レ車、先被レ參ニ中宮御方一、（陣中、兼定抱ニ若君一、々々裝束、女郞花二重織物衵單重、〔ヒマロシオヒ〕、二重織物白小袖單重、）關白、并兼雅卿等候ニ中宮殿上一、若君、坐ニ關白傍一、卽欲レ參ニ入候小一之門、逐電走遁、面嫌云々、仍〔取〕ニ出樣々作物等一誘レ之、遂不レ叶、叫喚、萬人興遊、數刻雖レ然、經ニ南殿一參ニ內〔御〕方一、次歸參、宮御方女房推テ抱取、參ニ御前一云々、小時退出、尙叫喚不レ止、引出物、笙、銀鹿等云々、此外自ニ兩方一作物等有ニ其數一云云、退出之時、前駈等逐電、無ニ奉レ榻之人一、仍宗雅役レ之、關白大怒、歸レ家之後、前駈等有ニ勘發一云々、然而依ニ吉事一不レ及ニ勘當一云々、康和故殿爲ニ堀川院中宮御子一、七歲、每事被レ逐ニ彼例一云々、今度若君年極幼、仍每事無骨云々、今日、女房姬君等、密參ニ女院御方一、入レ夜歸來、

廿七日、丙午、早旦、參女院御方、午刻、光雅送書於光經許云、明日改元定、必可參之由、有御氣色者、有所勞、相扶勞得者、可參入之由令申了、梓事、被召諸道勘文云々、

廿八日、丁未、天晴、此日有改元事、（改承安五年、爲安元々年、）未刻、外記經明來云、光雅示可申刻限之由、仍所參入也、左大臣日沒之程可參入之由被申云々、至酉刻（日入之後、）參內、人々未參、仍先參御前、女房安藝、（當世箏上手、）祗候、余勸之令彈箏、（盤食調、自本調之、非箏盤食調也、）樂兩三、撥合一兩、及亥終、左大臣參著陣頭之由云々、余卽著陣、（奥、）先是、左大臣（〔端〕座、）已下、公卿七八人許在座、相次、兩三人參着、次藏人左衞門權佐光雅來就軾、下勘文於左大臣、（右大辨俊經卿、文章博士敦周朝臣、光範朝臣等勘文、各一通、卷一禮紙結中、藤中納言、式部大輔共雖有催、辭申被免之云々、）左大臣置笏取勘文、一々結申、（紙、撥引延禮紙下如例、）光雅每度仰云、定申セ、卽光雅退下了、次左大臣如本結之、執笏氣色于余、余又正笏揖之、大臣授勘文、余披見之儀同前、次左大臣召外記、六位外記參候小庭、大臣被仰云、可被參人々皆參歟、申云、前大納言、新大納言、右宰相中將等未參、左府云、早可加催者、次渡源大納言、見了被渡中宮大夫、此間、前大納言實定、新大納言實國、右宰相中將實守等參加、（兩亞相、依大臣命著端座、）隆季欲傳勘文於〔新〕大納言、（前亞相依爲上臈歟、）而依左大臣示、傳前亞相、已下次第見下、（此內、新大納言不披見、如何、兼日被下通文書定之時、當時爲無經程之煩、或畧而不見之、至于改元之定者、當座被下勘文、兼日爭不見之哉、不可依內々密見之事歟、）至于左大辨之所、依大臣命、（左大臣見勘文了後被命〔也〕、）讀上之、（其音微、全不聞、）先讀文章博士勘文之後、讀左大辨之勘文也、讀了後、大臣被示可定申之由、（先被氣色余、此事可謂〔過〕禮、上臈在座之時、每事諮詢、是例也、至于下臈何然、是當時之禮節歟、）次自下臈、次第定申、

左大臣、（養治、）余、（安元、治和、）前大納言、安貞、源大納言、（養治、安貞、）中宮大夫、（養治、長觀、）新大納言、安貞、藤中納言、（養治、）堀川中納言、安貞、源中納言、同、左兵衞督、（養治、安元、）〔後聞、治和僞事也〕、左宰相中將、（養治、）六角宰相、（大應、治和、）右宰相中將、安貞、左大辨、（養治、治和、）

次大臣招光雅被奏之、（各直示所申之年號也、）光雅歸來云、可定申一定者、大臣被示人々、各無發言之人、中宮大夫云、就人々多被定申之年號、先可有沙汰者、（此事不可然、勘奏年號、皆悉可有〔評〕定事也、且又先例如此、）左大臣云、至于安貞者、前々出來、每度有其難、所謂、文之趣、偏象地、曾無天儀、專〔不〕足撰用、被定申安貞之難、

早可被陳逝此難、至〔于〕養治者、依爲定申年號、不能申難者、中宮大夫云、件難長寬度隆季所申出也、此難尤難逝者、實守卿云、養治、本文之前後如何、漢十二主之中、謂其聖賢、莫過於孝文皇帝、但至于此文者、依日蝕、歎息之詞也、難備宜吉歟者、（此事、余祖所見及也、史記漢書文意相同、尤足爲難、雖然、〔非〕屬文者、尚不能發難、今羽林相公、殊有曉文之聞、今夜吐經史之才學、可憐可貴、歎美而有餘、但齡未長、位又淺、儒卿在上、大辨在下、上臈又宿老、皆任彼說、強不可出申歟、但堪能之餘、忽怖又宜矣、）左大臣云、若是詔文歟、依日月蝕、天子歎之、倭漢之流例也、加之、被下彼詔之後、其國無凶事、還可爲吉祥、何必謂不吉、隆季資長等卿應詞聞之、實守卿云、先例、前後文有其沙汰、仍所申出也、不可爲難、勿論者、（余案之、大臣定、一旦雖可然、頗不叶物儀歟、事起自天變等文、又不快、年號習、偏可依文之善惡事歟、但不能稱此旨、）他年號等、一切無其沙汰、招光雅被奏此二年號、加奏安貞之難、至于養治之難者、直可問實守卿者、光雅至于參議座後、尋聞子細、參上奏聞、還來仰云、安元有何難哉、早可令申、大臣被問人々、左大辨申云、文云、安元元者、二年以後、不可叶文意歟云々、余云、此難〔尤〕不審也、年號之習、文中取兩字勘之者（○者一作若、）依此難者、逐年可勘其始終歟、又盡其平文可爲年號歟、未曾聞之難也、隆季云、此難不可然、定又有他難歟、元者首也、安者止也、止首儀如何、資長卿云、止者非停止之儀、止居儀也、何必謂禁忌、余云、元者首也、則是始儀也、於首訓者、首字訓也、仍何有止首之儀、實守卿云、元訓即首也、見于左傳云々、余未知此事、仍不陳左右、大臣云、安字在上、年號安和〔許〕歟、余云、此難難避、但如此之事、不似本文之難、總有逝難之年號者、尤可忌之、輕重無差別、於安字、雖無其例、定有可准據事歟、所謂、安和、寬和、長和雖不吉之例、依本文、宜被用康和、不顧彼三和之不吉、已爲最吉之例、安字者、只一代也、和字者、已三代也、輕重不侔、足可准據、隆季卿云、凡至于如此之難者、實吹毛之事也、儒者大稱難挑之山云々、左大臣又云、安元、本文云、除害云々、頗不宜哉、隆季云、除害何謂不吉、余云、若可有此難者、養治難又可重歟、左大臣伏理、次付光雅、被奏安元之難、（此難之間、光雅在膝突、聞之、）頃之、光雅歸來、仰左大臣云、去春以來天下不靜、病患間也、（○也一作起、）就中、疱瘡滿都鄙、因之、改承安五年、可爲安元元年、依嘉保元年之例、令作

詔書一者、今案、彼年常赦也、觸ニ神〔社〕訴之間、悉被ニ物之一、今度又同前、次大臣召ニ大内記業實一被ニ宣下一之次、人々少々起レ座、余同起レ座參ニ御所一、謁ニ關白一、關白被レ示云、勘ニ奏年號一、悉付ニ其難一、取ニ輕癸一兩一、〔定〕例也、而今夜、養治安貞之外、不レ申ニ他年號一、難不レ堪ニ不審一、問ニ安元難一之處、殆輕レ自ニ撰定年號之難一者、被レ命之旨、理可レ然、卽余退出、于レ時子刻、

今日、參入公卿、見レ右、

年號勘文、

敦周、

勘ニ申年號一事、

養治、

史記曰、天生ニ蒸民一、爲レ之置レ君、以養治、

大承、

齊書曰、風猷弘〔遠、〕及大承ニ世業一、扶國昌家、

右依ニ　宣旨一、勘申如レ件、

彈正大弼兼文章博士備前介藤原朝臣敦周、

光範、

勘ニ申年號一事、

長親、

尙書正義曰、上下相承有ニ次序一、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親ニ我子孫一、而歸ニ其德一矣、

安貞、

周易云、安貞之吉、應ニ地之無疆一、

治和、

淮南子云、治レ物者不レ以レ物、以レ和治レ和者、不レ以レ和、以レ人治レ人者、不レ以レ人、以レ君治レ德者、不レ以レ德以レ道、

右依ニ　宣旨一、勘申如レ件、

文章博士兼美作權介藤原朝臣光範、

俊經、

大應、

史記曰、輔レ德天下大應、

安元、

漢書曰、除ニ民害一、安ニ元元一、

右依ニ　宣旨一、勘申如レ件、

右大辨兼周防權守藤原朝臣俊經、

八月

〔一日、〕〔己酉〕天晴、密々有ニ和歌一、及レ晚小雨、〕

〔二日、庚戌、天晴、自今夕、小兒聊有不豫事、事躰咳病歟、〕

三日、辛亥、時々雨下、未刻許、二位中將兼房來、余相逢、件人雖相親、年來不來、今日始來、未得其意、〔入夜小兒尋常、〕

〔四日、壬子、天晴、參女院御方、盧方小兒不快、〕

五日、癸丑、天陰、午後雨下、參女院御方、申刻許、五條中納言來、自女院有被仰事、爲遂件事所呼也、鋒事、本解續文等、密々自兼光許注送之、子細在別、

〔六日、甲寅、雨下、申刻許、小兒發、愛知瘧病歟、〕

八日、丙辰、雨下、爲祈小兒請僧、而自早朝有小溫氣、又人々近代有如瘧之病、謚云、施行病云々、然者、七日之內有憚于加持云々、瘧病之病、雖無其疑、爲無後悔、今日不加持、〔試〕今明之躰、明後日當九日可加持之、今夜、主稅助時晴、行泰山府君祭、

九日、丁巳、陰晴不定、時々雨降、不出行、今夕、釋奠、上卿藤中納言、宰相實守、成範、資綱等云々、題之人者、鄒、論語、重家卿女子、密々參女院、有著袴事云々、關白被結腰云々、

十日、戊午、陰晴不定、不雨、姫君、瘧病又發了、未一點、請僧六口、轉讀藥師經、又令驗者祈之、無其驗、今夕、重家卿家有作文、翌雅長之會云々、

十一日、己未、未晴、參女院御方、二位中將被參內、今夕、姫君祈始行大般若讀經、覺智法印弟子五口、寬智、宗時、有所勞云々、仍不來、惣六口〔定也〕、

十二日、庚申、晴、前大僧正被請送驗者、無其減、今日午刻發、

〔十三日、辛酉、晴、佛嚴聖人來、數刻談法文、〕

十四日、壬戌、晴、驗者相迷、仍俄請猷勝闍梨弟子僧、又無驗、件闍梨、依亟服不請云々、午始發了、

十五日、癸亥、晴、恒例尊勝念誦如恒、放生會上卿資長〔○一作賢〕卿、出居定能朝臣、辨兼光云々、

十六日、甲子、晴、約束僧俄變改、今日午刻始申障、發了後也、今日、以菖蒲クサ木二種、湯治也、同時發了、溫氣聊〔宜〕云々、今日、定能朝臣女子來、著袴、女房結腰云々、

十七日、乙丑、晴、昨日、院若宮、親宗奉養之、渡座主之許給云云、院御車、廂、公卿三人扈從、新大納言實國、依御車後、新藤中納言忠親、右宰相中將實守等云々、皆直衣、殿上人十

四人前駈、皆布衣、左近將曹衆頼候二御車後一、布衣、不レ著二打衣一云々、賓國卿於二院門外一乘二御車一、於二座主房門外一下レ車云々、

今日、姫君又聊有二溫氣一、又有二赤痢氣一云々、

十八日、丙寅、晴、今日、又雖二加持一發、但時頗下了、又聊宜二於例一歟、仍明後日可レ來之由仰了、宰相阿闍梨寶遍、公隆卿子云々、傳聞、依二丁穢事一奏二事由一、法皇有二逆鱗事一云々、其故如レ此事不レ及二申上一、偏爲レ辭二退上卿一寄二事於左右一申出歟云々、此事全不レ過、神明定照鑒給歟、以二兩樣之例一、可レ隨二敕定一之由令レ申了、若依二式文一、不レ可レ憚者、可レ被レ仰二下其旨一事也、而有二可レ忌之仰一、又被レ答二奏達一之旨、未レ得二其意一、自二今日一始祈、寶嚴阿闍梨、限以二二七ケ日一、

十九日、丁卯、晴、女院御方舍利講如レ恒、覺智法印來、數刻談語、事〇非一、作レ多、是願文事也、今夕、中宮依二病惱一、被レ出二邦綱卿正親町東洞院家一、人々依下后疾重不上レ能二動〔搖二〕故可レ有レ行二幸他所一之由、有二議定一、此事未曾有、小人發言歟、而依二法皇〔敕二〕中宮退出云々、

廿日、戊辰、晴、請二寶遍闍梨一、依二一昨有一レ驗也、加二持之一、至二于申時一先々午上發、不レ發、因給二牛一頭、依二頭身不レ發一、令二左馬允李頼済一之、單重一重、薄衣、押二出自二簾下一、基輔取レ之被レ謝、又今日、大般若讀經結願也、僧五口、仍給二布施一、

廿一日、己巳、晴、今日申剋程、聊不快、然而不レ似二前〔前二〕疑以二間日一爲二發日一歟、

廿二日、庚午、〔晴、〕今日無二別事一、未刻雷電、人云、關白室〔煩二〕邪氣一、月來懷姙、及二五ケ月一、逐日重、在レ屋聖人、不レ知二其名一、加二灸治一、〔疑〕輕二痢病一歟、猶無レ驗、又覺寛内供、雅兼卿息、三井寺、祈レ之、而之間、件聖人在二簾內一同祈レ之、內供側聞レ之、大怒荒出、關白雖二强留一之、敢不二承引一、仍被レ請二他僧一云々、

今日參二女院御方一、

廿三日、辛未、陰、姫君今日無二別事一、平愈了、爲レ悅々々、戌刻許參內、謁二光雅一、光雅語云、近日、山門衆徒蜂起、未レ付二奏狀於職事一、然而、事躰定及二大事一歟、事起、賀茂社御祖、禰宜與二延曆寺僧一、相二論領地一、在二白川邊一云々、依二禰宜有一理、追二居住僧一、僧又寄二事於山門、幷神人、日吉、及法勝寺、爲二彼寺長講一、〔仍〕稱二〔之〕等威一、敢不レ去レ之、因レ之、禰宜發二人勢一追二立之一、爰衆徒、以二法師原一、追二捕禰宜家一、即禰宜搦二取件法師原一、奏二事由於法皇一、法皇怒、以二件法師原一給二檢非違使一、而之間、大衆蜂起熾盛之由、有二其聞一、仍未レ出二訴訟一之前、遮有二御沙汰一、禰宜祐季被レ止二社務一、又被レ召二下手人一、〔解二〕法師原一者、付二西塔院主實修

僧都一、被レ召二大衆張本一、（阿闍梨〔辨四〕召ヲ進〔之二〕）尚又被レ召二下手人
等一云々、當時沙汰之趣如レ此、大衆彌怒以二禰宜祐季一、
可レ被二配流一之由可二訴申一、若無二裁許一者、直可レ燒ヲ拂
彼祐季家一云々、小時退出、入レ夜雨下、
廿四日、（壬申）朝晴、未後雷雨、以二季長朝臣一、訪二關白室一、
報云、悅承了、病者無レ減者、
廿六日、（甲戌）（沒）陰晴不定、午刻許、頭辨長方朝臣來、仰
云、太神宮御厨、（□□國木本御厨、）大中臣親俊與二同親成一、相論
事、法家勘申旨如レ斯、（副二調度文書一、）何樣可レ被レ行哉、可レ令二
計申一者、
申云、此事被レ仰二法家一、而範貞一人加署、兼俊不二
加署一、（彼時、兼俊存生、）須レ被レ問二兼俊一之處、無二其沙汰一、而
已卒去了、雖レ然尚被レ補二其替一、若範貞申狀有レ疑
者、可レ被レ問二今一人博士一歟、隨二範貞勘申旨一、聊
以不審、尤問ヲ食兩人申狀一、可レ有二議定一歟、
又仰云、紀伊國、日前國懸社司申、日前宮正殿角木折
落、及二大破一事、欲二修造一者、遷宮之時外、無下昇二御殿
上一、奉レ昔之例上之由、神宮所レ申也、依二此申狀一、欲レ待二
遷宮一者、又已及二大破一、御殿之內露顯、不レ可二默止一、兩
樣之間、聖斷難レ決、可二計申一者、

申曰、先重被レ問二子細於神官一、且下ヲ遣工一、被レ檢ヲ
知破壞之躰一、若猶其術難レ及者、可レ被レ行二御卜一
歟、
郎歸參了、
廿七日、（乙亥）晴、未刻、兼光來、仰二神宮上卿事一、對云、
可レ奏二承了由一、但來月五日私有レ可レ參ヲ詣佛寺一、（日對、）
彼日以前不レ可レ被レ渡二文書一、又細々宣旨等被レ下二他
卿一乎、其後以レ如二消息一、今一度可レ被レ仰也、但猶可
レ無レ便者、非二此限一者、兼光答云、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可
レ存二此旨一者、又兼光云、明後日、（廿九日、）晚頭、可レ在二
仗議一、（安樂寺鉾事、）可二參仕一者、〔申二〕承了由一、參二女院御方一、
廿八日、（丙子）晴、兼光送二書於季長一曰、明日陣定無二人
數一、可二令レ參御一之由有二院宣一、申二〔承〕了由一、未刻、外
記經明持ヲ來勘文一云、左大臣秉燭以前可レ被レ參レ陣、
若有二御參陣一者、必可レ有二御早參一之由、有二左府命一
者、有二所勞一、相扶之間、定及二遲參一歟之由答了、勘
文見了、返給、
廿九日、（丁丑）午上天晴、未刻大雨則止、此日、侍從著二直
衣一、參二院、內等一、又有二安樂寺鉾定事一、侍從出仕事、申
刻、先參二院、法皇、及建春門院一、共召二御前一云々、

次參內、乘燭、依レ召參二御前一、數刻祗候、賜二扇一枚一、退
出、
裝束、直衣、指貫、（浮文龜甲織物）女郎花單衣、（依二熱氣一、不レ著二生衣一）紅下袴、扇如レ恒、綱代車、牛
童、著二尋常裝束一、不レ賜二裝（色）一雜色七八人許、共人二人、（左中將定能朝臣乘二車後一、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乘レ車、在二車後一、各束帶、）騎馬諸大夫二人、（筑前權守盛資、甲斐權守國行、）
衣冠、半靴、在二車後一、小舍童一人、（奉輕子、著二狩上下一、白生單衣、件裝束給レ之、）共侍二人、（右衛門尉資康、左馬允成行、（女院（使））、共布衣、件二人於二院內一、不レ入二門內一、）衛府長
依二所勞一不參、
抑、共侍有レ無二先例一、不レ覺、仍尋二信範卿一之處、申云、
故入道殿、幼少殿上人之間、衛府長必每度不レ候二御
共一、衛府兩三祗候、定事也云々、仍所レ具也、又余殿上
人之間、時々具レ侍之由、賴輔所レ申也、
仗議事、
秉燭之後、參內著レ陣、先レ是、左大臣已下、在二仗座一、則
左府召二外記一、（六位外記候二小庭一）抑曰、又有二可レ參之人一乎、申云、
左宰相中將許也、次左府授二文書於余一、（聊左大臣前加二表紙一結レ申、表紙外挿二目錄一、）余開二表紙一、取二一通一、如レ形見レ之、（依二兼日被一レ廻二勘文一也、）與二
實定卿一、件卿委見レ之、隆季已下不レ見レ之、至二左大
辨實綱之前一、（先レ是、實家卿參入、）實綱申云、（隆季卿申二左府一、）有二所勞一之上、
老眼無レ術二讀書一之間、可レ勤二一役一者、左府云、可
レ然、但上臈可レ被レ讀二發語一、幷書二定文一事、左大丞可
レ被レ勤者、仍授二勘文於實守卿一、此間、依二左大臣命一、（此間、左府仰下史可レ直二學
燈一由、實綱召二官人一仰レ之、史參直レ之、）實綱以二官人一召二外記一、硯外記持參置レ前、實守卿取二勘文一、先申云、可レ讀二本
解一歟、左府云、可レ然、但所レ具之書、不レ可レ讀レ之、
於二勘文一者、皆可レ讀レ之、又續文同可レ讀レ之、實守卿
先取二本解一讀レ之、（先續文、次本解、余案レ之、先讀二本解一之後、可レ讀二續文一歟、）次讀二外記
例一、次讀二勘文一、（其次第、永範卿俊經卿紀傳、次賴業明經、（先度季、信弘、連署勘文、次師直、次師家連署勘文）
次又外記例、件例勘申安置事也、先度一度二可レ讀申一也々々々、左大臣凡於レ讀二文一之間、一字無二結停一、尤可レ貴也、末々勘文、只讀二趣一勘文許一、依二大臣命一也、）次又外記例、件例、（勘二申安置事一也、先度、一度二可レ讀申一也、）（訖左大臣）
仰下可二定申一之由於實綱卿上、（此間、實守、卷二結勘文一、與二左大辨一、）即發語、至二
實房卿一、先申二餅出來之間事許一、隆季、實定、余、（已上三人、）
申二（安）置事一、左府又申二初一ヶ條一、（偏イ）被レ示二人々一曰、
勘文立二二ヶ（條）一、兩度二可レ被レ申、已被レ申訖之人々
非二此限一、下臈等早可レ申二安置事一者、仍更自二下臈一
定二申之一、其後、又左府定二申此事一、余已下三人頗失
レ禮也、左府所レ示理可レ然、但左府先可レ被レ示下可
レ爲二二ヶ條一之由於人々上歟、先例如レ此、各定了、實
綱書二定文一、此間、左大臣云、只如レ此可レ書レ之、後日
可レ奏故也、隆季、資長等起レ座了、余又觸二左府一、起

レ座參二御前一、不レ見二其後事一、實守卿追座二臺盤所一、余問レ之、對云、其後一切不レ書、不レ及二讀揚一、卽人々退出云々、此事禮儀陵夷之基也、猶雖レ如レ形、書了可二讀上一歟、其後、余數刻祗候、子刻退出、今日定之間、廣季勘文有二其難一、咎徵在レ下之條、可レ謂二禁忌一云々、定趣見二定文一、在レ別、

參入公卿十一人

左大臣、余、前大納言實定、中宮大夫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房、中御門中納言宗家、藤中納言資長、左兵衞督成範、左宰相中將實家、右宰相中將實守、左大辨實綱、

卅日、戊寅天晴、申刻以後雨降、終夜甚雨、巳刻、法眼道快被レ來、申刻被レ還了、七宮、今日被レ參二日野一了、其使被レ來、還向之次又被レ歸也、依レ爲二巡路一也、午刻、實綱、送二書於賴輔一曰、夜前、令二定申一御之旨、座籍隔レ程不二承得一候、可レ然者、被二注下一候哉、且是近代例候歟、可レ然之樣、可レ被二披露一者也、恐惶謹言、八月卅日、進上修理權大夫殿、

暫而注送了、其狀如レ此、

鉾出來間事、

如二勘文等一者戈戟之器出現、雖レ稀二經史之文一、准據粗存、見二其大概一、各稱二瑞祥一、但如二賴業勘申一者、宜下訪二蓍龜一專察中吉凶上云々、其議可レ然、盍レ被二據用一、隨二卜蓍趣一可レ被二計行一歟、縱雖二休祥一不レ可レ不レ愼、安不レ忘レ危之義也、此條勘奏之旨、大略一揆、然者、差二使於西府一、告二〔祠〕彼聖廟一、致二〔敬〕於北野一、欽二仰其靈威一、兼又金革〔之類尤可〕レ誡二不虞一者也、

可レ被レ安二置件鉾一所事、

納二瑞物於天府一、和漢之例雖レ存、祭二兵器於神祠一、國史之文已明、何況見二靈夢之告一、可レ謂二炳焉一、奉二納廟庫一、自叶二神慮一歟、此條更無二異議一、何及二占卜一哉、凡近代作法、皆以如レ此、以二各注送之書狀一、書寫被レ出レ之、無念事歟、但今度定、大略一同、然者、執筆定加二取捨一令レ書歟、

九月

〔一日、己卯終日甚雨、入レ夜大雨、終夜不レ止、〕

二日、庚辰大風尚不レ止、今日被岸始也、九月ハ齋月也、而相二當彼岸一、稀事也、尤可レ修二佛事一之節折歟、今日、

未刻以後、風止天晴、今夕沐浴、洗髮、始所作、自今日可為精進也、

三日、辛巳天晴、終日念誦、持來詔書覆奏、加署返給了、

朝臣也、

詔、建元者、聖代之芳猷也、芸緗垂露草、故者、明時之彝典也、竹簡經霜、是以、握契提衡之君、世間（○世間一作體躰）守文之主、無不因祥瑞以開基、謝災異以改號、〔朕以庸〕昧、忝受不圖、以四海雖為家、滂流之化不遍、以萬民雖如子、撫育之恩難施、仁風未扇、八年于茲、方今、去春以來、天下不靜、皰瘡間流行、老幼頗流困、眇身之不德也、黔首有何事哉、宜易赤縣之聽、以除請（○請恐）室之寃、其改承安五年、為安元々年、大赦天下、今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皆赦除、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强竊二盜、常赦所不免者、及觸神社訴之輩、不在赦限、又復天下今年半僑、老人及僧尼、年百歲已上、給穀人別四斛、九十已上三斛、八十已上二斛、七十已上一斛、庶施惠化於金商之初、將期凱樂於華夏之際、普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

安元元年七月廿八日

正四位下行中務權大輔藤原朝臣經家宣奉行

五日、癸未天晴、巳刻參日野、狩衣、直衣、每年例事、〔密々事〕也、申刻歸家、大夫史隆職來、日來依妻喪、久〔籠居去〕月下旬、始出仕、今日所來也、日前宮正殿破壞事、遣官使被實檢損亡之躰、不昇殿上、自下可奉修理之樣、可致沙汰之由、被宣下了云々、又云、今夕可有小除目之由云々、自今日、摺寫愛染王種字、每日三百躰也、

六日、甲申晴、見聞書、被任上官等、其外、明經博士賴業、是世之所推也、又被仰下穀倉院別當云々、下野守卜部仲遠、祀侯院〔之乙〕者也、未曾有、如件人掌此職事、多大外記、大夫史、兼陰陽道二寮頭助等之間、可然之者、所補來也、今度、隆職當此仁、補大夫史、十ヶ年奉公不懈怠、未浴一恩、今漏此撰、聖代之政豈然乎、莫言了、（○了一作之）、念誦如日來、

八日、丙戌陰晴不定、入夜雨下、戌刻參院、次參中宮、日來不例、大事被坐、大略及獲麟云々、關白被參、自余公卿濟々參入云々、而余依念誦、日來不參、今日

猶雖レ不レ終二其功一、遲々有レ恐、仍所二參入一也、依レ恐二世間人々一歟、〔參入〕可レ耻々々、今日彼岸終也、然而、念誦未レ終、初日入レ夜、依レ始二所作一也、中宮驗者顯智法印、實詮法眼〔等〕云々、

九日、丁亥、終日念誦、戌刻功了、自二去二日戌刻一、至二于今日一、所レ奉レ滿二愛染王卅万返一也、山法眼、以二阿闍梨信性一爲レ使、有レ被レ示事等一、報二答子細一了、今日雨下、

十日、戊子、陰晴不定、來刻、左少辨兼光來、仰曰、太神宮上卿可二勤仕一、但神事過法之間、有二人煩一云々、因レ之、人別辭退、此役勤無レ人二〔于奉〕行一、〔尤〕不二便宜一、依二先例一、專不レ可レ遵三用近代之新〔儀一者、〕申二承由一了、此事、先日、〔兼光〕相觸、而依レ可レ有二彼岸之所作一、十日比可レ仰之由、所二相語一也、此次、兼光語云、安樂寺鉾事、依二諸卿定申一、來十二日可レ被レ行二御卜一、隨二彼趣一、可レ有二其沙汰一云々、且又遣二使於宮寺一、可レ被レ實三檢件鉾躰一云々、又廣季勘文、谷徵在レ下之由事、依二人難一、可レ被二問勘一者之由被二仰下一了、諮二左府一可二宜下一云々、凡今度勘文之中、雜訛謬等太多云々、所レ談雖レ多、不レ遑二委記一、又前大納言實定々詞之中、以二件鉾一可レ爲二神器一之由、令レ申之條、有二不審一、疑是可レ爲二神寶一之心也、而以二國家一稱二神器繼躰守文之儀一、凡謂二天下事一也、今所レ稱已混レ彼、尤可レ有二用意一歟云々、所レ申可レ然、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兼房中將兼候、戌刻、大博士賴業來、申レ慶隨候、令三家司行賴申二次之一、正禮、職事可レ申也、

十一日、己丑、晴、早旦沐浴、申刻修レ祓、雖二神事一不レ可レ衒、今月齋月也、今日旬日也、又依レ爲レ奉レ仰之初一、所レ修レ祓也、抑、神事之候、以二中御門入道內府、及中院入道左府等例一、可レ被二遂用一也、以前二ヶ度、就レ中、近代之儀、潔齋尤甚、今勅定云、依二神事一不レ可レ成レ煩、宜レ依二先例一云々、因レ之案レ之、上古無下被レ定二置太神宮上卿一事上、堀川院御宇、久我太相國、爲二內大臣一之時、始被レ仰下可レ計二奏神宮訴訟事一之由上、自レ爾以降、定二其人一、奉二行此事一、雖レ然敢無二神齋之儀一、而中御門內府、二條院御時、殊奉下可レ評二定文書一之勅上、申二寄可レ然之晝一、集二會家中一、議二定神宮之訴等一、事頗嚴重、因レ之、置二文書等櫃於別屋一、有レ障之人、重輕服、及僧〔尼〕姓者、月〔水〕者等之類也、不レ入二件屋內一、又兼定二評議一之日、其當日沐浴解除、於下件置二文書一之屋上、議定事了之後、又以解齋家不レ立二神事札一、又不レ禁二僧尼服者等之出入一、不レ憚二佛事一云々、文書評定之間、事依二嚴重一、以二今案一雖レ致二

其斎、敢非長時之斎、又律令格式全無所見、依神宮上卿、神事潔斎之條、無指本説事歟、而内府、(雅通、)敬神之餘、乖父祖之跡、殊致其斎、〔宛〕如神官等、其後、左府左將軍等、相繼不〔改〕其〔法、下〕官奉行之時、依神事有憚、輙難改滅、〔其〕禮又以如此、雖〔然、倩〕案事理、非禮〔之〕斎、何必叶神慮哉、中心存此旨之處、今敕命之趣、已以符合、至于今度者、以中御門内府以往例、不可有神斎之儀、但於神宮專一事被行、如假殿遷宮之間、頗可有散斎之儀歟、是役夫工上卿依為神斎也、但尙示合有識之人々、可一定云々、

〔十二日、(庚寅、)入夜大風、夜半之後風止、〕

〔十三日、(辛卯、)依去夜風、京中洛外小屋莫不破損、巳刻許、參女院御方、〕

十六日、(甲午、)晴、源中納言來、良久談話、示合神斎之間事、勅定有限、更不可有異儀、只可尋用故人之跡之由所示也、中院入道例、尋問中(○中一作源、)亞相、可示送之由約了、語之次曰、去春、八條二位堂供養免物、拔出勘出勘文、兼光令下之躰、違古跡云々、主上合點可免之者、其上、職事以墨引點端に、以大字書其數、定事也、而以常字書其數、尤違失也、以大字書之、皆有其由緒、是以、常字令書之時、檢非違使有任意增減其數之疑、故用大字云云、理可然事也、

十八日、(丙申、)天晴、源納言、注送中院右府神宮上卿之間神〔斎〕事、其狀如此、

中院右府、神宮上卿間神事輕重事、源大納言分明不覺悟之由、所被申候也、但僧尼長途被忌事不候歟、神事札、又長日不被立候、文書沙汰日、幷軒廊御卜、及同陣定等日々立札、忌僧尼候、服者も長日忌事、不覺悟候也、此外、委細慥不覺候之由、所被申候也者、以此旨、可令披露給候、恐々謹言、

就此狀案之、彼右府、又無長時斎歟、但文書沙汰〔日〕立札之由、聊有不審、如此神社恠異、若訴訟等文、〔辨〕〔官〕申上、職事宣下、〔連〕日事也、兼日爭知其日、見上官職事等來臨、假立札、忌障人之條事、極卒爾、若謂文書沙汰者、殊社官、及職事幷官等會合、可有僉議評定之時事歟、此條近年全不見事也、然者、文書沙汰日、斎之儀不可有事歟、以此狀

重問送了、申刻、中御門中納言被來、爲問中御門內府神事之間事、所招引也、先年雖尋問、（彼度）潔齋殊甚、依不可叶、其儀不委之、仍重所相尋也、納言（答云、）惣（以）不（立）神事札、無忌僧尼、除人等之儀、雖軒廊御卜日、敢以無其齋、卽雖神事御卜、無齋之由、所被命也、但件（○件一作件）內府上卿之時、申寄可然之證（大外記、大夫史、明法博士等之類也、）殊有文書評議、仍其文書安置別棟屋、（置諸棚、）除人、僧尼不入件屋內許、又其評定日、兼示合件寄人、定其日、殊潔齋沐浴解除、出除人、雖評定了、日內猶以齋也、自翌日又以解齋、次第如此、又無旬日齋月之齋儀云々、余案此事、（依）敕定、尋古賢之例之處、其行跡、各以如此、何及異議（矣、）偏可依此等例也、但至于軒廊御卜、陣定等日齋者、可就中院說也、抑、近日有金物被調進事、件事、下官上卿辭退之時、被仰新大納言（實國）、了、其後、件人有所勞、仍中御門中納言依勅定、被勸假殿遷宮日時了、雖然非承件上卿、只勘日時許也、仍其後無奉行人歟、此條、兼光來（○來一作泳）、申定云々、若依神宮上卿、下官可奉行者、依其事、若可神齋歟、此事問納言、（答云、少）爲（謹）愼可有其儀歟、但（不）可及恣儀云々、良久談他事等、被退了、

十九日、（丁酉、）晴、源納言送書云、謂文書沙汰日者、別有兼日用意事候歟、連々、上下文書事、不及沙汰候也、昨日所申候如此候者也、

廿一日、（己亥、）宗雅來、語世間勝事等、未刻、左少弁兼光來、神事之間、依有可尋事、先日遣召、而日來依犬死穢所不來也、余問云、神事不可用近代例、可依舊例之樣、先日承之、仍問中院右府、及中御門前內府等例之處、（各問其息納言等、）共以無長日之齋、仍存此旨者也、但本宮有殊事（謂如假殿遷宮、）之時、聊可有潔齋之儀云々、而今如先日來示者、新大納言爲金物造進上卿、而依灸治、假以宗家卿爲上卿、被勸假殿遷宮日時了（去六日被勘之、）云々、因之、問宗家卿之處、實國卿灸治七ヶ日之間有憚、仍其代官可勘申日時許之由、有親宗奉行奉書、仍不存始終、奉行之由所被答也、若然者、如本實國可被奉行歟、將又付神宮上卿、下官可奉行歟、依此事之（左）右、可有神齋之有無者、兼光（答云、）件事次第如此旨、但其後未被仰實國卿、又閣下可有御奉行

之由、未レ承レ仰、還御在レ近、彼時申定可レ申二案內一云
云、又云、文書事申二殿下一、可二左右一、而穢之間于レ今未
レ介レ申云々、即退出了、今日不三解除一、依二兩丞相例一
也、
廿三日、辛丑、終日甚雨、或人云、建春門院有二御一禁忌
事一、仍自レ道遣二召定成一、馳參了、
廿四日、壬寅、晴、參二女院御方一、此間、御堂御所也、雖レ然
猶參上、依レ追二彼兩大臣雅定、宗能、例一也、但不レ入二堂中一、
在二御所方一、(是)非レ可レ忌二堂中一、依レ無下可レ入二堂中一
之要上也、家臣前木工頭資忠、夢、兼光參來、從類太多、著二白重一、余著二冠直
衣一逢レ之、兼光退去之後、件男問レ余云、御神事之間
事、何樣介レ申哉、院宣趣如何者、余對云、穢氣卅ヶ日
之外、不レ可二申上一、其意細々雜穢、強在二不レ可レ致二沙汰一、資忠中心以爲、神齋
偏可レ依二上古例一、就二近代之說一、過法之儀、專不レ可レ然
歟者、則夢覺了云々、
廿五日、癸卯、終日天陰、亥刻雨降、酉刻(許)參內、依二御
物忌(固)一於二鬼間一謁二女房一、頃之退出、
(廿七日、乙巳、參二女院御方一)

閏九月

(二日、庚戌、雨下、參二女院御方一)
五日、癸丑、參二女院御所一、密々有二御灸治一、知康奉二勸之一、
六日、甲寅、晴、女院御懺法結願也、然而余不レ參、資長俊
經兩卿參入云々、女房參入、
七日、乙卯、晴、法皇、及建春門院自二熊野一還向給、申刻
許、余參入、次參二高松院一、謁二女房一、次參內、與二實守
卿一、數刻文談、件人、漢家本朝稽古人也、可レ貴云々、
○云々一作二々々一、及二深更一、招二引女房安藝一、當世、箏無雙上手也、令レ彈レ箏、余
時々(和二)琵琶一(又)主上令レ吹レ笛給、御意氣太神妙
也、及二丑刻一退出、
八日、丙辰、今日、被レ行二中宮御驗者賞一云々、實詮任二權
少僧都一、顯智給二法眼一人一、叙人名可レ尋レ之、顯智申下可レ任二僧
正一之由上、大突レ鼻云々、
十日、戊午、申刻、藏人右少辨親宗送二書於光經一曰、外宮
假殿遷宮事可二奉行一者、報二奏承了由一了、如レ此事、尚
可二來仰一也、近代作法、皆忘二禮(法一)何爲(々々)則
兼光明日可レ來之由仰遣了、有二可レ來之返報一、自二今
日一、立二神事札一、有二散齋之儀一、其法、見二先々記一、
十二日、庚申、未刻、兼光送二書於季長一曰、昨日參上之間、
依二公家御祈事一、一兩日聊有二御咳氣一、不レ及二披露一、罷留了、然而、昨今已御

平愈、抑、外宮假殿遷宮行事所始、明日、十三日、及來十六
日之由、內々摠申、隨レ仰可レ致二沙汰一、若可レ及二十六
日一者、明日參入可レ承、今日依二陣公事一〈軒廊御卜〉不二馳參一
者、答二明〔日〕可レ參レ〔陣〕之由一了、
十三日、〈辛酉〉依二咳氣發動一、今日不レ能レ參レ陣、觸二兼光之
許一了、今日、建春門院參二詣日吉社一云々、
十四日、〈壬戌〉晴、未刻、建春門院御還向云々、申刻、主税
助時晴來、令レ見二天變奏案一、
一今月三日辛亥、酉時、月與二太白一同度、〈相去二尺六寸所、〉
人主惡之國立二太子一、女主惡レ之、不レ出二一年一兵起、
將有二兩心一、
一同六日甲寅、昏戌時、月犯二建星一、
國有二亂臣一、更二天子之法令一、易二將相一、近臣去、女主
有レ病、宮女戀、大臣〔譖、〕□□大將犯〈○犯一作レ死、〉有二火水一、
一同九日丁巳、酉時、太白犯二心中央天皇一、〈相去五寸所、○皇一作レ子〉
星、天子宮內賊亂、下謀レ上、期半周、明年、與二大將
軍一與二天子一戰、天子大勝、戮二大將一、期一年、大臣
隱二藏后妃一、訪不レ出二三年一、天子大怖、□兵起、國相
爲レ亂、大臣當レ之、國有二大喪一、不レ出二一年一、有二大
兵一、多二禍殃一、國王愼レ之、有二白衣徒之衆一、
此變之中、太白犯二心中央星一、尤重變也、
十五日、〈癸亥〉今日、可レ有二月蝕一否事、宿曜曆道等勘申旨
已〔同、〕午初虧初、申刻復末云々、然者、已爲二他州蝕一、
而近年自有二時刻推移事一云々、然者、可レ見二復末之刻
限一之由注申云々、珍賀同注二進此由一、公家、幷院中有二
御祈一、是爲二用意一也、建春門院無二御祈一云々、女院御
方有二御祈一、余不レ爲也、今夜令二人見一之處、帶レ蝕月
出、亥刻許復末云々、大略、數刻推移歟云々、今日、密
密有二和歌一、寂密儀也、今日、招二尹明一遣二親宗之許一、行
事所始日時不レ可レ參事、幷可レ加二灸治一事等示遣也、
十六日、〈甲子〉早旦、親宗返事曰、今日、行事所始日時、藤
中納言爲二上卿一、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事也、又灸治事、早
可レ奏二事由一、又遷宮之間事、先日奉レ催了、無二左右一事
也云々、
十七日、〈乙丑〉今日、密有二和歌會一、隱二作者一、合レ之、依二淸
輔朝臣命一付二勝負一、會者十餘人、淸輔、賴政爲二棟梁一、
題十首、作者廿二人、合百十番也、歌甚多、移二時刻一、其
後有二連歌一、及二鷄鳴一人々退出、
十九日、〈丁卯〉余送二書於〈自筆、〉淸輔一、感二一昨判之間事一、報曰、
此御教書入二錦袋一、可レ爲二家寶物一云々、

廿日、戊辰、清輔朝臣來、終日和歌評定、

廿一日、己巳、依レ爲二旬日一、行水解除如レ恒、依レ承二假殿遷宮事一、此間、有二神齋之儀一之故也、及レ晩參內、有二御遊一、密々事也、實國卿笛、隆房朝臣笙、時々有二御笛一、余琵琶、依二廢亡一雖二固辭一、勅定再三、仍愁彈レ之、平調樂、大〔路〕盡了、及二深更一退出、本命日、泰山府君祭如レ常、

廿三日、辛未、晴、女院、密々有二童舞御覽事一、前大僧正被レ進也、人々不二豫參一、下官、二位中將、三位中將、關白息中將、侍從等候レ之、舞左右各六、午刻始、申終事了、

〔廿五日、癸酉、自レ朝入レ夜、終日病惱、大略咳病歟、有二溫氣一、又心神惱亂、〕

〔廿六日、甲戌、終日有二連歌一、寂密々事也、〕

廿九日、丁丑、入レ夜雨降、今日、密々有二和歌一、季經朝臣已下、常祗候、男共六七許輩、又有二當座一、其後有二連歌一、又有二折句、隱題、旋頭、混本等歌一、各入レ興、及二天曙一分散、閏九月盡、頗邂逅事也、仍密々講レ之、

玉葉卷第十七 終

玉葉　卷第十八

爲安元元年
承安五年冬

〔安元元年冬〕　〔歳次乙未〕

十月

一日、戊寅、天晴、戌刻、藏人右少弁親宗、送二書於頼輔朝臣一曰、外宮金物奉獻事、依二永暦例一、雖レ可レ被レ差二副弁一、此已下、驛家有レ煩、仍來八日爲レ被レ謝二申安樂寺鉾事一、可レ有二諸社奉幣一、付二件使一、可レ被二奉遣一之由、御氣色所レ候也、以二此旨一可二令レ申給一候、親宗恐惶謹言、報曰、早可レ令三下二知奉行弁一者、即明日可レ來之由、仰二遣兼光許一、（基輔本消息、有二可レ參之報一、）親宗副二送頼業一、勘下申臨時奉幣之使、被レ獻二神寶一之例上、（非二勘文躰一、只消息、報已載二其例等一、）件例等、

應徳三年五月四日、依二世間不一レ靜、被レ奉二二社奉幣使一、付二伊勢使一、被レ奉二月讀、伊佐奈伎、帛衾蚊屋裀等一、

寛治五年十二月十日、被レ立二伊勢臨時奉幣使一、被レ申下例幣使式（成カ）不二參著一事上也、其次、被レ奉二高宮御装束等一、

大治元年十二月廿二日、被レ立二同臨時奉幣使一、被レ申二度々恠異一、又被レ奉二外宮御衾高欄上青玉一顆一、

此外、付二祈年穀幣一、被レ獻二神寶御装束一、定事歟、若疑慮候者、可レ被レ立二伊勢一社奉幣使一歟、兩三日間、相次奉幣、又常例候、仍言上如レ件、

追申、

寛治四年二月五日、被レ立二平野、大原野行幸御祈諸社奉幣使一、伊勢幣辭別被レ申二伊佐奈伎、伊雜兩社御装束濕損替、今日調進一、由レ是、又尤可レ被二相准一候歟、

二日、己卯、天晴、巳刻許、自二院御方一、人來曰、自二今（明カ）朝一、犬死穢出來云々、仍閉二中門一、不レ通レ人之間、同到、文庫上、（立二屋内一、）有二生骨一、（其長八寸許、人脛骨云々、）兩穢一時、深足レ爲レ恐、以二穢由一、（稱二五體不具穢由一、依二取重一也、）觸二遣右少辨親宗、（金物事奉行職事、）左少弁兼光、（同奉行辨、并神宮辨也、）等之許一、兼光報云、可レ存二此旨一者、

三日、庚辰晴、早旦、親宗報到來曰、金物事、全不レ可レ有二別事一、直可レ仰二奉行辨兼光一、穢之由承了、可レ存二此旨一者、于時不レ發二事由一歟、自由不レ可レ說、近代事、皆如レ此、今日、蓮花王院之內總社祭云云、公卿、殿上人、及僧綱等、相幷十三人、依二別院宣一、令レ騎二進馬長一云々、凡其風流過差不レ可レ云、敢未三曾有二如レ此事一云々、國家之費、無レ物二于取一レ喩、法皇於二七條殿棧敷一見物、凡洛中貴賤、無下不二見物一人上云々、余獨不レ見、

四日、辛巳晴、昨日物忌也、仁王講如レ恒、依二穢中一、神事解齋、仍召二入僧一也、

五日、壬午晴、今日、來八日可レ被レ進二發之七社奉幣定云云、依二安樂寺枠事一、被レ發二遣之一、今日御賀定云々、樂所行事、左宰相中將實家卿、頭中將實宗朝臣、行事上卿隆季卿、職事、藏人頭長方、五位藏人光雅、六位藏人尹範、院司隆季卿、權右中辨經房朝臣等云云、

六日、癸未晴、或人云、去二日、蓮化(花カ)王院總社舞之間、靑海波、垣代、音出、笙、相違事出來、隆季咎レ之云々、

〔七日、甲申晴、〕

八日、乙酉晴、穢限滿二于今日一、

九日、丙戌晴、臨レ晩陰、依二穢限過一〔日、〕自二今日一如レ本神事、但不レ修レ祓、其故、今日、加二少灸治一、家氏(〇氏一作レ中、)別屋、今三ヶ日不レ致二神事之沙汰一、仍今日不レ修レ祓也、未剋、憲基來、先灸兩三所、退出之時、給二御衣一重一、依二度々來一、不レ給二殊祿一、是故所レ給也、源納言問送曰、童殿上袍、雄羽ニ縫之由或人申、如何云云、答云、未レ知事也、有二中陪(〇陪一作レ陰、)之物一、ナオメラカス也、定謬說歟云々、

十日、丁亥申刻以後雨下、今日、密々講二和歌一、大貳重家卿已下、先度會者皆以參入、淸輔朝臣判レ之、隱二作者一、合レ之也、題三首、鐘報之後分散、太有レ興、長光朝臣、日來爲二湯治一、下二向紀伊國所知一、今月三日於二高野一、忽出家入道、今日示二送此由一、誠哀事也、長光爲二當今湯殿儲一、而不レ浴二一恩一、空以遁世、爲レ君爲レ世、第一之遺恨也、余、聞二此事一、悲哀無レ極、

十一日、戊子雨猶不レ止、申刻以後晴、巳刻許、法皇幸二禪門相國福原別業一、密々事也、來十三日依レ可レ供二養千僧持〔經〕者一也、及レ晚風頻吹、殿上八人除籍云々、依二不仕一也、

〔十二日、己丑晴、風猶不レ止、但不レ及二大風一、〕

〔十三日、庚寅今日又加二灸治一、了八所、先日四所、合十二所也、入レ夜風吹、〕

十四日、辛卯晴、清輔朝臣注二歌合判一、書二-送之一、今日、季信申レ慶、爲レ吹二御賀篳篥一、被レ聽二昇殿一之故也、〔又〕少納言信季來申レ慶、依下入二御賀鉦鼓一、被上レ聽二〔昇〕殿一也、

十五日、壬辰晴、今日、法皇自二福原一歸給云々、申時許、參二女院御方一、

十六日、癸巳晴、今日、樂所始云々、事訖、亥刻許、經家朝臣來語曰、舞人、樂人、申刻許參集、以二中宮御方北廊一、爲二其所一云々、東上對座、奥座上、敷二行事參議座一、不レ絶レ席、云々、先行事參議左近中將實家卿進二樂所一、次舞人樂人、混合、依二位次一行列著座、衞府帶劒、皆悉持レ笏、依レ相二-當御物忌一也、康和依レ非二御物忌一、不レ持レ笏、是則、臨時祭調樂、殿上舞人、不レ帶レ劒、凡殿上侍臣、非二御物忌一之外、無二指役一之時、不二帶劒一也、御物忌之時帶レ之、外宿之人不レ可レ昇二殿上一之故也、仁平同依二御物忌一、所二帶劒一也、各着座之後、先藏人長俊、以二日時勘文一、下二宰相中將實家卿一、即返給了云々、三獻、無二勸盃之儀一、雜色架基持二參盃一、居二折敷一也、其後立レ箸、次改二座於庇一行着レ之云云、撤レ饗、皆悉撤レ之、次吹二平調々子一、先左、万歲樂、廿拍子舞レ之、康和不レ終二〔一〕曲一、或人云、値一拍子云々、仁平十拍子云々、今度、舞人上首、右中將賴實、申二事〔之〕由一云々、仰云、全上不レ可レ知二食舞人意一也云々、其作レ了〇其一時、可レ有二廿拍子一之由示二樂人一云々、以二藏人長俊一、奏二事由一、主上密々御見物、關白被レ候レ之云云、次右地久舞了、廻二北對北一、參二殿上口一、參音聲賀王恩了、更參二宮御方一、有二御遊一、大夫、權大夫、列二座上一云々、

十七日、甲午晴、今日假殿遷宮也、仍修レ祓、雖レ不レ可二必然一、爲レ致二敬神一也、

〔十九日、丙申晴、參二女院御方一、御舍利講如レ例、〕

〔廿日、丁酉晴、參二女院御方一〕

廿三日、庚子晴、今日、法勝寺内藥師堂供養、件堂及二大破一、仍修二-造之一、今日被レ遂二供養一云々、曼陀羅供、公卿五六許澀參入、皆束帶云々、行事弁經房、

廿四日、辛丑晴、此日、大乘會始也、

廿五日、壬寅晴、申刻參內、亥刻退出、灸治漸相亂、過二近日一者、可レ妨二出仕一、仍今日參內、

廿六日、癸卯晴、中御門中納言被レ來、數刻言談、余依二灸治不快一、隔レ簾謁レ之、件卿依二別當一、成二親語一、參二大乘會一、自二彼寺一來之由、所レ被レ語也、今年講師貞覺、延曆寺貞慇入道息云々、

廿七日、甲辰、大乘會五卷也、雖可進袈裟、依神事不進之、先例也、

〔廿八日、乙巳、昨今物忌也、〕

卅日、丁未、依明日春日祭、發遣幣帛、恒例也、依炎治盛亂、自河原立之、

十一月

一日、戊申、依旬日修祓、依陰陽師參、及秉燭、炎治亂之間、修潔齋、祓可有憚歟、仍問遣祭主親隆卿、近日在京、之許、返事曰、雖炎治之間、旬日祓不可有憚乎、仍所修也、今日、春日祭、近衞使左少將源有房、行事弁兼光云々、

四日、辛亥、晴、淸輔朝臣來、及深更談和歌事、其才如貫之、及四條大納言等、此道之長、又誰人乎、今夜件人宿候、

五日、壬子、晴、酉刻許、密々有和歌、又有當座、淸輔、季經已下常祗候之輩、六七許輩也、其後、連歌、及鐘報分散、

六日、癸丑、天晴、未刻、源中納言來、數刻言談、亥刻退歸、申刻、頭弁長方朝臣來催曰、來十日可有除目、可參執筆者、答依炎治相亂不耐參仕之由、依炎治不進之、

七日、甲寅、晴、或人曰、昨日、於院以經房朝臣、被仰可有任大臣之由於長方朝臣云々、

十日、丁巳、晴、今日除目、依執筆不參延引、左大將師長卿、可蒙可任內大臣之兼宣旨云々、

十一日、戊午、晴、以少納言信季、示大臣慶於左大將之許、報曰、今度之慶、事起於卒爾、偏以網然、殊被仰恐悅相半此畏、來廿八日節會以後、故可參賀者、信季語曰、昨日參內、見兼宣之間事、戌刻、左將軍參陣、前駈六人、先例八人、今度六人、扈從殿上人、右少將成經、侍從成宗、成親卿息也、等云々、先例、一家例也、公卿扈從、今度不然、隨身如恒、將軍先着奧座、于時、頭弁長方朝臣、仰可任大臣之日可擇申之由、卽將軍退出、於家被定大饗雜事、別當成親、六角宰相家通等在座、敎任朝臣書定文云々、世人謂、親雅親隆卿息、有緣于彼邊、隨又父親隆、爲改左府執事家司、旁當其仁歟、今夕依犯土事、向賴輔朝臣南家、可經兩三日云々、

十四日、辛酉、天晴、藏人左少弁兼光來、下神宮文書等、今度承上卿事之後、今日始被下宣旨也、

一条主卿言上、外宮禰宜等言上、去十月廿日、申時、犬産穢、依三觸及二宮中一、自二同日夕一、例御膳不二供進一事、在二次第解一仰、問レ例行二御卜一、
爲レ下二外記一留レ之、
一上野國高山御厨、訴三申兒玉庄濫行事一、在二解狀一、
仰、問二兒玉庄一、
即返下了、
一前大宮司有長、訴下申大宮司公俊、以二觸穢身一、供三奉神事一、并以二神官身一企二殺害一事上、副二文書等一、
仰、委披二閱文書一、可レ有二沙汰一之趣、可二計奏一者、
爲二委見一留了、
兼光語曰、今日、行幸延引、來十八日、五節參入、酉日、云々、又云、此文書、五節以後、參上可レ承也、其以前雖レ給二文書一、不レ能二奏聞一之故也、即退出了、今夕明旦之間、賴業眞人可レ來之由、仰遣了、
十五日、壬戌、天晴、未刻、大外記賴業參來、以二季長一傳二給神宮觸穢解狀一、仰下可レ令二勘例一之由上、今日、左中將定能來、中宮大夫隆季與二豐原時秋一、相二論青海波、垣代、音曲事一、令レ談二語子細一、大略、時秋說非二僻事一之由、左大將被レ申、明遐已講、及碁通入道語、又時元自筆譜意、已叶二件所謂一云々、又資賢卿同稱下件有レ說之由上云々、定能、時秋弟子也、所レ云偏彼理也、余案レ之、猶隆季所レ申、至二此事一者、存二道理一事歟、凡於下上二奏狀一之條上者、尤不二落居一也、時秋、已隆季師匠也、弟〔子欲〕レ危レ師、豈有二冥加一哉、所行之旨、雖レ似レ忘レ恩、執論之趣、已爲レ得レ理、又左大將以二賀王一可レ渡二雙調一之由被二上奏一、被レ問二隆季一之處、申二不レ可レ然之由一云々、是又可レ然歟、
十六日、癸亥、頭中將送レ書云、帳臺試、及童女御覽、可二參入一者、申下依二灸治無一レ術難二參入一之由上了、
十七日、甲子、以二六位外記一、勘二進神宮觸穢事一、即下二兼光之許一了、此次依二灸治一不レ能二參陣一、御卜事、可レ催二他上卿一〇可以下一本作依二他公卿一可レ令二勘注一之由示送了、有レ賜須二返報一、明日行幸停止、五節於二閑院一可レ被レ行云々、
十八日、乙丑、今日、五節參入也、有二帳臺御出一、關白、左大將、中宮權大夫等云々、今夕、遷二北家一、
廿日、丁卯、今日、童御覽也、右大將、中宮權大夫等候二御前一、
未刻、炎上、誡喜法務坊所失火云々、餘焰及二閑院西裏檜遂一、內裏屋々、火數ケ所付云々、人々多參集、爲二第

一〔之〕見物一云々、余依二灸治一不二參入一、夜聞二炎上之
子細一、卽申下遂不二參入一之恐於中女房之許上了、
廿一日、戊辰、節會也、內弁中宮大夫、外弁上實國、小忌、
雅賴、實守卿等、實守〔卿〕依二位次一、向二外弁座一、花園
左府說云々、雅賴依レ例在レ前云々、已上雅賴卿所二示
送一也、西宮十六卷云、自就二外弁一、至二祿所一、爲レ先二小
忌一、十卷云、自二外弁〔座二〕爲レ先、又代々例多如レ此、但
花園說、定有二由緖一歟、實守又營二公事之道一者也、人
人不レ訪二五節所一云々、是里內ハ不レ訪事もありと云々、
明日若廿四日之間可レ來之由、仰二兼光一了、有二可レ參
之報一、
廿二日、己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經家朝臣語二時秋隆
季卿等論事一、隆職宿禰來、
廿四日、辛未、兼光申云、明日、宇佐使事之間〔一〕無二假
隙一、仍今日不參云々、
廿六日、癸酉、法眼道快來、雖二神事一、別棟屋密々參入強不
レ憚、又自二今日一、請二實遍闍梨一、護二身女房一、依二聊不例一
也、是又先例也、神今食齋、攝政關白家室〔家〕、若有
レ病之時、於二別屋一令二護身一之由、見二年々殿曆一、是白
河院御敎云々、今准二彼例一所レ召也、今日、臨時祭使季
能朝臣、遠江守、
廿八日、乙亥、此日、任大臣也〔以三〕大納言兼左大將師長一、
任二內大臣一〔以三〕權大納言重盛一轉レ正、以二權中納言成
親一、上臈邦綱、被二超越一了、任二權大納言一、邦綱、資賢、轉レ正、以二參議、左大弁
實綱一、任二權中納言一、大弁勞已久、仍所二抽任一也、上臈五人、秉
燭、節會始、內弁源大納言、定房卿爲二尋者一、戌刻、相引向二饗
所一、中宮大夫雖レ參二內一、不レ向二饗所一云々、奉行右中弁重方、依二院宣一行レ之、
兼日奉行家司敎任云々、職事濟職、凡奉行人、皆以泥
泥、違亂事太多云々、三獻之後、檢非違使着座、四獻退
出云々、弁少納言、錄事少將成經、家元等云々、
午刻許、雅賴卿送レ書云、今日、饗所、右大弁俊經可二參
入一、散三位、而康平三年、京極殿任二大臣一、同三位大弁經家
列二公卿座末一、居レ物了之後、三位大弁候二氣色一歟、將
參議可レ候歟、彼度無二所見一、他記有レ所レ見哉、對云、治
曆二年、左大臣大二條殿、予レ時爲二藤氏長者一、若米器大饗歟、去々年請二長者印一〔也〕、大饗、非參
議大弁經信四位、候二氣色一之由、見二彼卿記一、以レ之思
レ之、四位大弁尙伺レ之、何況三位哉、不レ可レ及二異議一
者、後聞、俊經列二座末一、申二上雜事一云々、今夜雨降、
廿九日、丙子、晴、左少弁兼光來、余相逢、返二授宮司相論
之文書一、余云、此事必○必一作レ勞、問注記者、○者一作レ云、殺害事、猶

有不被尋盡事、猶加覆問可言上之由、可被仰祭主歟、將又可被召上彼等記問歟、若先於官底付文書、可勘申理非之由、可被仰歟、此等之間、宜在勅定、兩條罪過、一而難宥、而不被尋眞僞者、各爵訴不可絕、仍能可經其沙汰也者、此次、兼光談雜事等、兼光云、除目、來八日云々、余付申文一兩了、

卅日、丁丑 少納言信季來、申條々雜事、其次語曰、任大臣日、新中納言實綱、自家着裾長下襲參上、人以爲奇云々、大弁任納言之時、着裾短下襲參入、宣制以後爲拜賀、着長下重云々、

十二月

一日、戊寅 晴、源納言注送、去廿八日儀云、任大臣儀、左大將參候渡殿、非公卿座所歟、(光不審云々、) 内弁源大納言奉宣命趣、頭弁仰之外弁中宮大夫已下、宣命使左兵衞督、内弁以左手給宣命云々、事了出、時源大納言左廻通大納言後、中納言前、出小門、小宮大夫以下右廻、自列前出了、饗所主人當階西立、(隨身布衣、不帶劔、)源大納言來門外、諸卿列立中門北邊、尊者向新大納言成親、揖入中門、主客再拜、揖讓三度、(如保延儀、)尊者一許丈進立、主至霤下、又兩三揖、遂主登西邊、着親王座、尊者以下着座、初獻主人、二獻盛賴、三獻雅賢、四獻家通、五獻成範、六獻雅賴隱座、勸盃按察、箏主人、笛新大納言、(成親、)拍子、資賢(○賢一作通、)笙、(家通、)比巴、(頭中將、)箏(定能、)和琴、(雅賢、)祿了、上下分散云々者、今日、内大臣拜賀云々、亥刻、被參女院御方、兼不被告本所之間、申次之人牢籠、忽被就季長朝臣、又御隨身腰指、無引出物〔等〕余申云、有腰指者、爭無引出物哉、而依關白被申、無牽出物云々、然者、又不可有腰差歟、雖有引出物、無腰指例未有、有腰指無引出物例、如何々々、

二日、己卯 人語曰、内府向博陸、以兼光爲申次、有答拜及牽出物馬、無腰指云々、

三日、庚辰 晴、未刻、頭弁長方朝臣來、仰曰、來八日〔可〕被行除目、可〔參〕執筆者、余着冠直衣出逢、申承之由、聊言談之後、長方歸了、

五日、壬午 今日、内大臣、及新中納言實綱卿等着陣云々、賴業眞人來八日早旦可來之由、可仰遣之旨、仰信季了、即信季着衣冠可參之由、同仰了、

六日、癸未、時々雨下、侍從參二院、參二兩院御前一、及内、依二御風氣一不レ見參一、被レ召二女房之中一、前駈二人在レ後、衣冠、殿上人二人連レ車、侍三人、童一人、衛府長依二所勞一不二參入一、

七日、甲申、終日大風、終日除目沙汰、無二他事一、

八日、乙酉、陰晴不定、大風如レ昨、此日、京官除目也、一夜儀、余奉二仕執筆一、巳刻、外記持二來闕官帳一、留レ文給レ筥如レ恒、同刻、大外記頼業參上、余着二冠直衣一出二逢之一、以二家司少納言信季一、傳二召之一、件信季、擬着二束帶一參候、仰下文書可二相具一之由上、此次、仰二除目間雜事一、頃之退下、依二余目一稱唯起坐、候二侍所一、以二信季一賜二硯墨筆等一、其樣如二去年一、但裂二筆墨一之紙、上下ヲヒネル、非二立文之躰一、是長治二年春例也、〔異〕予二去年之儀一、是一説也、即頼業退出了、

亥刻、着二束帶一、蒔繪劔、如レ常、參内、閑院第、從二宜同二去年一、先參二朝餉一、關白未レ參、此間、數刻祗候、及二子終一頭弁歸參、自レ院以二任人注文一奏覧、向二關白第一了、小時歸參、此後又經二時刻一、及二寅刻一關白猶不レ參、爰長方朝臣以二親宗一示レ余曰、且可レ有二召仰一歟者、余着陣、奥、先レ是、内大臣、中宮大夫源中納言等在レ座、則移二外座一、以レ弱直レ沓、仰二官人一令レ置レ軾、此間、新中納言實綱、左兵衛督成範等着座、令レ置レ軾之官人、便上二前幕一、入々爲レ防二寒風一、所レ垂歟、又依二燈消一、仰二成範卿一、令三史擧二掌燈一、頃之、頭弁長方朝臣來、就レ軾仰曰、今日可レ有二除目一、召ヨ仰諸司一ヨ、余目レ之、長方退去之後、以二官人一召二外記一、大外記頼業參進、余仰二〔召〕仰事一、其詞如二職事一、但ケフト仰也、頼業稱唯退去、次召二頭弁一、弁參レ軾、余仰詞同前、頭弁微唯退去、次以二官人一召二大外記一、問二文書具否一、頼業申二候之由一、余目レ之、頼業稱唯退去、次藏人來召、余已下正レ笏揖レ之、次召二外記一、六位候二小庭一、仰曰、筥文候ヘ、外記稱唯退去、次外記三人取二硯及筥文一、列二立小庭一、西第三間、次余已下列二立弓場殿一、路間、主殿官人擧二松明一、前行、如二去年一、其列如二去年一、大臣北上東面、内府立二余南一也、納言隆季、雅頼、實綱、西上北面、參議一人、成範、西面、次外記三人列二納言後一、次余揖、納言已下答揖、左廻、昇レ自二小板敷一、着二殿上端座一、關白隨二本御倚子前一、次内府着座、次關白、及余、内府等、着二御前座一、兩面帖、西上北面、次隆季、雅頼、實綱等、置二筥文一着座、次成範着座、次依レ召、關白着二簾下圓座一、東面、次關白召レ余、其詞不レ聞、余稱〔唯〕、氣色許也、深揖左廻、經二簀子一、昇レ自二御座間一、着二第二圓座一、着問儀、如二去年一、深揖候、引寄、次關白召二内府一、内府昇レ自二同間一、着二第三圓座一、次主上引二寄御簾一給、余微唯、如レ前氣色許也、深揖退、起着二第一圓座一、揖候、引寄下硯筥、其儀如二去年一、縦圓座與レ板之間也、次御簾動、次余小揖、稱唯氣色也、已下效レ之、置二笏於右一、以二右手一移二一筥文書於次筥一、留二置闕官二一卷一、小披見、以二右手一取二上一筥一、以二左手一押二硯於其跡一、

以一筥置硯跡、又披見闕官、(一枚余許也、)返置之、(正官置右
〔也〕、)指笏刷衣裳、押筥取闕官筥、氣色于關白、膝
行到簾下、(逃居、)引廻筥、(巡筥下、座下方引廻也、)以左手寄簾、
以右手指入筥、垂笏小退、披笏敬屈候、(不正本座、逃右足、)
(逃一作巡、)即御簾動、余小忩指笏膝行、給筥引延、巡、退
着圓座、置筥披笏引寄硯筥、以右手取上闕官
筥、以左手引寄硯、於本所置一筥、於本跡引
寄第三筥、其後取右硯筥、(下方、)三省奏、並置闕官帳
筥、(四上、懸蔽於筥上耳也、)正笏候、次御簾動、次取大間(在硯筥、)
置硯上、(縱、)撤禮紙、(作置頗卷取也、如去年、)自奥細卷、中程取
ヒツメテ、入硯筥、(下、小板)次折右膝、居向乾、取大
間、繆置座上、(其長二尺六寸許也、南北妻北方、頗寄東如恒、)繆了奥二三枚許、
(其枚數無定、隨時躰可計事也、)細卷押入大間下、爲軸代能押帖
居、直取笏候、次御簾動、次小揖、置笏入水也、(染酒也、)
搢墨磨之、(頗久揩之、)染筆、(二卷、)次取式部省奏讀申、(頗向座下開如
祖、)先式部省ト讀テ小狀ヲ讀申、尤微音也、推合候氣色、
(無指勅許、)能見定、如本卷之、〔置〕硯上、取寄物卷寄、
見同、(○同一作目、)闕如本返入硯筥、(去年置座前、今度用一説也、)開大
間染筆、(二卷、)書載之、置筆讀申、(不讀尻付、懸左手如恒、)引
掩大間、(初兩三人、必毎度引掩之、後々不必然、)取省奏小狀懸勾、(不注入任所、)

第三筥、突點於寄物、如本置之、
能登少目從七位上櫻井宿禰行永(式部史生)
次任兵部史生、其儀如式部、(但後々ハ必無押合候氣色之儀、)
備前少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重永(兵部史生)
次取笏奏曰、院宮御申文、次問在座〔之〕參議於內
府、內府曰、左兵衞督一人也、余召曰、左兵衞督藤原朝
臣、即件卿來居余後、余仰曰、院宮ノ御申文、成給徵
唯退下、次任民部史生、其儀同兵部、
伊豫目從七位藤井宿禰爲包(民部史生)
此間、自簾中盛諸申文於硯筥、賜關白、取之置
前、撰分可補書之申文等、余此間正笏候、(依無所作也、)
次成篇卿持參院宮御申文、余置笏自下方取之、
(皆加封如恒、)硯上縱置之、氣色關白、關白被示可奏之
由、余計文數、(十三通、)指笏押筥、取御申文等、(取含膝袖、)
行取廻文奏之、小退披笏候、(其儀同闕官帳、)小時返給
〔之〕、(撤禮紙、一通之中被卷籠之、)忩指笏、進寄給之、引廻文退着
座、置文於前、披笏引寄硯已下、(御申文在硯上、)即關白給下
可補書申文等、(作置板數指遣也、)余取之置前、此中有下
無短冊之申文等上、(內給未給名替也、)余問申關白、曰、內給、
名替、國替、下筥否、先例不詳如何、被答曰、不覺

悟者、余不下勘之、暫置硯與一宮之間、於未給者下勘也、皆悉書袖書、（拔取見之如恒、有一通、八解テ見之、如本給之也、）未給可勘給否、（否字、永久四〔年〕春秋例也、又說用不字、）名替等、可勘合否、（國替申文、付名替短冊、職事先歟、然而不付改、下勘之、）雖當年給一合、於京官除目者、依爲未給、無可勘合年之袖書、只總可勘給否〔ト〕注也、

此申文等之中、多有二分代申文、余申關白曰、不可任之申文、不可下勘歟、然者、承其名可留之、〔命曰、〕只皆可被下勘也、仍皆下勘了、又太宮二分代申文曰、當年御給二分代、未補代云云、二分代、代字無其理、若難書歟如何、如此程事、先例依時儀、關白云、非強難者、仍同下勘了、

皆悉注袖書、了置前、檢、又問在座之參議於內府、內府曰、成範之外無他人〔者〕、余召之、（其詞同前、）下給申文等、（不付短冊申文、只サナカラ下給也、）仰文數、成範取之退下、次取院宮御申文置前、檢、（々放裹紙、取ヒラクル事如恒、）並置硯上、（西上、區放裹紙、次第置之如常、）問可任之官於關白、關白賜任人注文、（檀紙三枚書之、不續之、關白筆也、）余取之、竊被置座前、（頗左方、大間下程也、是非作法歟、便也、）先取院御申文讀申、（其詞如去年、）推合候氣色、（後々無此儀、）置硯上任之、讀申御申文、懸勾、注任所、入關官宮、次第見合注文任之、（隨任注文引點、依給所次第所任也、）此中不任之申文、且獻關白、關白取之置申文等上、

宮內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貞清（院當年御給）
大膳進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清光（皇嘉門院當年御給）
治部丞正六位上卜部宿禰友仲（上西門院當年御給）
小監物正六位上源朝臣忠成（高松院當年御給）
左馬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知業（建春門院當年御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盛廣（太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件太宮申文、年號下、有大夫署、難書也、然而入注文了、仍申關白之處、無分明仍加成文了、

宮內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遠信（中宮當年御給）
大膳進正六位上藤原朝臣俊重（從三位平盛子朝臣當年給）

已上、不依官次令任、次第書連也、

此外、新院、八條院、九條院、皇太后宮女御等御申文、依不被任、獻關白、成殘申文、或加入大間、返上御所云々、然而事理尙可獻關白歟、仍所爲也、但如此事、不可執一說、可隨便

也、

成文及三通之時、取在第三筥之院宮御申文裹異イ紙上、頤向座下、四倍に押折、二筋破之、破殘紙卷之、入第三筥、縒緘テ、其上一結シテ引延置闕官筥、取成文三通、置其上、綾片鎰に結之、隨任指加也、其實取替懷中紙、燃用之也、抑、件所取替之帋、燃引延之間切了、仍又々今一筋所持之帋燃、取出用之也、院宮給、皆悉任了、正笏候、諸京官申文廿餘通、關白撰給之、余取之置前、横、先申關白曰、雖可爲先外任、下勘申文等未勘上之、且任課試文章生等如何、關白諾、仍先見在座前之申文短册、取課試者申文解、解短册入硯筥板下、別置之、取出在第三筥之課試及第勘文、讀申、推合候氣色、依爲家之者、候氣色也、置硯上任了、勘文懸勾、不注任所、返入本筥、取申文、二通、可懸勾、在任所、指成束、

大舍人允正六位上淸原眞人良業明經准得業生

勘解由判官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有兼問者生

得業間生相並申之時、依課試次第、任一人定例也、而近代共被任之、尤非例也、

次取出文章生歷名、在第三筥、讀申、任之儀如課試、但無申文、

主殿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俊長文章生

次任諸外、任京官等、無指次第、只計便宜任之、申文懸勾注任所、指成柄、時々點寄物、此中、內舍人申文、暫不任之、是下勘申文之中、二分代申文多在之、仍其一列爲分任也、是非指口傳、當時今案也、

近江介正五位下藤原朝臣重綱

下總介從五位下藤原朝臣重遠

已上雖爲五位、混合任之隨便也、抑、可有尻付哉否、問申關白、命云、不可有、又申曰、爲有名替、於介者、雖五位已上、或有尻付云々如何、猶被示不可有之由、仍無之、重綱ハ皇嘉門院臨時御給、重遠ハ皇太后宮臨時御給也、共有請文、

武藏介正六位上惟宗朝臣能忠臨時內給

件人爲申文、仍其位不當、以男共召頭弁、仰請文可進申文、○申文一作之由、即書之持來之、懸勾指成文、

豐後權守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景眞伊勢神寶所申

行事所請文也、行事弁加署、

大主鈴正六位上川宿禰爲長內竪所奏

圖書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俊康臨時內給

陰陽大允從五位下〈上イ〉賀茂朝臣尙榮
少屬正六位上惟宗朝臣康弘
陰陽師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賴房〈連奏〉
陰陽師正六位上大江朝臣親實〈連奏〉
件連奏之中、親實不レ入二注文一、仍問二申關白一、命云、有レ闕歟如何、申曰、本其闕有レ一、今〇〈一作レ令、〉康弘轉任、然者其闕有レ二、命曰、可レ任、仍任レ之、件新任二人、共陰陽得業生也、又有二主計寮連奏一、而所レ載允三人也、其中一人載二注文一、今二人不レ見レ之、又連奏書樣、未曾有、仍令レ見二關白一、關白曰、不レ可レ任、仍不レ任レ之、件連奏雖レ可レ加二難書一、關白被レ加二署申文等一了、是則入二注文一者也、追有二沙汰一歟云々、
內匠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基康〈明法擧〉
大學允正六位上惟宗朝臣孝親〈年〉
少屬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有安〈寮奏 闕淸拜退替〉
雅樂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重致〈不野行啓莊屋功〉
民部錄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倫職〈省奏〉
隼人佐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業盛〈臨時內給〉
織部令史正六位上服部宿禰安賴〈官人代勞〉
雖レ爲二同所同奏一、依下載二官人代一之由上、有二此尻付一先例如レ此、
大膳進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經家〈臨時內給〉
木工允正六位上紀朝臣兼季〈石淸水行幸莊屋功〉
典藥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賴淸
大屬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資俊〈連奏〉
造酒令史正六位上文室宿禰兼延〈本司奏 爲長不仕替〉
右京少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時房〈鴨社功〉
已上令レ任次第、不二憖覺悟一、仍只任二官次一書レ之、但如二連奏一一度任レ之、此間、天曙日未レ出之程也、
所二撰給一之申文皆任了、取レ笏候、關白又撰二給申文卄通許一、余取レ之置レ前撰分、多是五位已上官也、又兵衞尉馬允等申文等、相二加五位已上申文一、置二硯東一、衞府申文等暫置二座前一、欲レ任二一兩一之間、成範卿持二參下勘申文等一、〈于レ時日已出了、〉余出二衞府申文一、所レ置二硯東一、〈不レ混二合五位已上一、〉取二勘上申文一、置二座前一、橫、先不レ付二短冊一、申文二通任レ之、〈內給、未給、及初所レ置二硯東一之內給、名替、今取出任レ之等也、〉次先取二一束解短冊一、入二硯筥一、〈小板下、〉讀申、〈如レ形、凡末々必不レ讀レ之、又名替ハ凡不レ讀也、〉置二硯上一任レ之、乍レ重取二上之一、令レ任之枚二懸レ勾、取二放之一、殘テ如レ本置

テ取ニ放枚一ナ、細卷テ指ニ成柬一、已下皆如レ此、卷重タルナ
ハ、隨レ任如レ此取放、指ニ成柬一也、此事有ニ説々一也、ニ一柬任レ之、
又任ニ他柬一、此次、任ニ內舍人等一、此中不レ任之申文等、及第三箇、二分代頭、返ニ〔上〕關白一、
歟、然而長治二年春記曰、不任之二分代申文、入ニ第三箇一云々、仍所レ爲也、
河內大椽正六位上秦忌寸千世壽承安元年內給
備後少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爲譯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實當年給
件卿、未レ給ニ年當給一也、請文有ニ未レ補之字一、尻
付ハ、春秋無ニ差別一、是先例也、
石見介正六位上淸原眞人景守停ニ上西門院去正月臨時御給權宗眞信一、改任、
筑後權介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光重停ニ去年臨時內給源宗景一、改任、
豐前權介正六位上宇治宿〔禰〕業盛停ニ太皇太后宮去年臨時御給源業盛一、改任、
豐後介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兼國停ニ八條院去正月臨時御給、中原眞保一、改任、
肥後少椽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安弘停ニ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兼承安二年、給二合、去正月所レ任紀則澤一、改任、
已上名替、依ニ道次一任レ之、
肥後權介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能賴停ニ從三位平朝臣盛子去年臨時給、下野權介大中臣助則一、改任、
國替只一人也、
內舍人正六位上大江朝臣景高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平朝臣知衡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伊岐宿禰盛季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經貞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貞淸臨時內給
此中、兩三人無ニ請文一、仍仰ニ頭弁一令レ書レ之、懸
レ勾指ニ成柬一了、
內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景高皇嘉門院承安四年御給、二分代、
內舍人正六位上橘朝臣眞員〔〇員一作レ貞〕皇嘉門院當年御給、二分代、
內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時高松院承安三年御給、二分代、
內舍人正六位上平朝臣盛綱高松院當年御給、二分代、
內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行種九條院去年御給、二分代、
已上御給等、各無ニ請文一、仍不レ知ニ年紀一、仰ニ長方一
令レ書ニ進請文一、付ニ其狀一令レ任了、
內舍人正六位上平朝臣宗成行ニ石淸水賀茂行幸事一所レ申、
件申文、行事弁加署、行事所請文也、大官當年給、
被レ任ニ內舍人一、雖レ然先レ是、當年給也、一列ニ令
レ任了、
所ニ勘上一之申文、皆悉任了、關白所ニ撰給一之申文等欲
レ任之間、關白撰ニ出顯官申文等一、被ニ指遣一、余取レ之置
レ前、横、披ニ一通一見レ之、授ニ內府一、內府目ニ隆季卿一給

レ之、（内府同抜ニ一通一見レ之也、）隆季復〔座〕擧間儀如レ恒、（先余仰ニ隆季一、參座ニ之後、下ニ入公卿皆悉令ニ着申文一也、）次先任ニ衛府等、（左右衛門尉、不レ待レ擧、且任レ之、）次任ニ五位已上官、此中、一門載ニ注文之權守等、依レ無ニ請文一不レ知ニ其位、又見ニ寄物一之處、所レ殘之闕國、伊勢伊豫許也、可レ任者三人、仍申ニ關白、關白曰、仰ニ外記、可レ令レ注ニ進權守等一者、召ニ頭弁一仰レ之、此次、問下可レ任ニ權守一者位上、申曰、範兼定綱二人共五位也云々、余又仰云、可レ書ニ進請文、又成功任ニ衛府一者等有ニ兩三人、同以無ニ請文、不レ知ニ何功、可レ撰ニ進申文一者、關白聞レ之示曰、近代任人無ニ申文、定事也、强不レ可レ及ニ沙汰一者、仍頭弁不レ書ニ進之、只任ニ口狀一載ニ大間一了、此間、持ニ參權守注文、余取レ之讀揚、問ニ關白、關白云、可ニ計任、余停ニ任遠（〇住遠一作ニ任遠、）之者、任レ之、申文等、皆指ニ成文、（其緒ツマリテ不レ被レ指、仍兩三度結延レ之、）此中、下野守雖レ載ニ注文、其名不レ見、仍召ニ頭弁一問レ之、稱ニ不レ知之由、關白又不レ知云々、仍不レ任レ之、關白示ニ頭弁一云、猶尋ニ聞其名、可レ仰ニ請一書上卿一者、最末任ニ弁官、轉任五位已上多以レ無ニ申文一也、任ニ武官一之次、大間入レ日了、此間、隆季卿持ニ參顯官申文、內府授レ余、余取レ之、（不レ見之、）傳ニ關白、關白置ニ申文等上、

左近將監正六位上藤原朝臣仲方（府奏）

右近衛權少將正五位上藤原朝臣公時

　雖ニ五位一武官之一列ニ任レ之、如レ此事可レ隨レ便也、

將監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成綱（府奏）

　件左右府奏等始所ニ撰給一之申文等之中有レ之、然而暫置レ之、武官之次任レ之、是又當時今案也、

右衛門權佐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光長（無ニ申文一）

　雖ニ五位已上、爲ニ衛府一列、此次任レ之、

少尉、正六位上源朝臣兼綱（藏人無ニ申文一）

　依ニ藏人方一給レ官者、有ニ其尻付、又雖ニ顯官、於ニ藏人一者、有ニ尻付、承保三年、時範給レ官之時、有ニ尻付一也、

左兵衛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師澄（功無ニ申文一）

少尉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公朝（〔無ニ申文一〕）

　關白云、件公朝有ニ本官一云々、仍無ニ尻付、

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爲成（臨時內給無ニ申文一）

　件者注文、無ニ尻付、仍問ニ頭弁一之處、臨時內給云々、仍注ニ其由一了、

少志正六位平朝臣貞済本府奏
右兵衛権佐従五位上藤原朝臣盛定無二申文一
雖ニ五位已上ハ一列ニ任レ之、
少尉正六位上大江朝臣仲弘伊勢太神宮金物功
請文状太委細、仍只可レ任レ功歟之由尋申、關白被レ答曰、只如レ状可レ注云々、仍省略注ヲ付之ハ、
少尉正六位上平朝臣貞親稲荷祇園行事部屋功
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範光功無二申文一
左馬允正六位上橘朝臣公里臨時内給無二申文一
右馬助従五位上藤原朝臣為保無二申文一
雖ニ五位已上ハ武官一列ニ任レ之、又注文無ニ兼字ハ、仍不レ付レ之、又忘却、不レ問ヲ申關白ニ也、
少允正六位上橘朝臣公俊功
請文状太以巨細、仍余申ニ關白ニ云、初斎宮行事所申ト可レ注歟、如レ此委細事雖レ為ニ自解ハ、先例粗如レ此、是其意不レ可レ違之故也、如何、命云、撰○撰一作レ給、以ニ白解ヲ○白解一作ニ日外ニ注行事所申之由ハ、不レ得レ心事也云々者、仍只注レ功也、
少允正六位上平朝臣盛廣臨時内給
已上、武官一列ニ任了、

侍従従五位下藤原朝臣公基無二申文一
侍従従五位下藤原朝臣定家無二申文一
大監物従五位上藤原朝臣守光有二申文一加二成文一
皇太后宮権亮正五位下藤原朝臣為頼無二申文一
中宮大屬従五位下伴朝臣廣済
雖レ有ニ本所請奏ハ、依ニ五位ニ無ニ尻付ハ、
内蔵権頭従四位上藤原朝臣敦任有二申一加二成柬一
右京大夫正四位下高階朝臣泰經無二申文一
伊勢権守従五位下平朝臣章綱有二申文一加二成柬一
紀伊守従五位上平朝臣為盛無二申文一
伊豫権守従五位下源朝臣範兼無二申文一
豊前権守従五位下紀朝臣宗綱無二申文一
件権守二人、依ニ長方口状ハ、載ニ五位由ハ、又無ニ尻付ハ、以ニ臨時給ニ令レ任云々、是同長方申状也、
雖レ然、依ニ五位ニ不レ加ニ尻付ニ也、
已上、五位官一列任レ之、
左大弁従三位藤原朝臣俊經
右大弁正四位下藤原朝臣長方
左中弁正四位下藤原朝臣重方
左中弁正四位下藤原朝臣經房

〇件佐盛、匝盛卿息、然者資字也、雖レ然注文所レ載佐字也、仍其定書了後、改ニ資字一爲ニ佐字一云云、

權右中弁正五位下平朝臣親宗
右少弁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光雅叙
親宗今夜雖レ叙ニ四品一、除目在レ前、仍書ニ本位一
也、
皆悉任了、取レ笏候ニ氣色一、關白被レ示下可ニ早奏一ニ大
間一之由上、余置レ笏奏レ之、時々押付テ卷レ之、卷サマニ見ヨ合注文ニ、又少々直ニ併事等一了、入ニ
一筥一、兩官入ニ第三筥一、取レ笏候、御簾動、余召ニ男共一、藏人參入、
仰云、五位藏人誰々候哉、〔申〕曰、光雅候、仰ニ可レ召
之由一、即光雅參上、昇ヨリ居長押上一、尤不敵、可レ候ニ簀子一也、仰云、續紙、光雅退
下、盛ニ續紙二卷於柳筥一持ヨ來之一、余自ニ座下方一取
レ之、不レ取ニ柳筥一、乍ニ二卷一置レ前取レ笏候、又御簾動、置レ笏
見ヨ合續紙一取レ勝、今一卷入ニ第三筥一、向ニ座下一、端一枚許ヲ參
〔テ〕卷返テ置ニ座前一、又取レ笏候、此事、永久四年秋例也、式不ニ必然一也、御簾
動、置レ笏摺レ墨、依ニ墨薄一也、染レ筆書ニ從五位下一、書ニ叙人一、
逆上叙レ之如レ恒、皆叙了、各如レ形讀申、書ニ年號月日一、向ニ座
下一放レ奥入ニ第三筥一、覆捲シテ卷ニ叙位一、入ニ大間筥一、
叙位左ニ入也、
正三位
藤原朝臣基通臨時
從四位下
平朝臣親宗
正五位下
〇平朝臣佐盛
安元元年十二月八日
親宗佐盛等注文無ニ尻付一、仍問ヨ申關白一、不
レ知云々、仍無ニ尻付一、
次卷ニ注文一、相下加外記所ニ注進一之權守注文上、件注文所レ存之權守懸レ勾、是今案也、毀前權守也、指ニ懷中一、件注文可ニ懷中一哉、否問ニ關白一、關白云、可レ然、仍所レ爲也、取ニ
成束一置ニ一筥與第二圓座之間一、横、文首爲レ西、以ニ右手一取ヨ上
一筥一、以ニ左手一テ押ニ硯筥一、置ニ大間筥於前一、指レ笏、
此間、關白起レ座、被レ入ニ見明地方一了、押ニ硯已下於座下一取レ筥、膝行到ニ簾
下一、引ヨ廻筥一、置ニ板敷一、引ヨ廻之一巡、奏レ之、小退拔レ笏候、返給之
時、指レ笏進寄取レ之、引廻テ退着レ座、置ニ筥於前一、拔
レ笏置ヨ替筥一、如レ恒、取ニ成柄一置ニ硯西一、縦、大卷ニ成タル
十餘通ヲ拔取テ置レ前、結ヨ固其緒一、暫片結ニ結也、凡今夜手カヽマリテ成レ文、能
も不レ被レ卷之間、大略皆大卷也、仍度々拔テ細卷也、取ニ寄物一、在ニ硯筥一、卷返テ指ニ成束一也、指隙
所ニ拔取一之申文等、皆細卷テ指加、又五六通拔取之
後、ツルハシク結固、眞結、皆悉指加了、文首猶不レ等、仍突ニ板數一、取レ刀
切ニ緒餘一、兩度如レ恒、入ニ硯筥一、小板下、染レ筆引レ墨、スチカヘテ引レ之、置レ筆
取ニ成束一、入ニ大間筥一、大間ノ左ニ入也、調ヨ入硯及第三筥一、納レ物

丁、以右手取上大間筥、以左手押硯、以大間筥置前、指笏刷衣裳、(此間、內府、及隆季卿等起座了、)取筥深揖、退起右廻、經簀子入殿上上戶、居御倚子前、目實綱卿、(件人、清書上卿也、)件人揖進寄、指笏取筥、余授筥拔笏退、出自小板敷了、于時巳二點、今日居火櫃、銜重、又有勸盃、余其程不覺悟、今日寒氣勝日者、水氷手龜、文字一切不被書、筆跡有恥、明春留和暖、若勤仕執筆者、可雪此恥歟、

九日、秉燭之後、權少外記宗康、持來大間成文、硯蓋筆等、(皆入一筥、)職事傳取進之、(大間成文、共封之如恒、)勘責遲怠之由、陳曰、賴定宰相清書之間、泥々迄于今云々、

十日、今日、下名加任者千万、又光長使(○使一作例、)宣旨、今日被下云々、又良通叙正下、臨時云々、除目日被叙云々、而漏注文、今日被仰云々、

十一日、關白送書被賀侍從加級事、其次、被示曰、一日除目、曉天事始、而依御早筆、無程事訖、中心悅也云々、信季參上、仰侍從拜賀之間事、日次問在憲朝臣了、

十二日、己丑今日、內侍所御神樂云々、信季申曰、在憲朝臣申云、來廿五日、重仰云、來廿一二日之間、可令注申者、今日參女院御方、二位中將被候、入夜三位中將爲拜賀被參、雖可有隨身腰指、依廳儲怠無之云々、但先例不必每度事也、

十三日、庚寅女院入給御堂了、拜賀日次、來廿二日爲下弦日、雖然不可憚之由、在憲所申也、外記忠弘來云、來十七日荷前定云々、當日可被立使、左府被申障、參入者早可參者、此事不得其意、一上有障之時、外記觸已候上卿、(以大臣命所觸也、上古(○古一作召、)或職事仰也、)例也、今直催可早參之由、次第似不知案內、仍以此旨仰外記、申狀勿論、答所勞之由了、

今日、辨官等爲拜賀來、左中弁重方、(轉任、)右少弁光雅、(已上不相逢之、)右大弁長方、(轉任、)余相逢之、(各申次職事信光、着衣冠、勸之、)盃交語、此次余問長方云、今度除目以臨時內給任諸國權守者二人、範兼宗綱是也、件兩人共爲五位之由被示、仍載其由於大間、(無請文也、其子細在除目日記、)而不見歷名如何、對云、一定五位也、此間敍爵者也、仍未載歷名歟云々、

十五日、壬辰今日於內裏、始有舞御覽云々、

十六日、癸巳自今日犬死穢出來、狐咋小犬入天井上了、雖檢知無之、使陰陽師、(今日爲被卜筮召之、)

之處、申有穢氣之由、仍立札了、又兼光之許觸遣了、頻有穢氣、爲恐云々、

十七日、（甲午）今夕向頼輔南、違方、是明日依立春也、今日、女院御方御佛名也、公卿忠親、俊經參入云々、奉行別當光經朝臣、判官代行頼、

十八日、（乙未）早旦、定能朝臣來語曰、（依犬死穢、居緣邊、）去十五日舞御覽儀、舞人樂人各直衣、先淸涼殿南廣庇、公卿六人（實盛、隆季、實國、資賢、兼雅、實守、）參候、（四座、）博陸在簾中、次樂人於東中門吹大食調々子、發賀王恩、入自中門、經南庭（紅欄橋南、）參入、（康和、密々臨時樂參入、音聲有無無所見、仁平有之、今度依其例、）其行列不齊、須爲先笙也、而隆季卿以篳篥可爲先之由下知云々、未得其意、各着座、（其座當庭殿巽角渡後西邊、北上東面、四重敷之、爲先吹物、爲後打物、云々、其中任位次着之、）次舞人爲先左、經內道着座、（其座放庭殿與對之間、透廊板敷、東上南面、二重敷之、〔左在前、〕）次舞左、（爲皇樂、春鶯殿、〔〇殿一作轉、〕）右地久、古鳥蘇、林歌、事了、奏長慶子、退出、舞人爲衛府之蠻帶劍云々、有可覽青海波之儀云々、各參退之間、指指貫側云々、又語云、垣代、音曲之間事、以隆季申狀、被問時秋、時秋申有兩說之由、以兩人申狀、被問光近、光近申時秋說不知之由云々、雖然時秋所執之說、證據太多出來、仍法皇、時秋所申有理之由、有御氣色云々、又左大將殊以時秋申狀爲是云々、余案之、隆季卿以時秋之說、偏稱濫吹之條、尤偏執也、證文已多、爭謂僻事乎、又時秋、以先度所次之說爲祕說、專難取信用、仁平所用之說、猶以爲第一說、其故、一者、載傳雅譜、二者、仁平之度知足院殿宗輔卿、宇治左府等能評定、以此說爲第一說、令用了、三者、光近已時秋之所執之說、稱不知之由、四者、中院右府以此說稱祕說者、爭可下此說哉、如此事出來、爲道尤不便也、爲之如何、

十九日、（丙申）今日、內御佛名、中宮大夫上首云々、

廿日、（丁酉）以經家朝臣、有仰遣重家卿之許事、是女院舍人之間事也、明法博士範貞來、依召也、余以人尋問事等、

一　忌姙者事、

　申云、着帶以後事也、

一　本生所養服事、

　申云、可有兩方服、

一　輕服之人除服之後、假日數之內、其忌重、日數過之後、其忌輕哉如何、將無差別歟、

一　申云無差別、只同事也、

一　去十六日、犬死穢事有疑、狐咋之入天井了、其後不求出之、唯然犬死穢之習五ヶ日也、仍自件日至今日忌之、如何、

申云、可然、但若雖数日後、又件穢物咋出者、自其日又可有五ヶ日忌云々者、

一　中祀斎日數事、

申云、祭當日、幷前後一日也、

廿一日、今日爲旬日之上、穢限過了、仍有祓事、又立神事札、

廿二日、己亥（重日、下弦）、天陰不雨降、此日、侍従叙正下之後拜賀也、酉刻、著束帯、（蒔絵釼、紫綾平緒、笏扇如先下之、女房扇、幼年之時持之也、）先下立殿上前、申女院御方、（中次別當季長朝臣、若束帯、）次余及女房、（共候此御所之故也、但頗歩出拜之如先度、）申次同人、（依爲家司也、）次参院、進中門申之、（中次經家朝臣遇参、仍以布衣六位申云々、）次建春門院御方、（中次列官代皇太后宮權亮爲頼云々、）次依召参御前、（法皇女院同御所、）次参内、（中次定能朝臣、）於殿上口拜之、参御前、次中宮御方、（中次大進基親、）於此宮再拜也、次参關白、（中次兼光云々、）不参、仍以前駈頼高、（依爲彼職事也、）不欲申之、而依關白命、經家朝臣申之、（件人、自院在共也、）再拜、次依召参御出居、（簾中、）暫退出給贈物、（太宮納錦袋、經家朝臣取之、行前駈云々、）亥刻歸家、

共人、右中將定能朝臣、散位季信、經家朝臣、從院相從、前駈二人、（攝津守頼高、甲斐權守國行、共騎馬在車後、）侍二人、小舎［人］並不参、依物詣也、衛府長依所勞不参也、雜色十八人許、

今日、長方朝臣任大弁、以後申請政云々、

廿四日、辛丑　今日、官奏、（吉書、）左大臣奏候云々、直（○直上下恐有脱字、）左中弁重方、左大史清信等云々、

廿五日、壬寅　入夜持來奏報、兼不告之、仍無着束帯之者、勘發史、無所陳、今日又有政云々、

廿六日、癸卯　今日、不堪荒奏云々、

廿七日、甲辰　今日、不堪定和奏云々、史持來昨日奏報、

廿八日、乙巳　長光入道來、相逢問叙位、女叙位等之間事、件之大内記、故實能知者也、

廿九日、丙午　追儺云々、四方拜次第、可書進之由、仰信季了、定家、時範、知信、信範代々相續、故宇治殿以後書進件次第也、公卿給、又同實親方、此兩事不傳之、知信傳之云々、夜半許書件次第、今夜追儺之次、有除目、僧事等云々、侍從藤保家、（基家卿子、）加賀守師高、（大夫尉、）但馬守源信賢、（資賢卿子、）從五位下平有盛（右大將子、）此外不注之、

右承安五年乙未秋冬此一冊墨付九拾一枚者以三緣院
道敎公眞筆松殿右幕下道照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中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正平廿一年四月廿九日一見了內大臣敎賴判
元中元年六月八日重一見了判
正平十九年十一月六日重披見了判
正和三年四月十五日重披見了判
正平十一年十月八日一見了判

玉葉卷第十八終

玉葉　卷第十九

安元二年正月

安元二年春上〔歳次丙申〕

正月

一日、丁未天晴、但朝間陰、寅刻、四方拜、(行事勾當源定季、)巳刻、手水、(陪膳光經朝臣、)申刻、著㆓束帶㆒參院、(法住寺殿、)先㆑是左大臣已下人々多參入、相次、關白被㆑參、次有㆓兩院拜禮㆒、先院御方、(中次別當權中納言資賢卿、其孫少將雅賢取㆑沓、)人々列㆓中門外㆒、未㆑進㆓庭中㆒之間、內大臣參入、經㆓列前㆒、立㆓加余下㆒、(依㆓列後濫吹㆒也、)關白被㆑練、左大臣不㆑練、(先々、左大臣被㆑練、去々年不㆑練也、)公卿一列、(例年、依㆓人數多㆒、參議列㆑後、今年〔頗立〕已上一列㆒也、)殿上人依㆓人數多㆒、五位列㆑後、拜舞了、還列㆓中門外㆒、(今度、關白不㆑被㆑練、)次女院拜禮、(中次、別當權中納言時忠、其息侍從時家取㆑沓、)今度、關白不㆑被㆑練、每事如㆑先、(但殿上人、依㆓人數少㆒一列、)拜舞了、關白已下大納言已上、昇㆑自㆓中門內方㆒、(中納言已下先出㆓中門㆒了、)大納言已下猶可㆑昇㆑自㆓中門外㆒歟、人々、俳㆓佪中門廊㆒、即關白退出、相次、左大臣退出、先被㆑觸㆑余如㆑例、次余參㆓九條殿㆒、(須㆓先參㆒也、而不〔○不一作㆑出〕立廻恣、仍忩參院也、)先㆑是、關白被㆑候、次關白參內、余相次參內、候㆓殿上㆒、左府內府等在㆑座、小時、關白著㆓殿上㆒、即氣㆓色左大臣㆒、起㆑座到㆓小板敷小戶下㆒、僕從一切不㆓出來㆒、極不便、良久而出來、次左府已下於㆓弓場殿㆒著㆑靴、狼藉之甚、無㆑物㆑取㆑喩、人々列立之後、經㆓數刻㆒、(職事、御裝束、懈怠之故歟、)職事、仰㆓聞食之由㆒、次關白已下、列㆓立對南庭㆒、(如㆓例年㆒、)主上著㆓御倚子㆒、拜舞了、右廻退出、關白被㆑參㆓御前㆒了、左大臣、及余遂電退出、(于㆑時後刻、)余參㆓高松院㆒、謁㆓女房㆒之後、歸㆑家、其後節供、(陪膳季長朝臣、)不㆑著㆑之、次齒固、此間、中將定能朝臣來、暫談退出了、余出行之間、公卿、弁官、殿上人等多來云々、今日、一員如㆑恒、又左番長重武、依㆓所勞㆒不㆓出仕㆒、仍召㆑假、(桒極正、)給㆓狩袴㆒如㆑常、今日、左府於㆓內裏㆒問㆑余云、去秋除目、內給名替下勘哉如何、余云、兩說共存事歟、付㆓一說㆒不㆓下勘㆒也、左府云、長治二年、有㆓其沙汰事㆒也、余分明不㆑答、(左府、被㆑存㆓可㆑下勘㆒之由㆒也、去年存、件名替被㆑勘之云々、是又一說也、如㆑此事不㆑可㆓偏執㆒也、)後聞、內弁中宮大夫、外弁上藤大納言(實國、)云々、內府盡㆑勤哉、

二日、戊申、天晴、巳刻、手水、（陪膳如昨、）弁官殿上人等來、余謁頭弁、（不謁他弁、）暫交語、長方云、御賀三月四日、後宴六日、試樂二月廿一日云々、又其所改鳥羽南殿、於當時御在所（法住寺、）可被行云々、萬人所庶幾也云々、又云、叙位左大臣可被參云々、頃之退出了、上官別參、進見參如恒、隆職頼業等不相伴、六位上官先以參來、召頼業、（隆職退出之後、頼業來也、）於簾前問叙位、女叙位之間事等、

一女叙位、輪轉勘文事、

申曰、水取、闈司、東豎子、已上三人載之、定事也、

一空勘文事、

申曰、自後朱雀院御時、不載可叙之者、只載例許云々、則是外記、不知可叙之者、只依年限、加階叙爵例、不漏其篇目、注載之也、至于男叙位者、知可叙之者、仍共勘載例、并叙人也、又御即位女叙位與恒例女叙位、混合被行之時、載例之様、頗有故實、而信俊之時有違失事、所謂、只載御即位例、不載尋常女叙位之例、仍追被召件勘文云々、

一重服〔者、〕載勘文哉否事、

申曰、信俊不載、然而事理服任之後、何不入哉、所存如此、又有其例云々、

小時、頼業退出了、

三日、己酉、天晴、是日、朝覲行幸也、午刻、著束帶、（螺鈿釼、紺地緒、不具一員、）參院御所、（法住寺殿、）上達部兩三祗候、待行幸之間、與中宮大夫隆季卿暫談話、其中、有青海波垣代作法事、申刻臨幸、（關白自閑路被參會、左右大將供奉、）余、左大臣等、隱閑所、不列立、以別當權大納言實房卿、被申臨幸之由、復命之後入御、關白降自中門內方、（脱身献沓、）候同北腋、兩大將入自中門、分居左右、〔左北、〕主上下御、（左宰相中將實家、頭中將實宗等、取御裾候前後、）入御々休息所、此後良久經〔程、〕次法皇出御、左大臣置衣筥、如例、次關白敷白袷、又以如例、（置鎮子之次第、先艮、次巽、次坤、次乾也、）次御拜、（御揖如恒、）次法皇入御、次改御裝束、次引陣、次重渡御、次召公卿、（頭弁長方、）次左大臣已下、（余於對代南廣庇立加之、）著簀子圓座、次被仰樂行事、（左雅長朝臣、右親實朝臣、）關白被仰〔云、〕樂行事、（微音、但彼等聞程也、）各向樂屋了、次振桙如恒、次兩方侍臣著階下座、次万歲樂、此間、給公卿衝重、（只關白、左大臣許也、〔○也一作居之、〕尚大臣等可居歟、）次勸盃頭中將、瓶子基親、（五位藏人也、）次地久、此間、供御膳、（陪膳新大納言成親卿、）舞了、置御遊具、

次召人着座、次御遊、呂、穴貴、鳥破、筵田、鳥急、律、青柳、万歳樂、更衣、五常樂急、御遊終頭、三條大納言實房取二御送物一、御本皴、褒レ錦、付二銀枝一、經二御前一渡レ西、次引二御馬二疋一、次給二公卿祿一、次公卿起レ座、次左大臣退出、次余逐電退出、

御遊召人、琵琶余、依二絃切一、即結續調レ之間、又轉手折了、仍不レ彈レ之、箏内大臣、依二所柱失一不レ彈レ之、和琴實家卿、頻彈レ樂、左大將云、和琴彈レ樂、是稀事也、晴御遊彈レ之、未二曾聞一云々、笙隆季卿、笛成親卿、篳篥定能朝臣、付哥不二見及一、可レ尋レ之、

今日舞、左、萬歳樂、太平樂、賀殿〔散手〕、陵王、右、地久、新鳥蘇、林哥、貴徳、納蘇利、供二御膳一了、主上入御、關白〔被〕褒二御饌一、實宗撤二餘饌一、公卿平伏如レ例、今日、主上不レ吹三給御笛一、無二舞人賞一、今日、御拜之間、拂二南庭雜人一、被レ閉二中門一、關白已下隨身、及近衞者等、皆悉被二追出一了、檢非違使入二中門内一拂レ之、未レ聞事也、

後聞、勸賞、院御給、修理大夫信隆、正三位云々、備中守光憲、叙二從四位上一、女院御給、中納言忠親卿、叙二從二位一、歸レ家手水、陪膳季長朝臣、齒固、姫居蔵餅等如レ例、

今夜、邦綱卿來、良久言談、退出了、

〔四日、庚戌、依二神事一、不レ參二法成寺一〕

五日、辛亥、終日雨下、此日、叙位議也、執筆左大臣云々、下官不二參入一、季長朝臣、依レ勸二濟飛驒、和泉〔兩〕國公文一、今日被レ定二功過一、即叙二從四位上一云々、飛驒國、或解由國也、而依二近代例一、進二已分解由一云々、又同國兩度拜任中間、被レ任二爲行一、其間、大勘文書様、已爲二新儀一、兼日持レ疑之間、嘉保之比、除不二著任一了、〇了一作レ之、國司有二前後一、吏〇吏一作レ史、交替之例、是又先例云々、任二彼例一、不レ令二爲行著任一、且是依レ爲二停任之者一也、只季長、以八年治國之定、作三上文書一云々、但爲行已一ヶ年收納、仍件年物返抄、返却帳等、季長不レ能二取續一、而又大勘文除二爲行一、前後頗相違、雖レ然、近代無二勘濟公文之者一、適有二此事一、且ハ依レ爲二人々大事一、官、及勘解由使不レ咎レ之云々、又兼日相二語參入卿等一云々、未刻、史持三來去年圓宗寺最勝會立紙一、申云、去年依二公事一參内、相府依二犬死穢一、空退了、過三三ヶ日一所二持參一也云云、申刻、外記持三來十年勞勘文一、留レ文給レ筥如レ恒、乙童著袴事、依二吉日一沙汰始レ之、大略可レ遂二予保元例一也、依二日次宜一、今日始念誦、凡毎日念誦、神事、殊密々時、及病惱、灸治、湯治等之外不レ退レ之、已〔餘二〕十年一了、依レ爲二恒例事一、日々不レ記レ之、

六日、壬子、陰晴不定、見二叙位聞書一、無二殊事一、在憲勘三申乙童著袴日時一、廿三日〔廿八日〕云々、可レ爲二廿三日一

之由仰信季了、

七日、癸丑天晴、白馬節會也、余奉仕内弁、近代職事兼辭聞上﨟參否、内々告示也、而于今無其告、若左府被參歟、雖不散不審、縱勤仕外弁有何苦哉、仍未刻、著束帶、色目如恒、參内、閑院第、人々未參、仍先參朝干飯方、先是、藤大納言祗候、暫〔以〕言談、招基親問左相府參否、對云、不可被參著、仍余仰云、可參入上達部等之許、早可令催〔促〕又關白御許可進人、申刻、頭弁長方朝臣參入、以女房奏覽加叙之畫注文、此後良久而上達部少々參仕、即余且着陣、關白未被參、于時日沒、相次、藤大納言實國、按察資賢、新中納言實綱、新宰相朝方參著、次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來、仰内弁、次余移著外座、使官人置軾、此次、以同官人令直履、次頭右大弁長方朝臣來、下下名、余置笏取之置前、不結申、先例也、長方朝臣、仰加叙畫、兩三人、即去了、次余以官人外記、可持參硯之由傳仰之、即自懷中取出折紙、密與之、所載者十八人、余取之、長方退、外記持參之、置參議座、次余目朝方卿、々起座移著參議座上頭、正笏候、余又目之、朝方進來、余置笏給下名、折紙同給之、朝方取之復座、次第書入之、先可候氣色、而不候〔之〕、可謂忘禮儀也、取副笏持來、余披見之處、朝方復座之後見也、叙爵者三人、書入五位篇之中、未曾有失也、四位之篇、書從上四位已上、五位篇、書從上五位已上、六位篇、書叙爵之者、定事也、而今以叙爵之者、令書加階之所、〔勿〕論事〔也〕、仍余問此旨、無所申、仍返給、令改書之、此間、仰參議令擧掌燈、朝方改了持來、余以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參筥之由、六位外記持來空筥、余入下名、招頭弁付之、次朝方復座、此間、成範卿參著、先是、隆季實房兩大納言又以參著、次余以官人召内記、内記參入、仰加叙之畫可作位記之由、密給折紙、次召大外記賴業、問諸司御弓奏、輔代國柄、造酒正外任奏等候否、賴業每度申候之由、余仰云、持參、寂未問外任奏、仍仰此詞也、問諸司之時、外記申云、左右馬頭共申障不參云々、賴業稱唯退去、即持參外任奏、余見了、賴業退、次召頭弁之間、持來下名、今度入仰筥、云、師高被書入武官下名如何、除夜被任加賀守、了、然〔者〕、可入文官也、件師高、本大夫尉也、而晦日追儺之次、任件守、而余都忘失朝方歟、將入武官、余不見告、自他共失也、可恥々々、余取之置前、便付外任奏、件筥在奥、下名筥在端、仍外任奏筥、自下名筥上、取越付之、是今案也、此次奏曰、御弓奏、内侍所可付歟〔又〕左右馬頭共申障不參者、頭弁參

上了、次余目朝方、成範在上、須召件人也、雖然、本役人也、仍目朝方也、成範不得其意、暫以不動座、座宰相卿頼隆〔示〕、仍起座了、朝方如初移著座上、即進來、余給下名、不給宮、取出給之也、朝方歸〔坐〕、改直進之、此間、頭弁返給外任奏、余取宮置前、不結〔申〕是一説也、頭弁仰云、令候列與、又仰云、御弓奏事聞食了、又以左近少將實敎朝臣爲左馬頭代、以右近少將公時爲右馬頭代者、余便付下名宮奏之、其儀如初、次召外記、賴業下外任奏、仰云、詞、幷御弓奏馬頭代事等了、賴業稱唯退去了、次六位外記參候小庭、申代官、其儀如恒、余仰朝方令撤硯、外記遲參之間、余起座、此間、外記參入、取硯退下、於陣東立蔀外着靴、又令押笏紙、此後儀、大略存例、有出御、但違例事、及異事等、粗記之、

一余奏叙位宣命之間、内大臣參入、進立中門邊、仍仰内豎、令立加兩面兀子一脚、本立二脚、余依下計我座之儀上、著第二兀子故也、

一供御膳之間入御、猶令供其殘、但不供一獻以下、是先例也、入御之間、左大將稱警蹕、

一内大臣左大將、令奏左右白馬奏、合指一枝、退下之時、右廻、此事有兩説、東禮之時、猶可左廻歟、奏宣命、暫還立柱下之時、右廻〔退〕下、及復〔座〕之度、可左廻歟、但有下執右廻之人上云々、兩説共存、不可謂失儀、抑、大將復座之後、問余曰、有下合指一枝之説上歟、余答曰、有兩説〔事〕也、是〔打〕任事也、

一宣命見參指樣如去年、白馬節共縱指入烏口也、

一賜下名之時、無兩度揖、是常説也、

一謝座之時、先突左膝、是又年來儀也、去年先突右膝也、

一依無坊家別當公卿、余、三獻之後、於軒廊角兀子寢殿巽東邊也、見奏、(○奏一作參、)少將實敎、傳〔取〕獻之、件人、爲馬頭代濟々、次將皆悉退出、一身兩役如何、如本指令持實敎、進弓場、付甚親奏之、復座、件奏留御所、

一朝方卿賜宣命之間、指笏了、後歩寄取之、不知故實歟、内弁指遣宣命之時、參議以左手作指笏、同時歩寄、以右手給宣命、即取副笏也、仍不經程、是故實也、今朝方所爲、逐文範卿先蹤歟、昔一條左大臣雅信、内辨之時、文範作法如此、爰大臣稱肱痛之由、引返宣命、是嘲文範之詞也、

一叙位宣命使、（左兵衛督成範卿、）御酒勅使、祿所、又同人也、例、宣命使朝方卿也、今日參入參議、成範、朝方、實守、賴定等也、而實守親族拜之時、不復座退出、賴定供御膳之間退出、仍所殘二人也、須朝方勤御酒勅使、二人各可勤兩役之故也、而下官思失、以成範令勤之、其後、祿所宣命使、一身雖兼、仍又以成範遣祿所之間、上臈勤三役、下臈仕一役、尤以無心事也、是下官恐昧令然也、

一諸雜事、仰賴定令催之、而中間退出、仍其後事仰朝方催之、件人本在奥座、而〔爲〕催雜事起座、復座之度著端座、是先例也、

一宣命拜了、更復座、拔匕下殿、近代無此事、爲不令絕此作法、余强復座、又命宣命使朝方同令復座、

一今日加叙之者、總十八人也、

一今日出入軒廊西間、准西第二間也、依一位也、

此外事、皆存先規、仍具不記之、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余、內大臣、大納言、（隆季、實房、實國、）中納言、（邦綱、實綱、）（不著座、）宗家、資賢、（依座狹不著座、）實綱、參議、（成範、朝方、實守、賴定、）隆季、實國、宗家、資賴、實守、賴定、〔等〕、早出〔了〕、

八日、（甲寅、）天晴、諸寺修正、並御齋會始、余不出仕、法皇幸法勝寺云々、

九日、（乙卯、）天晴、女房、幷姬君、始參女院御方、侍從寄車、未刻、少納言信季來、召簾前、仰乙童著袴之間雜事、大概可遂保元例（下官著袴也、）之由仰了、其日來廿三日也、自高松院可給裝束、彼間密々可有御物詣之由云々、仍可延引之由有其仰、故重問日次、二月之間、多注申之、以件日次申彼女院了、隨其左右可一定也、長光入道息元（○元一作光、）章可獻冊、（來十一日、）而件小屋、先例申請可然之所云々、仍令申可有沙汰之由、即下知政所親重、（年預下家司、）對捍申狀奇怪、慥可勤仕之由召仰了、今日、信季申年始吉書、（以職事國行傳覽也、）件信季慶賀之後、今日申拜賀云々、又加級之輩、多以來申慶賀、申刻、藏人勘解由次官平基親來、以職事國行令申云、來十一日可有女叙位、左府被申服假之由、可〔有〕御參者、答可謁之由、余著冠直衣出逢之、呼基親於前、（在前庇、）基親仰云、（其詞、如國行申狀、）余申可參之由了、〔基親問刻限、仰晚頭可參之由了、〕此次、竊可儲尋常筆之由仰

レ之、(是非二作法一、至二于叙位除目一者、給二硯筆等於外記一、女叙位無二其儀一、仍爲レ恐二惡筆一、密々仰レ之、是又先例也、)基親退出了、

〔十日、丙辰、陰晴不定、不二出行一、今日無二別事一〕

十一日、丁巳、天晴、此日、女叙位也、余始奉二仕執筆一、修二諷誦於十ヶ寺一、(八幡、賀茂〔上下〕、稻荷、春日、大原野、吉田、日吉、廣隆寺、六角堂、法成寺、日野、)戌刻、著二束帶一(蒔絵劍、如レ常、)參内、(閑院第、)先參二朝干飯一、候二(○候恐陪、或拜、)龍顏一、相次關白被レ參、(同被レ候二御前一、)次主上入御、此間、問二女叙位不審等於關白一、女房來、告二御裝束訖之由一、則余著二殿上一、(端座、小板敷座下、)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入レ自二上戸一、告二召由一、(先レ是、可二加階一之者、注二折紙一授レ余、此次、余問二基親一云、御手水女官、先例不レ見、近代如何、對曰、近例雖レ遲レ入二申文一、不レ叙歟、)余小揖、基親還二出上戸一了、次余起レ座經二上戸幷年中行事障子北、及南簀子等一、入レ自二御座當間一、著二孫庇圓座一、(著問儀如レ常、數二他大臣圓座一、)不レ深揖候、先レ是、出二御晝御座一、(御引直衣、猶二申文〔等〕於御硯筥蓋中一、置二其身、御座前帖上右方一、置レ之、空勘文加二表紙一、置二中文下方一、〔横〕)關白候二廣庇圓座一、(東面、如二叙位除目一、)上二庇御簾一、御座左右、(寄レ端、)擧レ燈、又執筆座上頭立二切燈臺一、同擧レ燭、御裝束儀如二官奏一、只以レ硯爲二關白座一爲レ異、次主上令レ目給、次余小揖、(稱唯、氣色也、)召二男〔共二〕、藏人能成參進、余仰云、基親召セ、藏〔人〕退下、次基親〔參〕上、(候二長押下一、)余顧二座下一仰云、硯、續紙、則持二參之一、余置レ笏、(右、)自二下方一取二柳筥一、(其筥置二硯一面一、〔瓦濟〔瓦濟恐凡〕稜誤〕紙於筥一、入レ〔之〕〕續紙二卷、墨一挺、筆二管、(指レ笠失也、)硯瓶一口、小刀一柄等、)引二寄前一置レ之、正笏候、又令レ目給、余〔小〕揖置レ笏、(右、)先取二續紙一卷一見レ之、(端許、)如レ本置二柳筥一、取二今〔一〕卷一見レ之、(端許、)件紙頗勝、仍座前横置レ之、(柳筥與二圓座一之間也、)自レ端内サマニ卷レ之、自二第三枚續目一、外サマニ卷二返之一、(此時、取二揚卷一置二端一枚許一、先問二申加階人數於關白一、關白云、兩三人、)卷合置二座前一、(横、此間不レ候二氣色一、)入レ水摺レ〔墨〕、拭二筆笠一、作二二卷一染レ之、如レ本置二柳筥一、取二續紙一、今少卷二寄端方一、染レ筆、(一卷、)書二從五位下一、(上置二一寸三分許一、)置レ筆、置二續紙於前一、(横、)此間、關白被レ指二遣空勘文一、(加二表紙一、叙爵者申文十餘通、各付二短冊一、等、先レ是、未レ持二參續紙一之程、關白膝行、進二昇御座間西邊一、於二長押上一指レ笏、取二御硯筥蓋申文一、〔作レ蓋〕左廻復座、置二硯蓋一、於レ前拔レ笏置レ右、撰二出申文等一、)余取レ之置二柳筥左一、(引去置レ之、權助文在レ東、申文在二其西一、)解二短冊一、少撚置二柳筥上方一、(硯下、)置二申文〔於〕柳筥右一、撰二取藏人申文一、(短冊曰(○曰一作レ被)藏人申爵二通、結二加之一、)廻二柳筥一、申二關白一曰、作二二人一可レ叙レ之歟、對曰、可レ然、余取二一通一、頗向二座下方一披レ之讀レ之、(其詞無二殊作法一、只申文ニ令レ書ヨル、定之人名小狀等許チ讀申也、)押合候二氣色一、(無二指勅許一、後無二此儀一、)後能見二定人名一、〔如レ本〕卷レ之、置二柳筥左一、(西也、自レ今、一通申文ハ是非二作法一、)取二叙位一染レ筆、端置二二三行〔許〕上一、引二下一字一叙レ之、(平朝臣近子尻付曰、藏人、)置二筆〔於本所〕一、端置二二行〔許〕事、爲レ書二掌侍一也、此事先例不レ同、

或不レ置二行掌侍書末一、或置二行掌侍書上一、仍問二申關白一之處、我勤二仕執筆一之時、置二其所一之樣、所レ覺悟一也云々、兩説共存、今依二關白命一置レ之、

讀二申叙(位)一置レ前、(横、於二叙位一者、無レ置二硯上一之儀一、常置二座前一也、)取二申文一、名上懸レ勾、(置レ筆、)卷レ之置二柳筥右一、(頗取不レムル事如二叙位一、)次叙二今一人一儀同前、(藤原朝臣雑子尻付同前、)次取レ笏奏曰、院宮ノ御申文、(字末サマ不二分明一、)(無二指勅許一、如レ常、)次召二男共一、能成參上、仰曰、近衛司(ハ)誰候哉、申曰、隆房朝臣候、余曰、召セ、藏人退了、次隆房朝臣、(右近少將也、)參進、余仰云、(頗顧二座下一如レ常、凡召レ人仰二雑事一之時、毎度如レ此、)院宮ノ御申文、(如二奏聞之儀一、)隆房退下、次余申二關白一云、且可レ叙歟、關白(云)諾、余撰二取御匣殿藏人申文一、(御匣殿挙状也、彼所命婦加署、)叙レ之、其儀如二藏人等一、(藤原朝臣業子尻付曰、御匣殿藏人、)

普通例、藏人一人也、仍叙二藏人、御匣殿藏人等一之後、召二院宮御申文一、今度被レ叙二藏人二人一、仍召二御申文一後、叙二御匣殿藏人一也、是又先例也、已上(三)人(也)、不レ見二合空勘文一、

此間、隆房朝臣持二參院宮御申文一、(申文、懸レ勾之間也、卷二申文一置二柳筥右一之後取レ之、)余目二座下方一取レ之、五(通)、各加レ封(如レ恒)、置二柳筥右一、(〔左〕縦、)隆房曰、自二余所一、自レ是者、次余氣二色于關白一、關白被レ示二可レ奏之由一、次押二成文及柳筥等於座下一、(右也、)次取二未叙

之申文、空勘文等一、同置二座下方一、(柳筥(左)右(歟)、)參上之時、不レ可レ礙二裝束一之程ニ押遣也、又説、於二未叙申文、空勘文一者、猶在二座(上)方一云々、今夜申二博陸一、(答曰、猶可レ推二座下一、仍押レ之、)次指レ笏、(或數少之時、取二副笏一、兩説共存、但及二五六通一者、猶可レ指レ笏歟、(仍)所レ指也、)取二申文一直起、(先右足、)進自二圓座前一、跪二長押下一、(先跪二左膝一、)一兩度膝行、昇二長押一、(當二(ロ)帝中央一、先昇二右膝一、)膝行、(三度許、)就二御座前一居定、(或居、)取二返申文一、(逆申文下ナ、上方引二廻之一、)坐頗及テ置二御座端一、次(逡)巡、(一兩度、)拔レ笏退二下自二長押一、(先左膝、)頗向レ乾起、(先左足、)左廻到二圓座前一、突二左膝一、左廻シテ居、(不レ正二本座一、少逃二片足一、)少磬折候、主上取レ文置二御前一、一々解レ封、引二禮紙一、(置二座右一、)一通之中、卷二籠他申文一、指二置御座端一給、(禮紙卷レ之、入二御硯筥一給、)余少忩起如レ初、跪二長押下一、一兩度膝行、昇二長押一、左右膝ナ昇セ訖テ居定、指レ笏膝行、如レ初就二御坐前一居定、給二御申文一、返取逆(逡)巡、下二長押一、起到二圓座前一、左廻サマニ居、(今度正座、)置二御申文於前一、(縦、)拔レ笏、(置レ右、)先取二空勘文、未叙申文等一、置二本所一、引二寄柳筥於(前)一成文如レ本置レ之、並二置御申文於柳筥左一、(西上、無レ加二陪申文一、)先取二第一御申文一、頗向二座下一拔レ之讀申、(共詞、八條院、正六位上藤原朝臣長子、右當年御給爵所レ請如レ件、狀ニ任テ讀申也、)押合候二氣色一、(後々無二此儀一、)見二定名字一、如レ本卷レ之、置二柳筥左一叙レ之、又讀二申句一、御申文置二柳筥右一、(不レ引二裹紙一、)如レ此乍二五通一叙了、作法同前、次取二內教坊申

文、解短冊、讀申敘之、（內教坊采女等、依爲年爵、強不見合勘文、故實也、）又讀申句、申文置柳筥右、（任之間作法、已下皆同、）次取空勘文、引禮紙、自奧細卷、（取ヒラムル事如恒、）置柳筥右、（成文同所也、）空勘文ヲ自端奧サマ卷ヲ寄敘爵[之]所、如本置之、次取掌侍申文、二通、撤短冊敘之、（藏人上、）件申文等不載年限、仍申關白、關白曰、然者、以何可見合勘文哉、余申云、尤違例也、但近古以來多以如此云々、不敘不載年紀之申文者、大略一切不可被敘歟、隨宜被敘如何、關白云、早可敘者、仍敘之、他申文等、皆悉不注年限、猶不可然事也、次女史、（內侍所口奏[也、]）采女（御膳宿奏也、件采女、內教坊ト同ク可敘、而女史次書之、不可然歟、但如此類、全以無次第事也、）等、先余申關白曰、近代、大輪轉絕了、而件女官等可敘何哉、近例、大略悉被敘歟如何、答云、彼（○彼一作皆、）可敘者、此中有御手水女官申文（短冊、）余申云、近代不被敘御手水歟、隨舊簿之中、御手水所付不見也、如何、答云、然者不可敘、仍不敘也、件申文付短冊、返上關白、（不敘之申文、且返上關白、先例也、）又女孺申文、姓曰石原宿禰云々、件姓、非內（○內一作同、）階、申合關白、同被答此由、仍暫置座前、橫、次氣色關白、奏（○奏一作答、）曰、輪轉勘文、次召男共、藏人參上、余仰云、弁ハ誰カ候、申云、弁不候、余云、基親召オ、（今夜、基親之外無他職事、又無殿上弁、先例、以殿上弁、若藏人頭、召件勘文也、共不候者、用五位藏人、又先例也、今夜已無他人、仍以五位藏人召之、）次基親參上、余顧座下、仰曰、輪轉ノ勘文、基親（退去、）次余敘掌縫、此間、基親持參件勘文、余自座下方取之、引禮紙卷之、置柳筥右、（如空勘文禮紙、）披見勘文、奉關白、（或說、不開見奉之、）關白見了返給、余取之、委披見、寂初書闕司、（年限遠者ヲ書初、是例事也、）見了置硯上、取闕司申文、（內侍所奏也、）見合勘文、讀申文、不讀勘文、（讀否不審、仍問申關白、被示不可讀之由、仍不讀之也、）敘之如恒、勘文、并今二通（東豎子、水取、）申文等、返上關白、（已上、除輪轉之外、皆見合勘文、但申文不載年限、然者、只氣色許見合也、）次取命婦申文、二通、申關白曰、乍二人可敘歟、被答曰、可然、仍敘之了、（命婦不載[定]空勘文、者也、仍不見合[之]、）余取出基親所授之注文見之、命婦一人可敘之[也、]（惟子也、）今一人不入之、以此旨申關白、關白云、然者可摺、但若年限相叶者、雖二人何事[之]有哉、可尋問歟、余召基親問之、申云、年限事、不覺悟、可問女房、即歸來曰、年限已至者、余曰、有被敘二人之例乎、申云、常事也、三人尙以敘之、況二人哉云々、余以此旨、申關白、關白云、然者[不]可摺、仍余不摺除之、

件命婦須在掌侍下、藏人上歟、而闕其所之時、

僅置二一行許一、仍寂末書レ之、余申下合二關白一、被レ答云、命婦書所、不レ覺悟一、可レ依二先例一、但於レ今者書レ末、何事之有哉云々、

次從下皆悉叙訖、其奧ニ書二外從五位下一テ、叙二女孺一人一、次更端サマヘ卷寄、此間、關白給二加階申文等一、余取レ之置二空勘文左一、如レ初、先レ是、見二短冊等一、典侍、并一加階也、合三通、（典侍二通、一加階一通也、）余先染レ筆書二從五位上一、欲レ叙二一加階一之間、關白被レ示云、有二一加階一ハ、早可レ召二勘文、余申云、大輪轉入レ內、一加階近代絕了、依二申文一雖レ被レ叙、於二勘文一者、不レ召レ之歟如何、猶可レ問二外記一歟、重被レ命云、早可レ問、仍召二基親一問二外記一、（基親先申云、近代絕了云々、）歸來申云、外記申云、件三勘文近代絕了、仍不レ候云々、余申二此旨於博陸一（々々）云、然者勿論云々、卽先叙二典侍一人一、（今一人不レ可レ叙、仍作レ付二本短冊一返二上關白一、）次叙二一加階人一、

件一加階、命婦也、抑、命婦申二一加階一之時、尻付可レ注二命婦一歟、帶二掌侍一之者、未レ至二掌侍年限一、以二從下一一被レ叙之時、尻付可レ爲二從下一一之由、見二土記一、仍（問ヒ）申關白一、關白云、舊記無二左右一、但雖二命婦一、依二一加階勞一、被レ叙之時、何不レ注二其由一哉、未レ得二其意一者、被レ示旨有レ理、加之、命婦二人也○也一作巳叙爵、今又加階、太可レ謂二過分一、且又件女房、依二命婦方一預二加階一歟、將依二一加階勞一歟之由、尋二基親一、（仰二一加階勘文事一之次也、）基親云、是依二一加階勞一令レ叙也、命婦方ニテハ被レ叙二從下一也云々、仍尻付曰、從下一、土記之說不審、仍爲二後鑒一、記二子細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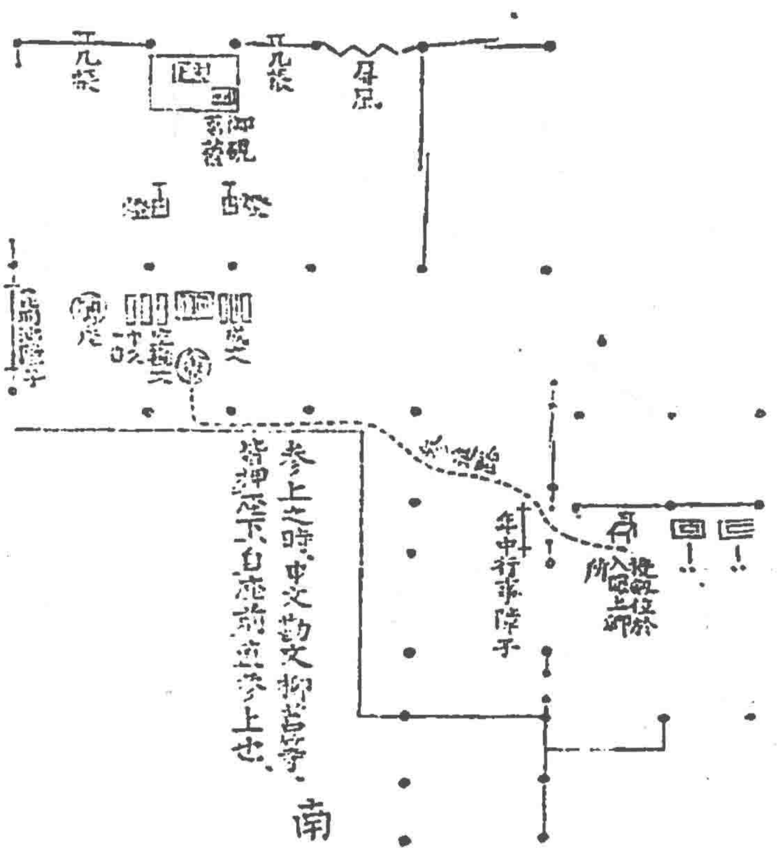
次卷二空勘文一、（不レ加二裹紙一、）返二上關白一、關白取レ之置二硯筥蓋一、不叙（之）申文四通、同被レ置レ之、次叙位奧書二年號月日一了、頗向二座下一、放二叙位奧餘紙一、（自二第三枚續目一放レ之、）端サマニ卷テ、如レ本置二柳筥一、次卷二叙位一、更奧サマニ卷テ、覆勘卷了、置二柳筥左一、（縱、）次取下所（解）○解一作レ餘、置二硯下一之短冊上、卷二籠叙位奧餘紙一、（余先申二關白一云、可二卷籠一歟、將如レ本可レ在二柳筥一歟、（答）不二分明一、）次硯已下雜具、皆悉取出テ、置二座下成文南方一、（硯上向二御所方一、）成文等押二東方一、（續紙ハ縱ニ、成文西ニ置レ之、柳筥ハ、本置タル定に橫サマニテ置レ之也、是非二作法一、今案也、）次置二叙位於柳筥一、（縱置タリ、）或說、以二小刀一切レ之、或說不レ切レ之、余問二申關白一、被レ答云、不レ可レ切者、不レ切ヨ放之一（也、）次指レ笏取二柳筥一、（左右手取レ之、以二左大指一押二叙位一也、）起參進奏レ之、（其儀一如レ奏二院宮御申文一、取ヨ廻柳筥一、又同、）逡巡拔レ笏下二長押一、起テ居二圓座下一、（不二正レ座一、如レ恒、）主上御覽訖、令レ置二座端一給、余參進、於二長押上一指レ笏

取ニ柳筥一、引廻如レ恒、退下復座、置ニ柳筥於座前一、拔レ笏置レ右、取ニ敍位一、置ニ柳筥左一、次取ニ續紙二卷一、如レ本置ニ柳筥一、又取ニ硯已下雜具一、如レ本調ニ置之一、取ニ成文一如レ本、置ニ柳筥右一、余申ニ關白一曰、可レ結ニ成文一哉否、被レ答云、我執筆之時、不レ結レ之者、仍不レ結、如レ本在ニ柳筥右一也、次余取ニ副敍位於笏一、深揖退起、右廻經ニ本路一、入レ自ニ上戸一、居ニ御倚子前一、目ニ入眼上卿宗家卿一、自レ本在ニ端座一、卿進來、余置レ笏授ニ敍位一、納言同置レ笏取レ之、余起レ座參ニ御所方一、卽退出、于レ時子刻、



是硯躰也、五位藏人、不レ知ニ案内事一也、是筆二不レ指レ笠、而乍ニ二卷一指レ之、如何々々、仍余起座〔之〕時、不レ指レ笠起座也、

御殿御裝束指圖　……朱線



從五位上
平朝臣總子典侍、
平朝臣靜子從下一、
從五位下
藤原朝臣朝子掌侍、

平朝臣種子掌侍、
平朝臣近子藏人、
藤原朝臣維子藏人、
藤原朝臣業子御匣殿藏人、
藤原朝臣長子八條院當年御給、
藤原朝臣隆子高松院當年御給、
平朝臣知子建春門院當年御給、當年字、尋常不レ書也、又說、書レ之、頗秘事也、
藤原朝臣賓子太皇大后宮當年御給、
平朝臣滿子中宮當年御給、
中原朝臣全子內敎坊、
藤原朝臣包子女史、
藤原朝臣保子采女、〔本此行付入歟〕、
淸原眞人吉子掌縫、
〔中原朝臣能子闈司、〕
藤原朝臣惟子命婦、
藤原朝臣倚子命婦、
外從五位下
石〇石一作レ在、原宿禰友子女孺、
安元元元字尤失、改二二字了、〇元一作レ二年正月十一日、
十二日、戊午天晴、午刻許、基親送レ書、披見之處、其狀

曰、
去夜、女敘位簿、內々尋取、披見候之處、年號元字候、仍密々令二進覽一候也、須二持參候一之處、所勞更發之間、乍レ恐跪令二進覽一候也、以二此趣一可下令二申入一給上候、基親恐惶謹言、
正月十二日　勘解由次官平基親上
進上　甲斐權守殿
余披見之處、已有二元字一、未曾有之失也、凡不レ能二左右一、去夜〔一二〕切不二覺悟一、不レ足レ言事也、以二不肖一居二高官一、故致二此失一、付二冥顯一多二恐惱一者也、當時〔之恥辱〕、後代之嘲哢、爲レ家爲レ身足二歎息一、嗟乎何爲々々、改直返遣了、
十三日、己未天晴、午刻許、參二女院御方一、侍從今年始出仕也、直衣如レ恒、前驅二人、殿上人二人、侍三人、童一人、重武子、先參院、按察使賓賢卿出來、入二見參一、又歸來傳レ仰、有二取聊亂事一、不レ能レ謁レ之、勅命云々、可レ謂二過分一云々、女院聊風氣御座云々、仍御所邊無二他事一云々、次參內參二御前一、退出之間、主上出御、召二出童一御覽云々、次參二博陸殿一、被二對面一云々、入レ夜歸來、
十四日、庚申晴、御齋會終、及諸寺修正竟也、今夜有二僧

事二云々、不レ及二殊事一歟、
十五日、辛酉、晴、晩頭、參院、建春門院、此兩三日御風氣
御座云々、仍以二藏人一、申下入二參上一之由上、參內、藤大納言
實國卿候、數刻言談、靑海波、垣代之間事、條々〔子細〕
談語、大略同二于隆季卿一歟、此卿自レ本與二內府一不快
〔之人也、〕亥刻許退出、
十六日、壬戌、晴、召二少納言信季一、仰下來廿三日乙童著袴
延引之由上、（故季行卿女、一昨日夭亡、依レ爲レ姨、可レ有二十日假、一月服一、吉事有レ憚之故也、）此次語曰、基
親申曰、中宮大夫（隆季）、語二右府一、練二習公事一、作法神妙、
無二止事一也云々、余仰云、女叙位文書內々可レ送之由、
先日（女叙位日也）、仰二基親一、而于レ今不レ送、尋繼可レ進者、是
雖レ非二正法一、又先例也、今日、女房除服、日來依二月障一、
在二別棟屋一、（其程太遠）、而之間、一昨日服假事出來、雖レ須
レ出二郭外一、先例於二妻室一者、居二住別屋一、強無レ憚歟、隨
又神事之躰、強不レ密、仍不レ出也、今日依二日次宜一、仰二
行賴一、問二除服日於時晴一、（余神事之間有レ憚、仍女房直傳二仰行賴一、）行賴申曰、今
日吉也可二參入一云々、秉燭參入、於二家中一除服有二其
憚一、仍於二門外一有二此事一、召二人事一、陪膳行賴、須レ坐二君
達一可レ勤レ之、而依レ不レ候、用二行賴一、爲二家司一之故也、
便送二職事良盛一、〔也、〕於二除服之後一者、雖二假日數內一、

敢不レ憚レ之、余依レ有二所見一也、時晴密々來、示二天變
事等一、
一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辛丑、夜子時、地震、（正月節、）天子、及
大臣愼、　又〔江河枯渴、〕幷疾疫等、宮室有レ憖、又
兵起云々、國有レ喪不レ出二一年一云々、
一今月六日壬子、昏戌時、月犯二塡星一、（相去一尺二寸所、）占文同
前、但女主惡レ之、貴人死、又有二大風一、天下有二災起一、
期三年一云々、魏靑龍二年十月、有二此變一、三年正
月、太后郭氏惡レ之、晉安帝隆安四年正月六日、有二
此變一、七月太皇后李氏惡レ之、
一同七日癸丑、夜亥時、月犯二畢第六星一、（相去六寸所、）賢臣死、
女后執政、大二赦天下一、　小人誅二天子一不レ出二一年一、
大將憖、北陸國有レ愁、天子誅滑、急有二遊兵一、貴人
死云々、
翌日、信季申云、去夜節會內弁右大將云々、無二殊
事一歟、
十七日、癸亥、天晴、不二出行一、今日、年始政云々、上卿、（資綱卿、）
弁光雅等初參云々、
十八日、甲子、晴、今日、蓮華王院修正、有二御幸一云々、亥
刻許、基親送二書於基輔一、令レ進二女叙位、成柄勘文等一、

余密々依相尋也、依基輔〔不〕候、以光經傳仰返事了、成殘申文、又可進之由同仰了、

十九日、(乙丑)晴、基親進女叙位成殘申文四通、秀才(菅長守、)給料、(菅在高、在茂子也)等、昨日被仰下云々、長守定綱等、論申秀才、長守任日上臈、定綱文章生也、以〔各〕申旨、被問儒卿三人、(資長、永範、俊經、)各申長守有理之由、仍被仰下云々、在茂子學問料事、儒中傾奇云々、在茂雖爲菅家、位僅從上五位、已末儒也、非內擧之次第、未曾有如此淺位之者、擧其子之例、云々、又其息年齒十六、未知其賢愚之人、嗟呼道之陵夷、蓋在于此時云々、余憶此事、菅家之餘流、可異他天神、定無非分之冥助歟、其望若乖神慮、必有其驗歟、猥任雅意、不可云可否事也、左相府推擧云々、

廿日、(丙寅)晴、今日、侍從除服云々、出河原除之、宗雅來、語宇佐使道之間事、有比興等、

廿一日、(丁卯)晴、依例旬祓、陪膳行頼、午刻許、定能朝臣來語、靑海波、垣代事、可用兩說之由、被宣下之間、中宮大夫、及光近等、欝憤太、已申止了、重以經房朝臣、被尋仰內大臣云々、凡此間事、太以這諱、及暮雨下、

廿二日、(戊辰)陰晴不定、入夜雨下、明日於法皇宮、可覧御賀舞、(初度、)云々、如仁平例者、人々有別催參入、今度無其催、人々皆可推參之由、經房朝臣所示送也、

廿三日、(己巳)陰晴不定、此日、法皇始覧御賀舞〔事〕(日來御于南殿、而先例於可有御賀之御所、不覧御賀舞之由、其儀出來、仍渡御北殿云々、)未刻著直衣、(網代車、隨身布衣、如仁平例者、大臣烏帽子直衣、公卿之中、布衣之人々相交、今度、左右大將、隨身上﨟冠也、而關白隨身布衣也、余又存仁平例、不整威儀也、)參院御所、(北殿、七條殿御所是也、)先是舞始、關白以下公卿卅余人候簀子、幷中門廊等、皆冠直衣、宗家、雅賴等卿束帶、大納言已上候簀子、及寢殿西廣庇等、余經中門廊、透渡殿等加座、地久舞訖入之間也、(先是爲歲樂舞了云々、)當西透渡殿、南北行、敷紫端帖二行、爲樂人座、(任座次著之、)其後、(中門北廊溜邊也、)時秋已下樂人等、〔同〕祗候、光近、忠時已下左右舞師等同交居、(已上皆布衣也、)當樂人座南妻東、立大鼓鉦鼓、其東立左桙六、(南北行、)舞、舞人、皆淺履、

左万歲樂、(余不參之前、舞了、)

太平樂、(舞人皆帶劔、取桙如恒、)右袒入自西中門、

胡飮酒、(無答舞、源大納言定房卿息五〔○五一作九〕歲、天冠總角、無夾〔形〕打懸袍袴等如恒、其舞無失、又練習實不異成人、繼祖跡、可感歎、舞了昇自中門內方、交居公卿座之中、見物、)

青海波、先輪臺四人、頼實、實敎、成經、淸經、不帶劔、親〔先〕光近進候樂人座後、奏仕詠唱歌等、笙經家、笛奏通、篳篥定能、唱歌之後、先笙付之、次笛、次篳篥付之、次青海波二人、維盛、成宗、帶劔糸鞋出庭中、相替出舞、共以優美也、就中、維盛容貌美麗、尤足歎美、光近發詠唱歌、如輪臺、今日舞、無恒代、

陵王、中納言宗家猶息、年十一、裝束天冠等、如胡飲酒、但糸鞋也、定能奏通等朝臣、扶持之、其舞又以神妙、尤得其骨、凡四箇之妙舞、一同之賞翫也、

右、地久、余不參之前、舞了、

新鳥蘇、少將二人、帶劔、侍從二人不帶劔、有様歟、

散手、林歌、

舞了、日没程也、樂人等起座、無退出、音聲人々起庭、關白先退出、次左大臣、次余退出了、今日、散手終頭、隆季卿申上曰、次第傳申、日不暮者、可副舞之由有仰、可覽何舞哉、左大將示余云、申關白、此問、左大臣暫起座、關白云、內々可被申云々、隆季招經房、經房經樂人座後、參欄下、取笏、隆季示此由、經房昇自中門內方緣、經同緣、公卿等座前也、就寢殿西面簾下、以女房、傳奏之、仰云、可計申云々、一兩度往反、自高上往反也、遂可副陵王、林歌等之由有仰、經房仰隆季、隆季卽經本路、着中門南腋座、隆季直示仰樂人等、卽發亂聲、陵王出也、

今日、女房等頗出袖口、非打出、殿上人經房、親宗、光長、等、候中門內南腋、敷座、又院御隨身等、布衣、副南屛候、又左右大將隨身等、候中門南廊邊、關白、幷余隨身在中門左右、

樂人、

左中將定能朝臣、篳篥、左、同泰通朝臣、笛、左、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笙、左、左少將有房朝臣、笙、右、已上前座、

右少將公時、笛、右、散位季信、篳篥、右、左兵衛佐資時、笛、左、侍從隆保、笛、右、右兵衛權佐盛定、篳篥、左、刑部少輔隆雅、笛、右、

已上後座、

樂人皆布衣、强不折花、只例尋常布衣也、打物、

殿上人不應召、雖參入、於閑所見物、

舞人、其裝束、皆以盡善盡美、〔錢〕金銀、裁錦、口、追具可尋注之、

左、

左中將頼實朝臣、右少將維盛朝臣、右少將成經朝臣、左少將實敎朝臣、左少將淸經朝臣、左少將成宗、

已上舞師、皆悉光近也、

右、

右少將隆房朝臣、師好方、右少將雅賢朝臣、師忠節、侍從時家、師好方、侍從公守、師近久、

〔廿四日、己巳、公遣信季、申明日可參之由、〕

廿五日、庚午、信季參上、給大間成文、仰可作進公卿給之由、

廿六日、辛未、或人云、除目自明後日可被始行、執筆左大臣云々、

廿七日、壬申、晴、未刻、頭弁長方來、以職事信光、傳進祭主卿申權大司大中臣祐光、申重任事解狀、仰〔之〕由、令勘例云々、又曰、自明日可被始除目、可參仕執筆者、余答可相逢之由、即著冠直衣謁之、申可參執筆之由、小時、長方退出、件解狀須下同人也、然而別被置神宮弁、即兼光也、仍兼光今日可來之由召仰了、申刻、信季參來、公卿給作進也、大間成文、相具進之、入夜兼光返事到來云、持病發動無為術、明日相勞、明後日可參入云々、仍即以消息(非自筆、以人令書、但我消息躰也、)下之、深更返事到來、早可下知云々、但御教書被載親光、如何云々、奉書之者書誤歟、付本解可下知〔之〕仰遣了、明日早旦、大外記式部丞等可來之由可仰遣之旨、仰信季了、自今夜始除目祈等、

廿八日、癸酉、天晴、此日、春除目初日也、余奉仕執筆、為初、自今日三ヶ日奉幣於春日御社、(付幣物於正預也、)又修諷誦於十ヶ寺、(八幡、賀茂上下、稻荷、春日、大原野、吉田、法成寺、廣隆寺、清水寺、六角堂、)巳刻、信季參入、(束帶、)午刻、式部丞宗成參來、以信季給停任勘文、(有禮紙、如常、)同刻、大外記頼業參上、先以信季問余年給事、(政所申狀、與外記存旨、有相違事、仍所尋問也、付外記申旨、今年可上目申文之由、召仰已了、)次余著冠直衣、於外出居召頼業、(信季傳召、)仰文書可相具之由、此次、問除目雜事等、頼業申曰、上召使、近代依望擬不被任之、雖被任目、強不可愁申事也云々、余云、然者、須上望目之申文也、頼業申云、可然、即退下侍所、進除目文書等、(副目錄、大間不及〔能〕披見、大間同所持來也、)留目錄、返給大間文書等、又硯筆墨等、(筆墨等横裹之、非如立文也、)又以信季下給之、裹樣如去年冬、(一禮紙〔之中〕卷籠之、)以同人給公卿給、停任勘文等、戌刻、著束帶、(如例〔但〕蒔繪劔、紺地平緒、櫻張下襲、康平四年、嘉保〔元〕年、長治二年、永久四年、皆著給件色、是皆初度也、余於執筆、雖非初度、至春已最初也、加之、去々年依為冬、不能著櫻、仍今度用之、凡不必限初度、雖後々可著用、故殿常令著給、且是張下襲、進退叶度之故也、)參內、(閑院第、)先參御所、亥刻、關白被參、而誤被帶螺鈿劔、忽以覺悟、蕭騷無極、共殿上人等之中、雖被尋蒔繪劔、各不相具云々、此間、余著陣、(奧、)先是、實房、實綱兩納言在座、次余移著外座、以扇直履、使官人置軾、此間、參議朝方實家等著座、

即頭右大弁長方朝臣來就軾、仰召仰事、次余召頼業仰之、(其詞曰、自今日可有除目、召仰諸司與、)頼業稱唯退下、次召弁、權右中弁親宗朝臣來就軾、余仰詞如仰外記、親宗稱唯退下、小時、藏人來召、余已下小揖、次余召外記、〔大外記〕頼業參著軾、余仰云、筥文候哉、頼業稱唯退下、(今朝、頼業申云、永久四年、初日、大外記奉筥文事、第二三日、六位承之、今度同可然歟者、余仰云、長治永久共以如此、早可存此由者、)此後、筥文遲々、仍仰朝方卿、以官人令催之、即列小庭、(六位外記三人、史生一人、西上南面如常、)次余已下列弓場殿代、其儀如去年去々年〔等〕、(余東面、納言西上北面、參議〔南上〕西面、)次外記列立納言之後了、次余揖、(納言已下答揖、)著殿上端座小臺盤下、(攝關白被坐御倚子前、)即關白著御前座、相次余著座、(兩面帖、)次實房、實綱、朝方、實家等、置筥文著座、(納言座前、掌燈頗迫北立之、而實房卿、經件燈臺南、已下三人如例經燈與座之間、又實家就著座之時、更下長押著座末、頗無便宜歟、)次召余、(御簾動也、)關白著御前圓座、次關白傳召余、余微唯、揖經簀子、昇自御座間、先著第二圓座、(攝數三枚、)依重御氣色、(御簾動、)又揖、更起著第一圓座、深揖引寄下襲裾、(如例、頗座下方、引寄之、裾方ナ下ニテ樛置也、)正笏候、次御簾動、次余微唯、(小揖也、下劾之、)已置笏、(右圓座與板之間也、)以右手、(依所便、以右代左、)也、移第一筥文書於第二覽筥、(四所籍ハ、指出テ置之、不並置也、)披見闕官帳二卷、留置一筥、次以右手取上一筥、以左手、押硯筥於其跡、以一筥、置硯跡、(○跡一作前、)又披見闕官帳、(各一枚餘許、)指笏押硯已下於座下方、(左手、)刷袖取筥氣色于關白、膝行就簾下、取廻筥、(巡筥下ナ、座下方ヘ取廻也、)以左手褰簾、以右手指入筥、逡巡拔笏、小磬折候、(逸右足、不正座、)次御簾動、余忩指笏、進寄褰簾、給筥引廻、(文下ナ、座上二引廻也、)退著本座、拔笏置右、置替硯與一筥、(以右手取上一筥、以左手引寄硯於本所也、)引寄末々筥、(第四筥違、仍以笏引寄之、)以四所籍、並置第一筥、(西上內狹進歟、)取笏祗候、次御簾動、余微唯、先召男共、(藏人參上、)令直掌燈、依其燈甚以迫座也、次置笏取出大間、置硯上、(左方也、)撤禮紙、(押卷テ取之也、)自奧細卷入硯下方、(頗取平メテ入之、如常、)樛大間於座上、(南北妻如常、其長二尺三寸、是長治二年、知足院殿令樛給寸法也、去々年去年共二尺六寸許樛之、故殿常令用此說給也、此兩說共家說也、)居直取笏候、(樛之間、逸右〔足〕、是定事也、)依仰小揖置笏、入水摺墨、(三百餘度、是非指口傳、隨便量其程也、)染筆、(二卷、)如本置之、取內豎勞帳、頗向座下披之、更向前、微音讀申之、其詞曰、內豎所頭正六位上藤井宿禰濟貞、望△伊勢少掾、(只狀ノ任〔三〕讀申、無指作法、)讀了押合候氣色、(無指勅許、)見定名字、如本卷之、置硯上、取寄物、(在硯下方、)見掾闕、(○闕一作缺、)作卷合、如本置硯下方、披大間、染筆、(一卷、)書載了置筆、讀申大間、其詞曰、伊勢少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

淸貞、不レ讀二尻付一、又讀申之時、以二左手一頗取上テ讀レ之、如レ恒、引二掩之一、取二勞帳一染
レ筆、懸二勾於任人一、不レ任所一、置レ筆、令レ任タル枚ヲ頗押折
テ、卷レ之、披二次々枚一之時、爲レ易レ見也、如レ本置二硯上一、取二寄物一突
レ點、入二硯筥一、

伊勢少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淸貞內竪頭

次取二內竪勞帳一引披、次枚讀申、其詞曰、院散位位姓
尸名、今度不レ讀二內竪字一、又無二推合一、候二氣色一之儀、下効レ之、任二卷重一次第任レ之、無二指次第一也、已卷レ之置二
硯上一、見二寄物一、開二大間一任了、又讀申引二掩大間勞帳一
懸レ勾、寄物突レ點、次第如レ初、凡令レ任之作法如レ此、
次任二喚內竪一、已上三人他家任二人、召二院宮〔ノ〕御申文一、家說任二三人一召レ之也、

武藏掾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時正內竪散位勞

美作少掾正六位上橘朝臣友正喚二內竪一

次取レ笏奏曰、院宮ノ御申文、中字末不二分明一、次問二在レ座之參
議於實綱〔卿〕一、先レ是實房卿退出了、申云、皇太后宮權大夫、左宰相
中將、余召云、皇太后宮權大夫藤原朝臣、卽朝方微唯
參上、退下了、次任二內竪一殘二人、奏時天曆籍等也、任了、引折之
所ヲ如レ本展テ卷レ之、入二第二覽筥一、

和泉目正六位上八烏宿禰末國奏時

伊賀目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助遠內竪天曆籍

次取二校書殿勞帳一、欲レ任之間、朝方持二參院宮御申文一、
此間、關白給ア並二硯筥置一之申文等上置二座前一撰二分之一、余返二置勞帳於本宮一、自二座下方一
取二御申文一、朝方〔云〕、皇嘉門院白川院ハ自レ是、□□□□置二硯左一、縱、氣二色關
白一、被レ示二可レ奏之由一、余見二文數一、指レ笏押二硯已下於
座下一、取二御申文一、不レ開レ封、膝行褰レ簾奏レ之、取二過文一事、如二關白一、小
退拔レ笏候、御覽了返給、指レ笏進寄給レ之、撤二禮紙一、被レ卷二籠一通
之中一、如レ常復座拔レ笏、申文在レ前縱、引二寄筥等一、已上卷二申文一之儀、同二闕官帳一、仍委不レ注レ之、次
取二校書殿勞帳一、讀申任レ之、頭執事二人也、多任二三人一、而故殿初度被レ任二二人一、隨二彼例一也、
次進物所、二人、次大舍人三人、皆隨任了、入二第二覽筥一、
凡令レ任之次第同二內竪一、仍不レ勞記レ之、

上總掾正六位上播磨宿禰國末校書殿頭

能登少掾正六位上烏屋宿禰助恒校書殿執事

淡路掾從七位上中原朝臣吉貞進物所執事

越後大目從七位上秦宿禰牛永進物所膳部

上野掾正六位大縣宿禰安永大舍人番長

長門少掾正六位上橘朝臣延次大舍人本籍

安藝大掾正六位藤井宿禰行兼大舍人散位勞

次並二置院宮御申文一、不レ引二裹紙一、是一說也、長治二年春、知足院殿初令レ候二執筆一給、隨任被レ引二裹紙一、
〔今〕令レ隨二彼例一也、此間、關白給下可二袖書一之申文上、余取レ之置
レ前、先取二當年內給一、置二院宮御申文左一、取二同名替國替
等申文一、置下硯與二一筥一之間上、已上申文等、不レ可二袖書一、仍、內給名替等、或說下二勘之一、今申二

（合關白、用此說也、檢書成文、兩說共存、）追文公卿當年給等、（置二合、）置同所、次院宮未給名替、公卿當年二合未給、名國替等申文書袖書、（拔見之如常、上端各置一寸五分也、）二合、（可勸二合年未給、當年二合也、）未給、（可勸給否、二合之未給同之、件二合之未給ニハ、付公卿二合短册、然而不付改、只如本ニテ下勘、是先例也、不可爲執筆之失故也、）名替、國（替）、（可勸合否、）毎袖書了、（若有巡給申文、可勸巡年ト置、可注也、今日無件申文也、）座前、（未書訖、束不混合置之、）皆悉書了、取笏問在座之參議於實綱卿（當座第一、）、召曰、左近中將藤原朝臣、則實家卿來、居余後長押上、余置笏取申文、自座下方給之、仰曰、勘進れ、此次、仰文數、實家退下了、

抑、申文短册有說々、公卿當年二合者、指公卿二合束、未給二合者、指未束也、是說爲勝、而近年職事等、公卿未給之二合ヲハ指二合束、當年二合ヲハ指二合束、當年二合ヲハ指當年給束、此說爲袖書、（初事）有煩、尤劣說也、今日如此、因之、於當年二合申文者、自當年給束拔取之、書袖書、故不付短册也、

次任諸當年給、先取內給、（在院宮給上、）開見之處、書樣不似例、（常二人テ（予）已上望諸國掾、今三人テ已上望諸國目ト注之、先例、人則注望其國之由也、雖然不難內給、是故也、仍無左右任之、但此旨申關白也、）然而、依爲內給、爲五人了、毎任一人懸勾注任所、但不讀申內給、先例也、申文入第一覽筥、

美濃掾正六位上惟宗朝臣眞康（當年內給）
安藝大掾正六位上紀朝臣有眞（當年內給）
相模大目從七位上車持宿禰牛眞（當年內給）
加賀大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通松（當年內給）
播磨大目從七位上紀朝臣信安（當年內給）

次取院御申文讀申、其詞曰、院位姓尸名、望其國掾、若目、右當年御給、所請如件、（後（々）不讀、讀右狀、）讀了推合候氣色、（此儀、後々無、）申文置硯上、（本所也、）見寄物、（不必毎度見之、）披大間任之、讀申任人、（不讀尻付、）引掩大間、取申文、懸勾注任所、裏紙置前、申文（ヲ）堅卷之、（一兩度押之如恒、）入第一覽筥、（成文筥是也、又稱大間筥、）取裏紙細卷、取平メテ入第三筥、（第二筥也、）已下令任之作法皆同前、皆悉任了、此中、一通之中ニ有書載諸國掾、并內舍人代（二分）等之申文、任掾了、不文內舍人、申文表ニ突墨テ加成文、（一寸許引下テ突墨也、）此事有兩說、或加成殘云々、申關白之處、可加成柄云々、今隨彼命也、又申二分代御申文等、同入第一覽筥、今夜不可任之故也、可引裹紙哉否、問申關白之處、命曰、不可引、令任之時、（暗）可引也者、成文及三通之時、即引當三通

之御申文ハ裏紙置レ前、巻二申文一入二成文筥一之後、取二裏紙ハ四倍に推折、推ヨ當右膝テ破レ之也、四度破レ之、一度ニ破レ二テ置レ前テ、更又破レ二也、破殘紙、以二破方一爲レ奥、細巻入二第三筥一、　綫まれにして、取ヨ替懐中紙ニ、擴テ片匙ニ結テ、指入二成文三通ハ、封二大間一料紙、擴引折テ、入二成文筥ニ、件紙擴等、各綫續テ結二其上ハ如レ常、　皆任了、隨レ任指二成文一如レ常、

播磨掾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則貞院當年御給、

美作大目從七位上立花宿禰末正院當年御給、

播磨〔權〕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里永八條院當年御給、

伯耆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延近中宮當年御給、

此外、皆被レ申三二分代一也、

次取二公卿當年給一、本在下硯與二一筥一之間上、置レ前、横、先取二一通一、無二指次第一、或説、如二院宮給一並置云々、然而此事不レ受二師説一、仍不レ用也、　讀申、其詞曰、位姓尸名望ム、其國目、讀訖、申給主内大臣、若ハ權大納言藤原朝臣ナムト申也、〔最〕微音事也、後々只氣色也、　即置二硯上一任レ之、其儀如レ常、隨二任訖一、指二成束一、先レ是、撤二短册一入二硯筥小板下一也、已下效レ之、

周防大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貞友太皇太后宮大夫藤原朝臣當年給

越前目從七位上蜂田連牛友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實〕當年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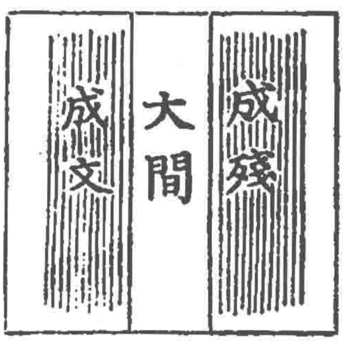
伯耆大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國里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兼當年給

長門大目從七位上百濟朝臣淸末左近衞權中將藤原朝臣當年給

任一〔兩〕人之間、關白被レ示云、下勘文今日可レ被レ任歟、將又明日歟、余云、可レ隨二持參一歟、命云、於ニ明日被レ任也云々、　即關白返二上御硯筥蓋申文ハ、被レ退出了、其室有二所氣一之由云云、仍被二忩退出一歟、　任二當年給一了、取下出在二硯筥之上一召使申文上、讀申任レ之、懸レ勾注二任所ハ、指二成文一、内給名替、申文入二成文筥一了、

攝津大目從七位上淸原眞人兼淸上召使

次取レ笏候二氣色ハ、置レ笏巻二大間ハ、時々押ヨ付板ニテ巻レ之、置二硯上ハ、縦、取ヨ出禮紙ハ、作レ置巻ヨ加之ニ也、細合レ合、　取ヨ出紙擴ハ、在二成文筥ハ、結二大間ハ、眞結ニ堅ク結テ、結目當二巻合ノ之所ニ也、自ニ中ハ一少高ク結也、　取ヨ出小刀一切ニ緒餘ハ、先切二左方ニテ、置二刀於筆臺ハ、緒切テ入二硯筥小板下ハ、又取レ刀切二右方ハ、如レ初入レ之、　染レ筆引レ墨、スチカヘテ引レ之也、　置レ筆取二大間ハ、入二成文筥ハ、次取ヨ出成文ハ、置二硯上ハ、結ヨ固之ハ、成文十餘通、兩三通拔ヨ取之ハ、細巻追指ヨ入之ハ、自レ中指ヨ入之ハ、　眞結



此定入レ之也、

結了、以刀切緒餘引疊、皆如大間同入大間宮、成殘申文等同入之、(內給名替、幷諸二分代等也、件申文無短册、又數通也、仍不能並置、卷籠一通也、內給名替〔八〕有短册、別置之、)次以右手取上大間宮、以左手押下硯宮、置大間宮於前、指笏押硯已下於座下、取大間宮、膝行就簾下、褰簾指入宮、小退拔笏退、復座置笏、引次次宮等、調納物等、取笏深揖退下、(暫佇立中門邊也、入御之後、自堂上廻西中門方、退下直廬〔也〕、)于時子二點也、

自今夜、借宿邦綱卿二條堀河直廬也、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余、大納言實房、中納言實綱、參議朝方、實宗、

廿九日、甲戌、天晴、入夜風雪、今日寒氣殊太、戌刻、著束帶、(色目)如昨(日)、參內、入自右衞門陣代、經南殿、先參御所方、關白被候、參入公卿不足、宮文直數之間、暫被相待也、亥刻、諸卿少々參上、次余著陣、(直著端座、雖已次大臣、次々夜著端、先例也、長治、永久又如此、)以官人令置膝突、此次、人々可被著(座)之由、觸遣殿上方、即宗家雅賴等卿著座、此間、余召外記、欲問文書之處、藏人能業來、〔就〕軾召之、(太以早速也、)仍不能召外記、次實守卿著座、宮文人數猶不足、仍仰實守卿、以官人令一人可著座之由觸之、官人歸來、申云、(就參陣座下、申上實守卿)也、藤中納言有勞事、藤宰相服假之後、未著陣者、實守申此旨、余答曰、服假之後撰日次、參陣定事也、然而不候昇進之後著陣、有公事之時被參著、何事之有哉、加之、先例多存者、(今案、服假之後著陣者、只爲障忌、私撰日著之、上不知食事也、何況、今已出仕、爰知無日次障歟、故障之旨不足言、故報答此趣耳、)官人退了、爲奏此事、以官人召頭弁、未來之間、實家卿參著、余問云、可被寄宮文歟、答云、然也、去夜下勘申文之參議不持參、件申文以前不著座、又不從他役、定例也、仍雖申此旨、猶有其〔貴〕、仍所參著〔著〕(余案之、賴定所申無理、實家存旨有謂、今裁斷之趣、不知可否、)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六位外記參候小庭、(永久四年初日五位奉宮文事、次々夜六位奉之彼例也、)余仰云、宮文候、外記唯退下、次外記取宮文列小庭、(史生一人、如去夜、)次余已下列立弓場殿、如昨、次外記、列納言之後、次余著殿上、此間、關白同著座、次關白、及余著御前座、次宗家、雅賴、實家、實守等置宮文著座、次關白依召著簾下圓座、次關白奉勅召余、々微唯揖起座、著第一圓座、(已次大臣、次々夜直著第一圓座、是先例也、長治、永久又如此、)深揖正笏候、次主上、〔以〕大間宮、押張御簾給、余小忩置笏、(無稱唯之氣色也、)押硯已下於座下、取笏膝行、就簾

下指笏褰簾、給宮置板敷、引廻、（巡如恒、）退復座、置宮於前、拔笏置右、先取上大間、見結目返入、次取出成文、見結目、如本返入了、以右手引寄硯宮、以同手取上大間宮、以左手引寄硯宮、以大間宮夾置硯與一覽宮之間、取笏候、次依御氣色小揖、（稱唯之氣色也、）置笏取出大間、置硯上、以小刀切其緒、（結目、左ノ際ヨリ切也、入刀於緒與大間之間、向刀刃於左、漸切之也、）置刀於筆臺、引拔結緒、（自右引拔也、）二倍引折テ頗引捻テ、入硯宮、（小板下、）次居向座上、摎置大間、（折右膝、〔如常、今夜、〕一尺七八寸許〔終〕之、是一說也、或以去夜折目爲寸法云々、今夜短經事、頗秘事歟、關白頻被見之、）與二三枚固卷之、抑入下爲軸代、如常、次居直取笏候、次依仰、入水摺墨染筆、如本置筆臺、取出在成文宮之成殘申文、（先內給名替等也、）先拔一通、置硯上、（不讀申、爲內給、又爲名替之故也、）拔大間染筆、（依爲任中名替不見寄物、）任之、申文懸勾、入成文宮、次今一通任之同前、（已上二通、）

武藏介正六位上宮道朝臣忠弘（停去年十二月臨時內給惟宗能忠、改任、）

肥後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宗員（停去年正月臨時內給惟宗盛賢、改任、）

次關白給公卿申文兩三通、余取之置座前、見之、未給申文等也、（此中有余當年給申文、昨日不見、寄思之處、今日在之、取之置硯上、）仍注袖書、（皆可勘給否、）問在座之參議於雅賴卿、（當座第一宗家卿、先是退出也、）申云、右宰相中將、藤宰相等也、余召云、右近中將藤原朝臣、即實守卿來、居余後長押上、余給申文、仰云、勘進、（數二通、）實守退下、次取余當年給申文、讀申、置硯上任之、懸勾注任所、入成文宮、成文及三通、仍取下在第四宮之申文一通、解短冊置前、推疊申文、（四倍推折如常、）破奧方、（四度、）破殘申文、細卷テ如本付短冊、入第四宮、（本宮也、抑、今夜依無引置裏紙、破申文奧用之、是故實也、追案之、二分代申文等在第一宮、皆未撤裏紙、若引件裏紙可用之歟、）取破置紙テ捻之、（其間作法、如昨日、取替中紙捨也、）去夜成束、並今夜成文三通結添之也、

美作目從七位上中原朝臣國弘、（右大臣當年給、）

此間、余問申關白曰、去夜下勘文遲々、且可任文章生、內舍人等外國歟、將又先可尋召件申文等歟、命曰、只且可任之者、次余取出文章生勞帳、（在第二覽宮、）頗向座下開之、向前讀申、如形、押合候天氣、（依爲宗者也、無指勅許、）即置硯上、（余申關白曰、第一二者等、各候御書所、建春門院等、除彼等、自第三者、可外國歟、命曰、可然者、）一々任之、每任一人懸勾、（不注任國、）三人任了、卷勘文入第二覽宮、（本宮、）次取出內舍人勞帳第一二三者、三人外國了、（讀申懸勾之儀同前、）入勞帳於宮、（同宮也、）（抑又說、先任內舍人外國云々、今依長治二年、永久四年等例、先任文章生外國也、但保安元年、〔先被〕任內舍人外國也、）即取內舍人闕於大間、三人、

越前大掾正六位上荒木田神主明家文章生
加賀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仲能文章生
能登掾正六位上中原朝臣俊言文章生
相模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範能内舍人
下總大掾正六位上源朝臣宗長内舍人
下野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俊宗内舍人
次任諸道擧、北堂、明經、明法、筭等也、無指次第、各讀申任之、懸勾、不注任〔所〕、入本宮、第二筥也、皆同前、
備中大掾正六位上淸原眞人成康北堂年擧
武藏大掾正六位上紀朝臣眞安明經道年擧
駿河大掾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國延明法年擧
伊勢少掾正六位上我孫宿禰重吉筭道年擧
次欲任院々擧之間、實家〇家一作守、卿持參去夜所下勘之申文、太以遲々也、先例、硯大問了之間、持參之也、余自座下取之置前、横、一々任之、解短册、入硯筥板下、如常、先任不卷重之申文等、卷重タルヲ、作重置硯上、隨任懸勾、注任國、取放細卷、指成文、次第如此、此間、實守卿、持來今夜下勘之申文、余取之任之、名替之外、如形撰申之也、此中有二分代、申文ヲ入成文筥、皆悉任了、
丹波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雲晴、大納言源朝臣去年給二合所任、
但馬少掾從七位上紀朝臣貞久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兼去承安三年給二合所任、
出羽介正六位上大江朝臣重忠停皇嘉門院去承安三年臨時御給平盛俊、改任、
石見介正六位上惟宗〇惟宗一作藤原、朝臣盛賢停上西門院去年十二月臨時御給淸原景盛、改任、
豐前權介　正六位上藤　原　朝臣光方停太皇大后宮去年十二月臨時御給宇治業盛、改任、
筑後介正六位上中原朝臣遠康停前女御琮子去年正月臨時給中原貞淸、改任、
周防大掾正六位上淸原眞人花行（忠）停權中納言藤原朝臣承安元年給二合、同二年所任能登少掾菅野友吉、改任、
此間、關白撰出題官申文給之、余取之置座前、横、見短册、取笏目源納言、源納言起座、進余後、余置笏給申文、源納言云、藤中納言在小板敷、可被召著歟、〔余云〕須先召著也、而不被著座之間、參入之由忘却、於今者、復座之後、密々以藏人可被告歟、更召資長、給申文之條、事似無便宜、是以答此由也、雅賴然諾、受申文復座、次第見下之、此間、資長著座、次任諸院擧、勸學、奬學、學館院等也、其儀、一同任諸道擧、
阿波少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國近勸學院擧、
大隅掾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貞光奬學院年擧
壹岐掾正六位上橘朝臣里業學館院年擧

次余取レ笏氣ヨ色關白ニ、奏曰、兼國轉任宿官ノ勘文、兼國或在ニ御所ニ云々、仍先問ニ關白ニ、關白曰、不レ然云々、次召ニ男共ニ、藏人參入、仰曰、長方朝臣召セ、藏人退下、次頭辨長方參上、余頗顧ニ座下ニ、仰曰、兼國轉任宿官ノ勘文、頭辨退下、召ニ外記ニ、尋ニ件等勘文ニ之處、外記不レ候了、仍良久不ニ持參ニ、殆移ニ時刻ニ、此間、余尋ヨ申雜々外任等有無於關白ニ、關白曰、雖レ有ニ少々ニ、近代如レ此之輩、皆載ニ注文ニ、權守介等類也、仍明日可レ被レ任云々、余依レ無ニ所作ニ、徒祗候、數刻之後、長方持ヨ參三勘文ニ、兼國加ニ禮紙ニ、轉任宿官卷重無ニ禮紙ニ、余置レ笏取レ之、奉ニ關白ニ、關白披見了、置ニ轉任宿官於諸申文等下方ニ、先披ニ兼國勘文禮紙ニ、（作レ置拔レ之、）見ニ勘文ニ、（至レ奥）了、如レ本加ニ禮紙ニ卷レ之後、（拔）被レ見ニ兩勘文ニ、引返テ見レ之也、賜レ余、余取レ之、以ニ兩勘文ニ、暫入ニ成文筥ニ、放ニ兼國勘文禮紙ニ、作レ持引ヨ放之ニ、更無ニ作法ニ、置ニ勘文於前ニ、横、自レ奥細々卷ニ禮紙ニ、入ニ第四筥ニ、取ニ勘文ニ、卷寄讀申、置ニ硯上ニ任レ之、後々不ニ必讀申ニ、每レ任ニ一人ニ、突ニ點於勘文ニ、不レ懸レ勾也、（其）任國申ヨ合關白ニ任レ之、隨レ付ニ一人ニ、付ニ兼字ニ、不レ奏ニ事由ニ、直付也、皆悉任了、卷ニ勘文ニ、不レ加ニ禮紙ニ、奉ニ關白ニ、關白取レ之、被レ加ヨ置申文等ニ、件兼國任レ例所レ載之國不レ闕者、申ヨ合關白ニ、任ニ他國ニ也、

〔參議〕阿波權守正三位藤原朝臣朝方兼、（○頭書參議、玉海以ニ朱書ニ補注、以下同、）

〔同宰〕備中權守正三位藤原朝臣實守兼、

〔同宰〕出雲權守從三位藤原朝臣賴定兼、

〔裝束司辨〕紀伊權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重方兼、（例國不レ闕、仍任ニ近邊ニ、）（○例國云々玉海以朱書ニ補注、以下同、）

〔侍從〕阿波介從五位上藤原朝臣兼宗兼、（例國不レ闕、仍任ニ近邊ニ、）

〔同〕出雲介從五位上源朝臣信清兼、

〔同〕備中權介從五位上源朝臣兼忠兼、（例國不レ闕、仍任ニ近邊ニ、）

〔大內記、〕因幡介正五位下藤原朝臣業實兼、

〔內藏助、〕武藏權介從五位上三善朝臣倫康兼、

〔陰陽頭、〕土左介正四位下賀茂朝臣在憲兼、

〔博士、〕越中權守正五位上淸原朝臣○朝臣一作ニ眞人ニ、賴業、兼、（例國、幷近邊國等不レ闕、仍相計、申ヨ合關白ニ任レ之、）

〔筭博士、〕尾張權介從五位上小槻宿禰廣房兼、

〔典藥頭、〕丹波介正四位上和氣朝臣定成兼、

〔醫博士、〕但馬介正四位下丹波朝臣重能兼、

〔侍醫、〕參河權介正五位下和氣朝臣定長兼、

〔同、〕能登權介從五位下丹波朝臣重憲兼、

〔同醫、〕越前權介從五位上丹波朝臣雅長○長一作レ定、兼、

〔中將、〕播磨權介正四位下藤原朝臣隆忠兼、

〔少將、〕備中介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公時兼、

〔例國不レ關、仍任二近邊一〕

〔同、〕丹後介從五位上藤原朝臣成宗兼、

〔同、〕伊豫權介從四位下平朝臣維盛兼、

次余、取ヲ出轉任宿官勘文一、引放テ、卷二轉任勘文一、入二成文筥一、讀ヲ申宿官勘文一、置二硯上一任レ之、（先讀人、懸ヲ勾）於勘文一、（不レ注二任國一、）申文同懸レ勾、（注二任所一、）指二成束一、又讀申任レ之、（史、）勘文申文共懸レ勾、（中文注二任所一、）指二成束一、任二兩人一了、正レ笏候、（雖二皆悉任一レ之、其儀惟同、毎レ任二一人一懸レ勾也、）抑、勘文雖レ載二五人一、外記、式部、民部辭ヲ申宿官一之由、外記申ヲ上之一、（長方朝臣）傳申、余申二關白一之處、然者不レ可レ任云々者、仍件三人不レ任レ之、（近年依二辭退一、不レ被レ任二宿官一、已爲二流例一、尤非也、只可レ被二推任一也、）

〔藏人〕參河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尹範

〔史〕周防介從五位下三善朝臣清信

此後、顯官擧之間、又無二所作一、仍徒祗候間二關白一云、院宮內官未給、及公卿子息二合候者、賜可二下勘一歟、即關白給二院宮未給申文一一束一、（不レ知二公卿子息二合申文一、）余取レ之書二袖書一、（皆可二勘一給二否、）暫置二座前一、擧了之後可レ給之故也、（余問二關白一、關白曰、擧了可レ給也者、）此間、又以徒祗候、且可レ卷二大間一之由、關白被レ示レ之、仍余置レ笏卷二大間一、（時々押付卷レ之、）卷サマニ、委見二誤有無落字一、二兩人直レ之〔了、〕卷訖置二硯上一、此間、藤中納言、（資長、）取ヲ副顯官擧、並申文等於筥一來、居二余後下方一、余置レ笏、取二申文擧等一、奉二關白一、（〇各一作レ不、）各披見、或可レ見云々、關白取レ之披ヲ見擧一、卷ヲ加申文於擧〔中〕一置二申文等上一、乍二硯筥蓋一被レ進二御所一了、即起レ座退出、次余取レ笏召二賴定卿一、（其詞參議藤原朝臣、）給二院宮內官未給申文一、仰曰、勘進禮、（此次、仰下明日可二勘進一之由上、）賴定取レ之退下、次余卷二大間禮紙一、（以レ奥爲レ端、非三以レ表爲二奥、此間作法、不レ使二人見一之〔也、〕）取ヲ出紙捻一、（在二成文筥一、）封レ之儀如二昨日一、封了入二成文筥一、次取ヲ出成文一、置二硯上一、四五通許引ヲ拔之一、（大卷ニ成タルヲ拔取也、）以二今夜成文一篇藏、去夜成文結レ緒結ヲ固之一、（但去夜、結目ハ、今夜結目ノ右方ニ當テ封レ之、但顯二〔不レ〕令レ見レ之也、是明夜爲レ切二其結目際一也、今夜成文封様、有二或說等一、）眞結ニ結固訖、指加拔ヲ取申文（也、卷堅）等文首一、（依二參差一突二板數一、是必非レ可レ然、可レ隨レ便也、）切二緒餘一引レ墨、（如二昨日一）入二成文筥一、成二殘申文等一調置、（轉任勘文加レ之、）以二右手一取ヲ上件筥一、以二左手一押二硯筥一、以二大間筥一置レ前、指レ笏、押二硯已下於座下一、取レ筥膝行、引ヲ廻筥一褰レ簾進レ筥小退、拔レ笏復座、置レ笏引ヲ寄硯已下一、調ヲ置納物等一、卷二寄物一、如レ本入二硯筥一、取レ笏深揖、起レ座退下、于レ時丑一點、今夜欲レ封二大間一之間、掌燈爲レ風被二吹消一了、仍召二男共一令レ擧レ之、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余、大納言、（不參、）中納言、（宗家、雅賴、）資長、參議、（實家、實守、）賴定、

卅日、（乙亥、）天晴、此日入眼也、先々及曉天、仍尋聞關白參入之程參內、（于時于二刻也、）先參御所方、關白豫被候、以任人注文被清書之間也、余問申云、重任人載除目者例也、（嘉保、長治例、共以無尻付、）其國同可書案歟、答可然、但近例、重任人不必被載之者、又問申曰、任中相轉國、同可書案歟、答曰、已謂受領案、雖任中、盡書案哉者、又被示云、於今者、漸可著陣座歟、即余著仗座、（直端、如昨日、）使官人置膝突、次大納言實房、中納言實綱、參議朝方等參著、余曰、筥文、今一人不足、別當祗候、可被著陣歟、朝方以官人告示之、歸來云、慶賀之後、未著陣、但於筥文者、可罷寄者、（此事無理、故人曰、慶賀後、不著陣之前、有公事之日、不可參內云々、今時忠所爲、已失故實耳、）次余以官人召大外記、問文書具否、（此次窃仰云、去夜硯水猶凍、今夜能可用意者、）賴業申候由、余目之、賴業稱唯退下、此後數刻無召、度度鐘報了、不堪不審、朝方卿以官人、問頭辨、歸來云、聊有被相待事云々、其後、又經一時許、寅刻、藏人來召、余已下小揖、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六位外記候小庭、余仰曰、筥文候へ、外記稱唯退下、次外記三人、史生一人取筥文、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立弓場殿、（如先々夜、）外記列納言後了後、余揖、（納言以下答揖、）昇自小板敷、著殿上端座、（小臺盤下、）關白不被坐、仍余以藏人招頭辨問之、長方云、申案內、已了、定有御著座歟云々、其後良久、長方來曰、關白仰云、可候簾中之由承仰、仍不可著座、早可參御前座者、即余著御前座、（其儀如常、）次實房、時忠、實綱、朝方等置筥文著座、次余依召、（被引寄御簾也、）微唯揖、經簀子、〔直〕著第一圓座、（如昨日、）深揖、引寄下襲、正笏候、次主上押張御簾給、次余小忩置笏、右、押筥已下於座下、（右手、）取笏膝行、就簾下、插笏褰簾、給笏置板敷、引廻〔巡〕退復座、置筥於前拔笏、（置右、）見大間成文等結目、（如昨、）取上見之、置替替筥、（以大間筥、〔夾〕置硯與一筥之間也、）即又押張御簾給、余小忩膝行、（笏置右方、不指之、）褰簾賜大束申文、（乍盛硯筥蓋給之、仍余竊申云、不可被納蓋、以結緒結、可下給也、仍取出蓋給之、關白被候簾中云云、不被申行歟、將又被恩失歟、如何々々、）置板敷、引廻〔巡〕退復座、引寄硯於前、大束申文在硯上、（縦引去置之、〔雖有說々〕正說也、或置硯與大間筥之間、或置大間左方、〔大間右方、〕或座前横置之、皆有其說事也、）引寄次々筥、（第三四筥稍違、仍以笏搔寄之、）取笏候、依仰小揖置笏、取出大間置硯筥上、以小刀切結緒、（封目左際也、指入刀於結緒與大間之中切之、如昨日、）置刀於筆臺、引拔

緒、自右方引拔之、二倍引折、頗引撚入硯筥（下、小板）、次撤禮紙、（乍置押卷）取之、如恒、細卷入硯筥、（硯下方小板上、或置[下]方、有兩說事也、）繆置大間於座下、（折右端如恒、以去夜折目爲驗、一尺八寸許也、）繆訖、（今夜、自夜前八令一折々加也、是爲任武官之時無煩也、仍奥ノ軸代、自去夜も細也、）居置取笏候、次依仰、小揖置笏、入水搯墨、染筆置筆臺、（此間、度々鷄鳴、）取任人注文折紙、（案被指加大、束申文也、）披置座前、（密々事也、更非作法、然而近代爲流例、）撰出課試申文置前、（横撤短冊、入硯筥板下、）次取課試及第勘文、（在第二筥、以大間筥爲第一、）讀申、（其儀如恒、）候氣色、披置硯上、見合注文、染筆載大間、又讀申、懸勾於勘文、（不注任所、）返入本筥了、次勾申文、（注任所、）入成文筥、（副大間筥也、）點寄物、（如本入硯筥、如先々、）抑、件注文被任載、問者生而不見勘文、又注文不被書姓名、仍不任之也、（追問頭辨、頭辨稱不知之由、仍遂今夜不任也、）

大舍人權助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光章（文章得業生）

次取出文章生散位勞帳、讀申任之、勾勘文、入本筥、已上儀同任課試、但無申文、

右京少進正六位上淸原眞人俊平（文章生、散位勞、）

抑、若有成殘申文者、先可任也、而無件申文、二分代申文等、雖在成文筥、皆以注文之外也、仍不任之、次見合任人注文與申文等、可任之者、不可任之者等撰分之、不可任之申文、如本指加大束、可任者申文、硯上下座前等、相分置之、（當時可任、此問、申文、置硯上、其次可任申文置座前、追可沙汰文、置硯與筥之間、）次任可任之者等、（問天明了、仍每事不及正作法、不分別五位六位、隨便混合任之、是又恐事之時故實也、）此中半分無申文、仍度々召頭辨、令書進申文、且爲加成文、且爲知尻付也、任人注文、兼字之外、他尻付、殊不見之故也、大略令任、其次第、先諸外官、次內舍人、次諸京官、次諸武官、此間入日次、轉任次瀧口所衆、次諸五位下、（先是、京官武官等各一列、隨次受領便少々任之、不必守株、）等也、此次第非指口傳、只隨便令計任也、但大略雖存此儀、有不必然事等、[且]任人不審事等、召奉行職事尋之、且又相待其請文之故也、故殿常仰云、至于竟夜、更無次第、只以有便宜爲先云々者、成文及三通之時、取放二分代、御申文裏紙破之、（二度、依不可封大問不挿令二筋、）如形撚之、竊取替懷中紙撚、如例片鎰に結之、指入兩夜束、（案一束也、）并今夜成文三通也、隨任指加之、抑、內舍人之中有未給申文、（皇太后宮未給也、）仍召朝方卿令下勘之、歸來曰、件未給被用合爵了云々、余仰云、是被任者也、隨宜可令勘申歟、（是近代例云々、余退案之、此事猶非也、奏事之由、追可有沙汰歟、）仍

勘ヨ進之一、件申文、忘却不レ書二狀書一、〔大〕失也、持來之時見レ之、即注下可レ勘給二否之由上也、又任二諸京官等二〔之〕次、有二余京官二合申文一、即以二顯定卿一令レ下二勘文一、先皆二被書一、即勘ヨ進之一、又大束申文之中有二醫道擧一、レ令擧ヨ申衛府、醫師二人也、短册曰、連ヨ奏此事一、不レ得レ心、擧職任之時、付二進奏一短册歟、今雖二〔改〕載兩三人一、已非二轉任一、何謂二連奏一乎、尤不審也、而不レ入二注文一、仍招二長方一問曰、如レ此之雜任入二注文一歟、將又執筆令二計任一歟、長方云、近代雖二如レ此之輩一、皆被レ載二注文一也、但件者、入二御點一之由覺悟、而漏二注文一之條如何、委見可レ令レ申云々、即退下歸來申曰、不レ入二御點一云々、仍不レ任レ之、件申文加二大束申文之中一了、又雅樂助平業資入二注文一、而無二申文一之間、不レ知二由緒一、仍又問二長方一之處、申曰、不二知給一云々者、非ヨ遷官了、○了一作レ之、者一、無二尻付一之條、頗違例也、仍余云、下名之次、可レ被レ仰二淸書一、上卿長方諾、又注文云、藤隆實、太皇大后宮亮歟、進歟、屬歟、不審、又問二長方一、同申二不レ知之由一、仍不レ任レ之、問者生、并件隆實奏二事由一、淸書、若下名之次、可二申沙汰一之由仰レ之、任二諸内外官等一了、天文得業生、以二自解一任二諸國介一、此事未レ知二先例一、頗以非レ據歟、然而依レ載二注文一、令レ任了、於二尻付一者、猶可レ注二臨時内給一歟、可レ尋レ之、

大和權守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利貞臨時内給

伊勢介正六位上惟宗朝臣成俊臨時内給

信濃介正六位上平朝臣康淸臨時内給

伊勢權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範俊上西門院臨時被レ申

駿河權介正六位上惟宗朝臣俊政中宮臨時被レ申〔了〕

下野介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盛季天文得業生

尾張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範經

駿河介從五位下惟宗朝臣顯基

相模權守從五位下源朝臣正綱

能登權守從五位下惟宗朝臣光盛

紀伊權介從五位下淸原眞人廣親

肥前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季弘

次任二内舍人等一、

内舍人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親俊臨時内給

内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重國臨時内給

内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助季臨時内給

内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以實臨時内給

内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兼資臨時内給

内舍人正六位上菅原朝臣爲元臨時内給、○元一作レ光、

〔内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則宗臨時内給〕

内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經皇太后宮承安四年御給二分代

内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親關白當年給二分代

內舍人正六位上平朝臣盛員 行ニ造豐受宮事一所レ申、
次任ニ諸京官等一、中宮々主、以ニ自解一任ニ大學權助一、此事未レ見ニ先例一、但近年有下宮主任ニ諸司助一之例上云云、仍尻付云、中宮々主、此尻付、猶不審之處、後日夢想之中、故殿被レ仰云、雖ニ自今以後一如レ此可レ付レ之、更非レ失云々、覺之後、不レ覺レ之、涙浮ニ雙眼一者也、
大炊權助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資博 右大臣承安二年給、二分所任、
大舍人少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盛實 臨時內給
大學少允正六位上平朝臣遠員 臨時內給
木工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章弘 〇章一作レ幸、臨時內給
主稅少允正六位上惟宗朝臣恒光 寮奏
主稅少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祐家 本司奏 算師從
少監物正六位上田使宿禰康基 明法擧
左京少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信康 竿擧、
大學助正六位上源朝臣長俊 藏人
大學權助正六位上卜部宿禰兼濟 中宮々主
次任ニ諸武官一、不レ分ニ五位六位一、一列任レ之、此中、右兵衞少尉定俊、依レ爲ニ遷官一、無ニ尻付一、自ニ內舍人一任レ之、永久四年自ニ內舍人一遷任者、無ニ尻付一也、左兵衞尉知家、左馬允定澄等、以レ功任レ之、而其狀、巨細不レ能ニ注付一、仍只可レ注ニ臨時內給一歟、此又有ニ先例一、將又只可レ付レ功歟、此有レ例、去年秋有ニ如レ此事一之時、申ニ關白一之處、命云、臨時內給、已虛言也、可レ付レ功云々、仍隨ニ此命一、今日又如レ此、此次參ニ大閤一、與入レ日了、廿日、賴源擧書ニ入之一、如レ常、

左近權少將從五位上藤原朝臣公守
將監正六位上高階朝臣泰基 府奏
右近權少將正五位下平朝臣時家
將監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康家 大將請
左衞門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實重
右衞門少尉正六位上平 〇平一作レ大江、朝臣 重資
左兵衞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孝政、修ニ造左近府一功
少尉正六位上平朝臣知家 功
少志正六位上平朝臣定信 本府奏
右兵〔衞〕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賴家 修ニ造左近府一功
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政綱 行ニ石淸水賀茂行幸事一所レ申
少尉正六位上源朝臣定俊
少志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能基 本府奏
左馬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賴資 院臨時御給
少允正六位上源朝臣定澄 功
右馬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範高 進ニ御新用途一功
少允正六位上平朝臣季久 新院臨時御給

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經平（造登貴布禰社功）

取出轉任勘文、（在成文筥、）披見置硯上、取新任者申文等、（先是撥出了、）置前、披大間、先取民部丞闕、次任勘文、行轉任、隨任勾勘文、（勘文大間共不讀之、）次見合注文與申文、任新任者、（讀申之、）勾申文、指成文、次式部、次史、次外記、令任之次第、皆如此、自奥端サマニ任之、先例也、抑外記史之所勘文、與注文有相違、仍招頭辨問之、申云、外記史各一人、有敍爵之者、仍次第相違歟、余曰、不入注文如何、申云、雖不載注文、無疑事也云々、仍史轉任、重可進勘文之由仰了、（不及奏此由也、）此間、行他轉任也、持參勘文之後、各懸勾指成文了、（轉任勘文有二通、頗不審、但非無先例、）

民部大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維康
大丞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宗政
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致
少丞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盛賢
式部大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忠友
少丞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忠房
左大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周業
右大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成擧
左少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盛景
右少史正六位上惟宗朝臣祐重
右少史正六位上三善朝臣忠康
少外記正六位上佐伯朝臣久重
權少外記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兼茂

次召瀧口所衆勞帳、其儀取勞奏曰、瀧口所衆勞帳、（無指勅許、）卿以男共召頭辨、仰云、（如奏聞詞、）即持參之、（二通、副柳筥、不加禮紙、尤違例也、）余返給曰、可被加禮紙者、仍持歸之、（此間、任他者等、還持來續文之類也、）更持參之、余取之、引禮紙卷之、入第三覽筥、次見合注文與勞帳之處、名字悉以相違、仍召長方問之、申云、只付勞帳可被任第一者也、注文僻事也云々、仍就此詞令任了、讀申如常、件勞帳等懸勾、（不注任所、）指成文、

大膳少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榮重（藏人所）
左馬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爲元（瀧口勞）

次任五位已上官、但先是、便々又令任了、抑、中氏大進未曾有云々、信業大膳大夫又以驚眼歟、顯信治部卿、人以不爲可歟、光隆子侍從、希異也

〔實長子、〕　侍從從五位上藤原朝臣公俊
〔實家子、〕　侍從五位上藤原朝臣公國

〔前相國子、〕侍從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兼經
〔光隆子、〕侍從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家隆
皇太后宮亮從四位上平朝臣經正
權大進從四位上大中臣朝臣親俊
內藏權助從五位下清科朝臣範友
治部卿從四位上源朝臣顯信
大膳大夫從四位上平朝臣信業
主殿頭從五位上藤原朝臣家綱
勘解由長官從三位藤原朝臣俊經兼、

次余以二藏人一、仰下參入之公卿皆悉可レ被二著座一之由上、即宗家卿著座、（朝方、親定、兼在レ座、）次余取レ笏伺二天氣一、頤二座下一、仰曰、受領擧、即人々起レ座了、次余置レ笏取二寄物一見レ之、置二硯右一、見二合注文一、取二出大間禮紙一、（在二硯筥硯下方一、）卷二返之一、先注二國號一、（一行並書、）次入二任人一兩一、未下入二任人一訖上之間、諸卿持二參擧世一、（先各著二本座一、更起進寄、如レ恒、）余取二草書并注文等一、暫入二成文筥一、（寄物入二硯筥一、）取レ笏作レ持二左手一、以二右手一取二擧世一、次第置二硯右一、（三通受領擧之間、公卿三人、古來未曾有例也、）訖置レ笏、押二硯已下於座下一、取二擧世一（不レ指レ笏、故實也、）膝行褰レ簾奏レ之、（件文留二御所一、）復座、取二出寄物注文等一、如レ本置レ之、取二出草書一、皆悉書入了、披二大間一移二付之一、（任二注文一付二兼字一、）隨二移付一、草書突レ點、（件草、卷レ之、指二國中一了、）皆任了、可レ讀二申大間一歟、（略不レ讀二申之一、）〔而〕勾二申文一、（二通、多依レ爲二相轉國一、無二申文一歟、）指二成文一、（不レ注二任國一、又說注レ之〔云々、〕今依二永久四年例一也、）次取レ笏候二氣色一、置レ笏卷二大間一、（時々押付卷レ之、如レ常、）入二成文筥一、（不レ加二禮紙一、不レ封レ之、）

受領案書樣、

陸奧　範季
越前　通盛
能登　忠房
佐渡　倘家
隱岐　惟頼
肥後　能頼
大隅　長親
對馬　公通

陸奧守正五位下藤原朝臣範季兼
越前守正四位下平朝臣通盛
能登守從五位下平朝臣忠房
佐渡守從五位下中原朝臣倘家
隱岐守從五位上藤原朝臣惟頼
肥後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能頼
大隅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長親

對馬守從四位下宇佐宿禰公通

此間、長方朝臣持來申文兩三通、(是入注文者等也、)余取之懸勾指成文、次余取笏召男共、藏人參入、余仰曰、五位藏人誰候哉、申云、基親候、仰曰、召セ、藏人退下、次基親參上、余仰云、續紙、即持參之、(一卷置余取之柳筥、不取柳筥、)置前、取笏候、依御氣色、置笏見合續紙、取殘(今一卷入第三覽筥、)向座下卷返之、(一枚許也、)置〔前、〕(不候氣色、或候之、有兩説承也、)更磨墨、(先是兩度摺之、)染筆、書叙人二人、(共叙爵外記史也、尻付曰、臨時、余先問由緒於頭弁、頭弁曰、只臨時也云々、)訖書年號月日、向座下、放續目、入殘紙於第三覽筥、卷叙位、(一兩度覆勘、)入成文筥、

從五位下

中原朝臣宗康(臨時)

大江朝臣信貞(臨時)

安元二年正月卅日

次在成文筥之二分代申文等、入第三覽筥、(依長治二年例也、)(可引裹紙哉否、可尋候事理、可引歟、)次取成文座下方、橫置之、以右手取上大間筥、以左手押硯筥、以大間筥置前、指笏以右手押硯已下、於座下取大間筥膝行、就膝下奏之、(如常、)小退拔笏候御覽了、返給、余忩指笏進寄給之、引廻復座、拔笏以右手取上大間筥、以左手引寄硯筥、置大間筥於其跡、次引寄大束申文、片鎰結之、押硯進寄卷之、(不指笏也、)退復座、次硯已下、次々筥等如本引寄之、次取成文、置硯上、十通許引拔、(大卷成タル結ナ、拔取也、)結固之、(眞結、)次取小刀切兩夜結緒、(先引拔去夜結テ、引折テ如入硯筥ニテ、入懐中了、次引拔初日結、如初入懐中了、共自下方徐引拔也、)次所拔取之成文等、細卷指入之、等文首、(筥板敷突之、)以小刀切緒餘、(如先、)入硯筥、染筆引墨、入大間筥、卷返寄物、如本入硯筥、以右手取上大間筥、以左手押下硯筥、以大間後置座前、調硯已下雜物等、指笏取筥、深揖退下、經年中行事障子北、拜上戶等、於御倚子前、招清書上卿、(中御門中納言、在端座、茶)授之、納言置笏取之、余授筥了授笏、此次竊示云、雅樂助業資、聊依有不審事、不書入、大間清書之次問職事、可被書入、頭弁定令申歟、然而爲用意所申也、納言云、關白無御參歟、內覽事如何、余云、關白候給簾中、勿論歟、納言諾、次余(下)自小板敷退出、于時已二點也、

今夜無勸盃、但居火櫃、衝重、其期不覺悟、今日不內覽大間事、(任受領之後、粗聞關白退出之由、理須內覽大間也、而先被示可候簾中之旨、其後竊退出云々、被止頭身前聲、是爲表候之由也、〔兼光密々示此由也〕云々、仍〔多〕進內覽之條、還無便宜、加之、已甞受領家於大

問禮紙一了、以三二所勞張禮紙一、卷二大間表一之條、已是劣說也、〔又〕非二宗家所用一、若二關白不參一者、以三二所勞帳禮紙一、書二受領案一、如レ本加二大間禮紙一、入二內覽一、是所二習傳一之正說也、今以二他家說一、備二作法一之條、不レ知二此子細一之人、必成レ奇歟、因レ之不レ入二內覽一、只致二如在之禮一而已、後日關白被レ示云、案不レ存、可レ有二內覽一之由、〔自〕密々退出也云々、

翌日酉刻、外記宗康持三來大間成文一、加三入筆硯墨一、申云、清書上卿宗家卿、參議朝方、今一人不足、仍右少弁光雅勤レ之云々、余歸レ家之後、送二書於長方朝臣一、是截二注文一之趣、依レ無二官姓名一、不レ能レ任之者事也、爲二後沙汰一也、近代如レ此事、被レ處二執筆之過一云々、長方報云、件等之趣〔作二〕下名之次一奏二事由一、可二申沙汰一也、於二業資一者、淸書之次相加了者、

參入公卿、

關白被レ候二臺盤中一、余、大納言、實房、中納言、宗家、時忠、實綱、參議、朝方、賴定、

初候二春除目一之記也、依二當時便宜一、令レ計三任之一、任二其次第一、大略切三入大間一了、察二子孫之恐味一、頗委細注二置之一、以前秋兩度記又如レ斯、能〔練二〕此道一、得心可三了見一也、若致二偏執一者、自有二僻一歟、努力々々、不レ可二他見一々々々々、

在　判

玉葉卷第十九 終

玉葉　巻第二十

自安元二年二月
至同年三月

〔安元二年春中二月〕　歳次丙申

二月〔小〕

一日、丁丑 天晴、巳刻、除目訖退出、酉刻、外記持二來大間成文一、（已上事等、在二昨日記一、）今日釋奠、上卿藤中納言宰相實守卿云云、依レ例旬祓如レ恒、

三日、己卯 晴、此日、大原野祭也、奉幣如レ恒、陪膳光經朝臣、陰陽師泰茂、祭上卿邦綱卿云々、今日不二出行一、

〔四日、庚辰 晴、參二女院御方一、二位中將被レ候、入レ夜退出、〕

五日、辛巳 朝間小雨、〔巳剋以後陰晴不定、未刻天晴、及レ晩時々小雪、〕此日、法皇覽二御賀舞一、（第二度、御所如レ初、）未剋著二直衣一（隨身布衣如レ初、）參院、先レ是、公卿廿余人參候、（大納言已上在二上達部座一、中納言已下候二中門廊一、）余著二上達部座一、頃之、右中弁經房告二召之由一、余已下著二簀子圓座一、（大納言已上著二御前簀子一、中納言已下居二於中門廊緣方一、此中資賢卿束帶、自余皆直衣、殿上人經房朝臣已下兩三候二中門北腋一、（敷レ帖、））次樂人入レ自二西中門一、著二庭中座一、（定能朝臣已下、其座如二先日一、）次依二隆季卿（在二資子座一）命一吹二調子一、次舞二舞人皆參、春鶯囀一之間、内大臣參入、左、（春鶯囀、太平樂、輪臺、三臺、）右、（新鳥蘇、皇仁、散手、林歌、）舞皆出レ自二西中門一、輪臺、青海波、垣代音曲、如二先日一、無二違〔濫〕一、青海波取レ音、笙篥殊以神妙、内府頻被レ〔感〕、舞人起レ座、（無二〔退去〕音聲一、如二先日一、仁平有レ之如何云々、）次公卿起レ座、余即退出、今日舞本儀、左右各三曲、而散手之後日未レ暮、仍隆季卿以二經房朝臣一傳二女房一、奏二可レ加レ舞哉否一、仰云、可レ奏二件兩舞一者、仍奏二三臺、林歌一、内大臣隨身布衣冠、右大將隨身布衣烏帽、舞人皆布衣、（賴實著二綾指貫一、維盛、清經之外、不レ著二打衣一、）今日、余隨身番長兼平、爲レ風被レ吹二落烏帽一、尾籠第一事也、爲二余失二面目一、但當座之人不レ知二誰人烏帽一、（余同不レ知レ之、歸レ家聞レ之、）件男在二中門隱方一之故也、素實躰之者也、不レ能二左右一、々々々々、件男即逐電云々、而退出之期又來、不レ可レ說、々々々、今夕下名云々、

六日、壬午 晴、朝間雪降、源納言送二下名聞書一、件人上卿也、基輔任二右馬權頭一、余內々申入、有二許容一、尤神妙、又有二改任者等一、今日、御賀舞人樂人、於二樂所一調樂、

無參內之儀云々、
七日、癸未、晴、春日奉幣如恒、陪膳季長朝臣、陰陽師有親、
八日、甲申、雨下、春日祭也、行事辨光雅云々、申刻、左少弁兼光來、先日所下之太神宮權大司祐光申重任事、〔續〕例所持參也、（官下知式部省、省勘申之、）此次、兼光語曰、一昨日調樂可有內參入哉否、光雅申、關白不可有之由被仰云々、是康和依雨儀無之、仁平又雖非雨儀、依康和例無之、兩度已無此儀、今般何乖彼等例哉云々、又造高松第、庄園課役之內、皇嘉門院御庄々事條々令申、（至于此事者、以季長令申、）又除目之間事、申文違例事等、余粗示之、良久退出了、今日、姬君有所惱、有瘧病之疑、
九日、乙酉、晴、權大司重任事續文、以消息送長方朝臣之許、使者不尋逢、明日持來返事、有給領之報旨、兵部卿來、數刻談歸了、
十日、丙戌、晴、雖為遠忌、依旬前日不念誦、常樂會舞裝束、送大衆使（近日在京、）法橋慧範之許、（副下家司書送文、季長書副書、）御教書、女院御方同被送之、（副廳官〔之〕書送文、）女院御沙汰、右童女裝束八具、余沙汰鳥舞裝束八具也、姬君又發了、慧範請文曰、兩方共每物美麗、衆徒定大悅歟云々、
十一日、丁亥、天晴、旬祓如例、刑部卿賴輔朝臣來、良久退出了、神官禰宜等賄銅弁之間事等之（○之一作令、）訴申、大略弁兼光許容之由令申歟、尤不便、左少弁兼光來、無指事、今日、御賀三社奉幣定、上卿中宮大夫云々、今夕行幸三條烏丸云々、是為御賀試樂、修理閑院第之間也、十八日可有還御云々、
十二日、戊子、天晴、姬君參詣或靈驗所、事外宜發云々、女房此兩三日、面有小二禁、頗及煩、日來付大黃、今日使憲基小針、大略平愈歟、憲基給小練頭云々、
十三日、己丑、天晴、參女院御方、入夜歸來、或人云、試樂日、余可彈琵琶云々、今日有暖氣、
十四日、庚寅、天陰、時々小雨、申刻許參內、入夜有小御遊、以東二棟廊南面為其所、主上御簾中、余中宮大夫、（隆季、）藤大納言、（實國、）等候南簀子、（西上無座、）又少將隆房應召候其末、先吹雙調々子、次樂鳥破急、賀殿急、次吹返平調、万歲樂、三臺急、陪臚、五常樂急、其後依御氣色人々起座、余琵琶、隆季、隆房笙、主上御笛、實國無所作、資賢卿應召參入、而稱打梨之由、逐電退出云々、尤不敵々々、今日無歌、依可取

拍子之人不候也、女房安藝候簾中弾箏、珍重珍重、參入人々、皆兼日內々被告仰云々、下官自然參入、俄所被點定也、寂密々事也、余參入以前有舞御覽、於寢殿西廣庇有此事云々、是又密〔々〕事、近日連日事也、今夜、新藏人高階清定進春門院藏人從事云云、玄上、去正月十余日之比、給內大臣修理之、此兩三日以前被進云々、今日余見之、無柱無絃、爲奇不少、先年故知足院殿給預、令加修理給云云、彼時付柱資定依耳聞於御前付之云々、懸絃令返給、又事理爭不懸絃不付柱令進上哉、若是有樣事歟、不得心、隨又件琵琶更無破損事、只柱少々落許云々、而數日取置、乍如本返上、如何々々、

十五日、辛卯、陰晴不定、未刻、勘解由次官基親藏人、來、使季長申云、祈年穀奉幣事、申左府之處、被申所勞之由、申殿下、仰云、次第可申云々、若可有御參歟、先問日次之處、來月十日云々者、答云、當時有勞事者、即退出了、今日、寂勝光院修二月云々、余依神事不參、

十八日、甲午、天晴、今夜自三條殿遷御閑院第、

十九日、乙未、天晴、故殿御忌日也、如例年、於女院御方御堂支座同時行之、依神事之間、諷誦文家司加署、年預家司也、余依神事不參其庭、但不憚念誦、是密々事也、凡致齋之外、竊念誦、依爲長時事也、雖然尙忌見路○一本頭書見路作顯露之佛事、未刻、頭弁長方朝臣來、余依爲忌日不逢、使人傳示曰、權大司重任事、宣旨依請者、余返件宣旨云、今日爲遠忌、神事奉行有憚、故明旦以消息可給者、然而明日不〔遂〕之、又頭弁示云、御賀及試樂之間、可彈琵琶者、申曰、廢亡年久、一曲不覺其曲、希代之事難備其役歟、相計可申上者、及晚中御門中納言被來、余對面、數刻談話之後、被還了、

廿日、丙申、自朝甚雨、及晚晴、依雨明日試樂延引之儀出來云々、然而入夜天晴了、仍尙明日可有歟、然而未聞其左右、及晚天、聞明日一定之由了、

廿一日、丁酉、天晴、此日御賀試樂也、皇居關白閑院第、以束對爲中殿、裝束〔在〕奧、是年來離宮也、早旦修諷誦於七ケ寺、賀茂上下、稻荷、祇園、吉田、法成寺、六角堂、日野、午〔一〕點、著束帶、色目如恒、不著打衣、蒔繪劔、無文帶、紺地平緒、隨身褐衣垂袴、番長狩袴、無風流、參內、先是卿相多以參候、余參朝餉方、關白被候、裝束如常、但下襲裏蒲萄〔染打〕也、是〔櫻〕打下襲歟、〔金〕樋、蒔繪劔、以第（○第下誤脫）爲柄、紺地平緒、依舞人遲參、徒經時刻、此間頭弁〔亦示〕之、余云、琵琶事〔猶〕定可〔彈〕云々、（○此間以下原本頭

注〕及二未刻一漸參集、此間、主上召二御裝束一、予即著二殿
上一、左大臣已下公卿十余人在二此座一、小時、內大臣參上
著レ座、此際、殿上舞人樂人等群ヲ集中門外一、（此間、指頭花、白竹小屋、後聞、樂人侍臣等語云、指頭竹自二里第一相具歟、於二陣座邊一指レ之、當座〔無二相〕分之儀一〔云々〕）召人樂人舞人
等、自二西中門方一、著二樂屋一復レ座、未四點、上出ヲ御大
床子御座一、（黃櫨染御袍、藏人頭實宗供二御草鞋一、不レ置二御劍璽一、）關白被レ候二簀子敷座一、
次以二藏人頭右近中將實宗朝臣一召二公卿一、（參二關白仰一入レ自二上戶一召）
レ之、次左大臣已下歷二殿上々戶一、（年中行事障子引レ南、）著二御前簀子
敷圓座一、（自二御座東間一以東、至二中門廊東布障子際一、敷二菅圓座一、爲二納言以上座一、〔西上北面、〕中門廊西緣〔擬二長橋一〕敷二同圓座一、爲二散二位三位及參議座一、〔北上西面、〕納言已上、臨二舞期一南面居直、）左大臣、余、內大臣、源大納
言定房、右大將重盛、中宮大夫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房、（以上著二御前簀子座一、成親〔卿〕已下實綱〔卿〕以上、依レ無レ座在二殿上一、）二位中將兼房、左兵衞督成
範、新宰相朝方、平宰相敎盛、六角宰相家通、右宰相中
將實守、藤〔宰〕相賴定、（以上著二長橋座一、實家卿依レ爲二樂行事一不レ著二座一、散三位等又不レ著レ之、）次殿
上人著二壁下座一、（中門廊南妻爲二射場一、案假放二板敷之所一也、其座二行、並北上西面、）人々座定之
後、右少弁光雅（藏人右衞門權佐、）昇レ自二長橋南妻一、歷二中門廊、幷納
言座末一、（先關二末座之人一、）進二關白座下一、有二申事一、則還跪二源大納
言座前一、有二相樂事一、（不レ知二何事一、若胡飲酒事歟、）次樂人於二中門〔外〕
先取二新樂亂聲〔音〕一、〔次〕亂聲三度、（先左、次右、次左右合奏、）次笙吹二
大食調々子一、（笛不レ吹レ之、）次發二參入音聲曲一、（賀王恩、調子中間笛吹出也、）次

行事參議左近衞中將實家卿（在二童次一、）率二舞人樂人等一、入レ
自二仙花門代一、（中門北土妻戶也、）歷二殿上人座末一、自二〔中〕門北腋
間一出レ砌、經二中門內平橋一、斜向二樂屋一、（左舞人樂人、歷二左梓北一、入レ自二小屋北第一間一、右舞人樂人、歷二右梓南一、入レ自二樂屋南第一間一、但此中、右鉦鼓少納言信季歷二左梓北一、若是今日依レ無二所作一、相二具鉦鼓一、便用二此路一歟、猶經二右梓南一、可レ合二道理一歟、〔後日、樂人殿上人等語曰、行事參議在二北橫敷一、舞人著二縱敷一、二行對座、左以レ北爲レ上、右以レ南爲レ上、樂人侍臣等著二其中間一、但大略雖レ存二此儀一、留二當者一了云々〕（○後日以下原本頭注、））一鼓童婆ヲ娑庭中二之
間、左舞人六人暫列ヲ立左梓前一、（南上東面、）童入之時、各歷二
列前一入二樂屋一、右舞人、及左右樂人等、無二列立之儀一、
依二童早入一也、行事參議直歷二右梓南一、先以著座、
其行列、

先一鼓童、（小舍人源雅行、大納言定房卿息〔生〕年九歲、裝束如レ常、天冠並二總角一、頸懸二一鼓一、）
舞師右近大夫（非將監、）多忠節著二束帶一、（纔腋並レ裾、）取二大拍
子一相從、童南方□今遙去歷二池畔一、人々云近可二
相從一云々、
〔參上之間、於二前庭一無レ吹レ笛之者一、仍其笛中
絕、尤違例也、於二笙篳篥一者、各吹レ之、〕
次行事參議實家卿、取レ笏垂レ裾、（兼和無二所見一、仁平〔當時左府〕掛二裾於劍一、）一童歷二
平橋一、進二北之間一、經二大鼓南一、入二樂屋一了、
次陵王童、（小舍人藤原宗國、中納言宗〔家〕卿息、〔生〕年十一歲、裝束同二一童一、但不レ懸レ鼓、〔空手〕）
次左舞人六人、（皆取レ笏垂レ裾帶劍、爲レ先二上﨟一、）

右近中將頼實朝臣禁色　右近少將維盛朝臣青海波
右近少將成經朝臣　左近少將實教朝臣
左近少將淸經朝臣　左近少將成宗朝臣青海波
次右舞人四人同上
右近少將隆房朝臣　右近少將雅賢朝臣皆利古
右近少將時家、皆利古　左近少將公守
次樂人、爲レ先二打物一、皆指レ笏垂レ裾、帶レ劔之人雖レ非二衞府一帶レ之、
先鞨鼓、治部卿顯信朝臣、左袖上褰レ之、以二右手一取レ揆擊レ之、
次搊鼓、侍從兼忠、同上、但右手不レ持レ揆、
次三鼓、少納言師家、懸レ頸、以二左右手一擊レ之、無レ揆、
次笙四人、皆左、
中務權大夫經家朝臣、　左近少將有房朝臣、
刑部少輔隆雅、　丹後守師盛、
次篳篥三人、不レ論二左右一、任二位次一立レ之、
左近中將定能朝臣、左、　中務權少輔季信、右、
右兵衞權佐盛定、左、
次笛四人、不レ論二左右一、任二位次一立レ之、
左近中將泰通朝臣、左、　右近少將公時、右、
左兵衞佐資時、左、　侍從隆保、右、
次大鼓一人、藏人所衆二人、著二東帶一舁レ之、

遠江守季能朝臣、副二鼓北方一取レ揆擊レ之、
次鉦鼓二人、同衆二人舁レ之、
侍從家俊、左、副二鉦北一取レ揆擊レ之、少納言信季、右、依レ無二所作一取レ笏、
件行、列康和賀宴之日、試樂日、行事參議在二一臺前一、又樂人爲レ先二吹物一、〔而〕依二左大臣中一賀日〔改〕也幷仁平試樂之日等例也、
各入二樂屋一了、猶奏レ樂、頃之止レ之、次關白召二實宗朝臣一、在二壁下座一、以レ笏被レ招〔之、〕即昇レ自二中門廊南妻一、歷二同廊一參進之間、關白被レ仰二舞早可レ進之由一、實宗跪二納言座後程一承レ仰、經二本路一退下、著レ沓、臨時祭時、歷二前庭一之者徒跣、是故實也、今著レ履先例歟、康和仁平無二所見一、但向二樂屋一之公卿皆著レ沓、今准二此儀一著レ沓歟、〔後聞、實宗朝臣經二右桙南一、立二大鼓西一、向二行事參議一仰レ之云々〕（○後聞以下原本頭注）歷二中門内平橋、幷前庭、及大鼓南一、向二舞○舞一作レ樂、屋一催レ之、經二本道一復座、此後被レ催二舞遲遲一之時、自不レ向二樂屋一、或遣二藏人一催レ之、〔或〕以レ笏示レ之、次舞出、
左万歲樂、サ拍子、舞人指レ笏、不レ袒、
出入自二樂屋北〔一〕間一、以下舞總役如レ斯、〔但〕胡飲酒〔歷二三間一〕經二桙北一進二前庭一奏レ〔之〕、第一三五立レ西、第二四六立レ東、並北上北面、
右地久、舞人指レ笏不レ袒、破時可レ袒之由、見二于仁平宇治左府記一、（○然而不レ袒、）康和無二所見一、仍今度又不レ袒、
出入自二樂屋南一間一、以下舞皆如レ是、經二桙南一進二前庭一奏レ之、第一三立レ東、第二四立レ西、並北上北面、

此間、賜公卿衝重、（人別二前、如恒、）大納言已上居之、長橋座不居之、五位侍臣僅兩三人數度役之、光雅立仙華門下、大瞋雖催、敢無勤役之輩、今日依康和仁平例、無勸盃、

左春鶯囀、（舞人指笏不袒、仁平袒之、不可然由、見宇治左府記、）立様同万歳樂、序一遍、颯踏一遍、入〔破〕三遍、鳥聲一遍、急聲一遍、舞未出之間、關白召頭弁長方朝臣、（以笏被示之如先、）長方昇自中門廊南妻、歷納言座末參進、（以下應召之者、參上路如斯、）關白仰曰、左大臣、内大臣於堂上可彈琵琶箏、（余琵琶、内府箏、）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實國、笛、）參議藤原朝臣、（家通、笙、）可進樂屋、又可賜笙笛於樂屋者、長方朝臣退出、先告家通卿、（在長橋座、居其後長押上示之、）次向殿上（入上戸、）告示實國卿歟、次兩卿下自小板敷、著沓（入）自仙花門代、歷殿上人之座末、從中門北腋間出砌南折、更西折渡中門内平橋、斜經前庭、（于時春鶯囀廊間也、仍歷舞南池畔、〔後聞、實國（舞一）切不吹、家通時々吹之云々、〕（〇後聞以下原本頭注、））向樂屋、（歷左桙北、）實國卿入自樂屋北面、加著行事參議座、家通卿入自同東面北第二間、著舞人座上、次殿上五位二人取琵琶、（主上、）箏、（字伏見、今朝以左近中將定能朝臣、自院被獻之、）出自殿上々戸、置各座前長押上、次藏人右衛門少尉源兼綱（藏人檢非違使、）持御笛箱蓋、納笙（小木佐作介給）笛（小水龍）等、〇一水笛小水龍等無、入自仙華門代、歷前庭向樂屋、授兩卿、經本路復座、（六位在殿上人座末、）余、及内府〔各〕調絃彈樂、于時入破之間也、（康和、知足院殿於堂上令彈箏、仁平、内府（實能、）大納言宗能卿等雖預堂上、各絃稱廢忘不彈之、今度予又廢忘〔可〕樂催之時、雖申此旨、天氣不許之、仍絃彈之、内府頻彈之、尤足感歎、至青海波終、琵琶第四絃切了、即懸改彈之、四絃〔兩三〕衆人感中也、今朝令飛彈守有安懸絃之緒、而以細太緒懸之、因茲風香調之時、四緒切了、遺恨々々、）

右古鳥蘇、（指笏不袒、）

雅賢朝臣、時家、取曾利古、康和二人、（師時朝臣、顯國、）仁平一人、（公光、）今般因康和例矣、事未始前、樂行事實家卿、以光雅申關白云、可用何例哉者、關白曰、可依康和例者、

舞中間、關白召實宗朝臣仰曰、日景已傾、依康和例先可覽胡飲酒者、實宗觸源大納言、（不仰樂屋歟、）次亞相起座降自小板敷、著沓入自仙華門代、歷前庭、（北道如實國等、〔于〕時古鳥蘇樂入、）向樂屋、（爲扶持胡飲酒童裝束也、盖容貫也、）中宮大夫隆季、〔新〕大納言成親、（已上舞童外戚兒、）源中納言雅賴、（舞童伯父、）等卿相從之、定房雅賴入樂屋北二間、向更著裝束（〇更一作交、）之所、（西中門西廊、宮上御方侍所也、）隆季、成親入自樂屋北面、居行事座、

左胡飲酒、（序一遍、破五切、〇破一作砌、）

古鳥蘇入之後、先發亂聲、數剋、胡飲酒不出、殆過一時、再三被加催促（遣藏人於樂屋、歷前庭）之後、童參樂屋、即出自北第二間（經大鼓與鉦鼓間、此舞〔○舞一作童〕經此路、故實也）、此間、父卿相副扶持、即率三卿復座、童進舞庭中、其曲絶妙、觀者稱美、破五遍舞了、更不吹破、舞童欲還入之間、關白召之（以笏示之）、幼童不覺悟、仍實宗朝臣進寄仰之、即舞童昇自中門廊南妻（不脱靴、雅賴卿出向扶持之、本在殿上）、歷同廊幷納言座末、昇長押、自廣庇西進跪候（去御座二ケ間也）、此間、關白起座（童進中門廊之間也）、著御座東間簾下、置笏取御衣（紅打御袙）、目童、々參進又跪候、關白掛御衣於童左肩、取笏復座（至他舞者、雖懸左肩、於胡飲酒懸右肩、故實也、是左手取撥之故也歟、主上脱所著之衣、執柄參上奉脱之、今日自簾中被〔出〕、顯背其理、但仁平後宴日如是云々）、童乍懸御衣於肩、〔於同〕庇奏一曲、歷本路退下、父卿受取祿（於納官座後程受取之）、〔暫立〕中門廊（此間、童先下立長橋邊）、即左手持笏、右手取御衣、奏一節（破一遍許歟、入綾〔一〕云々、此舞）衆人驚耳目、舞訖降自中門廊南妻（此間、舞童經前庭入樂屋、於〔御〕前庭舞指、〔左大臣示曰〕舞始之所、違仁平之例、頗不審云々、〔○左大臣以下原本頭注、〕）歷殿上人座後（徒跣）、幷中門內平橋、於同橋西畔（此間樂止）、乍持祿舞蹈（立定退歸之間、共以無揖）、右廻歷本路復座（左少將有

房朝臣出樂屋經前庭、〔右梓南〕於中門受取件祿、出仙花門代了、侍從兼忠同在中門邊、相共出了）、胡飲酒無答舞、

左陵王（亂序之後、破二遍）、

先是、關白召實宗、仰陵王可出之由、今般、父卿無向樂屋之儀（云、仁平、家成卿向樂屋、昨日宗家卿示余、雖須逐仁平例、彼者一族卿相甚多、臨樂屋之間、專榮耀、今度獨身追彼例、頗異樣歟、但不存先規、又如何者、余答云、御案尤可然、加之、康和、仲實卿〔納言利寬父〕不臨樂屋、稍時儀、謂先例、旁可有思慮、不臨樂屋、尤得其宜者、仍不向之）、亂聲之後、舞童出曲了（其舞優美、殆過胡飲酒）、欲還入之間、應勅喚參上（左近中將泰通朝臣扶持之、依爲一族也、但不昇堂上、又不經前庭、自北方來向歟）、賜勅祿於堂上、奏一節退下、父卿（先是、隆季卿起座、使件卿著座）、受取祿拜舞（進退之間、昇降自長橋南妻、此道尤可然、源亞相用中門廊妻、未得其意）、已上儀、一同胡飲酒、但父卿無奏一曲之儀、又定能朝臣受取其祿、

次關白召實宗、被仰可奏青海波之由、實宗退下、率殿上侍臣、歷前庭向樂屋、爲立垣代也、四位五位六位不論衛府、非衛侍、大都立之、是康和例也、仁平、弁官、近衛次將、外衛佐、侍從、少納言、外不立之云々、衛府各持笏向樂屋、欲立垣代之時指之、

左輪臺、青海波、

先吹二笙調子一、笛不レ吹、次吹二出輪臺一、笙調子、中間笛吹二出之一、無二定所一、次垣代、先青海波、下臈成宗不レ袒、謂二之後頭一、次左右舞〔人〕相交立レ之、假令、先左舞第一、次右舞第一、次左舞第二、次右舞第二、如レ是令レ立也、次青海波、上臈維盛朝臣不レ袒、謂二之前頭一、仁平例、前頭在二垣代之家末一、今日於二舞人一雖レ爲二家末一、於二垣代一已爲二中間一、是非未レ弁、相鄙可レ決レ之、次殿上樂人、打物皆悉立レ之、吹物少少立レ之、如二仁平記一者、打物許可レ立云々、今日如レ此可否如何、及侍臣依二位次一相交立レ之、爲二衞府一之輩、雖二非樂人一帶劍挿レ笏、非二衞府一侍臣無二劔笏一、但樂人、殿上人指レ笏、帶劔之人帶レ之、

實宗朝臣、　長方ヽヽ、　雅長ヽヽ、
光能ヽヽ、　重衡ヽヽ、　通盛ヽヽ、
經房ヽヽ、　顯信ヽヽ、〔打物〕季能ヽヽ、同
信基ヽヽ、　光憲ヽヽ、　經雅ヽヽ、
時實ヽヽ、　親宗ヽヽ、　兼光、
光雅、　基親、　師家、打物、
佐盛、　信季、打物、　兼忠、同、
隆保、吹物、　經仲、　隆雅、吹物、
師盛、同、　源兼綱、敲人、
定臣朝臣、鞁樂、經家朝臣、笙、泰通朝臣、笛、
已上三人、爲レ受二取樂一、案存二不レ可レ立之由一云々、有房朝臣、笙、公時、笛、資時、同、季信、鞁樂、盛定、同、已上五人不レ〔立〕レ之、奉行隆定仰云、除二吹物各一人一之外、皆悉可レ立云々、而此五人猶不レ立レ之、有二所存一歟、

各出二於樂屋一、梓北、歷二大鼓前一南行、傍二池畔一東行、斜小折至二御前一、斜西折迴行、遂迴也、謂二之大輪一、左右舞人皆悉打二須知加倍一、此中、公守一人不レ打レ之、舞人不レ持二反鼻一、又不レ懐二中之一、自餘垣代之人、同雖レ可レ打二須知加倍一、不レ打レ之、仁平又如レ此、皆懐二反鼻一、可レ堅二須知加倍一之心也、立定之時、取出持レ之、一匝之後至二大鼓前一兩所作レ輪、謂二之小輪一、除二左舞六人一之外、皆作レ輪、上臈下臈〔彼是〕立二東西輪一、假令、第一三在二西輪一、第二四在二東輪一、次第如レ此、作レ輪〔之人〕皆向レ外、是正法也、今日及レ暗夜一人數甚多、強不レ存二此儀一歟、後聞、西僅作レ輪、東濫立云々、東西輪迫立無レ隙、仁平記曰、其間一許丈、不レ可レ然由、光時稱レ之者、賴實、實敎、以上、輪秦也、維盛、青海波、在二西輪内一、成經、淸經、以上輪秦、成宗、青海波、在二東輪内一、垣代末二立定一之間、輪代猶延吹、無二定遍數一、立定爲レ期、此間、隆季、笙、成親、笛、資賢唱歌、等卿件三卿在二殿上一、起レ座入レ自二仙花門代一、經二前庭一、立三加垣代後一、東輪云々、此間、定能朝臣鞁樂、出レ自二樂屋一、加二其列一、並二西上北面一、第一隆季、次定能、次成親、次資賢、其立所、及取二笙笛一之作法、委依レ不二見及一、具不レ記レ之、垣代立

定之後、頼實吹輪臺、于時、輪臺四人出自垣代中、不狛指笏、仁平記云、舞人光時云、雖存可狛之由、依有制不狛者、進舞庭中、頼實、實敎在西、上臈北、成經、淸經在東、上臈北、舞出之後、四遍初切舞出、第二切舞、其後詠、舞人狛光近、跪陛季卿傍發之、次取音、先笙、次篳篥、次笛、同時止音、次詠、々訖唱歌、只拍子資賢卿發之、仁平例、光時發件唱哥、吹出笙笛之後、唱哥資賢卿發之、而今度詠後唱歌同發之、不審尤多者也、詠後唱歌者、舞人自可發也、舞師吹之、即其意也、垣代樂人何唱乎（○乎一作平）吹出笙笛之後、可助音者也、今先發之、甚以有疑、但資賢垣代之人也、定有所存歟、又内府云、有兩説歟云々、可尋之、（後聞、光近又發唱歌、仍兩人同時發之云々）次垣代次其末（句）笙者奏唱歌末詞（笛六孔也）同時吹出之、笛者自其次詞（笛五（孔）也）付之、篳篥付所如常、□□皆至于樂終止音、抑、如仁平例者、篳、笛皆與唱歌末詞同時付之、是頗融説也、今度於笙者存彼例、笛付普通儀歟、至于篳篥、先笛不可付之○故、笛後付之歟、至于六拍子、樂終之大鼓壺撃、反鼻、是正法也、今日不見及、便樂屋受取、更吹輪臺、自樂初吹也、是第三切也、即舞、其後詠、取○取一作助、音、又詠唱歌、垣代吹、已上一同第二切、樂屋受取、是第四切也、即舞、此切舞入、次青海波出自垣代中、同時吹青海波、甚資吹也、輪臺入間替出也、右狛、海浦半臂、輪代之間、於垣代内狛也、指笏着沓帶野劔、皆如元、是康和仁平例也、維盛在西、成宗在東、六遍初切舞出、第二三四等切皆舞之、其後詠、次取○取一作助、音、次詠以上、光近發之如初、次唱歌、資賢發之如初、次垣代吹、隆季付中孔、是唱歌詞也、成親付所爲不審、存普通説者、可付六穴、而一詞許置テ付之、而其自六孔吹之、仍笙早了笛猶留、因之違亂尤以不便、但内府論曰、笙違付之間有此違亂云云、余案閑謀歟、尤不審也、篳篥笛吹出之後、自其次詞付之、（後聞、資賢光近共發唱歌之間、光近者存恒例發之、資賢者稱家説加今一詞發之、（因之兩人唱歌）已以參差、而於隆季者、付光近唱歌中穴、如仁平例、至成親者、問資賢唱歌、自六孔付之、因之笙（早）訖、笛猶留也、未曾有違例也、資賢稱家説、可發者、光近不可發之、光近依仁平例、可唱者、資賢不可唱之、垣代音曲同時兩説並鼻、希代之珍事也、末代之事、只以自由爲先、何爲々々、○後聞以下、原本頭注、）樂屋受取、是第五切也、即舞、其後詠、次（助）音取、又詠、次唱歌、次垣代吹、已上如初、樂屋受取、是第八切也、六七切略不舞之、康和仁平例也、即青海波舞入、次又輪臺延吹、此間、隆季、成親、資賢等經本路復座、定能朝臣歸樂屋歟、不見及、如初作大輪匝行、經本路歸入樂屋、其行列如初、但今度、青海波二人在先、成宗在先、維盛在後、作狛入也、垣代人皆懐反鼻、舞人撃須知加倍、如始、次殿上人等、經本路歸中門方、此間、關白與左大臣相議、召實宗朝臣被仰曰、此後奏三舞、散手、太平樂、皇仁、可罷三舞、納蘇利、賀殿、林歌、余案之、未及三更、蓋奏兩舞、於納蘇利者、幼童雖班妙曲、晴夜之間、更無賞翫之興歟、停止尤可然、康和所奏之舞也、尤可覧賀殿、林歌歟、加之、上漸成人奏事由可被留歟、私議止之、未得其心、

左太平樂、破一遍、急無定遍歟、以舞終爲期、

右皇仁、　已上舞曲十、康和十三、仁平十三、

次奏長慶子退出、其路及行列如參入儀、兩童早退出、仍童舞祿於樂屋邊（賜）之云々、次於弓場殿々上舞人樂人等賜祿、行事參議祿、五位取之云々、自余六位取之云々、又召舞人樂人等賜祿云々、於樂屋邊給之、出納取之、此間、五位侍臣二人持參御笛筥蓋、納菅等如恒、及和

琴一、置二長押上一、（琵琶等、本自在二各前一、）次隆季、實國、資賢、忠親等卿參二著御前座一、（先レ之無二所作一之人々、及在二長橋一之參議等起レ座、）次殿上召人三人（定能朝臣、隆房朝臣、維盛朝臣、）參二候納言座後一、（中門廊也、同西緣撤二長橋一、敷二參議座一、仍不レ居二件所一、）無二地下召人一、先例也、次御遊、雙調、（安名尊、鳥破二反、染作、賀殿急、）平調、（伊勢海、萬歲樂、更衣、三臺急、）所作人々、拍子、（資賢卿、上臈宗家卿尤可レ被レ召歟、）琵琶余、箏內府、和琴忠親、笙（隆季卿、隆房朝臣、）父子強應如何、篳篥定能朝臣、笛（實國卿、維盛朝臣、）三臺急訖之後給レ祿、（殿上四位五位取レ之、）關白祿、（御裝束一具、但不レ具二袙單一歟、長方朝臣給取レ之、即持レ歸如レ例、）大臣（御半臂、下襲等也、）大中納言、（各御袙一領、打袙歟、不レ能二見一、）參議、（各表御袴、）殿上人祿、定絹歟、誰人取レ之哉、可レ尋レ之、次諸卿各持レ祿、自二下﨟一退下、（左大臣、余、內府等祿、於二中門廊邊一、親昵殿上人受レ之、取レ之、給二僕從一如レ例、）余卽退出、于レ時亥一點、

今日輪臺大輪之間及二昏黑一、仍堂上擧レ燈、（殿上五位役レ之、）御座左右擧レ之、（有二打數一、）主殿官人四人、及近衞者八人、立二明前庭一、

參入公卿、大臣、（關白、左大臣、余、內大臣、）大納言、（定房、重盛、隆季、實房、成親、實國、）中納言、（邦綱、宗家、資賢、（折帳下盃）兼雅、時忠、實親、雅賴、實綱、）二位、（兼房、）參議、（成範、朝方、教盛、實家、家通、實守、賴定、）散三位、（基通、信範、俊經、脩範、）

舞人裝束、

童舞二人、赤色浮文織物闕腋袍、黑半臂、例下襲、白綜線綾表袴、天冠、（垂二總角一、無二異形一、）糸鞋如レ恒、兩人同裝束、

胡飲酒、（天冠、總角、如レ元、袍打褂、二重織物表袴、靴等如レ例、）

陵王、（天冠總角如レ元、袍打褂、赤地錦袴、糸鞋等如レ例、）

左右舞人、各位袍、闕腋打下襲、濃打半臂、（签）表袴、紅打衣、淺履、巡方（帶、）吳竹（挿頭、非二造竹一、實竹也、）左螺鈿野劍、右同螺鈿劍、共付二平緒一、其色任意、（大略紺地、淸經染纈、時家搦淡、）此中賴實火色下襲、（表裏皆打、）萌黃表袴、此外無二禁色一之人也、淸經以二造竹枝一爲二指頭一云々、

樂人裝束、

縫腋、淺履、無二指頭一、丸鞆帶、帶劍人、蒔繪劍、

祿法、

童舞、舞人、樂人、地下召人、公卿、殿上人、

地下召人所作、（裝束皆衣冠、但左右舞人第一者、并笙笛一者束帶、）

笙、（時秋、利秋、）光元、篳篥、（季時、（舞人）盛正、（非二淸撰樂人一））笛、（助種、光久、）宗方、（依レ被レ仰、一者於二助種擧緣一、今日不レ出仕一）羯鼓、（舞人）指鼓、無二役人一也、三鼓、（好方、後近淸、懸レ頸立、（非二淸撰樂人一））大鼓、左淸助、（非二淸撰樂人一）右近久、（舞人）鉦鼓、（左光景、右景節、）

光近、忠節、光友等無二所作一、

試樂裝束、（皇居關白閑院第、束帶、）

中殿（以二東對一爲二中殿一、）南庇四ヶ間、幷東又庇南面戶（南中門廊戶也、）垂二御簾一、西第二間（階間）、廣庇敷二二色綾毯代一、（四隅置二鎭子一、）其

上立二平文大床子二脚一、(東西妻押寄並レ之、無レ間、有二高麗敷物一、)其上敷二厚畳圓座一、爲二御座一、東第一二間、(向二中門廊之戸間井其西間一也、)爲二中宮御所一、出二几帳帷一、東間女房出レ袖、(紅薄様五領、)西間爲二御所一、其中引二隔壁代一、立二屏風一、敷二繧繝端畳二枚一、其上敷レ茵、同第三間以西三ヶ間、不レ出二几帳帷一、(女房等、密々群居見物、)南簀子西第三四間、及中門廊、(南廣庇長押際也、)敷二菅圓座一、(大臣以下圓座、)爲二納言已上座一、(西上北面、)中門廊西縁敷二同圓座一、爲二散三位及參議座一、(北上西面、擬二長椅一也、)中門廊南妻二ヶ間、(除二中門脇間一、爲二開路一也、件二ヶ間爲二弓場殿代一、素放二板敷一之所也、)敷二黄端畳一、爲二侍臣座一、(二行、北上西面、擬二殿下座一也、)前庭坤角(當二南殿階間一、去レ砌立七三許丈、)立二七間纐纈一、(子午爲レ妻、)幄内北端敷二菅端畳一、(横數、)爲二行事參議座一、(南面、)其南縦敷二黄端畳一、爲二殿上舞人樂人座一、二行對座、(左舞人在二北端一、北上對座、右舞人在二南端一、南上對座、樂人在二其中間一、北上對座、但各不レ出二正座一云々、件座兼居二衝重一、)幄西敷二黄端畳一、(北上、)爲二召人舞人樂人座一、(不レ居二衝重一、)幄東中央立二左大鼓一面一、其南北立二左右鉦鼓各一面一、(左北、右南、大鼓鉦鼓皆東面、)鉦鼓前立二左右桙各七本一、(左北、右南、)自二中門南廊(内侍所也、)北柱一至二池畔一、東西行引二纐纈幔一、(人々随身雑人等、群二集其外一、)自二寝殿西柱一至二池畔一、南北行引二亘同幔一、(上件幔北三ヶ間、中宮牛物雑仕等、群居見物、)閉二東中門一、其内不レ引レ幔、

廿二日、戊戌、晴、頭弁以二消息一(先日依二余示一也、)下二宣旨一、權大司祐光重任事也、仰依レ請者、

廿三日、己亥、晴、今日雖レ可レ被レ立二御誦經使一、依二蓮花王院穢氣一延引云々、今日午時、成親卿母卒了、舞人等多以服假出來、就レ中、實教朝臣已重服也、以外大事出來歟、

廿四日、庚子、雨降、今日雖レ可レ有二院舞御覧一、(舞人著二試樂裝束一可レ參云々、)依レ雨延引云々、未刻、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持二來神宮解狀一、(外宮御井干事也、)仰二勘レ例行二御占一、余自二昨日一有二〔咳〕病氣一、仍以二光經一令レ傳二進之一、爲下二勘外記一及仰中留解狀上、但當時有二所勞一、若不二減氣一者難レ參、行二御占一之由相示了、今日權大司祐光重任事、以二消息一遣二兼光許一之、〇之一作レ了、未レ見二返事一、又召二遣外記一了、

廿五日、辛丑、時々雨下、早旦兼光返事到來、但昨日返事也、有下可二下知一之狀上、午剋、外記兼茂參上、以二職事國行一給二解狀一、(外宮御井干事也、)仰下可レ令レ勘二申例一之由上、

廿六日、壬寅、晴、女院御方御懺法結願也、余依二神事一不參、依レ爲二御堂一也、藤中納言資長來、余謁レ之、但隔レ簾、依二心神不快一也、小時、參二女院御方一了、未剋、中御門中納言宗家、中將定能朝臣〔等來、〕有二催馬樂樂

等及晩各退出了、巳剋、外記兼茂持參昨日所下之解狀（副勘例、別紙、）卽以消息下兼光畢、申刻返事到來、有可下知之狀、定能朝臣語、舞人今一人闕、實數之所、以少將公時可被入之由、今日被仰下歟、（實國卿子、本樂人笛吹也、）其所笛未定云々、又語云、試樂日、青海波唱歌之間、有相違云々、資賢卿云、仁平、詠後唱歌同所發也、（此事有疑、左府記炳焉、）如何々々、仍今度發之、（其詞自例唱歌今一句上テ發之、）云々、而又光近發之、同時雖發、資賢唱歌多、光近唱歌少、隆季光近唱歌末詞付之、（中孔也、）成親者、資賢唱歌訖自其次句始付之、（不顧笙祭相違、）仍笙早終、笛猶留者也、於篳篥者、無先笛付之法、仍今吹出笛一詞、自其次詞付之、（非普通付所云々、）是時秋說、幷與內府相議、所用此說也云々、

廿九日、（乙亥）此日被發遣御賀諷誦使、其寺上卿中宮大夫如例、但法勝、最勝、蓮華王院云々、此外七大寺也、蓮華王院、今度被加之、用當時御願、是先例也、又被始賀宴御裝束云々、又今日以中宮大夫隆季可爲勅使、〔被〕申來月四日可有御賀之由於法皇、（其詞、來月四日爲五十御賀、行幸候之由申セト候、是候其座之人所語也、）院司花山中納言（兼雅、）申次之、（仰詞畏承了云々、）又被奉度緣、院別當親信朝臣受取之、勅使頭中將實宗朝臣給祿云々、

安元二年（丙申）春上此一冊墨付九拾四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眞痕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安元二年春下

三月（上）

一日、（丙午）天晴、巳刻許降雨雷鳴、今日日蝕、申酉刻可正現云々、朝間雖雨下、臨期天晴、蝕正現、下人傳云、今日雷落懸法勝寺九重塔、出納等之輩兩三終其命云々、

二日、（丁未）天晴、今夕、法皇、及建春門院御幸南殿、供奉侍臣衣冠云々、是依明後日御賀也、傳聞、今日左大臣付藏人右少弁光雅、（以消息送之、）被奏賀宴式、（兩〔日〕載一〔一〕紙、）光雅內覽奏聞、（內院、）返給、下上卿中宮大夫云々、

三日、（戊申）此兩三日、奉行、職事、院司等奉仕御裝束之外無他事云々、今日院別當右衞門權佐光長（付官代歟）被聽內昇殿、依爲御賀奉行（院司、）也云々、

今日宇治一切經會如恒云々、

四日、己酉、天晴、此日、公家被奉賀太上法皇五十賀算、於東山御所南殿有此(事)〈世謂之法住寺殿、任康和、仁平例、於鳥羽(南)殿可被行之由、去年雖有議定、彼皆爲時御在所、依爲勝地、便被用之、今又御所之躰、水石有便、何求外哉、加之、鳥羽殿北地太荒蕪、與雖行此禮、仍重有議被改之、雖違乖兩度例之恨、猶有含衆庶傾之悦、緇素莫不甘心、〉今度賀宴、偏康和例也、仍無法會、〈延喜、康和無法會、天永、仁平有法會、〉今曉、先中宮行啓、次天子臨幸、早旦修諷誦於七ヶ寺、〈賀茂、稻荷、春日、吉田、南圓堂、法成寺、日野、〉巳四點束帶、〈櫻萌黄浮文織物下襲(文菖形)白浮文織物表袴、紫樫地金造螺鈿劔、紺地平緒、隨身狩袴造櫻花(背葉)付之、依行幸儀、著染分狩袴、〉參法住寺殿、於東面外垣南門下車、〈依行幸以後也、〉入從東四足、〈檢非違使平兼隆於門外、禁止雜人之闌入、但無殊事、(後聞、關白、及內府參入之間、制止前駈隨身等之間、頗有諠譁事、云々、余參入之間、巳以無、爲是不虛事也)後聞以下原本頭注、〉直參內御方、〈以寢殿北面爲朝餉、以西二棟廊爲御休息所、朝覲行幸之時、以西對代爲其所、今件屋依爲中宮御所也、〉先是、關白被候朝餉、公卿參著殿座、〈以殿上廊爲其所、如常、〉余見巡御裝束、〈大略存舊記、具在左、〉依舞人之遲參、暫被相待、此間別當時忠卿以光雅申關白曰、雖禁制雜人之亂入、人々前駈隨身等、敢以不拘制法、蒙別御定、任法欲打前駈隨身等如何、關白答不分明、光雅退下之後、關白大歎息云、未聞拂前駈隨身等事者、〈大理申状太以有恨、仍余竊前駈隨身等可用心之由、以少納言信季傳仰之、關白又以光長被仰此由於使從、云々〕〉中宮大夫隆季卿以光雅申關白曰、可被問獻物哉否、關白云、依康和、仁平例、不可被問者、

延喜兩度、長保、〈上首御堂、內覽左大臣、〉康和、〈上首左大臣俊房、知足院殿、內覽右大臣第二也、〉仁平、〈故殿爲關白、不立獻物、別以太相國實行、爲上首、內覽左大臣賴長爲第二、〉已上不問之

承平、〈母后御賀、〉貞信公其賀之時、爲攝政問之、天永、〈白河院六十御賀、〉知足院殿爲攝政問之、今度因延喜等例不被問之、其理可然、

抑、有攝政關白之時、必可問獻物之趣、見天永爲房記、是因承平例、所稱(歟、)何必可爲攝政關白之所役哉、不可問獻物之子細、見延喜御記、何有異議矣、但又承平天永之例、已乖違此意、是非之間、恐心難決、須訪古賢歟、

未刻、主上著御々裝束、〈麹塵御袍、〉以右中弁經房朝臣〈爲院司、是內被告申也、〉被告申法皇、〈康和以頭辨重資(〇資一作賢)被申之、仁平無所見、〉即法皇〈御法服赤色御袍、平絹平袈裟、御草鞋、〉出自母屋東第一妻戸、歷東御厨子北頭、〈仁平出例、自北母屋際障內〉立御大床子乾邊、〈其實假居不脫草鞋、康和、仁平例也、〉此間、仁和寺法親王守覺〔法親王者院御子也、〕著法服、〈赤色袍、浮線綾平袈裟等也、樣雖有可著香染之儀、不然、〉參上、自東方取法皇三衣筥、〈在北庇假御所、〉置法皇御前、歷本路退下、〈余不臨見此作法、追可尋記之、〉次關白出自二棟廊、〈此間、主上御此所、是御休息所也、〉經寢殿西簀子、入自南

庇西面妻戸、（向透妻戸也、）進跪母屋際屏風下、取帛袷更出庇東、進覆御座上、取鎮子置四隅、抜笏歴本路退下、（此間、作法以委不見及、但不相違于例年儀歟、）次主上出、自二棟廊東第一間南面妻戸、（関白褰御簾取御裾、資宗進御靴、無御劔璽、）経寝殿西簀子、入自南庇〔西〕向妻〔戸〕（於件戸下召御笏、）自廂東進、於白袷〔上〕拝舞、（此間、閉東中門、不使雑人見此儀、是康和例也、〔検非違使入中門内、近衛者、及関白已下随身、皆悉追出之、如去正月行幸、時忠立中門廊行之、〕（○検非違使以下原本頭注）延斉、天永御拝之間、垂廂御簾、先是、関白問余曰、康和垂御簾之由、覚悟如何、余対云、先雖垂之猶有議被上之旨、見日記者、）経訖本路、還御休所、（於初所給御笏於職事、）次法皇入御、法親王参上撤三衣筥、云々、（同不見及、）次兼三所、（内、院、建春門院、）殿上之五位侍臣撤御拝座、（帛袷、茵、皆撤之、）畳、置鬼間、（以寝殿西庇北第一間妻戸内、擬鬼間也、件所預置玄象已下管絃物具等、）康和例、此間垂庇御簾、是白河院御出家之後、不令見人給之故也、今度不垂之、仁平例也、次法皇著御大床子御座、（南面、）法親王置三衣筥、退下如初、（不見及、）次主上渡御、（今度召御草鞋、於西向妻戸下脱御之、）歴初路、著御大床子、（東面、）（今度猶不置御劔璽、）関白奉扶持、還出居西面妻戸下、（南面無座、假居之儀也、是仁平例也、献物之間座此所也、）先是余出自御休息所、到中門廊邊、次頭弁長方朝臣依関白命、告出御之由於諸卿、（左大臣以下在饗座、）次左大臣以下降従中門廊外方、列立西〔中〕門外、（左大臣立中門中央北際、並東上南面、）歴蔵人之五位（地〔下、〕）取献物、授大臣以下参議已上、（不歴蔵人之五位、授殿上人、）左大臣以下指笏取献物、（左末右本、不論卿相侍臣、持弓之報取副之、長保小記曰、於非参議者何必取副於弓（等）取持献物、可退下之故也者、其理雖可然、康和、仁平、共取副弓、若不見及彼記歟、）入従中門、（不練、依持物也、）列立前庭、（立定之時不揖、依持物也、）参議已上一列、四五六位一列、（四五位殿上、地下大夫、六位外記史、諸衛判官、内竪等也、非参議院司不立列、為受取献物也、此列末立於中門外、大臣已下皆淺履、舞人糸鞋、侍臣第一人（資宗）当公卿第二人（余後）立、仁平師中朝臣如此、或曰、当大納言後可立云々、可尋之、）並東上北面、中門内人皆列立了、（左大臣始当南階西間柱而立、依人数多、漸東進、当同階東柱而立、）此間、隆季卿召院御随身一人、（在簀角池畔、）令進入在東廊、院殿上人等、先隆季揚声称可突頸之由、付其声見遣東方、院殿上人等数人群居上西門院御所南廣庇、大臣以下列立庭中、彼輩等居堂上直下、未曾有事也、今隆季之所行、人以為可、次左大臣以下称物名、（松賓、余同称之、共了微音、内府以下不聞、）大臣両三歩傍行東方召院司名、（其詞、長方朝臣二音也、（○也一作召之）自称物名八頗高召之、抑、親信朝臣位在長方上、而仁平、忠盛朝臣位〔雖〕在朝隆上、（大弁蔵人頭）奏事由、列忠盛上、今依彼例、長方列親信上歟、）郎長方朝臣以下別当判官代等、入自西中門、経公卿列前、請取左大臣以下所持之献物、院司跪指笏、（乍立指笏之猶少々相交云々、如仁平宇治左府（記）者、以跪為非、康和例多以跪矣、衛府跪置弓、立受献物、又跪取加弓立、是正法也、或又跪置弓、乍跪受取献物、取加弓立、是違失也、此旨見仁平宇治左府記、）立受献物、公卿乍立授献物、（一両卿相跪授之云々、天永内府已下跪授之、堀川左府（記）以之為非者、衛府跪置弓、立授献物、跪取弓立、（後聞、公保卿、

跪授献物云々、〕（○後聞以下原本頭注〕）左府授長方、（乍立本所授之拔笏、）余授親信、一兩歩々出授之、拔笏、退立、故實也、以下院司不覺悟、公卿皆毎授献物、拔笏、此間、殿上人乍持献物右廻、歴列後退出、可歴列前、歟、仁平如此、今度儀背先跡、末得其意、院司皆請取之、今日院司甚多、大略人別請取之間、列立歴程太以雑堪、於納言以下者、一身請取兩三之献物、是先例也、法皇後日令雑給人數繁多由云々、〔後聞、末々一兩人加取之云々〕（○後聞以下原本頭注）左大臣揖經列前、不練、退歸、出自中門之間、雜人濫吹、仍遮入昇自中門内方、次余（左府一許丈進出〔之〕間也、）揖離列、同昇自中門内方、以下亦復如是、納言以上皆歴此路、參議少々有出中門外之蹤歟、左大臣及余以下、假居對代南弘庇邊、此間、關白起座被入主上御休息所了、次諸衛舍人舁長物退出、自西中門授召仕、次供法皇御膳、先役人公卿等經對代南東簀子、向備御膳之所、（以二棟廊與西對代造合間、爲其所、）次中宮大夫（在對代東〔面〕弘庇北邊、）向便所解劔、指笏取打敷、經二棟廊南簀子、幷寢殿西簀子、入自西向妻戸、敷法皇御座、南邊〔留〕候、（康和隆明卿、仁平公敎卿爲陪膳、）參議成範以下、及散三位等、（二位並房、三位基通等不役之、）舁御臺盤二脚、各二人、取御盤六枚、一々供進之、其路皆同、陪膳、（御膳躰可尋記、但臺盤御盤等有螺鈿、）〔次〕供了、隆季〔卿〕拔笏經本路退下、於便宜所、（如本帶劔也、）次供主上御膳、陪膳左衛門督宗盛卿（置弓、徹胡簶、及劔、不徹老懸、康和宗通〔仁平、重通卿〕、共爲左

衛門督、勤主上陪膳、）與實宗朝臣、舁第一御臺盤參進、（其路如初、）入自主上御座東邊供、大床子東面廻留候、實宗退下、長方朝臣以下兼三所、昇殿四位侍臣等供第二御臺盤、及御盤等、（如臺御膳、臺盤無螺鈿、）舞人樂人不預此役、供了實盛卿歴本路退下、次主上經本路還御、（於西面戸下供御挿鞋、關白候御裾、）次法皇入御、（隆季卿先〔參〕進、申可入御之由、先例歟、可尋之、）此間、余起廣庇座、（先關左府、）參主上御前、此後、法親王參上、撤三衣筥、云々、須郎被參向休所程遠之上、無告示之人歟、次兼三所殿上五位之侍臣改御裝束、其儀、母屋南西二面御簾皆垂之、（西庇威儀御膳御厨子不撤之、）南庇階間敷繧繝端疊二枚、（南北妻、）其上加東京茵、（已上皆始所敷之、御拜座也、）爲主上平敷御座、同庇東第三間（建春門院御座西間也、）垂南西二面簾、東西北三面立廻五尺屏風三帖、其中、鋪繧繝端疊二枚、（東西妻、）其上敷唐錦縁龍鬢一枚、其上敷唐錦茵、爲法皇平敷御座、（法皇御座與主上御座、隔二間、）次敷法親王、及公卿圓座、（法親王座、〔宮〕法皇御座間簀子敷之、公卿座南階西簀子、及透渡殿、二行敷之、）南階東西簀外、敷兩方殿上侍臣座、（内西兩院東、）南階東西進（○進一作庭、）立左右胡床、次法皇著御簾中平敷御座、（今度同置三衣筥歟、可尋之、）次近仗陣階前、次主上歴初道（仁平自母屋際簾出御云々、）著御平敷御座、（東面、朝覲行幸之時、主上御座南面、然而康和、仁平共東面也、）御笏、御挿鞋（於西向戸下脱御、如恒、）等如初、

今度供御鉤匙、二位中將兼房卿取御鉤在前、頭中將實宗朝臣取御匙從後、如常、次以實宗朝臣召公卿、實宗向饗座召之、次左大臣以下著簀子敷座、余於西對代東弘庇邊立加之、次關白被仰可召參議一人參之由、隆季卿〔傳〕仰之、殖參議右兵衛督賴盛卿參進、跪候關白座下、先隆季卿問左府曰、參上可承歟、將可傳仰歟、左府曰、可參進者、關白被仰可召法親王之由、其詞不聞、賴盛卿退下、廻寢殿北面、就彼在所、以東小御堂爲法親王休所、告召由、次法親王手取三衣筥、其袋、赤色二倍織物也、自東方參上、著圓座、此間、兩方侍臣等著階下座、先內御方、次殿上侍人於西中門外、發三節亂舞、〔〇舞一作聲、〕先左、次右、次左右合奏、先之、取〔〇取一作助、〕音如常、〔五位外記史已下諸道者等、少々群居中門內北腋見物之、令前駈居交、尤奇恠、〕次笙吹大食調々子、横笛不吹之、次吹賀王恩曲、笙調子、中間横笛吹出之、代々御賀參入音聲用此曲、抑、延喜十六年依樂行事左近少將忠房奏請〔以〕渡双調奏之、是依合時音也、康和、仁平以本調子奏之、今度、隆內府依延喜例被奏可渡双調之由、法皇以此趣問行事上卿隆季、隆季奏康和仁平例尤不可乖違之由、法皇隨此旨不用延喜例、次行事參議卿、左、左近衛中將實家卿、右、右近衛中將實守卿、率舞人樂人等入自西中門、渡南庭、胡床南、著樂屋、左行事舞人樂人、歷左鉦鼓北、入自樂屋北第一間、右行事舞人、歷右鉦鼓南、入自樂屋南第一間、其座二行對座、左在西座、右在東座、並以北爲上、舞人在北、樂人在南、件座體異試樂日、各行事參議各著東西座上頭、如康和例者、行事樂屋前敷高麗緣疊二枚著之、今度無此儀、一〔鼓〕童暫以鼓舞、即入樂屋了、歷〔左〕鉦鼓北、樂人雖須列立樂屋前、婆娑無程、仍不及列立、

其行列、

先一鼓童、小舍人源雅行、天冠、及裝束等如試樂、但表袴二倍織物有赤地錦足纏、打銀文付之、件兒今日被聽院昇殿、名簿曰、院孫源雅行云々、〇件兒以下原本頭注、右近大夫多忠節著裝束、取大拍子相從、但頗寄南、

次左右樂行事參議二人、左北、右南、各乖裾、

左參議左近中將實家〔卿、〕　右參議右近中將實守〔卿、〕

仁平、左行事經宗懸裾、右行事師長垂裾云々、

次龍王童在中央、小舍人藤原宗國、裝束同一童、但表袴無足纏、又不懸一鼓、

次左右舞人二行、已上、皆垂裾持弓、糸鞋如例、隨行事直入樂屋了、

左五人〔在北、〕成經依所勞不參、此中、公時吹笛渡前庭、

右近中將藤賴實朝臣、　右近中將平維盛朝臣、青海波、

右近少將藤成經朝臣〔不參、〕　左近少將平清經朝臣、

右近少將藤原公時、貴徳、垂服、　左近少將藤原成宗、青海波、

右四人在南、

右近少將藤原隆房朝臣、　左近少將源雅賢朝臣、

右近少將平時家、　左近少將藤公守、

次樂人一列、皆揖笏、〔〇笏一作貫、〕垂裾淺履、衛府不持弓、〔依有所從也〕

先羯鼓、
治部卿源顯信朝臣、左袖上ニ置レ之、右手取レ撥擊レ之、
次揩鼓、
侍從源兼忠、同上、但不レ取レ撥、
次三鼓、
少納言源師家、懸レ頸、以二左右手一擊レ之、
次笙四人、
中務權大輔藤經家朝臣、 左近少將源有房朝臣、 刑部少輔藤隆雅、 丹後守平師盛、
次篳篥三人、不レ論二左右一、任二位次一立レ之、
左近中將藤定能朝臣、左、 中務權少輔藤季信、右、 右兵衛權佐藤盛定、左、
次笛四人、同上、
左近中將藤泰通朝臣、〔左、〕 右兵衛佐藤基範、〔右、〕左兵衛佐源資時、 侍從藤隆保、
公時入二舞人一替被レ入二基範一了、然而公時猶吹レ笛、是康和宗輔例云々、但彼時笛三人依二不足一、時々吹レ之、今笛四人、猶被レ入二公時一、仍笛五人始例也、
次大鼓一人、近衛將監二人舁レ之、

遠江守藤季能〔朝臣、〕立二大鼓南一擊レ之、
次鉦鼓二人、舁人同二大鼓一、抑、鉦非二行道具一、如二方磬一奎也、可レ尋レ之、 侍從源家俊、
左〔傍ヵ〕立二鉦南一擊レ之、
少納言平信季右、依レ無二所作一取レ笏、
件行列偏如二康和一、
各入二樂屋一了止レ樂、此間、召人舞人樂人乘二龍頭鷁首各一艘一、容二與池上一、同奏二賀王恩一、下レ自二東岸一、著二樂屋後座一、北上西面、〔中宮大夫起二御前座一、坐二西對代巽廣庇邊一、爲レ催二如レ此雜事一歟、〕(○中宮大夫以下原本頭注、)
次左右奏レ舞、皆不レ覩、舞頗遲々、仍中宮大夫以二陣官一催レ之、
左万歲樂、廿拍子出レ自二樂屋北一間一、歷二左鉦鼓北一、已下舞皆如レ是、
第一賴實立レ西、 第二維盛立レ東、
第三清經立レ西、 第四公時立レ東、
第五成宗立レ西、並二行、以レ北爲レ上、〔後聞雅賴卿云、成宗立二中央一云々、余見誤歟、又々可レ尋レ之、〕
進二左右胡床中央一舞レ之、
右地久、出レ自二樂屋南第一間一、歷二右鉦鼓南一、〔已下舞皆如レ此〕
第一隆房立レ東、 第二雅賢立レ西、
第三時家立レ東、 第四公時立レ西、
進二左右胡床中央一舞レ之、
右泰平樂、各持レ桙參上如レ常、

公時未レ習レ舞、仍四人立レ之、舞了歸入之間、於ニ左胡床邊一賜レ祿、院殿上五位取レ之、祿行事右衛門權佐光長率ニ祿辛櫃幷主典〔代〕廳官等一、豫候ニ樂屋邊一、

右新鳥蘇、（雅賢朝臣取ニ曾利古一、康和ニ一人〔取レ之例也、〕）歸入之間賜レ祿如レ左、但進ニ太鼓南邊一給レ之、取ニ曾利古一之人、歸入之間賜レ之、

左陵王、（裝束如ニ試樂一、自レ上給ニ裝束天冠一、如レ元、其舞絕妙、勝ニ于試樂日一、）還入之間賜レ祿、行事光長取レ之、康和、顯隆取レ之例也、

抑、式雖レ被レ載ニ胡飲酒一、有レ議止レ之、奏ニ陵王一、是又康和例云々、余案レ之、彼度賀宴日、伴童依ニ所勞ニ不ニ出仕一、忽以ニ陵王一替レ之、今日、胡飲酒童已出仕、可レ舞ニ納蘇利一云々、至ニ于胡飲酒一、何可レ被ニ停止一哉、雖レ似レ追ニ康和之例一、還可レ謂レ乖ニ彼儀一歟、

右納蘇利、（裝束自レ上所レ給也、其舞又以優美、）

還入之間賜レ祿同前、

万歲樂間居ニ衝重一、（公卿衝重著ニ魚味一、）先法親王料、光雅（康和、行事爲隆役レ之、例）歟、親雅各渡ニ御前一居レ之、次居ニ關白（五位藏人兼光、基親等役レ之、）以下大納言已上一、今日無ニ勸盃一、康和例也、（今案、法親王被レ候之間、無ニ便宜一歟、）舞了、發ニ退出音聲一、（長慶子、）行事參議以下肩レ祿歷ニ本路一退出、其儀如ニ參入之時一、（但兩舞童、直自ニ樂屋一退出、不レ列、又太鼓鉦鼓之人、立レ北擊レ之、不レ如ニ此、）次近衛撤ニ胡床一、此間、主殿官人率ニ仕立明一、池岸炷レ篝、（堂上掌燈未レ供、如何、）次被レ引ニ御馬龍蹄十疋一、置ニ平文移一、率ヲ入自ニ西中門一、（近衛次將、外衛佐、馬頭等引ニ上手一、關白幷左右大將隨身上臈引ニ下手一、今一人不レ足、仍御馬乘府生下毛野厚經引レ之、著ニ褐衣一、）三匝（右廻也、）之後、左大臣向レ座、仰云乘（白ニ後仰レ之、禮、先諾ヲ答揖、）次引ニ上手一之次將等乘レ綱退出、舍人等各取ヲ合之、跪ニ右膝一挾ニ褐前一騎レ之、（不レ使ニ人取レ口、獨騎レ之、但此中一兩人、以ニ下臈隨身一令レ取ニ差繩一、非ニ沛艾蹄一、尤見苦事也、）康和仁平共有ニ陸梁之龍駒一、仍催ニ一座之壯觀一、（康和下毛野敦清、仁平秦兼盛、各彰ニ其譽一云々、）今度其御馬皆以柔和也、已無ニ比興一、三匝之後、左府又向レ奧仰云下リ、即各下レ馬了、跪ニ右膝一低ニ褐前一、對ニ御前一引ヲ立之一、大臣又仰云、給ニ御厩一、（但此詞不レ明、）次牽出レ自ニ東方一了、（次將等不ニ歸參一、先例也、）於ニ東透廊外一、院〔御〕厩舍人等請ヲ取之云々、次敷ニ召人座於階〔下〕一、（先撤ニ侍臣座一、）次堂上欲レ擧ニ掌燈一、而爲ニ猛風一度々吹ヲ消之一、仍且可レ召ニ御遊物具一之由、關白被レ仰レ之、（遂不レ擧ニ掌燈一、）次五位殿上人取ニ御笛筥盞一（笛、納ニ筥一、）及琵琶玄上、筝（伏見、）和琴等、居ニ長押上一、此間、左大臣被レ向ニ饗座一了、爲ニ見參一歟、次地下召人著ニ砌下座一、次殿上召人參ヲ候座

未、次依關白命、次第取上御笛、（取出余笙置長押上、納笛於筥蓋、如例、指）參上、內府授予、余獻關白、關白取〔之〕（置勿歟、指由不見及、）主上取給御笛、（小鷹丸云々、）關白持空蓋復座、置前長押、此間、余示關白云、御笛之間御座可南面歟、（本御東面、頗無便宜之故也、）關白然諾、即被奏其由、仍居直御了、

次御遊、

雙調、（安名尊、鳥破、席田、賀殿急、）平調、（伊勢海、萬歲樂、更衣、三臺急、）

所作人、（拍子資賢卿、付歌維盛朝臣、琵琶余、箏內府、和琴雅賢朝臣、笛實國卿、笙隆季卿、篳篥定能朝臣、）

三臺急之間、成範卿取法親王祿、渡御前、置其御前、歷本路退下、此間、關白問余云、見參入御之後可覽歟、將於御座可奏歟、余對云、康和無所見、但如爲隆記者、似入御以前歟、仁平入御之後覽之、雖何儀有何難哉、但憶事理、入御以前可奏見參〔候〕歟、關白云、愚案又如此、次頭中將實宗朝臣指見參於杖、於寢殿巽邊伺氣色、（不正作法、只路居氣色于關白也、〔後聞、源納言云、非參議奏文之習、入自御座次間、而用當間、如何、又先候巽角簀子、可伺御目、而只跪居、尤無禮儀、若不相存歟云々、〕〔○後聞以下原本頭注、〕）關白被目之、廼歷座前、跪御座間簀子歟、指寄文杖、（此間、主上猶南面、）主上拔取之御覽、（有禮紙、）了返給、實宗進寄給之、取加杖、歷本路退下、（凡奏見參之間、更無禮儀、兼不存知歟、）次左少將平時實朝臣入、從西中門、於對代南

五百五十

庭（寄南、）唱院司見參、（不見及其作法、）聽唱左大臣（爲見見參起、然之後、不復座、）降自中門內方、賜祿一拜退出了云々、此間、內府問余云、賜祿之時徒跣歟如何、余云、可著沓歟、余又問關白、關白曰、雖不覺悟先例、著沓有何難乎、此後良久無告示之人、（如康和例者、行事光雅可來告歟、）仍與關白相議、余及內府先起座、（自餘之人、先是皆起座了、）進西對代之間、光雅曰、院司分散之間、一切不得賜其祿云々、（左大臣一人〔之〕外、大略不賜〔歟〕、）即光雅參進取法親王祿、自東方賜從僧云云、次法親王退下、次光雅歸來、次主上入御、余不見〔參〕及此間、中宮大夫以光雅觸內府云、不令預院司祿給如何、內府答云、未補院司云々、隆季重示云、納言之時補院司之人、任大臣之後、重不被仰者也、而（此事於座內府被問余、余依不覺悟、不答左右也、）便內府降自中門內方、賜祿一拜歸昇、此間余觸隆季曰、給院司祿無其期歟、欲退出期、供奉祿猶可候歟如何、隆季大咲云、尙可令給祿御上歟、如斯希代之事、雖不有如法、其事端々必可候也、即招光雅仰云、院司祿無其期、於今早可唱供奉見參之由、可被下知者、頭辨長方示余及內府云、明日於御船及御前可有御遊、可參入、（兩日共可彈琵琶云々、）者、余聊

有二所勞一相扶申二可レ參之由二了、背有二小二葉一、當時付レ葉參入、仍有二此答一、內府又被レ申二可レ隨レ躰之旨一、余白地參二御前一、待二院司祿給終一之間也、郎歸出、爰光雅告下唱二見參一之由上、余降レ自二中門廊南妻一、著レ沓跪二砌外一、賜レ祿乍レ跪一拜、直退出了、〔今日、女院半物四人、中宮半物二人、上西門院半物二人、幷雜仕等、在二東釣殿一見物、其裝束盡レ善盡レ美、〕(〇今日以下原本頭注、)大臣見二見參一之間事、

後日、源納言語云、左大臣著二殿上端座一、外記指二見參於杖一、乍レ立二小庭一獻レ之、不レ昇二緣上一、大臣取レ之見了、此間、大臣前駈等、取二松明一、進二小庭一照レ之云々、返給、降ニ立中門外一、付二頭中將實宗一奏レ之、返給、召二少將時家一、給二院司見參一、召二中務少輔隆成一、給二供奉見參一云々、

今日、參入公卿、付二裝束一、法親王裝束見レ端、

關白、位袍、櫻二倍織物、文棠杏葉下襲、白浮文表袴、紫村濃地金作螺鈿劔、〔鞘上下有二水精伏龍一、貝中入レ玉、遠見似二銜劔一歟〕紺地平緒、笏、隨身狩袴、濃海綬地、上臈打二窠文一付レ之、

左大臣、打下重、紫村濃螺鈿劔、紺地平緒、

余、見上、

內大臣、裏款冬浮文下重、〔文窠形、〕白浮文表袴、沉地螺鈿劔、〔有レ樋〕紺地平緒、隨身狩袴無二風流一、

大納言、已下、劔、平緒不二記悟一、仍不レ記レ之、但皆螺鈿有二文等一歟、

定房、打下襲、

重盛、櫻萌黃黑文織物下襲、〔文窠丸、〕白浮文表袴、隨身狩袴、造二櫻花一付レ之、但其菜蘇芳如レ例、

公保、打下重、隆季、同、實房、同、實國、同、

中納言、

邦綱、打下襲、宗家、同、資賢、柳綾張下襲、宗盛、樺櫻浮文下重、白浮文表袴、兼雅、唐綾櫻下重、時忠、打下重、雅賴、同、實綱、同、

參議、

成範、唐綾櫻下重、賴盛、唐綾柳下襲、後聞著二唐物袍一云々、朝方、打下襲、教盛同、實家裏款冬二倍織物下襲、〔文紫杏葉〕〔萌黃浮文表袴〕家通、打下襲、實守、樺櫻下襲〔唐物云々、〕白浮文表袴、賴定、打下襲、

散二位三位、

兼房、浮線綾櫻下重、白浮文表袴、基通、樺櫻浮文織物下重、裏款冬浮〔文〕表袴、已上二位、信範、打下重、基家、同、隆輔、同歟、不二見及一、俊經、柳綾張下重、脩範、打下重、

不二參入一人々、除二前官人一、

成親、重服、資長、〔留守〕忠親、脚病、俊盛、俊成、永範、經盛、已上四人、近年無二晴出仕一、重家、所勞、

舞人裝束、

左、

麹塵綾闕腋袍、樺櫻打下重、同色打半臂、濃蘇芳ニ打表袴、螺鈿野劔、紫緂平緒、小豹尻鞘、弓、平籙、韈、糸鞋、巻纓、指頭櫻花、以レ銀造レ之、緌、
此中、頼實依レ為ニ禁色人一、著ニ織物一、
維盛青色、立文、清經唐綾青色、
成宗堅文織物袍、打表袴、
右、
袍、巻纓、緌韈、糸鞋、弓、平籙、已上同レ左、柳打下襲、青打半臂、欵冬打表袴、濃淡任レ心、其色不同、猶可ニ二同一歟、螺鈿細劔、青緂平緒、或萠黄、竹豹尻鞘、指頭欵冬、以レ銀造レ之、
此中、隆房半臂、下重鏤薄、如ニ薄様一、又造ニ櫻散花一付レ之、又表袴縫ニ色々窠文一、遙見偏如ニ織物一、
雅賢糸鞋、以ニ村濃糸一造レ之、他人不レ然、
樂人裝束、
如レ例、衛府闕腋、弓箭、此中少々著ニ櫻下襲一云々、
祿法、可ニ尋記一之、
法親王參上儀、
前駈廿八人、上童四人、黄地錦上下付ニ金銅花一、自ニ左馬頭重衡朝臣

八條亭ニ被ニ出立一云々、
所々打出、
建春門院御方、十一具、六間分、
紅薄様衣五領、紅薄様五倍單衣、紅薄様五倍打衣、紅薄〔様〕二倍織物、五倍衣著、以ニ染濃薄黄白色菱方文一、唐機に縫レ之、付ニ金銅菱文一、赤地錦五倍唐衣、付ニ金菱文一、赤地錦裳腰、付ニ金丸文一、在ニ玉上差一、裳同織物三倍同裳、以ニ紺青一圖ニ荒海一、〔樺櫻二倍織物、五倍御几帳帷、散ニ出御所一間一〕
女院御裝束、
唐山吹匂御衣八領、唐綾青合御單衣、紅打御衣、白地錦柳五倍御表著、付ニ銀金文一、赤地錦御唐衣、付ニ同金文一、有ニ玉紅一、銀打展御裳腰、白地二倍織物御裳、鳳凰竹桐文織レ之、玉上差、赤地錦御袴打敷、例御扇、
上西門院御方、六具、三間、
白衣五領、白單、白打衣、白表着、白唐衣、紅袴、白腰裳、
中宮御方、十具、五間、
紫匂衣五領、紅匂三倍單、山吹匂三倍打衣、蘇芳匂三倍裳腰、萠黄匂三倍唐衣、紅袴、
五日、庚戌、天晴、申刻、着ニ直衣一、薄色堅文奴袴、出ニ紅打衣一、康和、知足院殿令レ出ニ紅打一、

給、例也、又仁平、宇治左〔府〕同出之、抑、近代殿上人等、於年齢闌人者、入綿著之、余其年雖不及老、其職已高、若可入綿歟、但傳聞知足院殿仰云、打衣入綿、古來不見事也、近代人々、甚見苦、尤不可然云々、加之、康和仁平共不被記入綿之由、仍今度不入之、

乘半蔀車、隨身布衣、上腐冠、左番長下野忠武、二藍上下付錦島摺、右番長同敦直紺藍上下以紅句糸菊閉、共不著打衣、其主著打衣之間、隨身不著打衣、是故實也、參南殿、先之、關白被候、淺黃綾指貫、不出衣、隨身上腐四人著四季裝束、主依不被著打衣、各所著打衣也、良久、內府參入、次建春門院、中宮女房於東釣殿乘船、其船右大將、及平宰相數盛卿依仰造進、無殊風流、有屋形、懸翠簾、二艘共、內藏人著衣冠、爲棹、衛府召胡籙、兼綱壺、能成胡籙已上共爲衛尉、

次余內府以下歷寢殿南面、庇簾皆垂之、不出几帳、及東小寢殿上西門院御所廊等、於中釣殿乘船、其釣殿東面有船寄、然而依〔無〕便宜、於南面汀乘之、其道敷緣道、仍不著沓、屋形張纐纈、大略如東樂屋、不懸簾歟、筵、隆季卿調進之、鋪置茲管、乘船人、余、琵琶、（字若御前、在蓮花王院法藏、）內府、箏、（伏見）中宮大夫、笙、私笙歟、藤大納言、笛、私笛歟、按察、拍子、花山中納言、箏、不知其名、已上在屋形中、實宗朝臣、琵琶、（字賢圓、在同寶藏、依無其弦、忽懸之、）定能朝臣、箏、〔號樂、〕隆房朝臣、笙、雅賢朝臣、和琴、維盛朝臣、笛、〔去夜、內府同被彈琵琶之由聞之、而俄實彈箏、實宗彈琵琶、內府非擧歟、〕（○去夜以下原本頭注、）人々皆直衣、內府以下青鈍指貫、不出衣、殿上人鞏固、野劔、壺胡籙、持弓、〔綏、〕如恒、實宗著堅文織物指貫、藏人爲棹、男女船幷三艘浮遊池上、竹肉合聲、此間、關白出居南簀子敷、主上、法皇、女院、中宮御座簾中、以二三間爲御前、雙調、鳥破、櫻人、難波海、賀殿急、平調、青柳、萬歲樂、大路、三臺急、一兩度廻棹之後、到始所下船、歷本路欲歸之間、寢殿爲御所、仍俳佪其廣庇邊、而依法皇仰、關白傳召之、仍余、及內大臣經御前簀子、過御前之間、屈テ過之、關白西方並居、關白以下無座、假居之儀也、隆季、實國已下、先之廻北方、在西透渡殿邊、次藏人基行挾端取鞠、不付枝、置前庭、次堪蹴鞠之侍臣九人入自西中門參上、親信朝臣、賴輔朝臣、已上束帶、各著柳張下重、定能朝臣、泰通朝臣、有房朝臣、雅賢朝臣、已上直衣、括結、撤綏、卷纓如元、維盛朝臣、不撤綏、括結、家光、著革襪、時家不撤綏、不括結、挾端、已上九人暫候庭上、依關白相示上鞠、刑部卿賴輔朝臣上之、件人依此事近昇殿云々、先與親信朝臣暫相讓、進出取鞠、頗向御所上之、只一足也、〔後日賴輔朝臣云、革襪上著例絹襪、又上鞠有二說、一足三足云々、今度用一足說了、〕〔又傳習故入道亞相成通、因之讓其子泰通朝臣云々、〕（○後日以下原本頭注、）鞠間無殊事、但賴輔朝臣依堪能、雖應其撰、今日頗不入其興、衆人以爲無詮、後聞、頭辨曰、刑部卿於鞠者、院御不中用人歟、萬人大咲云々、隨身重近、兼賴已下著布衣、各有風流、候東方、關白、及余、內府隨〔身〕在西方、各取遂去鞠、授殿上人、此中、關白隨身下﨟取鞠、擲擊前樹、觀者解頤、及秉燭蹴鞠了、關白以下起座、關白幷余參御前、內府

向殿上、秉燭之後、於東小寢殿南弘庇、敷高麗疊爲其座、（以西爲上、並置御遊具、）有御遊、所作人如乘船、關白不被著座、殿上人候南簀子、（弓箭如初、）實宗朝臣候公卿座末、先可吹雙調歟、將直可奏平調歟、聊有議定、內府云、仁平直奏平調、如何、隆季曰、猶先可有呂歟、卽吹雙調々子、（妹與我、春庭樂、胥々馬、胡飲酒破、木遊、鳥急、）次平調、（庭生、慶雲樂、大芹、五常樂急、淺水橋、倍臚、）事了自下﨟起座退下、今夜以有女暇、令懸改玄上絃、日來所懸之絃依太強也、余退出之間、小付定能朝臣、抑、今日御遊、內府可彈琵琶之由、去夜所聞也、而實宗彈之、若內府推薦歟、今日所作人、公卿之外不參入、又無催云々、但邦綱卿密々候御所方、內府暫候懸改御前絃、明日於樂屋可彈云々、後聞、今朝關白以光能被奏曰、昨日參入之間、檢非違使拂前駈隨身等、仍今明不可出仕者、仍檢非違使兼隆被止廳事了云々、

六日、（辛亥、）天晴、今日、御賀後宴也、午時、著束帶、（打下重、竪文表袴、沈地銀樋螺鈿劍、紫緂平緒、隨身〔狩〕袴同染分、〔但櫻花、〕仁平後宴日、雖無還御、〔猶〕著染分、況今日有行幸還御乎、）參南殿、先參朝餉方、關白被候、此外卿相五六輩參候、人々未參集、余見廻御裝束等、（子細在左、）未時、主上著御々裝束、（麴塵御袍如昨日也、）暫御休息所平鋪座、內府依遲參所被相待也、頃之、內府參上、則引陣、先之、法皇御簾中御座、次主上渡御、（御沓、御指鞋、御路、皆如一昨日、）二位中將兼房、右宰相中將實守等、候御劍璽、（各歷透渡殿、跪同廊北頭、置弓參進、置御劍退歸、跪同所取弓退下、）主上御座平鋪也、（階間、東面、）關白刷御裾、卽著御前座、次頭中將實宗朝臣、奉關白仰召公卿、左大臣以下參上、（余於西對代東弘庇立加〔之〕、如一昨日、）次關白召參議右近衞中將實守卿、仰可召法親王之由、（其間儀如一昨日〔儀〕、）實守繞北面、就彼休所召之、便法親王著座、（裝束及三衣筥如一昨日、〔但今日綾平袈裟、〕）此間、兩方侍臣可著階下、而遲々、尤懈怠也、次船樂六艘奏參音聲、（鳥向樂、）〔自南池參上、殿上人伶人船二艘、〕著御前汀、其間五位侍臣持參絃管、置御前長押上、又大納言上﨟兩三起座、兼雅卿近參候、可彈箏之故也、次關白被進御笛、左大臣曰、五位侍臣參上取御笛筥、可置關白座前者、余云、前々取上之如何、左府曰、不可然、猶五位侍臣可持參也、余不示左右、左府暫案又曰、分明不覺悟云々、（候座人次第取上進之、定例也、未見此儀、尤足爲奇、左府〔之躰〕忽失歟、）依召宗賴參進、取御笛筥獻關白、（撤筥、如例、）關白取之、昇自御座間

進レ之、持二空宮一復レ座如二昨日一、其間余召二五位侍臣一、取二琵琶上主上、等一、伏見、令レ置二余及兼雅卿前一、各調レ之、頭之、主上令レ吹二御笛一給、卽一疊以下下レ自レ船向二樂屋一、下レ船之間、樂中絕、尤奇怪、隆季高聲催レ之、其行列如二一昨日一、但行事參議及打物除二太鼓鉦鼓一之外、不レ乘レ之、二平之例云々、康和皆乘レ之〔云々〕、人等兼候二樂屋一、又兩舞童共懸二一鼓一、婆ヨ娑于庭中一、光近、忠節各著二襲裝束一、取二大拍子一、余進二〔件〕兩人〔等〕自レ本候二樂屋一歟、舞人樂人等不レ列ヨ立二樂屋前一、直以入了、依二童〔早〕入一也、今日、行事實家卿一人候二樂屋一、康和仁平例也、先レ之、歷二閑道一向二樂屋一云々　船樂六艘、龍頭三艘、鷁首三艘、第一龍頭、左舞人樂人乘レ之、左近將監四人爲レ棹、裝束如二行幸儀一、第一鷁首、右舞人樂人乘レ之、右近將監四人爲レ棹、裝束同上、已上著二御前汀一、下レ船入二樂屋一了、第二龍頭、左召人舞人樂人著二襲裝束一乘レ之、左近衞四人爲レ棹、裝束〔同〕　第二鷁首、右召人舞人樂人著二同裝束一乘レ之、右近衞四人爲レ棹、裝束同上、仁平例、左衞門府狩衣四人棹、件二艘、今度被レ用二近衞一、已上自二池上一東廻、下レ船自二樂屋後一參入、第三龍頭、左非召人舞人、樂人、裝束同上、左衞門府狩衣四人爲レ棹、著二錦繡裲襠一云々　第三鷁首、右非召人舞人樂人、裝束同上、右衞門府狩衣四人爲レ棹、裝束同上、仁平例、左右兵衞〔府狩〕衣四人爲二件二艘棹一、今度用レ之、已上不レ下レ船、自二水上一繞レ棹退下、次樂屋吹二壹越調〔々〕子一、此間、關白召二光雅一、仁平、法皇召二藏家一被レ仰レ之、今度召二五位一、被レ准二彼例一歟、理須レ召二藏人頭一也、大臣、琵琶、大夫、中宮大夫、

笙、藤大納言、笛、按察、唱歌、等可レ遣二樂屋一者、可レ遣二笙管之由、不レ被レ仰歟、問ヨ及之一、光雅跪二各々座前一仰レ之、內府欲レ立レ座之間、樂屋邊騷動出來、堂上人々揚レ聲雖レ加二制止一、敢不レ能レ止、調子中絕、舞人樂人皆悉群ヨ立樂屋邊一、在二胡床一次將及陣官人、幷人々隨身檢非違使等、充ヨ滿庭中一、候二堂上一中納言以下、及在二西對代一公卿、殿上人等各立躁、萬人不レ知二何事一、然間、著二赤衣一〔之者〕、自二樂屋方一奔來、逃ヨ上東釣殿上一、件釣殿北堂上、上西門院、建春門院、中宮半物等、群居二簀子一、同雜仕等並居、郎從數人、搦二隨身一人一、不レ知二誰人隨身一、隨二其後一同上立二釣殿一、窈窕群妓皆以迷惑、殆欲レ入二池中一、宮侍不レ知レ名、爲二扶持一出來之間、自二東方一入レ水云々、余憖不二見及一、赤衣及郎從歷二件釣臺並小御堂南簀子等一、東方逃去了、此後更不二出來一云々、件赤衣大夫尉遠成云々、右大將在レ座制ヨ止庭上雜人一、又遣二隨身一人於樂屋一、問二子細一、又別當時忠卿立二中門廊邊一、召二大夫尉康綱一遣二樂屋一、渡二南庭一、各歸參申云、諸衞隨身一人出レ事、檢非違使遠成搦取云々、猶未レ知二誰人隨身一、此間、法皇及關白閇レ口無レ被二尋仰一事上、今日、狼藉絆絕二常篇一、可レ謂未曾有歟、賀宴妨唯在二此事一、良久樂屋漸靜了、此後又吹二調子一、內府猶稱レ有レ恐、暫不レ被二起座一、次左右

奏レ舞、

左春鶯囀公時不レ立、以下舞人如レ是、右古鳥蘇、左青海波、右散手、左胡飲酒此舞無レ賞、蹄入之間賜レ祿、左陵王、右納蘇利、左賀殿、右林哥、不レ縿レ尻、康和緣レ之、今度有レ儀不二優美一之故云々、左三臺、皇仁、

春鶯囀之間、居二衝重一如二賀宴日一、兩方殿上侍臣著二階下座一、序間、內府起レ座退下、此後數刻猶不レ向二樂屋一、此間供二御膳一、陪膳定房卿、役〔供〕參議散三位等如レ常、只常行幸體也、古鳥蘇終頭、內府以下向二樂屋一、源大納言、源中納言同相具、爲レ扶二持胡飲酒一也、猶各別可レ向歟、後聞、內府爲レ相二具源大納言一、待二御膳一了之間、經二數刻一云々、是仁平故宇治左府被レ相二具中院一之故云々、而見二彼䛕一、全以不レ然、如何云々、人々有二傾奇〔之〕氣一歟、被レ遣二樂屋一之大臣與扶持舞人々奧座樂人等、出居混合之條、不レ得レ心、又無二先例一、旁可レ謂二遺失一歟、內大臣降レ自二對代南階一、隨身發二前聲一、定房、隆季、實國、資賢、雅賴等卿、降レ自二中門廊南妻一、內府隨身歷二池畔一、定房等歷二階前一、胡床北也、更自二左胡床後一南行、歷二左鉦鼓北一入二樂屋一、隆季卿以下歷二胡床南一此後路同前、入二樂屋一、其座無二定法一、公卿多居二端座一、後聞、內大臣、定房、隆季、實國等在二端座一、資賢、雅賴等在二奧座一、樂人等出居二大鼓邊一、相次、右大將率二一族公卿一宗盛、時忠、賴盛、敎盛、信隆等也、向二樂屋一、將軍降レ自二對代南階一、宗盛以下降レ自二中門廊南妻一、共歷二池畔一、自二鉦鼓北一入二樂屋一了、是爲レ扶二持青海波裝束一也、其裝束之垣代未レ出之間、各歷二本路一復レ座、古鳥蘇了、

先撤二胡床一、陣官等撤レ之、次殿上〔人〕侍臣、實宗朝臣以下入レ自二中門一向二樂屋一、各經二右鉦鼓南一、今日持レ笏皆向、衛府持レ弓、次垣代出二樂屋一、輪臺延吹、北進歷二階前一、西行南廻傍二池畔一東行、左廻也、謂二之大輪一、立二垣代一侍臣藏人頭不レ依二位階一立レ前、左右舞人在レ前、殿上人等在二其後一、不レ論二樂人非樂人一、依二位次一立也、

實宗朝臣、長方朝臣、雅長〃〃、親信〃〃、
知盛〃〃、淸通〃〃、光能〃〃、通親〃〃、
賴實〃〃、重衡〃〃、通盛〃〃、隆房〃〃、
顯信〃〃、打物有房〃〃、通資〃〃、季能〃〃、
信基〃〃、光憲〃〃、經房〃〃、時實〃〃、
雅賢〃〃、經雅〃〃、〔經雅溺二御點一之人也、而推參立レ之、人々爲レ奇云々、〕
保盛〃〃、親宗〃〃、淸經〃〃、兼光、
光雅、基親、光實、時家、公時、師家、家俊、
信季、兼忠、資時、公守、盛定、已上任二位次一注レ之、

輪臺、上臈二人在レ先、賴實、淸經、不レ袒、青海波不レ立二垣代一、康和仁平例也、後聞、康和下臈二人在レ先、仁平上臈二人在レ先、今日可レ依二何例一乎之由、賴實朝臣觸二隆季卿一、隆季卿稱二康和例之由一、而光近申云、上臈可レ在レ先、隆季未レ可レ依二光近申狀一之由、仍今日爲レ先二上臈一云々、公時在二最末一、於二樂人一爲二最末一、非二垣代末一、須レ有二輪臺四人一也、而實敎重服、替被レ入二公時一、其後成經所勞出來、事爲二卒爾一、不レ被レ入二其替一、仍上臈二人在レ先、下

臈一人在後、但舞時頼實、清經立之、公時雖不舞輪臺、以下臈立宸末歟、凡舞人不足之間、於事參差者也、左右舞人皆擊須知加倍繞行、自餘甞指笏（衛府撤弓、）懷反鼻、（但不擊須知加倍乎、）大輪一匝之後、當南階（遶南去、）兩所造輪、（其輪立様、太以狼藉歟、造輪之人皆可向外、而悉向御所方、又上臈下臈但交可立、而隨〔位〕立之、又圓可立廻、而如鄭禮二倍立之、未見事也、須樂行事進出行事也、而隊居樂屋、未知其意如何、）此間、青海波二人來立東西輪中、（上臈西輪、）次隆季、實國、資賢、定能等、出自樂屋立垣代後、（隆季、實國、於樂屋指笏、持笛笙進出、定能朝臣置弓、持篳篥進出、資賢獨一人持笏、依唱歌也、）爰垣代平立、（此時立様又以違失、假令第一立西、第二立東、第三立第一之西、第四立第二之東、如此可立也、而資宗上臈在東、長方下臈在西、是尤違例也、以下盤等〔或〕又以散々、）立定之後、輪臺早吹、此時舞出二人、（頼實出自西立〔西〕、清經出自東立〔東〕、）之後、四遍詠取音唱歌只拍子等、皆如試樂、仍具不記之、輪臺了、青海波出、（輪臺入之間、須臾答出樂屋、同時資賢吹青海波、維盛在西、成宗在東、共著青打海賦半臂帶螺鈿〔細〕劔、右粗、自余如元不帶胡籙、）舞出、六遍詠唱歌、皆如試樂、但笙笛無遂亂、隆季付資賢唱歌吹笙、（今度、光近唱歌不聞云々、）仍至樂竟、同時止音者也、（實國付所不異成親、〔○此間恐有脫字〕）舞了、隆季以下復樂屋座、次又輪臺延吹如初、擊須知加陪一匝了入樂屋、次立垣代之侍臣等渡前庭、歸出西中門、（持笏已上〔○已上一作弓等〕如初、）輪臺之間、頻發御笛、其聲寥亮、聞者感歎、擊間、余起座自主上御休所方、入女房中、乞水飲之、依口乾也、即復座、次胡飲酒出、（經樂屋北第二間及大鼓與下〔○下一作左〕鉦鼓之間如常、）此間、父卿相副扶持舞出了、歸入樂屋、舞童歸入之間、右近中將光能朝臣取祿給之、（今日不賜御衣、試樂日預勅祿之者、重無此儀云々、）龍王、（父卿不向樂屋、如一昨日同給之、光長取之、如一昨日、）納蘇利不賜祿、依胡飲酒之時給也、納蘇利破之間、堂上掌燈、庭前立明、池畔舉篝、此間、定房、雅頼等各經本道復座、皇仁破之間、中宮大夫以下經本路復座、同急之間、內大臣（歷階前如初、）復座、舞曲了、樂人等奏退出音聲、（蘇合急、）自東方分散了、次地下召人著座、次殿上人召人參候、次御遊、

雙調（阿名尊、鳥破、美作、賀殿急、眉刀自女、歌三、樂二也、）

平調（伊勢海、萬歲樂、更衣、甘州、〔只拍子〕、席田、歌二、樂三也、）

所作人（主上御笛、余琵琶〔玄上〕、內府箏、藤大納言笛、家通卿笙、定能朝臣篳篥、中御門中納言拍子、按察和琴并付歌、）

主上每度〔吹出〕樂給、三臺急間、左大臣起座渡御前向東方、爲取賜物也、御遊了、關白給御笛、如元入筥蓋、猶置座長押上、次賜公卿祿、先關白祿、實宗取之、依命持歸了、次左大臣祿、通盛朝臣取之、見大臣不候座、欲置余前、仍余暫被起座之由示氣色、而置左府座跡退了、未曾聞、次經家朝臣取余祿、依自作持退下了、給隨身、內大臣以下

次第賜之、(康和記曰、於中門邊賜祿云々、)次左大臣、中宮大夫、三條大納言取送物、(御本、笙、笛、各納宮製錦袋、付銀枝、件物等康和例也、)經御前、(各跪主上御前、稱物名、但不問、)於西透廊渡職事、(頭中將、頭弁光雅等請取之、)左大臣直退出了云々、次左衛門督宗盛卿取中宮御方送物、(御本、付枝如初、)同渡御前、(不跪、依為中宮御送物也、)於中宮御方弘庇、欲授權大夫、(康和權大夫能實請取進簾中、)而依不候、不召亮、又不候、仍召大進基親賜之云々、此間、(內御方送物間〔也〕、)自東方引々出物御馬、(不置鞍、)舞人九人、(今一人不足、通親朝臣引之、其位在能實上、仍引第一御馬、)及候院隨身等(重近以下十人、)引之、一兩匹之後、關白被仰可引出之由、(不及作法、)即自西中門引出了、出中門外、副渡御馬衣云々、次關白被仰將可參之由、為取劔璽也、依關白命、公卿自下臈起座、(當時候座之人兩三也、下臈等先之、起座了、)此間、主上經本路入御(々)休息所、次余逐電退出、〔後聞、

勸賞、

法親王二品、(守覺)(元無品、康和覺行親王三品、今度被敘二品、)

院司、

正二位宗家、　資賢、

正三位信範、

正五位下藤隆保、　(父隆季讓、)

從五位上藤定經、

上西門院、

正三位基家、

建春門院、

從三位隆忠、

中宮、

從二位基通〕

今日參入公卿、　(付裝束、)

〔大臣、〕

關白、(堅文織物柳下襲、(打裏、)堅文表袴、沈地金作金櫃螺鈿劔、紫緂平緒、隨身基通染分狩袴、但縫目有伏組、(村濃、))

左大臣、(柳綾張下襲、(表太滑不異白襲、)劔、平緒、一昨日同物也、)

余、　(見上、)

內大臣、(打下襲、劔、平緒、同物歟、)

大納言、(定房、重盛、(打下襲、隨身不付花、)公保、隆季、(唐綾柳下襲、)實房、實國、)

中納言、(邦綱、(打下襲、)宗家、(同、)資賢、(綾柳張下襲、)宗盛、(打下襲、)兼雅、(同、)時忠、(同、)雅賴、(同、)實綱、(同、))

參議、(成範、(打下襲、)賴盛、朝方、教盛、(唐綾柳下襲、)實家、(打下襲、但著白浮文表袴、)家通、(打下襲、)實守、(打下襲、但著浮文表袴、)賴定、(打物、))

散二位三位、(兼房、(打下襲、)信隆、(同、)基通、(唐綾裏歟、冬下襲、(打裏、)同櫻萌黃表袴、只萌黃表袴普通也、櫻萌黃緂不覺悟、若先例歟、)信範、(打下襲、)基家、(同、)隆輔、(唐綾櫻下襲、人以稱尾籠々々、)俊經、脩範、(打下襲、))

不參人々、同昨日、
舞人裝束、如昨日、但各用新物歟、陪房裝束、無風流、靑海波裝束、見端（緒）
處々打出、于細追可尋記、
上西門院、二色、建春門院、靑末濃、中宮、裏欵冬、
後宴裝束、
寢殿母屋東第四間以西、同西面二ヶ間、皆垂御簾、
南庇東第三間西面、法皇御座間也、及同間以東、南面簾皆垂之、同間以西、並西面三ヶ間簾皆上之、件西面二ヶ間格子、今日一昨日、其中所立之置物御厨子等、今日撤却也、南庇南階當間、敷繧繝帖二枚、南北行、其上敷唐錦緣龍鬢、其上加同茵、爲主上平鋪御座、東面、母屋簾中御調度等不撤之、法皇御座、及自餘殿上堂下裝束、偏如賀宴日、但不立獻物長物、
後聞、今日鬪諍濫觴、賴實朝臣隨身渡樂屋後橋向主許、雅賢朝臣渡其橋之間、以弓突入件隨身於水了、其報答他隨身等、賴實隨身、歐檢非違使遠成郞從、件遠成爲禁止雜人臨樂屋邊、然間、彼此拏攫、遂搦取隨身一人之處、賴實所相具衛府、左衛門尉季信、殘隨身、相共猶欲打檢非違使、仍遠成逃上牛物等中、此間嗚呼有二、一、先雅賢突入隨身者、過其從類可報答、而打見證之遠成從是一、次被追舞人隨身等、著朱紱之有司、逃昇堂上、踏幾牛物等、遂隱居晦跡了、是一
〔後聞〕今夜行幸還御云々、舞人撤指頭花、幷尻鞘、四位、他事如元、著靴供奉云々、
七日、壬子、雨下、賀宴三ヶ日無風雨之難、今日降雨、天地和合揭焉者歟、中將賴實隨身、自院以下候北面之下臈、爲御使、被遣左府之許、又雅賢朝臣蒙勘發籠居云々、
八日、癸丑、此日、御賀行事頭弁長方朝臣、藏人左少弁光雅、右衛門尉藤原能成、六位使、等相具御調度目錄參入、各給祿、紅掛、又左衛門督宗盛卿持參勸賞位記、花山中納言兼雅傳奏之、宗盛卿給祿、大褂一重、院司公卿之中、信範卿一人參會、仍便給件位記、自余以主典代被分遣之云々、
九日、甲寅、天陰、頭弁長方來依相招也、官奏直物等、今日可候之間事等示付之、內々示關白了、猶爲令得其意所示也、於官奏者、新任大臣可候奏之由蒙宣旨之後、所候〔吉書〕奏也、而余任大臣之後、大都奉遇幼主、未蒙此宣旨、當今親政之後、尤可有宣下之處、上不知子細、職事又不相存、

關白又不被存歟、如此之間、自然渉年月、理須待上仰也、而進代之法及月迫、上臈有障之時、卒爾蒙催、太可難堪、又難得〔吉日〕加之、家吉例、京極殿、後二條殿、故殿、初度奏、或二月或三月、皆春候之、因之强今月可候之由所存也、此旨内々觸關白、又含職事、是雖非禮、末代事非如此者、無其期之故也、又直物三月吉例也、仍同今月可申行之、而法皇遼所有馬、御幸、遼御遲々者、可不便、仍兼可取御氣色、近代必有任人之故也、但廿日比可有還御之由有其聞、然云、其後可奏之由同相含了、此次良久言談退去了、

十日、乙卯、終日甚雨、入夜天晴、此日、乙童著袴、八歲、毎事省略以保元余著袴例准行之、尋常上達部座、聊儲客亭、副北妻戸及西南障子、立廻四尺屛風、二行敷高麗端疊、北第一疊敷對座、與依敷余座也、余座不敷茵、座及廣庇不敷席、豫居饗饌、大臣三本納言參議二本、是除菓子外也、保元〔任先〕例也、但余饌追居之、又不儲殿上人座、是保元例也、雖略儀、自高松院有御使、給裝束、是自緇緑之昔、有猶子之義、故有此御訪歟、御使判官代有隆、故顯時卿息、前相模守、申時許來、太早須先案内本所之人也、不知子細歟、刻限不至、暫待候之、秉燭、中御門中納言、叙正二位之後、未拜賀、然而依爲私事、先例不憚、故余請之、納言隨而來、兵部卿信範等來、已上直衣、即余出座、次奉行家司少納言信季參上、申高松院御使後之由、〔仰可召由、先例可尋〕即有隆束帶、插笏、取衣筥、有臺不似先例、可尋之、參上置余前板敷、拔笏退下、家司光經朝臣、本點定資泰朝臣、而依遇參、光經役之、取祿給之、有隆取之降自南緣南妻、於簾下二拜、依雨濕、不出前庭也、退出、次左近中將定能朝臣取裝束加臺、置著袴所、以寢殿西第一三四〔三〕ヶ間、爲其所、〔除西庇也〕垂母屋廂簾、西第二間東柱南北行撰假鴨、打懸簾、〔垂之〕西二間西邊障子東面、同懸簾〔垂之〕中間副奥敷高麗〔端〕疊二枚、〔東西行〕其上敷東京茵、爲著袴座、其後立五尺屛風二帖、西間副西敷高麗端疊一枚、〔南北行〕廂不懸几帳帷、西第四間以東四ヶ間出几帳帷、但無打出、依略儀也、當御座間東西柱實子敷要灯、其西燈臨期撤之、依爲御前物促送邊也、次余起座入著袴所、召定能朝臣相共令著裝束、此間、藤中納言參上、著座、〔直衣〕其次第先下袴、余結腰、次袙、有假帶、次直衣、遣尻、如主上御引直衣、令著畢、定能朝臣退下、取打敷參上、四位以下〔八〕人、取御前物參上、定能朝臣次第取居座前、頗卷上簾、居之如恒、訖退下、次余含之、先例招親昵公卿一人、令著裝束、令含前物、今度依略儀無之、次余相具小童、出居上達部座、小童居端座上板敷、須臾小童歸入、定能朝臣扶持之、次居余饌、陪膳、光經朝臣、次一獻、資泰朝臣持參盃、次二獻、勸盃繼家朝臣、瓶子〔藏人〕五位、次居汁、次下著、次二獻、勸盃信範卿、經奥座後、居余座下方勸之、瓶子中務〔權少〕輔季信、殿上人、次朗詠、今月德是、宗家卿發之、資長、信範等助音、次居汁、次居菓子、此間又朗

詠、〈徳是、〉次居ニ湯漬一、次人々退出、余歸入、此後、若君初著ニ指貫一、前物自レ外不レ撤レ之、內々取ヲ出之一、送ニ乳母之許一、〈民部權少輔宗雅女也、其人依レ病今夜不レ參、〉是先例也、

今日、公卿直衣、殿上人、及役諸大夫衣冠、立門隨身布衣、〈上﨟冠、〉但行事不ニ下知一之間、隨身雖ニ參入一、不レ勤ヲ仕立明一、違例也、今日余著ニ薄色指貫一、

前物臺六本、盤二枚、皆銀器、散位久信奉ヲ仕之一、依レ爲ニ重代一也、公卿饗ニ贄殿一、預左馬允奉賴奉ヲ仕之一、

行事家司少納言信季、職事甲斐權守國行、

〔正平十九年十一月廿日重披見了〕

〔十一日、〈丙辰、〉晴、旬祓如レ恒、〕

〔十二日、〈丁巳、〉晴、深更有ニ燒亡一、樋口高倉邊云々、〕

十三日、〈戊午、〉晴、臨時祭也、使皇太后宮亮經雅朝臣、異様人也、新舞〔人〕三人云々、申終事始、及ニ秉燭一渡ニ北陣一云々、初獻頭辨、二獻源大納言、着ニ垣下座一、三獻三條大納言、五位藏人光雅分ニ指頭花陪從一、初獻依ニ五位藏人不足一宗賴勤レ之云々、舞人重盃泰通通親等朝臣云云、已上事等、無人右馬權頭基輔所レ談也、今日撤ニ着袴所裝束一、

十四日、〈己未、〉終日雨下、還立如レ恒云々、申刻事始云々、

十五日、〈庚申、〉晴、晚頭出納來催曰、明日巳刻許、可レ有ニ臨時樂一可レ參者、申ニ承了由一、今日月蝕、依ニ神事一於ニ本房一修レ祈、〈實厳阿闍梨、〉明日姬君密々欲レ參ニ吉田祇園等一、而去朔日雷落、法勝寺雜人二人死云々、其穢引ヲ滿天下一、然而公家不レ被レ用レ之、被レ行ニ臨時祭一、人以爲レ奇云云、密卜筮之處〔參〕諂不レ快、仍停止了、但公家不レ被レ用、此條不レ可レ及ニ披露一、

十六日、〈辛酉、〉天陰不レ雨、此日、內裏臨時樂也、依ニ康和四年三月〔廿〕四日例一被レ行レ之、依ニ賀宴餘興一所ニ御覽一也、未一點着ニ束帶一〈蒔繪釼、如レ恒、〉參內、〈閑院、第、〉着ニ殿上一、先レ是、關白已下公卿十餘人在レ座、卽關白起レ座被レ參ニ御所方一了、次出御、〈御引直衣、御指鞋、廣庇立ニ殿上御倚子一爲ニ御座一、〉次頭中將實宗朝臣入レ自ニ上戶一、召ニ公卿一、余已下出レ自ニ同戶一、〈年中行事障子引レ南、〉自ニ中門廊一北行、經ニ納言座末及前一着レ座、〈先レ是關白被レ着ニ簀子圓座一、余召ニ左府圓座一枚一着レ之、今日左大臣遂不レ參、〉內府已下至ニ于實房卿一着ニ簀子座一、〈關白、余、內府、定房、重盛、隆季、實房、〉實國已下或在ニ殿上一、成在ニ南殿一見物、二位中將已下着ニ長橋座一、〈兼房、成範、實家、家通、實守、賴定、〉次殿上人兩頭以下着ニ壁下座一、次關白遂被レ目ニ實宗朝臣一、卽昇ニ中門廊南妻一至ニ于納言座末程一之間、關白被レ仰ニ參入音聲可レ催之由一、實宗蹲居承レ之退下、出レ自ニ仙花門

代（中門北腋、）催之復座、即發亂聲、次奏參入音聲、（春庭樂、）（康和四年例也、彼度先有儀依合時發、被用雙調曲也、）左右行事（左中將泰通、右中將通親、）率舞人樂人等入自仙花門代、渡前庭入自樂屋、光延忠節共打一鼓、婆娑於庭中、（行例〔等〕如去御賀試樂、但舞人二行、左舞人樂人經左梓北、右舞人樂人經右梓南、大鼓鉦鼓樂人下腋昇之由、見康和中右記、今度者衣冠者昇之、何者哉、可尋之、）各入樂屋、即樂止、次亂聲、次振桙、（先左光近、次右忠節、次兩人合振、）次吹調子、次舞出、（左右各五曲、）

左皇帝、（遊聲舞出、序十五拍子、破一二帖已之、三四帖略之、五六帖舞之、）（光近已下六人、）右退宿德、（忠節已下六人、有面、）左打毬樂、（光近已下四人、）右狛桙、（好近已下六人、）左北庭樂、右崑崙、（好方已下八人、）左散手、（光近、其裝束異常、興福寺躰云云、甲面、缺腋赤色袍、打下襲、堅半臂、普通表袴、朱綠〔腋〕立、魚袋、螺鈿野劍、省緌平緒、引裾、番古四人無面、康和記云、六人〔序〕、今四人如何、）序破一反、終六拍子上之略也、

破舞訖、取桙欲歸之間、關白被示余云、一階可仰者、余居向座奧揖起座、經座前及末自中門廊南行、乍居同簀子南頭、（長橋代也、此間家通已上在此座、頼定、實守先是起座了、）召舞人、（以笏示之、此間舞人未歸入也、若舞人入樂屋了者、以藏人可召之、是先例也、）光近乍持桙參欄干、余仰曰、一階、光近進出庭中再拜、（乍持桙拜也、向御所方、）入樂屋了、余仰了、即起座、（不待光近拜、）經本路復座、

右貴德、（忠節、大略普通躰、但面不似例、又袍色薄自常、番古六人有面、時々舞之、）急訖欲入之間、又被仰賞、一階、其儀一如散手、余仰了復座、

左拔頭、（龜近、裝束如恒、）舞了欲退歸之間、又被仰賞、（任將監給、）其儀如以前兩人、余仰了復座、

右納蘇利、（好方、近久如恒、）

舞曲（惣十、是康和例也、）訖奏退出音聲、（長慶子、）此間、殿上人公卿起座、（大納言已上未起座、）次入御、關白被褰御簾、此間、余已下平伏、次自下臈起座、關白復座、同起座、關白及余參御所方、內大臣已下復殿上、舞人等自西方直分散歟、無渡御前之儀、今日無御遊、康和例也、他臨時樂事有御遊、然而依彼例今度無之、

康和記曰、人々着座之後、召宗輔、宗輔等於欄下被仰樂行事之由云々、（但不見後房記、見宗忠記也、）今度不然、後聞、關白着殿上召兩人於小板敷、（泰通不取笏、不帶劍、通親取笏帶劍、）被仰之云々、通親雖上臈、依右近爲右行事云云、先例歟可尋之、小時余退出、未及秉燭事了、御裝束儀如去試樂日、但不立大床子、立殿上倚子也、

參入公卿、

〔大臣〕關白、余、内大臣、大納言、定房、實房、實國、隆季、散二位、兼房、參議、成範、實家、家通、實守、頼定、
〔中納言〕
舞賞、先例當座被レ仰之外、無レ被レ下、下名之儀歟、先例不レ見也、　定房相二具殿上童一參入、其裝束如レ恒、件童在二閑所一南殿邊、見物、
中宮御方打出、二色、
十九日、甲子天晴、隆職宿禰來、此間可レ候二官奏一之間事、密々示仰也、
廿日、乙丑晴、奉二書於關白一云、可レ候二官奏一之日、内々尋問之處、來廿二日之由雖レ申、若可レ被二宣下一者、今明被レ仰歟、報曰、早可レ仰二職事一者、
廿一日、丙寅天晴、爲二方違一向二頼輔朝臣南直廬一、報鐘之後歸來、待二其鐘音一之間與二兩〔三〕男一共有二連歌之興一、今朝送二書於長方朝臣一曰、官奏之日、明日廿二日、及來廿八日之由、内々令二注申一也、若今日被二宣下一者、明日可レ候レ奏、又過二今明一者、〔廿〕八日可レ候歟、將有下被二仰下一事上哉如何、報曰、今日公家御衰日也、明日可二宣下一者、關白送レ書曰、〔廿〕八日可レ候歟、明日可二宣下一云々者、

廿二日、丁卯天晴、申刻許、長方朝臣來、余着二直衣一相逢、長方仰曰、可下令レ候二官奏一給上之由被二仰下一、但依二康和之例一大臣所二宣下一也者、余申二承了之由一、長方語曰、内大臣同所レ蒙二宣下一也、余大略〔廿〕八日可レ候之由豫示了、但宣下之後召二陰陽師一問二日次一可二一定一、是且内々所レ示也、今朝、官奏宣下之間事、長方朝臣送レ書問云、内大臣同可レ被レ奉云々、然者康和例相叶歟、而於二宣下之樣一者、必不レ可二一樣一、可レ隨二永久之例一之由、聊有二存旨一云々、康和四年、參議右大弁宗忠奉二左大臣宣一、仰二右内兩府一、永久四年無二一上宣下之儀一、藏人頭右大弁顯隆直參二内府第一仰レ之、則是康和四年故殿初令レ候レ奏給之時、權右中弁經家直宣下例云々、仍長方朝臣存下可レ逐二顯隆之例一之由上歟、可レ然々々、余報曰、康和例尤相叶、又如二初示一、宣下之樣必不レ可二一同一、被レ逐二永久之例一、何事之有哉、且隨二上御定一、且相計可レ被二申沙汰一歟、先爲二候奏之大臣一、雖二何例一不レ可レ苦、皆家吉例也、又不レ可レ申二左右一、仍報旨如レ此、若依二關白命一所レ用二康和例一歟、今日〔欲〕レ召二陰陽師一之處日暮了、仍來〔廿〕五日明日明後日依二日次不レ宜也、召二具隆職在憲等一可レ參之由、仰二信季之許一了、信季在二宇縣一云々、仍空持歸了、重遣二宇治一了、
廿三日、戊辰天晴、大外記頼業參來、依レ遣レ召也、來〔廿〕九日可レ有二直物一之由、豫内々所二告仰一也、又直物之

間事等粗問㆑之、作㆓直物勘文㆒、爲㆓外記持參事㆒也、仍兼竊告㆑之、雖㆑非㆓先例㆒、依㆑爲㆓見來之者㆒、仰㆑之也、及㆑晩知(智カ)詮來㆓於別屋㆒相逢、入㆑夜歸了、故大臣臨終之間事等相語、件人善知識也、

廿四日、己巳、天晴、隆職宿禰來、御堂以後始候㆑奏、國々等注㆓一紙㆒持參、先日依㆓召仰㆒也、余呼㆑前仰㆓官奏之間事㆒、小時退歸了、今日、余披㆓舊記㆒之處、酉日官奏可㆓相憚㆒之由、聊有㆑所㆑見、依㆓不審㆒勘㆑例之處、其例繁多、但初度例不㆑見、及戌日官奏之例、同檢見之處、雖㆓其例多㆒、同㆓初度之例㆒不㆑見、但其於㆑無㆑例者、以㆓早速㆒可㆑爲㆑先、加之、延喜十五年二月一日、壬戌、貞信公任㆓大臣㆒之後、初於㆓清涼殿㆒有㆑奏、己戌日也、尤可㆓准據㆒、兩條示㆓合關白及源納言㆒、關白報曰、酉〔日〕憚之由所㆓覺悟㆒也、於㆓戌日㆒者不㆓分明覺悟㆒、雅頼曰、延喜例尤可㆑准、戌日何事有哉云々、又問㆓在憲㆒之處、申云、可㆑在㆓御意㆒〔云々〕勿論也、又問㆓泰親時晴等㆒之處、戌日於㆓官奏㆒不㆑可㆑憚之由各所㆑申也、余案㆑之、戌日之條、縱雖㆑無㆓先例㆒何強憚哉、於㆓戌日㆒者初度之事憚㆑之、而天皇元服敢不㆑憚㆑之、延喜寛治等之例也、殆以㆓戌日㆒爲㆓吉例㆒、又拜賀〔着座〕着陣、是尊可㆓禁忌㆒、而敢無㆓其憚㆒、況於㆓官奏㆒者、始雖㆑候㆑奏不㆑可㆑似㆓彼等事㆒也、隨吉書奏戌日之例多有㆑〔之、〕又近代如㆑此事過㆑法有㆓忌禁㆒、上古不㆑然者也、〔廿〕八日欲㆑候者、酉日有㆑憚、〔廿〕九日欲㆑候者、件日可㆑行㆓直物㆒、須㆔今日〔行〕㆓直物㆒、〔廿〕九日候奏也、而日來不㆑存㆓酉日憚㆒之間無㆓異議㆒、故未㆓下給㆒、公卿給只今不㆑可㆑叶者也、同日官奏直物尚不㆓打任㆒、初度可㆓各別事㆒也仍明日不㆑顧㆓戌日㆒可㆑候之由、所㆓相存㆒也、且是早速可㆑候之由、聊內心有㆓存旨㆒、後代之人定成㆑奇歟、戌日之條、後代可㆑爲㆓吉例㆒者也、〔廿〕八日酉日〔之〕忌、明日〔戌日〕憚、輕重雖同、仍爲㆑先㆓近日㆒也、仍關白之許明日可㆑候之由示了、又長方朝臣、隆職宿禰等之許、同示㆓此由㆒了、隆職明旦可㆑來之由同示㆑之、〔爲〕㆓信季臨時祭舞人㆒、不㆑參㆓社頭㆒、依㆓其罪過㆒可㆑被㆑召㆓籠禁裏㆒之由、有㆓其聞㆒、仍明旦可㆓馳參內㆒、其以前不㆑能㆓他所出仕㆒之由所㆑申也、仍明旦光經(四位也)、可㆑來之由仰了、又在憲朝臣同仰㆓其由㆒、而稱㆑病、仍時晴可㆑來之由仰遣了、長方返事明旦持來承了、內邊無㆓指合事㆒云々、關白返事承了云云、又源中納言可㆓相伴㆒之由承了、報曰、承了云々、是先例必伴㆓相親公卿㆒之故也、宗家卿明日拜賀云々、仍不㆑可㆓相伴㆒、

廿五日、庚午、終日天陰、午後小雨、(此)(日)始候二官奏一日
也、(余去長寛二年任二大臣一、(重服)永萬元年六(月)除服、同七月(新院卽位)以後至二承安三年一、并十ケ年、皆依レ爲二幼主之體一、無二御前之
儀一、同四五年待二宜下一之所、途熊二其沙汰一、仍今年內(々)觸二申關白一、去
廿二日藏人頭右大弁長方朝臣奉レ勅、余及內大臣可レ候レ奏之由所二宣
下一也、依二康和四年例一、左大臣被二宣下一也、彼度兩府同時被レ仰、如二今度一、)今日戊日、初度奏雖レ可二
忌避一、搦二先例一所レ不二相憚一也、(具在二昨日記一、)午刻、大夫史隆
職、主税助時晴、四位、等參來、先使三時晴朝臣搦二申日
時一、(須三在二廳朝臣參候一也、而(稱)病不參、仍召二時晴一(也、))家司光經朝臣(須レ着二衣冠一、而着二布衣一失也、
來卒爾忽不レ能二改着一、兼日仰二信季可レ來之由一、而依レ召二龍參遲一、事不レ來、仍所レ令レ召二候光經朝臣一也、)傳覽入レ筥見
訖留二勘文一、返二給筥一、

擇申可レ被二官奏一日時、

今月廿五日、庚午　時酉、

安元二年三月廿五日、主税助安倍朝臣時晴、

先レ是可レ載二時哉否申二案內一、仰二可レ載之由一、(康平例也、)
他家人不レ載レ時云々、光經語曰、初注云、可レ被レ行二
官奏一日時云々、而隆職諫曰、行字於二公家一可レ載レ之、
又於二殿中事一可レ有二此字一、今載レ之不レ可レ然云々、仍別二
(○別一作レ削、)行字一者、余案レ之、若無二行字一者、又不レ可レ有二
可被之二字一、只擇二申官奏日時一可レ注歟、但不レ知二先
例一、可レ尋二見舊勘文一、又位所注二朝臣一不レ可レ然、公家
之外不レ載レ位之時、專不レ加二朝臣一者也、次余着二冠直

衣一出二居客亭一、召二隆職於前一(光經傳召、)仰曰、今日可レ有二官
奏一、晩頭、可レ被二參陣一之由、向二兩大弁亭一可レ仰レ之者、
(是家例也、)此次仰二官奏雜事一、頒之、隆職退下、侍所籍覽下、今
日可レ入レ奏之文書上、(是雖二不可一、必然依レ存二忠節一、內々所二持來一也、)見訖返二給之一、
隆職又以二光經一申曰、相二催直弁一之處、左右中弁(重方、經房、)
共申二所勞一、(經房見病、於二重方一者、日來出仕、若虛病歟、)權右中弁親宗、院御所御
渡之間、(密々事也、)不レ能二參陣一之由所レ申也、少弁候直雖
レ爲二恒例一、蒙二別仰一可二相催一者、仰云、初度事猶上﨟弁
雖レ可レ候、忽難二催出一者、早可レ令レ催二少弁一(少弁勤レ直又先規也、)
者、隆職時晴等退了、(隆職不レ可二必歸參一、直可二參陣一之由、召仰了、先例不二必歸參一之上、且爲レ省レ煩、且
恐二遲怠一之故也、)酉刻着二束帶一也、(紺地平緒如レ恒、蒔繪劍、件劍御堂御物、)參內、(此間秉燭、)皇居
閑院第、於二三條坊門西洞院一口、下レ自レ車、(源中納言雅賴卿來逢二此所一、相伴參入、藤中納言及件卿可二扈從一也、而九條遂遠頗無レ心、仍可レ被レ來二逢陣口一之由、兼日所二觸示一也、於二藤中納言一者、遲告之間未レ參
也、)入レ自二左衞門陣代一、(件門外隨身禮法如レ恒、)折レ南垂レ裾、入レ自二床
子座前屏東頭一、經二床子座前一、(此間、右番長一人前行、左番長(長)及下臈等相二從余後一也、)
向二左大弁一小揖而過、(于レ時俊經卿一人在二床子一、深敬折而立、件座副二西壁一橫立レ之、仍余故無三立向之
依一也、)着二陣奧座一、(此間前行之番長陣(座)下小板月二後チ當テ居也、是准二大內左衞門一也、)相次左大
弁俊經(非參議從三位、)進着二橫切座一、(下方、)二氣色一、余目レ之、俊經
申曰、直弁未レ參、予曰、早可レ遣レ人、又不レ可レ有二申文一
之由、同示レ之、俊經起レ座向二床子座一了、此間、余以二

官人招着源納言於座、暫以交語、直弁不參之間猶在奥座、良久而直弁參入之後余起座、（先是納言起座了、）移着外座、（大内之儀見史渡北、起移外座、故實也、而旦内依隔物不見其儀、計程移着、今以史之趁音知覽文之由也、抑、史渡北事度々也、而最初爲覽直弁渡北之時、移外座云々、也、人不知此說、只見指書於杖渡北移着外座、）揖之後東面居直天引直下襲尻、（其裾頗垂、自是押也、）以扇直履、（内弁之時、以置膝突之官人令直履、官參之時以扇自直之如常法、）次召官人令置軾、弁官覽文之間、暫經程、（左右大弁及直弁等也、）次左大弁俊經着參議座南頭揖起〔揚〕更敬屈申曰、奏、（ツ引音）申了合眼于余、余目之、俊經微音稱唯顧左、（大内之儀顧右、今顧左也、）左大史周業指書於杖入自宣仁門代、進小庭跪候、（頗向坤、）揖乍平伏伺氣色、余目之、史稱唯起揚又揖、趁進屈行膝行、（或說、陣無屈行、殿無膝行云々、然而代々皆屈行之由、隆職所申也、）就軾乍微屈指寄書杖、（史欲奉文之時、先可揖之由、有令案之上卿等云々、余問隆職之處、全無作揖之由所申也、又政亟同注置此由也、）余置笏奥、以左右手拔取文置前、（縱、堀川左府說、暫持文見史、々座定置文云々、家說無左右置前、）史揖座定、（不伏候軾也、）次余解結緒、自右方引拔テ一倍ニ引折テ頗繞テ縱置文右、（以縫方爲余方也、披禮紙之時、不可礙之程置之、又說此座引延結緒於禮紙下、共無其難、長治六年知足院殿令用其說〔給〕、然而元永二年故殿置文右給、今遵其例也、）披懸紙了、以左手抑文、以右手引展禮紙上下、（先上以下、）以同手抑遣文於禮紙右端、（抑遣之間可用心、頗ツケテ押遣、故實也、抑付テ押遣之時、禮紙被卷也、）以同手抑文、以左手引展禮紙左端下上、（先下次上、）以右手取文一通披見、（結申之時ノヤウニ奥ニ向テハ不開也、只如無通披見也、）如本卷之、以左手置禮紙左端、令置二通、復又如此訖、乍置押卷、（欲卷終之時、頗取上テ如恒卷之史置也、）取紙撥結之、（片〔匙〕無下結、其餘〔令〕一返引指結也、又說今度モ如本有下結、兩說共無難、）置板敷端、（以下文爲史方也、）爲史置杖於前、以左右手給文置杖上、解結緒引延開禮紙、（此間余取笏、押文、如恒、）取一通開押合、申曰、可候文三枚、余無答、史不稱唯、卷結文取加杖、揖逡巡左廻趁退、次余問大弁曰、弁ハ誰カ候フ、俊經申曰、左小弁候、（不、先例、大弁被問直弁之時、四位ハ其弁朝臣、五位ハ名朝臣ヲ申云々、今雖爲五位申官如何、）次余召官人仰曰、左少弁此方に、（或說、只弁召セト仰、共無難、）次左少弁兼光（五位藏人、）參軾、（不取笏、）余仰曰、內覽、兼光微唯退下、尋取奏文參關白第、（松殿、後聞關白被出逢云々、）此間、藤中納言資長參着仗座、（件人同可相伴余、而今朝告遣此由、使者懈怠、晚頭持向云々、遲參之由、後日所聞也、）仍良久而兼光歸參軾、取笏、申執柄報旨、（但不聞及、）余便付同人奏申、（其詞曰、奏候不、）弁退下、御殿御裝束及出御訖、兼光歸來、（不取笏、）仰云、召、（微音也、）兼光退下、即史指書於杖、參進小庭、磬折而立、左大弁即起座、次余起座、（揖如常、）經陣座前屏東頭、進弓場殿代、（主殿官人乘燭前行、史捧杖相從、隨身等入宣仁門代、經小庭同相從、抑、除目之時ハ、隨身路間不取松明、不近前、官奏之時ハ、取松進前、是故實也、但隨身不前行、）當無名門代、（中門北小妻戶也、）南頭、（砌外、）北面而

立、無揖、件立樣甚以不審、揄先規之處、永長元年十一月堀川左府候官奏、于時鳥居閑院(東殿也)奏者立西面之由見季仲記、(不注進杖之方、)撿此儀者、其狀可進自何方哉、若進自右方者、已大臣上也、若進自左方者、又可歸書杖、是大內之時小野之流南面立之儀也、九條殿末歷雖用彼說歟、但又隨便用其說、強不可爲難歟、又准南殿奏儀、(但有說々)可進自大臣上方歟、抑北面而立者、雖乖永長之例、有便其進杖、里內之作法、何如、必守株、以此等之趣示合博陸之處、返報曰、北面尤得便、又西面之儀何難之有、兩ケ在意者、史捧杖跪余右進之、余刷衣裳、指笏於腰、以左右手取書杖、(其當口程、右手當右腰程、左右手問一尺餘許歟、杖本不出自右袖下、其在杖下方、或令其在上方、兩說共無難、其指出於杖之躰ハ、烏口ノ片方ヲ指入結紙、文首在左、文下在右、頗スチカヘテ指也、)斜進北昇自小板敷腋戶、(欲昇之時不揖、)出自殿上上戶、(件路、左府入自無名門代、昇自中門廊南妻云々、而嘉保二年堀河左府作法如今日、同閑院第也、彼度被申合大殿、仰曰、雖須入自無名門代、着沓脫履之間、當主上御眼路、尤無便宜、被用上戶可宜者、左府隨其命、用此路、倘已規摸、理又可然、仍今日追彼例耳、)經年中行事御障子南西、自中門廊北進、於同北第一間北面跪候、(但頗向乾去長押三尺許、)深揖小起揚候天氣、主上令目給、余高稱唯、(其音頗短、聲欲絕也、)依起揚訖テ起、不揖、(爲先右足、)昇長押、(先右足、)自廣庇西進、(寄南進、大內經楹樓綱東也、入南長押、四尺許、)自御座東間程斜乾行、自同間半過程屈行三步許、(左右相合テ六足許也、)跪長押下、(去長押四尺許、先突右膝、依向乾也、)膝行三度、(先左、次右、次左、合三膝也、但最末引寄右膝、寄左膝也、)昇長押、(先右膝、)(頗當帝右、御座甚寄、)爲左右膝登長押訖、小敬屈、如形膝行氣色許一兩度、依(仍イ)端、(無可膝行之所也、)居定、(總居、)猶敬屈指寄杖、(左手ヲ右サマニ押テ、杖テウルソシク(取)成テ、頗指寄也、當主上御胸程、小御手之令及給之程ニテ、強不進シテ進也、)主上拔取文置給、余如本取置杖、如初小作敬屈、如形逡巡(只氣色許一兩度也、)如初、降長押、(先左膝、)左右膝降、自長押了又逡巡三度、(先左膝、)乍跪向艮(逃右膝ハ自然向艮也、)起、(先右足、)右廻寄北(去長押三尺許、)東行、自御座東間東頭、大輪右廻寄南(入長押三尺許、)西行跪圓座南頭、(爲先左膝、以左手乍取杖、笏挿表衣前也、)膝行一兩度、(先右膝、)以左手引寄圓座(件圓座事外ニ西北ヘ寄ル、仍罷方ヘ引寄也、素圓座悪ク敷也、)正座、深揖居定、(不逃行足、或說逃右足云々、)橫杖候、(不敬屈、)次主上御覽文(其儀如恒、)託、結文(片端無下結、)指置御座端給、余置杖於前(去座一尺許、烏口在西、頗指逍西置之、先烏口方サヤチヲ置テ後ウルワシク置、是爲不令鳴也、件杖聊有存旨置前也、嘉保二年堀川左府被置座右、(閑院儀)是大內之儀也、又當時左府用同之、先規傍例如此、雖須隨此儀、進退之間、當其路尤無便宜、加之、宋祕抄云、西上南面之儀、可置杖於前、依座右當進退之路也云々者、可置前之儀雖存一定、副圓座可置歟、將指出可置歟、此條又以不審、北座在簀子(之)時、副長押置之、定例也、廣庇之儀猶難決、仍申關白之處、指出テ置之可宜云々、又余案之、若副圓座無之者、結申之間、文可在杖上、混史作法之條、頗無便宜歟、博陸答合愚案、仍指出テ置之、)退起、自圓座罷方(先退左膝、兩三逡巡也、)撣合袖起テ則屈行跪、(先右膝、今度向頗向乾之故也、)膝行昇長押跪居、(已上作法皆如初、但自初ハ小有膝行、爲給文頗進寄故也、(○進一本作近))敬屈シテ以左右手取文、(先以左手取之、副右手也、件文直引テ可令置給、而文上在余方、仍巡巡引廻也、)引付胸程(不高持之、文首頗左方ニナヒク、)退復座之儀一如初、着座訖、無揖、置文於前之後、以右手竊引直下襲裾、(此事近代人不然云々、但知足院殿康和四年令引直給、如此事只可隨便、何守株、余申合關白之處、可直ハ以手竊可直者、)座定之後刷衣裳平緒等、結申文、其儀解結

緒ニ引延テ、其上展ニ禮紙、開ニ禮紙ニ之間、其緒可レ動者、仍皆以ニ左指ニ抑レ之、是非ニ作法ハ、如レ此事隨レ便可レ用レ心也、以ニ左手ニ抑レ文、以ニ右手ニ引ヨ延禮紙右上下ハ、以ニ同手ニ押ヨ遣文於右端ニ、ウケテ押ヨ遣之ニ如レ初、以ニ右手ニ抑レ文テ以ニ左手ニ、引ヨ延禮紙左下上ハ、以ニ右手ニ取ニ文一通ニ取ヨ移左手ニ、尚副ニ右手ニ、引ヨ付前ニテ高ク不レ持レ之、撿、向ニ左腋方ニ腰已上、開レ文テ押合テ更向レ前テ小開テ以ニ左右手ニ持レ之、結申云、其詞曰、美濃ノ國ノ司ノ申セル(巳上一喉氣、)鎰給テ不動ノ倉(巳上一喉氣、)開キ撿フムト(巳上一句)申セル事(巳上一喉氣、)件申セル事之字、頗指上テ高ク申、但弁官ナトノ程ニハ不レ高、頗高ク申也、事字不分明、又近代人事字用ニ官音、此事不レ可レ然之由、故殿所レ被レ仰也、訖押合テ候ニ氣色ハ、主上令レ目給、余徵音稱唯、人聞程也、近代不レ令レ聞ニ其聲ニ云々、不レ可レ然事也、郎所レ持ニ右手ニ之文ノ端(ヲ)引ヨ懸左手上ニテ、頗令レ有レ音、上官弁官ナトハ事外ニ高ク令レ有レ聲、大臣ハ能キ程ニ強不レ高也、卷レ之、與稱唯同時卷訖テ置ニ禮紙左端ニ、以ニ左手ニ置レ之、今二通能登、越前、結申儀同前、先能登、次越前、國次第ハ越前可レ在レ前、然而只隨ニ取得ニ、全不レ顧ニ國次第ニ、是故實也、或近代人存ニ國次第ニテ、寄先見ニ文端ニ云々、太見苦事也、件國二ケ國、皆去春所レ任之國也、此中能登相合、ヽ知足院殿始令ニ候奏給ニ之國、尤吉祥也、皆悉結申了乍レ置押巻、欲ニ卷訖ニ之間、小取上テ卷レ之、更置テ結レ緒、片匙右ニ下結ハ、以ニ左手ニ取レ文、以ニ右手ニ取レ杖、以レ杖打ヨ懸文上ニテ、以ニ左大指ニ抑ニ杖上ニテ、深揖テ退レ自ニ圓座南方ニ、爲レ給レ文ニハ雖レ退レ自ニ巽方ニ、退下之時ハ退レ自ニ座後ニ也、一兩度逡巡起、先ニ右足ヲ、右廻斜行ニ艮方ニテ北寄テ東行、南折降ニ廣庇長押ニ、先ニ右足ヲ、經ニ年中行事障子東ニ、

入レ自ニ上戸ニ降レ自ニ小板敷ニ、隨身素直レ沓テ擇レ之、無ニ隨身之人ニハ以レ杖撥直着レ之、着レ履立ニ本所ニ、無レ揖、如レ本北面而立、聞ニ隨身前聲ニ、史趁來跪ニ余右腋ニ、不レ仕ニ隨身ニ之人引ニ沓於砂ニ、史聞レ之參來、或又雖レ仕ニ隨身ニ、尚引レ沓云々、今日不レ引レ沓、余右手ニ取ヨ加書杖ニ立サマニ取也、自ニ右方ニ給レ之、史給レ之、○給之恐衍、余拔レ笏左廻經ニ本路ニ、此間史指ニ沓於杖ニ也、着レ陣、揖如レ常、居置テ欲レ直レ沓之間、史來レ軾奉レ書、余直レ履了、隨身出ニ宣仁門ニ之後、隨身析留ニ西方ニ、仍余目レ之、即經ニ小庭ニ出ニ宣仁門ニ了、隨身即從レ史早可レ出也、而遲々未練之故也、余置レ笏奥、取レ書置レ前、史座定之後解レ緒、自ニ右方ニ引拔二倍ニ引折テ、頗撚テ置ニ文右ニ、如レ初、拔ニ懸紙ニ以ニ左手ニ抑レ文、以ニ右手ニ引ヨ拔禮紙、自ニ右方ニ引拔也、以ニ左右手ニ引張、令レ有レ聲取ニ禮紙ヲ、々々左右ノ中程テ引張也、置ニ板敷端ニ、東西妻、禮紙上方頗出レ自ニ板敷端ニ、史(置)レ杖取ニ禮紙ニ置ニ杖上ニ候、余取ニ文一通ニ披ヨ見端許ハ、如レ本卷レ之給レ史、以ニ文下ニ爲ニ史方ニ、如レ恒、史取レ之於ニ左腋ニ開レ之令レ覽、余、余仰云詞、中ノマヽニ但微音不ニ分明ニ聞ニ之程也、史稱唯卷レ文置ニ禮紙左ニ、今二通給レ文、及レ候ニ氣色ニ、仰ニ々詞ニ之儀皆同前、三通訖、史更取ニ一枚ニ開押合申曰、成レル(ヒラ)文三枚、余無レ答、史不ニ稱唯ニ、郎卷レ文、此間余取レ笏、史加ニ禮紙ニ卷了之間、余自ニ懷中ニ取ヨ出扇ニ、小開テ以ニ其妻ニ擇ヨ遣緒於板敷端ニ、以ニ右手ニ扇遣也、又扇不レ擇ヨ入鎰中ニ只擇遣也、郎懷レ扇、史取レ緒結レ文加レ杖揖退出、次大弁起レ座、次余起レ座、不レ撤レ軾家例也、退出自ニ花德門

方一、不レ經ニ床下座前一、只如レ例、于レ時亥刻、今日候レ奏弁史、

左大弁俊經、左少弁兼光、直、左大史周業、（此外右大弁長方著ニ床子一見レ文、又大夫史秀候、）

御装束

中殿南廂（上母屋庇御簾）、西第二間供ニ昼御座一、（尋常供ニ西面一、而叙位除目及官奏〔之〕時、改ニ南面一、定例也、）御座左右（寄南）、舉ニ挙燈一、母屋西第一間東第一二間立ニ几帳一、南孫庇西第二間（當ニ御座間一）、敷ニ菅圓座一枚一、爲ニ奏〔者〕大臣座一、（去ニ長押一六尺許、）同圓座（當ニ御座間西乾方柱一、去ニ長押一三尺許、）舉レ燈、（切燈臺、）

奏文三通、（美濃、越前、能登、）

美濃國司解、申請官裁事、

請レ被レ給ニ鈎匙一、開ヲ検不動倉狀一、

右謹検ニ案内一、不動之物、理須ニ竿計一、非レ加ニ開検一、何知ニ積高一、望請官裁被レ給ニ鈎匙一、將レ備ニ交替一、仍勒ニ事狀一謹解、

安元二年二月六日、

守従五従上藤原朝臣定經、

越前國司（已下同前、守正四位下平朝臣通盛、）

能登國司（已下同前、守従五位下平朝臣忠房、）

〔翌日申刻、奏史周業持ヲ來奏報一、家司行頼著ニ束帶一傳ニ申之〔〕

奏報書様、

奏文三枚、

美濃國司申請、被レ給ニ鈎匙一、開ヲ検不動倉一事、（依レ請、）

越前國司申請、被レ給ニ鈎匙一、開ヲ検不動倉一事、（依レ請、）

能登國司申請、被レ給ニ鈎匙一、開ヲ検不動倉一事、（依レ請、）

右奏畢、左少弁兼光、

安元二年三月廿五日、左大史中原周業、

代々初候レ奏年月日、

貞信公、延喜十五年二月一日壬戌、（戊日、清涼殿奏、初度也、）

九條殿、天暦元年十月十七日戊戌、

大入道殿、天元元年十一月廿九日庚戌、

御堂、長徳元年七月十三日丁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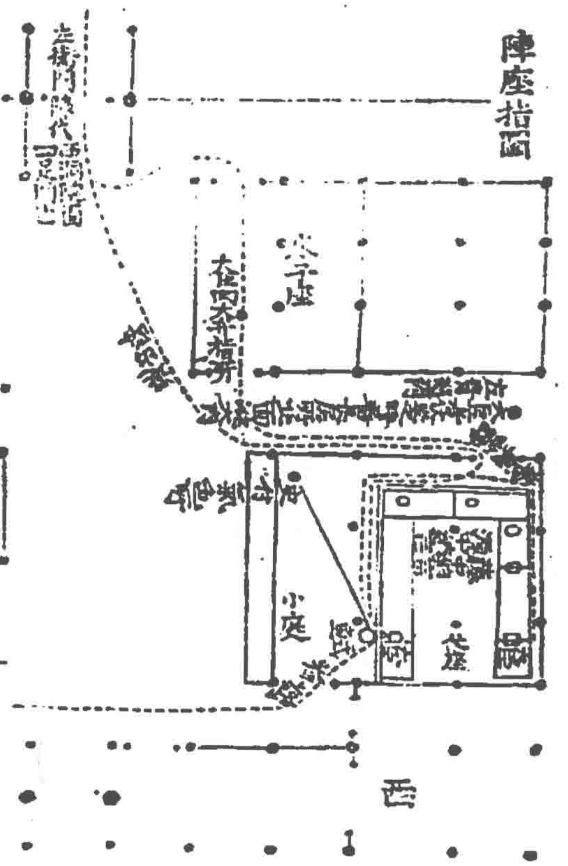
京極殿、康平四年二月廿日甲戌、（無ニ申文一、三河、甲斐、安藝、）

二條殿、應徳元年二月廿八日丁卯、（無ニ申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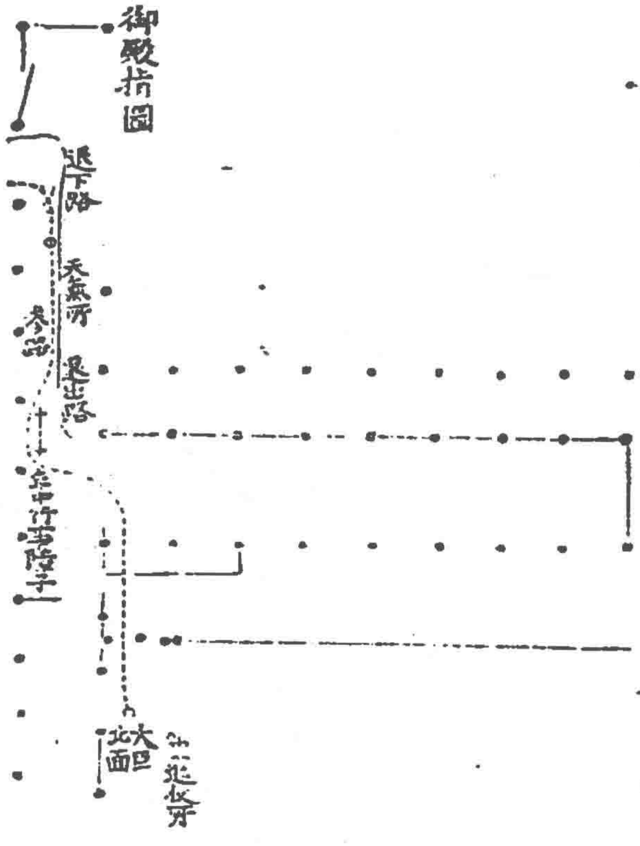
知足院殿、康和四年八月十三日乙丑、（無ニ申文一、相模、能登、伊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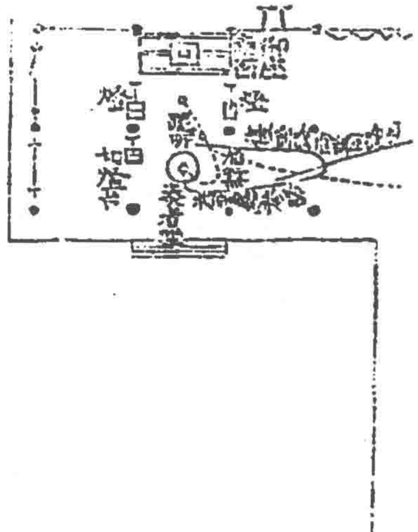
故殿、元永（承カ）元年二月十七日己巳、（無ニ申文一、參川、丹後、安藝、）

陣座指図



御殿指図





已上先祖例、

戌日吉事奏例、雖二其例多一、以二初奏一載レ之、

延喜十五年二月一日壬戌、貞信公、

天喜元年十月五日庚午、遷二御賀陽殿一之後、始出二御南殿一、

延久元年〔十〕二月八日庚午、土御門右大臣轉任之後、初度奏、

廿六日、辛未天晴、左大史周業持二來奏報一、未刻、家司行頼着二束帶一取レ之、

廿七日、壬申送二書於頭弁之許一曰、明日可レ被レ來者、報曰、明日可二參入一、抑、參議一切不參、如二只今一者、直物不レ可レ叶歟、尤不〔便云々、〕

廿八日、癸酉今朝、信季候進二公卿給一、大外記頼業、式部丞宗成等明日可レ參之由仰遣了、各申云、明日列見也、然而早朝可レ參之由令レ申、重仰云、明日爲二列見一者、

當日早旦可參之由仰遣了、(長治二年當日被下公卿給、依爲吉例也、)各申承了由、申刻、頭弁長方來、余着冠〔直衣〕出逢、明日可申行直物之由可被奏之由示之、長方云、參議催出了、實守領狀云々、余示云、明日列見之由承之、定指合歟、又先例不審、相尋外記之許了、明後日休日也、然而其例多列見、同日無例者、明後日可申行也、隨外記申狀、自是可示左右之由相答了、

今日、法皇覽御賀舞〔々〕人着裝束云々、人傳云、古鳥蘇裝束不同、雅賢公守卷纓蒔繪劍、隆房、時家細蠹尾、黑鞘劍云々、是非未辨、可尋先例、賴業之許問遣列見同日之例之處、不分明〔歟、〕

廿九日、(甲戌)天晴、巳刻、大外記賴業、式部丞宗成等參入、着冠直衣出外出居、以光經(衣冠、)召賴業、下給公卿給、(公卿給二合、停四合、三通卷之、龍一禮紙、以紙捻結中、)賴業指笏取之、扱笏取副、稱唯揖退下、次召宗成下給之同前(宗成不稱唯、)自給之、是長治二年例也、次余歸入了、更召賴業於蹲前、問列見同日例、申曰、天養二年、永萬元年外無此例、但强不可尋例之有無、更有何憚哉、但休日之例又勿論先規多存、全不可有憚、兩々之間可在御定、余案之、列見之間上下指合歟、又天養永萬之例共以不快、如賴業申狀、今雖不可及例吉凶、近代之事可思慮、但依例不快延引之由、更不可口外、爲後代可無其理之故也、休日吉例太多、不必改明後日、仍余仰賴業云、今日可延引、於憚之條者不可及沙汰、參入之人々可指合者也、仍明日可被行也、早可存其旨者、賴業退出了、余即送書於長方許曰、今日列見之條、不可及先例、然而爲人々太無心歟、〔仍〕直物可有明後日〔之由〕可被奏者、承了由有報、

卅日、(乙亥)天陰雨下、申刻雷鳴、酉刻以後天晴、此日直物也、下官始申行之、三〔ケ〕(去々年冬、去年冬、去年春、)度除目可改直也、并秉燭着束帶參內、(閑院)先參御前、執筆參議(實守卿、)參上之後着陣、(奥)、相次三條大納言實房、新中納言實綱、參議右中將實守、(執筆、)等參着、余示人々曰、頭弁未歸參、(爲申定任人事參院云々、)相待彼者可及深更、且始行如何、三卿一諾、余移着外座、(以扇直冠、)使官人置軾、以件官人召大外記、即賴業具人參候軾、余仰曰、直物勘文持參歟、賴業稱唯退下、次六位外記(明經)持參勘文筥着軾、(不跪小庭直持參也、)進之、余置笏引寄筥、披禮紙於筥中、取出勘文委見之、(縿持右手見之如恒、件勘文、載承安四年十二月、五年十二月、今年正月等除目)

失錯、是皆余勤仕筆執除目也、置繆取之所、於座前如本卷之、加禮紙入宮返給、外記仰曰、內覽、余見文之間、外記候軾也、外記即欲起而余仰可候之由、是雖非指作法、便爲宮也、外記取宮稱唯退下、此後良久、外記不歸來、人々相議、遣使者尋之、其使又以不歸來、已經數刻、總遣使者四ヶ度、皆以不歸參、此間實房卿退出了、經二時許之後、于時子終丑始程歟、外記歸參、置勘文宮於余前、余即返給外記、外記取之立小庭、余進申弓場殿代、北路如恒、外記取宮相〔從〕、尋上臈職事之處、一人不候、仍以六位藏人淸定奏之、未返給之間、頭弁歸參自院、淸定返給宮、余取之給外記、歸著陣、外記置宮退下、次余引寄宮取笏目參議、參議更移着上頭、候氣色、余又目之、參議微唯、氣色許也、揖進自端座、片足踏疊、片足踏板、居余前、不揖、余置笏引直宮押遣之、參議更膝行三度、如法膝行也、居定、指笏取宮顚逆退、起左廻復座、右膝ヲ突テ居サマニ右廻也、置宮於前、拔笏引直下襲、定見勘文、開禮紙於宮中、取出勘文見之、乍宮中見之、故實也、而取出見之如何、或說傍無人之時、取出見之云々、今存此儀、歟、實綱雖在座非其傍、〔○不恐可誤〕詑卷之、禮紙ヲハ二倍ニ推折テ置宮中、不卷加也、返入宮中、取笏以官人召外記、此間不候氣色、直召仰也、仰下入勘文之年々召名可進之由、硯筥加仰歟、不聞及、外記退下、件外記跪參議座下地奉仰也、次外記先持參硯、自參議座下方南也、進之、初欲進自上方、而參議命之令進自座下方、參議乍持笏、可置歟如何、引寄硯宮、件硯入折埦紙也、〔參議取出返給外記、仰云、是何物哉、外記申云召名也、〕參議云、然者何不立籤哉、於折埦紙者、隨召可進也者、即外記取〔之〕退下了、次參議置笏以右手取上勘文宮、以左手引遣硯宮於右、大內之儀座下即右也、仍無置替之儀、但有說々云々、次外記進召名、立籤不入宮手取持參也、參議置笏取之先置座前、橫文首ヲ向南、南ハ座奧方也、次第見籤銘、並置宮中右方、取懸籤於宮耳、右ノ際ニ置也、次先帖置當年召名於宮中、加樛大間宮中帖置也、此時〔二〕籤不懸宮耳、其籤在左方歟、召名四通皆帖置了、摺墨染筆、二卷、如本置筆臺、取笏候氣色、余目之、參議置笏披勘文、乍置宮內ノ右際見也、見合召名、乍置宮中、引返見之、先見京官所歟、次左手取召名、乍置宮中誤所ヲ歟取上也、以右手取小刀、摺誤所、置刀、取夾管指摺行上、染筆書所截勘文之改置狀、於召名〔以〕同筆勾勘文、如本帖置、召名後々改直次第如此、此間實綱退出了、始自舊年改正也、成說自舊年改正之云々、二三ヶ年京官誤漸直訖之間、頭弁長方朝臣持來公卿給四通、着軾下之、余置笏取之、無短册結結、或說、五六通以下不結之、七八通以上結之云々、置前、解〔結〕緒引延取一通結申之、若有三通以下者、皆可結申之、四通以上者結一通、故實也、長方示氣色、

余卷文（此間良方退了）、如本置之、更作四通、披見之、如本結之、取笏氣色參議、參議置筆及召名等、取笏小敬屈、置笏押二宮於座奥、（南也）又取笏揖進、余前、（無揖如初）余置笏引直文、（以文下為指遣之）參議置（參議方）笏取文、副笏（今度不膝行也）小退起復座、（其儀如初）置笏并文等、（笏置奥、文横置前）解結緒一々披見之、取笏申上曰、權中納言（實綱也）承安四年名替申文候、可召彼年召名歟、余問何國哉、答曰上野也、（太宰陸奥以五年為任限、自餘國以四年為任限、故問之）余又曰、然者任限過了歟、其條如何、實守曰、所存又然、可問例於外記歟、余諾、實守召外記（六位）給申文二通、（卷籠一通之由也）仰可申合否之由、又問秩滿以後名替被許任哉否、外記歸參申云、被任秩滿名替、定例也、但可被載新除目也者、實守申上此旨、余曰、名替載除目、其例不覺悟、又秩滿名替被許任事、何年例哉、分明可勘申歟、參議曰、被任秩滿名替事、未曾聞、又縱雖被許可、削召名、爭載新除目哉、即以此狀重問之、六位外記未練之間、申狀不詳、（此間外記進未給申文一通、申云、今一通中御門中納言申者、去年被任了、仍不進云々、參議申上此由、）余諾、仍余召賴業於軾問之、申曰、匡房卿北山裏書憖載此由、捻外記所傳之故實也、更無異儀者、余

重仰云、除目之時、被許秩滿名替、是例也、至于直物者、無憖例者、雖被任事歟、即匡房卿次第、載可嫌秩滿之狀、是西宮文也、何用北山裏書可棄次第文哉、加之、仁平之比、名替載除目被摺除了、所申猶非無疑殆者、賴業申云、仁平例依為任中不被載除目歟、猶於任限以後者、可載新除目之由、頻執申、然而尚可勘申憖例之由仰了、此次内覽、外記懈怠返々奇恠、為自今以後憖可誡仰之由仰含了、此間、實守名替申文二通置座左、（以文首為南）未給申文一通置兩宮之間、尚改正京官誤等、次長方朝臣持來京官申文六七通許、（結申如初）余結申之儀同前、長方授折紙、（職任人）余取之召參議給之、參議取之（懷中折紙）復座、（今度突左膝于先度作法）〔異二〕已上儀如初、次披見申文等置座右、（横文首不見及）可下勘之文置前、取笏申上曰、有院宮未給二分代御申文可勘歟、余曰、早可被勘、實守召外記給之、又申上曰、有故者申文如何、（余須見告也）余曰、初度聊有憚歟、然而已被載注文了、爭自由止之哉、但被問例宜歟、實守召外記問之、申云、後一條院代始、御堂攝政寂初、被任故者御申文二人了者、余又召頭弁密

密示此事頭弁曰、初度尤有其憚、不見答、奉下之尤誤也、件申文前皇后宮御給也、書改臨時内給御申文、令任之如何、余曰、爭以私忌諱申左右、只在職事之寂、長方退歸、書改臨時内給申文下之、余今度不給申、余給參議如初、於本御申入者、爲令下勘給、外記、仍職事尋取外記了云々、參議又申云、有永安四年名替、可召名歟、示早可召之由、即仰外記令進之、次改正任中名替及勘文誤等了、欲書除目、召折堺及闕官事、何程哉、不覺悟、余仰參議曰、近代任山城介之時除目、直書從五位下、於理不可然、四位參議任中納言者、即書從三位、五位頭任參議者即書從四位下、六位任齋宮寮頭者、即書從五位下等例、更以不可似之、六位帶山城介、專不可有妨之故也、今須任尋常〔之〕例、除目載本位、別紙可被書叙位也、此事案存在此旨之上、聊有所見、仍仰此由、參議然諾隨命、即取折堺紙書除目、此間參議申上曰、山城介無闕如何、仰可問外記之由、即召外記問之、外記申云、如此之時被下辭書、被任先例也、余招頭弁問之、頭弁申云、近代不必然、如折紙者〔已〕被任介、暗停任歟、只被任之何事之有哉者、仍仰參議令任了、余案之、〔此事〕長方申狀、雖理不可然、申爲近例之由、又不可爲上卿之失、仍強不沙汰之、此間外記申上云、秩滿名替被載新除目之例勘出了、長和四年寛德二年等也、參議申上此旨、余相議云、於有例者非此限、隨又參入公卿申文、先々被候之、隨宜可被任歟、但猶此事難自由、一旦可蒙關白處分歟、而只今進使待其歸來者、彌可及數刻、内覽之次申案内、若無不可任之命者、任外記之勘申趣、内覽之後被加之、何事之有哉、貫守稱善、仍件申文猶暫不任之、參議書除目了、文武官各一通、折堺〔紙〕本樣一卷進之、先書文官了、放其奥書武官也、問余曰、叙位雖一人可書歟、對曰可然、即書之、若放折堺紙歟、不見及、於叙位者不待折堺者也如何、皆悉書訖納一筥、次取成文、件成文置硯與一筥之間、三通以上以紙撚、作紙捻取出自懷中歟、筥座無其作法、結具結々固、置座前、調之、功絡餘引墨目、如除加入筥、召名如本卷之、勘文加禮紙皆入筥、取笏候氣色、余目之、指笏置替筥、置替筥之後可指笏歟、取筥不挿、起座來座前、如初膝行置筥於余前、引直置之、拔笏、余置笏引寄之、參議小退起左廻復座、余一々披見之、參議忘却不進折紙、追持來之、皆見訖、依無不審、不見成文、各如本調入之、取出成文勘文等置筥奥、縦、以官人召外記、六位外記候小庭、余目之、外記參軾、余問曰、禮紙及筆等令相具哉如何、

申曰候、余取除目二通叙位一通、一度給之、外記取之欲封、余曰、不加禮紙如何、外記曰、取忘了云云、余暫取返三通、仰早可持參禮紙及封紙之由、（本相具紙撚、雖有此說、尙以封紙可封也、仍仰此由、消封紙者、細ク紙ヲ切テ封也、）外記歸去、卽持參禮紙封紙等、余下給三通令封也、除目二通各加禮紙、封之如消息、次欲〔封〕叙位、又無禮紙、仍又持參禮紙封之了、召筆欲曳墨之處、其筆乾了、仍以外記召在參議硯之筆、（此事有先例、外記度度往還、依程遠歟、）（便用曳墨、スチカヘテ此儀、引之如恒、）三通同引墨了、入筥給外記、仰可內覽之由、此次申秩滿名替事、又仰云、今度早速可歸參也、外記申云、先度奉行外記所參內覽也者、余仰云、於今度者、汝慥可參也、五位猶勤此役、況六位哉、傳言之間自失誤可出來歟、早可參仕者、又仰云、若可任者、今度內覽可被免之由可申者、外記取筥退下、（可返參議硯筆、而不返、尤失也、）相待之間與參議言談之、次實守問余曰、當年召名可放哉如何、余曰不可放之、實守曰、應保三年、當時關白始行直物給之日、被直三度除目、則被放當年召名了云々、余曰、件度事慥不覺悟、但不被放歟如何、（此事偏示此由也、彼度被放當年召名也、此條深不被沙汰歟、康平、長治、永久皆被放當年召名、偏守彼例所被放歟、）

（是皆依直當年一度除目、所被放之也、直年々除目之時、放當年、不放舊年、是故實也、被直數年除目之時、尙被放當年之例、件應保之外無此例者也、保延六年宇治左府能申合知足院殿、及故殿等、不〔被〕放當年召名、是被直年々除目也、又治曆三年京極殿被直當年春一度、尙不被放也、何況於直數年乎、應保之例雖宸書、恐不尋先規歟、莫言々々、）實守申、猶件度慥被放由、余不答左右、及翌日辰刻外記歸來、置筥於余前、余置笏引寄筥、外記申云、秩滿名替事、何樣ニテモ候ナム、且ハ可依例歟、且又相計可被沙汰、於內覽事者承了者、余目之、外記稱唯退下、（常作法卽返給筥、依可奏也、而依可請入名替、令退之也、）余以爪切封紙了、招參議給召名、（初欲給筥、而參議申取出可給之由、仍取出給也、乍筥欲〔給〕余失也、又可加給成柄、而不給又以失錯也、）參議取副笏復座、奮入了、（先是、余先重議定與參議曰、如關白命者、雖不分明、大旨可任之趣歟、加之、參入之卿中文不可准他之上、外記執申之、已勘申其例、猶不被任者如何、一旦雖成疑、依例被任宜歟、仍所任也、）成文懸勾相具持來、余取除目入筥、指遣成文於參議前、參議乍居指加了與余、余復座、次余納除目叙位召名等於一筥、（勘座成文留座也、）召外記給筥、外記取筥、退立小庭、余進弓場付頭弁奏之、返給復座、外記置筥退去、次余取笏目參議、參議揖來座前、（去三尺許居之、）余押遣筥、（不取出除目等、若取出之可加除勘文等歟、）實守引寄筥、取召名等、（五通、）置座前、（縱奧方置也、）先取當年春召名、開端許、展置筥中、（除目等在其下、）放當年召名夾竿枚々（假令三四枚モツツキテ雖有、夾竿猶一枚別ニ放之也、）展置當年召名

上、(始自近年、次第放之、)武官內放畢、奧枚有夾竿之召名同放籤也、隨放取放殘枚、各加籤置座右、(端方也、)皆放了、當年召放之中押卷、(文武各一卷、)作納筥顚押寄余前、放殘等卷籠一通、取副笏退歸復座、余置笏引寄筥見之、式部召有籤、依不放當年春召名也、兵部召無籤、(僅一枚也、)依無當年春兵部召也、次余取笏以官人召外記、外記參候小庭、余問曰、式省兵省候哉、(作向座下仰之也、)申曰候、余仰曰召、外記稱唯去了、次外記又參上申曰、式省兵省候、余仰云、召、外記唯退下、次又參上申云、(同前、)余仰詞、(又同前、)次又參上申云、(同前、)余仰詞、(又同前、)三度申有說々、或除初度之外三度申之、是永久例也、(今日如此、)或加初度申三度、長治例也、只任外記所爲也、又上卿或寂末仰可召之由云々、然而長元四年大二條殿、長治二年知足院殿、永久四年故殿、皆每度被仰可召之由、仍今隨彼例也、次二省丞着靴入自宣仁門代、列立小庭、(式四、兵東、並南面、)余取副除目二通(式兵、)於笏、更居向座奧、(筥幷勘文成文等尙在東方、)正笏仰曰、式ノ官、式部丞宗成參軾、余作持及兵部召名於右手、以左手自座下方給式部召、(以文下爲丞方、自袖下微々給也、)丞取之復列了、次召兵部給之、儀同前、各歸立列之後、余可仰未計給へ、其時可退出也、而不復列直退下違例也、然而余仰此詞了、二省出了之後、居直東面、以官人召外記、仰曰、二省召、(今度音仰也、)外記退出、次二省丞着淺履參着軾、(直參也、先式部參也、)余下給式部召、次兵部參上、下給兵部召、二省退出了、次余取出敍位、置筥奧、入勘文、(不撤礒紙、)召外記下給之、仰曰、更可持參空筥、者、(入敍位爲給內記也、)外記稱唯退下、(先是參議召外記令取硯了、卽或時給筥之外記取硯退出歟、)持參空筥、余入敍位於筥、以官人召內記下給之、內記(少內記也、)取筥退下、次余稱命參議云、隨身可來之由、以官人可被傳、仰資守傳仰之、左番長忠武參候小庭、余目之、持弓參進軾下、(正不若之也、)余置笏給成文、隨身取之退下了、次參議起退下、次余起座退出了、于時巳刻、(傳參議召隨身事、長治二年例也、可隨便事也、)今日、參議作法優美、足感歎、今日依勘文內覽、遲々及翌日、

除目書樣、

太政官謹奏、

中務省、

內舍人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康業

內舍人正六位上惟宗朝臣盛親

內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景
內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只助
縫殿寮
權助正六位上源朝臣重能
主稅寮、
頭正六位上和氣朝臣定長
山城國、
介正六位上三善朝臣忠康
美濃國、
少掾正六位上佐伯朝臣月影
上野國、
少目從七位上風早連重貞
安元二年三月卅日
太政官謹奏、
右兵衞府、
少志正六位上源朝臣賴安
右馬寮、
元正六位上平朝臣宗親
鎭守府、
將軍正五位下藤原朝臣範季兼、

安元二年三月卅日

右安元二年丙申春下此一册墨付七拾一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眞痕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　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第二十終

安元二年夏秋　歳次丙申

四月〔小〕

一日、丙子、天晴、巳刻、直物議訖退出、旬被如例、平座上卿源大納言云々、

二日、丁丑、天晴、未刻頭弁來下宣旨一枚、太神宮事也、具在目録、（安濃郡雜人等濫行之間、常供田燒損事、仰於本宮、糺斷濫行人罪過、於常供田燒損事者、可勘例者、）余相逢良久談雜事、其後退出、此後、大夫史隆職來、召前仰雜事、此次頗吐述懐詞、是自身不任主税頭、其子雖望市正、又以漏其恩、（欲申任官史、〔仍〕爲本官所望云々、彼一家拜任此官、爲吉例云々、）父子所望皆以不許、隆職自拜五位史以降十二年于茲、未兼一官、古來無此例、大外記兩人（賴業、師尙、）共隔一年後進也、各他浴朝恩、隆職有何過怠被塞道理之望、寸丹之憤難遂叙聞、雖恥身之不肖、但猶思家之餘慶云々者、所申有理、尤可被哀憐歟、末代之政失理乖例何爲々々、數刻之後退出了、今明之間可來之由仰遣象光了、早可參之由有返報、抑、實守直物作法太以優美、仍以消息感之、報狀云、此御教書深納宮底、宜傳子葉云々、又自彼送書狀曰、秩滿名替載除目之條、尙不可然事歟、永承元年直物、次除目、（執筆、左大弁經長卿、）不論任中、秩滿名替、悉載除目、外記所勘申、若此例歟、任中已載召名、豈爲證據哉云々、又應保元年直物被放當年召名之由、見師元朝臣記之旨、同以示送之、（余偏稱不被放之由、故有此狀、）今日、院有御持佛堂供養云々、密儀歟、

三日、戊寅、雨下、申刻大外記賴業來、持參直物文書等、（勘文除目、及所指遣署、〔之〕召名等也、）於勘文、（可留大臣第文也、）除目、（寄寫持來也、）等、取留之、返給召名、仰續立可進之由了、抑、秩滿名替被任之例、注一紙持來之、其中長和四年、（上卿御堂、）任中名替十七人、悉以削改舊年召名、秩滿者二人被載新除目、如此例者、任中秩滿拜除之躰、已以分別、仍被任秩滿名替之條、非違例之由令申、余

呼能前、問答此間事等、子細雖多不能具注、良久退出了、

四日、己卯天晴、未刻、前民部大輔憲雅朝臣〔來〕、呼前交語、常祇候男共兩三、相共有連歌之興、實守卿借送堀河左府官奏部類記二、一夜語件記相持之由、余示有見之志、之由、仍所送歟、今日、建春門院參詣日吉社給云々、

六日、辛巳天晴、巳刻、外記史生相具使部、持來擬階奏、指文杖、如恒、職事傳進之、有禮紙、余加朝臣返給了、官奏記返遣實守卿許云々、

八日、癸未天晴、午後陰、公家被行灌佛、女院御方灌佛、行事別當經家、判官代兼親、藏人盛助云々、公卿左兵衞督成範一人參入、不被待他人被忩行云々、光經語云、來十三日可有雲閣作文序者、守光云々、入夜參女院御方、關白被候、退出之次、來居余前被談雜事、其次被問直物執筆作法、答優美之由了、余來尋秩滿名替事、被答云、如此事當初恐不沙汰、是非難辨、但只可依例事歟云々、今日遣去二日頭弁所下之宣旨於兼光之許、安濃郡濫行事也、依兼光此五六日不來、空經數日有恐之也、宣旨到來之刻、二日、示遣可來之由於兼光之許、其報深更到來、今明之間可忩參云々、仍三四兩日相待之處、無音信、同四日遣尋、稱在日野之由空持歸、五日追在所遣使者、六日朝歸來、其請文曰、今明〔日〕有神事相憚事、來八日可參入云々、今日雖可相待、灌佛之間又以指合歟、仍今日以消息所送也、其書札裁此次第、爲遁懈怠之旨也、凡如此宣旨、徒不可經日數、而依辨懈怠、常以如此、尤有其恐事也、因之近代敢無召其身、只以書札送遣、先々皆存此儀、而今度聊依有可仰下之事、適召遣之處、尙以如此、末代作法何爲々々、今日未刻大地震、四十年以來無此程地震云々、

九日、甲申早旦、兼光返報到來、曰、今日灌佛之間、職事等不出仕、一身祗候、明日可參上也云々、又宣旨早可下知〔云々、〕申刻兼光來、謝日來不參之恐、余相逢下宣旨一枚、小朝熊社(コアサクマ)匙盜〔燒〕損事也、仰勘例、件宣旨光雅奉行也、而只今依松尾祭分配、參向彼社之間、兼光參入之便、尋取所持參也、次第尤不敵、自他奇恠、然而且爲懈怠、且依有便也、余則返給同人、仰可令勘例之由了、此次語造内裏之〔間〕事、

〔十一日、丙戌旬被如恆、陰陽寮成、〕

十二日、丁亥、天晴、参二女院御方一、二位中將兼房參入、隆季卿院勘未レ被レ免云々、〔晩頭歸、〕
十三日、戊子、天晴、吉田祭也、奉幣如レ恆、陰陽師經明、陪膳行賴、幣取定季、不二出行一、今夕、御書作文也、題曰、水竹多二色一、序者守光、
十四日、己丑、天晴、少納言信季參來、余問公卿給以二秩滿者一載二停任之事一、卒爾之間稱二見誤之由一、但此程〔之〕事非二殊失一、先々多以如レ此、民部權少輔宗雅來談二世間事等一、其中有下關白愛二少納言顯家一間事上、重家卿子也、其面貌不二優美一、不レ足二鍾愛一之人也、近日無二他事一云々、
及レ晩稱有二和歌事一、兼親、隆信兩朝臣以下、常祇候男共又兩三、及二五更一分散〔也、〕
十五日、庚寅、天晴、合二薫物一、
〔十六日、辛卯、天晴、申刻外記來曰、明後日可レ有二御方違行幸一、可二御參一者、申二所勞之由一了、〕
十七日、壬辰、去夜有二小除書一○書一作レ目、云々、兩○兩一作レ西、市正小槻國宗、隆職宿禰子、典侍平瑞子、上卿、藤大納言實國、參議、左兵衞督成範、職事、右少弁光雅云々、
十九日、甲午、天晴、長光入道來、良久談言、晩景密々有二當座和歌、及連歌等之興一、及レ曉分散、今日御方違行幸云々、

廿一日、丙申、天晴、旬祓如レ恆、陪膳光經、陰陽師時晴、陰去八日九日兩日所レ下之宣旨、于レ今不二勘申一、仍以二光經書狀一尋二遣兼光之許一了、
廿二日、丁酉、朝雨降、申刻以後晴、參二女院御方一、祭使左近中將泰通朝臣、中宮使大進平基親云々、法皇及博陸見物云々、余不二見物一、
廿三日、戊戌、晴、今日密々有二和歌事一、清輔、賴政〔等〕朝臣等已下、幷常祇候之輩、會者十餘人、題三首、其後有二當座連歌等一、及二深更一分散、
〔廿四日、己亥、晴、參二女院御方一、入レ夜新二位中將被レ參、爲二方違一向二近邊之所一之次云々、〕
廿六日、辛丑、終日甚雨、今日、法皇欲二登山一、依二明日可レ有二御受戒一也、而依レ雨延引、明旦可レ幸云々、
廿七日、壬寅、雖二雨不一レ止、徴レ自二昨日一、巳刻、法皇爲レ受二天台戒一、登二叡山一、供奉卿、及侍臣皆布衣云々、兼日幷出御事、時忠卿奉行、依二隆季卿院勘一也、山上事、按察使資賢爲二上卿一云々、
廿八日、癸卯、天晴、侍從聊有二不例氣一云々、入レ夜參二女院御方一、或人云、法皇昨日雖レ可レ有二御受戒一、當日依レ有二御登山一、明日廿九日、可レ有二其儀一之由議定了云々、而

昨日申刻以前着御、仍忽變議、去夕有御受戒事、臨昏甚雨、加之、事倉卒之間、萬事違禮、偏以無禮儀、云、云今日、兼光進宣旨、（外宮雑穢事令勘例、）及覆奏文（常供田燒失事、小朝熊社鎰事、神事穢氣不停事）等、常供田事遣頭弁之許、（不下勘外記、）神事信不事遣基親之許了、（件事神宮幷宜請文也、）各依爲本奉行也、雑穢、及小朝熊鎰事、爲下外記留置之、遣召外記了、兼光又進宮司以下、參上之雑注文、（依有可召問事也、自去年所被召也、）仰可奏之由返給〔了、〕入夜長方基親等返事到來、各有賜預之、報侍從入夜溫氣散了無別事、

廿九日、（甲辰）天晴、乙壺此兩三日不快、大略瘧病歟、今日發云々、入夜宗雅參入、依件事也、巳刻、外記兼茂參上、給雑穢、及小朝熊鎰事、（有請文、）等解狀、仰可令勘例之由了、

五月

一日、（乙巳）天晴、法皇自山下御、自今夕令始今熊野御精進給、

二日、（丙午）天晴、外記經明持來一昨以外記兼茂所下給頼業眞人之神宮解狀、（副勘文、）小朝熊鎰燒事、外宮觸穢事等也、留文書返遣了、今日、左少弁兼光來、下文書二通、宮司元成功讓子事、件事宮司讓功可停止之由、被下宣旨了、然而至此功已爲第一、被任公俊（宮司、當時、）之時、元成雖爲功一、依衰老被超任第二者了、隨又莫大功也、隨宜被許之、何事之有哉、仍依請可宣下云々、返下了、又刑部省、與禰宜等論申贖銅事、可計申云々、余申云、先以禰宜陳狀、可被問省歟、即返給文書了、余又下件人文、外宮雑穢事也、留外記例下解狀許也、又小朝熊社御鎰燒損事、便付件人了、光雅奉行云々、然而先日兼光來下、仍又付同人也、光雅何不自下哉、不得心、於今者、只可爲兼光奉行歟、仍付此人了、

五日、（己酉）天晴、自去廿七日所始行之聖觀音供、（阿闍梨智證、女房祈也、又此邊下人多病惱、仍爲北愼也、）今日結願也、

六日、（庚戌）雨下、午刻許、兼光送書於光經之許曰、仰詞二枚所送也、（一枚、先日所下之宮司功事、一枚〔者、〕小朝熊社鎰事、可行御卜云々、件事光雅奉行云々、然而兼光奉行之由載之、先日依付兼光、爲自奉行歟、）又云、今日、藤大納言爲奉行、被行軒廊御卜云々、若便可付者可返給云々、即返遣了、余須尋日次參行、又雖今日可參上也、而今日卒爾之間不可叶、僕從遑遑之故也、仍有便宜

之上如レ此、御卜以二早速可レ爲レ先之故一、所二返遣一也、
但今日若不レ被レ行者、以二後日一必可二參行一之由示了、
又兼光消息云、〔被二〕宮司等訴一事、藏人方奉行頭弁承
レ之云々、問注九日之由令レ申、爲レ申二其間事一、明日可
レ參如何云々、明後日可レ來之由答了、
七日、辛亥、朝雨下、午後〔刻〕止天陰、參二女院御方一、及レ晩
有二蹴鞠興一、賴輔朝臣已下也、鞠足人數不足之間無
レ興、仍來十日又可二會合一之由約束了、
九日、癸丑、天陰雨下、晝間暫晴、今比欲競馬每年事也、忠
武入二乘尻一合二下野賴久一云々、負弓了尤遺恨、但見
物之者語云、忠武立レ前賴久追レ之、忠武抑二切面一了、
其後埒與二忠武馬一之間、賴久馬尙走懸之間、忠武馬頗
了、其間賴久馬過了云々、忠武無二寃加一也、關白隨身
中臣種友、番長、落馬絕入云々、申刻、隆職宿禰來云、兼
光今日可レ參云々、依レ申下可二參會一之由上所二參入一云
云、及二日沒一雖二祗候一、兼光不レ來、仍退出了、酉刻、
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來下二宣旨一、神宮神事不濟違例事也、子細在二目錄一、余依
レ有二取亂事一不二相逢一、以二光經朝臣一傳申、基親申云、
海賊事可レ仰二右大將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仍直仰下了、又
云、最勝講可レ被レ行、自二來廿三日一云々、戌刻、書二消
息一〔副二〕宣旨一遣二兼光許一了、早可二下知一之由有二返
報一、
十日、甲寅、天晴、未刻、左少弁兼光來、與二神宮文書一、是
一日爲レ有二御卜一所レ下也、小朝熊御鎰事、件日無二御
卜一、仍持三來之一、又豐受宮雜穢綴文同持來也、件文爲二
覆奏一返與、先仰詞依レ無下可レ行二御卜一之由上也、來
十七日可レ有二軒廊御卜一、參陣之時、於二陣邊一可レ進之
由仰了、於二小朝熊文書一者留了、此次兼光可レ爲二〔問〕
注一之間事條々令レ申、召人之中、猶有二可レ被レ召之者一、
是重親法師父也、季親、仍召三上彼一之後、一度可レ有二問
注一歟、將又且可レ問レ之歟、申二關白一可レ隨レ命之由仰
了、若且可レ問者、十五日可レ問之由仰了、今日、隆職宿
禰同來、
十一日、乙卯、旬被レ如レ恒、定能朝臣來談語、今日吉競馬之
間事、厚近負了給レ祿、希異云々、
十四日、戊午、天晴、早旦兼光送二書於光經之許一曰、仁王
會定十七日云々、然者明日可レ有二軒廊御卜一歟如何
者、答〔云、〕明日可レ有二軒廊御卜一歟、示云、問注事、季
親上洛之後、一度可レ問之由、有二關白御消息一云々、聞
了之由答レ之、則明日可レ有二軒廊御卜一之由、示三遣賴

業隆職等之許、賴業請文云、依服假不出仕、下知六位外記(了、)云々、隆職請文云、光雅十五日仁王會定由告送如何云々、仍重仰云、明日有許定者、十七日可有御卜、但兼光十七日定由令申也、〔雖〕尋聞可令申者、又以隆職申狀、遣兼光之許、尋〔問〕一定可令告示由仰遣也、(已上亟等行、賴泰奇、)入深更返事等到來、兼光副送光雅返事、狀曰、十七日可有仁王會〔定〕之由、左府有命〔者〕云々、隆職申云、重問光雅可申一定者、但明日事大略所催調也云々、今日、信季來申雜事、

十五日、(己未、)天晴、此日、軒廊御卜也、未刻、外記兼茂來申曰、參議皆申障不參、答曰、相觸職事重可令催者、同刻、隆職宿禰令申曰、仁王會來十七日可被行之由、光雅所申也、今日御卜事、令沙汰儲者也者、申四點參內、(閑院、)入自左衛門陣之間、兼光來向示曰、官寮共以不具云々、仍余參二間方、雖御物忌、關白昨日被參二間方、仍不可有憚之由、兼光所申也、仍參上謁女房、兼光申云、中臣官人皆悉下向伊勢國、前祭主爲仲一人(權大副也、)在京、稱病不參、仍催氏人等之處、未申散狀、又寮官、陰陽頭已下、申不參院供花之由、一人不參、當時所參入官權大祐卜部兼貞、寮主稅助安倍時晴等許也、余云、此御卜事、昨日朝下知弁、及大夫、史了(謂弁者郎兼光也、)而只今有此散狀如何、又中臣官人不具之時、被行御卜之例、可被問官、又寮官等申狀不當也、供花時午刻云々、何〔樣〕指合晩頭御卜哉、早可遣召、凡近代每度如此、公事凌夷不可敢云、尤不便事也、兼光申云、隆職陳申云、昨日朝蒙仰之、即下知行事史、史仰官掌、而官掌稱物忌之由不取入文、空暮了、仍重去夜下知、其後夜半許、官掌申中臣不參狀、而史其節不申上、今日申刻申上之、即隆職觸兼光、兼光令申事由之間、其使參差于御出了、次第如此、掦發史及官掌之處、各無通申方云々、又無中臣官人被行御卜之例、(伊勢事也、)元永二年五月以卜部一人被行之、〔其〕後大治久安之比度々有此例、又元永之度被問例之處、多掦申其例、惣七八度許云々、是皆氏人不候之例也、於氏人參上之例者、已爲流例、不遑注進云々、(天永元年例、余所覺悟也、)余曰、無中臣官人被行御卜之例、官所申如此、就此等〔之〕例可被行歟、將又召具官人、以期日被行歟如何、早

可令申事之由者、兼光令申關白了、及亥刻返事到來、(兼光自雖不參、今夜可被始大般若御讀經、爲其奉行人可勤仕堂童子、仍不能外宿、以消息密々令申云々、)尚可被召氏人歟者、問之間、前宮司有長參上、重令申關白曰、前宮司勤仕之條如何、只以無中臣之例可被行歟、尚可召具有長歟、重報狀曰、可被召具云々、又官申云、有長判署如何、可書前宮司字歟、是未得解由之故也、又只可書散位字歟如何、余曰、理須書前宮司歟、但散位何事之有哉、且官可相計、(官申云、散位〔字〕可宜云々、仍如此、)余則着仗座、御卜儀如恒、(依及深更、直着端座也、)小朝熊社御鎰匙等燒損、及外宮雜穢事等也、依御物忌、占形等各書宿紙、(紙屋紙也、)付兼光仰先可奏之由、但本解勘例等加入之、依外宿文今夜不可奏、件文爲內覽所加付也、又近代院奏之後被仰々詞、仍以後日可來仰之由含了、又行事史、幷官掌等、暫可召籠陣之由仰了、今日事致懈怠之故也、于時子四點歟、卽余退出了、

官、(神祇權大祐卜部兼貞、前大宮司中臣有長、)寮、(預賀茂在憲、主稅助安倍時晴、曆博士賀茂憲定、漏刻博士安部廣明、)

今日召卜部兼貞、(第一、)給文書、是依爲中臣、非官人也、先例也、

十六日、(庚申、)天晴、申刻許、兼光送書於光經之許曰、當時六位史六人、或他事奉行、或所勞故障、仍祐重雖候陣、明日仁王會定事令催勤如何、自官所申上也、諸司不具之責、先兼光難遁、然而官申上事、依不可默止所申上也云々、仰云、早可令催勤、但乍召籠奉行之條、何必可然哉、明日只可被仰免給之由也、凡者他史等之中、何無可奉行仁王會事之史哉、不可寄事於左右、然而祐重又非強重科、過一兩日優免、何事之有哉、然者早明日可免給也者、官申狀頗無謂、然而先々如此之時、或一兩日、或兩三日、不過此日數、然者自本明日、明後日之間、存可免之由、今寄事於公事、依有其便所免給也、但今日被免者、頗可謂輕々、去夜召籠之者、翌日優免、不可然之故也、仍明日仰可免之由者也、賴輔朝臣、宗雅等來、召簾前談雜事、

十七日、(辛酉、)天晴、此日、刑部卿賴輔朝臣已下、當世之鞠足七八人許會合、有蹴鞠之興、其數經百事四ヶ度、人々入興、事了分散、

〔十九日、(癸亥、)天晴、密々有當座和歌事、〕

廿三日、(丁卯、)晴、此日、最勝講初日也、余依足所勞不

參、依レ存二相扶明日可一レ參之由一也、僧名證誠、（座主、權僧正明雲、口口口法印覺智、山階講師、覺賀、玄緣、大僧都澄憲、僧圓、（今度始寺權別當法印玄緣、被レ參、覺信、玄覺等例也）、法眼弘雅、律師覺憲、道顯、明遍、法橋敏俊、巳講舜詮、）聽衆、宴仁、（山）慶仁、（山）永心、（山）隆叡、（興新）淨心、（山新）證兼、（寺）覺乘、（興新）範雅、（興）成寶、（東新）覺親、（寺新）今日朝座覺智、（問宴仁云々、）夕座玄緣、（問慶綱云々、）嗣白、及內大臣以下公卿七八人云々、早旦兼光申送云、今日可レ遂二問注一、但殺害下手人則貞九、逃去了云々者、早可三尋出二之由仰了、今日、覺智問題許、玄緣疑二一重一云々、」

廿四日、戊辰天晴、最勝講第二日也、申刻、着二束帶一參內、出居及公卿着二御前座一、僧未レ昇之間也、余即着二御前座一、次僧昇、每事如レ恒、朝座講師權大僧都澄憲、問者興福寺隆叡、（新聽衆）問答之間有二諂諛事一、互吐二狼藉之詞一、但澄憲所レ答有二其謂一歟、事了次第退出、余不レ逗三着殿上一、讓二實國卿一、自二渡殿邊一立加着レ之、爲二神事一之人、雖レ列二佛事座一、不レ勤二行香及布施役一、定例也、以レ之案レ之、奏二事之由一仰レ鐘是同事也、然而先例未二勘得一、不レ如レ有レ疑者不レ爲レ之、仍觸二此由於實國一也、夕座講師權大僧都信圓、問者延曆寺永心僧都、初度之勤也、而作二二ケ條一分明覺釋、又所作之體太以優美、爲三本宗一爲二一家一大慶也、余退出之次、以二前駆國行一、示二慶之由於僧都宿所一、（邦綱卿直盧、）

廿六日、庚午早旦覺乘得業來、昨日朝座問者也、無二殊〔事一〕云々、同夕座、問者證兼、（三井寺、）所作之間万人含レ咲云々、去年又如レ此、此人自今以後不レ可レ被レ召歟、入レ夜兼光下二宣旨等一、（具在二日錄一、）其次示云、問注未レ了、但重親法印申云、有長所從貞家可レ被レ問者也云々、而件者當時雖レ候、先日不レ載二宣旨一、如何、答云、申二事由於殿下一、可レ隨レ仰也者、

廿八日、壬申天晴、密々有二和歌會一、季經朝臣、賴輔朝臣、賴政朝臣已下十餘人會合、亥刻分散、自二隆職之許一、送二昨僧事聞書一、濟々、其中昌雲任二僧正一、以外事歟、

廿九日、癸酉奈良僧都參二女院御方一、送二使者一云、只今〔參二上御方一、退出之次、欲レ參云々、余答下只今〕可レ參二其御所一之由上、柰欲レ參之故也、加之、自二今日一三ケ日、神事之間、僧上依二家中一有レ憚也、即參入、數刻交レ語、晚頭退出了、余又歸宅、

六月

一日、甲子天晴、自二今日一兩三男共、密々始二百日和歌一、每日題二首云々、余竊交二其中一、今日旬被レ如レ例、

三日、丙寅、天晴、不出行、去夜半許、最仁法印入滅了、賴輔朝臣異父同母之兄也、仍基輔其服假也、

九日、壬申、晴、基輔出自院〔來〕申云、昨日朝、最勝光院池、人落入死了云々、然而其穢不及七條殿、幷今熊野云々、〔入夜參女院御方〕

十日、癸酉、天陰、入夜自兼光之許示送云、明後日臨時奉幣可奉行者、申所勞了、又申送云、逃避則異丸之、神宮檢非違使眞弘可被下遣、不誤之由祭主申如何、答云、申殿下可左右者、又申云、四ヶ度問了、尙可問之、如何々々、

十一日、甲戌、申刻以後天陰、時々雷鳴小雨、巳刻、句祓如恒、基輔歸來自院云、一日穢及院中幷內裡了云云、基輔無左右參上、仍不入宮中、依爲神宮上卿也、但內裡、院中爲穢者、已天下一同穢也、一身專不能急禁、雖然申事之由可隨仰、仍召遣兼光了、抑、件穢日八日也、早旦、實寬法印候七條殿、參最勝光院、不知穢之由、歸參七條殿、而至一昨日、尙不可爲穢之由有沙汰、而自昨日忽可爲穢之由議定了、仍內裏又同云々、甲乙之間事委不知、基輔九日參院、來着家中、然者余又以○以一作入、穢了無疑、然而院中乙也、基輔丙也、丙來着所丁也、然者丁穢有無之條、先例不定、去年被仰下可有憚之由了、仍召兼光可申事之由也、春輔又申云、建春門院病惱給、二禁云々、定成父子奉治也、雖不及大事猶被愼云々、被始七佛藥師法、又種々有御祈等、又院出給自今熊野云々、〔余〕同可參之由存之、基輔以此由令披露之處、親宗云、爲神宮上卿、無左右不可參、且以此旨可披露之由令申云々、仍余今日不參也、

十二日、乙酉、今日重觸親宗之許、於今者天下一同勿論之由也、又兼光申送同趣、仍明日可參女院也、

十三日、丙戌、申刻、大雨則晴了、入夜參建春門院、日來御不豫云々、所々堅根出給、而此兩三日胸幷腹脹等禁更發、今夜有灸治云々、人々多以參入、先是、關白參入退出了、又左大臣參入、余參入之間出了、中入之後退出、

去夜半許、高松院崩御、日來煩給脚病、自去八日殊以增、其上痢病相加給云々、余則欲馳參之處、爲神宮上卿之聞不向喪家、所有憚云々、院穢已相觸了、其上勿論歟、然而未參院之前向喪所、人爲恠

歟、仍以二使者基輔一令レ申了、自二今夕一撤二神事札一、立二丙穢札一了、依二院中穢混合一也、

十四日、丁亥、建春門院以二使者一申二事由一、御返報云、同事也云々、今朝又有二灸治一云々、

〔十五日、戊子、終日雨下、建春門院違事同事云々〕、

十六日、己丑、天晴、入レ夜參院、以二信基一申入、御有樣只同事云々、自二今夜一被レ始二五壇法中壇七宮一云々、此外御所等、日來之間〔有二其數一云々、今日、醫師憲基頼基等來、各召レ前尋二問女院御事一、其申二有レ煩之由一、縱此瘡雖レ減、若又々出給歟云々、

十七日、庚寅、天晴、早旦、基輔參二女院一、歸來云、院中物忌、又他所令レ出給云々、仍及レ晩參入、信基語云、更無レ御二增於本體物一者、今朝御針膿汁快出了、御脊腫物雖二出給一、強非二大事物一云々、但今日被レ辭二申院號年官年爵封戸等一了、若因レ之御增之由風聞歟云々、余案レ之、依二長德二年三月東三條院御惱時例一歟、後聞件事等、今日依二公家御衰日一不レ被レ申、只以二頭辨一被レ申二合關白一、明日可レ被レ申云々、信基又語云、今日、法皇奉二護身一給之間、女院自有二託言一、（贈左大臣時信云々）、依二其事一、件墓所可レ被レ建二立堂一、又可レ被レ修二種々善一云々、即以二信基一申入、頻參入神妙之由、女房被レ示云々、即退出了、信基又云、今日、定成貞時等可レ有二御灸治一哉不事有二相論一、互吐二狼藉之詞一云々、今日、人神所在沙汰云々、今日依二七佛藥師法一、有二免物一、明日可レ有レ赦云云、今日、太宰大貳重家卿出家入道、生年四十九、無二殊病患一、遂二多年之素懷一也、可レ憐々々、戒師前少僧都顯眞云々、今日被レ辭二申院號一事辭事明日可レ有云云、

十八日、辛卯、天晴、今日不二出行一、女院違事無二殊事一云云、以二書狀一問二重家卿遁世事一、今日、建春門院被レ辭二申院號年官年爵封戸等一事、以二別當右近衛中將頼實朝臣一爲レ使云々、又有二非常大赦一、流人等皆悉被二召返一云々、今日、高松院御喪送云々、

十九日、壬辰、天晴、季長朝臣爲二女院御使一、參二建春門院一、歸來語曰、人々云、一昨日依二邪氣疑一無二御灸治一、昨日朝定成奉レ見、申下不レ可レ及二御灸治一之由上、而憲基頼基等又奉レ見、有二小增一、昨日尙可レ有、況今日哉、申下必可レ有二灸治一之由上、仍被レ灸二二百草一云々、而昨日不レ堪二灸了一、今朝被レ灸了云々、頼基先日奉レ見、又他所令二出御一事可レ有二用心一之由令レ申、果以如レ此、仍有二叡感一

云々、又憲基申狀、始終相叶之由、人々令二沙汰一云々、
又語云、關白二一
禁、更無二別事一之由憲基令レ申云々、
〔廿日、癸巳、今日、尙足小瘡不レ快、仍不二參入一〕
〔廿一日、甲午、入レ夜參院、女院無二殊事一云々、灸治之後
被レ渡レ蓬云々、〕
廿二日、乙未、晴、參二女院御方一、及レ晩或人云、建春門院事
外被レ增云々、仍重被レ加二灸治一之由云々、仍欲二參入一、
而僕從皆逍遠之間、不レ能二催出一、明日可二參入一、自二今
日一召二籠右番長敦重一、依レ有レ罪也、
廿三日、丙申、天晴、子刻以後暴風雷雨、巳刻參院、三條大
納言實房祗候、布衣、暫言談、余申二入參內一、見二參主上一、
余問、于レ今無レ行二幸事於女房一、女房云、關白被レ申下
可レ有二行幸一之由上、而前太相國申下不レ可レ有二行幸一之
由上、其故、主上本有二此御病一、而面奉レ見給者、自有二御
樂事一歟云々、仍無二行幸一、又御有樣委不レ奉レ令レ聞二主
上一云々、仍御笛等不レ被レ止云々、余案レ之、相國申狀
未二會聞一、還有二忌禁一歟、若被レ用二此言一者、長不レ可下
奉レ見二龍顏一給上歟、可二彈指一々々々、就レ中、禮之至莫
レ過二于孝一、而恐二不レ病之病一、不レ問二親之疾一、豈爲二君
道一哉、殆逆二天意一歟、悲哉、因二蛙井之智一、毀二至孝之
禮一、風易時變、末代事皆乖二正法一、何爲々々、申刻、參二
女院御方一、歸宅、傳聞一昨日被レ見二定成一、申二頗宜之
由一、仍頗緩怠、昨日朝被レ見、申二小增之由一、及二巳刻一、被
レ見二憲基賴基等一、各申云、甚以爲レ增、早今日之內可
レ有二御灸治一、又本物之上、去二寸許六尺、雙六石許物出副給、
勞以可二怖畏一云々、仍被レ問二定成一云々、承伏、即御
灸治、瘡ヲ押廻テ六所云々、件新出給物在二六所一之內
云云、昨日被レ灸二三ケ所一、今日被レ灸二今三箇所一云
云、於二今日一者未無二御增一云々、
廿四日、丁酉、天晴、戌刻以後又雷雨如二昨日一、未刻、參二女
院御方一、入レ夜退出、建春門院澁事同事云々、
〔廿五日、戊戌、天晴、今日物忌也、多武峯物忌也、〕
廿七日、庚子、天晴、申刻參院、先レ是、左府、三條大納言實
房等參二候上逵部座一、余同在レ之、〔與カ〕左府一良久談話、
余問二改元有無一、答內々雖レ承二可レ有之由一、職事未二來
仰一云々、日沒之後、左府退出、其後、五條納言邦綱來
語云、今日有二御針一、定成申二今日可レ有之由一、憲基申二
明日可レ候之由一、〔兩〕醫申狀不二一樣一、仍被二卜筮一之
處、泰親申曰、明日吉、有憲季廣等申曰、今日吉、就二二一

人申狀殊、被行御誦經御所等、只今御針了、其後朧汁快出之由、定成令申神妙、但本物之上、出給之物未減、今日聊增、件物若尙令增者、混合于本瘡歟、然者其勢可及五六寸云々、仍於今者恐件增、但大都頗令落居歟、云々、又語云、頗有奇事、其御瘡時々令洽給云々、疑是邪氣所爲歟云々、御驗者昌雲一人也、房覺僻事云々、邦綱又參御所方了、先是、以基輔申入女房了、次余退出、參女院御方、即歸宅、

廿八日、辛丑、天晴、申刻許、自院廳被送大般若經二百內第四帙十卷、副料紙、廳官相具、是去廿四日爲經房奉行、來廿九日可被供養一日大般若、可書進之由被仰下、令申承由了、仍所被送也、廳官乞請文、仍書之、加家令署給了云々、廳官云、可被送廳云々、女院御物氣、法皇每日三時、昌雲一時云々、今日於法勝寺、被行千僧御讀經、建春門院御惱御祈云々、公家被行之、資長卿示送云、惣講師覺智法印、上卿花山納言、辨、左、左少辨光雅、右、右少辨兼光、公卿、宗家、實綱、左武衞、平相公、修理大夫、左京大夫等也云々、

廿九日、壬寅、天晴、書寫一日大般若經了、書外題、使能書生一筆書之、以翌可書之由、昨日廳官所申也、件經今曉支配家中男共、令終寫功、即又加比校了、午一點、納長櫃、相副下家司出納等、書送文、件經今日家令加署、送院廳了、即持來廳官請文、件經今日被供養轉讀云々、導師公顯僧正云々、先供養了、引導師布施許、（○許一作給、諸僧布施暫不給、）其後六十口僧、各一帙轉讀訖之後、行諸僧布施云々、戌刻許、雜人之中有諠譁事、此家大番之輩兩三人、爲盜取萬、入下人等曹中云々、而近邊在地之輩、稱盜人群發追搦之、二人逃去、於一人者被圍籠、爲逃遁、拔大刀切突下人一兩、仍以大勢猶欲捕、件者被打害了云々、所逃之二人還欲逃入家門、而民部少輔宗雅自然來會、所從之中、聊有堪勇士侍等云々、件男捕之、而之間、依稱大番之者免了云々、其後件二人又以逃去了、次第不可說事歟、爲兵士之輩、依盜犯事、或被捕搦、或被殺害、太以爲嗚呼、件大番之者等、源賴兼郎從也、賴兼者、九條院非藏人五位云云、世人此黨等類稱美乃源氏賴光末葉云々、以雇從者等令進之間、如此事出來歟、未曾有、々々々、

卅日、癸卯、天晴、申刻許、宰相中將實守送消息云、灸治平愈之後、乍存可參之由、自然懈緩、今明之間

欲二参入一如何云々、報云、今日可レ参レ院、明々後日之間可レ宜者、即件人來、余相逢、示云、今日依二七佛藥師法結願一参レ院、於二御返事一〔於二退出一〕之道一拜見、使者申二御出仕晩頭之由一、仍所二忩参一也者、其後言談良久、大略去三月直物之次、除目秩滿名替被任之間事也、子細見二彼日記一、而給主實綱卿此難出來之由、傾奇云々、此條無二其謂一、遂不レ被レ任者、尤可レ欝二〔御左右二可二招付一〕其尚有二不レ被レ任之例一、何況於レ被レ任何怨之有哉、一旦成二疑問一之條、秩滿名替、直物之次不レ可レ任之由、其證文幷例慥所レ見也、今爵結之旨、還可レ謂レ不レ足レ言、就レ中、祖父太相國實行公爲二按察大納言一之時、兩度被レ上二此申文一、大治四年被レ任了、〔臨時執筆〕長承三年雖レ被レ任、有二評定一被レ止了、其子公敎申二可レ被レ止由一、即實綱卿父也、不レ知二父所行顚尾籠一歟、但後度被レ問二例於外記一之處、申狀不二分明一、仍不レ被レ任、於二今度一者、外記申レ例仍被レ任了、成二不審一之條、至レ被二腹立一者、勿論事歟云々、即件記等所二持來一也、若不レ候二御所一者、早可レ被二晉召一者、所レ示之旨有レ謂、實綱爵結之條、太不レ足レ言、被レ任了上尚攀レ緣、未レ得二其意一、抑、實守尚偏存二不可任之儀一歟、此事余所レ案、至下于被レ行二直物一之許上者、秩滿名替難レ被レ任歟、是則依二此事許一、更不レ及レ行二除目一之故也、直物之次於下被レ行二除目一之時上者、被二許任一有二何事一哉、是則春秋除目之時、被レ許二秩滿名替一之故也、此旨示二相公一、相公深有二甘心之氣一、頗伏レ理歟、隨又被レ任之例幾多也、此後良久有二談語事等一、不レ能二具記一、及レ晚相公還了、日沒之後参レ院、以二藏人一申入退出、六月祓如レ恒、陪膳光經朝臣、役國行、共衣冠也、陰陽師常明至二于昨日一雖レ上レ薙、當日不レ服者不レ可レ憚云々、仍不レ憚レ之、又輕服之人都可レ忌レ之云云、當貫之時向レ南、役人向レ北、例也、

七月〔小〕

一日、甲辰、天晴、權侍醫丹波憲康來、依レ召也、召レ前問二療治等一、其次語云、昨日謁二太政入道一之次、被レ語二建春門院御事一、大略無二其憑一云々、本躰物勢大甘子より八頗大なりと云々、其外、又出湫給、今度八被レ祕云々、此廿餘日一切御不食、氣力幷痞躰、大都雖二介レ存給一云々、此兩日御減氣之由、風ヨ聞天下一、而其實如レ此云々者、

二日、乙巳天晴、少納言信季來、問二女院御事一、答云、大略御減、只無レ術事、御不食之間、御身弱給坐事也云々、又語云、一昨日、七佛藥師法結願、被レ仰レ賞之間、權右中辨親宗〔朝臣〕當座上﨟實定卿、前大納言、仰二前官之人一條如何云々、尤可レ然事也、但當時非レ被レ仰二其事一、只追可二申請一云々、卽自二件日一仁和寺宮於二寢殿一被レ始二不動法一云々、晚頭、參二女院御方一、及二深更一歸來、

〔三日、丙午天晴、召二權侍醫憲康一、令レ針二齒下一〕

四日、丁未天晴、參院、信基朝臣云、此兩三日御減云々、院中安穩、左少辨兼光來申云、只今欲レ參二九條殿一之間、見二御出一所二追參一也、宮司公俊於二神宮一可レ被レ行二臨時祭一、公家爲二建春門院一可レ被レ行云々、彼時可二罷下一、穢限以後可二參洛一之由令レ申、以二此由一申二博陸、及上卿一、可レ致二沙汰一由、只今以二親宗一被二仰下一、仍爲レ申二此事一也、自レ是參二殿下一可レ令レ申云々、余曰、爲二別御定一者、非二此限一、只不レ知二子細一、依レ爲二人申事一、被二仰下一事歟、然者尤不便事也、穢限僅今兩三日歟、沙汰之中間給二身假一、尤不レ可レ然事歟、穢限在レ近、其後事切被二下遣一、穩便事歟、但早申二關白一、以二彼役奏之趣一可レ令レ奏者、卽余參內、於二朝餉一謁二龍顏一、退出、入レ夜大風、終夜不レ止、

〔五日、戊申天陰、大風甚雨、近年無二如レ此事一、終日不レ止〕

〔六日、己酉天晴、自二今曉一風雨共止、時今多武峰物忌也〕

七日、庚戌天晴、或人云、女院又出添給、又御肱腫云々、醫師申二有レ煩之由一、但本躰物御減、來九日可レ浴レ蛭云々、但無レ力無レ術御坐云々、入レ夜、憲基申送云、御腫事太有レ恐云々、出添給者、更無二別事一云々、定成、大都有二安堵之氣色一、肱事何強有レ恐哉云々、外記來催云、明夕、可レ有レ行二幸于最勝光院一、是御方違云々、〔近日〕不レ臨二幸于女院一、行二幸他所一、未曾有、未曾有、

八日、辛亥天晴、前大僧正所レ被レ修之尊星王法、今曉結願云々、午刻許、下人云、建春門院絕入云々、余忩參入、院中頗物忩、人々少々參入、余候二上達部座一、先レ是、右大將已下兩三人伺候、余招二右中辨經房一布衣上括、問二安否一、申云、六借御歟、但未レ及二大事一、覺讚、房覺、昌雲三僧正奉レ祈、又法皇同加持者、凡加持聲太

高、此後、公卿等多參入、小時、左大臣參上、相次、關白被レ參、內府又參入、兼光進參、申二關白一曰、今夜、御方違行幸如何、不幸、此宮御二于近隣一、於レ儀不レ可レ然歟、若可レ有レ行二幸此院一歟如何、關白答、尤可レ有二行幸一、但日次如何、兼光申云、重日也、關白云、可レ隨二御有樣一、若不レ可レ待二今日一者、不レ可レ及レ議、不レ然者、後日宜歟、且又人々被レ候、可レ被二尋問一歟、兼光歸去了、頃之、自二御所方一人走來、搔レ簾招二關白一、關白即入二簾中一了、懸二几帳一〔女院〕女房逢二公卿一之所也、公卿之座上妻戸內也、暫有二言談〔之〕聲一、法皇渡御、被レ召二入關白一歟〔之〕由存知之處、敢以不レ然、時忠卿聲也、事太不レ穩、即關白出自二簾中一、直以退出、自二件簾中一、時忠卿指二出首一、其鬢不レ正、月代太見苦、面色殊損、示二左大臣以下一云、各申二見參一了、抑、今日、日一作夜、可レ有レ行二幸于此御所一、日次不レ宜如何云々、左府曰、日次事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云々、時忠卿歸入了、此間、次第足二縱奇一、時忠素狂亂之人也、不レ能二左右一、々々々々、兼光來、告二兩將軍一曰、只今可レ有二行幸一云々、各諾、右大將退出了、此間、院中物忌加持聲猶不レ止、男女走騷、左府示レ余曰、今夜〔若〕可二參入一歟、若有二被レ尋事等一歟、用意可レ被レ召歟云々、余稱レ善、即退出、相次左府退出了、于レ時申終也、歸レ家暫休息之間、人走來告云、女院只今崩給、相次、少納言信季申送云、只今酉刻已一定也、不レ能二左右一云云、其後案二內行幸之有無一、不レ可レ有云々、即着二直衣一參上、于レ時戌刻、左府已下人々濟々焉、暫而前相國、左大將等參入、關白先レ是參入、被二退出一了云々、良久、余參內、女房等云、主上自レ聞二食此事一之後、被二御衣一敢不二勵給一、奉レ見之者、殆不レ可レ堪〔云々、〕道理之中道理也、就レ中、日來具不レ奏二御有樣一、又遂無二行幸事等一、被レ怨二仰万人一、御涕泣如レ雨云々、聞二此事一、悲涙難レ抑者歟、頭辨長方、及大外記兩人、光雅、兼光等、於二弓場殿邊一議二定此事一、但今夜日次不レ宜、仍万事無二其沙汰一云々、余逢二長方一問二此間事一、語云、可レ遂二長保例一之由、關白有レ仰、今日重日、明日院御衰日、仍明後日、可レ進二母后崩御雜事勘文一之由、仰二賴業眞人一了、每事明後日可レ有二沙汰一云云、此次語云、今朝、辰刻、依レ召參院、是可レ被レ果二公家御願一、此御惱之間、所レ被レ立之御願也、而已有二御減一、仍有二此沙汰一云々、事等被レ議、賀茂、八幡行幸、幷日吉臨時祭等云々、件臨時祭、每年四月可レ有云々、件間、院中太以安穩、退出了、即此事出來、太可レ謂二卒爾一云々、又謁二兼光一、今度遂無二行幸事一、

當時後代爲二第一遺恨一之由、余密示レ之、兼光云、此事、愚意所レ存也、雖レ然難レ遂二其旨一、事次第太凡卑也、不レ足レ言云々、余案レ之、依二余相國之和讒一、遂有二此恨一、小人在レ朝、於レ事如レ此、關白內々雖レ稱下可レ有二行幸一之由上、依レ爲二彼人申出一、事強不レ被二奏請一歟、可レ謂二不忠一云々、及二丑刻一退出了、

九日、壬子、天晴、今日、不二出仕一、開二見代々諒闇記一、關白被二參院一云々、直衣垂纓云々、如二西宮及雜類〔略說〕一者、亡者在レ家之間、向二其所一之人可二卷纓一、葬禮以後可レ垂レ之歟、而於二天下諒闇一者已別儀也、彼記等所詮是人臣之儀也、然者、不レ論二葬禮之前後一、惣以可二卷纓一之由〔旨、〕有二分レ執之輩一云々、又凡於二諒闇以前一者、不レ謂二亡者有無一可二垂纓一之由、有二分レ存之人等一云云、則關白被レ執二此說一歟、或云、此一家之人不レ可レ乖レ之云々、左內兩府不二出仕一、右大將已下多以參入云云、

十日、癸丑、天晴、此日、前建春門院御葬禮也、每事省略、仍先無レ被レ定二雜事一云々、御喪家中陰奉行人四人云云、前大相國忠雅、別當時忠、(已上公卿院司)權右中辨親宗、(四位別當)木工頭親雅、(五位判官代)蓮花王院東造二法華三昧堂一、(今日中造畢、)其下堀レ土、案二石辛櫃一、奉レ籠二其中一、是待賢門院例云々、件所、年來奉レ爲法皇御終焉一、被レ建二立同堂一、本儀奉レ納二女院於件所一、追可レ被レ造二法皇御料一云々、而前大僧正、及仁和寺宮相共申云、此事不レ可レ然、爲レ奉レ院有二禁忌一、只新可レ被レ造二女院御料一云々、因レ之、忽有二此儀一之間、甚以物忩云云、今夜、御葬禮、追可レ尋二記之一、及レ晚參二入內裏一、先欲二參院一之間、門前物忩、仍直參內、先レ是、關白被レ候、余問二卷纓事一、被レ答云、向二喪家之所一人、(謂二亡者在レ家之間一、)卷纓之事不二必然一、又於二殿上人一者、乖二御纚一之則(○則恐刻、)卷纓、於二公卿一者何必然哉、只亮闇之時一度卷レ之可レ宜歟云々、藤大納言實國參入、卷纓也、此間、御葬送之所、可レ被レ獻二勅使一哉否、有二其沙汰一、遣介以前彼遣二勅使一事、只保元許也、彼保元例被レ問二遣人々許一、(源中納言、(彼時奉行職事、)新藤中納言、(彼時勅使、)惟方入道、(彼時祗二候院一之人、)余未レ參之前被レ問レ之云々、)小時、兼光參進申二關白一云、今夜、勅使事問二源中納言一之處、御使兩度、(昔一度、晚頭一度云々、)抑、遣介以前可レ有二勅使一歟、何强被レ用二保元例一哉、天曆、長保尤相叶歟云々者、(已上雅賴答云、)云、又申云、問二遣忠親卿一之處、已參院了、使者空歸了、重遣尋者、殆可レ及二晚天一、又惟方入道之許、光雅內內遣尋之處、只答下有二勅使一之由上、不レ申二子細一云々

者、爰關白頗被案煩歟、無分明之答、余乍恐進申云、先保元之例、何强被逐用哉、檢代々例、或葬禮以前、奏遺令、或葬送夜奏之、未聞其禮了歷數日之後奏遺令之例、就中、若今夜被獻勅使者、首尾不相應、故何者、任遺令之趣、不被任葬官、而不聞食遺令者、何因可止其儀哉、理須今夜奏遺令、被行固關以下雜事等也、又御葬送之所、可被遣勅使、是尤可叶道理、於御于倚廬者、今日日次不宜者、可及後日歟、何必被奏遺令之日、同日可御倚廬哉、卽天曆、正曆共以先奏遺令、後日御倚廬、是皆吉例也、保元之例事〔倉〕卒、万事不可爲例歟、若欲遣勅使者、遺令奏以前於理有妨、若欲不遣勅使者、我朝未聞國母葬禮之時不遣勅使之例、云彼云是、進退惟谷、不如今夜被奏遺令者、(本儀、今夜奏遺令、又可御倚廬云々、而今日依爲物忌日、有憚于御倚廬、仍明後日、(十二日、)可御之、因之、同日可奏遺令之由、依先(〇一作保元)例先是議定了、是則頭辨長方朝臣申殿下及法皇、所定行云々、而勅使事、忽沙汰出來之間、事皆迷亂、長方朝臣只今在家、不能遣召云々、抑、每事今日可被行之、定催所司等、而臨期延引、是又有禁忌者歟、於不吉事者、能々可被豫行歟、)關白答云、此儀尤可然、桒長方朝臣不申行此儀、太遺恨也、又我進不仰此由、自他之失、悔而無益、但於今者此儀不可叶、上卿已下加催者、天殆可明、所詮只可遣勅使哉否事、如何者、(余案之、夜未及深更、可臨召之者、上卿外記史許也、又固關被付固之時、供奉所司無煩、警附事、六府參入、又不可有其程歟、只先可被申此子細於本所、於被獻余裝禮之勅使者、何必待遣令之使哉、於一夜之中前後者、不可及後代難事也、被逐保元之例之條、余猶不甘心、儀不叶例、不似之故也、然而不能强諍、只依存忠述懇心而已、)余申云、保元一定被獻弔喪之勅使否、猶未分明歟、鳥羽院七月二日申刻崩御、戌刻葬送云々、事太卒爾、路又遼遠、疑是爲問安否所被獻之勅使歟、不審猶殘、此條於候本所之人者、雖只見有勅使之由、不可知禁中之子細、雅賴卿其家不遠、重可尋問歟、件兩度御使、爲問安否御使歟、爲弔喪家之勅使歟、分明可申之由、重可被遣問也、若一定爲弔喪禮之勅使者、今夜無左右可被獻勅使也、於理雖不可然、先規令存之故也、若不遣勅使者、縱雖存其理、我朝都無此例、始不可貽其例之故也者、關白然諾、早以此旨、重可問雅賴卿之由、被仰兼光了、小時、兼光參上、申云、右宰相中將實守申云、依此事不審、內々被遣故右大臣(公能)記、披見之處、出御之所、勅使(藏人左衞門佐忠親、)參上、謁大將、歸參了云々者、弔喪禮之勅使條已顯然也、是至其期之故也、尙可待源納言報歟、

如何者、關白云、然者早可レ獻也、右近中將通親爲レ勅使、豫被ニ催儲一也、兼光又申云、其詞如何、關白云、何有ニ殊仰詞一哉、只御不審由也、即兼光退下、仰ニ通親朝臣一、朝臣參入了、此間、關白被レ示云、葬禮無ニ止事一也、縱雖レ無レ理、爭默止哉、只［一向］被レ遂ニ保元例一、何難之有哉、余申云、素所レ申是也、於ニ今夜一、不レ被レ奏ニ遺令一者、不レ可レ及ニ異儀一者、即余退出了、凡今夜事、頗無レ案歟、如何々々、

十一日、甲寅、天晴、入レ夜參ニ前建春門院一、法皇同居、一切無人、申ニ入女房之中一、參內、抑、余垂纓也、於ニ內裏一 邦綱卿語云、主上御愁歎、逐日倍增、一切不レ聞ニ食御膳一、以外事也、此次、暫言談、即退出了、

十二日、乙卯、天晴、入レ夜參ニ女院御方一、今日、被レ奏ニ遺令一、被レ行ニ固關一、被レ付ニ國宣旨云々、警固等事、上卿左大臣云々、又御ニ倚廬一、公卿殿上人女房等給ニ素服一云々、委事可ニ尋記一、

十三日、丙辰、天晴、大夫史隆職注送云、去夜被ニ宣下一事等如レ此、

安元二年七月十二日宣旨、

依ニ前建春門院遺令一、停ニ止素服一擧レ哀、兼一葬之間、令レ禁ニ宴飲、作樂、着ニ美服一事、

三關警固、任レ例付ニ國司一事、

已上、被レ仰レ官、

停ニ止素服擧哀一、兼一葬之間、令レ禁ニ宴飲、作樂、着ニ美服一事、

停ニ止立ニ山陵一、置ニ國忌上事、

左右馬、幷兵庫寮等、警固事、

已上、被レ仰ニ外記一、

又警固事、

左衞門權佐光雅、　右衞門權佐光長、

左兵衞佐資明、　右兵衞佐盛定、

左右將監等奉レ之、

已上上卿左大臣、辨左少辨兼光、職事頭辨長方朝臣、

或人云、左大臣垂纓參內云々、臨ニ素服之期一、於ニ北陣邊一卷レ之云々、

十四日、丁巳、此日、前建春門院御喪家初七日也、余依ニ所勞一不參、後聞、參入公卿裝束不レ同云々、源大納言、中御門中納言、花山中納言、衣冠垂纓、三條大納言直衣吉服、卷纓、藤中納言直衣吉服垂纓也、［又］殿上人皆卷纓吉服、雖レ不レ兼ニ內殿上人一 猶卷纓云々、又經家朝臣來、語ニ一昨日倚廬之間事一、晚頭、關白參內、吉服衣冠、前駈皆吉服衣

冠、隨身吉服布衣、綱代車、只密々儀也、戌刻、左大臣亞相、已上素服、公卿右大將、藤大納言、五條中納言、右宰相中將、已上素服卷纓、殿上人等、其人不幾、參入、及戌終、前建春門院別當右近中將通親朝臣參陣外、付六外記賴業眞人、奏遺令旨、外記申左大臣、左大臣以頭辨泄聞、其詞如恒、以頭辨被仰警固、固關、及諒闇之由、左大臣、固關事可付國之由被下知辨云々、此後、主上、御吉服云々、渡御倚廬、以東對女房局屋爲北所、本殿上廊北庇東妻戸間、假數板數、爲殿上、泰通、隆房兩朝臣候釼璽、頭辨指脂燭前行、光雅基親等同取脂燭在後、關白同被候、兼光先候倚廬、檢察御裝束等云々、此後依不持參素服、經數刻及子初、吉時亥刻、時參素服、次頭辨向陣告渡御倚廬之由於左大臣、次左大臣已下廻北陣方、於陣外着素服、歸着陣脱之、預給官人云々、此後、女房殿上人等、同於北陣外着之、關白同時於直廬、被着鈍色直衣云々、主上與人々同時着御云々、五位藏人光雅奉仕之、半臂緒不結垂之云々、是例也、但不奉結幘云々、晩頭拜瓮送兩堂如恒、

十五日、戊午、天晴、終日念誦、自今日法皇御祈、於東寺、禎喜僧正始修孔雀經法云々、

十七日、庚申、法皇御二禁大都御減云々、其次第、先自二十四日見付給、同八日定成、憲基、賴基等奉見之、各申無爲之由、定成爲用心可被付大黃云々、憲基、賴基、鹿角可宜云々、卽其日大事出來、此後彌無沙汰、醫師及祗候之輩依強申、自件夕被付鹿角、經兩三日有小增、北勢、雙六石許云々、爰憲基賴基等申云、更以不可有恐、雖存不及沙汰之由、如只今者有小增、是日來御不治之至也、但被付大黃可宜云々、仍付大黃、又兩三日猶不增不減、去十四日又召兩人、於定成者、女院御事之後、一切庭訓、不被入院中、各奉見、猶今一兩日可被付試、不及大事之由令申云々、而常祗候之輩問醫師等云、御灸治如何、各對云、於灸治者、縱雖不及療治之物、更有所苦、是僻事也、及七八十草令灸給上計也、但其物非可及灸治、只是爲恐也、且又十五六七三ヶ日有憚、若有灸者、今日可有之云々、因之忽被企御灸治之間、貞時參入、仍先被見之、申云、有御灸治者、還經煩給歟、如此少物者、隨程可療也、日來被付御藥、已有其減、此上傳膏藥者、件藥、丹家之者不合也、三ヶ日之內必有平愈歟、凡不可及異議歟云々、爰法皇從此言、仰憲基賴基等云、此物、素各申非大事物之由、然而

御灸治是〔爲㆓己〕用心㆒也、然者、今兩三日雖㆑不㆓灸治㆒、不㆑可㆑及㆓巨害㆒、然者、先可㆑被㆑付㆓件藥㆒也、隨㆓御有樣㆒、追可㆑有㆓御灸治㆒云々、仍兩人失㆓面目㆒退出、其後至㆓于昨日㆒、三ケ日奉㆑付㆓落藥㆒、已以過㆓半分㆒御減云云、仍如㆓只今㆒者、貞時高名、彼兩人現不覺歟、凡今度名醫皆折㆓其名㆒、狂人獨稱㆑雄、是又非㆓普通事㆒也、但件兩人何强謂㆓不覺㆒哉、自㆑本申㆓無㆑恐之由㆒、今御減有㆓何過怠㆒乎、只恨申㆓御灸治之由㆒事也、此條又恐㆑世之澆節歟、只兩人不㆑運之令㆑然也、貞時雖㆓狂人㆒、有㆓稽古之力㆒、因㆑之老後有㆓冥加㆒歟、夜半許、人云、新院崩御了云々、不㆑信㆓受之㆒、

十八日、辛酉、定能朝臣來、語㆓院御㆒禁事㆒、大略同㆓昨日㆒、令㆑記之趣、早旦人云、新院御事已一定云々、仍以㆓使者㆒令㆓馳申㆒、又觸㆓邦綱卿許㆒、衣㆑有㆓風氣㆒不㆑參之由也、凡兩月之間、三院崩逝、古今未㆑有希代事也、〔及㆑晩雨下、〕

〔十九日、壬戌、時々小雨、風頻吹、參㆓女院御方御堂御所㆒、入㆑夜歸來、〕

廿一日、甲子、天晴、今日、建春門院第二七日云々、申刻、藤中納言資長來、余相逢、參㆑院自㆓其所㆒來也云々、關白被㆑參、（鈍色直衣、卷纓云々、）其外未着、諒闇之人等、或衣冠、或直衣、或卷纓、或垂纓、人々所爲不㆑同、資長卿卽直衣垂纓也云々、又語云、移㆓御倚廬㆒之日、給㆓素服㆒之輩、其後尙着㆓吉服㆒祗候、所謂、頭辨、及光雅基親等云云者、此事可㆓然奇㆒、爭給㆓素服㆒之人、更着㆓吉服㆒哉、但稱㆓先例㆒云々、縱有㆓先規㆒、縱有㆓祕說㆒、至㆓于此事㆒、不㆑可㆓據用㆒、勿論々々、又納言云、兼光一人着㆓心喪服㆒云々、此次、余可㆑着㆓諒闇之服㆒哉否事示㆓合之㆒、是此穢以前依㆑奉㆓行神宮神事㆒也、答云、觸穢之上、何更有㆓神事㆒哉、已是解齋也、中陰以後、更被㆑仰㆘可㆓奉行㆒之由㆖之時、脫㆓諒闇服㆒、可㆑付㆑吉也、一切不㆑着㆓諒闇之條、不㆑叶㆓物義㆒歟云々、隨又資長、保元之度、爲㆓初齋宮行事辨㆒、雖㆑爲㆓指㆑期之神事㆒、猶着㆓諒闇服㆒、七七以後、更奉行之時付㆑吉了、是雖㆑不㆑可㆑爲㆑例、彼時申㆓合人々㆒所㆑爲也云々、又此之間事、多以談語、及㆓秉燭之程㆒歸去了、

廿二日、乙丑、天晴、入㆑夜參㆓女院御方㆒、侍從自㆓今日㆒聊有㆓所勞氣㆒、此日、被㆑行㆓開關、解陣等事㆒、不㆑待㆓十三日㆒、是天曆長保等例也、上卿藤大納言實國云々、

廿三日、丙寅、天晴、依㆑召參㆓女院御方㆒、亥刻許歸來、此日

依レ爲二吉日一、初着二諒闇裝束一、鈍色直衣、平絹也、貫無文、卷纓冠等也、指先レ是、召二時晴一問二日次一、申曰、今日吉者、於二吉時一者強不レ可二沙汰一、凡不レ似二異實一服、天下滿遍事也、仍如レ此事殊不二沙汰一歟、或舊記之中不レ可レ擇二日次一之由、有二所見一歟、然而〔因二〕寛德土記一、所レ擇二日次一也、又申二合關白一、其答同前、今日卽雖レ可二出仕一、依二公家御衰日一、聊可レ有二思慮一、仍不二出仕一、今日、時晴云、天變猶不レ止有二怖畏一云々、

廿四日、丁卯、天晴、今日着二諒闇一之後、始出仕、未刻、着二鈍色直衣一、參二七條殿一、法皇御座、今日、院臨時有二御佛供養一、是中陰之間初度也、余先候二上達部座一、先レ是、實房卿已下公卿六七人許祇候、或吉服、或諒闇、或直衣、或束帶、布衣人不レ見二吉服之人一、卷纓、纓垂、不二一同一、多分垂レ之、實房實家兩人卷レ之、小時、行事親宗布衣柔持衣袴、但着レ冠、氣二色余一、卽余已下參二候御前簀子敷一、兼有二日隱一、右大將參加着座、束帶也、今日依レ可レ還二御自二倚廬一、可レ參二候之故一、束帶云々、帶レ劍取レ笏、此事有二說々一事也、如二寛德記一者、不レ可レ持歟、尙可二尋見一、次堂童子二人、家俊、信季、共衣冠、分二花筥一、唄、散花如レ恒、僧皆鈍色裝束、甲袈裟也、御導師權大僧都觀智、說僧第一也、着二宿裝束一如レ恒、說法優美、有二顯文一、作者清書可レ尋レ之、事了、公卿皆起座、布施納二長櫃一、舁二入中門內方一、預等撤二經机一、余同起座、於二透渡殿東妻程一、取二被物一、右衛門權佐光長手長、經二南簀子及正面間一、置二觀智前一、下座、右廻復座、人々皆置二布施一了、殿上人、皆衣冠〔也〕、從僧〔等〕撤二布施一、人々皆悉退出了、例時始之間、余退出、今日雖レ可二參內一、今夕可レ還二御本殿一、仍不レ參二御倚廬一之間、不レ賜二內裏素服一之人不レ可二參內一之由、見二寛德土記一、仍不二參內一、但彼記意趣、若限下不レ着二諒闇一之人上不レ可レ參歟、將雖下着二其服一之人上、惣以素服之外人不レ可レ參歟、聊有二疑殆一、仍申二合博陸一、返答云、此事未レ決、但不レ如二有レ疑者不一レ參云々、其理可レ然、仍不參也、今日、右大將裝束、無文薄物位袍、鈍色半臂、下襲、平絹、白張、單、汗取、鈍色表袴、裏紅、大口紅、笏、扇如レ恒、鈍色組平緒、其色鈍色、唐綾、絲組二交黑糸一、黑漆鞘、銀作劍、無文帶、革裝束、白襪等也、無文卷纓冠也、隨身褐衣、鈍色袴、余隨身、布衣、鈍色也、事如レ恒、網代也、去比、關白被レ參レ院之日、隨身吉服云々、是不レ及二諸司之分一、何可レ着二亮闇一哉之由被レ案云々、然而隨身着レ之、已爲二流例一、仍更又被レ着云々、〔今日被レ定二初七日御誦經使一云々、上卿實國卿云々〇今日以下一本係二廿五日一、

廿五日、戊辰、酉刻許、着二直衣一參內、倚廬以後、今日始參也、此兩三

日、御背有小二禁云々、被見憲基、申可被付
鹿角之由、即奉付之、今日殊御減云々、先是、關白
被候、暫言談、此次、余問申云、穢氣、中陰以後、神宮
上卿事、若如本被仰下者、常途可付吉歟、將又猶
著亮闇服、臨神事奉行之時、可付吉歟如何、被
答云、常途付吉事、專不可然、爭依私謹愼可改
公家之服哉、神宮上卿如奉幣奉行人、可致其齋
之由、公家全無其仰之故也者、被示旨、理可然歟、
今日、出仕以前、隆職宿禰來申云、今日被下殿上侍
臣聽着橡袍之宣旨、上卿右大將於陣召權少外記
兼茂、於軾仰之、口宣云々、
昨日、主上遷御本殿、戌刻云々、公卿、殿上人、女房
等、皆除素服云々、
自今夕、侍從祈始大般若讀經、覺知法印卒五口弟子轉讀之、及觀音
經讀經等、僧五口、
廿六日、己巳、天晴、故攝政殿御忌日也、仍奉轉讀法華
經一品、念佛一万遍、奉廻向彼菩提、今日、余本命日
也、此日、女房參女院御方、侍從自今朝平愈了、憲
基來語院及內御事等、
〔廿八日、辛未、自今朝、風痺發動、寸白更發、不知爲
術〕
廿九日、壬申、今夜、阿闍梨智詮來、祈始侍從、自昨日、
又不快之故也、今曉、少將成宗卒去、內府養子也、成親
卿息也、日來於彼亭病惱、臨其期渡他所云々、

八月

一日、癸酉、天晴、入夜參女院御方、見侍從、所勞六借
歟、但不可有殊大事之躰也、自今夕始祈等、以
智詮令修不動供、祗候院中、毎日加護身也、藥師供、法印家寬、星供、
宿曜師珍賀、大威德、山法眼當時住山也、聖觀音供、公豪阿闍梨、已上、女院御沙
汰、又時晴修大山府君祭、同御沙汰不空羂索供、信助阿闍梨、是下官沙汰也、
午時許、大夫史隆職來、余召簾前仰雜事、此次語
云、今日爲沙汰御齋會御裝束事、上卿、實國卿、辨光雅、重方、等
相共參最勝光院云々、又語云、去廿日被定御齋會
事、上卿實國卿、執筆實守卿、其間有議定事等、
一御齋會來十七日之由勘申、而件日上卿衰日也、
仍若可被改勘之日歟、先例當衰日之公卿雖
參入、不着座、令爲上卿之者、爭不着座哉云
云、關白被仰可尋他日之由、陰陽申云、十七日

以前隔二數日一有二吉日一、然者不レ可レ有二七々齋會之儀一、又十七日以後無二日次一云々、仍不レ被レ改二勘之一者、余案レ〔之、〕上卿申旨、一旦可レ然、但於レ無二他日一勿論着座、又有二先規一、延久土御門右大臣雖レ爲二衰日一、依二白川院別敕一着座、非二上卿一之人猶如レ此、況上卿哉、

一長保之例、大辨、參議爲二行事一、今度、無二其人〔々二〕爲レ之如何、此條不レ可レ及レ議、但以二經大辨朝方卿一、被レ定二行事一了、

一先例、多行事之中、被レ入二式部大輔一、而當時爲二公卿一、今度所レ被二遂用一之長保、卽式部大輔公卿也、彼度例、外記方申下無二所見一之由上、官勘出覽二上卿一、式部大輔不レ被レ入レ之、被レ入二他諸司長官一云々、就二彼例一今度不レ被レ入レ之、以二內藏權頭敎經一入二其替一了、

又語云、永萬度、諒闇以前、師元朝臣不二卷纓一、而今度、師尙卷纓、万人傾奇云々、隆職、賴業共垂纓云々、於二隆職一者有二所存一、延久、孝信宿禰參二喪家一之時、尙不レ卷レ之、又嘉承盛仲、保元師經、共以不レ上レ纓、依二家例一不レ揚レ之云々、

又語云、今度、亮闇宣下之間、有二不審事等一、先於下停二止宴飮、作樂、美服等一事上者、先例只被レ仰レ官、更不レ被レ仰二外記一、而今度被レ加二仰之一、賴業頗有二傾奇之色一、又先例、山陵國忌等之次、被レ仰二荷前停止之由於外記一、今度無二此事一云々、又官宣旨有二前建春門院家一、是兼光下知之趣也、外記宣旨、已無二前字一、極不審云々、

又語云、被レ奏二遺令一之日、先通親朝臣參二左衛門陣外一、賴業逢レ之、參レ軾申二遺令旨一、左大臣付二長方朝臣一奏レ之、長方歸來、仰二聞食之由一、左大臣召二賴業一被レ仰レ之、此後、更頭辨下二知諒闇之間事一、次左大臣先召二外記一仰レ之、次召二兼光一仰レ之、次第如レ此云々、又固關付二國司一事、同仰二兼光一、長和以後、皆宣旨也、但長保作二官府一、今度如何之由、申二事之由一、可レ從二近例一之由有レ仰、仍成二宣旨一了、右官宣旨也、非皆成右辨官宣旨一也云々、〔凶事皆成レ右、〕余問云、延久成二左辨官宣旨一如何、又成二宣旨一事不レ因二辨官左右一歟如何、答云、延久然也、頗以不審、又中古以來、惣以凶事右辨、自餘皆左辨官也、不レ因二宣下之辨左右一歟云々、良久退出了、今日、高松院中陰滿了、」

二日、甲戌晴、侍從、今旦護身之後、聊有レ驗、但及レ晚更發云々、今日、懺音經滿二七ケ日一了、然而延引了、申時、中御門中納言被レ來、風病不快、隔レ簾謁レ之、件卿所

六百

存、亡者在家之間、可レ卷レ纓、〔重〕葬禮以後可レ垂レ纓云々、

〔三日乙亥天晴、侍從今日又有レ減、〕

六日戊寅今日、第四七日也、人々多有二佛供養一云々、關白被レ參云々、

七日己卯天晴、定能朝臣來、侍從所、知詮智カ不動供延行、所惱大略雖二平愈一、爲二用意一也、今日、第四七日御誦經使被レ立云々、昨日依二御衰日一、今日被レ立歟、

八日庚辰天晴、今日、法皇又有二御佛〔事〕一○事一作供養云々、等身阿彌陀佛、三尺千手地藏脇士云々、導師公顯僧正、說法珍重云々、御願文永範卿、淸書敎長入道云々、公卿上首、前大納言實定卿云々、余自二去廿八日一有二所勞一、寸白、風病、此兩三日加二湯治一、如レ此之間不參也、

〔九日辛巳、雨下、佛殿房堂中堵額、金光明寺、送二聖人許一、有二感悅之報一、佛堂額、故殿令レ書給也、塔供養、來十三日云云、〕

十一日癸未、資長卿問送云、參二五七日所一之人持レ笏哉否、答云、先例不同、可レ在レ意、但於レ我者不レ可レ持者〔也、〕

十三日乙酉、終日甚雨、未時許晴、今日、前建春門院五七日法事也、余所惱不快、仍不二參入一、以二此旨一聞二達彼院祗候之輩一了、今日事問二源中納言一、返事如此、〔導師御布施、被物十重、單重五合十五領云々、七僧各二重裹、余一重一裹云々、〕

十三日、五七日御法事、七條殿寢殿西廣廂上板敷、加二僧座一、公卿座敷二南面簀子一許敷レ之、階東二枚、階西三四枚許、當二階間母屋一、南面奉レ居二尺迦三尊一、中等身、脇三尺、金泥五部大乘素紙妙經六十部、御願文光範、淸書堀川中納言、靑鈍料紙、七僧座在二佛東西一、西面南上導師、說師、三禮、堂達、次散花云々、但定說追可レ尋記レ之、余僧自二正面間庇東西一居廻、可レ召二指圖一也、以二二棟廊一爲二孝子座一、懸二伊與簾一、午時、上下參集、未時始、

關白、烏犀帶、無二劍笏一、源大納言、同上、右大將、有二劍笏一、斑犀、中宮大夫、有二劍笏一、烏犀、但扇鈍色、他人白、三條大納言、有二劍笏一、斑犀、藤大納言、同上、按察、無二劍笏一、斑犀、藤中納言、斑犀有レ笏、花山中納言、有二劍笏一、斑犀、堀川中納言、斑犀有レ笏、雅賴、烏犀、無レ笏、左兵衞督、同上、右兵衞督、同上、新相公、同上、左中將、斑犀、有二劍笏一、右中將、無二劍笏一、烏犀、六角相公、橡袍、烏犀、有レ笏、藤基家三位、烏犀、無レ笏、左京大夫、同上、

說法了有二行香一、惣在廳進參分レ區、關白去レ座、給二○給一作レ雖、源大納言已下、女院藏人時長黑裝束、冠褸等、如二他人一、取二火舍一、布施、源大納言以下、源大納言、笏同レ之、右

大將、作立取布施、中宮大夫跪指笏取之、三條納言同之、藤大納言指笏取之、花山同之、藤中納言本自懐中笏了、取之、此間、退出了、不知後事、行事(花山中納言兼經朝臣)〔也、〕布施行事、(光長、橡袍、)

十五日、丁亥 天晴、覺智法印來、余依疾、隔物相逢、談法文事等、(今日、修泰山府君祭、時晴、)

一巡現業、(見右候業、見右盛果、) 巡生業、(未生不釋、生必可受業、) 巡後幸、(第二生以下、所引了幸也、)

不定幸有二種、(一ハ報定時不定、二ハ時報共不定、)

一五無間、(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僧羅、)

又有同類云々、

謂五無間ハ、必非謂墮阿鼻地獄、自此生、無間斷次了、生々必可受業、所謂巡生業也、因之謂無間業也、破僧罪ハ必墮阿鼻、余間業ハ、通墮諸地獄云々、

一五蓋、(貪、瞋、睡、迯、悔、)

一三藏ハ釋空、後三敎、如幻即空也、但圓敎ハ、相即三諦也、是一念三千之故云々、

一觀經許五逆ハ、釋云、此經名觀、故說得生云々、

六百二

余問云、然者、所說之十六想觀、不成熟ハ、不可生歟、而經云、汝若不能念者、應稱無量壽佛云々、如文者不可稱云々、因此儀者、必不可相應與十六想觀歟、兩樣有疑、如何、法印云、尤有疑、但雙觀經、除五逆ハ戒門也、此經許之者、此經ハ、明觀之經也、即開門也、仍說得生也ト釋也、然者、所詮雖散心可滅五逆之心也、其必非如說、可修十六想觀歟云々、

十七日、己丑 天晴、此日、公家奉爲前建春門院、於最勝光院被修御齋會、七僧、百僧、源大納言已下參入、(人々皆帶劍、依御齋付也、)余先日、外記來催之時領狀、而爲衰日之上依疾不參入、以此旨觸頭辨朝臣了、堂童子左右各三人、(無四位、諒闇、吉服相交、但皆卷纓、)講師山階寺 別當 法印 敎緣〔云々、〕

廿四日、丙申 天晴、源納言來、今日參院云々、故女院女房等、具書法華經被供養〔之〕導師澄憲云々、說法優美云々、今日、奉小捧物於院、鈍色裝束、十三日預裝束各一具、(二人、)密々先示女房、又示付親宗了、返々神妙之由有院宣云々、入夜、定能朝臣問送云、明日御正日、可勸度者使、而橡袍歟、位袍歟如何、對云、

如ニ日記等一者、可レ着ニ位袍一歟、依レ爲ニ本官役一也、延久、俊明卿着ニ位袍一、又寛弘權記云、朝任着レ橡、々者雜袍也、隨ニ本官役一之時可レ着ニ位袍一歟云々、然者、被レ用ニ位袍一可レ宜者、又度者使、先仰ニ上卿一、次可レ仰ニ導師一歟、將直可レ仰歟、對云、御前儀、直仰ニ導師一、他所、先仰ニ上卿一、次仰ニ導師一云々者、可レ存ニ此旨一歟者、

廿五日、丁酉天晴、此日、建春門院正日也、曼陀羅供、導師權僧正公顯、濟僧卅口云々、其後、又被レ供ニ養法華堂一、導師同人、自ニ今日一三ヶ日請ニ佛嚴聖人一受戒、給ニ布施一、糸、

廿六日、戊戌天晴、午刻、佛嚴聖人來、受戒之後、三合役後事等、又有ニ示事等一、今日布施、絹、

廿七日、己亥天晴、申刻、聖人來、布施、綿、書ニ經一卷一與レ之、今日、建春門院巾陰覺、例時結願云々、

廿八日、庚子天晴、女房、密々參ニ廣隆寺、六角堂等一、泰茂申云、昨日寅刻、太白犯ニ右執法星一、是右大臣愼也、可レ修ニ太白星祭一云々、定能朝臣來云、御正日着ニ位袍一云云、作法又如ニ余示一云〔々、〕

九月

一日、癸卯天陰、申刻、隆職宿禰參來、又宗雅來、今日、前大僧正被レ送ニ消息一云、類聚國史、先日借ニ與第一帙一了、皆可レ借、可ニ書寫一云々、明日可ニ獻借一之由報了、自ニ今日一毎日宛ニ一卷一、八ヶ日之間、轉ニ讀法華經一、其奉讀之間、不レ交ニ餘念一、偏爲ニ往生極樂一也、聊依レ有レ所レ恐也、又自ニ今日一修レ祈、依ニ所勞一、神宮上卿辭申之由付ニ頭辨一、又令レ申ニ關白御許一了、

〔二日、甲辰天晴、午後雨降、自ニ今日一、恒例院供花云々、〕

三日、乙巳天晴、及レ晩、定能朝臣來、借ニ送類聚國史十九帙於前大僧正許一、於ニ第一帙一者、先日借了、爲ニ書寫一所レ被レ借也、今朝有ニ夢想一、

〔四日、丙午天晴、及レ晩、施樂院使憲基來、女房加ニ灸治一、今日入レ夜、灸ニ治一所一了、

今日、爲ニ方違一、行ニ向賴輔朝臣南直廬一、〔明曉歸來、〕

〔五日、丁未天晴、辰刻、佛嚴聖人來、依レ請也、聊有ニ示合事一、先レ是歸來、自ニ方違之所一、自レ朝及ニ秉燭一、女房灸治、猶今日不ニ灸忌一、今朝有ニ夢想一、〕

七日、己酉天晴、今日、奉レ供ニ養一尺五寸不動尊一、在ニ臨士一、以ニ智詮闍梨一爲ニ導師一、說法優美也、眞言供養也、寂密密事也、件佛、此十年許奉レ造、連々相障、于レ今未レ奉ニ

供養、今日所遂事也、其意趣、偏奉臨終正念、敢不過他事、布施、（被物一重、裹物一、長絹五疋、綿五十兩、水干裝束一具等也、）件僧、日來修不動供、居住家中、今日歸本房、但不結願所、今日供養佛、即奉送彼房、自今夜七ヶ日、依可奉供也、入夜參女院御方、

八日、庚戌、終日、文書沙汰、入夜始念誦、是阿彌陀名號也、至于來十五日、可奉滿也、依少阿彌陀經說也、但除念誦之時之外、雖不無言、不聽世事、念佛之間、雖專信力、爲凡夫之妄心、隨境界易亂、不及一心不亂、爲之如何、今夜千返、

九日、辛亥、終日念誦〔今日、九萬九千遍、〕外記來催曰、明後日可有例幣、可奉行者、申所勞之由了、

〔十一日、癸丑、終日念誦〔今日、十二萬五千遍、〕今日例幣云々、泰茂申云、去八日亥時、月犯中宿中央星、保憲奏狀云、左右大臣殊可愼云々者、

十二日、甲寅、天晴、持來詔書覆奏、加署返給、是前建春門院御惱之時詔書也、近代、覆奏遲引之間、已及崩御後、不便事也〔今日、念誦十三萬遍、〕

十三日、乙卯、天陰、入夜雨下、今日、奉供養阿彌陀三尊、及不動明王等、導師佛嚴聖人、件佛、皆古佛也、依破損、奉加修飾、今日、所奉讚歎供養也、其意趣、偏臨終正念、往生極樂也、其功德上分、奉資先考、先妣、及一切衆生也、不動尊、相兼二世願望、件佛、驗佛云々、覺助所造也、於阿彌陀三尊者、定朝所造也、故殿殊令祕藏給云々〔今日、念誦七萬遍、入夜雨下、〕

十四日、丙辰、天晴、〔入夜雨下、念佛六萬遍、〕戌刻、藏人中宮大進平基親來、依念誦之間、不相逢、以光經傳云、高松院、六條院、（謂故新院、）崩御之後、遣令、錫紵等之間事、所被問人々也、（前相國、左相府、余、內大臣、中宮大夫隆季等云々、）爲申其事所參也云々、其子細注折紙持來、兩明法博士勘文、（六條院御錫紵事也、）外記勘例二通、（兩方共勘之、）等、相副之、折紙云、

高松院崩御、已爲建春門院御事以前、而近日被奏遣令、且可令着錫紵御歟、先後相違之例不詳之由、外記申之、又一切無其沙汰者、爲三司之御服親、空難默止歟、且無其例之間、外記同申之、六條院御服日數七日、而以日易月之禮制不相叶、且一條院御宇、花山法皇崩御、三條院御宇、一條御主崩御、爲從父兄弟、雖有七日御服、

無錫紵之儀、今度遂彼跡、不可着御歟、將可令着御歟、

外記申曰、(勘文在別、)

〔高松院御事、〕

諒闇奏遺詔等、着御錫紵例、嘉祥三年三月、仁明天皇崩御、(天下諒闇、)同五月、嵯峨太后崩、(帝祖母、)延長八年九月、醍醐天皇崩御、(諒闇、)承平元年七月、寛平崩御、廿五日、天皇着錫紵、天暦八年正月、皇太后崩御、(天下諒闇、)八月廿九日、伊勢齋宮雅子薨、(帝姉、)九月五日、薨奏御錫紵、(先被奏諒闇之間〔也〕、)薨奏錫紵之例、元慶五年正月、忠子内親王薨、(帝伯母、)廢朝三日之由勘申之、因此例、(被行之、)〔也〕、件天暦御記云、此般不供冠、依暮年心喪、着重服冠也、(錫紵之間〔歟〕也、)同天暦八年九月十四日、重明親王薨、(帝兄、)廿日薨奏、錫紵、

已上、雖有此例等、先後違亂之例不見云々、

〔六條院御事、(勘文在別、)〕

天暦三年九月廿九日、陽成院崩御、十月四日被仰廢朝五ヶ日之由、法家雖勘申三ヶ日之由、依淳和皇后之例、被行五ヶ日、寛弘五年二月八日、花山院崩御、(主上從父兄、)同十一日被仰下廢朝五ヶ日之由、同八年六月廿二日、一條院崩御、(主上從父弟、)同七月八日被仰廢朝五ヶ日之由、(已上例如此、)又延喜十七年御記云、正月廿一日奏、法親王子、去月晦日卒、令左少史高行勘申不視事日限、及錫紵事、申云、姪爲二等、儀制令云、二等以上親喪、不視事三日、(後日、高行勘申義解文、不視事一日者、)喪葬令云、爲本服二等以上親、服錫紵云々、右大將藤原朝臣等定申云、五月服五日、三月服三日、是以日易月之意也、今姪雖爲二等、准先例、更不可有錫紵、依定申不着御、不視事三日、又天暦四年三月十五日、從三位熈子女王薨、(主上姪子、)然而無薨奏、嘉應元年二月廿九日、前賀茂齋院倍子薨、(主上姪子、)無薨奏、錫紵云々、

章貞勘文云、(勘文在別、大略許也、)

喪葬令云、天皇爲(本服)二等以上親喪、服錫紵、儀制令云、皇帝二等以上親、右大臣、及散一位喪、皇帝不視事三日、義解云、於姪孫喪一日、據此等文、一日可不視事、而散一位喪、不視事三日、太上天皇豈輕於散一位哉、不視事三日、相叶先規歟、於御錫紵者、延喜七年六月十日、惟宗直本依中宮御事勘申云、二等親、御服一月也、依法論

之、三日之內、不視政事、舊記云、延喜七年六月八日、中宮崩、天皇同十日行廢朝五ヶ日、着錫紵三ヶ日、是繼母例也、延長五年九月廿三日、惟宗公方勘文〔云、〕爲第八親王喪至臣下者、衆庶、○衆恐子喪有一月服、奉於天皇爲二等親、可服錫紵、但本服雖一月、而准勘事理、散一位喪、不視事三日也、親王是貴、豈輕於散一位哉、然則、三日之內服用錫紵、不視事、誠合法意、如斯等狀者、錫紵日數似可准據云々、

基廣勘文云、勘文在別、大略許也、所引之文、大略同前、申狀又相同、但不載延喜七年例、於延長公方勘文者、同載之、此外勘申之、永久二年十月、勘申中宮御事之日、繼母者、二等之親、一月之服也、依設易月制、雖絕本服之期、不視政之事、可服錫紵之條、何無因准之文哉、儀制令、義解爲三月以上服親、稱不視事三日者、一日所立之義也、然則、不視政事、三日之內服御錫紵、不乖法意者、太上天皇、尊崇尤重、廢朝三ヶ日之間、令服御錫紵、自叶法意歟云々、

基親又申云、人々皆被申追可申之由、自是可參左大臣第云々、

余答云、明日、雖有私事、有假塞事、不能引檢文書等、今夜及深更、明後日可申子細者、卽返給文書、披詮書取了、明日十五日、可有無言之念佛、故答此由也、基親退出了、外記、及明法博士等之許、召遣勘文草、翌日夕進之、

十五日、丁巳天晴、午刻、佛嚴聖人見、余退出了、今日、終日無言念佛十五万遍、但入夜止無言、因念誦了、也、召撿非違使基廣、仰雜色被及傷之間事、今日、(智努)知詮不動供結願、進卷數返上佛、

十六日、戊午天晴、〔今日念佛十萬遍、〕入夜、昨日所被尋問之兩條事、注折紙送基親之許、須書載消息也、而大臣之第來向仰之、其時、眼前可申也、追注進是非例也、仍注折紙、職事以消息尋之時、書載消息也、但可隨事躰也、其狀曰、

高松殿崩御、爲建春門院御事以前、近日奏遣令、可着御錫紵否事、如外記勘申者、先後相違之條、雖無所見、於遣令之遲速者、是本院之進止

也、全非公家之恥、何有逆期之難、謂親則二等、謂服又三月、廢朝錫紵豈可默止哉、抑、久壽二年例、用捨在時議、

六條院崩後御服事、任法家勘文可被計行歟、但二等之親可着錫紵之旨、令文雖明、七日之服、以日易月之禮、先規不詳、太上天皇、縱雖尊崇、於廢朝者可及五日、至錫紵者可存本服歟、彼寛弘五年同八年共雖爲七日之服、已以無錫紵之儀、是於三等者、非服親之限也、而雖爲四等之親、於外祖父母者、代々多有此儀、蓋依准二等之文歟、是則、本服重之義也、延喜十七年雖二等之親、不着御之、以日易月之禮制不相叶之故也、以之思之、就本服之輕重、可尋錫紵之有無〔歟、〕准據延喜、寛弘等之例、無御錫紵、有何難乎、若又雖可有其儀、寧及三ヶ日哉、一月之服已用一日、何況於七日之服乎、今所載法家勘文之永久二年〔例、〕彼時、雖勘申三ヶ日之由、有議猶被用一日了、抑、見兩儒之勘狀、注三日之旨趣、殊有所見哉、重可被尋問歟、

今朝、召基廣、條々事尋問之、申旨只如勘文、今日、別當時忠卿廳始事云々、

十七日、己未、天晴、早旦、基親返事到來云、御折紙行候了云々、今日、念佛十万遍、申刻、大外記頼業參入、依之不參、伺公事之隙所參也云々、余召簾前仰雜事、此次語云、左大臣、中宮大夫共申云、錫紵可召一日、三ヶ日無謂、又高松院御事、都難被棄者、兩事共可被行之事太繁、准同日薨奏兩度之例、遺詔遺令同日可奏之、又錫紵同日可服御云々、内府同被申可有一日、三日不可然之由、但高松院御事以後、依建春門院御事、已御錫紵了、於今者不可有其沙汰歟云々、因之、服親之崩逝、薨卒之時、無薨奏、若遺令等、不着錫紵之例、幷同日被行遺令、及錫紵等之例、可勘申之由、昨日、基親下知、未成其草、但豫案之、遺令奏同日之例、更無之歟、於弃傍親服之例、久壽二年、及長寛二年、（讃岐院御事、）依義絕、被問人々、不被用之例等也、此外不覺悟云云、長寛義絕之儀、尙不甘心、可有遺詔等事歟之由、彼時有相傾之輩云々、又語云、漢家之禮者、父之時、母喪一年、（二親喪三年也、）以之思之、我朝、在父之時、母

后崩者、其喪可有五ヶ月、随又本朝未有父上皇御坐之時、母后有事之例、然者以漢家之儀可准用之、無其沙汰、被用一周諒闇之儀、無其謂之由、有聞逵法皇、及博陸之人云々、不知誰人、此事一旦雖可然、頗不叶我朝之儀歟、造服紀令之旨、不載父坐之時可減母喪之旨、只二親共縮三年、定一并了、加之、冷泉院東宮之時、母后安子崩御、于時、父村上帝御宇也、然而即被用一年服了、今天子遭國母之喪、雖父之法皇御坐、何縮其喪、本條所見准據之例如斯、不知物義之躍、申出如此之謬事、愚事云々、又語云、近日可有改元之由、有其沙汰、諒闇中改元、中古以來不見、承平以往、代始改元有三四ヶ度歟、雖諒闇中、被行改元、何難之有哉云々、此外談衆事、移刻退出〔了、〕余案改元事、猶過諒闇可被行歟、

〔十八日、庚申、今日、念誦十四萬遍、滿百萬遍了、主上自去十一月聊不例御云々、此兩三日平愈御了云云、〕

十九日、辛酉、雨下、錫紵之間事、依人々申狀不審、昨日尋申關白、今朝被送之、有檀紙折紙二枚、一枚左大臣、余、内大臣等申狀也、一枚中宮大夫申狀也、一筆以基親手跡書之、即書寫返上了、其狀云、

左大臣被申云、六條院、前高松院御事、共任法家外記勘文、可有御錫紵、但若有停止例者、於一事不可有沙汰歟、又無其例者、同時可被奏遺詔遺令歟、葬奏有同日之例、可被准彼歟、直可被問外記歟、

右大臣〔被〕申云、子細在昨日記、仍更不記之、

内大臣被申云、高松院御事、已爲御服親、尤可奏遺令、着錫紵歟、頗雖違期、准中陰以後葬奏之例、被計行、何有難哉、六條院御服事、華山院、一條院之時、依非二等之親、有廢朝無錫紵、六條院爲二等親、須有御服、然而依不叶以日易月之義、可被准行寛弘兩度之例歟、而明法博士勘申錫紵三日之由、詳無本文歟、但至姪孫喪、皇帝不視事一日之由、見令義解云々、若可有御錫紵者、據被意可限一日歟、左右可在時儀事、

中宮大夫申云、爲六條院、并高松院、可令服錫紵御否事、付外記、明法博士勘文、愚意所及、又

爲二兩院一、共當可レ服二錫紵一、此中、六條院服制、殊有レ議、可レ被二准行一歟、倩案二事情一、廢朝之程限延縮雖レ有、序、服紀之日數增加、猶不レ詳、彼易レ月即滅例也、憲章未レ加日歟、明法博士等、今所レ准二申一度々勘狀一、爲二六條院一、頗乖二禮制一、其雖レ爲二二等以上例一、以二服紀相隔之故一也、加レ之、依二一月之服一、不レ視レ政事、三日之內可レ服二錫紵一之儀、曾無二本條之明文一、唯爲二先儒之舊云一、因レ之、用捨隨レ時、彼此易レ迷、然而、時務之例、以レ近爲レ先者也、永久六年法家勘文、不レ被二據用一、所レ謂、殊有レ議廢朝五ヶ日、天皇着二御錫紵一一日也者、爲二本服一月一、即以二一日一爲二本服一、七日何及二三日一乎、勘二儀制令一、至二於姪孫喪一、皇帝不レ視レ事一日、付レ之按レ之、廢朝以後、豈服二錫紵一乎、暨准二此文之意一、御着除可レ限二一日一歟、彼二年之先規如レ此、一旦之今案、抑又雖レ無二明文一、何强不レ協二時儀一乎、其爲二姪喪一不レ視レ事、同令雖レ存、尊爲二上皇一、德豈不レ輕、然則就二天曆、寬弘二代例一、廢朝五ヶ日、無二殊難一歟、但兩院事、重疊之條、舊摸未レ聞、進退難レ測、雖レ然付二凡庶儀制一、豫案二喪葬令古記一、其旨歸レ之、至二服暇相累時一、可レ從二一法一者歟、是以如二法家舊慣一者、縱先有二輕服一、即亦遭二心喪一、若計レ日爲二限內一者、不レ可二累着一、猶及二限外一之時、頭日更服レ之滿レ之、爰恐慮所レ存、爲（遵イ）二皇帝一何亦無二此儀一哉、若然者、件兩院喪日、不レ遂二本服限內一也、抑、遺詔遺令共未レ奏、延怠之條雖レ無二先例一、彼院司等憚二世間一、大事歟、又此後雖レ令レ發レ喪、可レ無二其難一、就中、於二莵奏一者、或有二中陰以後例一、若又一日之中、及二二人已上一、便因二准之一、兩院事、一日之中、俱可レ奏歟者、儀制所レ當、就二高松院哀慟一、可レ有二御錫紵一、至二六條院服紀一、依二彼限內一也、又諒闇之間、着二御錫紵一之例、見二外記勘文一、

今日辰刻、九條院崩逝云々、日來脚病之上、赤痢病云云、未曾有之年（○年恐事）、歟、右中將泰通朝臣參籠、沙二汰万事一云々、

廿日、壬戌、天晴、召二佛師院慶一、奉レ直二先日修造佛一、不法事等、尙以兩三日可二沙汰一云々、申刻、奈良僧都被レ來、數刻談二法文事一、此兩三日參二候女院御所一、明旦下向云々、入レ夜參內、主上日來御風氣御坐、此兩三日平愈御了、余又依二風痺一不參、今日相扶所レ參也、

〔廿一日、癸亥、天晴、自二申刻一病惱、終夜、辛苦惱亂、〕

廿二日、甲子天晴、今朝、所勞平滅、未刻、佛嚴上人來、今日、院慶參入、奉レ押二薄於佛一、又申二定朝佛故實等一、

廿三日、乙丑天晴、雨不レ下、此日、祈年穀奉幣也、上卿藤大納言云々、辨右少辨光雅云々、宣命有二辭別一、天變恠異月蝕等事云々、卿慶阿闍梨參二入夜居一也、初度歟カ

廿四日、丙寅天晴、入レ夜雨下、今日物忌也、知詮來、實遍阿闍梨參二夜居一、實遍、卿慶共能讀也、但實遍持經者也、

廿五日、丁卯天晴、今日物忌也、入レ夜源中納言雅賴返二送錫紵之間事〔文書〕一又示送云、此間事、依二隆季卿申一、可レ被レ行云々、此事、大略一同申狀歟、件卿申狀云、新院崩御在、高松院服限內、仍不レ可レ着二錫紵一云々、此事有レ疑、皇帝服、絕二傍碁一、○碁恐朞有二以レ日易レ月之禮一、何謂二服限內一、只依二七日服不一レ叶、以レ日易レ月、不レ可レ着也、

〔廿六日、戊辰天晴、入レ夜大納言阿闍梨能雲來讀經無二殊事一〕

廿七日、己巳天晴、自レ院以二邦綱卿一被レ申二女院一云、故法性寺禪閤被レ集二定朝佛一云々、早悉可下令レ奉レ渡給上云々、在二余許一之佛同以可レ被レ進云々、當時爲二修理一取破、仍終二其功一可レ進之由令レ申了、人傳言、入道大納言公保薨逝云々、實否可レ尋レ之、

廿八日、庚午天晴、今日、爲レ加二灸治一召二施藥院使丹波憲基一、而日來有二咳病氣一、今日殊增、頭如レ破、温氣太出來、仍不レ灸レ之、阿闍梨慶忠來、讀二法華經、及孔雀經一、亥刻、人告、女院俄御惱、扶レ病騷參、卽平復給了、例御邪氣也、雖レ申下可レ有二護身一之由上、無二御承引一、心神殊惱、仍罷出、咳病倍增、終宵惱亂、今日、自二女院一、被レ奉レ渡二三尺阿彌陀佛立像於院一、以二邦綱卿一爲二御使一、先日自レ院依レ被二尋申一也、

廿九日、辛未天晴、女院、今日殊事無レ御、余咳病猶增、佛師院慶參入、奉レ修二造佛一、如二日來一、今日開二眼之一、及レ晚定能朝臣來、語二法皇天王寺、及信資詣等之間事一、院被レ立二御持佛堂一、可レ被レ移二天王寺念佛所一云々、入レ夜、珍覺阿闍梨來、候二夜居一、或人云、俊成卿薨云云、未レ知二實否一、後聞謬說云々、

右安元二年丙申夏秋此一册墨付七十一枚者以三緣院
道敎公眞筆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巻第二十一　終

玉葉　巻第廿二

自安元二年十月
至同年十二月

安元二年冬　歳次丙申

十月〔大〕

一日、壬申、天晴、院慶參入、奉レ〔修ニ〕造佛一如ニ日來一、平座、上卿三條大納言、參議賴定云々、不レ奏ニ見參一、亮闇例也、

二日、癸酉、天晴、今日奉レ修ニ造佛一了、御身薄猶可レ奉レ押、使ニ院慶見ニ女院御堂佛一、申云、圓勢造歟、非ニ上品一云々、不動者、院覺作也、於ニ曽賢一者似ニ定朝造一、尤神妙云々、女院御風氣、昨今御平癒云々、余咳氣雖ニ溫氣散一、心地尚不レ快、仍明日灸治延引了、人傳、五條三位俊成、日來煩ニ咳病一、去月廿八日兩度絶入、第二度絶入之度經ニ兩三刻一、人皆存ニ一定一之由、而驗者一人殘留、猶〔以ニ〕加持、遂蘇生、自ニ春日明神一託給云々、因レ不ニ歸向一、俄有ニ此罰一、然而於ニ今〔度ニ〕者、不レ可レ有ニ殊恐一云々、即復例了、其後雖レ非ニ尋常一、大略平減云云、其獲麟之間出家了、件人本奉レ漑ニ春日一、今改歸ニ敬日吉一、此十餘年以來、都不レ參ニ詣春日一、連々參ニ籠日吉一云々、雖ニ末〔代〕世一、神明之嚴重可レ恐事歟、

三日、甲戌、雨下、昨日關白被ニ供養ニ兩界曼陀羅一云々、導師禎喜僧正、讃衆八口、此中僧綱四口云々、公卿邦綱、忠親、俊經等卿、家司職事等着ニ吉服一云々、又布施之間、殿上人家司職事、各一列取レ之、云々、

〔四日、乙亥、天晴、佛嚴聖人來、入レ夜能雲阿闍利參ニ夜居一〕

〔五日、丙子、天晴、入レ夜故季行卿息禪師玄季來、依ニ物忌一不レ謁、〕

六日、丁丑、天晴、物忌如ニ昨日一、入レ夜關白以ニ職事忠光一、被レ示ニ維摩會參事一、

七日、戊寅、朝晴、巳刻以後天陰、入レ夜風吹、今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余咳病餘氣、猶未レ及ニ出仕一、仍不參、邦綱卿、俊經卿等參入云々、邦綱卿先來ニ此第一、余隔レ簾相謁、戌刻、時晴參入、密々令レ見ニ天文密奏

案、
一去九月十九日、辛酉亥時月犯東井第七道路星、
一今月六日、丁丑曉寅時、熒惑入追犯太微官西蕃上將
星、相去二寸所、
熒惑入太微之變希代、彗星之外第一變也、公家御
愼、大臣愼、天下兵亂、病疾洪水、其災非一、就中、
公家御愼、兵亂等尤重云々、凡此一兩月變異頻呈、必
可有朝家大事之由、司天等稱申云々、可恐可恐、
其變似彼信頼等之時變異等云々、余問云、當時本
所頼輔朝臣南家也、冬節以後未宿、又節分夜不違
方宿此家、但冬以後未及十五日、此後更改本
所令宿者、節分夜雖不違方、此家北方、犯土造
作無憚哉、如何、申云、不可憚、又問云、其本所女
院御方、當時余家乾、如何、申云、宜矣、又問可始宿日次、
申云、來十九日、但待後日者、可過十五日、仍今
兩三日之間、可違方於他所、其後可宿女院御方
者、先是、少納言信季來云、兵部卿信範〔卿〕申云、
日來女院中陰之間、每事忩々、又參天王寺御共、如
此之間久不參、近日風病發動、因之、明後日九日、
向宇縣可令湯治、廿餘日可經廻云々者、信季
即可相具也云々、此次良久申世間事等、余借召文
書等、申明旦可進之由、○進一作返、
〔咳病之後、今夜始浴〕
八日、己卯終日甚雨、及晩小休、今日、秀才藤原家實、兼光長子、獻策問頭太皇大后宮大進光經、四位、敦光問資
長、長光問兼光、敦基問實光、以爲家之吉例、以
光經爲問頭云々、今日奉幣於春日、但遣料紙於社司之許、仍
神齋服吉衣冠、向南祈念、先是浴了、
九日、庚辰天晴、入夜參女院御方、御足聊腫物出來、
仍召施樂院司憲基被見之、申云、脚病所爲也、但
當時聊有熱氣、仍可奉押帖云々、即進之、其勢小
柑子許也、大略殊事不可御歟、今日夕始北斗供、仍
精進也、
十日、辛巳天晴、基輔問云、一昨日詣建春門院、法華
三昧堂、御墓也、依御佛事也、而自昨日始精進、明旦
參詣神社、賀茂、如何、可有其憚哉者、余曰、更不
可有憚者、基輔從此定矣、
十一日、壬午天晴、今日、關白被供養阿彌陀佛、以權
大僧都證憲爲導師、請僧六口、其布施巨多、殿上人
家司職事各別一列取布施云々、此日、余欲加灸治、

而及日沒、憲基不參、仍遣尋之處、申云、有懸災殃事、是以不參、此事周章之間、又不申此由云々者、驚遣問子細之處、示送曰、施藥院領、甲斐國飯野牧下司政綱、追年不濟年貢、負累多積、加勘責之間、陳申云、彼庄住人貞重、爲先(○先一作元)、猛惡爲事對悍、因之未濟多積、早召給件男、欲辨負累者、即訴申公家、申下宣旨、召件貞重(付右大將被召之)、爲兼光奉行下給了、仍付下司、爲致沙汰、預給件政綱了、後日沙汰之時、可令(敎イ)召進貞重之由、取請文了、是去七月七日事也、同八日依頓病件貞重死去了、而近日憲基下司與同心令殺害之由、有經院奏之人上、一昨日被召問子細、即具以言上、其後雖未承左右、大略御氣色重云々、仍不能罷行、雖不肖之身、爲重[代]之醫、只嗜除病延命之術、未知刃傷殺害之道、蒼天不失理、丹情更無術、所愬只在佛神、不能申左右[云々]、事太不便、秀才家實進對冊文、

十二日、癸未、天陰、時々小雨、重訪憲基、或人云、兼光不申事之由、無左右召給憲基之條、其罪難遁之由、去九日被召問云々、大略無所于披陳歟、但不聞實說、入夜向賴輔朝臣北家、爲方違也、曉鐘之後歸來、

[十三日、甲申、天晴、及晩參院御方、入夜歸來、及深更見法相大旨、(先日奈良僧都仰藏俊(○藏俊一作範俊)法橋也、抄進之事也)]

十四日、乙酉、天晴、人傳憲基事、申開子細、不可有殊過云々、兼光猶御氣色不快云々、

[十五日、丙戌、晴、物忌也、終日念誦、北斗供結願、依明日日次不宜也、]

十六日、丁亥、天陰、物忌也、人傳、重家入道女子(雅長中將妻也)、夭亡、[一]昨日流產、今日死去云々、即以問之、俗云於其當日者、不忌日次云々、仍問之父入道、悲歎無雙云々、

十七日、戊子、天晴、定能朝臣來、數刻談語、未刻、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送[書]於光經許云、右大臣殿太神宮上卿御辭退候歟、聊不審候也、依御卜事欲參啓、隨御返事可進止候也、云々、光經不候、仍以基輔奉書送返事、其狀云、太神宮上卿事、依御所勞、去九月朔比付頭辨被辭申候了、隨又有可申沙汰之報上、其後無重仰、仍當時無御奉行候也者、御消息旨如此、仍執啓如件、今日加少灸治、

十九日、庚寅、晴、今日依為吉日、初宿女院御方、先年給予了、而依避方忌、自然于今遲々、依先日時晴申状、今夜可參宿也、但自御所余直廬當丙方、至明年為大將軍方之内、仍宿御堂御所也、（自御堂余直廬當乙方也、）曉更歸來、

廿日、辛卯、晴、晩頭大夫史隆職參入、召簾前仰雜事、其次語云、去六日於陣基親仰云、中旬比、高松院、及六條院、有可有遺詔遺令奏、及固關等事、豫可致用意者、隆職申云、同日有兩奏者、固關官符可載一紙歟、將又二通可成分歟、先規已不見分明、可承其趣、仰、兩院共葬禮、及中陰、皆過了、縱依遺詔、雖有廢朝、於固關者、頗乖物儀歟者、基親、及長方朝臣、共服齊、重奏事由、可有議定之由令申云々、余案之、如此事可依先規、若無證所見者、於固關者、其理不可被行歟、隆職之案可謂道理、但猶可引檢舊記也、又語云、明法學士範貞奉為新院可有錫紵之樣存申云々、（子細具、）余以不可有之子細示之、隆職伏理、又令語申兼光、及憲基等之間事、此後良久談語、秉燭之後、罷出了、仰、遺詔遺令等奏、可有中旬由、雖有其聞、于今不行云々、

廿一日、壬辰、依隆職申状、為檢小野宮記云、長德元年五月廿六日辛未、今日有左右大臣薨奏贈位等事云云、依葬以後無固關事歟云々、

廿二日、癸巳、天晴、未刻、憲雅朝臣來、申刻、長光入道來、（于時）談古事等、關白以使者被示云、飛驒國白川鄉可給賴實者、申子細了、

廿三日、甲午、天晴、及晩參女院御〔方ニ〕有六位不仕沙汰、今夜、法皇々子、（仁操（〇操一作探）法印、外孫仁和寺宮弟子、）密々參禁省、為天子之猶子云々、寶任僧都以下扈從、（即載寶任車云々、）殿上人少々參陣口、少將隆房抱之、參東二棟御所方云々、

廿四日、乙未、天晴、入夜雨降、大夫史隆職、延曆寺僧〔陽〕寬望申阿闍梨、申可有御沙汰之由、（心雅阿闍梨所勞、萬死一生、若闕出來者、可被補云々、）件阿闍梨、尊忠法眼沙汰云々、仍相觸之處、有可申女院之報、（件心雅宗勝金剛院解文云々、）余申女院、有可許之仰、重觸法眼報云、闕出來之時、可存此旨者、以件子細仰遣隆職之許了、（信光卿教訓、）

廿五日、丙申、天晴、今日、女房及姫君參吉田祇園等、寂密々事也、但為取幣、攝津守賴高、（因藤氏也、）參會彼社

頭（布衣）、右馬權頭基輔（吉服、布衣）、連車侍一兩在車後、出車一兩、用八葉車、依非初度、不給大褂於社司、又不裂幣、不具赤衣仕丁、只凡庶人參入之體也、又女房讃岐依有夢想、今曉相具余所奉之幣帛、參詣春日、是最密々事也、因之、余神事、及晩浴之後、着吉直衣冠、向南祈請、依爲灸治相燗之間、不能遙拜、今日、亮閤人不入家中、昨日一昨日殊不憚之、禁中致齋之時、猶以不憚之、然者今日同雖不可忌、有參詣之齋、仍爲謹愼也、午刻、大膳權大夫泰親朝臣來、示天變事等、去八月太白犯右執法星、是右大臣愼也、其後三公可愼之、變異連綿而不絶、日來火星入太微中、于今猶留、今曉雨以後伺天之處、又犯右執法星（八寸所）、事已重疊、於如此留變（頁イ）者、雖甚雨不銷、早可修攘災之法、火星祭可宜云々、凡八月以來、天變十餘度、其中公家御愼、大臣愼、兵革、此三事殊重、熒惑入太微之變、彗星之外、第一爲重、就中於數日令留哉云々、又云、諸星者以七寸以內爲侵、至于軒轅、太微者、以一尺爲限云々、此後、天文及曆道事多以談語、及申刻退出了、隆職返事（昨日仰遣阿闍梨事、使者懈怠、今日到來）云、阿闍梨事、殊畏思給、又六條院奏遺詔、幷可有固關等事之由、去夜被仰下、又高松院六條院同可奏之、共可有御錫紵云云、此事等明日（廿六日）、可被行云々、

廿六日、丁酉、天晴、史持來大乘會立紙、當日定、近代例也、上卿雅賴卿云々、今日有六條院遺詔、高松院遺令等奏云々、上卿中宮大夫、職事基親、辨右少辨光雅云云、六條院使中務少輔藤隆成（卷纓吉服、不帶劔）、高松院使左近中將、同定能朝臣（橡袍帶劔）、共參左衞門陣外付、大外記賴業奏之、又有固關警固等事云々、隆職注送曰、

安元二年十月廿六日　宣旨、

依六條院遺詔、高松院遺令、令停止擧哀素服等、

仰國司令固關（已上、上卿中宮大夫被仰官、右少辨光雅奉之）、

山陵國忌停止、及廢朝五ヶ日事、被仰大外記賴業、

警固諸衞寮等、

左近少將源有房朝臣、　左衞門權佐藤原光雅、

左兵衞尉平貞次、　左馬允藤原廣遠、

又今日有御錫紵事、（即御着、除兩院御料云々、）

今日、定能朝臣條々尋送、一可帶劔哉否事、（余答云、雖不知先例、何故可撤劔笏哉、後日定能朝臣云、白川院遺詔使成通朝臣帶劔之由、見中御門右府記、已相合御報、仍帶劔云々、）一

雖穢過了、尙可立門外歟事、余答云、母后及父上皇時、北穢混合內裏了、然而遺詔等使猶立門外、以之思之、至于遺詔遺令等使者、不論穢之混否、又雖穢後、尙以立陣外、可爲禮歟者、從此命云々、一
遺令詔事、余答云、可被止擧哀素服國忌山陵之由許也、依爲葬禮以後、不可任葬司之由、不可被奏者、從此命了、云々、後日定能朝臣語云、故內府云、如此之使不必
待御返事、故實也、是數刻佇立門外無便宜、又天
許之條、無疑之故也云々、仍今度觸基親退出了云
云、抑、高松院本服三月、然者易月之禮、可有三日
之錫紵、而日內着除如何、是近代雖五日、三日之服、
六日內着除之例云々、此事不得心、假令三日御服、因
日次、或延四日、或縮二日、是例也、一日之內着除、頗
可謂容易、一日之服、三日之服、以何可分別哉、
但自長承保延之比、多以如此、就中、今度六條院
可有一日之錫紵、隨又同日奏遺詔遺令等、若高松
院御服及三日者、次第可違亂之故、被行此儀
歟、近代事多失本說、唯以意巧被行之、若又准
凡人、半減之儀歟、可尋之、入夜女院六位等、有召
籠事、
廿七日、戊戌、天晴、午刻、淸輔朝臣來、談和歌事等、近代
知此道之者、唯彼朝臣而已、可貴可仰、及亥刻
退出了、今日、大乘會五卷日也、右馬權頭基輔參入、歸
來語云、上卿源中納言、辨經房、殿上人基輔季信等許
云々、事之陵夷皆以如此、末世事不可云歟、法性
寺事尙如此、況餘寺哉、
廿八日、己亥、天晴、入夜實遍阿闍梨來讀經、今日、大乘
會結願也、
廿九日、庚子、天晴、信助阿闍梨來、申法性寺之間事、或
人云、法皇々子、遊女腹、權右中辨親宗朝臣養之、參內裏、主上養以爲
子、是又密儀云々、抑、兩人同時有此事、人爲奇、疑
可爲儲貳之器歟、云々、後聞件宮今日參內延引云
云、
卅日、辛丑、天晴、此日有解陣開關事云々、上卿中宮大
夫、開關事左少弁兼光承之云々、智詮來、自來月三
日始熊野精進、八日可進發、余可付幣料及燈明
等之由約了、

十一月（小）

〔一日、壬寅、天晴、自今日始終每月北斗供、仍不用魚
類〕
二日、癸卯、天晴、申刻、大夫史隆職宿禰參入、呼簾前
談語雜事之次、問遺詔遺令等之儀、申云、戌刻、上

卿中宮大夫參、着仗座、奥、次六條院遺詔使中務少輔隆成（卷纓、不帶劔、吉服、）參上、立左衛門陣外脇腋、大外記頼業異人相逢、聞詔旨、暫不申上、相待高松院使、是同時可奏之由、依有内議、待其一度可申上云々、即件使左近中將定能朝臣（麹塵袍、帶劔、）參上立同門北腋、頼業相逢、聞令旨如初、次進陣邊、示氣色、爰隆季卿作在奥座、仰官人令置軾、次頼業進就軾、申上遺詔遺令等之旨、（可停止素服擧哀國忌山陵等之由云々、兩所申狀一同云々、）退下、次上卿以官人招頭弁、（此事依爲基親奉行、長方候殿上方、而頻招、仍出陣云々、）奉件旨、長方歸來仰聞食之由、次基親來奥座、（長方同來奥座云々、）仰可停止擧哀素服國忌山陵之由、隆季更移着端座、以官人召頼業、仰可停國忌山陵之由、（其詞不聞及、）召次弁右少弁光雅參軾、上卿仰可停止素服擧哀之由、（其詞云、依六條院遺詔、高松院遺令、可停止素服擧哀者、）光雅歸出、下知隆職、次上卿召内竪、召諸衛、被仰警固事、其儀如恒、次召外記、被傳仰三ケ寮警固事、次召光雅、被仰固關事、（其詞固關仰國司了、）光雅下知隆職、次又召頼業、〔仰〕可止音奏之旨、（自今日廢朝五ケ日、云々、）頼業歸出、於床子座前、召内竪、仰可止音奏之由、此後隆季卿參、殿上方次第大略如此云々、又語云、隆季卿先於弓場殿邊、招隆職、被問雜事之次、被示云、固關尤可被行事歟如何、隆職申云、於固關者、専不可被行之由所存也云々、卿云、代々皆被付行事也、爭可默止哉云々、此間頗執論、隆職又申云、若可被行者、官符狀如何、命云、於狀者只官進止也、上卿不可知云々、尚申云、有先例者、可存彼旨、而此條已無例、只以被仰下之趣、可書載也、爭私可相計哉、偏是新儀也云々、隆季卿案之曰、可載二枚云々、隆職申云、載二紙無其用、理須載一紙也、若然者又以何可爲先哉、隆季分明不被答、且（者）示合職事可相計、已計略不覺云々、然而辨職事上卿等相議、依年月次第、以高松院（之イ）爲先、可載一紙之由、議定了云々、其定載也云々、又語云、基親申云、粟田關白薨奏頗過程、仍有議、不被行固關之由見舊記、（是小記文歟、）加之、先日隆職疑申此事、仍取殿下御氣色之處、可問隆季卿云々、仍相尋之處、尤可被付行〔事〕之由再三被申、又頼業異人聞（○聞一作同、）申此旨、仍所被行歟云々、隆職又語云、今日於院或下臈密々令申云、内府拜任太相國、可勤仕公事之由懇望云々、又語云、法皇仰

云、於二大中納言一者、依レ爲二剩闕一、忽不レ可レ被レ任二其替一云々、是同件下﨟所レ語也云々、良久談語退出了、

今夜、座主弟子宮（親宗朝臣甥君）、參內、左衛門督時忠相具云云、

三日、（甲辰）天晴、依二智詮入一精進屋一、不レ用二魚類一、日來參二籠春日一之女房、昨日退出云々、同女房去夜有二〔最〕吉夢一、今曉法皇參二詣笠置寺一給云々、密々事云云、

〔四日、（乙巳）天陰、今日初雪降、爲二方違一參二于女院御堂一〕

〔五日、（丙午）天晴、法皇至レ自二笠置寺一〕

六日、（丁未）天晴、今日不レ奉二幣於春日一、是亮闇年例也、遣二職事（源國行）及陰陽師一（賀茂憲成）、於二川原一令レ行、不レ奉二幣一之由祓、是〔又〕例也、年來依二入々謬說一、不レ奉二幣一之時、不レ行二由祓一、是執政家之外、他大臣不レ行二由祓一之由、依二藤中納言資長、兵部卿信範、政所年預親重、（重代者）等申一也、而檢二御曆、二東記、宇治左府等記一、執政以前皆有二此事一、仍今度行二件祓一、自今以後可レ從二此儀一也、凡雖二識者之說一、無二證文一之事、不レ可二據用一者歟、

七日、（戊申）天晴、春日祭也、雖レ不二奉幣一、神斎如レ恒、使右少將公時、辨右少辨光雅云々、後日、定能朝臣語云、使請二摺袴一、而依二嘉承爲房記、延久江記一、（先日於二余許一見レ之、）注不レ摺（白布云々、）之由一、不レ摺而送レ之、雅賢、成經等摺レ之云々、入レ夜邦綱朝臣來、余示下合欲レ辭二兵仗一之間事上、又語下內府望二太相國一之間事上、

八日、（己酉）天晴、今日、智詮歟勝兩闍梨、進二發熊野一、仍余及女房精進、入レ夜定能朝臣來、

九日、（庚戌）天晴、自レ晚入レ夜大風、實嚴阿闍梨參來、重服之後、今日始來也、祈等不レ可レ用二手替一之由仰レ之、先例重服之人、勤二仕公家御修法一、有二其例一之故也、

〔十日、（辛亥）午後風吹入レ夜、琊□（慶カ）闍梨誦經一部、〕

〔十一日、（壬子）天晴、午刻、源中納言雅賴來、談二世間事一、余有二示合事等一〕

十二日、（癸丑）天晴、雲間陰、申刻、大外記賴業參、呼レ前示二仰雜事一、語云、去月廿六日、兩院遊令之間事、每事權儀也、上卿中宮大夫、折中申行之由、有二自讃之氣一云々、但聊有二不審事一、被レ仰二廢朝一之時、其詞云、五ヶ月之間可レ止二音奏一云々、此事不得心、謂二廢朝一者、止二諸司務一、唯以レ止二音奏一、雖レ知二廢朝由一歟、蕤奏等之時、被レ仰下可レ止二音奏一之由上、若存二彼例一、仰二此由一

歟、尤可有差別事也云々、乍奥座令置軾、奏遺詔、奉仰之後、移外座之事、延久後三條院遺詔之時、上卿隆俊卿作法如此云々、又云、法家博士等、内々令申云、今度事猶可有思慮歟、帝者、凡人之所着之服、尚以絶之、而重服之時不累着輕服者、凡庶之流例也、今高松院御事在建春門院前、六條院崩〔御〕、其日雖在後、是又已錫紵、十三日之中、其御服已罷了、然者於凡人者、尚不可着、以之思之、凡人不可着之服、帝者何強着之云々者、所申有其理、案（○案一作案）此條可被問法家也、頼業深不知法意之上、外記者只檢申例許也、不及述旨趣云々、此事理可然、被問人々之時、各尤可申此旨、余又不案此儀、是失也、且付發喪有此儀、又何及失儀、故何者服親薨卒之時、遺令薨奏以前、公家不知食之故、神事大事、皆以不被憚之、爰知不發喪以前、不可及沙汰、又於奏遺令、爭默止哉、彼是皆檢議也、何執一偏哉、但雖薨奏以前、猶有被止神事之例、若因此意者、其難又可然、頼業又申云、六條院使不加前字、高松院使加前字云々、又語云、匡房卿除目抄之中、注親王巡給事、其中有大僻事、彼抄云、假令有數代御後、今年任一代御後（盃月數日、）年又任二代御後如此依巡任之、謂之巡給云々、而檢古記及往昔公卿給等、假令一代御後、親王各有數人、一度除目書其代、不書其人、（假令今年八每代第一親王皆悉任之、明年八、又各第二親王任之、如此作巡、）謂之巡給者也、匡房記説失誤也云云、數刻之後退出了、入夜定能朝臣來、先日自女院、有被申院事、示其御返事也、其次語云、所持之記等、皆悉取目錄了云、非其家營、此事尤可歎美、

十四日、乙卯、新嘗祭云々、源〔中〕納言、借送資仲所抄之書十卷、（其名謂五卷抄、）又余借與〔侍〕中抄三卷了、

十五日、丙辰、天晴、尊勝念誦如恒、寶殿闍梨參勤、雖重服不憚也、依亮闇無節會、恒例也、入夜雨下、

十九日、庚申、天晴、吉田祭也、依亮闇不奉幣、遣職事（勾當源定季、）一人、於河原行由祓、陰陽師漏刻博士賀茂憲成、今夜遠方、

廿日、辛未、天晴、今日供恒例四季御供於春日社、又奉幣帛、（諒闇中奉幣儀先例有憚、仍只付幣物於社司也、）自今月每月可奉遣也、依吉日今日獻之、又女房來廿三日密々詣春日社、無爲可遂之爲祈申、又以奉幣、仍兩人共修祓、陪膳（季長朝臣、役國行、共吉服、依密々布衣、）余衣冠也、時晴密々令見天文密奏案、

一去十月五日丙午、熒惑入二太微宮一、同廿三日甲子、寅時、犯二右執法星一、一尺所、

今月十日辛亥、寅時、犯二左執法星一、相去七寸所、

　已上大臣愼、又大將愼、天子愼、

一同日、侍成歲星與二辰星一同宿、相去二尺七寸所、

　已上大風、女主病、大戰、

廿一日、壬戌、天陰、女房始二春日精進一、來廿三日寂宻々可レ詣二春日一之故也、依レ可レ詣二南圓堂一、不レ食二魚類一、巳刻、泰茂來、問二天變事等一、又來廿三日厭日也、不レ可レ用二神事一、而有二今年指而可レ參之願一、來月不レ可レ叶、今月之中無レ日、次廿四日道虛也、厭與二道虛一、其忌輕重如何、問レ之、申云、其忌雖二惟同一、共有二先例一、但於二道虛一、近則建春門院參二詣日吉一給、其例不レ吉、殊可レ被レ忌者、廿三日何事之有哉者、又申云、熒惑欲レ犯二太微一、上相星今兩三日之間、定出二太微一歟云々、又申云、去比陣星犯二了宿一、是女主貴女重愼也、而上西門院有二御腫物一、殊重御之由風聞云々、可レ恐之世也、

廿二日、癸亥、天晴、巳刻、少納言信季來申、元三之間事、此次申云、諒闇之間、檳榔毛車簾、用二無文靑革一、五緒、而內府以二鈍色絹一爲レ緣、七緒、是一、隨身壺胡籙丸緒、只如二尋常一、而左右大將用二鈍色緒一、是二、束帶袙單鈍色歟、白色歟、是三、隨身用二淺打一、其重袙單色如何、是四、已上事等兵部卿可レ伺、招容之由所レ申也、則是二位中將元三出立料云々、且〔者〕與二余作法一可二一同一之由被レ示云、答云、車簾事內府所レ爲非二今案一歟、宇治左府表記之中有二所見一云々、能加二斟酌一所レ被二書置一云々、尤是爲二證據一、但去永萬度、故中將幷當時博陸、及余皆所レ用二無文靑革五緒一也、是則保元故殿御例云々、然者於二此一家一、不レ可レ有二異儀一歟、壺丸緒事、以同前也、隨身袙單色、忽不二覺悟一、但鈍色若白歟、慥無二所見一、先度所爲不二覺悟一、隨身等定相存歟、可レ被二尋問一、束帶袙白色也、重服之人尙可レ用レ白之由、知足院殿有レ仰云、何況於二諒闇一哉、勿論者、依二申請一行親記十一卷借二與信季一、彼家文書也、而不二假カ相持一云々、余不レ感三自二凡下之人手一所二尋取一也、信季大說、抑、明日、廿三日、春日當二太白方一、有レ憚之由時晴令レ申、仍檢二先例一之處、康平五年二月六日、春日祭、內大臣、京極大殿、爲二上卿一下向、〔同〕七日歸二東三條一、見二定家記一、又康治二年五月十二日於二丹波津一御方違、十三日入道殿參二詣春日一、見二知信記一、但此度記髣髴、仍問二遣信範之許一、返事云、因二親卷一、乘船遂レ方云々、件事同問レ之、

三日春日詣事、猶見ニ先例一候之處、保延四年二月三日、宇治左府内大臣之時爲ニ祭上卿一發向、兼有ニ太白沙汰一、康平五年二月、大殿内大臣之時、爲ニ上卿一發向、六日祭禮、七日還御、東三條不レ被レ忌ニ太白一、有ニ其例一之上、公事有レ限、不レ可レ有ニ私忌一之由、保延右府宗被ニ計申一之旨所レ見候、依ニ此例一深可レ被ニ忌避一候歟、

丹波津ハ、宇治河上自ニ南北一兩流、其中南流ニ、淀河流合、上有ニ件津一、自ニ宇治一當ニ未申一、與福寺槻自在院造作之時以後、南都宇縣南北被ニ相避一之時、常御方違候しなり、

乘船違方事雖レ有ニ世俗謂一、未レ承ニ慥説一、是下人習候歟、不審候、條々且言上如レ件、

十一月廿二日　　信範上、

廿三日、甲子天晴、拂曉、女房密々參ヲ詣春日御社一、賴輔朝臣、及基輔許在レ共、其外侍男共兩三車、則借ヲ用他人車一、使レ人一切不レ令レ知レ之、此日、大原野祭也、由祓等如ニ吉田祭等一、今日有レ例、依レ有ニ別願一、不レ避ニ方忌一、加之、參ヲ詣神社一、強不レ可ニ沙汰一云々、

廿四日、乙丑天晴、戌刻、女房歸洛、共人等語云、昨日申終着ニ南都一、以ニ覺乘得業竹林院一爲ニ宿所一、戌刻參ニ御社一、用レ輿、正預有政申祝、今朝寅刻參ニ南圓堂一、卯刻參ニ東大寺一、各用レ輿、歸ニ宿所一、巳終出ニ奈良一云々、有安來以ニ件男一入道相國之許有ニ示送事一、兵仗辭退〔事〕、明曉可ニ下向一云々、入道在ニ福原山庄一也、而或人云、明後日〔且〕可レ被レ下ヲ向阿波國一、及詣ニ熊野一之由云々、其事實者明曉不レ能ニ罷向一之由所レ申也、尋問一定可ニ左右一之由仰了、

廿五日、丙寅雨降、召ニ慈康一見ニ膝脛一、有安申云、入道明曉參ヲ詣熊野一、仍不レ能ニ罷向一者、自ニ一昨日一、有ニ雨〔天〕氣一、而昨日晴、今日降雨有ニ神感一歟、

廿六日、丁卯天晴、史持ヲ來季御讀經日時僧名一、自ニ今日一被ニ始行一、一昨日廿四日有レ定云々、上卿隆季卿、今日兵部卿信範問送云、宇治殿寛弘六年三月四日、任ニ中納言兼左衛門督一、其間及御拜賀事、若有ニ所見一哉云々、抄ニ權記一遣レ之、

廿七日、戊辰天晴、少納言信季來語云、昨日季御讀經始也、上卿中宮大夫隆季、午刻參陣、定ヲ申御前僧一、而內覽之間遲々、關白室家有ニ着帶事一、依ニ其事一經ニ時刻一云々、頗不得心、及ニ戌刻一事始、出居通親通資着ニ位袍一、有房雅長隆房等着ニ鶴食袍一云々者、通親通資、先

日臨時御讀經之時着二橡袍一云々、而今改レ之如何、此事共無二其難一歟、依レ爲二本官一、被レ着二位袍一、尤可レ然、又出居者殿上役也、因レ之其座依二位次一、就レ中御前堂上事、不レ可レ似二他本官役一、且又地下人着二位袍一、爲レ令レ見下昇殿之分別上、着二橡袍一、非レ無二其理一　信範又申云、元三一員有無如何、余仰云、諒闇年無二一員一、天仁殿曆所レ見也、信季云、永萬度故殿不レ召二具一員一之由、信範所二記置一也、已以符合云々、又申云、亮闇年椶櫚車簾、大臣外不レ替之由人々云々、隨又不レ替レ之、而保元度故殿大納言拜賀之時、用二靑簾一之由記二置之一、以レ之思レ之、二位中將元三出仕之時、可レ用二靑簾一歟、信範內々令二不審申一云々、余云、理須レ用二毛車一之人盡レ改哉、大臣已上可レ專二禮儀一、其已下每事用二略儀一、不レ可レ替レ簾事、若此謂歟、然者此一家之習、自二三品之初一、相二具前駈一、又用二毛車一、敢不レ畧二禮儀一、以レ之思レ之、其簾尤可レ改也、何況於レ有二保元之例一哉、但此事不レ知二慥說一者、未剋、長光入道來、內々示二合兵仗事等一、入レ夜定能來、侍從所望（四品少將之間事、）事、可レ伺二院御氣色一之由示二付之一、其趣若被レ許二四品一、其後被レ任二近衞將一之時、直可レ被レ任二中將一、此條難レ有者、只可レ任二少將一之由也、自二四位侍從一、直任二中將一之例、注二折紙一付レ之、是雖レ非二忽事一、爲レ後兼所二申置一也、近代事上不レ知二子細一、遐絕之人太多、依レ恐二其事一、遮達二天聽一也、」

廿九日、（庚午、）天晴、季御讀經結願云々、有二小僧事一云々、上卿中宮大夫辨兼光、

卅日、（辛未、）天晴、定能朝臣來、爲レ申二侍從事一、自二女院一被レ召也、又申刻頭辨長方、送二消息於基輔一云、來月五日可レ被レ行二除目一、左府灸治之間不レ可レ參云々、參啓之間且所レ令レ申也云々、報云、雖二灸治不快一、相扶欲二參入一、但一兩日之間可レ申二一定一者、入レ夜或人來語云、今朝爲レ余有二最吉夢一云々、今日、賴輔朝臣給二女院御領、石見國大宅庄可二知行一之廳下文一云々、〔佛嚴房來、令レ見二抄出之法文一、（其名、十念極樂易往集、六卷也、）珍重書也、但淸書也、間書樣有二誤等一、余示二其由聖人一、甘心誓言談歸了、

十二月（大）

一日、（壬申、）天晴、余及女房付二幣料紙於春日社正預有政一、每月可レ奉也、又余書二心經一卷一、（墨字、）同每月朔日、書レ之、（正月可レ用二他日一、）臨二歲末一一度十二卷可レ奉二供養一也、

三日、(甲戌、)天晴、申刻、頭辨長方來、余着二冠直衣一、闘(兆)、出
逢、頭辨仰云、太神宮事猶可二奉行一者、余辭三申之二、其
狀云、今年愼年也、就レ中冬季重可レ愼之由、諸道令
レ申、加レ之、近日變異頻至、其厄限二愚臣一、先例重厄
之年、或被レ免二出仕一、又如レ此大事、奉行被二改仰一、他
人是例也、何況〔恐〕(〇恐一本作レ恭、)哉、若有二違失之事一者、爲
レ世爲レ身、有二何益一乎、國家大事、莫レ過二於神宮一、愼重
之間、尤所二恐憚一〔多、〕今明兩年、其愼惟同、雖レ然猶
無下他人之可二奉行一者上、明春欲レ奉二如何相計一、可レ被
レ奏也者、長方語云、先被レ仰二左府一、被レ申二服假之由一、
次被レ仰二内府所勞一云々、奏二事之由一之處、猶如レ本可
レ有二御奉行一之由、有二院宣一者〔也、〕又仰云、除目明
後日一定也、左府不レ可レ被レ參、可二參勤一者、答下相三扶
所勞二、可二參勤一之由上了、暫言談之後退歸了、今夜尊澄
法眼來、夜居、

四日、(乙亥、)天陰雪降、賴業明日可レ來之由仰遣了、申二可
レ參之由一、又召三遣信季二之處、有二服假事一云々、

五日、(丙子、)天晴、此日、京官除目也、(一夜儀、皇居閑院第、)早旦修三諷誦
於二十ヶ寺一、(如二去春一、)未刻、大外記賴業來、余着二冠直衣一出
逢、以二家司光經一、(布衣、)召二賴業於前一、仰三文書可二相具一之
由一、此次問二故者院宮御給之間事一、申云、陽明門院、非
年之間不レ被レ任二御給一、若不レ被レ上二御申文一歟、上東
門院御後被レ任之、其外太上皇等崩後、大略被レ任レ之
者、即退三下侍所一、次以二光經一給二硯筆墨一、(其樣如二去春一、)戌刻、
六位外記持三來闕官帳一、留レ文返三給筥一如レ恒、亥四點、
着二束帶一參内、先レ是長方自レ院歸參、關白未レ被レ參、
余先參二御所方一、右宰相中將實守、本自候二臺盤所方一
余招寄、交三語實守一、問二筥文作法一、粗以執答、堀川左府
所二抄出一之筥文作法一卷、取三出自二懷中一令レ見レ之、
頗以委細、可レ謂二神妙一、但聊有二疑事等一、件次第花園左
大臣家、稱二錦文之書一、内也、余見二文體一、非二左府之所
爲一、師時卿制造歟、數剋之後(子四剋許歟、)關白被二參入一、次余
着陣、(奧、)大納言實房、中納言實綱、參議朝方等、同以着
座、次余移二外座一、仰二官人一令レ置レ軾、次頭辨長方來就
レ軾、仰三召仰事一、次余召二外記賴業一、參レ軾、余仰曰、今
日可レ有二除目一、召三仰諸司一、(與、)賴業唯退、次召レ辨、右少
辨光雅來レ軾、余仰二召仰事一、(其詞同二外記一、)仰二次召二外記一、可レ問二
文書具否一、而依二略說一不レ問レ之、次藏人能成來召、次
余召二外記一、(六位外記來候二小庭一、先候レ砌、余仰令レ候二小庭一、)余仰云、筥
文候へ、外記稱唯退下、次六位外記三人、取二硯筥文

等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立弓場、如例年、外記立納言之後了、余着殿上、先是關白在奥座、次關白着御前座、次余着御前座、此間、關白召男共、藏人參上、被置掌燈、納言座前燈道北立之、仍無筥文道之故也、次實房實綱朝方等取筥文着座、次依召關白着圓座、次余依關白傳召、先着我座、今日圓座數二枚如何、依重仰着第一圓座、引寄下襲正笏候、次依仰奏闕官帳、參大間任式兵、召院宮御申文、左兵衛督成範、〔件〕卿先是參上、任民部作法、皆如常、次下給袖書申文書一通之間、持參院宮御申文、太以早速、余取之置硯上、書袖書了、召朝方卿皇太后宮權大夫、給之後、奏御申文、指笏如恒、返給復座、引裹紙入第二覽筥、置御申文於硯筥上、次第任之、各任之間、關白給任人注文、此中不被任之御申文、且返上關白、是一說也、依有便宜用此說也、皆悉任了、故者院宮御申文一通不見、不被上欤、關白撰給申文十通許、余取之見合注文、一々任之、是臨時內給、及院宮臨時申〔文〕外任等之類也、此次內給名替等、件申文在袖書申文之中、而依內給不下勘之說、余暫置硯與一筥之間、今此外任等之次、加任者也、外任大略任了、任課試文章生等、抑課試勘文載二人、而不被任文章得業生、家實、是兼光息也、

被任問者許也、次任諸京官等、此間持參下勘申文、余取之置前、次第任之、卷重文等、乍重任之、隨任取放、指成束、先是三通發之時設束如常、皆任了、又任京官等、此間、關白給顯官申文、于時在座之公卿成範朝方共參議也、唯二人也、仍余召男共、仰下人々皆可令着座之由、藏人歸來云、兩納言實房、實綱、早以退出、其外無參入之納言、仍召遣淸書上卿忠親卿了云々、此間又任可任者等、關白又給五位已上申文、且任之皆任了、凡不任申文等、且返上關白也、納言猶以不參、仍關白只被示可〔被〕下之由、仍余召成範卿、給顯官申文、仰可擧之由、顯官擧之時、納言不候之例、古來未聞、末世作法、万事如此、擧之間依關白〔會釋〕稱任公卿等、所截折紙之者等悉以任了、次成範持來顯官申文、余取之、不渉擧秋除目之例也、不開見、奉關白、次卷大間、先候氣色、先是中間任武官之次入目了、不加禮紙、不封之入成文筥、〔闕〕官入次筥、取出成文封之、引整如常、置大間筥南方、横、取笏候、是一說也、普通之儀、卷大間返給之後、封成文也、而永久四年〔秋〕先封成文、次有敍位、其後奏大間、是被用彼說也、今日遂彼例耳、關白被示可有敍位之由、仍余召男共、藏人參上、余仰云、五位藏人ハ誰候哉、申云、基親候、余仰云召セ、次基親參上、余仰云、續紙、即基親持

來之、（一卷置柳筥、可有二卷歟、）余取之、（不取柳筥、）置座前、横、正笏候、依仰卷返置前、更摺墨、（依薄也、先是依恐滞、一度摺之、凡除目之習、再不摺墨之由、近代之人々執之、未知其可否、）自從下逆上敍、如常敍了、書年月日放餘紙、入第二覽筥、卷敍位入大間筥、取件筥置替硯筥、指笏押硯已下於座下、（成文同押之、）奏聞返給復座、置大間筥於前、拔笏取成文、加大間筥、引寄硯及第二覽筥、調雜具等、更指笏取件筥、深揖退下、於殿上御倚子前授淸書、上卿忠親卿、（件卿只今參會也、）拔笏降自小板敷、立弓場殿、招藏人弁兼光、奏慶由、（依直敍四品也、）依亮闇不拜、觸此由於兼光、逐電參院、依無人以季信傳女房入見參、關白同時被參、招出北面下﨟、有被申入事、被退出了、次余退出、

今日無申文、任人太多、仍度々召長方尋之、或撰出持來、或新令書請文、（臨時內給等也、）持來、余懸指成文、

今日寄物不取成文、又居火櫃衝重、有勸盃、其期不覺悟、

除目了、於中門廊邊、關白召五位藏人一人、（其人不見及、）被仰下藏人頭二人、（左中將定能朝臣、右中將光能朝臣、）衆庶無不懸耳目、左中將雅長家生重代身有才智、年齒及四旬、位階上﨟也、而定能以院之近臣、超越知盛入道相國寵愛之息子、當時無雙之權勢、又位階上﨟也、而光能以院之近臣、超越此外、雖位階下﨟、通親賴實等各聽禁色、共辨黑白、乍置此輩、抽賞兩人、可謂希代、但今度除書第一之珍事、左少將顯家也、是關白懇望云々、今日院參因此事云々、人以爲奇歟、

今日除目、天未曙事訖、關白於座云、如此早速議（敏カ）了事、近代未見、可謂希有云々、職事等有悅氣云々、是不慮事也、

今日裝束、

無文冠卷纓、無文位袍、（裏鈍色、）鈍色平絹下襲、（裏中陪皆鈍色、）同色表袴、（中陪鈍色、裏紅色、）白平絹衵一重衵大口、如例、白襪、如例、黑漆鞘銀造劒、（裝束無文、靑革也、）鈍色平緒斑犀帶、（高承知足院殿、令用鳥犀給、是依令重堀川院御事給、不候常諒闇、每事深有沙汰之故歟、大治白川院崩御、故殿令着御服給、同令用鳥犀給、而保元亮闇度、令用斑犀給、以之思之、輕服之時、用鳥犀、諒闇之時、可帶斑犀歟、因之今度用斑犀耳、）沓、裏押白生絹、（練生之間不審、檢先例無所見、而中院右府被稱可押生之由云々、又申合關白、報云、雖不知先例、生絹宜歟者、仍押生絹、尙可尋勘之、追案之、尙練白絹可宜歟、）

前駈亮闇吉服相交、須皆着亮闇也、而各稱無裝束之由、如此力不及人々、前駈皆以如此、

隨身裝束如恒、但狩袴鈍色也、壺胡籙丸緒如例、左右大將用鈍色、然而依保元、永萬故殿御例不改之、關白又如此云々

車檳榔如例、但用青簾、無文帛革五緒、淺黄末濃下簾、今日稱警蹕、發前聲如常、但參院之時、止前聲、是喪家之所、頗無便宜之故也、關白又如此、於內裏者、所不憚也、

六日、丁巳、天晴、未剋、外記兼茂持來大間成文、硯筆墨等、已上納筥、如恒、申云、清書遲々之間懈怠者、

七日、戊午、天晴、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諫聞布衣密々來也、先是問送、曰、拜賀以前可用吉服歟、如何、余答何必然哉者、問條々事等、粗以報〔答、〕但貫首作法、敢非所傳知、可問先達之由仰之、近代貫首之仙、忠親、雅賴也、以此兩人可爲師歟、定能云、明日先可向雅賴之許、兼被仰遣其由哉、余遮昨日粗示送之、仍令見其返狀、仰只早可向之由、定能恐悅退歸了、今日問侍從拜賀之日次於時晴、申云、十四日十六日廿日云々、仰可用十六日之由上了、圖伊內供來夜居、今夜初參也、

八日、己卯、雪降、積地一許寸、侍從造雪山、

九日、庚辰、天陰雨下、少納言信季參上、日來依輕服不出仕、今朝除服了所來也、仰侍從拜賀之間事、關白送書云、一日除目御練習、事外感歎不少、就中早速令終篇給、自他第一事也云々、今日被發遣伊勢幣云々、兼光內々申云、官奏左府不可參云々、若出任者何比乎、答云、不堪奏者、依一上讓、若上催已次大臣候之、未無此讓、何定其日者、

十日、辛巳、天晴、入夜隆職來、內々問仰官奏及位祿施米之間事、依左府不可參之由有風聞也、隆職申云、今日問注伊勢宮司等、去夏有其沙汰事也、左中弁重方着行云々、未剋、定能朝臣來、昨日向源納言之許、問拜賀及從事之間事云々、

十一日、壬申、朝間天陰、午後雲晴、巳刻、參日野、如例年、密々儀也、余着闕亮直衣、冬、月次祭、神今食、兼光兼行、兩方上卿不聞及、

十二日、癸未、天晴、申刻、左少弁兼光來、依昨日召也、召簾前問官奏左府參否事、申云、大略不可被參之由所承也、但未承一定云々、又云、歲末公事太繁、仍職事等內々申合行之、官奏事光雅所申沙汰也、荒奏十六日可候之樣奉之云々、又仰侍從拜賀還昇、及可付簡之間事、申云、一日依信

季御敎書、御還昇事、只今奏院了、當日御拜賀之次可仰歟、余云、諾、又申次人左頭中將定能朝臣、明後日拜賀、及從事云々、尤有便宜歟、又奉付簡事、兼光可相存、若有指合事者、可語他五位藏人、更不可闕如云々、又語云、法皇可有一年御服之由議定了云々、

十三日、(甲申)天晴、信季參上、申拜賀之間事等、入夜參女院御方、亥終許、藏人右少弁光雅送書於賴輔朝臣之許、尋官奏參否事、其狀如此、

今年官奏不及月迫可被行之由、所被仰下候也、仍先觸申、左相府候之處、兩度狀如此候、御出仕可候者、隨御定可申沙汰候歟、且爲御不審、内々所言上候也、便宜之次令洩申給、可仰給、仰旨候歟、恐々〔謹〕言、

十二月十三日　　左少弁光雅

進上　修理權大夫殿

禮帋

追啓

左府御消息、内々御覽之後、可令申下給候也、謹言、

余報狀、使入書之、

官奏事内々被觸仰旨承了、聊雖有所勞、可候之由被仰下者、相扶可參仕者也、抑、何日可候乎、如左府請文者、來十六日歟、不被載御消息之間、依不審内々所令申也、謹言、

十二月十三日　　右大臣判

禮紙

逐申

左右早速可被示仰也、二通返獻之、

左府申狀、廿日比以前依灸治未愈、不能出仕、猶十六日可被行者、可被仰他人云々者、抑、不堪奏者、一上定其日、申執政觸職事、下知官底、若有障者讓已次大臣、是例也、而職事問日次觸頁、一上一下未知是非、但公事繁多之間、爲異日是内々令沙汰歟、隆職明日可來之由仰遣了、

十四日、(乙酉)天晴、早旦光雅示送云、諸國不調不堪解文之間、十六日奏難叶歟、若文書相具者必十六日可被行、今夕明旦之間、可申左右云々、晩頭隆職宿禰來、呼繼前問官奏位祿施米等事、是内々事也、官奏事難有光雅之告、未蒙上催、又無一上讓、

然而爲用意也、又所宛申文位祿定施米定大粮申文等、今年未被行、近代多被付官奏之由、隆職令申〔條、〕余云、非一上讓者〔已上次〕上卿不能行之者、隆職云、參左府可尋申官奏事、其次件等公事何比可被行哉、伺形勢、若有被申旨者、可申案內者、抑、元永元年、故殿兩度候給吉書奏、若有由緒歟、依不審先日問隆職、今日注申云、後度吉書奏改元之後奏也者、仍今度不可有吉書奏、去春候之故也、又位祿施米舊文書等、內々持參令見之、隆職語云、昨日依伊勢宮司等問注終日候大膳職、又明日可問之云々、良久退出了、戌刻、頭中將定能朝臣爲拜賀來、〈再拜如恒、〉職事國行〈衣布、〉申之、呼前談語、今日卽從事云々、於內裏及院不拜不舞、是依余命也、吉書內覽之時、關白被出逢云云、於內裏付內侍奏之、〈作指杖進之云々、〉上卿宗家卿、又內裏申次近代多用五位藏人云々、然而故中御門右府、內府等皆六位申之、仍今度以六位令申云々、抑、諒闇中補藏人頭之人拜賀、同皆着橡袍、是流例也、更無異儀、而成親卿着吉服、是花山院前相國、諷諫云々、未曾有例也、今日定能有橡袍也、亥刻、光雅告送云、官奏必十六日可被行、左府一定不可參云々、參上之間、且所令申也、

十五日、〈丙戌、〉仰遣隆職許云、官奏一定、十六日之由有其聞、文書未付哉、又大弁誰人參哉、內々可相告、而申云、未付文書職事以御敎書被催諸國云々、又大弁參否未聞、自是可令申云々、光雅明旦可來之由仰遣了、官奏之間、有可尋之事之故也、有可來之報、

十六日、〈丁亥、〉天晴、此日、侍從敍四位拜賀也、依嘉承二年例、先着吉服、表衣用余表衣下襲已下、侍從舊裝束也、蒔繪劒馬腦帶紺地平緒如恒、是敍四位之後、寂前着亮闇裝束、有其憚之故也、此由見殿曆、卽脫了、戌刻着束帶、

無文位袍、〈表鈍色、〉鈍色平緒、下襲白袙一領、同單衣、〈已上平絹、〉鈍色表袴、〈表紅、〉紅張大口、〈如例、〉黑鞘銀造劒、〈裝束無文帶革、〉鈍色平緒扇、〈白檜扇、無絵、〉笏、〈先々所持之笏也、〉烏犀帶、〈殿上人烏犀、斑犀有兩說、仍問申關白、答云、殿上人用烏犀云々、〉

出立自女院御方、如先々、卽降立殿上、〈卽〉申女院御〔方、〕〈申次經家朝臣、〉須付簡、所々參可及深更、仍只可書入之由仰了、是又略儀非無例、次參院於殿

上口ニ拜、（但不レ拜、依レ未ニ除服給一也、）申次別當右中弁經房朝臣（兼日以ニ信季御教書一仰レ之、）即付レ簡、（撤ニ叙笏一、）六位付レ簡、（是先例也、）湯漬之間、經房着ニ奥座一云々、退出之間、經房來仰云須レ謁、而依ニ念誦之間一不レ召云々、近日御所中間人々不レ參ニ御所一云云、即參内於ニ殿上口一拜賀、（無レ拜、亮闕例也、）申次頭中將定能朝臣、即一度仰ニ還昇事一云々、次依レ召經ニ中門廊方一參ニ御所一、關白被レ候云々、即歸出撤ニ劔笏一付レ簡、（先付レ簡之後、可レ參ニ御前一歟、余不レ仰ニ其旨一、忽失也、但先例共存レ無ニ定法事一歟、）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付レ簡、湯漬之時、頭中將弁基親等在ニ奥座一云々、即於ニ下侍〔殿〕緣邊一着ニ劔笏一經ニ殿上一、自ニ堂上一參ニ中宮御方一、（自ニ堂下一可ニ〔走〕參一、而兼光等相議、付レ便宜レ參レ自ニ堂上一云々、）申次基親再拜如レ恒、次可レ參ニ關白御許一之由、女院有レ仰、而被レ候ニ禁裏一不參侍從歸來語云、關白被レ示曰、遙渡給有レ煩、仍所ニ候儲一也云々、凡如レ此加級之拜賀、强不レ可レ參ニ所々一、而依ニ女院仰一欲レ參之間、被レ候ニ内裏一、尤神妙、次退出之次來ニ余第一申、余及内房共再拜如レ常、（申次共殿上人季信也、及ニ深更一家司等不レ候逢ニ之故也、）先々參ニ候女院御所一、欲レ出之時、先以拜レ之、而今度依レ可レ及ニ深更一、忍出之間歸來拜レ之也、即呼ニ入簾中一、羞レ食、次歸ニ參女院御所一〔了〕、

今日共殿上人經家朝臣、宗雅、季信、共諸大夫國行、兼親、衛府長、（左番長忠武（亮闕）布衣也、）小舍人〔童〕裝束標、上下黄衣、共ニ人々一皆亮闕裝束也、侍等各有ニ所勞一不レ參、路間雜色二人擧ニ松明一、在ニ車前一、（是家例也、）

今日着ニ位袍一事、兼思慮所レ令レ着也、嘉承二年、故殿叙ニ四品一之後、任ニ中將一、又被レ聽ニ還昇一、三事相混一度拜賀、即被レ着ニ位袍一、且是吉例也、但彼者中將拜賀也、依同（○同一本作レ府、）官之儀、着ニ位袍一也、聊以有レ疑、〔今度〕不レ可レ有ニ此儀一、殿上侍臣拜賀之時着レ椽例也、若可レ用レ椽歟、猶豫之間、重廻ニ思案一、未レ被レ仰ニ還昇一、已是地下也、隨又四品拜賀着ニ其位色一、尤得ニ事理一、縱已雖レ被レ仰ニ還昇一、叙ニ四品一之拜賀日、理須レ着ニ位袍一也、加レ之、有ニ嘉承之吉例一、旁所レ令レ着ニ位袍一也、

今日欲レ被レ行ニ官奏一、未剋、隆職宿禰來申云、不レ堪ニ解文一、六ケ國已進レ官了、只今令レ廻ニ七弁一者也大弁共申レ障、（左大弁所勞、右大弁未ニ拜賀一、）仍付ニ光雅一申上了、以ニ御教書一被レ責ニ左大弁一之由所レ承也、直弁左中弁重方申ニ可レ參之由一、又申云、昨日參ニ左府一、申ニ官奏已下事等一、命云、依ニ灸治未一レ癒、不レ可レ參ニ官奏一、此旨觸ニ職事一了、仍右府參入之由所レ聞也云々、隆職又申云、所宛以下、數ケ公事未レ被レ行、何樣可レ候哉、命云、近代多被レ付ニ官

奏、右府定被行歟、隆職又申云、如此公事以一上御讓、已次大臣行之由、先々有其仰、今度若被仰此旨者、何樣〔可〕令申哉、命云、尤可然、但爲他人者、早可讓之、彼御邊可異他、得而令讓申之條、有其恐憚、若有事尋者、如此令申之由、得心可披露者、左府御命如此、於今者隨御定可相存、今夜先可被付何〔等〕事哉者、余仰云、可被行公事、所宛位祿施米大粮等之中、今日雖可付行、所宛位祿等初度四ヶ事如何、可加施米歟、隆職申云、位祿定今夜不可叶、文書未相具、加之、右大弁聊有申旨、件定和奏之次、被行歟、尤可〔然〕歟、右大弁可參不堪定、而初度執筆如不堪定之條、有所憚、仍先欲令位祿定之由令申云々、余仰云、文書不具之條、所申不當、但右大弁申旨尤可然、今夜不可有位祿定、〔然〕者所宛申文許可被行歟者、隆職退出了、酉剋、光雅送書云、依大弁不參延引了、來十八日可被行云々、又云、今日依大弁沙汰、院殿下度々往反日暮了、明日明後日之間欲參入、如何、可隨重仰云、報云、雖何日可被光臨、但於今者同事也者、同刻關白被示同狀、戌剋、隆職示此旨、仍不參內、

〔十七日、戊子陰晴不定、終日見荒奏記了、〕

十八日、己丑、天陰不雨、此日不堪荒奏也、先行不堪申文、〔又〕付行所宛大粮等申文、大粮式相副所宛文、申云、依永萬元年例也、申刻、右少辨光雅來、余出逢、光雅仰云、今日官奏一定可被行、左府申、所勞可令參勤者、申承了由、此次余示云、不堪奏者、依一上讓已次上卿候之、今度無其儀、或又依上催而雖有内々御告、未蒙其催、仍聊殘不審、一昨日申可見參之由爲申此事也、今已被仰下、勿論者、光雅云、仰旨可然、即存可參〔詣〕由之間、依大辨逍遙、事及大事、院内殿下三方奔波之間、于今遲々、爲恐不少者、又云、右大辨未拜賀、左大辨此兩三日依關白仰、數十度雖相催、敢不領狀、關白被仰可申院之由、唯今爲奏事由、參院之間申可參之由、仍奏聞云々、示乘燭以前可參之狀、光雅退下了、酉剋、隆職宿禰來、呼前仰今日可被付行之事等、申云、所宛申云先被行之可宜、依永萬元年例、欲相副大粮哉申之如何、余諾、隆職即參陣了、戌刻、着束帶、色目如除目日參內、依無便宜、不經床子座前、去春依爲初度、強經床子座前、後々不可必如然、可隨便宜之故也、直着陣〔奥〕座、即左大辨俊經參着橫切座、我座程、余示云、先可有所宛申文、可副大粮式也、俊經申云、件式未持參、重遣召了、余云、若依其文可懈怠者、強不可待之、只可申所宛文也者、俊經起座向床子座見文、余計程着外座、引直下襲、北裾纓垂自長押、以扇直沓、以官人令置軾、頃之、左大辨着橫切座

上頭、申云、申文、余目之、大丞、稱唯顧左、次左少史祐重捧書狀、參候小庭、西面、余目之、史稱唯趍進着軾奉書、余置笏奧、以左右手取文置前、所宛文(黃紙)一通、大粮式(黃紙)一卷、此中卷籠別紙納祉春勘文(白紙)一通、已上卷籠一禮紙、無內外結緒、押申所宛文許之時、先例必副鈎匙文相副大粮式之時、不副鎰文之由、隆職所申也、所習傳如此、頗又永萬例同之云々、史揖座定後披禮紙押文於右展張如常、先是所宛文、繼持右手、座奧見也、卷之置禮紙內左端、次取大粮式披之取所奏○奏一作宛、加之、主稅寮勘文如本置禮紙內右端、見大粮式、摻持右手、至奧見如初、訖置終取所於前禮紙上也、卷之、置紙內左端、所宛文同所、更取主稅寮勘文、端兩三枚披見、不至奧、件文爲合文、副之、不可必見盡之故也、卷之取大粮式、如本卷籠表紙中、置禮紙左端、如本卷加禮紙作置撥廻、指出置板敷端、史取之開禮紙、先結申所宛文、其詞不見、余目之、史稱唯卷文、置禮紙左端、次結大粮式、其詞不見、余目之、史稱唯卷之、不結申主稅寮勘文、例也、加禮紙取副杖揖退出、余取笏、史欲起問也、已上所宛申文儀、次左大辨起座、余未示氣色早速起了、向床子見不堪申文文書、頃之、大辨復座申云、申文、余目之、大辨顧左右大史、成舉持書杖、候小庭、余目之、史進軾奉文、余置笏取之置前、不堪申文六通、各卷重、開發解文、有結緒、無副文、其上卷禮紙、無外結緒、指入鳥口片枝、目錄一通、橫指之、件目錄一座披取之、置文奧方、史揖了後披禮紙、目錄先押遣奧方、押文於右、展張如常、取目錄披見、或九月一日恒例也、卷之置禮紙內左端、次引寄不堪文於中程、解結緒引展禮紙上、此時頗引左、押文於右方、向緒內右端也、先取一通披見、先見不堪解文、次開、見開發解文、各至奧見之也、件解文卷重也、六通皆同前、禮紙頗左方、緒內中程也、目錄在緒外、每見訖如此置了、如本結、右下地片匙、押左方、卷禮紙、目錄同卷籠之、但緒外也、作置撥廻指出、置板敷端、史取之披禮紙、取目錄、結申之、國名少々ハ音讀也、少々ハ訓讀之、余目之、仰詞中給へ、然而只曰之、近例也、史稱唯卷文、加禮紙取副杖、此間余取笏、退出、已上不堪申文儀、次大辨依余氣色日也、起座、向床子座見奏文、此間經數刻、關白被向直廬方了、良久大辨着座、申云、奏、余目之、大辨顧左、次左大史周業指奏文於杖、參小庭揖候、如常、余目之、周業稱唯揖趍進、屈行膝行着軾、指寄書杖、余置笏奧、以左右手、拔取奏文置前、今度以黃勘文、卷籠目錄內、指內結緒禮紙上、又有結緒、以鳥口片枝指其緒中結目中、史揖、座定之後、余刷衣裳解緒、自右方引拔、二陪倍カへ引折、小撚置文右邊、以鎰方爲余方、披禮紙、以右手展張右端、押文於右、以左手展左下上、更引書於中程、不解結緒、引拔黃勘文見之、右手摻持、至奧見之、先目錄左右端右手指中

指、即繆加勘文見也、其廣紙二陪（倍カ）折程也、（勘文奥日載、今日即申文日也、）訖置繆取之取於前、（禮紙上、）卷之、目錄如本卷上指、結緒押寄左端、乍置押卷、取緒結之、（片銘無下結、以其銘、今一通指紙也、）乍置撥廻、指出置板敷端、史取之手、（左右）開置板上、（此間余取笏、）取不堪解文一通、（不開目錄、可尋）之、披之申云、可候文六枚、余無答、史不唯卷之、指緒加禮紙、副杖揖退下、次余問大弁云、弁誰カ候不、申云、左中弁、（不加朝臣、可尋之、）次余以官人召弁、（其詞左中弁、コナタニ、）次左中弁重方朝臣來着軾、（取笏揖候、）余仰云、內覽重方微唯揖退下、先參殿上方、關白坐直廬、仍經陣座下南、出妻戸、參直廬、內覽了、關白參御所、重方來就軾、（取笏如初、）云、可被奏候者、即欲退、余目之便奏申、（依為殿上弁也、其詞曰、不奏候、）重方退歸了、此後經數刻、（御殿御裝束遲々歟、）歸就軾、（不取笏、）仰召之由、（其詞不聞、）余目之、重方退歸、大弁起座了、次奏、史周業捧書狀參入小庭、敬屈而立、次余起座、經陣座前屛西頭、（年來立蔀、而自去春改之為屛、）進弓場殿代、（路間主殿官人取松明前行、隨身經小庭當中門、相從、同取松發前聲、史捧杖同相後、）門北腋妻戸間南頭砌外北面而立、（無揖、）次史跪余右腋、捧杖、余指笏於腰、取杖、以左右手取之、（杏當口程、以指挿之、烏口片拔為下持之、本以右方為上進之、而其杏動、仍令杏右下、是有兩說事也、共無其難、今擬便宜用之、）昇自小板敢、（無揖、）經殿上々戸、及年中行事障子南等、（此間立留、刷下重裾、）從同障子西進北、跪北長押際、（去夜押三四尺許、以左膝為先、小向寅方、）深揖小起揚候天氣、居、主上目給、余稱唯（高長）訖起揚ハテ不揖起、（先右足、）昇廣庇、（先左足、）西行、（寄南、經內裏、經燈爐綱東心也、）自御座東間顏西程斜乾サマニ屈行、跪御座間長押下、（去長押三尺許、先右膝、）膝行三度、（為先右膝猶頗乾サマニ膝行也、跪之時、先右膝ヲ突、）昇長押、（小笏帶左、先右膝、）屈行一兩度、（先右膝聊屈シテ膝行也、）跪居に居定テ向小敬屈シテ、押杖於右（押左手也、）指寄之、（高サ御胸程也、）主上披取文置前給、余取直杖、逡巡一兩度、（小屈膝行之時程也、）降長押（先左膝、）逆行三度、（不屈也、）小向艮起、（先右足、）東行、寄北、迄御座東間、東程大輪右廻、寄南進西、跪圓座南邊、（先左膝、）一兩度膝行、（先右膝、）居圓座杖ヲ横サマニ持テ乍逃右膝深揖直シク居、直乍持杖候、（此杖不刷下重、是頗「便」也不改、居〔敬屈〕、）次主上解結緒、引延其上、披禮紙押文於右、（屈張禮紙左右已下給、常左右共先上チ引延給也、）小引遣、中程テ不解下緒、拔黄勘文、右御手御持、（目錄同繆加給也、）御覽（不至奧半許御覽也）訖、置繆持給之所、於前如本卷之、加目錄指緒卷禮紙（ハ卷テカタニ取結之、上卷ヲ給之、無下緒、片懸、）頗指出置給、（不取廻給文、上在端方、）即余置杖於前、（橫小西ニ進メテ置之、去圓座一尺許、）不揖退起、（頗巽方サマニ退也、）撥合袖起、（經圓座東也、不立廻也、）屈行、如初膝行、（此度モ小向乾、仍先突右膝也、）

昇長押、又膝行三度、敬屈取書、（左右手先以左手取之、引副右手也、）取廻巡胸〔間〕引當、小敬屈逆行、（昔首左押也、）降長押如初、大輪廻歸着圓座、（其儀一如初、但不揖、）置文於前居、直以手竊引寄下重、刷衣裳平緒等、解結緒、引延其上、開禮紙、以左手抑文、以右手引延禮紙右上下、押文於右、（右手、）以右手抑文、以左手引延禮紙左下上、更引寄、書於禮紙中程、拔取黃勘文、（不解結緒、）引當胸、更押右腋、（腰已上捻向也、）拔之（目錄許）也、推合更向前小開結申之、（申セル事、詞頗高ク申之、如恒、）其詞曰、伊賀、伊勢、遠江等國司申、當年、佃不堪田坪付文、申上申事、（所載目錄之國、六个國也、越中、因幡、淡路、已上三个國、分明不識中、只氣色許也、）訖押合候氣色、主上目給、余微音稱唯、〔引〕懸文端於左手、（小令有聲也、）卷之、（與稱唯同時卷訖也、）如本指結緒、書小左方押遣取置、卷禮紙結之、（右下結片匙、）左手取書、右手取杖、以杖打懸書上、（左大指入緒匙中、是故實也、）深揖退起、（此後自座後退也、先右足、）右廻寄北東行、降長押、（先右足、）經年中行事障子東、入自上戸、降小板敷、（隨身直履可置之、取之尤失也、）立本所、（北面隨身〔發〕前聲、仍不引沓、）次史來跪余右方、余右手取加書杖給之、史取之、余拔笏、（不揖、）左廻經本路歸着

仗座、史路間指書於杖相後、隨身從余經小庭、郎出宣仁門代了、余座定直沓之後、史直來就軾奉書、余置笏取書置前、史座定後解結緒、自右方引拔、二倍引折、小引捻置文右邊、開禮紙自右方拔取之、引張之、置板敷端、史取之置杖上、次余引拔黃勘文、見目六端如本指之乍置搾廻指出、置板敷端、史取之置禮紙上、引拔黃勘文開目六端令見之、除目之（仰詞云、今諸卿定申〔云、〕然而只目之也、先例也、）史稱唯卷文、如本指之、更拔取文一通、（此間余取笏、）拔之申曰、可定申文六枚、余不奏、史不稱唯、即卷文指之、加禮紙、此間余自懷中取出扇、小開以其妻擧遣緒（用右手也、）史取之結文、加杖退出、次大辨起座、次余起座退出、（不撤軾例也、）于時亥四點許歟、御裝束之間、經程之故也、今日、大辨爲見所宛文退下之間、藏人勘解由次官平基親來就軾、仰云、以阿闍梨勝遍令修太元法者、（竊云、當時阿闍梨實撰也云々、）余目之、奏文內覽之間、召右少辨光雅於軾仰之、光雅微唯退下、今日、關白被候御帳西間几帳內也、（衣冠歟、）

十九日、（庚寅、）陰晴不定、女房密々參廣隆寺、今年每季所詣也、申刻、左大臣周業、持來奏報、家司行賴着

束帶一申也、自二今日一有二院歲末御懺法一云々、今夜、公卿御佛名一夜儀云々、

廿日、辛卯天晴、入レ夜小雪、戌刻、少將顯家申レ慶、職事良盛申レ之、召二簾前一謁レ之、亥剋、右大辨長方申レ慶、同人申次衣冠、稱二出行之由一不レ謁レ之、先例也、子剋爲二方違一參二女院御所一、

廿一日、壬辰天晴、今夜瑯慶來二夜居一、女院密々渡令二聽聞一給、今日官奏事、尋二申關白一、問二光雅一、共返答、廿六七日之間可レ宜云々、但左府參否自レ是可レ告之由光雅所レ示也、

廿三日、甲午晴、入レ夜定能朝臣來、語二佛名事一、藏人頭仰レ鐘之時、於二鬼間一可レ仰之由、宗家忠親等卿示レ之、是奏二事由一、被レ仰二可レ始之由一時、便於二鬼間一傳二六位藏人一仰レ之也、於二五位藏人一者、不レ可レ傳二六位一故、向二小板敷一仰レ之云々、賴雅卿云、雖レ頭猶小板敷宜歟云々、然而兩納言之說、理可レ然存、可レ用二其說一之由間、關白參二入於殿上一、有レ召卽參上、被レ仰二可レ奏事由一〔旨、〕卽奏聞歸參、申二可レ始之由一、卽關白被レ仰レ鐘、仍更不レ能レ向二鬼間一、便於二小板敷一仰二六位藏人一〔了〕云云者、以レ之思レ之、上卿奏二事由一之時、雖レ頭於二小板敷一可レ仰也、近代佛名、多職事直二奏事由一、仰レ鐘云々、今度被レ用二正禮一歟、又語云、亮閑年栢梨有無不審、然而今度有レ之、隆季忠親等、諒闇年有二栢梨一之由令レ申云々、又有二名謁一云々、又語云、右頭從事之日、傳二內侍一奏二吉書一、不レ指レ笏手取二奏之一、大失之由、忠親雅賴等嘲レ之云々、但光能以二左府一爲レ師云々、此事不レ問二左府一歟、尤不審々々、今夜、請二駿河尼一能說、令レ誦二法花經一、女院爲レ聞レ之、密々令レ渡給、又定能云、不堪定、左府可レ參之樣被レ申之由、光雅令レ申云々、

廿五日、丙申晴、入レ夜實遍阿闍梨來二夜居一、女院爲二御聽聞一、竊以渡御、

廿六日、丁酉天晴、寅刻許、光雅送レ書云、不堪定左府不レ被レ參、早可二參勤一、他公事指合之間、不二參啓一云々、申二承了之由一、卽仰二遣大外記大夫史等可レ參之由一了、未刻、大外記賴業與人參來、呼レ前有二障事一不レ出二客亭一、召二簾前一明日可レ有二不堪定一、可レ催二諸卿一之由仰レ之、賴業微唯、內々申云、去夜依二光雅告一豫催レ之、權中納言實綱、右大辨長方等〔可〕レ參之由令レ申、其外未レ申二散狀一云々、此次賴業申云、公卿分配久不レ被レ行、此間可レ被レ行之由、一日比申二左大臣一、命云、官奏之間、若出仕者、於レ陣可二申出一

者今官奏不二御參一、何様可レ候乎、余云、如レ此一上取
行之事等、不レ蒙レ催之外、已次大臣不レ能レ行レ之者、頼
業云、然者今日參二左大臣亭一、伺二形勢一、若有レ可レ申事
之由命一者、可レ申二案內一者、余諾、又仰云、只相二調文
書一、於二陣邊一可レ示二左右一、歳末忩忙更參來、可レ有レ煩
者、今日頼業申事等、
一亮闇年、除目先有二敍位一、仍臨期被レ召二十年勞一勘
文、兼不レ加二入宮一、又兼日無レ廻二見大臣家之儀一云
云、被レ召二十年勞一事、不レ見二舊記一如何、
一二省奏同臨期、依レ召進レ之、
一召二轉任勘文一、不レ召二宿官勘文一、
一不レ被レ敍二院宮當年給、及氏爵等一、但近代間、被レ敍二
院宮未給一云々、
一長保亮闇之度、都無二敍位一云々、
一天暦寛德、共依二御忌月一、二月被レ行二除目一、猶被レ加二
行敍位一云々、
一件敍位、當日不二入眼一、不二請印一云々、
一公卿分配、雖レ非二參議一、大辨書レ之、定例之故、俊雅
卿書、如二祈年穀定文一云々、而俊雅固辭不レ書レ之、
仍以二少辨一令レ書レ之云々、又當時左府不レ奏二公卿
分配一云々、
暫而退出了、酉刻、大夫史隆職參入、同召二簾前一仰、明
日可レ有二不堪定一、可レ調二文書一之由、隆職申云、明日有
レ政、左大辨可レ參之由令レ申、（但不レ可レ參二不堪定一、）右大辨申下可
レ參二不堪定一之由上、（不レ可レ參レ政、）云々、又明日右兵衛督可二着
陣一云々、又可レ被レ行二流人事一、依二延暦寺訴一前兵衛尉
源義經一、（爲義一族、）依レ煞二害根本中堂衆一、可レ被レ配二流佐渡
國一云々、又申云、去廿三日左大臣仰云、候二吉書及荒
奏一之大臣、無レ故有下不レ參二和奏一之例上哉、若他大臣
候二和奏一者、更有二吉書奏一之例哉、可レ勘二申件等例一、
又可二參入一者、卽檢二元永例一、（故殿候二吉書奏荒奏等一、右大臣（久我相國）候二和奏一之例也、）
相具參入、左府宣云、右府已被レ候二兩度奏一、今何不レ可
レ被レ參二和奏一哉、若有二由緒一歟者、隆職申云、殊有二御
障一之由不二承及一、凡於二不堪定一者、依二一上讓一、已次候
レ之、而於二荒奏一者、一上依レ申二給障一、職事令二催申一、卽
御參勤了、余奏云、可レ參之由閣下令レ申給云々、仍若
有二御參一者、無二左右一難二參勤一、加レ之、元永例如レ此、
隨上﨟御參否可二左右一之由、有二御氣色一旨、內々所
レ承也者、左府重宣云、尤可レ然例又炳焉、但猶非二打任
事一也、可レ觸二子細於職事一、汝早參レ陣可レ示二光雅一、若不

候内裏者、以六位史可傳示者、其狀云、候荒奏之大臣無故不候和奏之事、尙非打任事、隨又且可依人事也、右府已被候兩度奏、至和奏以謂一上無左右參勤之條、尤有所憚、仍所猶豫也、先日催之時、無左右領狀尤失也、但只今非有故障、必可參勤者、非此限、所存如此、猶以此趣可基達者、隆職卽參內、光雅不候、仍以六位史行基觸光雅、光雅答云、史申狀猶不審、只今參向、可承子細者、卽以行元申此由於左府了、日來次第如此、爲御不審所、申子細者、余云、今曉光雅全不示此子細、只左府不可參、早可參勤之由也、仍無左右領狀了、若聞此子細者、尤可思慮事歟、但於今者勿論事〔也、〕余問隆職事等、

一後不堪申文事、

隆職申云、近代此申文不見、但謂後不堪申文者、假令八月卅日以前、可申不堪佃田解文、而自然遠期申之名也、仍件申文奏之時仰詞云、使諸卿定申云、卽是當年不堪荒奏仰詞也、普通謂後不堪者、當年不堪定時、逐年不申之國者、諸卿申其年、年帳奏定後可定申之由也、仍和奏之度不蒙裁許、留官底、其後副任府所勘文、後々奏之時所副申也、謂之後不堪也、其度依件勘例、被裁許也、於遠期之後不奏申文者別被行不堪定也、仍定文端其年不堪佃田書也云々、當年不堪定不合行之云々、

一荒奏日、先有當年不堪申文、其時不加他文、是例也、而有相加之例如何、（見永久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堀川左府荒奏日記、）申云、此事不相存事也、假令推之非定已畢、可被裁許之文歟、以前所令申之遠期之後不堪之申文歟、是當年不堪解文後不堪解文相副令申歟、於理無妨、然而近代未見及、又其例不覺悟者也云々、

一有政之日、或先於結政見奏文如何、

申云、是常事也、但近代々初、若吉書奏等之時、間有此例、其外殊不見、是依有作法之煩歟、就中、於明日者、右大弁不可參政、左大弁不可參定、仍不可有於結政見奏文之儀云々、

一史結申文之時、不申司字歟事、

申云然也、

一當年不堪解文付官之後、改任國司之時、若有相

替事一哉、
申云、不レ可レ然、入二奏文一事ハ、全不レ可レ依二國司之改任一、是則雖レ避二其國在任之時一、不レ申二不堪一者、可レ有二負累一、卽以二前所一令レ申レ之、後不堪之申文之類同事也、但是ハ合レ期進レ官、仍雖二國司改一非二後不堪一也、

一非二當年不堪一二度奏之外、臨時官奏之時一、後不堪若減省等之類、有二内結緖一哉、
申云、過二三通一者、皆有二結緖一、相二加當年不堪文一之時、於二例文一者無二結緖一者也、是則當年不堪文爲レ令レ有二差別一也、

一荒奏度有二副文一之時、卽裁許同二和奏度一、黃勘文ニ細紙ニ書、奏報押レ之云々、是定事歟如何、
申云、是定事也、官故實也、

一同國文數通入奏事、
申云、三通以上者官入也、除二五通一之時、申二執政一依レ仰入也云々、

一於二陣大臣一見二奏文一了給レ史、史申〔所〕可候之文(大イ)數之時、開二目錄若定文一令レ申歟、將又取二解文一一通一令レ申歟、
申云、家所二習傳一、引二拔黃勘文一、荒奏〔日〕ハ開二目錄端一申レ之、和奏日ハ、披二定文端一申レ之、但舊例或開二解文一一通一申レ之、雖レ非二殊失一、尙不當事也、其理不レ可レ然之故也云々、

一和奏日奏了、歸レ陣返二給文於史一之後、史更申二成文一、定申セル文之間、取二何文一哉事、
申云、一說にハ、唯引二拔黃勘文一、開二定文端一、先申二成文一、次申二定申セル文一、一說ニハ、先取二解文一一通一申二成文一、次開二定文定申セル文一云々、但初說爲レ善云々、

一件定申セル詞、近代可レ定二申文一ト申如何、
申云、然也、是謬說也、家所傳定申メルト可レ申也云云、

此事尤有レ與、堀川左府記中有二所見一、已以符合者也、

一難書事、
申云、上卿此文有レ難之由ヲ仰レ史、下ヨ給史一、折ニ文端一不レ指レ緖、別ニ卷ヨ加禮紙一退下也云々、

一不レ注二受領一下官署文、上卿返難之時、定文注不二言上一歟如何事、

申云、此事先例不二覺悟一、實權儀也、
一今度副文事、
申云、伊勢上總越中等國、後不堪各一通也、
明日秉燭以前、可二參陣一之由仰了、
申云、直弁中弁不レ參、兩少弁可レ候云々、件〔蹔〕可二參
政一云々、若政遲怠者、定及二夜漏一歟、但日沒以前相二
具文書一可レ候二陣頭一、於二右大弁及隆職等一者、不レ可
レ參レ政者、良久退出了、
戌刻、參二女院御方一、（余直衣、隨身布衣如レ恒、）依二御佛名一也、參入公
卿、余、左兵衞督成範、（束帶、）右大辨俊經等也、奉行別當
經家朝臣、判官代季廣、藏人一﨟菅原定家、殿上人左
中將泰通朝臣、已下十餘人名謁之時、經家朝臣問レ之
如レ恒、被綿、奉行判官代役レ之、祿、成範俊經泰通〔等〕
取レ之、
廿七日、（戊戌、）天晴、此日有二不堪定和奏、及位祿定、施米
定、公卿分配等事一、（不堪定和奏者、依二上臈一參勤、位祿施米者、左府以二隆職一、有レ被レ示旨子細見二去十六日記一、公卿分配者、賴業申二左府一、以二彼許一今朝告レ之、）申終、日未レ沉二西山一、着二束帶一、（諒闇、束帶、色目如レ恒、）參
內、先於二陣腋一（不レ經二床子座前一、依レ無二便宜一也、子細在二先奏記一、）問二事具否於隆職一、
申云、直中弁不レ參、左右少弁可レ參、而政未レ了之間
候二結政一、又六位史等未レ參者、仍不レ着レ陣、先參二御所
方一、（先レ是、權中納言實綱、右大弁長方參候、）此間、關白（衣冠、）參入、余問申云、歸
レ陣給レ文之時、先下二不堪文書一、次下二副文等一、是定例
也、而或說先下二副文一云々如何、答云、此說未レ知者、
余又申云、今日合行公事太多、奏以前行二位祿施米一、奏
以後可レ行二公卿分配一、且ハ先例有下可二相准一之事上之
故也、而弁史未レ參之間、官中事雖レ行、㝡前行二公卿分
配一、頗不穩歟如何、命云、先被レ行二公卿分配一、尤可レ宜、
更不レ可レ有二次第一、如レ此事唯可レ隨レ宜也、余亦申云、
若然者位祿定、可レ用二外記硯一歟、如レ斯混合之時、雖二
官中公事一、用二外記硯一、雖二外記方事一、用二官硯一、是定例
也、但於二不堪定一者、用二外記硯一之例不二覺悟一、頗可
レ有二思慮一歟如何、命云、位祿定用二外記硯一、何事之有
乎、於二不堪定一者、猶不二穩便一、然者、只公卿分配了、即
可レ撤二外記硯一、以二官硯一用二位祿不堪等一、得二事宜一歟
者、所レ命可レ然、仍先行二公卿分配一、次位祿定、次施米、
次不堪定、次和奏也、
公卿分配事、
余着二陣奧座一、即移二着外座一、以レ扇直レ履、便官人置（候イ）
レ軾、次右大弁長方着二横切座㝡末一、次余以二官人一召二
大外記賴業一、仰云、公卿分配例文持參れ、賴業稱唯退

去、次六位外記、持例文筥、直進軾置余前、余置笏引寄筥、外記披笏退下、更取硯置参議座上頭、(須二人持参也、而同外記勤両役、不可然、若六位一人候者五位持参筥、六位可進硯也、)次余見例文、(不必待置硯畢、)如本入筥、(只納年々例文一巻、有裁(○裁一作識)儿例文紙ヲ細ク切テ、今度可配之人名ヲ書テ押之、此他全無他文、)取笏自参議長方起座、更進着座上頭、正笏候、余又目之(此間實綱卿若奥座、)長方揖墨染筆取出大間書、作持引放禮紙、置大間書於前、禮紙ヲ自端奥サマニ巻之、(可尋、)置硯下、巻返大間書、取副於笏候氣色、余披置例文、先讀曰、女王祿、参議藤原朝臣長方書之、此後余不讀之、長方以折紙書之、(件折紙外記書出之、擧入硯筥也、)長方書可巻々々、(依紙奥不余、不放之、又不加禮紙、)取副笏押硯於奥揖、(先不候氣色、可尋之、)進來余前、揖置笏進之、余置笏取之置前、長方復座之後披之、(右手雖持見之如恒、)見合例文、所押付之人名無誤、但不入日、仍如本巻之、示此由於参議、参議進來返授筥、(取出例文置座前、)以官人招職事、(仰官人云、職事一人コナタヘ、不知参候職(事カ))定文長方、入日又持來、余取之如初、纔見巻之入(又不可指其人、仍如此仰也、)次藏人中宮大進平基親來、軾、余置笏付筥、仰可奏之由、(先可内覧之由含之、)公卿分配可奏不有兩説、土御門右府不奏之

云々、而検二東記被奏之由見長久三年十二月廿二日記、加之、關白又被奏之云々、仍所奏也、關白在里第之時、以外記内覧、以職事奏聞也、

基親取筥参進之後、良久不歸來、實綱卿云、關白若御退出歟、發前驅之故也、余云、依官奏着衣冠参内、只今更不可有退出、疑被向直盧歟、若又他人歟、可被尋歟、官人申云、右大將被退出也者、次基親歸來、返給筥、(無仰詞如何、)次余加入副文、以官人召外記大外記頼業、参軾、余置笏押出筥、頼業取之、余仰可告廻諸卿之由、頼業稱唯退下、次余示参議、使六位外記撤硯筥、余先不堪定用外記硯之例、不覺悟之由示兩卿、兩卿同稱未見此例之由、但實綱卿云、先有條事定之時、以官硯可用直物之由有所見、盍被准哉、余云尤可然、但撤外記硯、更召官硯、有何煩、殆可謂正禮、何強求准據例乎、指而有例者、非此限者、實綱稱善、

位祿定事、

外記撤硯了、長方申云、此後可被行何事哉、余云、先位祿定、次施米定可宜歟、且又如何、兩卿申

可宜之由、即長方揖起座、向床子座見文書、頃之、復座申文書候之由、余仰可召之由、長方史可持參文書之由直仰之、(以官人可傳歟、)次史捧筥趍進、直着軾置余前、余置笏引寄筥、他史(持)硯筥置大弁座前、(自下方置之、)余見文書等、(件筥納國目錄一通(黃紙)諸大夫命婦等歷名各一卷、(共黃紙或白紙云々)主稅寮別納租穀勘文一通、(白紙)出納諸司無兼國之人夾名一通、(黃紙)去年定文二通、卷重之、爲一通(共白紙一枚、禁國分一枚、殿上分無禮紙、)已上六通無禮紙等、)歷名二卷、主稅寮勘文等端許見之、自余至奥見之、隨見訖置筥奥方、只留目錄一通於筥中、(件文中端書云、可給當年位祿衣服諸國(云々)、惣紙廿二ヶ國、)取笏以官人召右少弁、(件人位祿所辨也、雖豫尋聞之、臨期不審、仍問大弁之處、申右少弁兼光之由、余曰右少弁之由、所覺悟也、可被尋歟、長方見位祿文、書之次問之、復座之時、申云右少弁也、申僻事了云々者、)〔授筥(置笏如恒、已下効之、)〕仰可內覽奏聞之由、光雅取之參進、又移刻歸來返給了、余不結申之、又無仰詞、(御覽之ツト可仰歟、)次余返入文書於筥、目大弁云、例文在筥可進歟、即大弁來授例文、(乍卷重、所授也、)大弁取之復座書訖、別々卷之、(可卷重歟、可尋之、於例文者如本卷重也、)副例文(合三通也、)持來、大弁復座之後披見之、見合例文、共入筥、(若定文卷重進之者、引放一卷之入筥也、)以官人召右少弁光雅給定文二枚、先披見禁國分、(是出納諸司也、)下之、光雅取之結申云、殿上分國々、余目之、(給禁國分結殿上分如何失錯歟、然而余只目之、)光雅稱唯、卷之置前、次披見殿上分下之、光雅取之結申云、禁國可給人々、(給殿上分結禁國分之失也、然而余只目之、)遂光雅稱唯、卷之持二通退去、次余仰大弁、使史撤文書筥、(不撤硯筥、依可有不堪定也、)

施米定事、

史撤文書之後、依余目、大弁向床子見文、小時復座、申文書具之由、余仰可召之由、大辨仰史如位祿、次史持筥直着軾進之、余置笏引寄、史退下、余見文書、(件筥納東西北僧數夾名三結十五卷、一結五卷(已上白紙有檜木軸色紙表紙紐等)人數米鹽勘文、卷重爲一通、加禮紙、(已上白紙)抑、件十五卷文入筥、次第東西北入之由、先日隆職令申、而今日次第東北西也、可尋之、)先披置兩勘文禮紙於筥中、(押折置之、)乍卷重引開々々見之、如本卷之、加禮紙入筥、(不奏米鹽勘文之時、引放件勘文奏之、置筥外奥方、卷人數勘文、加禮紙、)若共不奏者如本卷之置筥外、次三結文各引披一卷、(不解結緒也、)端許見之、如本結紐指加之、悉皆見了、以官人召辨、(仰云、弁ハ誰カ候、可召者、當時所候兼光光雅也、仍仰此由、施米定不可必召位祿所弁之故也、又乍置見光雅、不可召他弁、仍只仰可召弁之由也、是當時令案也、非指作法、)即右少弁光雅參軾、余置笏抑出筥、(十五卷文、及人數鹽米皆卷放、無留座文、)仰可內覽奏聞之由、又奏曰、依年來例ニハ史ヲ加遣サム、光雅微唯退下、

人數米鹽勘文可奏哉否、先例不聞、

奏二米塩勘文一例、

長元二年六月十七日、小記云、古者不レ奏レ之、

依二近代例一奏レ之、

長元八年六月廿五日、二東記云、奏二米塩勘文一、

又九條殿年中行事意可レ奏レ之、

又治暦四年、民部卿俊家奏之由見二江次第一、

不奏例、

北山意殊不レ可レ奏レ之、又常途例不レ奏レ之、不レ遑二注載一、

奏二人數勘文一例、

同前、

兩勘文共不レ奏例、

久安三年七月廿七日、宇治左府記云、年來依二北山意一不レ奏二塩勘文一、奏二人數勘文一、而依三行事不二同説一、兩勘文共不レ奏之云々、

奏二米塩一不レ奏二人數一例、

未レ勘二得之一、無二其例一歟、

上件例如レ此、素須レ據二長元八年二東記、及九條年中行事等意一也、然而北山意、及久安例、都難レ棄レ之、仍爲レ蒙二先達訓一、尋二申關白一、報答云、如レ數可奏レ之、所存如レ此者、仍所レ奏也、

次奏聞了、返二給之一、余置レ笏引二寄宮一、不二結申一也、光雅仰云、聞食了者、〔御覽之ツト可レ仰歟、又加二遣史一本問食了ト可レ仰也、今仰詞頗荒涼歟、〕即退下了、次余仰下可レ撤二文書一之由於大辨上、大辨召レ史、余仰下以二官人一可レ被二傳召一之由上、仍仰二官人一召レ之、次史參上、直欲レ參レ軾、仍先候二小庭一、可レ待レ召之由仰レ之、仍候二小庭一、余同レ之、史稱唯參レ軾、余置レ笏押二出宮一、史取レ之退下、次余仰二大辨一云、依二年來例一、加二遣史一々、大辨起座、〔可レ徵唯一歟、〕向二床子一、是仰レ史歟、次復座、〔此度若二我座一、〕不堪定事、

大辨復レ座之後、余問二不堪文書具否一、申二具候之由一、次余以二官人一召レ史、々參二候小庭一、余仰云、不堪ノ文書、史稱唯退下、

召二不堪文書一事、或仰二大辨一、大辨仰レ史令レ進レ之、如二位祿施米等一是常説也、而家例多召レ史仰レ之、尙依レ不二一決一、申二關白一、報云、如レ所レ命召レ史可レ仰者、仍今日所爲如レ斯、

抑、施米文書奏聞之間、以二官人一召二外記一、大外記先レ是退出云々、

仍召二六位外記一、外記候二小庭一、仰〔云、〕可レ被レ參二不

堪定之人々、此定歟、申云、於今者可被參之人不候者、余示人々云、近例如此歟、定綱云、十年以來所見給皆如此、去年條事定之時、人々參候、至不堪定之時、皆以退出云々、余云、舊例人數少之時、奏事之由、近代頗以古體如松伯山之古文歟、人々咲曰、近代實勿論候者、

次六位史、持莒直參軾、置余前、余置笏引寄之、史退下、余見文書、（件莒納不堪文書黃勘文上卷、加目錄副之、已上以結緒之、無禮紙、不具副文等、）其儀不解結緒、乍入莒拔取黃勘文、見目錄許、（不及黃勘文、疏奏日見訖之故也、）如本指之取笏、目實綱卿、實綱揖起座、跪余前頗膝行、余置笏押遣莒、實綱指笏取莒、小退起左廻復座置莒、不揖、拔笏氣色大辨之後、（此事可尋之、）置笏引拔黃勘文見之、（結持右手、至奧見之、目錄同結加也、）如本卷之、加目錄指之、取笏目大辨、々々又小揖、實綱更置笏取莒押遣之、（取出文書許下之例也、江中納言、及中御門右府等說如此、又他人々同用此說、但取莒下之、非失錯、甚綱執此儀云々、）大辨置笏引寄之、引拔黃勘文見了、（目錄許歟、慥不覺悟、）如本指之、取莒返授之、實綱取之置前、次大辨召史〔々〕令置掌燈、（件燭本在橫庇上頭、仍令下我座前也、又同仰史令取下硯、）次又召史仰下續紙可進之由、（例入硯莒進之、而先是依位祿定進硯、仍不入續紙歟、）即史持參之、大辨取入硯莒、取笏伺納言氣色、納言目之、大辨搢墨、卷返續紙、實綱引拔黃勘文、指目錄於右手指中、引撤勘文端讀云、諸國言上當年不堪佃田事、（但其解開題之問、分明不聞之、抑、先取笏氣色余之後可讀也、）大辨書之、又讀云、伊賀、此後、實綱不讀之、如本卷之〔指之〕了、大辨置大夫史小書、出於硯莒左方書之、（件書出入硯莒歟、持召續紙了、次持參歟、委不見及、）授實綱、實綱端一兩枚書之、取替之、（兼日書儲懷中、近代例也、）披見、端兩三枚卷之、加入莒、（結外、）取笏氣色余、余卷之、實綱指笏取莒、起座來余前、余置笏引寄莒、實綱拔笏復座之後、余披見定文、至于奧見之、（結持右手、如恒、三十五ヶ國次第及中不堪國、委見定之、）入莒、（結外也、）取笏以官人召史、々參候小庭、余目之、史稱唯趍進就膝突、余置笏押出莒、史取莒退下、（余取笏、）此次可撤硯莒、而不取之、仍余仰大辨、々々更召史令取硯、

和奏儀、

史撤硯之後、大弁起座、向床子見文、（直右少弁光雅〔云々〕、）即實綱起座了、良久、大弁還着、（上頭、）申云奏、（引音、）余目之、大弁稱唯顧面、（顧左、）右大史磯部行職、捧奏杖參小庭平伏候、（西面、）余目之、史稱唯揖趍進就軾奉書、余置笏於奧、以左右手取文置前、史

揖座定、（平伏）次余見奏、（黄勘文上卷目錄、其上卷定文、指不堪文書副文三通、右緒外、已上卷一禮紙結其上、押件副文、皆後不堪也、伊勢、上總、越中、三ヶ國也、）其儀解緒引出、置文右邊、開禮紙、以左手抑文、以右手引延禮紙右端上下、押副文於右、（不堪文書尚在左端、仍無展張左端之儀、是一說也、去年奏日同之、普通說、押不堪文書於左、今日作法、須一同也、而別依有所思、今日用異說、不知此說之人、定致譏難歟、）披取黄勘文、見定文許、（右手絡取、見之如常、不及目錄勘文等、或說此度不可必至奥見之云々、但爲見目錄有無、尚可至奥歟、仍所爲也、）奏之如本指之、次先取不堪文一通、披見解文、次引開見開發解文、（每文卷重之也、此外任符所勘、先例加之、件例黄紙小切紙也、）見訖置禮紙左端、（不堪文書同所也、）今二通又復如此、次作置押卷禮紙結中、（無下結片趾、其說今一返引指緒如恒、）捻廻置板敷端、史置杖取文、披禮紙取後不堪一通披之、押合申云、可候文九枚（取後不堪、申可尋之、）申事余不答、史不唯卷結加杖退下、次余問大弁曰、弁誰候、申云、右少弁、（五位申名朝臣例也、今如此可尋之、）次余以官人召辨、（其詞曰、右少弁コナタヘ、）次光雅帶劍取笏參候軾、余仰云、內覽、光雅退下、內覽訖、（關白座來歸殿上、今度不帶劍、不取笏、）云、奏候、（此詞未得意、是大臣奏申詞也、若思失歟、是執柄報旨也、可示可被奏之由也、）余便奏申、（其詞曰、奏候了、此次竊示光雅云、先奏之日、御座左右燈、頗右柱內方、仍右降杖之危、今日置柱中央、可舉之者、）頃之、光雅歸來仰云、聞食、（此詞又不審、可仰召之由者也、）余正笏目之、光雅退下、次大弁起座、次契、史行職捧杖參入、敬屈立小庭、

次余起座、進立弓場殿代、（北面無揖路之間、隨身取松明相從、發前聲、史同相從、主殿官人取炬前行、皆如恒、）史捧杖跪、余右腋、余指笏取杖、（持樣如前、）昇自小板敷、經上戶及年中行事障子南面、（今日引件障子於南、太無便宜、職事不知案內歟、）自中門廊北行、至于廣庇長押下跪、（先左、）深揖小起揚伺天氣、（北面但少向亥方、）主上目給、余高聲稱唯了、起揚不押起、（先右足、）昇廣庇、（先名足、）小寄南西行、自御座東間西邊乾サマニ屈行、跪長押下、（去長押三四尺許、）膝行三度昇長押、（先右膝、小寄帝左、）又膝行二度許、亀居シテ指寄杖、主上取文置給之、余取直杖逡巡、降長押又逡巡、右廻起（先右足、）東行、自御座東間東柱程、大輪右廻、更西行跪圓座南邊、一兩度膝行、小引寄圓座着座、深揖作持杖候、（不敬屈、今度不引直下襲裾、）次主上御覽文書、其儀解緒引延、披禮紙展張右端、押不堪文書、及副文等於右、展張左端、引披黄勘文、（在右端、）定文端兩三枚御覽之、如本卷之、指加取不堪文、置禮紙左端、次取後不堪一通、引開之、御覽了置左端、今二通如此御覽了、押卷禮紙結中（片結、）指出置給、次余不揖竊置杖出前、（橫不鳴之、指出置之、）頗小退巽起、（先右足、）卽屈行、（摺合袖也、）膝行（先跪右膝、尚聊依向乾之故也、）昇長押、又膝行、敬屈取文、引廻逡巡、降長

押二又逡巡一、右廻復二圓座一、（其儀一如レ初、但不レ揖、）置二文於前一居直、
竊以レ手引ヨ寄下裳一、刷二衣裳平緒等一安座了、解二結
緒一引ヨ延其上一、披二禮紙一、（其儀同二於陣一、見レ文之儀一、）先引ヨ披黄勘文一披二
右腋一（勘文端許、）押合、向二御前一更小開、結申曰、
當レル年佃ニ不レ堪ル國々ノ田ノ坪付、上達部カク定
申セリ、（此末（詞）ハ不ノ延ヨ申之、又不レ指ヲ揚之、）
押合伺二天氣一、主上目給、余微音稱唯、引ヨ懸文於左手
上ニ卷レ之、（與二唯稱一同時、卷ヨ訖之一、）如レ本指ニ其緒一、取ニ後不堪一通一、
（先取二何文一ト云事ナシ、只宿ニ隨テ結申也、）披ニ右腋一押合、向ニ御前一更小開、結
申曰、
伊勢ノ國ノ申セル、永萬二年ノ佃に不堪田ノ坪付ノ文、
申上ト申セル事、（追奏之、仁安元年ト可レ結也、而解文ニ永萬二年ト書也、）
司字有無、先例不定、共無レ難、荒奏度加ニ司字一、今
度不レ加レ之、是依ニ關白命一也、又爲レ用ニ他説一也、
又或加ニ去字一、但是劣説也、去年チハ、インシ年ト結
申、以往ハ依レ申ニ年號一、不レ加ニ去字一、是勝説也、
押合候ニ天氣一、主上目給、余微唯、引ヨ懸文端於左手上ニ
卷レ之、置ニ禮紙左端一、（不堪文皆同所也、）又取ニ一通一結申曰、
越中ノ國ノ申セル天治元年ノ佃ニ不堪ル田ノ坪付ノ
文、申上ト申セル事、

押合候ニ天氣一、主上目給、唯卷レ文置ニ禮紙左一、次又給申
云、
上總ノ國ノ申セル、天養元年ノ佃ニ不堪ル田ノ坪付ノ
文、申上ト申セル事、
押合候ニ天氣一、主上目給、余唯卷レ文置ニ禮紙左一、次押ヨ
卷禮紙一結申、（右ニ下結片鎰一、）左手取レ文、右手取レ杖、以レ杖打ヨ
懸文上一、（以ニ左大指一、々入ニ鎰中一、是故實也、）深揖退起、（今度自ニ座後一退、先ニ右足一、）斜行頗
寄ニ北東一行、（此間、下臈蹲、尤足レ爲レ恥也、）降ニ長押一、（先ニ左足一、）徑ニ年中行事障
子東一、并上戸一降レ自ニ小板敷一、立ニ本所一、（不レ引レ沓、）聞ニ隨身前
聲一、史來跪ニ余右一、余一度給ニ書杖一、拔レ笏左廻、（不レ揖、）着ニ
仗座一直レ履、隨身相從經ニ小庭一退了、次右弁着座之
後、史直進レ軾（必可レ待ニ大辨着座一歟、可レ尋レ之、）奉レ書、余置レ笏取レ文置
レ前、史座定之後、解ニ結緒一引拔引出置ニ右文一、披ニ禮紙一、
自ニ右方一引拔、頗引鳴置ニ板敷端一、（東西要、）史取レ之置レ前、
次余引ヨ披黄勘文一、披ヨ見端許一、如レ本指加撚廻、置ニ板
敷端一、史取レ之引ヨ披不堪解文一通一、開レ之伺ニ氣色一、（普通
説、開ニ定文端一、但又有ニ此説一歟、）余目レ之、（仰詞曰、上達部ノ定申セル方ニ、然而近代只目レ之也、）史稱唯、
卷レ文如レ本指レ之、次余取ニ後不堪一通一、開ヨ見端許一、
以ニ左手一給レ之、（以ニ文下一爲ニ史方一、）史取レ之開、伺ニ氣色一、余目レ之、
（仰詞曰、停レ遣レ使、免ニ三分之二一、近代只同レ之、）史稱唯卷レ文置ニ緒外一、今二一通又復如

レ此、次史更拔二一通一、副文也、申曰、成レル文四枚ヨヒラ、可二定申一文五枚イツヒラ、余無レ答、史不レ稱唯一卽卷レ文、此間、余取レ笏、史加二禮紙一卷レ文之間、余取二出扇一撥二遣緖一、開二扇要一、可撥二遣之一、而忘却以二扇木一撥二遣之一、失也、史取レ之結レ中、取二加杖一退出、次大弁起座、次余起座退出、于レ時子一刻許歟、

今日度々陣座掌燈消了、仍以二大弁一使二史擧一レ之、

今日候レ奏弁史、

右大弁長方、右少弁、光雅、右大史行職、

參二候不堪定一公卿、

余、權中納言實綱、右大弁長方等也、

今日、余出行之間、全玄法印來云々、

廿八日、己亥、天晴、未刻、右大史行職持二來奏報一、家司季長朝臣着二束帶一申レ之、此後、同史進二圓宗寺法花會日時僧名一、前二立紙一是也、去廿四日云々、上卿雅賴、弁兼光、

廿九日、庚子、天晴、右少史國保持二來東寺、及觀音院等灌頂立紙一、去廿四日云々、東寺上卿忠親、觀音院上卿雅賴、弁共兼光也、去廿六日也、

卅日、辛丑、天晴、右少史孝周持二尊勝寺上(〇上上下恐脫歟)宗家、弁親方、最勝寺上實綱、弁光雅、等灌頂立紙一、

追儺上卿、左兵衞督成範、參議右大弁實綱云々、又被レ行二流人事一、上卿宗家卿云々、件流人、前兵衞尉源義經、近江國住人、爲被一家云々、依[illegible]訴一、被レ流二佐渡國一云々、

右安元二年丙申冬此一冊墨付七拾[illegible]以三緣院道敎公眞痕松殿右[illegible]下道照卿被[illegible]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illegible]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第二十二終

山田安榮
羽生芳太郎
山崎弓束
校訂

藤原兼實公肖像

九條公爵家藏幅摹本

山田安榮氏寄贈



玉葉第二目録

巻	期間	頁数
卷第二十三	安元三年正月—三月	一
卷第二十四	安元三年四月—六月	二十九
卷第二十五	（改治承元年）安元三年七月—十二月（七月上缺）	六十八
卷第二十六	治承二年正月—九月（玉海夏秋缺）	百二十五
卷第二十七	治承二年十月—十一月	百七十八
卷第二十八	治承二年十二月	二百二十
卷第二十九	治承三年正月	二百三十九
卷第三十	治承三年二月—六月	二百六十六
卷第三十一	治承三年七月—十二月	二百八十八
卷第三十二	治承四年正月	三百三十四
卷第三十三	治承四年二月—三月	三百六十三
卷第三十四	治承四年四月—六月	三百八十九
卷第三十五	治承四年七月—十二月	四百二十一
卷第三十六	（改養和元年）治承五年正月—十二月（玉海春缺）	四百五十七
卷第三十七	（改壽永元年）養和二年正月—十二月	五百四十八
卷第三十八	壽永二年正月—九月	五百八十八
卷第三十九	壽永二年十月—十二月	六百三十三

玉葉第二目錄終

玉葉

卷第二十三

自安元三年正月
至同年三月

安元三年春夏　歲次丁酉

正月(小)、

一日、壬寅、天晴、時々小雪、寅(刻)拜天地四方、如常、(行事匂當源定季、(吉服)去夜信季持進次第、如例、)諒闇年無四方拜之由見寬德記等、(二東及土記、)雖然依天曆(九記)、延久(御曆)、嘉承(殿曆)、保元(故殿)、永万(故攝政殿)例、着吉服有此事、傳聞、內裏雖備御裝束、無御拜云々、是又先例也、午刻、先着吉直衣冠等、姬君戴餅、(五歲、自今年(又)所供齒堅也)次改着諒闇直衣冠等、有手水齒堅等事、如例、手水陪膳光經朝臣役之、(皆亮闇服也、)申刻、着亮闇束帶、(色目見去年除目記、)先參女院御方、(先是二位中將兼房參候、)即參院、(於院不可改前裝、依裝束所也、而隨身忘却一兩裝追之、余制止之、)以藏人申入、次參內、此間、陣平座事訖云々、即參御所、主上出給、預御祝言、(其御詞云、種々(サマ〳〵)御慶光神妙云々、)余敬屈祗候、其後、覽與女房等交語、次參中宮御方、年來強不參、而元三之間不參、於事有所恐憚、仍參入、追從之甚也、可彈指々々々、次參八條院、謁女房退出、今日無一員、是先例也、見長和小記、嘉承殿曆等、又隨身裝束、鈍色袴之外無相替事、但其袙單非當色、各任意着之、或白或鈍色或黃、關白隨身又以同前云々、今年、私家侍隨身所從如例、節供又如例、(陪膳季長朝臣、)無宿申、爲亮闇例之由政所申之、院中不謁御簾、又無所々拜云々、今日欲出之間、五條中納言來、依着裝束之間、不謁之、出行之間、中御門中納言來云々、此外辨官殿上人少々來、依諒闇無節會、有平座、依非代始不奏見參、上卿中宮大夫云々、無院及關白家拜禮、

二日、癸卯、天晴、今日不出行、手水、齒堅、戴餅等如昨日、辨官、及兩大外記、大夫史、又六位外記史等來、但政官等非列參之儀、不進見參、是亮闇年、例也、晚頭、左頭中將定能朝臣來、呼入內寢謁之、語次云、光經事、去晦日奏聞已了、雖無分明之仰、天氣太

快、追儺之次依無除目、默止、春除目之時、定有其沙汰歟云々、件事、伯父大學頭有光朝臣以所帶職讓光經也（廷尉）、捨以所職讓傍親及他人之例副之、余吹噓之詞云、長光居儒官之間、勞効多積、光經列仙洞之籍、奉公匪懈、以父子之勞積盍無哀憐乎、就中長光者當今浴殿之儒也、雖然運微齡迫、不待朝恩遁世、令當此時慰彼愁憤、且可謂讓災歟、又光經任此官何謂非據乎者、依吉日今日初浴、

三日、（甲辰）天晴、齒堅戴餅等如昨日、手水陪膳季長朝臣、午刻參女院御方、申刻歸來、酉刻、隆職宿禰來、昨日恒例參也、今日別所參也云々、件人於事致志、就中、官奏之間殊有忠節、余召簾前、問元日平座之間事、申云、參入公卿、中宮大夫隆季、藤大納言實國、權中納言實綱、參議朝方、長方等也、先人々徘徊宜仁門代邊（未着陣）、□日上、隆季〔卿〕召左中辨重方朝臣仰云、豫仗座可居饗、而不居之違例也如何、隆職申云、近代、皆上卿奏事〔由〕之後被仰下可居饗之由、其後居之、不待上卿仰、兼可居之由所不相存也者、重仰云、恒例平座奏事由、至于諒闇年者、無出御之條已無其疑、仍不可奏之、早可居之者、仍居饗了、上饗已下着座、一獻（少納言信季）、二獻（右少辨光雅）、三獻（右中辨經房）、近例、多自下﨟勸之云々、二獻居粉熟、三獻居飯汁如常、其後、外記隆業進小庭申曰、諸司ノ奏候不、上卿被尋職事等之處、皆以退出、仍付殿上辨經房奏事由、被仰可付內侍所之由於外記、抑居饗事官所存者、大內宜陽殿座猶待上卿仰敷之、何況里內之儀、以仗座擬宜陽殿、爭不待仰可設其座哉、於奏否之條〔者〕誠上卿之故實也、官不可知給、但延久、（師家〔卿〕）天仁、（家忠〔卿〕）保元、（公能〔卿〕）永万、（顯長〔卿〕）等皆被奏事之由、仍不知故實、存近例許也、只雖有可居饗之催促、不可及違例之勘責歟者、余案之、近例奏事由、如隆職申狀隆季之所執、因寬德資房記奏歟、彼度豫居饗云々、但諸卿先着院歟、又長和齊信卿奏事之由之旨、〔不〕見權記者、上卿執舊儀、官底存近例、共非無所據、但憶事理、不可必奏歟、於居饗之條者、如官申狀、縱雖不奏事由、諸卿先着陣、召辨仰可居饗之由、即起座可令居之歟、不待上宣、官推居之、條理不可

然歟、但尙可勘先例、余又問隆職云、於仗座六位外記史依召參上之時、先候小庭、隨上卿目參軾、是例也、而持筥之史先候小庭之例不見舊記、是史失錯歟如何、申云、官故實、於書杖者先候小庭待御目、於筥文者直參進、未知持筥先候小庭伺氣色之說、無疑失儀也、又不持物之史有兩說、只蒙召之時先候小庭、若官人傳仰可撤筥之由、時直參軾、是例也云々、此事理可然、尤有興、但見先例、雖仰可撤筥之由、不持物之時尙於小庭待上卿目、其例已多、是又一說歟、然而、當時官長者之所存不可有異議事歟、隆職又申云、去年和奏之日、一夜中被行五ヶ事、上下期曉鐘之處、早速儀了、辨官等云、未見如此之例云々者、

四日、乙巳天陰、午後雨下、欲參法成寺阿彌陀堂修正之間、浴之後風氣發動、仍不參、

五日、丙午陰晴不定、時々雨雪交降、又大風、依亮闇無敘位例也、

六日、丁未天晴、申刻參女院御方、傳聞、內大臣元三之間不被出仕云々、隆職宿禰來、

七日、戊申天晴、依亮闇無節會幷白馬等、御弓奏付內侍所云々、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太神宮上卿被仰左府了云々、

八日、己酉天晴、戌刻着直衣（亮闇裝束如恒、牛蔀車、隨身上臈冠、是又亮闇布衣也、依可參法成寺修正、乘牛蔀車也、）參內、先是關白被候、暫而關白被參御堂、余相次入、前駈及上臈隨身經壇上、下臈隨身經壇下、余入自座後障子着座、此後職事二人各持參、史置兩人前火桶、次神分導師、次初夜導師、（亂聲及行道二度如恒、亮闇之年有樂、若先例歟、可尋之、）次大導師、法用錫杖如恒、有大導師昇樂、今夜不給祿、竟夜給也、又關白及余前不居湯漬、可尋、今夜他上達部不參、事了先關白退出、次余退出、（今度出自正面間、依關白被出了也、）依亮闇無咒師、但竟夜可有龍天毗沙門鬼等云々、今夜問申關白事等、

一亮闇年、御弓奏付內侍所、或依執柄仰直付之、或上卿參陣奏事由云々、今夜如何、被答云、外記來觸、但於上卿參否者不知云云、

嘉承殿曆云、依近例依余命直付內侍所云々、因之問之、而如今答者、不被存先例歟、

一吉書奏結申之時、可レ有二司字一否事、
答云、分明不二覺悟一、
一持二參奏杖一之時、以レ書可レ爲レ上歟、可レ爲レ下歟
事、
答云、可レ隨レ便、但憶二事理一、書可レ在レ上歟、其故ハ、
若書在二下方一者、片鎰ニ結タル所下ニ可レ隱、此事不
レ可レ然、其結目可レ在レ上之故也、
余案レ之、被レ命旨理可レ然、去年兩度奏使ニ書在一
レ下、是又一說也、然而、關白會釋旨有二其謂一、自今
以後可レ存二此儀一歟、
一賜二書於史一之時作法事、
答云、下二文書等一之後、最末下二雜書一歟、但大臣無下
折二其端一之儀上云々、又仰二雜之由於大辨一云々、
重問云、史折レ之歟、
答云、其條ハ不二覺悟一云々、
一後不堪申文事、
答云、近代不レ見、又不レ知二子細一云々、
一大内之儀、府生隨身入二無名門一居二時簡下一、而無二府
生一者、上﨟番長可レ入歟事、
答云、可レ然、

四

一荒奏之日、所レ載目錄之當年不堪國之大略、皆讀二
申之一、而及二數ケ國一者、悉讀二上之一可レ聞惡一歟如
何、
答曰、隨レ便可レ略歟、六七ケ國マデハ皆雖レ讀レ之、强不
レ可二聞惡一、及二十ケ國一者可レ略二少々一歟、
一引二延禮紙左端一之時、家說先引二延下一、而他人々皆
先引二延上一、如レ右、如何、
答云、他人皆然、是不レ知二故實一歟、家所レ傳者先必可二
引二延下一也、
一有二副文一之時、一說、副文許ヲ押二禮紙右端一、不堪
文書ヲハ乍レ置二左端一、拔二取目錄一、結レ之、一說、皆押
レ之、結二目錄一、若定文了、如二本指一之、更置二左端一、
兩說是非如何、
答云、尙不堪文書ヲモ可レ押レ右也、
一膝行之時、又有二兩說一、一說、左右膝一所ニ跪テ更令二
膝行一、是常說也、又說、假令先突二左膝一、次突二右膝一
之時卽進メテ突レ之云々、是非如何、件或說、多士御門右大臣流用レ之歟、
答云、只一所ニ等ク跪テ、更令二膝行一、是正說也、又說
不二普通一歟云々、
一刷二下襲尻一時、只顧テ以レ手引二寄之一常事也、而不

レ顧二其身一、稱手許ヲ後ニ遣テ漸終ヨ寄之一云々、可レ然
哉、答云、官奏之時ハ不レ可二必引寄一、可レ隨レ便、若
可二引寄一ハ、只顧テ以レ手引寄常事也、除目之時作法
同事也、
重問云、下重末さま不レ飜ハ、只尻ノ下許頗可二引直一
者、又手許ヲ稱指遣テ引寄モ、失錯ニハ不レ可レ有歟、
如レ此（只イ）事、偏可レ依レ便歟如何、
答云、恐然也、凡此程事ハ、不レ及二口傳一、只可レ隨レ便
也、但除目之時ハ、只顧テ、引寄也、
一故者院（文イ）字前字事、
答云、可レ有レ之、
重問云、檢二先例一、上皇ハ多不レ加レ之、所謂、後朱雀
院、後三條院、白川院等不レ加レ之、但冷泉院、一條
院共加レ之、不審、於二女院一者必皆加レ之如何、
答云、如二所命一、於二上皇一者、近例不レ加レ之、不レ可レ有
レ〔難〕歟、〔又雖レ加不レ可レ有レ難云々、〕
一內給名替國替下勘否事、
答云、不二覺悟一、引檢可レ示云々、
余追檢レ之可レ下ヨ勘之一、先々不レ勘レ之、爲二一說一也、
然而尚可レ下ニ勘之一歟、

〔二〕五位介、人給之時尻付事、
答旨同レ前、
一召二參議一之時、可レ召二兼國一歟、節會之時不レ召レ之、
至二除目一ハ對馬ニ召レ之、仍雖二兼國一先例召レ之歟、
答云、然也、至二除目一者可レ召也、
一關白不參之時、封二大間一紙捻、今一結相加事、
答云、此事一切不レ習不レ知云々、
今案被レ祕歟、
一敍位及臨時除目等、以二紙捻一可レ封歟、將如二消息一
可レ封歟事、
答云、可レ用二紙捻一也、
一除目之次、被レ行二敍位一之時、其申文可レ加二成柄一
歟、不レ可レ然歟、
答云、不二覺悟一、但若不レ可レ加歟云々、
一敍位除目合行之時、（兖閑例也、）臨期召二二省奏一定例也、
於二十年勞一如何、
答云、十年勞ハ不レ召歟、
一可レ召二入內一加階勘文、及宿官勘文一哉事、
答、不二覺悟一、
余案レ之、於二入內等一者不レ可レ召歟、非二如法一、敍

位之儀之故也、於宿官者天仁被召之、但外
記依不知叙人申其之由云々、依重仰進
之、尙可尋檢之(也イ)、
一諒闇年叙位、不叙院宮給例也、未給如何、近例
令叙歟、
答、於未給者不限叙位事次被叙也、然者何事
之有哉、
今日御齋會始、每事如例云々、依諒闇無樂云々、
內大臣已下、公卿十四人、參入近代無此例、每事
嚴重云々、
九日、庚戌天晴、晩景參女院御方、亥刻歸來、二位中將
兼房素祗候、今日近江介重綱爲仁和寺〔宮〕使來云、
故殿有御筆之物、不知何物、其具若書給乎、申無術計
〔之〕由了、
十日、辛亥天陰雨下、終日不止、少納言信季申政所吉
書入宮、信季衣冠也、余召簾前問平座及御齋會等
事、平座事、如隆職申狀、但隆季卿先召左少辨兼光
仰鎰事、而兼光申云、裝束司辨參候、可被仰彼歟
云々、因之更召重方、上官等以謂上卿之失云々、
御齋會事、內府參上、公卿濟々焉、事々珍重云々、行事
辨右中辨經房云々、信季物語之次申云、光雅可避兩
職云々、五品侍中爲所望之由示之、又云、兼光參
詣熊野、世間之人傾奇、是爲職事之者不可參云
々、近例顯遠上辭書參詣、歸洛之後返給件辭書、其
後行隆前左少辨不進辭書參詣、不吉〔之〕例也、〔又〕親
憲爲建春門院御共詣之、是又公事也、此外無例
云云、余案、藏人頭已參、五位又何事之有乎、今日給
去年秋除目大間成文等、令書出公卿給、仰祀出
淸書可進之由、
〔十一日、壬子陰晴不定、風大吹、參女院御方、入夜皈
來〕、
十二日、癸丑天晴、淸輔朝臣來談和歌事等、其中有歌
病等事、日與盡可爲病之由、高陽院歌合經信卿稱
之、雖仰而可信、猶不可然歟、非同心、又文字相
替何爲病哉、又人與獨仲實爲病、俊頼不決之、淸
輔又未決之、忽與下官問答、准彼盡與日已是
不同事也、不可爲病之由議定了、又後拾遺問答、
問經信、答通俊、經信難和〔泉〕式部歌、けさはしも、おもはん人は、とひてまし、つまなきやとの、うへはいかにと、曰、妻ト稱女也、以男不可爲妻云々、多
引其證、又說由緒、通俊絕才學陳之兩三度問答、

六

遂通俊伏レ理、出二件歌一了、先賢所爲又以雖レ可レ取
レ信、清輔撿二萬葉集一、男女共有二可レ稱レ妻之證一、彼人々
臨レ期不レ覺二悟一歟、尤遺恨事也云々、此外多吐二才學一、
道之優長誰人比レ肩乎、可レ貴可レ褒、
十三日、(甲寅、)天晴、午時許、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來、使二
季長朝臣申一云、太神宮事之間、有下被二仰下一事上者、
余着二烏帽子直衣一、(可レ着二冠劍一也、然而爲レ參二女院御方一、兼着二烏帽一、強不レ能レ改レ之、又着二烏帽一謁二職事一非レ無レ例、)出二客亭一謁レ之、基親持二來文書一、余取レ之披見、基親
退二去前廣庇一、仰曰、大宮司公俊前宮司有長等論二申解
穢殺害等一之間事、於二官底一度々問二注殺害一之條下手
人二人已承伏、然而未レ申二誰人下知一、仍給二使廳一可二
拷問一歟、是爲二神宮事一、若可レ有二寛宥之法一歟、且者汝
上卿之時有二此沙汰一、能知二子細一歟、可レ令二計申一者、
此事自二去年一有二其沙汰一、其事濫觴、宮司公俊以二
卅ケ日死穢一稱二七ケ日穢一、供二奉神事一、兼又欲レ殺二
害中臣氏人一、(今稱二重親法師一、)而重親法師不慮蘇生、公俊其
身爲二大神宮司一、殺二害氏人一、以二穢身一供二奉神事一、其
罪尤重、可レ被二尋問一之由、前宮司有長經二上奏一、因
レ之被レ問二公俊一、於二神宮祭主一問二子細一申二上之一、尙
依レ有下〔不〕二審問一事等上、重於二官底一度々問注、今

下手人已承伏、造意之者尙不レ明、仍可レ給二使廳一
否、所レ被レ尋二問左府余內府等一也、
余申云、可レ被レ宥否之條輙難二計申一、但神宮與二他社一
有二相論一之時、神宮事因レ不レ可レ准レ他、或隨レ狀有二
寛宥之例一歟、至二于此事一者、已爲二神宮之狼藉一、事
及二殺害一、何況問注再三、經二次第沙汰一了、爭無二其
首尾一哉、給二使廳一被二拷問一尤宜歟、件下手人等、若
爲二神宮被官之者一、元(者イ)尤可レ有二思慮一、其身尙不レ及二神
人一云々、偏田夫之類歟、拷問之條、盖レ有二神慮之恐一
乎者、基親語云、則貞丸、鷹石冠者、(已上二人、承伏之下手人也、)及重親
法師(欲レ被二殺害一之者也、問注之間申詞不二一樣一變レ之云々、)等可レ有二栲問一歟之由、豫
有二其沙汰一、而今朝院宣云、(親宗奉、)於二重親法師一者、爲二
中臣氏人一、不レ可レ有二沙汰一歟云々、仍只承伏之者二人
可レ被二栲問一否、所レ被二尋申一也者、又云、左府申狀
云、長曆之比、神宮之犯給二使廳一被二栲問一之由所二覺
悟一也、先被レ問二例於外記一、尤可レ被二拷問一歟、被レ宥
之條不レ可レ然云々、
內府大畧同前、但不レ被レ申二長曆之例一云々、余案
レ之、爲二神人已上一者、尤可レ被レ問レ例、於二件者等一者
皆公俊之所從、不レ及二沙汰一之輩云々、又語云、神宮

上卿、去五日爲ニ光能朝臣奉行一被レ仰ニ左府一、左府領狀云々者、今日、信季書ヲ進ニ公卿一、給ニ三通一、二通可レ給ニ外記一、一通可レ給ニ式部一、此外奇ヲ進可レ留レ家料一、
十四日、乙卯天晴、依レ爲ニ吉日一、請ニ智詮闍梨一初ニ謹身一、女房小兒同レ之、去年十二月廿六日參ニ詣熊野一、余所レ書之金泥心經三卷、三御山各一卷奉レ摠レ之云々、又每御山行ニ八講一、每ニ王子一行ニ論義講一、是皆余所云々、又余有ニ最吉夢等一、語ニ智詮一、々々深以歸ヲ向之一、申刻、源中納言雅賴送レ書示、其一息侍從兼忠加階料女院末レ給、可ニ申給一之狀令レ申ニ女院一之處、皆給レ人了、又御給事、關白進止也、仍力不レ及之由有レ仰、件人爲レ余致レ志、此事不レ許尤遺恨、仍侍從加階料有ニ仁安三年御給一、以ニ件年一可レ令レ申之由示ニ送之一、但件御給、去年秋敍ニ四位一之時、募レ彼可レ被レ敍之由、自ニ女院一被レ申了、而敍位之面不レ被ニ載件一之由、仍人皆存ニ臨時恩一之由、爰知レ不レ被レ用ニ件御給一歟加之、臨時加級殊爲ニ朝恩一之由、自ニ女院一被レ申レ院、彼時以ニ件御給一令レ敍之由無ニ勅報一、彌爲ニ未給一之由所レ存也、但重尋ニ傳奏之人一定能朝臣、可レ示ニ一定之由一同示之、入レ夜參ニ女院御方一、

八

十五日、丙午天陰、時々小雪、女院御給事問ヲ遣ニ定能朝臣許一、卽尋ニ傳奏女房一、返報不ニ分明一、重可レ問ニ親宗一云云、
十六日、丁未陰晴不定、雪降、晩景參院、以ニ藏人一示ニ女房一、只今御鷄合之間、不レ能ニ申達一云々、卽參內、亥刻許退出、女房等衣(服)事余問レ之、各答云、至ニ于去十二月一不レ着レ綾云々、而自ニ元三一着ニ綾衣一、但其色淺黃鈍色、或面白裏淺黃又如レ此、似ニ薄柳薄櫻等一云々、唐衣不レ論ニ上中下﨟一、皆同用ニ平絹一、又裳無ニ引腰一、只大腰小腰許云々、唐衣及裳腰無ニ中陪一云々、紅袴如レ例、但唐衣或用ニ練綷一云々、申下出主上所ニ令レ書給一之金泥御經上拜ニ見之一、尤神妙見ニ御筆勢一可レ謂レ得ニ天骨一、是來八月之比、奉ヲ爲前建春門院一被レ行ニ御八講一之料云々、天曆長保等例也、今日、關白小兒參ニ中宮御方一、華山中納言相ヲ具之一云々、
十七日、戊申陰晴不定、時々少雪、憲雅朝臣及覺智法印等來、各相ヲ逢之一、入レ夜定能朝臣來、深更歸了、多問ニ除目事等一、
十八日、己酉天晴、無ニ賭弓一、亮闇年例也、去年侍從加級臨時之由親宗申云々、仍仁安三年女院御給賜ニ兼忠一

之由、示遣源納言之許、有喜悅之報、
十九日、戊戌、天晴、女房姬君等最密々參詣吉田祇薗等、女院判官代六位光茂參會、吉田社頭取幣、依無藤氏五位也、基輔乘車在共、用人車、出車一兩、共有侍、幣不裹之、仕丁不着赤衣、又社司不給祿、是每年例事、殊以密儀也、幣取雖可用共侍、依凡也、近江介重綱參上、內々申云、先日御返事、具申仁和寺宮了、而尙調料紙、狂可給之由重欲令申之由內々有其議云々、難堪事歟、
廿一日、壬子、天晴、未刻、源中納言雅賴、左頭中將定能朝臣等來、終日有除目沙汰、定能朝臣稱云、賴輔朝臣三品事、奏事由之處、無分明之御報云々、頭之、定能退出了、納言及深更歸了、
廿二日、癸丑、天晴、借送康平五年土記於源納言之許、依示可申請之由也、送書於定能之許、三品事、尙示可申驚之狀、此日除目初日也、執筆左大臣云々、早旦大外記賴業來、依昨日召也、以家司季長朝臣欲下公卿給之處、忽見出與大間相違事、日來委不見、尤懈怠事也、仍仰追自是內々可遣之由、賴業進闕官帳、申云、須六位外記持參也、然而依各有指合公事等、參上之次所持參也云々、又密々進闕官寄物兼國勘文叙位勘文不載諸司外衛勞等、草等、依內內相尋也、即賴業退出了、遣公卿給於信季之許、令改書之、以季長奉書遣賴業之許、又召式部丞等之處、一人重服、一人物詣、一人直召稱不可然之由不參、勿論不足言也、依先例仰可遣大輔之許旨、遣信季之許合併任許也、申云、下公卿大輔事、此先例不詳、如此之時被下外記之由、先々賴業所令申也、如何、可隨重仰云々、重仰云、下公卿大輔之條、誠非無疑、殆任近例、下外記、仰可傳給式部之由、尤宜歟、隨又下諸所司之宣旨、其身不參之時傳外記給之例也、盍准哉、且又尋先例、可令下知者、令申云、下賴業與人了者、又以下家司付年給申文於職事了、今年擬年也、人々申文少々遣右頭光能之許了、今夕參女院御方云々、
廿三日、甲寅、天晴、除目中日也、執筆同人也云々、戌刻、頭右中將光能朝臣爲院御使來、余着直衣出逢、光能先居長押下、依余目入座末、居余座下方板敷、稱傳勅命云、欲令內大臣任太政大臣、而

於二左大臣一者、太政大臣永非レ所レ望之由令レ申レ人
也、汝所思如何、定無レ所レ愁歟、所以何者、令レ任二
太相國一之人者、不レ仕二朝庭一如レ無レ所レ期、隨又内
府聊有二申旨一、朕又有レ所レ思、仍汝不レ可レ愁二此事一歟、
然而、無音超越者、一旦成レ奇歟、故先所レ被二觸仰一
也、且隨令二計申一可レ有二左右一者、日來内府申狀風聞二天下一、其趣、臣永斷二執政之思一、故望二此職一云々、是則、先例拜二太政大臣一之後、無二攝籙之人一之故也、今朕有レ所レ思之由、仰者レ此事歟、爲レ惡二超越之愁一有二此仰一歟、事似二輕々一、至二于此事一者、余致無二申事一、余令レ申云、兼被二尋仰一之至、畏申不
レ少、於下令二計申一事上者、更難レ申二可否一、左右只可レ在二
御定一者、光能内々語云、丞相將軍兩事有二御要一故、此
沙汰出來歟、歸參申二此御返事一之後可レ向二左府第一
云々、又語云、去夜除目、公卿濟々焉云々、又橋以政
勘二濟筑前公文一、欲レ定二功過一之間、忽然而被二停
止一了、今度除目之次不レ可レ有レ定云々、是上臈訴
歟、
廿四日、乙丑天陰雨下、關白被レ示送云、左府被レ申レ障
云々、執筆事可二用意一歟者、余此兩三日有二風氣一、仍素
不レ可レ參之由存レ之、入レ夜人來云、入眼延引、定日
未レ聞云々、爲二執筆一被レ催二中宮大夫一、領狀之間俄延
引了云々、余、内府、源大納言等不レ被レ催、爲レ奇不
レ少、今日法皇御除服云々、來月可レ有二御熊野詣一云
云、
廿五日、丙寅晴、早旦人傳云、除書雖レ有二延引之儀一、忽以
被レ行レ之、鷄鳴之後有レ召、午刻儀了、執筆中宮大夫
云々、申刻見二聞書一、權大納言邦綱、左大將重盛、右大
將宗盛、此外雖二甚多一不レ能二具注一、抑、去夜俄内大臣
被レ上二大將辭狀一、件辭狀、内藏權頭敦任作レ之、即又相兼清書云云、北狀筆削之體太有レ恥、偏中嘲レ之云々、
其使本所無二用意一、仍自レ院被レ催二遣左近少將源有
房朝臣一云々、日出之後參内云々、爲レ任二右大將一、卒
爾被レ仰下可レ獻二辭狀一之由上、仍太以周章云々、内府可
レ被レ昇二太相一之由、此兩三年歐歌、須下除目以前被レ
行二任大臣一、若獻二大將辭狀一之後、心閑有二次第昇進一
歟、世間作法毎事如レ此、淸書上卿左兵衞督、參議新宰
相中將實守、右大辨長方云々、左中將知盛敘二三位一、中將如レ元、當時公卿將二七人一、未曾有云々
廿六日、丁卯天陰、入レ夜小雪、今日院尊勝陀羅尼也、余
不參、依レ催二進陀羅尼一如レ恒、以二下家司一爲レ使也、參入人皆
着二亮闇一、豫可レ着二吉服一否有二其沙汰一云々、然而遂
被レ仰三下諒闇之由一歟、導師顯眞法務云々、
今日召三寄鎮西醫師法師於賴輔朝臣家一、使三人問二脚

病風疾等之子細一、申旨不レ詳、
廿八日、己巳天晴、小童着袴之後、始參二吉田祇園等社一、密々事也、無二前駈一、用二人車一、散位保能（故季行卿息）着二布衣一吉服乘二車右一、其又爲二幣取一、女院判官代光茂（長光入道子）、參二會社頭一如レ初、是又布衣、因二密儀一也、但於二社頭一、小童下レ自レ車、社司給二大褂織一、（幣取給レ之、）又奏レ幣、赤衣仕丁持レ之、雖二密々事一依レ爲二着袴之後初度一也、今日賴輔朝臣參二詣春日一、女房付レ幣、是聊依レ有二夢想事一也、又來月下旬、女房及姫君可レ參二詣春日一、且爲レ祈二請其間事一也、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
廿九日、庚午天晴、智詮阿闍梨來、仰二付祈事等一、未刻、定能朝臣來語二除目事等一、先被レ行二叙位一、被レ召二二省奏一之處、稱省不レ付レ奏、外記不レ進レ之云々、又除目之時、雖レ被レ召二宿官勘文一、外記催執不レ進レ之、重被レ仰云、保元進二件勘文一、如何、申二外記失錯也、不レ可レ爲レ例之由一、尙不レ進云々、余案二此事一、嘉承進二件勘文一、師遠雖レ申下依レ不レ知二叙人一難レ進之由上、尙存二各第一者令レ叙之由一、被レ仰下可レ進二勘文一之由上、仍進レ之云々、此旨見二中御門右府記一、今度何不レ被レ仰二嘉承例一哉、嘉承保元共中家大外記也、賴業存下不レ可レ遂二彼跡一之由上歟、如レ此事只可レ因レ例歟如何、但可レ撿二寬德延久等除目一歟、又語云、內覽申文一之間、光能朝臣指二笏於右一云々、希有之又希有也、又定能置二杖於右一云々、余云、以二官奏之儀一准レ之、筥子之時橫副二長押一可レ置歟、但不レ知二職事作法一、可レ被レ問二源納言一歟、又定能結二申一通一、（故內府例、并源納言說也、被示合余一云、又答一通可レ宜之由耳、）殘三人皆結二三通一云々、此外令二談語一事等太多、抑、除目夜被レ仰下撿非違使別當一、其間有二違亂事一云々、先被レ仰二時忠還任之由一、次被レ改二忠親一、件事、職事若滑書上卿等之間有二失錯一歟、法皇注二任人於一紙一（宸筆、）被レ獻（所イ）二博陸一、卽忠親也、博陸又被二下知一之由、了而有二此違失一、大略職事之誤歟、其故兼風二聞時忠還任之由一云々、除目翌日祇二候院一、北面撿非違使等、依二內々天氣一、先向二忠親之許一、而稱二僻事之由一、追歸之、仍向二時忠家一、喜悅謁レ之云々、然〔之〕間、改二定時忠一、大歎息云、本自全不レ致二此望一、拜除之後忽被レ改レ之、雖レ不レ過二事現早隨之高名一、太以難レ堪云々、入レ夜參二女院御方一、深更歸來、賴業密々注二送除目尻付一、披見之處、有二不審等一、其中隆季執筆之內、以二內給國替一注二臨時內給一大失也、

二月

一日、辛未、陰晴不定、依二諒闇一不レ奉二幣於春日一、去年十一月今日修二由祓一、是因二殿暦一也、而嘉承三年二月同御記、祭當日有二由祓一、倩案二事理一、無二奉幣一由祓須レ有二當日一歟、仍隨二彼三年例一、今日不レ行二由祓一、然而尙神事也、是又先例也、申刻、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來、余着二冠直衣一（吉服、依二神事一也、抑私神事之時至、于二公事一者不レ可レ着二吉服一歟、然而依レ爲二家中一者レ之、尙不レ可レ然事歟、可レ尋レ之、）出二逢基親一、（吉服也、余問二其故一、答云、中宮春日祭奉幣役送之故也云々、）授二廳使問注記一通一、（無禮紙、）仰云、有長訴二申公俊罪過二ヶ條一事、任二先日人々申狀一、給二則貞（依下與二撿非違使一同名上、改爲二則員一、）辨應石冠者等於使廳一、被二勘問一云々、（勘七十）之處、申狀如レ此、大略不詳歟、（其趣不レ異二神宮及官問注一、）此上可レ勘二問定朝法師一也、而爲二中臣官人子息一云々、此條有下可レ被レ問二重親法師一之儀上、時被レ尋レ例之處、已無二所見一、但於二荒木田度會等氏人一者有二此例一、准レ彼可レ勘二問定朝一歟、又宮司公俊以二度々修造之功一令レ申下可二重任一之由上、此沙汰未斷之間、被レ下二重任宣旨一、如何、（件修造可レ爲二重任之功一由、未レ被レ下二宣旨一、只暗奏申云々、）又祈年祭、宮司必可二能入一之由祭主所レ申也、而期日已近、沙汰未レ決、使權宮司供二奉神事一、如何、此等事可レ令二計申一者、余見二問注記一了令レ申云、中臣氏人勘問之條無二先例一者、難レ申二左右一、只可レ在二勅定一、重任之條忽不レ可レ被二宣下一、總宮司不レ可二重任一之由被レ下二起請宣旨一了、加之、件修造可レ爲二成功一之由未レ被二宣下一、縱無二雜怠一、重任之條、可レ有二思慮一、何況犯過沙汰未斷之間、可レ謂二勿論一、祈年祭使二權司被レ行レ之、何事之有乎者、去夜有二小除目一、下名之時有二任人相違事一、改二正其事一之次、有二加任者等一云々、或人云、任大臣十日云々、又法皇自二六日一始二精進一、可下參二詣熊野一給上云々、

二日、壬申、天晴、遣二職事一人於河原一修二由祓一、陰陽師漏刻博士憲成有安示二入道相國報旨一、欲レ辭二兵仗一之間事也、

三日、癸酉、陰晴不定、時々雨降、右大將宗盛拜賀云々、〔新〕院渡二御同殿一、爲レ備二拜賀禮儀一也、北殿可レ有二其憚一之故云々、將軍前駈、殿上人親昵輩十人、藏人五位六人、（自レ院殊被レ催二遣之一、祗二候關白之許一人々被二釣出一云々、）六位二人、扈從公卿、三位中將知盛一人、番長中臣近武、（本候レ院府生也、今被レ侍二下番長一云々、）見物者等所レ語也、又人語云、大將參二關白第一、着二布袴一、被二出逢一、又被レ引レ馬、光長申次云々、隨身給二腰指一云云、此事如何、後聞、光長申出、歸出仰二聞食之由一、宗

盛不拜而昇殿云々、是又如何、

四日、甲戌天晴、實嚴闍梨來、示付祈事等、人傳云、除目史轉任之間、不依上日、以任日上﨟被任大史、上日勝者殊愁申、有可被任改之儀云々、但未有一定云々、

五日、乙亥入夜邦綱卿問送云、於内裏可拜否、（報云不可拜、）於院如何、（報云、御除服了可拜、但御所爲七條殿者、不可拜歟、）凡亮闇之時有拜無舞如何、（報云、此事不知、尋常之時、有舞踏之所何止之哉者、）

六日、丙子終日甚雨、新大納言邦綱拜賀云々、示可來余第之由、報云、不可答拜、定無骨歟如何、因之不來、不足言云々、

七日、丁丑天晴、定能朝臣來語云、任大臣、一定來十日也、當日可有太政大臣兼宣旨、於内大臣者、不可有兼宣旨、是父入道相國之例云々者、不可有大饗云々、無兼宣旨被任大臣事未聞、末代之政只如犬馬之戲、又語云、入眼執筆不催、源大納言直催中宮大夫云々、是又未曾有々々々、申刻、源中納言來談雜事、故六條攝政殿若君、（生年十四、）今年可有元服之儀、其月未定、但可及秋冬之比歟云々、又語云、隆季卿被催執筆之刻、先申博陸云、執筆作法無相承、庶詣閤下欲蒙嚴訓者、其答不詳、重又申云、縱雖不承子細、於御前一反讀申恐作之次第、以之可爲相承之號云々、報旨許之、即以詣彼亭、主人被謁、其後參陣了、因之傳博陸之說之由唯稱云々、余案之、此事未曾聞、隆季於彼殿致無禮若也、故按察使重通初欲勤内辨之時、爲問作法參故殿、々々僞稱一寢之由不謁之、重通懷愁退出、執道之習古賢如此、彼尙親昵、況疎遠哉、隆季譴責可謂非常、博陸承諾可謂柔和、悲哉、雖有攝籙之號其寄太輕、爲隆季等如此被輕忽之可彈指、余示合兵仗事、納言云、辭退何事之有哉、但尙可思慮云々、秉燭之後納言歸了、人語云、〔後聞、參博陸事專謬事也云々、〕去夜邦綱拜賀、參殿之儀如右大將、〔軍〕但邦綱取綱末拜之、無答拜云々、戌刻參内、謁龍顏、勅云、隆季卿執筆、爲前太相國弟子之由、朕聞之、如何、奏不知給之由、抑、彼相國誰弟子哉、又自未勤執筆、豈爲師之器哉、又勅云、去年秋除目太早速、終事殆可謂過法、余敬屈不言、又勅云、左府取上大間卷之、隆季作置

巻レ之、是非如何、奏云、其有二其說一、恪恰非レ失者、暫
入御了、
八日、戊寅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
九日、己卯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
十日、庚辰天晴、今日忌日也、送二佛經布施取等於法性寺
堂一如レ恆、申刻、新大納言邦綱來、今日着二直衣一始出
行云々、前駈式部大夫、五位四人六位二人、宮內少輔
棟範着二束帶一相從、今日任大臣延引了云々、左大將
今日入洛、猶有二可レ儲レ饗之志一、因レ之俄延引云々、
泰親朝臣來語二天變事等一、熒惑逆入二大微一、平治之外
無二此變一、天下大事出來歟云々、可レ恐云々、
十一日、辛巳天陰、或人語云、去比、法皇御除服之間、
有二違例事一云々、切二御素服一流レ之定例也、而着服
之時不レ召二素服一、因レ之無下可二切流一之物上、忽被レ問二
前相國一之處、召二麻御帶一可レ切レ之云々、而在憲朝臣
申云、御着服之時不レ召レ之、忽召レ之有二禁忌一云々、
又被レ問二隆季一、申云、只雖レ不レ召、求二出素服一可レ切
レ之云々、是又彌有二禁忌一、仍隨二在憲申狀一、日來所レ召
之黑御帶ヲ切流レ之云々是又新儀也、
十二日、壬午或人語云、任大臣日、關白被二參入一、供奉所
司皆以參候、奉二仕御裝束一了、忽延引、古來未レ有二此
例一、官外記等歎息云々、
十三日、癸未小兒可レ參二春日一、宿所儲等事示二送僧都之
許一、可レ有二沙汰之報一、
〔十四日、甲申佛嚴聖人來、良久談二法文一〕
十五日、乙酉天晴、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先レ是、奈良僧都
被レ候、數刻談二法相宗法文一、雖二年齡未一レ闌、能練二習法
文一、尤可二歎美一歟、入レ夜僧都退出、余又退歸、
十六日、丙戌天晴、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執二申雜事一、御役
後事等、有下被レ仰旨等上、此間、大暑連日有二此沙汰一了、
先年葬禮已下雜事、皆置給者也、
十七日、丁亥時々雨下、自二今日一彼岸也、仍余精進、七
箇日之間、不レ可レ用二魚類一、可二念誦一之故也、入レ夜、
始二念誦一、（非二每日念誦一、殊有二祈請事一所レ始也、）戌刻、藏人檢非違使源長俊
來、申レ悅、午刻、侍助阿闍梨來、〔云〕廿五六日之比、
參二詣高野一、兩三月可二經廻一云々、未刻、智詮阿闍梨
來、女房有二風氣一、仍爲二護身一、所レ召也、
十八日、戊子天晴、申刻、邦綱卿告送云、主上、自二昨日
巳刻一溫氣御生、雖レ不レ及二殊御事一、所二告申一也云
云、仍晚頭參內、先レ是、關白被レ候、余問二御有樣於

女房二、（奏作内侍、）昨日只同御事、如二只今一者、殊非二重煩
給一、御膳乖レ例、溫氣少御、疑近來之疱瘡歟云々、謁二
關白一之次、余問二去入眼執筆之間事一、被レ示事等、
一依レ召參ヲ着二圓座一之時、先着二最末圓座一、彼夜敷二三
枚一云々、（余案レ之、敷二四枚一者可レ着二最末座一、長家信長例也、敷二三枚一之時、着二圓座一、尤失也、見任大臣三人也、計二負數一可二左右一事也、可レ謂二守株一歟、）
一寄物取二成文一、
一兩夜結緒切レ之、
已上兩事不審、上﨟勤以前、兩日執筆、大間成文
可レ留二彼亭一、先例如レ此之時不レ切、二箇夜結レ緒、
又如二寄物一不レ取二成文一歟、但定有二所存一歟、
此條問二關白一、分明不レ被レ答如何々々、
一宿官不レ任レ之、外記申云、嘉承、永萬、不レ任レ之、保
元被レ任レ之、違失也云々、因レ之不レ任レ之、
此事又如何、嘉承除目、可二尋見一、如二日記等一（殿暦、中御門記、爲房記等也、）者、無レ疑被レ任也、
一轉任之時、史轉任之所、依二任日一裁二勘文一、但下﨟
注ヲ申上日勝之由二云々、而執筆無二左右一、令レ任二日
上﨟一之間、彼日祈出來云々、彼夜件子細全不二聞
及二云々、

一參二大間一之時、如レ本折レ目云々、
余又問申云、件夜、先參二御所一、見參之後、參內之由
承レ之、如何、被レ答云、全以不レ然云々、此事如何、世間
風聞謬說歟、將又被レ隱事歟、可レ尋二聞一定一、此外、
良久言談、及二亥刻一余退出、今日、出行以前、定能朝
臣來語、任大臣延引日事、如二先日聞一、又語曰、兼宣旨
來廿三日云々、關白於二內裏一被レ語云、任人忩申二兼宣
旨一、仍以脚力（〇一本作御脚力九本作以脚申依今折裏二本爲以脚力）申二此由於法皇一
了、隨二彼左右一可レ有二一定一云々、
十九日、（己丑）今日忌日也、仍不二參內一、早旦、以二消息一問二
女房之許一、報云、疱瘡少々出給御有樣只同事云々、
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佛事如レ恒、此後、有二恒例舍利
講一、事了、余歸來、自二今夜一被レ始二御懺法一是又例事
歟、
廿日、（庚寅）天晴、秉燭參內、謁二女房一、問二御樂事一、只同事
云々、但頗多出給云々、余謁二兼光一、兼光語云、御祈
等事、被二始行一、欲レ被レ始ヲ行季御讀經一、而明後日、
可レ有二九社奉幣一、（御樂御祈、）仍延引可レ及二來月上旬一云々、
件奉幣宣命〔被〕載二三箇之條一、御樂、幷天下病患、天
變事等云々、今日、參內以前召二智詮一、護ヲ身女房二三箇

日可有也、

廿一日、辛卯天晴、送書於女房、被問御樂安否、御有樣同一昨日昨日云々、

廿二日、壬辰陰晴不定、及深更甚雨、晩頭參內、御樂體頗有減云々、先是、關白被候、數刻言談、被語云、大臣兼宣旨、明日可被仰云々、房覺僧正、勤修御祈、可有憚否、女房奉問關白、被答云、日來勤仕御修法歟、今更有此沙汰如何者、仍自今夜可始修千手護摩云々、番僧二口、雖護摩、公家御祈先例、被加番僧云々、房覺忌諱之沙汰、女院崩御之刻、奉祈之故云々、又自今夜、被始尊星王法、前大僧正、於木房被行之、番僧廿口云々、今日、欲被立九社幣、而依幣物不具延引、被定日時、上卿三條大納言實房、辨右中辨經房、職事兼光〔云々〕關白着吉直衣被候、余着亮闇服所參入也、雖奉幣致齋日、非執政及行事之人、着亮闇祗候、是先例也、抑、亮闇年、雖被立官幣、私不奉幣、但付幣物於社司、不憚之、是內々事也、而古來或又奉幣云々、如何、此事問申關白、被答云、依着亮闇服憚歟、近代多不奉幣〔申〕歟、余又問申云、於女房〔若〕小兒者、參詣神社不可憚歟、如何、被答云、勿論事也、其身不着亮闇、更以有何憚哉云々、

廿三日、癸巳終日雨下、及秉燭雨止、自今夜、余、公家御祈、泰山府君御祭、三箇夜所勤修也、陰陽師時晴、昨日、豫此由觸兼光了、日來彼岸之間、七箇〔日〕精進念誦、今日終其功了、

廿四日、甲午雨下、欲參內之處、風氣不快、仍留了、遣書於邦綱卿之許、問御惱之體、令倦御之間、頗六借御、但御溫氣漸令散歟云々、

廿五日、乙未天晴、此日、姫君五歲始參春日御社、余網代車、出車一兩、中務權少輔季信車也、件人殿上人也、布衣前駈六人、右馬權頭基輔、前大宮大進行賴、散位保能、(故季行卿息也、)散位平貞俊、右馬助源國行、女院判官〔代〕藤原光茂等也、先例女房前駈、不論其〔若恐公誤〕達諸大夫勤仕、定事也、各布衣着半靴、共侍五人、出車侍二人、南都宿所、僧都沙汰也、儲同前、又得業覺乘、雜事等、少々致沙汰、今日不入神吉、仍明曉可參社也、須明日可出京、而明後日、京洛當〔日〕太白方、爲避彼、今日出京、明日參社也去年冬撿先例、不避之、然而、彼者宿願有限、又無殘日、事無止之故、强所尋先例也、是不可爲常途之例、仍今度所避〔之〕也、抑、諒闇之中、公家雖有奉幣、臣下不奉幣、又不參神社、是例也、但古例不必然、九條殿不憚給、

然而近代例如此、是其身着諒闇服之故也、於女人者、敢不可憚、因之所参入也、加之、有可忿参〔之〕夢想之故也、女房同相具所参也、又小童（九歳）密々相具、自宿所参社之間、可用他車、不可同車之由、所仰含〔令イ〕也、是件小童、着袴之後也、與姫君同車、理不可然、是以用別車、但路之間、密所同車也、三人幣皆裹之、着赤衣仕丁持之、前駈之中、諸大夫為藤氏之者無之、仍雖為六位、所召具光茂也、為令取幣也、卯刻出京了、天晴、風不吹、尤為喜々々、申刻、大夫史隆職宿禰來、呼前談語雑事、令申事等、

一任大臣〔之〕日、奉仕御裝束公卿皆参、及亥刻延引、未有此例云々、

一去廿三日兼宣旨、左大將家、依有流産事延引、來廿九日可被行云々、是又尚七ヶ日内也、如何、

一去除目入眼執筆、不催大臣及上臈源大納言等、直召中宮大夫事、光能語云、依左大臣諷諫、不催大臣等、又依無上仰、不催源大納言云云、

一宿官事、入眼夜、先被召轉任勘文、次被召宿官勘文、外記（明業、師尚、相議申之、）申云、亮閑年先例、不進勘文、因不〔知〕叙人也者、重被仰〔下〕云、保元〔例〕進之、尚可進勘文云々、又申云、保元例不進之、但於被任事者、不因勘文之進否之由申之、然而不被任云々、

此事、先日如關白被示者、外記依申先例、一切不被任之由、不任云々、若職事傳申之間僻事歟、

一史轉任之間、又有違例、依任日次第載勘文、但下臈上日勝之時、注折帋申其由例也、今度如此、而不被問先例、無左右、依任日被行轉任了之間、上日勝之史、殊愁申之、先例、偏依上日被登用、（謂轉任及叙爵也、）若可因任日先後進、豈闕奉公哉云々、因之、可被摺改之由、有法皇及執柄御命、而上臈史又申云、非無故忿奉公、遭母喪籠居之間、上日被超了、而不慮昇大史、無指雑怠被下少史之條、大愁也云々、所申又非無哀憐、是以、折中被仰下云、祗重上日勝者、（宿時左少史、）轉大史之時、可列盛景（任日上臈、今度轉任者也、）上

云々、仍兩人共開闢云々、
余案此事、先例皆依上日、被行轉任也、不知尋知先規、暗任勘文被任、尤失歟、
一御樂御祈、昨日被發遣九社幣、上卿三條大納言、辨經房云々、使八幡(權中納言資綱)、賀茂(六角宰相家通)、松尾(堀川宰相賴定)、平野(右新宰相中將實宗)、稻荷(治部卿顯信朝臣)、春日(周防守季能朝臣)、日吉(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祇園(新中將滿通朝臣)、午時進發云々、
一來廿六日、欲被發遣祈年穀幣、而止之、此御祈、於御殿被行觀音經御讀經、仍延引、可及來月上旬、〔云々〕
一有長、公保(役イ)等事、依下手人等申狀、定朝法師被考(勘カ)問、然而不承伏云々、中臣氏人考(拷カ)問之例已多、而職事講無例之由、被問人々、是只問外記、不問官辨使廳之間、外記委不知之、故不勘申歟、如此事、尤可被問官也云々、此條、被問人々之時、內府申狀云、可被行御卜云々、此事雖不審(行イ)、依彼申狀被行御卜、官寮共、申可拷決之由、仍被拷問之云々、
一檢非違使別當違亂事、彼夜光能朝臣、偏依殿下仰、以忠親可爲別當之由、仰上卿了、而上卿、誤仰時忠云々、是光能所語也者、是又相違世間之風聞歟、
此外、多有令申事等、秉燭之後、退出了、
廿六日、(丙申)天晴、午後陰、雨不降、戌刻、姬君歸來、今曉、(寅刻)先參社頭、前駈如昨、侍等又同、出車不相具、依無可入事也、小童乘件出車、(不懸下簾)遣遣之、於鳥居外降自車、(國行抱下之)步車後、姬君車放床、昇居外中門內、如常、小童居其傍、(社頭豫敷)發、次先有祓事、(當日出京之時、欲出先有祓、仍於社頭無此事、前日出京、仍當日有祓也、依無陰陽師、即正豫有政奉仕之〔役也〕無贖物、例也、)次有政申祝、光茂取幣、(布衣、)立(取イ)還、祝之後授祿、(大褂一領、)光茂取之、須前駈之中五位取之也、而皆依他姓、留中門外之故也、次參若宮、(此間天晴、)小童步行、若宮神主祐重申祝、幣取同前、又授大褂如初、次歸宿所、更乘輿、先詣南圓堂、小童又乘別輿相具、但於門外下輿、壇上敷盤居之、申御明給布施、堂中荒涼、人不入、彼堂有(之イ)云堂童子者、件物取之給也、次參東大寺、其儀同前、次又歸宿所、上下喰之後、巳刻出奈良路之間〔上〕下向無違亂事、就中、一昨日雨下、昨日今日天晴風靜、又參社之間、雖夜中鹿太多出來、

是皆明神感應、最吉之祥也、逢二最初之鹿一、入必下レ車奉三拜之二云々、仍小童下レ車奉レ禮レ之云々、小童裝束布衣也、 僧都設二宿所及上下膳一、毎事丁寧云々、宿所松殿也、先例、爲二上卿一下向之時、定三用宿所二之也、

廿七日、丁酉天陰、入レ夜雨下、晩頭參内、此兩三日、風病不快、仍不參、今日所二參入一也、先レ是、關白被レ候、問二御藥之體於女房一、大略皆出終了、令(今イ)二倦御一之間、心地不レ宜、雖レ然、大都御減氣之體也云々、 關白被レ語云、自二昨日一、被レ始二孔雀經御讀經、幷觀音經御讀經等一云々、又自二明日一、可レ被レ行二十座仁王講一云々語レ之、次被レ示云、見二舊例一、季御讀經論義日、親昵卿相兩三人、應レ召參入、聽三聞〔之〕二若二直衣一候二簾中一、近代無二此事一云々、余云年來有二御論義聽聞之志一、雖レ然、有二公事一之日、非三指召一、着二直衣一參入有レ憚、仍不二參入一、自レ今以後、推參欲二聽聞一如何、被レ答云、更以何事之有哉云々、秉燭之後、參二女院一、依二小御堂修二月一也、先レ是、被二始行一、藤中納言資長候レ座、僧十口、此中、僧綱二口也、大導師敎化了、錫杖之間、給二大導師祿一、光綱朝臣取二被物一、宗雅取二布施一、次給二諸僧布施一、四位已下取レ之、資長不レ取レ〔之〕如何、行事不二告示一歟、事了、僧等退下、余起座、參二御所一、次歸出、招二藤中納言一、女院御後事等、自レ兼有下可レ被二沙汰置一之事等上、其間事可レ申二沙汰一之由仰レ之、且是御平生之間、有二如レ此沙汰一、是上東門院、四條宮等例也、四條宮例、大夫俊明卿奉レ仰、可レ被レ行次第及雜事等、注三置之二、是其例也、當時院司之中、多是疎遠人也、仍殊被レ仰付之由、加三仰之二、資長申云、早可レ申二沙汰一、凡院中之外、更無二相憑方一、縱雖レ可レ有二御追却一、御萬歲之後、必可二參籠一之由、中心存レ之、如レ此被二仰下一、且爲二本意一、但一切不レ知二子細一、下レ手作二其式法一之條、不レ堪二其事一、只任レ被二仰下一可二奉行一也、余答下不レ可(之イ)レ有二別事一、尋三見舊記等二可二計申一之由上了、納言退出了、今夜、女房參二此御堂一、事了歸レ家、余同歸レ家、

〔廿八日、戊戌、終日雨下、早旦、大原聖人本覺房來、談二法文事等一、多是後世菩提事也、〕

廿九日、己亥、陰晴不定、晩景參内、陣口車數兩立レ之、依二不審一相尋之處、有二大臣兼宣旨一云々、仍密々入レ自二北門一、參二御所方一、先レ是、關白被レ候、此間、於レ陣有二召仰事一云々、頭右中將光能朝臣仰レ之、左大將先

候御所方、次赴陣承之、即退出了云々、件兼宣旨、去廿三日可被行、而左大將家、俄有流産事、依七箇日穢延引、今日尙爲彼穢中、仍又可延引之由、昨日聞之、而猶今日被行之、如何、御樂之事、問女房等之處、（昨日今日殊以御減、）於今者安堵云々、頃之、關白退出、次余退出了、

三月（小）

一日、（辛丑）陰晴不定、依每月幣沐浴、神事如恒、付幣於社司、依恒例事也、奉寫心經、又如例、」

二日、（壬寅）天晴、未刻、參女院御方、入夜歸來、今日、寶殿、奉渡愛染王（白檀）、爲本尊所奉造立也、先年奉造了、重又所彫刻也、送書於女房許、問御樂事、報云、御減氣之後、殊事不御云々、

五日、（乙巳）天晴、此日有任大臣事、以內大臣師長任太政大臣、以左大將重盛任內大臣、以前大納言實定還任大納言、內辨三條大納言實房、宣命使堀川宰相賴定、外辨上卿別當忠親、召少納言惟基云々、頭右中將光能朝臣奉行云々、三條大納言、卽向饗所云々、左府、及余、被超越下﨟事、已三箇度、希代事歟、

六日、（丙午）天晴、自今日、被初行季御讀經云々、午刻、長光入道來、語和漢事等、隆職注送昨日任大臣宣命云、

天皇我詔旨良万止勅御命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士（公イ）民、衆聞食止宣、內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師長者、久任朝庭天、國乃重臣奈利、仍太政大臣乃官爾、上賜比治賜布、又正二位行大納言平重盛朝臣者、勳績相積之上爾、朕加儲宮之間爾、大夫乃勞毛有爾依弖、內大臣乃官爾任賜布度、又宣布、正二位藤原實定朝臣乎、大納言乃官爾任賜布度勅、大命乎、衆聞食止宣、

安元三年三月五日、

執政臣、未任太政大臣之前、他人令任之時、宣命詞云、其大臣（指執政人也）、可任官也、然而、依謙讓之心切、任賜他人之由載之、而久安實行（元右大臣）、越左大臣賴長（執政以前）、任太政大臣之時、依大內記長光障、文章博士永範作宣命云々、左大臣ノ可任官也ト作之、是慣執政之人例也、時人稱遂失之由云云、今度、依長光入道諷諫、業實所削、尤可然、比

詞、兼日大內記不得案云々、欲稱朝元老之由、郎其齡未及四旬、欲書累代奉公之由、又其父謀叛人也、其身蒙罪之人也、欲載仕數代之朝之由者、是又無實也、歸洛昇進後不歷幾程、進退惟谷云々、只久任朝廷、爲重臣之由可候之旨、長光教訓歟、是尤可々々、

源中納〔言〕注送昨日儀曰、

酉刻初參內、于時、左右大將、左衛門督等、候中宮殿上、光能朝臣仰宣命趣之間也、殿下候御前給云云、宣命草淸書等、光能奏聞之間、日入了、昏黑之間、內侍出、其親扶持之、內辨三條大納言、相具內記進軒廊、外辨上大理、宣制如常了、內大臣自庭中經階前、進東中門拜賀、光能奏之、再拜了、被申縫殿事、仰昇殿、昇殿上之後、光能又召之、參入御所、次自堂上被參中宮御方縫殿中、有贈物、御琵琶、根炎取之云々、依父子儀、無拜禮云々、如前、自庭中歸東門被出、無御前儀云々、光能朝臣出陣、仰縫殿事、大將如元、宣旨等、上卿三條大納言云々、拜賀等時、庭上相從公卿、右大將、左衛門督、右兵衛督、平宰相、三位中將、及相親雲客八九人許也、武安布衣、諒闇衣、濃打衣、立烏帽子也、返宣旨了後、退出之時、猶布衣也、右大將隨身、時々有前聲、縫所儀、主人先入、諸卿來集之後、三條大納言、自公卿列進、入中門、主人降、立南階西柱南二丈許、客首進五許丈、政官等立了、主又揖、頗深、客答揖、至第三度、客不揖、進出二丈許、主又揖三ヶ度、皆有答揖、主進昇着親王座、客昇階東邊着座、次々着座、納言座歟云々、至賴盛卿、八人着了、無座也、仍雅賴退出了、不知後事云々、打出白衣、蘇芳上着、生木唐衣云々、左衛門督、於座可行事、權右中辨親宗、於透渡殿可行事云々、縫所見參公卿、

大納言、實房、邦綱、中納言、宗盛、兼雅、時忠、忠親、成範、賴盛、雅賴、實綱、

參議、敎盛、宗通、賴定、

政官辨、親宗、兼光、光雅、

少納言、惟基、師家、

大外記二人、賴業、師尙、

大夫史隆職等、〔云々、〕

又定能朝臣注送、大略同前、但拜賀之間、殿上人賴實以下十人許、取松明前行云々、又內侍着諒闇裝束召之云々、

七日、丁未、雨下、申刻、大外記頼業、相伴息男外記良業
來、（件良業、去除目、任外記、而煩拖婚、于今不〔申〕拜賀、仍今所參也〔云々〕）余召頼業於簾前、
尋問條々雜事等、

一除目之時、不被任宿官事、

申云、頭右中將光能、仰可進轉任宿官勘〔文〕之
由、外記申云、於宿官者、先例不進勘文、天仁記
注云、雖被召勘文、不進之者、重被仰云、保
元進勘文、今申狀如何者、申云、於保元者不知
給、天仁例如此、永万又不進之、但雖不進
勘文、代々所被任也者、而不被任之外記、力不
及事也、於轉任勘文者、密可叙爵〔之〕者、行
轉任、進勘文、宿官雖可爲同事、已書載叙人之
位、進勘文、此條、叙位披露以前、尤多所憚、仍代
代不進之、若被下異名、尚可進之由被仰下者、
別御定無左右、一旦爭不申子細哉、隨又先例如
此云々、

此事、外記、先例不被任宿官之由、依令申、
不任之旨、天下謳歌、仍不耐不審、尋問、所申
如此如何、加之、先日、隆職內々令語申旨、
（彼時、在其座聞子細者也）、又以如頼業申狀、然者、無外記之失
歟、

〔一〕史轉任之間事、

申云、外記之習、任之日進勘文、若下﨟上日勝之
時、申上其由、是定例也、今度又以如此、而不事
問、依任日被行轉任、而之間、其愁出來也、先
例、多依上日有登用、今度之儀、無其沙汰歟
云々、

此事又、外記只因任日進勘文、下﨟上日勝之
由、不申上之旨、世間披露、仍尋問之處、申狀如
此、是又、先日隆職之說符合、然者、兩條共、非
外記〔之〕失〔歟、〕

一入眼欲延引、又俄被行事、

申云、件日、依光能告、先參殿下、光能令語〔申〕
云、今日入眼延引、其故者、可被行任大臣、其後任
人等一定後、可有入眼之儀出來者也云々、爰頼業
申云、依可有任大臣、入眼延引之條、未得其意、
只今夜、被行入眼、雖明日明後日有任大臣、其後
有可被任官者、更被行臨時除目、可有何咎
哉、被始行除目中絶、入眼延引之中間、被行任
大臣之例、未曾有者、光能參殿下御前、歸出云、

二十二

所レ申可レ然、素延引不レ得レ心事也、早參院、可二申
定一之由有レ仰、汝可二相具一云々、仍光能相共參院、
奏聞之後、入眼、今夜可レ被レ行之由、光能仰レ之、其
次密語云、今夜可レ有二任大將事一、其間事、可二奉行一
之由、參內之次、可レ傳二基親、光雅等之間一云々、仍
賴業參內、傳二示基親一、（光能不レ候云々）于レ時丑刻許歟、此後、
始、大將辭退事出來、被レ上レ狀事翌日之朝云々、次第
未二曾有一云々、
一任大臣延引事、
申曰、備二御裝束一公卿參入、博陸御參、內記草二宣命一、
參入政官等、皆取披露、而及二亥刻一、忽然而延引、是又
未レ有二先規一云々、
一今度、隆季執筆之中、以二內給、名替、國替等一、每度
注二臨時內給一、尤不審事也云々、
一祈年穀奉幣、來十一日、上卿左大臣、當日定云々、
一㝡勝講、依二亮闇一不レ可レ有之由、世間云々、
此事、理不レ可レ然、寬德以後、亮闇、皆是大嘗會以前、
不レ被レ行二㝡勝講一、不レ可レ爲レ例、長保例可二相叶一之
處、彼間、件講、必每年不レ被レ行レ之、又不レ被レ定二其
月一、仍縱雖レ不レ被レ行レ〔之、〕難レ備二證據一者、以レ理思
レ之、御齋會、季御讀經御論義於二御前一被レ行レ之、又他
神事佛事、除二宴飮作樂一之外、諸公事、皆以〔後〕被レ行
レ之、至二件御八講一、何因二諒闇一可二停止一哉、但保元、
八月被レ行レ之云々、頗不レ得レ心事歟、以二此子細一、含二
賴業一、賴業深以甘心、
一公家御筆御八講、周忌以後可レ被レ行云々、此條如
何之由、賴業令レ申二出之一、
〔余〕答、以二周忌之內一可レ被レ行之狀、是天曆、長保
之例、每事符合、又吉例也、隨又御經、已可レ終二一部
之功一、報恩謝德之道、以二早速一爲レ先、强爲レ調二過差
音樂一、被レ過二周忌一之條、不レ叶二物義一者、賴業又以
甘心、
此外、咄二和漢之才一、談二天下之動靜一、其才可レ謂レ神、
可レ貴云々、此次示云、全經之所レ判、天變有二二義一、
一者、變異先呈、禍福後顯、是必然而不レ惑、一者、變異
不レ可レ必二果成一、所以何者、爲レ使三君施二治政一、爲レ使三
臣竭二忠節一、以棄レ惡取レ善之謀、天示レ之、因レ之聖主
施二德政一、變早退也、以二此說一爲レ勝云々、又申云、
世之衰微、逐レ日速疾、可レ恐可レ悲云々、良久退出
了、

八日、戊午陰晴不定、風吹、未刻、頭右中將光能來仰云、左相府依頤物、辭申神宮上卿、如本早可奉行、又來十一日、可被發祈年穀奉幣、同可奉行、抑、神宮事、先々奉行之時、殊令尋沙汰之由聞食、尤神妙事也、必可奉行之者、余依所勞不能出仕、以令季長朝臣令傳申之、申云、神宮事、於子細者、先々令言上了、殊被仰下旨、不能申左右、但當時沈病席、如不辨東西、何況奉行公事乎、今暫不可叶、是偏非遁避之儀、於所惱平減之後者、早可致沙汰、如只今者、乍臥病難受取公事、相計可然之様可被申沙汰者、余此五六日、風病更發、企藥湯之間、彌以倍增、當時不能起居行歩、故申此由了、奉幣上卿、又以勿論病中不可叶者、光能退出了、

九日、己酉天晴、一昨日、關白所被借與之故殿御記二卷、返獻了、　此日、季御讀經結願云々、

十日、庚戌天晴陰、雷下雷鳴、風病有少減、湯治終于今日、施樂院使憲基參、問所勞事、又大夫史隆職參、悦申陽寛阿闍梨事、余不逢之、

十一日、辛亥天晴、長光入道來、余受貞觀政要之說、自今日止湯治了、　人傳云、神宮上卿事、有可被仰太相之○之下恐有落字歟云々、而依關白之被申、不被仰之、因之、下官奉之云々、自今日服蒜、依病重也、

十二日、壬子天晴、自昨日夜、風病猶增氣、無術、忽難復尋常、仍送書於光能朝臣、示可辭申神宮上卿之狀、有可申沙汰之報、此事、先日被仰之時、當時有所勞平減之時、奏可奉行之由、因之、未被仰他人、過今明、可被下文書之由、有其沙汰云々、而所惱非輕、專難相扶、仍重所奏此旨也、關白之許、同示此趣、報云、可存此旨者、

十四日、甲寅天晴、入夜小雨、女房密々詣廣隆寺、未刻、頭右中將光能朝臣來仰云、神宮上卿事、先日所勞平減之時、申可奉行之由、重又令辭申、何様事哉、先々奉行之時、殊辨理致令申沙汰、叡感善之、故再三被仰之、今強遁申之條、頗遺恨所思食也者、內々示云、御氣色頗不快、令奉行御、尤宜歟云云、余所惱不輕、仍以季長朝臣所傳申也、余令申云、初被仰下之時、雖臥病席、恐忤詔旨、奏可奉行之狀矣、其後雖加醫療、敢無減氣、彌以倍增、猶待其減之者、自涉旬月歟、神事擁怠之基、還有其恐、

因レ之、重所レ奏二子細一也、而今承二重勅定一、不レ能レ申二左右一、但非二敢詐僞稱一レ病、雖レ然、綸旨重疊、於二奉行一者不レ可二辭申一、至二出仕一者、更不レ可レ堪、此條猶可レ有二後恐一歟、可レ然之樣、可レ被レ奏者、光能云、法皇今曉臨二幸福原一、來廿二日、可レ有二御入洛一、彼時可レ奏二此旨一云々、此事、未レ得二其意一、疑光能之結構歟、左〔相〕府依レ病辭退、已以允容、被レ責二仰病身一之條、爲レ恐不レ少、疎遠之身、於レ事如レ此、是末代之習耳、

〔十五日、乙卯天晴、實嚴阿闍梨來、談二眞言事等一云々、〕

十六日、丙辰天晴、自二今日一、以二智詮阿闍梨一令二護身一、又余、毎日所作書二目錄一給レ之、自二去十一日一、依レ服レ藥退レ之、自二件日一服レ藥之間、令二作僧修一之、以可レ代レ之、

十七日、丁巳天晴、主上御不例、令二平愈一給了云々、依レ無二日次一、未二令レ浴給一云々、

十八日、戊午天晴、右少史中原國保來、申云、明日可レ被レ行二列見一者、自二今夜一所勞更發、

十九日、己未〔天晴、終日病惱、濕氣殊甚、近日之〕此日列見云々、又有二仁王會定一云々、

廿日、庚申天晴、右少史〔中原〕國保、持ヲ來餠餤一、此次、問二昨日列見、公卿辨官等見參一、申云、三條大納言、別當、權中納言實綱、六角宰相、左大辨、右中辨經房、左少辨兼光、右少辨光雅、少納言惟基等云々、　余自二今朝一汗多出、溫氣頗散、然而惱亂不レ止、

廿一日、辛酉天晴、所惱同二昨日一、人傳云、山上大衆已欲レ下レ京云々、是去年之訴也、加賀守師高、可レ被二配流一之由云々、件目代、燒ヲ拂彼國白山領一云々、子細委不レ聞、中務少輔季信申云、去夜、依二當番一參內、左少辨兼光、密々令レ申云、御所遊事、猶事外六借之體、其間候、若未二聞食及一歟云々、日者存二御平愈之由一之間、聞驚不レ少、所勞次第如レ此、仍不レ能二馳參一、可レ然之樣、可二披露一之由、可レ令二兼光一旨、仰二季信一了、入レ夜、以二使者一、問二御藥之事於邦綱卿之許一、所レ答旨、頗似二重煩給一、御痢病、御頸腫、兩種御惱非レ輕、適御減之間、今又御溫氣出來云々、次第太以可レ恐事歟、余今日、使三時晴行二泰山府君祭一、使三泰茂行二天曹地府祭一、共是所惱之祈、兼又爲レ消二天變之災一也、此間、熒惑守ヲ犯右執法星一云々、件星猶在二太微中一、自二去正月一于レ今未レ出云々、左〔相〕

府庫物太重云々、今日〔申刻〕法皇御入洛云々、
廿二日、壬戌天晴、未刻、隆職宿禰來、進下康和四年、太神宮禰宜宣綱、依ニ放火落書等事一、被ニ糺問一之間宣旨目録上、申刻、頭左中將定能朝臣來、爲レ訪ニ余疾一也、昨日、院御共歸京云々、藤原千僧之間事、問レ之、答云、先自ニ十五日一、三ケ日之間、有ニ千壇供養法一、此中、百壇護摩、其中壇法皇修、自餘、東寺、天台、眞言師等、各宗長者已下、大略無ニ殘人一云々、自ニ同十八日一、三ケ日、供ニ養千口持經者一、供養法者、入道之所レ修、供養持經者者、法皇之所レ令レ行給也、是奉ニ爲建春門院一也、其持經者等、殿上侍臣已下、北面武者所、主典代、廳官、皆悉被レ宛レ之云々、還御之時、入道進ニ引出物等一、唐物等珍重云々、余委語ニ闕所勞有樣一、示下可レ達ニ叡聞一之由上、先日稱ニ虚病一之由、有ニ讒訓一云々、爲レ遁ニ其恐一也、此次、定能朝臣云、只今參內、自ニ彼所一參也、御藥事、已以令レ復レ例給了云々、
又語云、大衆只今不レ可レ下レ京云々、以ニ奏狀一可レ申之由、以ニ光能朝臣一被レ仰ニ座主一云々、
廿三日、癸亥天晴、送ニ書於女房之許一、問ニ御藥事一、報云、於レ今者、御平愈了云々、　又奉ニ書於關白御許一、申ニ同事、及大衆事等一、報旨云、御藥復レ例給了、大衆事、其後無音云々、
廿四日、甲子天晴、右少史中原國保、持ニ來春季仁王會日時僧名一、訓ニ立紙一是也、去十九日有レ定、上卿大納言實房、辨左少辨兼光、廿九日可レ被レ行云々、基輔參院、歸來云、光能朝臣申云、神宮上卿事、御所勞、子細具以奏達、仰云、尤不便聞食、早可レ仰ニ實定卿一云々、仍仰ニ彼卿一之處、已以領狀、御辭退之條、御氣色不快之事、更以不レ候云々者、入レ夜、定能朝臣示送云、御所勞事、達ニ叡聞一了、更無ニ不快之御氣色一云云、
廿五日、乙丑天晴、未刻、泰親朝臣來告云、熒惑已犯ニ右執法星一、相去五寸、猶定掩犯歟、先レ是、犯ニ左執法星一了云々、左右大臣、其愼共重云々、　此旨、今日參院奏聞、各不ニ早可ニ告申一之由、有ニ御氣色一、仍所ニ參啓一也云々、即可レ使ニ泰親修ニ大星祭一、問ニ日次一之處、來月四日云々、余內心所レ思者、去年兩度犯ニ此星一、無ニ幾程一有ニ超越之事一、今度逆行又犯レ之、其災重ニ於去年一、深所レ可ニ謹愼一也、余以ニ不德一居ニ重任一、六正一而無レ備レ之、豈足レ爲ニ輔弼之臣一乎、是以頻ニ星變異一、加之、宿曜之所レ指、中天不レ輕、理運之厄會、無レ由ニ于欲レ遁、

只以直正所任天運也耳、申刻、新大納言邦綱卿來、余依所惱不快、隔簾謁之、多有示事等、移刻歸去了、

廿六日、（丙寅）天晴、未刻、左少辨兼光〔來、〕爲訪疾歟、余不謁之、同刻、藏人中宮大進基親來仰云、有長申、公俊兩條犯過事、於使廳被拷問下手人、（則貞丸、憲石冠者、）及定朝法師等之處、所申不異〔及〕官底之問注、已無承伏之辭、（則所被副下問注記通也、）問以之謂之、有長之身、奏事不實〔之〕過難遁其罪、何樣可被行乎者、余申云、今如被仰下者、有長已被處奏事不實之科歟、於罪之輕重者、問法家可有沙汰歟者、余依疾厚、不謁之、以職事國行、所令〔傳〕申也、

廿七日、（丁卯）天晴、午刻、女院御所、有炎上事、失火也、自御持佛堂出來、（御在所傍、寢殿內也、）即渡御々堂御所、（依爲坤風、御堂所令逃也、）余直廬始爲風下、而俄風直、免餘熖了、希有事也、先是、阿闍梨智詮來、即有此災、余仰可祈念之由、今令逃了、是佛法之力歟、可貴々々、關白已下、參御堂御所之輩、濟々焉、余同以參入、日來依重惱、不〔出〕紙障外、今依無止事、慾參入、神心如無、及晚歸來、入夜、女院渡御蓬屋、余渡賴輔朝臣南直廬了、抑、先年火事之後、今年當第四年、無幾程、頻有此災、可恐可歎、倩案火之起、是天運之所令然歟、不能左右、壞渡法性寺御所、可被造作之由、眼前被申關白了、此事雖不可然、忽他計不可叶之故歟、今日參入公卿已下等、關白、余、大納言邦綱、中納言資長、忠親、雅賴、成範、按察使資賢、（件人來余第也、）參議家通、散三位信範、俊經等也、殿上人、頭中將定能朝臣以下、數十人也、

廿八日、（戊辰）天晴、入夜甚雨、終宵不止、昨日不參入之人々、參女院云々、又來余第、淸輔朝臣來語云、大納言實定卿令申云、還任之後、公事之間事、聊欲致沙汰、不審太多、如然事、更無申合方、參上欲入見參、凡萬事以蒙仰、可爲悅云々、此旨、便宜之時、可申入之由、所被申也云々者、余答云、追可申案內之由存之、然而、無仰之間成憚、令（イ今）命可謂本意者、余內心所恐者、內辨、官奏、執筆等事、爲尋問歟、於此三ヶ公事者、無相承之時、難勤其役之故也、但隆季之類非此限歟、此事、

可レ謂レ難レ堪、家説更不レ能二口外一事也、又事躰頗似二無骨一歟、爲レ之如何、入レ夜、定能朝臣來、欲レ辭二兵仗一之間事、可レ付二御氣色一之由、仰含了、是依二天變、及重厄、所勞等事一也、此事、自二去年一思蒴、自然至二于今一、而之間、近日其愼殊重、仍所二奏聞一也、又侍從中將所望事、火事以前、自二女院一被レ仰、伺二可二申入一之由一、不レ得二便宜一之間、未レ申云々、除目、來月一日三日五日等之間云々、今明可レ伺二便宜一之由、所レ令レ申也、余兵仗之事、除目以後可レ奏之由、仰了、又光經所勞事同示付了、先レ是、全玄法印來、有二示事等一、今日、又長光入道來、談二古事等一、

廿九日、己巳、自レ夜雨下、朝間風雨太烈、巳刻以後天晴、今日本命日、泰山府君祭如レ恒、余脚病、昨今殊以倍増、是火事之間、忘レ病奔波、五躰四支如レ搖如レ將、起居偏以不通了、

玉葉卷二十三 終

玉葉　卷第二十四

自安元三年四月
至同年六月

四月〔大〕

一日、庚午、天晴、召智詮〔阿闍梨〕有仰付祈事、今日平座之次有敍位云々、太相國被敍從一位、上卿成親〔卿〕職事光能云々、少內記成棟承之、入夜五條大納言邦綱來、余依疾厚、隔障〔子〕謁、

二日、辛未、雨下、大夫史隆職注送云、去廿九日宮司公俊給榮爵、五人修造離宮院、令重任、兼又則員、並濫石丸、給獄所、已上兩人、志殺下手人、自餘獲可給身假之由被仰下云々、又去晦日、依山僧訴、加賀目代師恒、被配流備後國了云々、戌刻、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卿被來、余依風病、隔障子逢之、炎上日依所勞不參、爲謝其恐參女院之次所來也云々、被語云、去月下旬之比、新少納言惟基、初申行請政云々、請印開神宮文出來、着亮闇裝束請印神宮文之條、有其恐、仍留件文了云々、後日列見之次、作着亮闇、被請印了、上卿三條大納言、此事是非如何云々、余不知先例、如此事一向可因例也、

三日、壬申、天晴、入夜小雨、自女院以定能朝臣有被申入事、御氣色不惡云々、申刻、關白送書被示云、橘氏是定欲令讓申如何、先々上﨟大臣被定行事也、某依六條攝政讓多年致沙汰、隨御返〔事〕可奏聞也云々、余報云、畏承了、可隨御定〔也〕者、　此事被攝錄之最前可被讓也、而數年之間無其事沙汰、至于今忽然而此議在來、頗爲奇、然而非可遁避事、仍答可隨命之狀耳、

以五條坊門東洞院地一町可被宛御作事之由、女院有其仰、余申尤可然之由、件地、余可傳領之所也、日來以彼地可被支造作之〔由〕欲令申女院、而以領地被宛作事、頗渉凡庸之儀、是以不申出之間、適有仰、因之服膺稱善者也、女院被〔悅〕仰云、承諾之由、余申云、此仰還以遺恨者、即被仰合邦綱卿、申云、事體雖非神妙之沙汰、無他計者、爲之如何、尋要人可申云々者、又法性寺御所、除寢殿已下、兩三屋之外、皆悉可被壞渡云々、新造御所指圖、可作獻之

由有仰、余依疾不能致如此之沙汰、申可被仰合雅頼卿之由、依仰召遣了、申明後日可參之由、

四日、癸酉天晴、邦綱卿申下五條坊門地有要人之由上云々、大略有其恩事歟、依天變事使全玄法印修冥道供、一夜、祭文、長光入道草之、余自清書爲竭精誠也、又爲銷同災、使泰親朝臣修熒惑星祭、以職事國行衣冠、爲使、又自今夜、使智詮阿闍梨修不動供、七ヶ日、爲除疾也、

五日、甲戌天晴、未刻、源中納言雅頼被來、示可被遣獻指圖土代之由、納言諾、此外有示事等、今日祭除目云々、

六日、乙亥晴、見昨日聞書、信業子業忠、任左馬權頭、去年冬、今年春、今度並三度除目、皆以有珍事歟、入夜甚雨、

七日、丙子雨下、小童自去夜不例、疑疱瘡歟、以女院職人通業、近習太相國者也、訪太政大臣遭大災事、

八日、丁丑天晴、此日依當神事、内裏無灌佛、院及皇嘉門院進布施、今日院有御堂供養、是被模造天王寺念佛堂也、公顯僧正爲導師、讃衆八口云々、

左少辨兼光爲訪疾來、余不逢之、

九日、戊寅天晴、小童疾重、修土公鬼氣泰〔山〕府君等祭、今日添爲延春門院、有一品經供養云々、

十日、己卯天晴、泰親來問天變事、熒惑猶留太微中、今日成鈎乙云々、

十一日、庚辰入夜大雨、

十二日、辛巳朝間小雨、佛厳聖人來、余隔障謁之、談法文事、又問風病之療治、此聖人能得醫術之人也、」

十三日、壬午天晴、新院御坐之時、自今日神事、近年無御禊、仍不齋、自去夜半台山衆徒、參洛集會、祇陀林寺、卽欲參陣口之間、爲官兵被射散、東西分散、神輿等弃置路次云々、件神輿射立矢云々、古來雖有衆徒騒動、未無其矢中神輿之例、尤可懼々々、

十四日、癸未天晴、寅刻、人告云、山僧又以下向、依恐其事、忽行幸法住寺殿云々、余敢不信受之間、大夫史隆職告送同狀、縱爽秋雖致謀叛、天子豈弃皇居乎、可彈指之世也、其臨幸之體、又以非直世事歟、供奉之輩、或直衣、或衣冠、主上御腰輿、關白兼不被聞之、依卒爾之告遲參、御倚子時節殿上

雜具等、積二雜役車渡之鎰鈴等一人夫負レ之、凡禁中周章、上下男女奔波、偏如二內裏炎上之時一云々、中宮行啓、大進基親之外、更無二他人一云々、佛法王法滅盡期至歟、五濁之世、天魔得二其力一、是世之理運也、惣非二言語之所レ及、非二筆端之可レ盡、夢歟非レ夢歟、言而有レ餘、歎而無レ益、不レ能二左右一云々、經家朝臣來語云、昨日於二內裏一被レ問二人々一事兩條、一神輿幷弃二置路次一、爲二之如何一、人々申云、可レ被レ仰二座主及僧綱等一、不レ然者可レ被レ奉レ渡二祇薗一、仍被レ奉レ移二祇薗一了、一大衆已致二謀叛一、其罪科之法如何、人々申云、忽難二計申一、退可レ有二沙汰一者、今日又被レ問二人々一云、衆徒猶欲二下向一云々、任レ法可レ被レ禦、而若猶敗二軍陣一亂二入洛中一致二濫惡一者、何樣可レ被レ行哉、人々一同申云、其條非二力之所レ及、只在二叡念一云々、此問狀太見苦歟、官兵等被レ分レ手可レ被レ防二衆徒參洛之道一也、而敢無二其沙汰一、只御在所之近邊、雲集星列云々、大都以二京洛一、可レ爲二戰場一歟、是又未曾有事也、又內侍所、今夜可レ奉レ渡二法住寺殿一云々、此事先例全不レ見事也、內侍所不レ出二給洛外一、不レ尋二先例一被レ行歟、不便々々、或人語云、大衆送二書狀於相國入道一云、爲レ致二訟訴一、猶可レ參二公門一、早可レ被レ致二用心一也云々、忽見二此狀一、深以恐懼、因レ之行幸之儀出來云々、今夜大衆、一定可二參洛一之由風聞、余云、忽不二下向一歟者、

十五日、甲申天晴、午刻、大夫史隆職來、余依二疾厚一不レ謁、使三人問二衆徒之間事一、申狀如二風聞一、但賢所渡御事、昨日被レ問二公卿一、參入公卿、實定卿已下十二人云々、各依レ申二無レ例之由一、忽以停止、經盛卿及左少辨兼光等、爲レ守二護內侍所一祇二候閑院一云々、又申云、奉レ射二神輿一、及依二大衆事一、臨二幸他所一、其以無レ例云々、卽參二法住寺殿一了、人告云、今曉依二院宣一、僧綱等企二登山一、衆徒大怒、皆以逐散各逐電、歸參申二此旨一云々、申刻、隆職告送云、還御今夕之由被二仰下一、衆徒訴事、賀茂祭以後、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賀茂祭警固、還御以後可レ被レ行云々、酉刻、關白送レ書云、今夜可レ有二行幸一、可レ借二送毛車一云々、申承之由、卽送二網代車一、今夜許可二立替一之由被レ示、以二其牛一進二毛車一了、又人告云、加賀守師高配流、奉レ射二神輿一之者可二禁獄一、件〔兩〕事等、祭以後可レ被レ行之由、內々先被レ仰二座主一云云、因レ之去夜大衆不二下向一云々、今日尊勝念誦如

恒、賀茂上社遂葵、下社並松尾不進之、爲奇、
十六日、（乙酉）天陰、一昨日泰經朝臣、書院宣之趣、遣
座主之許云々、其狀如斯、
叡山衆徒、訴次第申狀、忘道理、當時濫行越上
古、然而不慮之外、神輿事出來、依恐思食、可被
行罪科、以此旨可令下知山門僧徒給歟、
者依院宣、上啓如件、

四月十四日　右京大夫泰經

謹上天台座主御房

今日祭也、使右近少將雅賢、中宮使權大進重頼、內藏
寮使三善倫仲、召憲基問灸治、寸白、脚病、風痺
三種之病、同時發動、仍所問也、申云、可服訶梨
勒丸、又每夜可洗足云々、今日神事也、
十七日、（丙戌）雨下、今日又神事也、入夜解之例也、一昨
日還御閑院之間、葱花鳳輦有議定云々、遂被
用鳳輦了、近代多神事之時、被用葱花之故也云
云、又昨日重遣御教書於座主之許、其狀如此、（此御教書、文章頗錯、理致不明、就中破損神輿之次、此次第先例及度々云々、已是虛誕也如何、々々、）

衆徒濫行間事

右白山僧侶、末寺燒失訴出來、被問子細之處、
代々國領也、更非寺領可有對決之由、頻所
陳申也、但雖非寺領、燒拂之條、所爲之旨不
穩便、仍國司改定目代了、其後不及公家、誠
雖散鬱陶之由、依令執申給、忽處配流之罪
科、豈非過分之裁許哉、而被借惡僧結構、今
及衆徒騷動之由聞食、被加制止之處、不用
院宣、切拂使所司住房、尤猛惡也、以奏狀
可言上旨、職事加下知曰、初解狀白山訴人、可
令對決之由、被仰下、不進神人、忩動神
輿、猥企參洛、此次第已以反逆也、任前例、
於坂下遊、雖可被相禦、爲聞食披子細、
被免參陣、如先々者、留官兵、前以僧綱所司、
可言上、愁緒之處無左右、打退官兵、欲〔亂〕
入內裏、又令乃傷官兵了、濫行已過古跡、更
非訴詔、已同謀叛儀、仍相禦之間、神輿及破損、
實是朝家大事、叡情所痛也、但此次第、先例雖
及度々、又非可默止、何況叡念所歸、偏圓宗
之敬法也、已忘衆徒凶惡、只思食一山安穩、仍國
司處流罪、下手官兵又可有罪、兼又神輿事、御
沙汰候之處也、以此趣宜令下知山上給者、

依ニ院宣一上啓如レ件、

四月十六日　右京大夫泰經奉

謹上　座主僧正御房

十八日、丁亥、天晴、未刻大雨、去十三四兩日、大衆合議事
問ヲ送源納言ニ、報狀云、十三日神輿事出來之後、光能
朝臣問ニ諸卿ニ〔曰〕、于時、實定、定房、實國、忠親、雅賴、實家、實守、候ニ殿上一、　神輿御ニ于
陣中一、何樣可レ有ニ沙汰一哉、惡僧等殘ニ于京中一、又爲ニ
之如何、實守發レ語云、神輿事仰ニ座主一、以ニ祇園神
人一可ニ奉送一歟、惡僧事被ニ尋搜一、隨レ狀可レ有ニ沙汰一
歟、雅賴申云、神輿事、可レ被レ仰ニ合座主一、惡僧事、仰ニ
撿非違使一、可レ被ニ追上一歟、　光能參院了、歸參語云、
直被レ召ニ仰澄憲一了、祇園別當也、
十四日、雅賴參上以前有レ定云々、　仰詞曰、蒙ニ甲冑一
可ニ參洛一之由風聞、於レ今者任レ法可レ禦之由、被ニ仰
下一了、其上事何樣可レ有ニ沙汰一哉、人々一同申云、
可レ禦之由、御定切了、其上事隨ニ有樣一可レ申歟、兼
難知之故也者、未刻許又有レ定、于レ時雅賴、長方等
參加、仰詞曰、山僧恐被ニ致害一之條、以外罪業也者、
可レ被ニ計沙汰一之趣、可ニ定申一者、長方發レ語、大衆
已如ニ囚徒一忽有ニ裁許一者、自レ今以後、可ニ積習一歟、
縱雖レ可レ有ニ沙汰一、後日可レ被ニ計行一歟、雅賴申云、
目代配流了、雜物可ニ返與一之由宣下了、此上忽不
レ可レ有ニ沙汰一、然而神輿事出來、非レ無ニ其恐一、依ニ叡思
食一、此事任ニ申請一旨有ニ裁許一、又何事之有哉、此上可
レ有ニ勅定一者、忠親、宗家、實國、定房、已上四人、同ニ此詞一、他人
申狀不ニ覺悟一、實定卿申云、嘉保保安等、大衆之時、
被ニ計沙汰一之旨等候歟、被レ尋ニ外記一、可レ有ニ沙汰一、
又少々折中裁許旨、召ニ僧綱等一、仰含遣ニ山上一、令レ仰ニ
聞大衆一之後、隨ニ申狀一追可レ有ニ沙汰一歟、其後數刻重
出來、仰云、相ニ副大衆奏狀、國司陳狀等一、　大衆申狀、一々無レ理、仍無ニ
裁許一也、如レ此濫吹之間、官兵數月禦衛、其煩尤多、
何樣可レ有ニ沙汰一哉、一同相議可レ〔令〕申者、人々
口々樣々〔候、〕令レ申ニ但所レ詮者、官兵禦衛、未レ及ニ
數日一、只昨今許也、只今不レ可レ及ニ沙汰又裁許一之條、
先度定申了、召ニ仰僧綱一、勅定之旨ヲ令レ聞ニ衆徒一
了、彼左右也者、此後又有レ定、定能朝臣帶ニ狩胡簶、野劍等一、光能共不レ帶也、　仰云、內侍所可レ被レ奉レ渡哉否者、長方發レ語云、
內侍所令レ出ニ洛外一給事、未レ有レ例、御所各別送ニ日
數一之條、如ニ御賀之時一、七八日或又十餘日、有ニ其例一、
然者縱雖レ過ニ其日數一、不レ可レ似ニ洛外無レ例之難一歟、

若他所可有恐者、仰可然之武士可被守護歟
者、家通申云、大略如此、其上猶可御同所者、可
有御卜者、雅頼以上皆同長方了、
十九日、(戊子)天晴、吉田祭也、神事如常、於川原行
由祓、是亮闇例也、季經朝臣參來仰、女院御所指圖事、
晩頭定能〔朝臣〕來談、衆徒之間事、次第如風聞、奉
射神輿事、武士之不覺也、先年依成親卿事大衆
參陣之時、左衛門陣方〔雖已〕賴政禦之、大衆不能
敗軍陣、〔又〕不出濫吹、事謂其人勢不可及今
度之万分之一云々、又語行幸之間事、猶以如夢、
誠是物恠也、賢所可渡御否事、先申關白、關白之
被答云、不可及議如此、〔此〕程事になりなん
には、何不渡御哉〔云々〕、仍奏其旨於院、仰云、
隨關白申、不可奉渡者、乃以出納仰遣兼光之
許了、于時及曙也、兼光──云、已天明了、雖白晝
可奉渡歟、可隨重仰者、即奏兩方、晩頭可宜之
由有仰、仍仰遣其旨了、此後人々參入被問條々
事之次、殿下召定能即參上、仰云、今朝行幸之體、
已以非常、辞絶常篇、仍賢所御洛外、何難之有哉
之由令申了、而如只今者、頗事顛延了、無左右京

三十四

外之條、先一旦可被問人々歟、此由可申院者、
即以奏聞、仰云、可問諸卿、人々一同申、不可渡
御之由、(賢定申、可被問例之由云々、)先申關白、關白有不甘心
之色、尙可渡御之由歟、但可奏之由有命、仍奏聞、
仰云、關白可計申云々、關白被申云、〔云、〕人々一
同申無例之由、任彼趣可有沙汰歟云々、仍
渡御之儀停止了、但有可遣武士之儀、院仰云、可
遣經盛卿、即仰遣之處、不進請文、已及數刻、度
度雖問散狀、尙以不申、左右在入道之許云々、此
間兼光恐懼、難忍之由再三示之、已及亥刻、仍奏
事之由了、時右大將在御前申云、經盛可候一
所之由、入道所申也云々、爰仰云、然者可遣賴政
者、即召仰、不廻時〔刻之〕參向了、云々、自今日法
皇被始修百ケ日八講、僧五十口、每五ケ日被請十
口云々、
廿日、(己丑)天晴、經家朝臣來語云、去十四日光能朝臣、
爲院御使申關白云、大衆事奇恠無極、而如思
相誡了、但神輿事聊有恐、可有裁許歟如何、被
申旨不承、及但今度有沙汰云、彼代大衆乘勝
歟之由、內々被存歟云々、申刻、大夫史隆職注送

云、
安元三年四月廿日宣旨、（上卿別當、）
加賀守藤原朝臣師高、宜解却見任、
仰外記、
加賀守藤原朝臣師高、仰諸司除名追位記、
令配流尾張國、
依奉射神輿、給獄所（別當）、
平利家、（字平次、）同家兼、（字平五、）田使俊行、（字難〔波〕五郎、）藤原
通久、（字加藤太、）同成直、（字早尾十郎、）同光景、（字新次郎、）
已上被仰官、
〔廿一日庚寅、雨下、〕
廿二日、（辛卯、）入夜定能朝臣來語云、御筆御八講可被
過亮闇之由、關白被申院、院仰又同云々、而
主上仰云、報恩之道、以早速爲先、周弉之内可行
之云々、仍自七月五六日之間可被行云々者、此
事叶恐案了、依叡慮叶先規、可感歎可感歎、關
白被申行之由、世以不爲可云々、又云、御八講定
文定能可書云々、長保頭中將經房、治暦頭辨經信、
長治頭辨重資書之云々、
〔廿三日壬辰、〕

廿四日、（癸巳、）時晴參入、問天變事等、申云、火星猶未出
太微、又定有事歟云々、日者守右執法、此間又欲
犯左執法云々、
〔廿五日甲午、〕
廿六日、（乙未、）天晴、定能朝臣來語云、祭之間、廬籬可懸
葵葉哉否、有其議、忠親卿曰、保元懸之由、所
覺悟也、彼時爲職事憶見之、但於可否〔者〕不知
云々、藏人次官基親云、保元依亮闇不懸葵之由、
祖父範家所記置也、是定例也云々、兩人之説、已
以參差、然而遂付基親説不懸之云々者、余案
此事、從神事之時、主上臣下、皆改諒闇服、是例
也、於内裏之鋪設者、已是諒闇之御裝束也、豈觸神
物哉、憶事理不懸、何事之有哉、隨又社司等申
云、亮闇年雖進葵、不置黒漆螺盤、不懸廬籬
云々者、又語云、依衆徒事、行幸之日於法住寺殿、
欲下御之時、無莚道、仍忽引出高麗疊用之、
又無御草鞋云々、定能依遲參、不候合出御之
所云々、又中將通親安置御劔之間、逆入之云々、
而主上令改置給云々、又云、諒闇年可被行最勝
講哉否、可被問人々之由、基親所申也云々

者、余案此事、更不可被問人々事歟、寛弘以後、至于嘉承、皆代始大嘗會以前也、仍不足爲例、長保之度、可叶今度之例也、而彼度五月七日、停以被行之由、見行成(問)記、停事理、又何被停止哉、縱無其先例、何以不可被停止、依無理也、何況吉例炳焉、可謂勿論歟、

[廿七日丙申、]

廿八日、丁酉天晴、戌刻、出河原除輕服、陪膳季長朝臣、役國行、共布衣也、陰陽師漏刻博士經明、余烏帽直衣、網代車牛童遣之、前駈國行一人也、向坤解除也、件服暇、故攝政殿落胤小僧、去比夭亡、在兄覺尊僧都之許云々、今夕女院同御除服、又侍從除服、於女院御所門外除之云々、雖須出河原、依爲幼少之者隨宜也、亥刻、上方有火、樋口富小路邊云云、曉更人告云、夜前火猶未消、京中人屋多以燒亡已、及內裏(閑院)云々、余驚起見之、火勢彌盛、其焰臨乾方、閑院有危歟、然而依疾厚不能相扶、遣人令見實否、歸來云、於閑院者免了、雖然火勢熾盛、禁中大途爲焰下、仍忽幸正親町東洞院、邦綱卿第、(駕腰輿、關白騎馬出御自西洞院面西門云々、)中宮同渡給、(乘糸毛云々、)子細追可尋記、依大衆事、駕腰輿、卒爾行幸、爲物怪之由、世上謳歌、今以符合歟、

燒亡所々、

大極殿已下、八省院一切不殘、

會昌門、應天門、朱雀門、神祇官、(八神御正體燒失、)民部省、(圖書寮不燒亡云々、)主計寮、主税寮、式部省、眞言院、(兩界曼陀羅、同以燒亡、)主水司、大膳職、大學寮、(孔子御影奉取出之、)勸學院等云云、

公卿家

關白、(錦小路大宮、)內大臣、源大納言、(在西京云々、當時不居住彼之家也、已上三人、)二位大納言、(三條西洞院、)中宮大夫、二位中將、(已上四條大宮[町]內、西イ兩方住之云々、)藤大納言、(三條油小路、)藤中納言、(綾小路西洞院、)別當、(三條堀川、)源中納言、(三條猪隈、)堀川宰相、(綾小路堀川、)大宮權大夫、(在西京、不住之家也、)左大辨、(六角大宮、)五條大納言、(二條油小路直廬也、)

已上公卿十四人云々、

此外殿上人已下、不知幾多、凡東宮小路、南六條、西朱雀以西、北大內、併以燒亡、古來未有如此之事云々、炎上之中間、辻風度々吹來、雜人等迷惑、多以燒損云々、五條以南之火烟、及八省諸司之條、未曾有、未曾有、凡餘焰之爲體、非直也事歟、火

災盗賊、大衆兵亂、上下騷動、緇素奔走、誠是亂世之至也、非二人力之所一レ及、天變雖二頻呈一、法令敢不レ改、致レ殃招レ禍、其不レ然哉、熒惑入二太微一、渉レ旬渉レ月、熒惑是火精也、太微即宮城也、華洛成二灰燼一、變異之驗、可レ謂二掲焉一歟、故殿常仰云、末代之天變、咎徴速疾、是不レ施レ化不レ行レ德之所レ致也云々、先賢之語誠矣此言、

廿九日、戊戌、至二辰刻一猶未レ消、以二季信一依二疾厚一不二出仕一、深恐思之由、申二内裏及關白一、又以二消息一、重申二關白一了、季信歸來云、付二女房一申入了、凡不レ能二左右一云々、但關白不レ被レ候、又不レ參二御所一云々、勿論事也、關白報云、是非不レ覺云々、又以二使者一訪二二位中將及源　納言等一、各報曰、以二存命一爲レ事云云、納言云、文庫六兩之内、三兩全、出二其殘一雖二引出一輪破令二燒失一了云々、隆季卿文書、不レ殘二一紙一燒失了云々、又隆職文書多以燒了、官中文書拂底歟、凡實定、隆季、資長、忠親、雅頼、俊經皆富二文書一家也、今悉遭二此災一、我朝衰滅、其期已至歟、可レ悲可レ悲、又伊明文書六千餘卷同以燒了云々、今夜遷二御閑院一云々、

卅日、己亥、朝晴、午後雨下、入レ夜猶未レ止、遣二侍拵勤者於隆職之許一、訪二文書燒失事一、如二長案一少々取出、其外文書悉燒了、故〔給二〕御使二不レ知レ所レ謝云々、今朝問三大極殿眞言院八神殿等燒亡之例於二頼業之許一、令レ申云、

貞觀十八年四月十日丁巳、子時、大極殿災、于レ時御二内裏一、十一日戊午、廢朝三ヶ日、十三日庚申、諸衞警固、十五日新殿、廿日丁卯、於二建禮門一大祓、五月三日己卯、奉二幣伊勢一、四日庚辰、奉二幣松尾賀茂一、八日甲申、被レ立二柏原山陵使一、

天喜六年二月廿六日丁卯、亥刻、大極殿、新造内裏、只渡御一條院、中院等燒亡、廿七日戊辰、公卿參二御所一定申、廢朝三ヶ日、　三月七日丁丑、大祓、伊勢並諸社幣定、中院燒亡、諸道可二勘申一之由被二宣下一、被レ行二軒廊御占一、十日庚辰、山陵使定、十三日癸未、伊勢幣、神祇官、十五日乙酉、七社奉幣、石、賀、松、平、稻、春、原、廿日庚寅、仁王會、豐樂院、廿一日辛卯、山陵使、柏原、圓乘寺、(後朱雀院)今日國忌也、廿五日乙未、廢朝、政始、八月廿九日丁卯、改元、依二大極殿火事一也、

已上大極殿炎上、例二ヶ度歟、

大治二年二月十四日、神祇官八神殿燒亡、（後日廢朝三ヶ日、）
此外、天曆七年二月十七日、神祇官後廳、長德四年
三月廿八日、同官廳屋燒亡云々、無廢朝、
眞言院事、未見及云々、
余檢例、眞言院、大學寮、勸學院、此三ヶ所、未遭
此災歟、

五月

一日、庚子天晴、今夜陣中、自二條北、至油小路西角
古小屋、爲中宮廳、件所强盜數人、亂入宮中、雜物
等悉以盜取了、又廳直、廳守等之類、兩三人被疵、又
令放火云々、禁中騷動、上下周章云々、於火者相
構打滅了云々、陣中强盜、古來未聞、可彈指之由
也、又人云、右衞門陣、（油小路西門也、）矢二射立之云々、天
運欲盡歟、悲泣而有餘者也、先流矢中神輿、尋承保
又有此事、深可恐怖歟、我國滅亡時已至歟、〔余生
於亂代、只可恥宿業也、〕去夜關白送書被示云、
氏院燒亡其後事、何樣可行哉、無先例之間、失
計略了、能思慮可示送、如此之時、氏公卿可會
議也、而近代之法、親尙不來、況疎乎、無人手〔相〕
訪、爲之如何云々者、余昨日獻恐札、付其返事
所被示也、今日獻其報狀曰、先氏社及本願墓等、
可被祈謝、又火災之條、所及占卜歟、此條在
時議、又造營事、可被立廟堂之內、子細早可被尋
問、（件廟堂建立以後未聞云々、）又彼院生徒、殆可及逃脫歟、可有
安堵之沙汰歟、此等之外、短慮難及、如此之時、
依所勞不參入、爲懼不少者、件院閑院贈太
相國冬嗣、弘仁十二年建立、其後未有火災、及三
百四十餘歲歟、惣天下之滅亡、別我氏之衰微、悲淚
數行哀哉、今日依每月幣、登聞神齋如恒、
二日、辛丑天晴、雖疾猶未快、愁念誦、依恐天下之不
靜、爲被謹愼也、午刻、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來、
以光經朝臣示云、火事之間、被尋問事、條々候云
云者、余依疾不能正衣服、隔物可謁之由示
之、卽隔障子逢之、被尋事四ヶ條、
燒亡之穢七ヶ日、又無甲乙、是式文炳焉、而永曆四
年、內裏燒亡、翌日見付死骸、因之可爲卅日
穢之由、被宣下了、今度炎上、燒死之輩已多、
其穢大略、充滿京中、不似普通燒亡之例、尤有
疑殆、仍被問法家之處、申曰、燒亡殘限背式

三十八

文ハ難レ申ニ異議一、但於下入ニ穢所郭內一之輩上者、其身可レ有ニ卅ヶ日穢一、又爭無ニ甲乙一者、就レ之言レ之、已滿遍之穢也、淨否之條、暗難レ知歟、欲レ遵ニ普通之例一、卽死骸滿ニ京中一、已顯然也、欲レ定ニ死穢一、又不レ似ニ承曆之例一、兩ヶ之間可ニ計奏一〔旨、〕被レ副ニ下外記勘例一通、法家勘文二通一也、師尙勘文、聊注ニ載子細一歟、

余申云、如レ被ニ仰下一者、死人已滿ニ京中一、穢氣又遍ニ天下ニ云々、燒亡穢限之法、式制雖ニ分明一、死骸顯然之時被レ用ニ卅ヶ日一、承曆佳例蹤跡已存、但彼者死骸在ニ禁裏一、頗不同、今敢之議歟、雖レ然死穢已有レ實、甲乙更難レ略歟者、縱不レ見ニ其骸於九重一、爭被レ定ニ其穢於七日一乎、若猶有ニ事疑一者、宜レ決ニ占卜一歟、

一伊勢幣者、八省若有レ穢之時、自ニ神祇官一被レ立レ之、兩所共爲ニ灰燼一、爲レ之如何、延久之比、齋宮群行及臨時廿一社奉幣之時、幸ニ太政官廳一、被レ發ニ遣其幣一、今度不レ可レ有ニ行幸一、頗不レ似ニ彼例一、八省神祇官、燒殘屋一兩雖レ有レ之、自ニ燒亡之處一奉幣、神慮有レ恐、何樣可レ被レ行哉、同可ニ計奏一者、申云、八省院、神祇官共化ニ煙焔一了、於ニ諸社幣一者、雖レ被レ立レ自レ陣、至ニ于伊勢幣一者、已無ニ其例一者、雖レ無レ行ヿ幸於官廳一、被ニ發遣一、更何難之有哉、

一火災之時、被レ行ニ御占一者例也、而穢中有レ憚否、天德之度、神祇官參ニ內裏一卜レ之、但尋常軒廊御卜、所レ被レ憚ニ穢氣一也、如何、同可レ令ニ計奏一者、

申曰、內裏燒亡、其例已多、被レ行ニ御占一事、又每度也、不ニ必被ヿ過レ穢歟、就レ中天德之例已炳焉、穢中有ニ御占一、有ニ何難一哉、隨又今度神祇官同觸ニ其穢一了、可レ謂ニ勿論一歟、

一炎上事被レ申ニ三陵一先例也、其一、是柏原也、今一所隨レ時被レ申レ之、天喜六年、八省燒亡之時、被レ申ニ圓敎寺一〈祖父一條院、〉今度可レ被レ申ニ安樂壽院一歟如何、同可ニ計奏一者、

申云、被レ用ニ天喜例一者、安樂壽院何事之有哉、但如レ此事、猶可レ被レ尋レ例也者、〈追見ニ二東記一、圓乘寺云々、是後朱雀院御陵歟、然者祖父之議相違歟、〉

兼親語云、可レ被レ問ニ太相國左府等一、自レ是可ニ參向一云々、

又一昨日夜、中宮廳燒失、右衞門陣、矢ニ二立事語レ之、

彼夜守護經盛卿云々、而一切無レ人、仍不レ能二觸留一
云々、即退出了、晩頭定能朝臣來、仍二服暇二不二出仕一
云々、語云、去燒亡之日、行三幸土御門亭一之後、關白
召二定能一、被レ仰云、可レ召二在憲朝臣一、即遣レ召之、隨
又參入、關白先レ是被二退出一了、仍相三伴在憲一、參二里
第一、於二關白第一被レ問二還御日次一、申云、今日廿九日也、來月
一日二日等也、今夜可レ有二還御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了、退二
直廬一、須臾有レ召馳參、關白仰云、只今向二前相國左府
等第一可レ問、今夕行幸事、其趣還御日次注申日如レ此、
今夜行三幸於閑院一、可レ被レ仰二廢朝一歟、將又於二此第一被
レ過二廢朝日數一、可レ有二還御一歟如何者、即先馳二向左
府第一、仰二此由一、依レ病不レ謁、被レ申云、還御之後、被レ仰二廢
朝一可レ宜者、次向二前相國第一、自謁レ之被レ申云、土御
門第、已是本皇居也、今夕被レ渡二內侍所一、於二此內裏一
被レ仰二廢朝一、過二日數一之後、可レ有二還御一、八省燒失、
天下大事也、忽備二威儀一行幸、不レ叶二物儀一歟、若尙
可レ被レ忩二(衍)還御一者、不レ謂二行幸之儀一、供奉輩不レ改二
燒亡之時衣服一、可レ有二還御一歟、讃岐院御時有二此例一、
頗雖レ非二吉例一、足レ爲レ證云々者、歸參申二此由一、被レ仰二
可レ申レ院之由一、即參上申レ之、院仰云、先於二讃岐院例一

者、都不レ可レ被レ用、最不吉也、於二廢朝前後一者、關白
可レ被レ計〔申二〕者、關白云、供奉人可レ用二燒亡裝束一之
由、尙不レ被二甘心一事也、猶今夜可レ有二還御一云々、仍
彼夜還二御閑院一云々、其後此事等奉行、依レ爲二大事一可
レ被レ仰二他人一之由、以二兼光一申、關白仍被レ仰二基親一
了云々、良久退出了、
三日、壬寅、雨下、午刻、長光入道來、火事之間事歎息、此
次談二我朝故事一、今夜、女房及小童除服、陰陽師憲成、
於二家中一除レ之、但不レ用二寢殿一也、女房必不レ出二門
外一也、小童同レ之、但在二祖母北家一也、先日被レ尋二問山陵使事一、倩
廻二思案一、今度尤可レ被レ申二圓宗寺一也、所以何者、天
喜六年、大極殿炎上之後、後冷泉院一代、不レ被レ造
畢、而延久聖主、終二古來之功一、其後始遭二此災一、尤可
レ被レ申二彼寺一也、乍レ遣二祖及曾祖一、及二五代之祖一條、
若可レ有レ疑歟、此條檢レ例、即貞觀八省炎上之度、被
レ申二柏原〔二〕所一、是則五代之祖也、又天喜之例、乍
レ遣二父後朱雀院陵一、後圓敎寺、被レ申二祖父一條院陵一、不二必
爲レ先レ近歟、又大治御元服、乍レ遣二後三條院以下四
代一、被レ申二山階天智天皇、及後圓敎寺等一也、是又五代祖也、就
レ申二於造宮事一者、必被レ申二柏原一、於二御元服事一者、

必被レ申二光仁一、此等皆有二由緒一事歟、八省炎上事、尤可レ被レ申二延久之陵一也、造祖之條有レ難者、以レ此子細可レ陳歟、仍以二書狀一示二送〔云〕泰親之許一、其狀如レ此、

八省燒失、被レ申二山陵一事、任二天喜六年圓教寺例一、可レ被レ申二安樂壽院一歟之由、先〔日〕被二尋問一之時何事之有哉、且又猶可レ被レ問レ例〔之〕旨令レ申了、退廻二思案一、被レ申二圓宗寺一尤宜歟、延久聖主修二造八省院一、其後今般始遭二此災一、被レ告二申彼陵一、頗可レ叶二物議一歟如何、且相計事宜者、可レ被二披露一歟、仍執達如レ件、

五月三日　　右大臣判

藏人大進殿

逐申

他人若被レ申二此旨一者、努力々々、不レ可レ有二口外一、

〔首書云〕後日檢レ之、天喜度被レ申二後朱〔雀〕院一歟、二東記云、〔圓宗寺云々、〕圓乘寺ハ後朱雀院陵之由、賴業所レ申也、

四日、癸卯、天晴、泰親返事到來、（昨日使者、不二尋進一〔云々、〕）早以二此旨一

可レ申上一、又穢氣事、明日可レ有二御卜一云々、又借二送火災之間勘文三通一、（大外記賴業一通、師尚二通、）書寫了、返遣了、少納言信季來、去二月以後、依二所勞一不二出仕一云々、語云、時忠卿佐女牛東洞院第、可レ爲二皇居一、依二閑院中二流矢一也云云、此條被レ問二人々一云々、然而未レ預二此問一、及レ晚葺二菖蒲一如レ恒、

五日、甲辰、天晴、節供如レ常、陪膳行賴、行事國行、今日天台座主法務僧正明雲、宜下解二却見任一停中止職掌上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又大極殿已下炎上事、何咎徵哉、及燒氣可レ有二卅ケ日一哉否事、兩條有二軒廊御卜一云々、已上事、大夫史隆職所二注送一也、座主自二去夕一付二使廳使一、（信房云々、）家門以レ繩結レ之、房家一切無レ人、非レ殺レ盜、下部等昇二立堂上一、大略同座云々、是依レ被レ召二大衆張本一也云々、

六日、乙巳、天晴、午刻許、密々女院渡御、爲レ訪二余病一也、又有レ被レ仰事等一、入レ夜中院（六條室町也、）燒亡、凡近日每夜炎上、强盜不レ可二勝計一、亂代之至歟、

七日、丙午、天晴陰不レ定、泰親朝臣來、依レ召也、余召二簾前一、先身固、次問二天變事等一、申云、熒惑出二太微一了、八省燒亡之後、經二六七日許一出了云々、熒惑在二端門一之

問、朱雀門燒亡了、事之相應、殿重無レ極〔哉、〕古來示ニ天變一顯ニ咎徵一、其例雖レ多、未レ有ニ如レ此之事一云々、近日又木星犯ニ天星一、是立王之變也、深可レ恐、過ニ六七月一之後〔可已〕案堺一云々、但大臣愼レ於レ今者不レ可レ有ニ其恐一云々、余問云、人家入ニ北西地一、有ニ其忌一哉、申云、無レ忌也、俗之說無ニ證據一事也云々、又曰、人家乾角闕有レ憚云々、是又不レ可レ忌レ之、又問云、人家寢所不レ可レ當ニ門之融一云々、是又不レ可レ忌レ之、又問云、於レ屋者不レ可レ繼ニ北西棟一云々如何、申云、於ニ寢殿一者可レ忌、末々屋不レ可レ忌云々、七宮被レ補ニ座主一之由風聞已一定云々、仍以ニ季長〔朝臣〕一示ニ慶之由一了、

八日、丁未天晴、山法眼被ニ示送一云、大衆事無爲、可ニ下向一之由風聞、更不レ可ニ信受一云々、

九日、戊申天晴、陰陽頭在憲朝臣來、依レ召也、召ニ簾前一問ニ條々事一、

一人家入ニ北地一憚否事、

申云、舍宅圖云、入ニ四方一皆忌レ之、但於レ例者不レ可ニ勝計一、大內東北院、堀川院、法興院、皆被レ入ニ北地一、吉所也、就レ中始於レ入ニ他領一、可レ有ニ其儀一、假介我領、其地廣博、家郭內狹少、更入ニ郭內一之條、不レ可レ及レ譏、無レ憚云々、

一入門、世俗忌レ之〔云々、〕有ニ證文一否事、

申云、文書之中無レ所レ見、只世俗僻也、抑謂ニ入門一者、作レ向ニ大路一門、門下許引入也、更開ニ其路一、向ニ其大路一立レ門、不レ可レ謂ニ入門一云々、

一非堀、巳方是定事也、其外何方角可レ堀哉事、

申云、巳方吉方也、其外又無レ憚、乾艮北西皆以無レ憚云々、

一門之融、當ニ寢所一、有レ憚哉否事、

申云、無ニ證文一、不レ可レ憚云々、

此外陰陽道事等、少々問レ之、

十日、己酉天晴、座主事、去七日以ニ光能朝臣一被レ仰ニ七宮一云々、依ニ日次不一レ宜、明日可レ被ニ宣下一云々、法性寺座主事、以レ書問ニ七宮〔之〕許一、返報未レ得ニ其意一、此法眼尤當ニ其仁一歟、先々長者之一族、有ニ可レ然之人一時、多以補來事也、不レ然ハ又實寬至玄等尤當ニ其仁一歟、於レ今者七宮不レ可ニ被知一事歟、而忠雲法眼忠雅公息可レ補之由、內々結構云々、又博陸有ニ其心一云々、余〔又〕尋ニ申關白〔之〕御許一、返事云、近日不

及沙汰天下之事等、落居之後可沙汰、法眼尤可然、且檢先例可沙汰、先例依長者舉、被補事也云々、未刻、大夫史隆職宿禰來、余扶疾召簾前、問天下事等、大衆事、燒亡事、陣中強盜事等、一々令談語、不遑記錄、官中文書之中、籍案目錄如形取出了、於雜文書者、一紙一卷不取出云々、於廣房文書者、不燒失云々、此次語云、貞觀八省燒亡之時、於建禮門被發遣伊勢幣之由、見官符之中云々、尤有興事歟、

十一日、庚戌、自夜雨降、今日座主宣命被受取云々、少納言惟基、上卿權中納言實綱卿云々、又前座主明雲可被勘罪名云々、頭右中將光能朝臣宣下、左大臣云々、以史被下、右中辨經房朝臣云々、宣旨狀、

安元三年五月十一日　宣旨、

前延曆寺座主僧正明雲條々所犯事、

一故大僧正快修、爲當山座主間、相語惡僧等、令追拂山門事、

一去嘉應元年、就美濃國比良野庄民等、結搆訴訟、發當山之惡徒、令亂入宮城、致狼藉事、

一近日大衆蜂起事次第、超過彼嘉應狼藉、先以一旦意趣、催三塔凶徒、外構制止之詞、內成騷動之企、蔑爾朝章、欲滅佛法、或以凶徒亂入陣中、數ヶ處放火、或對警固之輩合戰、或帶兵具可下洛之由、令執奏、誠是朝家之愁敵、偏爲叡山之惡魔者歟、

仰下知明法博士等、就彼條々所犯、令勘申明雲所當罪名、

藏人頭右近衛中將藤原光能奉、

又昨日明雲知行、寺院所知、悉以沒官云々、其宣旨狀如此、

左辨官下延曆寺、

應令停止前座主僧正明雲知行寺務事、

文殊樓三ヶ所、　觀心院七ヶ所、
五佛院三ヶ所、　實相院四ヶ所、
持明院二ヶ所、　法性寺東北院一ヶ所、
大緣房領二所、　圓融房、
圓德院領三ヶ所、　同院丈六堂領五ヶ所、
佛眼院領西南院、　惠心院七ヶ所、

法親王家領五ヶ所、
右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實房宣、奉レ勅、件寺院等〔任ニ〕
注文一、宜レ令レ停ニ止明雲知行一者、寺宜ニ承知一、依レ宣
行レ之、
安元三年五月十日　　大史小槻宿禰在判
少辨藤原朝臣在判
凡此間沙汰、夢歟非レ夢歟、惣非ニ言語筆端之所一レ及、
十二日、辛亥天晴、未刻、賴業眞人來、余召ニ簾前一、談ニ雜
事一、吐ニ和漢才一、詎於比レ肩、誠是國之大器、道之棟梁
也、衆徒火災之間事、具以談語、不レ遑レ記、酉刻、中御
門中納言宗家來、被レ借ニ與天喜三年春大間正文書一、
爲レ可レ返也、今日賴業申云、勸學院廟堂子細、文簿之
中、惣以無ニ所見一云々、
十三日、壬子天晴、晩頭下人云、大衆只今下京云々、但
非ニ實說一歟、蜂起云々、以外〔以外〕云々、
十四日、癸丑天晴、山法眼示送云、大衆蜂起熾盛云々、
然而下京事猶未レ決、今日合議可ニ事切一云々、是依ニ
前座主事一蜂起云々、尤可レ然々々、於ニ此條一者、非ニ
衆徒之過失一歟、今日法家勘ニ申明雲罪名一云々、
十五日、甲寅天陰、時々雨下、未刻、源中納言〔雅賴〕來、
今夕爲レ定ニ前建春門院周閔法事一、可ニ參陣一、仍着ニ束
帶一來也、行事辨經房云々、語ニ炎上之間事一、文書之中
於ニ淡家書一悉燒了、於ニ日記之類一者、大都出了云々、
其中於ニ日記一者、納ニ皮子二合一燒了云々、又談ニ前座主之間
事一、廳下部等、已以ニ圍座一云々、座主此兩三日、飲食不
レ通、自ニ一昨日一、檢非違使兼隆、爲ニ守護一被レ加レ遣之、
其譴責之體、如ニ切燒一〔云々〕此外談事太多、晩頭歸
去了、
十六日、乙卯天晴、早旦長光入道來、見ニ合勸學院燒失
之間勘文一、是關白仰也云々、永範、俊經、長光入道、
及賴業、師尙等、被レ召ニ勘文一云々、長光入道云、廟
堂子細、文簿之中、更以無ニ所見一云々、仍不レ能ニ勘
申一、但被レ安ニ置書籍一事、已炳焉、形像坐否事無レ知
者云々、勘文之體、大略載ニ淡家推據之例一歟、人傳
云、前座主去夜絕入、其譴責之間、不レ能ニ飲食一云々、
昨日僧綱十一人、爲ニ衆徒一使ニ參院一、訴ニ申明雲罪科
事一、以ニ折紙一申之云々、院宣云、更不レ可ニ裁許一云々、入レ夜人云、
所レ付ニ明雲一之使廳使只今去了、已優免歟云々、計
之、被レ定ニ流罪一之故、被レ立レ使歟、但可レ尋ニ一定之
說一、後聞使立事謬說云々、

四十四

十七日、丙辰、天陰、晩頭雨下、戌刻、參二女院御所一、自二法
三月朔一、依レ病不二出仕一、今日始所レ參也、申二法眼法性
寺座主之間事一、可レ被レ申二博陸一之由也、又有二新御
所指圖之間沙汰一、深夜歸來、所勞不快、
十八日、丁巳、天晴、脚氣更發、不レ知二爲術一、子刻、右頭中
將光能朝臣送レ書云、前座主明雲罪名事、來廿日可
レ有二陣定一、扶レ病可レ令二參列一、院宣也云々、令レ申下依二
所勞一不レ耐二參仕一之狀上了、
十九日、戊午、天陰、午刻、定能朝臣來、談二雜事一、未刻、
關白送レ書曰、明日可レ有二合議一云々、其間令レ申二所
勞之由一給歟、依二其事一光能朝臣殊發二勘責一、事體大
略及二大事一歟、相扶令レ參給、尤可レ宜歟、近代事迷二
是非一、只以無爲可レ爲事歟、返々、□□歎承仍所二馳申一也、
光能定令二參啓一歟云々、入レ夜光能送レ書云、猶可
レ令二參御一之由、殊院宣候、凡被二仰下一之旨、不レ能二
左右一、別儀候歟、以外御詞等〔候、〕内々爲二御用意一所
レ申也、子細可二參啓一云々、令レ申云、相扶早可レ參、
但所勞之條非二矯飾一、令レ傾二此〔頂〕仰一、爲レ恐不レ少
者、此事次第未レ得二其意一、末代作法無レ縁之人、雖二片
時一不レ可二立廻一事歟、可レ提々々、

廿日、己未、終日甚雨、入レ夜猶不レ止、此日前座主僧正
明雲罪名事、有二仗議一、余晩景着二束帶一參內、脚氣難
レ堪、行歩不レ叶、然而依二別院宣一、相構所二參入一也、先
レ是公卿等濟々、先向二鬼間方一、定能朝臣云、博陸早
退出給了、光能卽參二彼殿一了云々、余先着二陣奥座一、
定能朝臣來下二吉書一、（内藏寮請二臨時公用一奏）余結申、定能仰二仰
詞一、（宣旨ナヘ）余微唯、卷レ文、取二副笏一移二端座一、令レ置
レ軾、召二左少辨兼光一下レ之、兼光結申、余仰二仰詞一如
レ恒、久籠居初出仕、加レ之除二輕服一之後、始□陣也、
仍有二吉書一、是先例也、或有二中文一、然而故殿御時、
常有二吉書許一、仍隨二彼例一也、定能兼光等昨日觸示者
也、次余起レ座、參二御所方一、此間光能歸參、余謁二邦綱
卿一、〔非〕怖（○怖、花山家本作レ是）談二雜事一、頃之太相國參入、日來
被レ申二所勞之由一、而遁責如レ余、仍相扶出仕云々、於二
左大臣一者、依レ被レ申下可レ賜二實檢使一之由上、無二沙汰一
云々、次余着陣、先レ是太相國、及參議一兩在レ座、相
次人々着座、奥座中間濫濫、不レ能二人居一、仍納言兩三
人〔注レ文〕、（忠親、成範、實綱等也、）着二端座一、次頭右中將光能朝臣、
下二罪名勘文於太相國一、（有二禮紙一）仰曰、三ケ條仰詞、並法
家勘文可レ被二定申一者、（此仰詞、頗不二聞付一歟如何、）太相國欲二結申一

之間、光能退下了、次相國委見了、如レ元加二禮紙一授レ余、(相國及余、共在二奥座一也、)余置二笏於右一、座下取二勘文一如レ形開見、次第見下也、至二于最末一、長方許見了、卷レ之取レ笏候、太相國密示レ予云、先可レ召レ硯歟、余云、左右只在二御意一、卽被レ仰下可レ召レ硯之由上、(見二下文書一之間、可レ被レ仰下可レ召レ硯之由上也、)長方仰、官人召レ之、次太相被レ示云、可レ被二讀申一、長方讀レ之訖、又取レ笏候、太相又示レ余云、今ハ可二定申一歟、余諾、相國被レ仰云、可レ被二定申一、長方定申之、逆上定申了、相國被レ仰二召レ硯可レ被レ書之由一、此間隆季卿及余退出了、不レ見二此後事一、定趣見二定文一、抑取條之間、人々所レ爲不レ同、太相、余、忠親、實守、宗家、實家等、稱二明法博士一、隆季、成範、長方等、稱二法家一、是非未レ辨可レ尋之、今日參入公卿、

太政大臣　余　中宮大夫隆季　中納言宗家
忠親　成範　實綱　參議朝方　實家　實守
長方　已上十一人也、

抑、太政大臣奉行、如レ此公事何度例哉、是關白下知云云、未レ知二其故一、奇異之中奇異也、今日太相國上卿之間、每事未練、似レ不二存知一、如何々々、後聞相國上卿事院宣云々、關白不レ被レ知云々、是光能未練之令レ然歟、大都無二左右一、可レ被レ行二流罪一之由、無二令レ申之人一歟、長方申云、衆徒依二訴訟一、企二參陣一被二相禦一之間、自然及二合戰一、偏不レ可レ謂二謀反一、加レ之奉レ勅二一乘於公家一、奉レ授二菩薩戒於法皇一、令二還俗流罪一之條、何樣可レ候哉、且可レ在二勅定一云々、忠親、宗家、隆季、余、太相等、同レ之、但隆季申云、天台戒和尙處二死罪一條、爲二圓宗之瑕瑾一歟云々、余又同レ之也、他人申狀、其詞微々不レ能レ聞、得レ之子細見二定文一、但朝方申狀、〔似レ〕可レ有二罪科一歟云々、如何々々、今日最勝講初日也、證誠、教緣、玄緣、(○玄緣、花蕚舍本作空諦)覺智寺云々、關白着二直衣一被レ參〔云々、〕今日兼光密示云、宸筆御八講自二七月五日一可レ被レ行云々、其事可レ有二御奉行一之由、有二院宣一、又願文咒願可レ有二御清書一云々、以二吉日一可二參啓一、且所レ申也云々、師隆今曉下向了云云、

廿一日、(庚申、)朝間天陰、辭二取定(○定、花蕚本作レ宣、)文案於右大辨長方一、

法家勘二申前僧正明雲罪名一事、

太政大臣、右衛門督藤原朝臣、長方朝臣等定申云、法家勘二所當罪狀一了、減二一等一配流、不レ可レ及二異

議一歟、但其罪涉ニ謀反一之由勘ヘ申之、雖ニ理可一レ然、
事起レ自ニ訴訟一、爲レ蒙ニ裁報一催ニ衆徒一、令レ參ニ陣頭一、
其間狼藉事、若出レ不レ圖、偏難レ處ニ謀反一歟、雖レ然
衆徒騷動、爲ニ彼結構一之由、既以有ニ露驗一者、豈可
レ逃ニ縮刑一哉、須任レ法可レ被レ行之處、明雲以ニ一乘妙
經一奉レ授ニ公家一、以ニ菩薩淨戒一奉レ授ニ法皇一、而忽令ニ
還俗一、處ニ流刑一之條、頗可レ及ニ豫議一哉、宜レ在ニ勅
定一、
右大臣、中宮大夫藤原朝臣等定申云、大略同ニ長方
朝臣一〔刻〕定申、爲ニ菩薩戒和尚一之者、處レ死之條、
爲ニ圓宗一如何、冥〔々〕之照鑒難レ量者歟、
中納言藤原朝臣定申云、大略同ニ長方朝臣議一、但大
治年中、春日行幸之時、興福寺權別當、漏ニ勸賞一了、
五月之頃、彼寺衆徒訴ヘ申之一、而有ニ仗議一、依レ爲隆卿
定申一、神今食以後、可レ有ニ沙汰一之由被ニ仰下一、賞罰
雖レ異、今度射ニ神輿一事、解ヲ謝本社一之後、可レ有ニ
勅斷一歟、
左兵衛督藤原朝臣定申云、同長方朝臣[以イ]定申云、尋ニ
准據之例一、可レ被レ計ヲ行之一條、同左近衛中將藤原朝
臣定申、

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左近衛中將藤原朝臣等定申云、
如ニ勘狀一者、所當罪科、無レ所レ避、任ニ法條一可レ行歟、
但圓宗之致法、是超ニ餘乘一、台嶽之護持、久被ニ一
天一、擇ニ其耆德一被レ補ニ座主一、無下被レ行ニ流罪一之
例上、是無レ犯レ法罪一之故歟、猶爲ニ菩薩戒和尚一之
者還俗之條、可レ有ニ思慮一、尋ニ准據例一、可レ被ニ計
行一、非常之斷、人主專レ之、輕重之間、宜レ在ニ勅定一、
皇太后宮權大夫藤原朝臣定申云、法家勘ニ所當罪
狀一、科斷之條可レ在ニ勅定一、
右近衛中將藤原朝臣定申云、所當罪科、大都見ニ
法家勘狀一、此上若可レ被ニ宥行一者、可レ在ニ聖斷一、凡
詔勅斷レ罪、而勅斷有ニ輕重一者、依ニ勅斷一斷レ之、
是法意所レ存、施行之間只在ニ勅定一、
　　安元三年五月廿日
廿二日、辛酉天晴、隆職宿禰告送云、去夜前僧正明雲、被
レ配ヲ流伊豆國一了、上卿別當、右少辨光雅等奉行也
云々、可レ爲ニ此議一者、素不レ可レ被レ及ニ仗議一歟、政
道之慨、後鑒有レ耻、可レ憐之世也、〔無ニ此事濫觴一
者〕
廿三日、壬戌天晴、申刻人傳云、前座主下向之間、大衆

於勢多遊獦取、登山了云々、凡非言語之所及、偏天魔之所爲歟、一宗滅亡時已至、哀而有餘、柔被遣東國之條、希異事也、此條宜下之時、官深以傾之云云、職事無沒奏、今有此事、偏招災禍之沙汰也、不能左右、賴政朝臣知行伊豆國、仍下向之間、可付國兵士之由、〔日〕去夜半被仰下、然而殊恐山僧濫行、可守護之旨、不被召仰之云々、仍遣異樣郎徒一兩、敢不存可獦取之由云々、今日召賴政、有勘責之仰等云々、以此趣披陳云々、若兼承此由者、一身爭受取哉、須辭申也、一切無可用意之仰之間、忽現卑絶、但此事誤而不誤云々、此上堅東西坂下、可被攻叡山云々、

廿四日、癸亥天晴、未刻、左衛門權佐光長爲關白使來、勸學院燒失之間、被問數ヶ條事也、相副勘文一束、余披見件勘文之間、光長密々傳示云、今日依爲最勝講、堂童子忩（〇忩、花園家本作公卿）可參內、委可御覽勘文者、可令進書寫本、明日參上、欲承御返事如何、余云、諾即進書寫本、又返返賜正文了、

廿五日、甲子朝間天晴、午刻陰、未刻、左少辨兼光來、使光經傳云、御筆御八講事、可有御奉行、兼又御願文咒願可請書者、余示可遂之由、即隔障謂之、依疾不出客亭也、余申云、奉行事承了、但當時有可出仕事者不可叶、兼光云、更無可出仕之事云々、請書事更不堪其能、此條何必依官職乎、兼光云、先例或親王或大臣被書之、仍院御定切了、重不能委云々、此次談八講之間雜事、

一僧員數事、

兼光云、今度廿僧也、證義者二口、講師八口、聽衆十口云々、余云、天曆長保六十僧、治曆長治卅僧、（減梵音錫杖也、於聽衆者、四ヶ度皆廿口也、）今度廿僧何例哉、可用長保之例〔之〕由有沙汰、須有六十僧也、而件條可依近例者、可有卅僧、御筆御八講、加今般五ヶ度、已爲希代之事、講師八口、聽衆十口、殆劣於最勝講歟、加之已無先例、又依被添聽衆今十口、不可及事之費、亦四代之蹤跡、減十口之聽衆、未得其意、雖有和讒之恐、以此旨必可進關白者、兼光甘心之、此事敢不可被據用、然而有奉行之號遂例事、一旦爭不申哉、仍所申也、

一擇物事

兼光云、長保記不レ詳、小野號令レ注之外無二所見一、如二天暦例一者、后宮女御等之類、以二金銀一被二調進一、於二大臣以下一者、大都被レ止二金〔銀〕錦等一歟、今度可レ依二彼例一歟、將男女共可レ用二金銀一歟、又共不レ可レ用二金銀一歟、此等之間、何樣可レ候哉之由奏レ院、仰云、一向關白可レ被二計申一云々、申二關白一之處、近日天下忩々、無二他事一之間、不レ能レ披二見舊記等一、追可二申定一云々、其後未レ承二左右一、重可二申然一云々、余云、早々可レ被二申定一也、臨期被レ仰者、爲レ人大事歟、件天暦捧物注文、余不レ持レ之、仍示下可二借與一之由上了、

一願文咒願事、

兼光云、宮内卿永範卿、可レ草二進之一、内々召仰了、代々皆一身兼制レ之、但長保小記云、咒願輔正云々、然而他記等匡衡一人、作レ之由所レ見也、又儒士等之所レ知如レ此、仍今度又可レ然云々、

一僧名事、

兼光云、未レ及二其沙汰一云々、

一定事、

兼光云、來月十四六兩日間也、如二天暦記一者、大臣參二御所一被二定申一、長保頭中將經房、書二定文一下二大臣一、今度如何之由申二關白一了、仰云、就二近例一頭可レ書レ之、（治暦長保皆如レ此也、）

一御佛事、

兼光云、如二長保一釋迦三尊云々、

一御經事、

兼光云、於二八巻一者神（宸歟）〇（神恐）筆也、於二開結及阿彌陀般若心經等一者、關白被レ書レ之、先院宣云、若一身難レ終レ功者、相分余可レ書云々、而關白被レ申云、依二能書一可レ書者、雖二一巻一不レ可レ叶、付二官職一可レ書者、四巻何不レ書哉云々、仍不二持參一也云々、是余冥加也、極熱之比、重病之者、寫經之役、不レ可二耐忍一、關白被レ申之旨、恐身之悦也、後日見レ之、心經阿彌陀經、猶宸筆也、

此外令レ談二雜事等一、

於二五條大納言家一内裏御物等、多以燒失之由有二風聞一、仍問レ之、兼光云、依二大衆事一、率爾行幸之時、爲二兼光奉行一、辛櫃二合、手筥十三合遣レ之、（御本御記、他寶物等、多幾納レ之云々、）還御之後即召返了、其外御手筥兩三合燒失之由所レ承也、於二大事御物一者不レ燒云々、此事有レ疑、其後

大燒亡之翌日又被遣云々、事體依爲不穩、事頗令祕藏歟、如何々々、尙可尋聞一定、

廿六日、乙丑天晴、自朝神心不快、猶以念誦及酉刻、所勞增氣、溫氣如火、前後不覺、終夜惱亂、

廿七日、丙寅天晴、溫氣未散、心神猶同、仍令卜筮、又喉腫是持病也、招憲基朝臣令見之、隨申狀療治之、入夜汗頗出、入道相國、今夜令入洛云々、

廿八日、丁卯天晴、溫氣頗散、心神猶不快、但不似昨日、未刻、左衞門權佐光長參入、爲聞先日返事所來也、余雖所勞無術、愁着烏帽小直衣等出逢、但光長在簾前之緣、又垂其簾、不披中隙子、依恐風也、余令申條々御返事、光長語云、此兩三日以前、向左府太相國二位大納言中宮大夫等亭、各被講追可申之由、仍自此御所可參向、太相國亭於左府已下者、自是以書狀被示可令申之由云々、今日且可申令申御趣也云々、余令申之趣、

一氏院火災以後、可被行事、

可被申氏三社、並多武峯、本願贈太相國墓所等也、又遣御使於燒地、必可被加檢察也、

一廟堂製造之體、同影像並安置物之間事、

五十

六人勘文、已以一同可被安置書籍歟、廟像有無事、各雖設推察之義、更不勘證據之文、晴難信度、須訴謝氏社、被待彼感應歟、縱雖有本願之影像、新造可被安置之由、輙難計申歟、保延八幡宮外殿燒失之間、敦實親王造立、御正體爲灰燼了、彼時問諸道訪群卿、又及占卜、遂以不被造立、是代大匠難取斧之謂也、彼已御體安置之條雖無疑殆、殊恐神慮、不奉製造之、是猶尊貌有無之間、文簿不詳、爭以恐意令申左右哉、至于製造之體者、隨聖容之在否、可有內造之沙汰歟、以意巧不能計申者、（考イ）

一若安書籍者古書歟、新寫歟、又可被置何書哉事、（有イ）

舊書新寫雖何不可有難、可被安置之書籍事、被尋問、進勘文之儒士、可被相計歟、

一造營之間、可爲院家沙汰歟、修復之時、代々如此、將可爲長者沙汰歟事、

修造之時、爲院家之沙汰事、又若有由緒事歟、然者、非此限、若只爲省事、須隨便宜、代々長

者被レ付二院家一歟、然者今度已爲二非常之大事一、今之云々イ
新造已同二昔之草創一、爲二長者御沙汰一、頗可レ宜歟、
光長退下了、
被レ召二勘文一人々、
資長卿、永範卿、俊經卿、已上非二勘文之體一、指息也、長光入道、賴
業、已上勘文也、師尚、昔様雖レ似二勘文一、端不レ載二勘申之字一、依レ非二公家事一、可レ有二其差別一歟、可レ尋レ之、
廿九日、戊辰天晴、人傳云、大衆等召二取明雲一之後、近日有二
沙汰事等一、京中帶二兵器一往返之輩、可レ搦二取之一、又台嶽
末寺庄園、仰二諸國司一被レ注二進之一、是爲二停廢一歟、又
近江、美乃、越前三ヶ國、各可レ注二申國內武士一之由、
被レ仰二國司一云々、又昨日以二僧綱等一令二登山一、被レ仰下
可レ進二明雲一之由上、又被レ問二謀叛之意趣一云々、僧綱等
今日登山了云々、　人傳云、昨日禪門相國參院、有二
御對面一云々、大略堅二東西之坂一、可レ責二台山一之議、
一定了云々、然而入道內心不レ悅云々、所惱猶不レ減、
偏是風病〇病、花園家本作レ痺、也、

六月(小)

一日、己巳天晴、辰刻、人傳云、今曉、入道相國坐二八條
亭一、召二取師光法師一、法名西光、法皇第一近臣也、加賀守師高父、禁二固之一、被レ問二

年來之間所レ積之凶惡事一、並今度配二流明雲一、及讒二
邪万人於法皇一、如レ此了間、非常不敵事等云々、又今
旦招二寄成親卿一、同以禁錮、殆及二面縛一云々、武士充二
滿洛中一、雲二集禁裏一、但院中寂寞(云々、)綷絕二常篇一、不
レ遑二記錄一、猶院近臣等、悉以可二搦取一云々、今日院中
猶被レ行二御八講一云々、
二日、庚午雨下、去夜半剋二西光頸一了、又成親卿流二遣備
前國一、相二副武士兩三人一云々、或云、西光被二拷問一之
間、可レ危二入道相國一之由、法皇及近臣等、令二謀議一
之由承伏、又注下申預二其議定一(之)人々交名上云々、
隨二彼狀一可二捕搦一之輩太多云々、或云、成親於レ路
可レ失之由云々、又云、左大將重盛平に申請云々、此間
說縱橫也、難レ取二實說一歟、
三日、辛未朝間雨下、京中騷動、上下諸人、皆以レ成二怖
畏一、但院中無二參入之人一之由、禪門大以怒云々、仍昨
今人々少々參入云々、院中上下形氣、如レ存如レ亡、失
レ色損レ容云々、或有二流レ淚之輩一云々、大衆一昨夕、
下二垂松邊一、以二使者一示二送入道許一云、令レ伐二敵給之
條、喜悅不レ少、若(几)有下可二罷入一之事上者、承レ仰可
レ支二一方一云々、院中近習之人々、皆悉令レ逃二散妻子

資財等、只一身許愁祗候云々、事變政改、誠只片時之間也、悲哉々々、余自去夜所惱又倍增、不知爲術、

四日、壬申、天晴、人傳云、去夜亥刻、入道之許、搦召之輩六人云々、

法勝寺執行僧都俊寛、基仲法師、山城守中原基兼、檢非違使左衛門尉惟宗信房、同平佐行、同平康頼、

已上法皇近習之輩也、各渡前庭見之云々、又預給等徒等、令禁固之、於木工頭成房者、雖召寄、自院再三令乞請給、仍放免云々、猶〔以〕如夢、

巳刻、大夫史隆職示送云、去夜有被仰下〔之〕事、上卿源大納言定房、職事頭權中將光能朝臣、被行停任事也云々、山城守中原基兼、　左衛門少尉平佐行、使、平康頼同、惟宗信房、同、

已上四人宜解却見任云々、

件事入道申院、自院以親宗御教書、仰遣光能朝臣、被催上卿之處、皆悉申障、及天曙、鈞出定房卿、被行之云々、我朝之風、已同漢家之禮也、余

依疾重、召憲基朝臣、頼基等、問療治事、各有申旨、先以樂湯榅可洗足、是脚氣治也、又可加少灸治云々、又召鎭西醫僧（字賢障房）、使於閑所使人問之、申云、可灸五ヶ所、然者萬病一時愈哉云々、頗難取信歟、

五日、癸酉、天晴、此日、女院御所、木作始也、但爲下官沙汰、仍以家司爲行事、（行頼着吉衣冠、）巳刻、主税助時晴朝臣參入、勘申次第日時、行頼覽之、又自今日、築御所壇云々、先度余遣方角、猶爲女院御沙汰、事頗參差、今般可改彼例之由有仰、仍偏下官沙汰也、又先度陰陽師在憲朝臣也、仍今度用時晴也、午刻、前筑前守橘以政持來橘氏是定宣旨、（吉服束帶也、）豫家司少納言信季參入、（兗間衣冠、若可着吉服歟、但事雖爲神事、已非致齋者、何事之有哉、）入宣旨狀於覽筥覽之、余依疾厚、不出簀莚、仍使人傳之、見訖返給、又進夾名二通、（一通社司已下、一通學館院院司等、）留文返給筥了、又進功過別當名簿、任先例、信季書下書、返給了云々、此外條々事等問以政、其後退出了、此是定事、去三四月之比、關白以書狀、被示送云、橘氏是定事、欲讓申如何云々、申左右可隨仰之由了、去四月十三日、氏人進舉狀、

五月廿三日、被レ下二宣旨一、今日持來也、以政申云、依二吉日一、今日所二持參一也、是先例也云々、又云、代々例大外記書ヲ副消息一、遣二宣旨一云々、今度以二使部一、送二宣旨一、不レ副二書狀一、仍雖二遣尋一不レ給、依レ不レ能二執論一所二請取一也云々、　抑此一族爲二橘氏是定一由來者、氏公卿絶之後、無レ人ヲ于行二氏爵事一、仍寛和之比、中關白道隆、爲二大納言一之時、蒙二宣旨一所レ行也、其所以者、攝津守中正之妻ハ、中納言橘澄清女也、即道隆、道兼、御堂等之外祖母也、依二彼昭穆一行二此爵事一〔云云〕

擧狀宣旨等案、

橘氏、

請下以二右大臣一被レ令レ定ヲ行氏爵一事上狀、

右氏人之中、無二公卿一之時、隨二氏族一申請、被レ下二宣旨一、令レ定ヲ行氏爵事一者例也、爰檢二舊風一、爲二中納言橘澄清卿女嚴子之外流一、依レ非レ無二昭穆一、請ヲ申關白一之處、已以件事辭退者、以二右大臣一可レ令ヲ定ヲ行氏爵事一狀、所レ請如件、仍錄ヲ事狀一、謹請二處分一、

安元三年四月十三日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政光、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親長、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以實、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清成、

從五位下〔行〕隼人正橘朝臣清定、

前筑前守正五位下橘朝臣以政、

正二位大納言源朝臣定房宣、奉レ勅、宜レ令ヲ件大臣定ヲ行彼氏爵事一者、

安元三年五月廿三日

大外記兼越中權守清原眞人頼業奉、

功過別當仰書樣、

正六位上橘朝臣國貞、

安元三年六月五日

被二是定右大臣宣一〔云〕件人宜レ爲二梅宮功課別當一者、

安元三年六月五日

別當正五位下行少納言兼侍從長門權守平朝臣信季奉、

以政注進例、

代々是定例、參議橘恒平朝臣卒去以後、

中關白、寛和二年、宣ヲ下大納言一、粟田關白、永延二年、宣ヲ下中納言一、御堂、長德元年、

宣ニ下大納言ニ、宇治殿、長和四年、宣ニ下大納言ニ、大二條殿、寛仁元年、宣ニ下中納言ニ、堀川右大臣、長久三年宣ニ下大納言ニ、京極殿、治暦元年、宣ニ下右大臣ニ、土御門右大臣、承保二年、宣ニ下右大臣ニ、九條相國、承保二年、宣ニ下右大臣ニ、九條右大臣、嘉保元年宣ニ下右大臣ニ、〔堀川左大臣、嘉保元年、宣ニ下左大臣ニ、〕花園左大臣、天治元年、宣ニ下内大臣ニ、宇治左府、久安三年、宣ニ下内大臣ニ、六條攝政〔殿、〕保元元年宣ニ下大納言ニ、當時關白、平治元年、宣ニ下中納言ニ、

〔已上以政注進狀〕

頼業注進例、

御堂、正暦四年八月廿二日、權中納言保光卿、仰ニ大外記滋野善言ニ云、宜レ令ニ件卿定ニ行彼氏爵事ニ者、〔于レ時權大納言　氏人擧レ之、〕内大臣〔粟田〕辭退替、

俊賢、長和四年十二月五日、氏人等擧レ之、被レ下ニ宣旨ニ、日不ニ分明ニ、于レ時參議、大二條關白、寛仁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左大臣仰ニ大外記小野文義ニ云、宜レ令ニ件卿定ニ行橘氏爵事ニ者、于レ時中納言、

京極殿、治暦元年十二月廿三日、左大臣〔衍〕仰ニ大外記中原師平ニ云、宜レ令ニ件大臣定ニ行氏爵事ニ、于レ時右大臣、

土御門右大臣、承保三年正月五日、權大納言源顯房卿、仰ニ少外記惟宗頼經ニ云、宜レ令ニ件大臣定ニ行彼氏爵事ニ者、關白左大臣辭退替、

堀川左大臣、

花園左大臣、天治元年十一月十五日、權大納言能俊卿、仰ニ大外記中原師遠ニ云、宜レ令ニ件大臣定ニ行彼爵事ニ者、保安二年、故左大臣辭退替、于レ時内大臣、

宇治左大臣、久安三年三月廿九日、被レ下ニ是定宣旨ニ云々、于レ時内大臣、六條攝政殿、保元元年十月廿八日、權中納言藤原顯通卿、仰ニ大外記中原師業ニ云、宜レ令ニ件權大納言定ニ行彼氏爵事ニ者、于レ時〔權〕大納言、關白殿、平治元年十二月二日、被レ下ニ橘氏是定宣旨ニ、于レ時權大納言、

已上大外〔記〕頼業注進相ニ違以政注文ニ事太以多々、可レ尋レ之、

今日兼光、皇嘉門院可レ被レ調ニ進御八講御捧物ニ之由、送ニ御教書於頼輔朝臣之許ニ被レ申、承了之由了、不レ嫌ニ親踈ニ、皆悉被レ申レ之、長治例云々、

今日酉刻、左少辨兼光來、余依レ疾不レ逢レ之、兼光以ニ光經朝臣ニ令レ申ニ條々事等、

一捧物事、

去七月廿九日、奏レ院、仰云、奉ニ於院宮ニ者、不レ可レ有ニ金銀錦繡之制ニ、只任レ意可レ被ニ調進ニ、但各一捧也、此中准后盛子朝臣、與ニ建春門院ニ、聊有ニ由緒ニ〔被レ〕人也、若憶ニ其舊意ニ、被レ進ニ兩三捧ニ、強不レ可レ及ニ制止ニ者、仍内々令レ進ニ此趣ニ了云々、余案レ之、天暦之例依ニ懇志之厚薄ニ、有ニ捧物〔之〕多少ニ、若依ニ被例ニ有ニ此儀ニ歟、

大臣大〔褂〕四領、平絹、捧物一種也、件捧物甲袈裟一帖也、如ニ横被ニ、大納言褂三兩、中納言二兩、參議一兩、殿上人等無レ褂、只捧物〔體也、〕

余復問云、公卿者紫甲、殿上人者青甲歟、如何、申云、理可レ然、但公卿者四十人也、殿上人ハ七十餘

人也、加レ之僧綱等、數拵行レ之、凡僧ハ滅ニ其數一、然
者先只可レ進ニ袈裟一之由、加催ヲ取領狀一之後、計ニ
員數一一ヲ定甲色一、假令所レ存、四位以上、可レ爲ニ紫
甲一歟云々、
　余云、尤可レ然、能計ヲ合員數一、可レ有ニ沙汰一也、
一式事、
先例奉行上卿制レ之、今度同可レ然歟之由、内々有ニ
豫議一、雖レ未レ被ニ仰下一、爲ニ御用意一所レ申也者、
余云、治曆、長治有ニ舞樂一、其間行事繁多、因レ之被
レ制レ式歟、於ニ天曆、長保一者無ニ所見一、今度被レ用ニ彼
兩度例一、何有レ式哉、縱又雖レ可レ有、何必可レ爲ニ奉
行人役一哉、或宿老、或才人、制レ式者例也、微臣
專不レ足ニ其器量一、若有下被ニ仰下一事上者、可レ被レ存ニ
此旨一者、
申云、仰旨可レ然、尤可レ被レ遵ニ天曆、長保例一也、
但若有レ被ニ仰下一者、存ニ此旨一可レ令レ申者、
一僧員數事、
先日令レ申ニ御旨（脚イ）、申ニ博陸一之處、有ニ甘心之仰一、而
院中無ニ便宜一、未ニ奏達一、大略聽衆廿口可レ候歟
云々、

此事余先日、聽衆必廿口可レ候之由令レ申也、子細
見ニ先日〔日〕記一、
一關白導師事、
院仰云、公顯僧正尤當ニ其仁一、而爲ニ僧正一如何、殿仰
云、永保〔之〕比、有ニ僧正一勤ニ關白講師一、即（卿イ）得論議
之例、今何有ニ異議一矣云々、仍公顯證誠講師可ニ兼
行一云々、
余案レ之、萬壽之比有ニ此例一、但證憖可レ勤之事歟、
一定日事、
今月十四日、十八日之間、未レ有ニ定日一云々、
一願文料紙事、
表白、裏紫無レ溥云々、
一天曆御經事、
今日依ニ宣旨一、參ニ法性寺一、檢ヲ知御筆御經一、其間子
細、追可レ注ヲ進之一、時移風變、有下不レ可レ叶ニ時議一、
之事等上、然而大都以ニ件御經及箱等一、爲ニ本樣一、可
レ有ニ其沙汰一云々、件御經之具、有ニ願文一、其色淺黃、
也、（綠色イ）手跡不レ知ニ誰人之筆一云々、住侶云、是書寫之
本歟、正本紛失之由云々、或人云、正本也云々、眞
僞難レ決云々、

一官方奉行事
申云、未二事切一、但長保長治共左中辨、（長保說孝、長治重資、）今度重方當二其仁一歟、申二事由一、隨二御定一、可二下知一
〔云々、〕
此後余示云、所勞如二只今一者及二大事一、然而期日尚遠、所二相扶一也、若猶不二扶得一者、可レ申二事由一也、如レ此之間不レ能レ披二記錄等一、每事細々可二示送一者、又覺乘得業聰乘事、可レ得レ心之由示レ之、兼光〔申〕云、每事連々可二參啓一、又覺乘事、縱有二十口一、猶專一也、皆所二存思給一也云々、
去夜亥時、今日巳刻、兩度女院御方、有二失火事一、共自然消滅了、希有冥加也、事體又有二放火之疑一歟、內大臣辭二左大將一云々、其息少將維盛朝臣爲レ使云々、
自二今夜一以二智詮一、令レ渡二邪氣一、（不動供、）
六日、（甲戌、）天晴、巳刻、泰茂來、依二昨日召一也、召二簾前一問二天變事等一、近日不レ見云々、此次申云、熒惑入二大微一之變、殆過二彗星一、古來無レ不レ顯二其徵一、〔後漢靈帝之時、有二此變一云々、余察レ之、〕後漢靈帝獻帝之間、世風似二近日一、今有二同變一、尤有レ與非也、又令レ問二女院御方火事一、申云、今月中旬尚可レ有二其恐一、盜賊所爲也、戊巳壬癸日〔可レ〕愼之期也云々、但致二祈請一者、可レ有二其扶一云々、或云、式部大夫章綱（院近臣、）先日捕召、即放免、又召取禁二固之一、身體已損了云々、
七日、（乙亥、）天陰時々〔小〕雨、（晩カ）資嚴闍梨來、或云、一日被レ捕二取之一者中、基仲法師、祐行被レ免了云々、
九日、（丁丑、）天晴、入レ夜藤中納言資長來、日者在二日野一、只今所二罷出一也云々、爲レ訪二疾所一來歟、余隔レ物謁レ之、暫談語及レ亥歸了、未刻人語云、新三位中將室（入道相國女、）產云々、仍以二使者一（國行、）示二送悅承之由一、歸來報云、殊被二仰下一、畏申不レ少云々、棟範示二國行一云、男子御坐也云々、
十日、（戊寅、）天晴、午刻、源中納言被レ來、相二具筑紫醫僧一、（字大春坊、）是爲レ令レ灸二予疾一也、年來諸醫、加二種々療治一、或減或增、遂今及二大事一、件醫僧近日又別施レ驗、仍依レ爲レ令レ灸也、彼納言相二知之一、故所レ令レ尋也、三ケ所指驗、退出了、是甚密々事也、事雖レ非二穩便一、試爲レ全二身命一、不レ顧二世上之毀一而已、且是依二彼納言之勸一也、定能朝臣示送云、明後日可レ有レ行二幸八條院御所一、暫可レ御云々、今日胸腹兩所灸了、各七草也、
或人云、西光白二狀事實事一云々、

十一日、（己卯）天晴、大夫史隆職來、爲訪〔事〕疾歟、去六日可召返前座主之由、被宣下、其次俊寛僧都停任云々、余問云、成親卿無停任如何、申云、是禪門依私意趣遂其志、仍自公家不被停任、於自餘之輩者、自上有御沙汰云々、或人云、成親在備前國、于今存命、內府密々送衣裳之類云々、範玄律師、自去朔日晦跡逃去了云々、又但馬守光憲、同逐電云々、今日於女院御所、令修火災御祭、（陰陽師泰茂、）余恒例春日御供、今日供之、仍沐浴解除、依灸治三ヶ日內不拜之、

十二日、（庚辰）天陰雨下、物忌也、余冠鼠咋之、昨日戌刻見付之、仍卜筮申愼之由、甲乙日云々、件事去夜問泰茂、百怪圖之中有所見、明旦可令注申之由申之、今日注進之、同可愼云々、今夕行幸八條東洞院亭、（八條院御所也、）亮閑御裝束、被渡用之、不被新調云々、是有禁忌之故云々、

十三日、（辛巳）今日物忌也、院藏人來催云、來廿二日、奉爲前建春門院、可被修法事、任例可調進粥時者、申承之由、卽（敟イ）仰政所年預信季畢、

十四日、（壬午）天晴、晚頭定能朝臣來語、一昨〔日〕行幸之間事、供奉公卿三人云々、道虛日遷御他所之例、被相尋之時、當院御宇、保元二年、自高松亭渡御東三條之例云々、又云、御八講於閑院可被行歟、將於此皇居可被行歟、未定云々、凡忽遷幸此第、人以爲奇、無知由緒之人、法皇博陸共以不被甘心云々、似無本體、可謂奇異云々、御于此第之間、可有御方違行幸、（王相太有事煩、）何況於閑院可有御八講者、彌無所據事歟、余辭兵仗之間事、去三月之比、可奏之由示付了、而依世間物忩、不得便宜未奏、此間依疾厚、（願公卿イ）欲忩上表、早可奏由相含了、今日未申刻許大雨、卽止、

十五日、（癸未）天晴、申刻夕立、卽止、午刻、藏人長俊來、催自來月五日可被行御八講、五卷日可進捧物、（染甲袈裟、横被大袖四領、）申承之由、（治曆例出納催之、今藏人催之如何、）此次問云、定何日哉、申云、十七日可被行之由承之、而依僧名未定延引、廿四日可被定云々、又云、於閑院可被行之由、昨日俄被仰下、自明日入土用、仍今日可有修理、依爲奉行、只今參入閑院云々、今日聊有犯土事、仍女房嫡君、參女院御方、晚景歸來、今日余奉書於博陸、問可懸袈裟之枝事、

報云、可被止金銀之由被仰下者、可用白木歟、但銀切枝何事之有哉、兩方共可無殊難云々、又申山(衍)法眼(道快)法性寺座主事報云、世間落居之後、可沙汰云々、入夜以有安示送法眼法性寺座主事於入道相國之許了、

〔十六日甲申、天晴、物忌也、〕

〔十七日乙酉、天晴、物忌也、〕

十八日、(丙戌)天晴、未刻、隆職注送云、解官之人四人、今日被宣下云々、

權大納言成親、左少將尾張守盛頼、右少將丹波守成經、越後守親實、

又被行掌侍除目、(平範子、)上卿權中納言實綱、依參議不參、右少辨光雅執筆云々、今日召尹明、送伊都伎嶋額於右將軍之許、(寫續紙、副紙形、)來月十日、入道相國相共可參詣彼社云々、抑、件額字、都津兩字未淡、仍尋官文殿式正文之處、爲都字之由、隆職令注申、仍用件字也、晩頭召少納言信季、仰上表之間事可奉行之由、但以定能奏法皇、未聞其御氣色之趣、奏彼勅答之後、可問日次之由仰之、法印辯賀補法勝寺執行云々、

十九日、(丁亥)天晴、尹明歸來云、右將軍額事殊畏申云々、申刻、定能朝臣來云、兵仗事、今朝經院奏之處、〔之〕無分明〔之〕御報、但可申合關白云々者、先内々所令申也、明日明後日、私爲堅固物忌、來廿二日參殿下、可〔令〕申云々、又語云、御八講定、來廿二日云々、御所事未定云々、

廿日、(戊子)天晴、佛嚴聖人來、基輔來云、今日辰刻、清輔朝臣逝去云々、和歌之道忽以滅亡、哀而有餘、歎而無益、就中余聊嗜此道、偏頼彼朝臣之力、今聞此事、落涙數行、惣論諸道之長、無如清輔朝臣之得和歌之道、和歌者我國風俗也、滅亡時至、誰人不痛思哉、或人云、明後日可被行除目云々、

廿一日、(己丑)天晴、申刻、藏人左少辨兼光來、御八講之間條々事、且仰下、且申上、

一僧名事、

明日可被定、證義者四人、(第二公顯僧正、可兼關白導師、)講師七口、(除公顯之外也、)聽衆十口、合廿一口云々、

聽衆可有廿口之由、下官先日申之、爲存先例也、以件趣申關白、々々被講(○講恐衍)、可然之由、次申院、院宣云、尚可有十口云々、勿論事

歟、
一御所事、
院宣云、於閑院可被行、是先々例、皆於母后舊居被行之、於當時皇居者、已乖其儀、加之行幸此第之條、且爲避御靈會之路、且爲修造閑院也、令修御八講之期、還御閑院、被行此事、猶可爲皇居、何有異議哉云々、而行幸八條殿之條、依入道相國申狀、忽渡御、此事雖無知由緒之人、只依彼一言、有此臨幸、而今不經幾程、無音還御、彼人素懷難知歟、仍於此第被行、有何難〔乎〕哉、於非先院之舊居條者、長治御八講、依天暦例、於弘徽殿被行之、彼殿非母后之御在所、然而只依先例被用之、然者何必還幸閑院哉之由、或人和讒云云、因之爲光能朝臣奉行、以此等之子細、諮詢福原禪門之許、隨彼報狀可事切、仍今兩三日ハ、不可有左右云々、
余按此事、賢子中宮、堀川院踐祚以前崩御歟者、大內之中、不可有母后御在所、白川院御宇之間、爲妻后御藤壺、雖須於件舍有此會、藤壺者、代々妻后之居所也、弘徽殿者、世々母后之御所也、今以妻后之時御所、難用母后之御所〔也、〕仍偏就天暦之舊規、被行之、聊非無旨趣、於今度之八條殿者、已放埒之沙汰也、不似長治之例歟、但如世間謳歌者、以閑院更不吉之所、永不可爲皇居云々、若可爲此儀者、爲行八講、強兩三日之間還御、似無所據、若然者只於弘徽殿可被行也、但如院宣者、猶以閑院可爲皇居云々、凡近日之事、其說縱橫、議定又非一樣、朝定夕變、更難取實說歟、所詮不可被幷當閑院者、於彼院行八講、即可爲皇居、若可被忌避者、只就當時之皇后於八條殿被行、何事之有哉、
一奉行辨事、
可仰重方之由有院宣、仍仰遣了、未見請文云々、
一式事、
依先日余申狀、不可有之、但當日事、尙被造下次第、守彼可致沙汰云々、
余云、依所勞出仕殆不定、況不及見舊記、

只以兼光抄出可為指南者、

一法眼事、

先日講師八口許、可給之由有沙汰、而尚任先例、皆悉可給云々、僧正香染、（先例或雖僧正給例法眼、然而給香染之例、同存之上、必可着用、仍如此云々、）僧綱紫甲、凡僧青甲、大略如此、而已講檀甲之由、見或記、今度同可然歟云々、

余不知子細、只可依先例之由答之、

件法眼、院宮（但不足歟云々、）及御乳母等調也、其不足三具、行事所可調云々、

一捧物枝事、

白木切枝可宜之由存之、人々云々、議如此、但於時忠卿者、銀枝可懸、錦横被之由承之云々、

一御經調卷之時、祿有無事、

延長、天曆、（延長雖非御八講、行放經御經、）其賜行事藏人裝横及給師等祿、長保以下無所見、今度如何云々、

余云、如此事可就近例、時移風變、必不可用古儀歟、但可隨關白御定也、

一先可有御佛開眼、可給布施否事、

先例無所見、今度如何、

余云、〔其〕理須給也、但尚可檢先例、

一佛布施机事、

天曆初日立之、長治結願日立之、今度如何、

余云、須開白日可立之歟、但長保例如何、可就近例、

又申云、佛布施裝物、長治以淺黃平絹裝、錦猶〔頗〕凡卑歟、顯文紗如何、

余云、只可依先例歟、且又可申關白、

又云、天曆例用金銅壺、治曆長治積錦、今度如何之由申、博陸可依近例之由有仰、何可用錦也云々、

一願文作者祿事、

藏人頭被祿褂、今度同可然歟如何、

余云、可依先例、

一〔可〕捧獻物諸大夫事、

長治之例、四位五人也、今度不及其人數、為之如何、又天曆諸大夫六十人歟、然者何必限廿人、如何、

余云、四位事、非可限員數事、五人難出來者、雖二三人、不可有闕如事也、但如此事以過差為先、猶可被責催歟、又可申關白、惣

六十

數事就二近例一、限二廿人一可レ宜歟、聽衆之員、尙乖二
先例一被レ減、何必勤二捧物一之人數、用二天暦例一
哉、
一同諸大夫事、早仰二〔大〕外記一、可レ令レ催事、
先例定日有レ之歟、此事所レ被二仰下一也、
余云、早可二下知一、但候レ院之輩、被レ催云々、是不
レ可レ有二外記進止一、然者守二先規一、可レ下二知之一、
一被レ仰二願文作者一事、
公卿爲二作者一之時、直召二內裏一被レ仰也、非二公
卿一者、上卿被レ仰之由、見二舊〔御〕記一云々、仍內
內仰了、明日可二參內一之由、所二召仰一也云々、
又余仰含事等、
一依二所惱一出仕猶以不レ定、過二今兩三日一、可レ申二一
定一、如レ此之間、願文等淸書之役可レ難レ堪、縱雖レ可二
書進一、當日若前日被レ下ハ、不レ可レ叶、兼兩三日被レ下
哉、
申云、來月朔日可レ奏レ草之由、可レ召二仰永範卿一者、
一依二所惱一自二里第一參入不レ可レ叶、近邊有二可レ然
之所一哉如何、
申云、於二八條殿一被レ行者、其所太多、早可二沙汰
進一、閑院近邊悉遭二火災一、陣中陣外、無二尋常之舍
屋一、內裏之內、殿下御直廬可レ被二申請一歟、
一代々願文等淸書、若在二蘭林坊一哉、欲二一見一如
何、
申云、全不レ候、但可レ尋レ之、
良久退出了、
廿二日、庚寅、天晴、物忌也、賴業眞人可レ來之由仰遣了、
未時、左中辨重方來、未レ被レ下二僧名一、幷先以來、徒可
レ留二門前一、仍雖二物忌一開レ門入レ之、以二光經朝臣一、令二
傳申一云、昨日兼光仰下云、最勝御八講、官方事可二奉
行一、參二上卿亭一可レ承二子細一者、仍所二參入一也云々、
余云、官方無二殊奉行事一歟、但今日有二日時僧名定一云
云、被レ下二件定文一之時可レ下レ辨也、暫可二相待一者、
仍頃相待之間、定能朝臣送レ人云、陰陽師及綱所未
レ參、彼等參入之後定了、參二殿下及院等一、自レ其可二
參入一也云々、仍可レ及二深更一歟、依レ無レ心早可二退出一、
被レ下二僧名等一者、密々可レ送之由示レ之、重方恐悅退
出了云々、暫祇候之間、與二光經朝臣一談二雜事一云々、
其中來廿八日、可レ有二除目一之由令レ申云、亥刻、藏人
頭左近中將定能朝臣來、下二御八講日時僧名一、余依二

物忌ニ不レ謁レ之、使ニ光經朝臣傳ニ進之一、擇下申可レ被レ〔行ニ〕御八講一日時上、

七月五日壬寅、時午、

安元三年六月廿二日、陰陽頭賀茂朝臣在憲、件日時、召ニ陰陽師於藏人所一、令レ勘ニ申之一、在憲朝臣先參、勸學院事始、俄霍亂、仍令レ進ニ代官一者云々、

證義者、

〔法相宗〕權僧正敎緣、　〔天台宗〕前權僧正公顯、

〔同〕法印覺智、　〔法相宗〕玄緣、

講師

〔天〕前權僧正公顯、　權大僧都澄憲

〔法〕信圓、法眼、公慶、　覺憲、

權律師藏俊、　已講 覺辨、

〔花〕辨曉、

聽衆

〔東大寺〕成寶、〔三論宗〕　〔興福寺〕隆英、

〔同〕乘慶、　〔同〕尋忠、

〔同寺行子〕覺乘、　〔延暦寺〕安仁、

〔同資季〕信性、　〔園城寺〕慶範、

〔同〕公雅、　同〔雅賴卿子〕雅覺、

安元三年六月廿二日

件僧名、定能朝臣於ニ御前一定ニ申之一、已上日時僧名、依ニ御物忌一、皆書ニ宿紙一卷ニ籠一禮紙ニ下レ之、余書ニ留之一、於ニ正文一者、遣ニ重方之許一了、須重召可レ下也、而及ニ深更一之上、今日已參上了、依レ爲ニ同事一、就ニ便宜一所ニ送遣一也、理須以ニ余消息一、雖ニ可レ遣之〔理一須〕參上可レ給也、送遣之條〔已〕案儀也、仍以ニ光經御教書一遣レ之、其狀如レ此、

御八講、日時僧名隨ニ到來一、密々申出所レ獻候也、更御參之條、可レ有レ煩候之故也、恐々謹言、

六月廿二日　光經奉、

謹上　左中辨殿、

返報云、

御八講、日時僧名、謹賜レ預候了、早可ニ下知一之狀、所レ請如レ件、

六月廿三日　左中辨重方請文、

定能又申云、兵仗事先日院宣之趣〔今日申殿下〕申關白殿（按四字注文誤混本文也）之處、御返事云、依病（疑若イ）苦疾辭退、所帶常事也、近則右大將獻辭狀、追可返給云々、然者何事之候哉者、參院可申事之由歟云々、余云、早可被奏也、又申云、勅答有無事、內々申關白、報云、可尋先例、追可返給者、暫取置之、不可有勅答歟、尙可檢先例云々、余云、件條臨期可有沙汰歟、賴業〔申〕明旦可參云々、

廿三日、（辛卯）天晴、巳刻、大外記賴業參來、依物忌在門外、以職事國行傳仰云、自來月五日、公家可被行宸筆八講、第三日（五卷日）、爲（宋イ）取行事所捧物（料イ）等四位五位諸大夫等、可〔令〕相催者、賴業申云、此仰以前諸大夫廿人、可催儲之由、兼光仰之、而隨外記役之、大夫僅兩三人也、仍令申其由、但雖兩三人相催可申散狀者、又天曆以後、御筆御八講、外記持來之、依先日召也、余去夜書送於兼光、尋今度御八講之間、雜事注文、報云、今明之間可參啓云々、又今度御〔八〕講、慥可依何例哉之由尋之、報云、今日申定可言上（口口）云々、件返事今朝持來也、抑、治曆奉行職事、伊房兼敦日抄雜事、覽上卿內相府（右府）、（土御門）公家處分進止之、今度以詞粗雖來示不能子細、仍相尋者也、

廿四日、（壬辰）陰晴不定、定能朝臣來云、兵仗事、關白被申之旨、奏院之處、仰云、近日人々多辭所帶、過此間令辭申、尤可宜歟云々者、此事支度相違、凡不得其意、令辭申之條、若有存旨歟之由思食歟、尤有恐、但於今者何爲哉、頗經過程、又可申出事也、晚頭大夫史隆職來、內々示云、昨日朝臣僧名於綱所之間、自院爲親宗奉行、仰曰、御八講僧暫不可廻請云々、仍留置于今所候也、此事奉行辨職事等、共以不被仰下、尤多不審云々、余云、全不知事也、又申云、御八講之間、陣饗可爲官厨家沙汰之由、自藏人方催之、先例無所見、仍申其由了、又非明（時カ）一日可調備之由、同以被催之兩條、官文書之中無所見、若何樣可存哉云々、（是內々尋問光經朝臣之由所語）也、余仰云、陣饗侍從厨家沙汰也、又非明（時カ）第二三四日、所司各別調之、治曆、長治其例、又非一非二一樣、一日官厨勤仕、長治例歟者、申注付可給之由云々、仍書出給之了、戌刻、藏人長俊（奉行）來、下請奏二通、（內藏寮一通、主殿寮一通、卷籠一紙、以紙捻結其中）以光經傳進、（仰依請）此次申云、兼

光內々申云、參上之間且所申也、御所事大略於八條殿可被行云々、但一定被仰下之後、可參啓也、又借名之間止覺辨、已請、可請道顯之由有院宣、仍暫不令廻請之間、猶又如本可請覺辨之由被仰下者也、此條叅直自院被仰官云々、然而爲御不審所令申也云々者、余依疾不出逢、留請奏了、抑如治曆之例者、五位職事持請奏、又奏聞以前、先覽上卿之後奏下也、而今度直以奏聞、又六位持來、已違彼例、雖然長治如此歟、仍强不能咎仰也、長俊退出了、隆職尙祗候、仍借名子細仰含了、但此事素上卿不知之、只隆職存知此旨、且尋親宗爲令忩廻請、密々所仰含也、隆職非明等事散不審、恐悅退出了云々、重方明日可來之由仰遣了、爲下請奏也、依爲希代口可下也、

廿五日、癸巳天晴、重方返事今朝到來云、聊有慇佛事、夕方可參云々、余隨身中臣淸近子男、去廿二日、依內裏放火嫌疑、被召籠陣云々、件男外祖父資廣來申云、實犯之者已顯了、於今者可被免歟、此事卽可令申之處、緣生有沙汰之由承之、仍隱居之間遲々云々、此事次第奇異又奇異也、去廿二日、兼光示送云、中臣助近有放火嫌疑被搦了、而申御隨身之由、實否如何、答全非隨身、去年春比、只一度雖召具、有諠譁事、卽追却了、其後不知行方、早任法可有沙汰者、因之禁固敎盛郞徒之許了、日來存此旨之處、只今如資廣申狀者、非件助近、此男未付名幼少者、淸近子也、助近衰老之者、淸近之弟也、兼光示送旨不慥尤奇、又資廣四五日之間、空以不言上、不足言事也、事體太以烏呼也、然而依不可默止、以使者觸遣兼光之許了、次第未曾有也、申刻、左中辨重方來、依疾不謁、以光經朝臣傳下請奏三通、仰詞如藏人仰、重方申云、早可下知、但於內藏寮請奏者無左右被裁許例也、於他所司者、勘例續文之後、可被下依請之宣旨歟、是和讒申狀也、早可令成宣旨云々、余云、以此旨可問奉行職事上卿故實、雖有違失事、敢不難返官、有中旨之時、以其狀付職事、是定事也、早尋職事可仰下者、頃之退出了、卽召遣兼光了、入夜返事到來云、依今夜行幸、不能參入、又申云、一定於八條殿、可被御八講云々、戌刻、定能來、中將所望事、以女院

仰示付了、今夜行幸俄延引云々、
廿六日、甲午天陰 入レ夜雨下、物忌也、召二遣藏人長俊一之處、(爲レ問二請奏事一也、)不二尋逢一云々、又問二遣兼光之許一、申云、問二奉行藏人一可レ申云々、大略委不二相尋一所レ下歟、又申云、御八講尙一定、於二閑院一可レ被レ行之由、去夜半被二仰下一、是八條殿御所中、有二大壁二ヶ間一、依レ爲二大將軍方一不レ可レ壞(之カ)口故也、
廿七日、乙未 申刻、左中辨重方令レ申云、於二內藏寮請奏一者、所レ令レ成二宣旨一也、主殿寮請奏、未レ承二左右一、如何云々、仰云、依二仰詞一下了、而依レ有二被レ申旨一、被レ問二職事一之處、不レ申二左右一、其上上卿力不レ及、所詮下知之條不レ可レ及、抑留レ事可レ及二懈怠一者、早可レ被二下知一歟者、(此事所詮、不レ可レ有二上卿過怠一、仍仰二此旨一也、)入レ夜兼光來、雖レ爲二物忌一、依二御八講之間事不審一、謁令レ申事等、
一次第事、
今度事偏可レ被レ用二長保例一、彼度次第有無、所見不詳、然而尙可レ造二進路次第一歟云々、勅定如レ此者、
余申云、次第事尤可レ然、但於二御造事一者、不レ堪二其事一歟、治曆奉行內大臣制二次第一、是彼間公事多、件人作レ式之故歟、長治內大臣雖二奉行一、左大臣作二次第一、爰知レ不レ可三必因二奉行一歟、凡制レ式事者、依二才幹一撰二元老之者一也、太相國、左相府共當二其仁一歟、京極殿一上之間、土御門右府爲二下臈一、數年勤二此事一、宇治左府雖レ爲二博覽之臣一稱二年少一、尙八條相國多制レ式、何況非才非老、專不レ當二此仁一事歟、早可レ奏二此趣一者、
一御佛開眼供養事、
公顯僧正歟、長愼僧正歟、可レ在二勅定一之由、關白示給、未レ奏云々、
一請奏事、
兼光不二知給一、奉行藏人不レ相二觸奉下一、不可說、但如レ此急速事、先例必不レ勘レ例、無二左右一勅許、他諸司多有レ例、今度依レ有下可レ被レ引レ勝事上、主殿寮上二請奏一歟、於二他八講一雖レ有二此例一、於二御筆御八講一、已無二蹤跡一、仍若被レ勘レ例之時、無レ例者如何、是以無二左右一有二勅許一也、但尙可レ有二違例一者、可レ被レ召二返彼請奏一歟、勝事雖レ不レ然、不レ可レ有二闕如一者也云々、
余云、御筆八講無レ例者、勘二准據例一定事也、何

可レ有二緩文之宣旨一、依二此事一無二左右一被二勅許一哉、似レ有二私者一歟、但無レ故被レ召二返事一、不レ可レ然事歟、若可レ爲二違失一者、可レ被レ改二仰詞一歟、其條又如何、凡雖二他諸司一有二不緩文之例一者、可レ被レ准歟、抑至下于主殿請奏不レ見二御筆御八講一之條上者、雖二何所司一隨二用口至一請奏、更不レ可レ及レ尋レ例事也、只仰詞之條、可レ有二左右一、偏隨二職事命一、可二左右一也、上卿不レ可二進止一者、

重申云、已被二下知一了者、強不レ可二召返一歟云々、

一御經講卷之時、藏人以下祿事、

命レ習二御經一給事、已延喜天曆例也、今御書寫已用事也、可レ依二天曆例一之由有二關白仰一、以二此旨一申レ內、又有二勅許一云々、　余云、是又尤可レ然事歟、

一非時事、

藏人方兼雖レ致二其沙汰一、尙一具可レ被レ仰レ官歟云云、

余諾、

又申云、長保以後、自二第二日一給レ之如何、

余云、天曆已有二四ヶ日一、事理又不レ可レ除二初日一歟、

申云、殿下仰如レ此、仍四ヶ日之定可レ催也云々、

一僧布施使事、

天曆、長治不レ同、可レ就二何例一哉云々、

余云、申二殿下一可レ隨二御定一也、

一余宿所事、

申云、女房若州直盧尤宜歟、內々可レ被二尋召一云々、

余不レ可二思寄一事也、

余仰事等、

一被レ下二放生禁斷宣旨一之由、見二知信記一如何、

申云、未レ奏レ定、重可レ令レ申者、

一網所可レ召二其人一之由、被二仰下一旨、見二治曆記一如何、

申云、是總在レ廳申レ除之時事歟、

余云、彼度全不レ然、威儀師一人、從儀師一人、被レ仰二其人一也、但可レ隨レ體事歟、

申云、申二事由一可レ申二左右一、

一陣饗事、

申云、初後日可レ居、其外又內藏寮、可レ儲二殿上饗一之由下二知之一、爲二用意一也、

余云、長保小記難口〈之カ〉歟、但有用意可被隨仰歟、

此當日事甚多、不能具記、次第事一定、尚可作者、注出相違、可申殿下事歟、又御裝束之事、可注進指圖之由所申也、余又問、隨身放火嫌疑事、如申狀者、小舍人不承伏、隨身似知子細歟、但遂光能、可尋承云々、

廿九日、丁酉天晴、兼光送書於光經之許、示御八講之間條事、其狀如此、

非時事、
　官方沙汰、尤可宜候、
布施使事、
　可依長治例候、
僧行道事、
　只可隨天曆之舊規候歟、
佛布施事、
　可被尋長保例候、
小野記事、
　經奏聞、可令致沙汰之由候、
次第事、
　可被仰左相府候、
以前條々、令內覽候之處、御消息旨如此、子細明日參上之間、且可令披露給候、兼光恐々謹言、
六月廿九日、　左少辨兼光上
謹上　口肥後大進殿、
　追申
　非時日々皆下知所司候了、
今日定能朝臣、條々御八講之間、作法尋問之、

〔右安元三年丁酉春夏此一冊墨付百四十四枚者以三綠院道教公眞筆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二十四 終

玉葉　巻二十五

自安元三年七月
至仝年十二月

安元三年秋冬〔八月四日辛丑、此日改元也、爲二治承元年一也、〕

七月

一日、戊戌天晴、早旦兼光送レ書云、官厨家納物國々致二所濫一之由訴申、副二解狀一、遣レ使可レ令二催濟一之由、可レ被二仰下一云々、卽余下二知非時事於重方朝臣一、雖レ須レ召二仰一、事忩速、仍只以二消息一遣、非例之甚也、但近代之例也、消息之樣、故非下二宣旨一之體上、大臣以二消息一下二宣旨一、不穩便之故也、先々皆如レ此、

御八講非時、可レ爲二官沙汰一之由、所レ被二仰下一也、任二天曆之例一、四ヶ日之間毎日可二送遣一云々、存二此旨一可レ被二下知一之狀如レ件、

七月一日　　右大臣判、

逐申、

官厨家解狀獻レ之、任二職事御敎書一、可レ被二下知一歟、

卽報狀到來云、

跪請

宣旨、

官厨家申二催納物國々宛用御八講非時料一事、

右宣旨、任二職事仰詞一、早可二下知一之狀、跪以所レ請如レ件、重方誠惶誠恐謹言、

七月一日　　左中辨重方請文、

申刻許、源中納言被レ來、見二合予所レ作之御八講次第一、是爲二懷中一也、此次談二雜事等一、

二日、己亥天晴、晩頭兼光來、示二條々事一、余依レ疾不レ謁、以二光經朝臣一傳申、

放生事

任二長治之例一、御八講四箇日、可レ令二放生一之由、可レ下二知諸國一之由、所レ被二仰下一也、

余云、成二官符一下二知諸國七道一、雖二數日可レ被二仰下一歟、依レ無二聞事一、先日申二擬之一、而其後已經二數日一、如何、抑希代事也、注二仰詞一可レ給、以二其狀一可二下知一也、

兼光申云、仰詞條、忽難ニ注申一、明日可ニ書進一也者、
僻意之條、申ニ事之由一之間、自然送ニ日數一云々、
一次第事、
被レ仰ニ左大臣一被レ申下可ニ造進一之由上、隨レ被レ獻
可ニ書進一云々、
一堂場便宜事、
御堂、以レ東爲レ上、諸卿經ニ南殿巽角一可ニ參上一、出
居召ニ公卿一之道同レ前云々、又於ニ西透廊一可レ取ニ捧
物一云々、
余云、道場西上有ニ便宜一、但付ニ御所方一、以レ東爲
レ上、又何事之有哉、若然者、以ニ左近陣一可レ爲ニ公
卿座一歟、南殿巽階已御前也、如ニ僕從若召使一出
來可レ取レ沓歟、太便宜、況若降雨者、彌以狼藉
者、又於ニ西廊一取ニ捧物一者、右邊之儀如何、以ニ右
陣一可レ爲ニ伎座一事、可レ被レ取ニ御氣色一歟、
兼光云、仰旨尤可レ然、早可レ申ニ殿下一、行道事、北對
北面極以狼藉也、仍總可レ廻ニ郭內一之事停止了、只
南庭ヲ如ニ垣代一可レ遶之由、關白可レ被ニ定仰一也、又
右邊事、且臨レ期僧徒可ニ相計一歟云々、
一陣殿上等裝事、

兩方被ニ用意一云々、
余云、只可レ居レ陣歟、兩方不レ得レ止歟、但如レ此
事可レ載ニ次第一歟、又可レ隨ニ關白之命一也、
一僧集會所事、
以ニ關白直廬南庇一可レ爲ニ其所一之由、所レ被ニ仰下一
也、而件屋、可レ爲ニ御宿所一之由承レ之、定無骨歟、
以ニ殿上東妻一爲ニ其所一如何、
余云、被ニ定下一之上、不レ可レ申ニ左右一、只可レ被ニ計
沙汰一事歟、
一御願文咒願事、
先內覽之處、有下被ニ改直一事上、所謂博陸被レ咎、開口
口之所レ載下究ニ三妙一之由上、尤後代有レ耻之由、有ニ關
白之仰一、因レ之改直云、歸ニ十妙一云々、即永範卿當
座令レ改云々、今日奏レ院之處、仰云、雖レ須ニ亮陰之
後心閑被レ行、依ニ慇懃之志一、强被ニ急行一之由可ニ作
載一云々、仍只今於ニ此御所一書ニ御敬書一、所レ遣ニ永
範卿之許一也云々、
余案ニ此事一、不レ可ニ必然一歟、天曆長保皆一葬之
內被レ行之、若不慮之外過ニ諒闇一者、尤可レ被レ載ニ
延引之由緒一、是爲レ謝レ違ニ先規事一也、今任ニ先

例、一周之內被遂行、何強難稱哉、後代之人定有所見歟、是不知食子細之上、此般御八講可延引之由、天下之人庶幾之云々、其趣達上聞、故有此仰歟、

一願文咒願等料紙事、

面白、裹紫、無薄、此定令用意云々、

余云、如長保者、面淺、裹濃紫云々、然者北面偏不可白歟如何、

申云、然也、納殿不知案內、如此令調進、隨又殊以□□也、然而相具御願文等明日可進云々、

一佛布施机事、

結願可立之由有仰云々、

一行道時僧可立哉否事、

可依天曆例之由有殿下仰、而猶如長保記者、（御不知記者記也、）僧立行道之由令注歟、理又可然之由、左大臣被執申、因令僧可立行道云々、

此事、於長保記者、頗有疑之記也、然而其外無委記、仍被用件記歟、加之代々多有僧行道、左府被申旨尤可然、

兼光朗退出了、

三日、（庚子）天晴、兼光不注送宣旨仰詞、仍以消息仰遣重方之許了、依物忌、因不召仰也、及深更（丑刻）計歟、兼光送願文咒願等、任院宮加入一句也、副料紙、誠以異樣之物也、不足用之、

四日、（辛丑）天晴、入夜重方返事到來、早可下知云々、

昨日今日不尋遂云々、今日終日清書願文咒願等、私所調之料紙書之、

五日、（壬寅）終日雨降、此日公家供養白檀釋迦三尊、

〔一〕搩手半、佛師法眼院慶造之、金字妙經一部、（自去年秋染宸筆書寫之、心經、阿彌陀經、令開結二經者、令博陸閣下書之、抑件御經等料紙、天曆例紺紙書之、以同色紙其表、長保以後皆以紺紙爲料紙、今又同之、以金銀泥界上下並邊題、是又長保之例也、）即自今日四ヶ日、朝夕兩座開講演說、益奉爲前院聖靈頓證菩提也、倩檢我朝之舊貫、被行宸筆法華八講之例四ヶ度、所謂、天曆、長保、（已上奉爲母后、）治曆、（奉爲先帝、）長治、（奉爲母后、）是也、此外、醍醐聖主、延長三年奉爲母后雖書寫一乘、不勤修八講矣、今度一向可遵行長保之嘉例之由、所被仰下也、余依勅定奉行此事、天曆右大臣（九條殿）、長保左大臣（御堂）、治曆內大臣（土御門）、長治內大臣（雅實）等、爲行事上卿、或帝外戚、或朝之有識也、余以愚庸之質、難遂賢佐之跡、然而依恐詔旨、愁以奉行、卯刻、着直衣（網代車）、先以參內、

以博陸直廬爲休息之所、(滋羽之)先參御所、次向道場、見御裝束、于時〔堂莊〕嚴之間也、兼數日有修理改造等事、東二棟廊(稱卯酉也、)□□爲堂場、依間數不足、以西子午廊南第一二三間加入之、仍東西相幷五箇間也、件二棟廊南面妻戸扉等放之、又件廊南面假構廣廂、(其簷有皮、無椽及階、廻高欄也、)又南殿北庇南第一二間切下板敷、與二棟南廣庇(新造庇也、)齊(等カ)之、又同庇東面妻戸、今二箇間押西分入廣庇內也、(件戸閉之、)件二ヶ間南隔立鳥居障子、如日來、(余案之、假鈎格子可下歟、)又南殿與對之間透渡殿放板敷、切南殿東面巽角高欄、假造刻階、(如節會時、)已上木工寮修理職等勤之云々、御裝束儀、(行事五位(俊光、)六位(長俊、)藏人等相共行之、去□日始御裝束、委可尋見俊光記、又在指圖、)南殿東卯酉廊母屋庇懸亘蘆簾、(有黑染平作布帽額緣等、)母屋北庇五ヶ間東面、(對與二棟廊造合也、)垂之南庇、(實非庇、然而暫稱之、)五ヶ間、西庇(實子午廊西面也、然而暫稱卯酉廊庇也、)三ヶ間、母屋南面五ヶ間之母屋庇、幷南弘庇鋪滿長筵、東對西南第五間設御座、爲御所、其以北二ヶ間爲女房候所、卯酉廊北庇(實子午廊南第四五間也、暫稱卯酉廊北庇也、)西二間爲中宮御所、母屋東第二間中央奉安御(黑カ)□□□□、(三尊南面、有大檀小檀等、共黑染螺鈿、)其前立花机一脚、(□漆螺鈿、)置金□花瓶四口、(□造花、机大檀上也、)其前立佛供机一脚、(黑漆螺鈿、唐錦敷物、同地敷、件机等大檀下也、)已上佛檀机等〔也〕、如天暦長保者平文也、今度依治暦例可用螺鈿之由、有關白命之旨、先日兼光所申也、佛供机南立御經机一脚、(紫檀地螺鈿、唐錦敷物、同地敷、覆、青淡紗有帶、已下効之、)其上立花足、(紫檀地螺鈿、唐錦敷物、)置御經筥、(紫檀地螺鈿、唐錦打敷、覆、青打濃紗、)佛供机左右立燈臺各一本、佛檀東間(寄西、)立聖供机、(南北妻、地敷螺鈿、唐錦敷物、同地敷、)南庇當正面間立高座二脚、(東高座前机置□寫色紙御經一部、是長治例也、西高座前不置御經、臨期威儀師分經之時可置之故也、)南高座間居禮盤二脚、(高座禮盤半帖、繧繝端也、)件机停立黑漆螺鈿文刺二枚、(一枚御願文咒願、件等禮紙、表薄、裏濃紫色、無源、是長保例也、作者共永範卿、清書共下官、一枚名香殺消之、件名香自上西門院所調獻也、)南廣當正面間立行香机、(地敷螺鈿、唐錦打敷、)其上置白銅大火舍一口、匙四口、(上八枚、)其東西立散花机各一脚、(地敷螺鈿、唐錦打敷覆、蘇芳綾紗、但丸緒、)置花筥廿枚、母屋庇每間懸花鬘代綵幡等、母屋東第四間東邊、(如左)大臣(造進次第者、第三間也、今依便宜被敷此間也、)南北行敷兩面端疊二枚、爲證義者四人座、(南上東面、如左大臣次第者北上也、又天暦或記竝用之、如小一條記者、副西壁、是改大內弘徽殿儀、准而知之也、今依關白命被用南上、是恒例最勝講之儀、不可相違之上、又依便宜也、)其西間(自東第五間、北實子午廊也、仍□二尺也、)構東邊南北行敷繧繝疊二枚、(及北廂、)爲僧綱講師座、(南上東面、)同間北庇副北緣、□□(東西行、)敷黃端疊二枚、爲凡僧講師座、(東上南面、依僧綱講師座狹、辨曉律師就此座上、)南

庇東第四五間、東西行敷黃端疊三枚、爲聽衆座、東上北面、西庇即敷僧綱請師座、同間也、南第一二間過西、南北行敷同帖三枚、如左大臣次第者、五枚云々、爲同座、南上東面、此座末立磬垂、威儀師可若最末、故也、但付座末與西座南對、其間置二尺許、聽衆用此路、又爲雜役路、南廣庇正面以西東第三四五間也、敷繧端疊五枚、爲公卿座、東上北面、去南欄一二尺許、爲公卿衆僧路、同庇西妻戸東面戸也、前敷黃端帖二枚、爲出居座、北上東面、其座前頗寄北敷同帖二枚、爲右方堂童子座、同庇東第一間副東對南第四間長押、弘庇間也、敷同帖二枚、爲左方堂童子座、子午廊西南第四間簀子、敷同帖二枚、爲侍臣座、南軒廊南庭立幄一宇、其中立案二脚、爲御誦經所、公家五百段、院三百段、東中門廊懸鐘、以關白直廬余所宿也、南廣庇、爲衆僧集會所、立兀子如常、陣座如左仗座、如尋常、初日結願日所司儲饗、陣座饗、待從厨勤之、殿上饗、內藏寮勤之、於陣饗者代々通例也、至殿上饗者長保之外無所見、彼記之意、初日之外公卿不着陣、候殿上、仍每日居之也、今度兩方被饗、來、得其意者也、東中門內自南腋至池頭、東西行引斑幔、

兼光語云、高座禮盤花幔幡等所被借用最勝光院也、其實件佛具不具、仍多自八條院所被借獻也云々、又曰、去夜半左大臣造進次第、檀紙縱紙、即持參關白亭、數刻有評定、御裝束事多有被改直事、其中大花瓶二口可立佛前之由、被作

載次第、而天曆以後無此例、仍被止了云々、仰置改可進之由、曉鐘之後返遣左大臣之許了、雖未被進上、豫依關白命、所奉仕御裝束也云々、此間差分藏人所衆等、送遣衆僧法服、僧正香染、僧綱裝甲、凡僧講師檀甲、(地滑檀色甲黒也、)聽衆香香、近衞府者持之、件法服、院宮(不溢歟、)被調進之、其不足行事所進用途給、御乳母等被調之、具在別注文、又先是可令禁雜人亂入之由、仰左右近云々、次余退下直廬、即藏人仲國持來御經、納箱、可奉書外題被相具金泥、者、又被下御願文呪願等草、今朝作者永範卿持參奏覽、兼日雖覽關白及法皇、今日次宜、仍所奏也、作者給祿、褂一領、退出云々、余先奉書御經外題、廾十二卷也、余付仲國返上之、次清書願文呪願等、昨日雖書訖、尙以所被下之草書之、爲見合也、未刻書了、此間、中御門中納言宗家、頭中將定能朝臣等來宿所、申刻、諸卿漸參集、關白同被參、衆僧參入集會所、直廬南廣庇也、余則着束帶、紫闇服、如日來、相伴兩人宗家定能、參上、依便宜經中門內、此間關白被坐堂中、邦綱忠親等卿在前廣庇、兼光又以祗候、余招兼光付御願文呪願等、以檀紙二枚縱要之、押折上下、使學信授兼光也、余同居堂中、依關白氣色也、兼光申云、御願文可指杖歟、余云、奏聞之後可指之、兼光先覽關白、次持參朝餉方奏之、歸來指杖

寄ニ立行香机一了、（此間忠親向ニ殿上方ニ了、）次依ニ關白仰一從僧等參
上、（其路用ニ南殿巽階一、）置ニ香爐宮草座等一、普通法會儀、事始之後
置レ之、今依ニ最勝講例一被レ行レ之、余問ニ申關白一曰、
公卿參上路如何、被レ答云、可レ用ニ巽階一、余復問云、已
是御前也、召使等取レ沓事似レ無ニ禮儀一如何、被レ答
云、雖レ然無ニ他路一、爲レ之如何云々、（余案レ之、以ニ右仗ニ不レ被レ用ニ公卿座一、
太以謂頃、仍所レ出ニ此疑問一也、）次余向ニ左仗座一、（先レ是問ニ事具否於兼光、而僧參否於東方一、是皆於ニ便所一問レ之
者也、各申ニ具之由一、）直着ニ外座一、依レ爲ニ裏座一也、自餘諸卿南北
相分着座、右大辨長方着レ端、依レ爲ニ大辨一也、次打
レ鐘、是藏人方直奏ニ事由一、所レ令レ打也、上卿不レ仰
レ之、雖ニ理不一レ可レ然、代々例如レ此、但長保或記云、
（不レ知ニ記者一、件記多ニ謬誤一、）上卿奏ニ事之由一仰レ鐘云々、而同度小野宮
記不レ注ニ此由一、加之、度々皆爲ニ藏人方沙汰一、仍不レ用ニ
彼記說一、次出居頭中將定能朝臣、右中將通親朝臣、
賴實朝臣、左中將泰通朝臣等參上着座、（北上、其路昇ニ自ニ南殿巽
階一、經ニ同東簀子幷公卿座後一、着レ之、各隨身取レ履、）次定能依ニ天氣一（關白際被レ候レ座、）經ニ參
上路一出レ自ニ東中門一、經ニ仗座前屏西方一、（座主方也、）着レ軾
召ニ諸卿一、（諸卿小揖、定能稍退歸復レ座、）次余已下經ニ同路一入レ自ニ中門一、
經ニ南庭一、（此間雨止、仍不レ用レ笠、引レ裾、邦綱卿已下懸ニ裾於飯一、但實國卿不レ然、）入レ自ニ軒廊西
間一、（他人經ニ東間一、）昇レ自ニ南殿巽階南頭一、（一級脫レ沓、隨身取レ之、）經ニ同東簀
子一着ニ御前座一、邦綱卿已下於ニ階下一垂レ裾、經ニ同路一
着座、（東上北面、）下﨟人々經ニ上﨟座後一着レ之、（諸卿沓、召使取レ之、）此間
侍臣着座歟、不ニ見及一、（後聞、侍臣實不ニ着座一云々、）次余仰ニ出居一催ニ
衆僧一、（先レ是、起ニ集會所一、列ニ立中門外一、）次衆僧參上、（各持ニ香爐一、）威儀師覺俊前
行如レ常、其路同ニ公卿一、但證誠講師等、經ニ公卿座
後末、（出居座前也、）幷同座前等一入ニ東第三間一、自ニ各座後一着
レ之、聽衆等同欲レ用ニ此所一、而依ニ關白命一入レ自ニ西面
第一間一、自ニ各座前一着レ之、威儀師留ニ立東階下一、
諸僧着座後、經ニ同路一着ニ聽衆座最末一、（最勝講之時着ニ座上一、然而
代々例着ニ座末一、仍隨ニ其例一、此條若依ニ便宜一歟、）次關白命云、可レ打ニ行事磬一者、仍
余仰ニ此由一、卽威儀師打レ之、（件磬事、見ニ天曆或記一、（不レ知ニ記者一、）而小一條記雖レ之、是非未
レ辨、今依ニ關白命一所レ令レ打也、）公卿置レ笏、次講讀師先着ニ禮盤一、衆僧
相共總禮三度、（先覺俊唱ニ總禮一、二音、如レ恒、）次登ニ高座一、（講師在レ西、讀師在レ東、）次又
打レ磬、次唄師發レ音、次堂童子左右各二人着座、（左方從ニ
對南廣庇邊一、經ニ同西簀子一着座、右方自ニ侍臣座方一着レ之、）次唄、次堂童子（唄中段之間也、）進ニ散
花机下一、（右方進レ自ニ公卿座前一也、）各取ニ花筥一引ニ衆僧一復座、（左方入レ自ニ東
第一間一、經ニ佛前一引レ之、出レ自ニ東第三間一、經ニ公卿座上一復レ座、或又有下經ニ本路一之類上、是非如何、右方參退皆用ニ東第三間一也、）次散
花師進ニ佛前一發レ音、（用ニ釋加散花一也、）衆僧共行道一匝了、復
座、對揚之間、堂童子進寄收ニ花筥一退下、次打レ磬、次
開眼、（件開眼、御供養以前、早朝可レ被レ行レ之、藏人頭取ニ蘇甘一可レ給ニ講師一、而講師公顯僧正先參ニ本院御正日一之間遲參、仍兼

(無開眼之儀、供養之次所被混合也、)次神分、此間院御誦經使參上、其儀、先是(簀子口、宮)之間也、藏人頭右中將光能朝臣(帶劒、取笏、)參上自東中門方、昇自南殿巽階、經公卿座後末前等、跪闕白座上頭、向御所方、候氣、(若是奏聞歟、然者其程太以遲、若又申關白者、以背向之如何、未得其意、人々含咲歟、)右廻經本路、退下、次藏人敷圓座於公卿座末、頭前方、(持參自御後方也、)次御誦經使(院別當、)右近少將隆房朝臣(帶劒、取笏、)參着圓座、(其路同光能、)次光能朝臣取祿(白大褂一領、持來自御後方、光能經何方持來哉、不見及、)給之、隆房取之、經本路退下、(依咒願不拜也、)次威儀師起座、經聽衆座前幷南庇等、自東第三間入母屋、跪御經机西頭、取御經、(入御經筥蓋、)分諸僧、(講師第八卷、讀師第一卷、其殘十卷自證誠至凡僧講師各一卷分配了、返置御經筥蓋、)次更進行香机下、拔取御願文咒願文等、先授御願文等(○上文六字恐衍)先授御願文於講師、次授咒願於咒願師、(咒願在下座也、)復座、次講師啓白說、讀御願文、次威儀師授御誦經文於講師、誦經之間作法如恒、(先內、次院、兩度授之、各打磬如恒、)次威儀師取御經箱蓋、次第納御經等、返入御經筥了、但今日可被講之御經三卷、置講師前机、(無設袋經幷第一第二卷等也、)次說法、(先總供養、次別說當卷、)次及終頭、藏人頭左近中將定能朝臣起出居座、經公卿座前、入自東第三間、就敎緣僧正座前、仰下論義問答可注記之由、右廻經本路退下、不復座、次論義、(問者講師共有表向之詞、此依爲證誠問題許也、)此間、藏人二人、盛硯紙於柳筥、置注記者前、(每日朝座如此、)論義了、依證義者命、威儀師打磬、次六種廻向之後、(講讀師下高座復、)次威儀師進仰咒願三禮、次兩師着禮盤禮佛、次威儀師進跪行香机下、次關白已下公卿八人、(留劒笏於座如恒、)進居同机西頭、次第分輪、次起經行香机南、列立東對西簀子、(威儀師前行、北上西面、)此間藏人長俊取火舍列公卿末、次入自堂場東第一間、經庇西行、(此間次第行香如恒、不及聽衆也、)自西面南一間下簀子、列立南殿北簀子、(東上北面、)次更經出居座前並公卿座後等、如本進居行香机西頭、次第返置輪、(威儀師取之、)復座、次藏人置火舍退下、公卿横劒、次諸僧退下、如本降東階、俳佪軒廊邊、于時甚雨之間狼藉無極、仍上臈僧綱等在南殿、次公卿退下、經南殿東簀子行立同殿、次出居經同路退下、在南簀子邊、凡僧徒不被着座、此間依及昏黑、所々擧燈、(御所前一本、□□師請□□頭一本、證義者前一本、僧綱講師座前一本、讀衆前一本、公卿座上一本、已上殿上六位役之、)次夕座始、先定能朝臣奏事之由、仰鐘、(上卿不知之、)次打鐘、次出居着座、次余以下着座、(已上如初、經南殿東簀子也、)次衆僧參上、(先是夕座講讀師從僧參

上、立二香爐宮一、朝座香爐宮等各從僧撤レ之也、次講讀師登二高座一、次打レ磬、公卿置レ笏、次發願、願我生々是也、次説法、次論義、二疋如レ恒、諸答共以分明、萬人感歎無レ極、次僧侶退下、次公卿退下、次出居退下、次余經二御前廣庇一依二事終一也、退ヨ下直廬一、于レ時子刻也、及二深更一、爲レ勞二脚氣一、退ヨ出九條亭一了、今日先於レ院殿七條、被レ行二御正日曼陀羅供一也、御導師公顯僧正也、申刻事了、仍此御八講及二晩景一也、

今日僧所作、

朝座講師、前權僧正公顯、　問者、乘慶、興福寺、
讀師、宴仁、　唄、隆英、
散花、覺乘、　咒願、權僧正敎縁、
三禮已講、覺辨、
夕座講師、權大僧都信圓、　問者、宴仁、延曆寺、
講師、乘慶、　唄、尋忠、
散花、信性、
注記、法相乘慶、天台公雅（園城寺）四ヶ日、同人勤レ之、

參入公卿、

關白、余、大納言、邦綱、實國、中納言、宗家、實綱、忠親、參議、家通、（已上着二御前座一）實守、實宗、長方、散三位、俊經、基家、

出居、

定能朝臣、光能朝臣但不二着座一歟、通親朝臣、賴實朝臣、泰通朝臣、隆房朝臣、不レ着レ座、通資朝臣、不レ着レ座、顯家朝臣、不二着座一、

堂童子、

左方、　右方、

六日、癸卯、甚雨大風、此日、御筆御八講第二日也、余依二脚病不レ快、不二出仕一、

僧所作、

朝座講師、法眼公慶、興、　問者、公雅、三井寺、
講師、隆英、　唄、宴仁、
散花、慶範、
夕座講師、藏俊、興、　問者、二人、信性、（山）、慶範、（三井寺）
講師、尋忠、　唄、乘慶、
散花、雅覺、

參入公卿、

大納言、定房、實國、邦綱、中納言、資長、賴盛、參議、朝方、
散三位、隆輔、

出居、

定能朝臣、不二着座一、清通朝臣、召、光能朝臣、不二着座一、通親朝臣、賴實朝臣、泰通朝臣、已上中將、隆房朝臣、通資朝臣、

已上少將、

堂童子、

左方、　　右方、

甚雨之間、毎事無二殊儀一云々、

七日、甲辰朝暮雨降、晝間暫止、此日御八講五卷日也、早旦、着二直衣一參二內裏直廬一、如初日、於二路頭一、兼光送レ書云、今日五卷之儀、依レ雨可二延引一哉否、兼又關白有二故障一、不レ可レ被レ參、彼捧物可二行列一歟、若然者、誰人取レ之、何樣可レ列哉、兩條、口介二損申御一者、依レ爲二路次一、不レ能レ進二請文一、卽以參內、尋二兼光一之處、參二入博陸一、未二歸參一云々、仍且、申下不レ可二延引一之狀於女房上、以二孝信一申レ之、此間、兼光歸參、卽來二直廬一、余申云、今日之儀延否事、治曆依レ雨一日延引、長治依二御物忌一數日中絕、蹤跡如レ此、延引之條、雖レ不レ可レ有レ難、至二于今度一者、以二聖忌一當二結願一、卽移二此講演於最勝光院一、限二未來際一、可レ被レ修レ之、是御願本意也、今爲レ備二行道之威儀一、空被レ異二彼日一之條、於レ理有レ妨、加之、天曆發願日、當二國忌一、今度似レ被レ摸二彼例一、云二先規一、云二道理一、延引之儀、旁以不レ可レ然、見二雨脚之體一、自有レ隙歟、行道盡レ被レ遂哉、若猶終日不レ止者、堂上行道、有二何難一哉者、關白捧物事、左右只可レ被レ隨二彼殿被一レ申也、如二他不參之公卿一、所衆取レ之、在二彼列一之條、頗以凡卑歟者、兼光云、彼殿可レ異レ他之由、內々所レ被レ申也、就レ之、其儀有二御不審一者、余云、鳥羽院御時、於二歡喜光院一、被レ行二八講一之日、知足院殿御捧物、左馬權頭顯定取レ之、列二院宮末一、若依二此例一者、彼殿緣邊之侍臣取レ之、可レ在二公卿之前一歟、但彼雖レ遁二執政一、已備二准后之位一、是雖レ爲二攝籙一、猶在二臣下之列一、尊卑之間、若可レ有二差別一歟、此條可レ在二聖斷一者、兼光又云、本家、內々御存知之趣、執柄之子息、獻二五節一之時、五位藏人、傳二下仕一、准レ彼思レ之、五位藏人可レ取歟、將又六位可レ取歟、於二行列一者、猶可レ在二不參之列一云々、余又云、五位藏人可レ取之條、尤可レ然、在二不參之列一之條、猶可レ在二思慮一歟、兼光又云、置二灌佛布施一之時、於二執柄布施一者、公卿之後、殿上人之先、置レ之、今日行列可レ同レ彼歟、余云、件條皆不二覺悟一、若如レ示者、准據可レ然、總此事、偏權儀也、左府可レ被レ參云々、可レ被レ會二議彼人一歟、兼光云、延否事、幷此條、以二御教書一尋遣已了、未レ見二返報一者、余仰

云、萬事早速可レ被二催具一、若適得レ晴之時、依二事之不具一、徒被レ過二其刻一者、甚可二遺恨一者也、兼光云、皆所二存知一也、早々可二沙汰具一者、即退下了、次余付二捧物於行事所一、紫甲袈裟一帖、加二横被一、白大褂四領、各懸二白木切枝一、大褂、如二僧衣一疊レ之、是今案也、置二硯箱蓋一、納二長櫃一、赤衣仕可〇可恐丁誤、荷レ之、以二下家司一、衣冠、爲レ使、書二送文一副レ之、書例、美紙、有二裏紙一、無二禮紙一、其上立文也、

送文書樣、

右大臣家、

奉レ送二御八講捧物伍捧一、

紫甲袈裟一帖、加二横被一、

白大褂四領、

右依二先日催一、奉レ送如レ件、

安元三年七月七日

令前大和守藤原高實、

付二捧物於行事所一之間事、人々所爲不レ同云々、於レ余者、依二治暦京極大殿、長治知足院殿等例一、所レ爲也、但褂帖樣、彼例無二所見一、仍示二合源納言一、以二今案一所レ盈也、又雖レ被レ記下有二送文一之由上、樣同不レ詳、仍以二今案一書レ之、此間、源納言、及頭中將定能朝臣等來二直廬一、納言爲レ見二人々捧物一、廻二行事所方一了、及二未刻一、諸卿、衆僧、漸以參集、以二余直廬南廣庇一、爲二僧集會所一、如二一昨日一、僧等先群二集仗座一、而左大臣參入之間、被二追立一云々、僧等習二最勝講之時例一所レ爲歟、被二追立一之旨、尤可レ然、後聞、以二兩大外記一、被レ追二立之一云々、今案、可レ被レ仰二辨若大夫史一歟、如何々々、余着二裝束一之間、奈良之僧都被レ來、以二直廬西庇一、可二休息一之由、兼所レ被二借請一也、余裝束了、暫以言談、又以二削氷瓜等一羞レ之、此間、兼光告二示事漸具之由一、即余自二中門内方一、向二仗座一、先於二陣腋一召二兼光一、問二事具否一、申二具之由一、又問二諸大夫參否於外記一、兼光傳二仰之一、申二具候由一、即余就二陣奥座一、今日不レ居レ端、先レ是、左大臣在二端座一、其外卿相四五人、同以在レ座、相續、人々多參集、此間、左府被レ示二副式之間事一、又余相共、詳二定今日儀式一、小時槌レ鐘、藏人方令レ打レ之、上卿不レ知レ之、次出居令二着座一歟、不レ見及一、次左近中將通親朝臣來、召二諸卿一、其儀同二初日一、左府以下小揖、即各起座、參上着座、其路同二初日一、先レ是雨止庭乾、仍諸卿引レ裾、但左大臣、獨至二于東階一下レ手取レ裾、頗以無二禮儀一如何、次衆僧參上、余催レ之、先レ是、左大臣云、今日事、不レ可二口入一也、余云、雖レ有二奉行上卿一、猶當レ口事、上臈可二奉行一歟、左府又云、納言奉行事、猶以不レ能二口入一、何況大臣哉、仍余行レ之也、下效レ之、次講讀師登二高座一、次打レ磬、諸卿置レ笏、次唄師發音、次堂童子着

座、（頌迴々、余加催、）次堂童子分花筥、即以退下、依可列行道也、次院御捧物、使頭中將光能朝臣參上、其儀、先是、（衆僧參上之後、講師登高座以前、）頭中將定能朝臣、自東中門方參上、經公卿座後、（異初日、光能作法、今日之儀、得便歟、）進御所南長押下、奏事之由、經本路退下、次藏人、敷圓座於公卿座末前方、次使參上、着圓座、（如初日御誦經使、）即定能朝臣、（先是、召御使之後、趨南殿方歟、）取祿、（白大褂一領、）出自御後方給、光能退歸、次光能取之、經本路、於廊軒二拜、（此事、左府被執心、不甘心、不甘心、）退出、次撤圓座了、次散花師、進佛前發音、行道一匝、如常、（此間、左大臣、被仰僧云、不可有堂上行道、直可下立也、咸儀師發侫云、例、散花一匝了、更立佛前、出讚歎、所下立也、左大臣不復言、）次散花師、更進佛前、發讚嘆、次公卿、出居、不殘一人、起座、（爲先下﨟、）經南殿東南簀子、（出居、直向御後方、迴下、）到西子午透廊、着沓下立、余沓、季信令着之、左大臣沓、前駈持來之、此間衆僧、下自南殿東階、副東對南砌東行、更南折、徐以進行、（暫東階邊列立、可相待諸卿歟、）爰行事所捧物、未進出、余頻加催、藏人一人、取染筥、僅以進出、凡他藏人等、對捍所役之間、殆移刻、仍召兼光、相尋之處、申云、藏人能成、乍候不能寄云々、余仰云、此事不足言、慥可令寄之、所役之躰、兼不指定歟、臨期違亂、甚以不便、兼光退下、

其後尚經時刻、以隨身再三加催促、良久、藏人長俊、取新、（能成遂不勤之、仍本行藏人役之云々、）仲國（取水桶、）等、適以參上、（後聞、能成、兼〔光〕不參儀、臨期被責、而問僕從、取沓逃竄、更非遁避之儀云々、）即行事所捧物等、（藏人三人、諸大夫〔二十〕人、）入自西透廊中間、（切長押間也、）隨衆僧後、（先是、衆僧漸副池畔、西行北折、更副南殿東行、此間相從也、）次院宮捧物、次公卿、侍臣等、次第相隨之、（同出自透廊中間也、）抑諸卿捧物、諸大夫傳授之、（諸卿指笏、次第取之、進行也、）侍臣捧物、所衆等授之、（左大臣所存、次五位可授云々、而若不參歟、）此事、御經御八講四ヶ度、一代而無其例、而今准御賀獻物之儀、左大臣作載次第被獻了、行事守其狀、忽寄役人之間、諸大夫等、不帶兼日催、臨期迷惑、頗以懈怠、兼光大怒、行可引出之由、雖然、各致對捍、皆以逐電云々、其中、右馬助國行一人、爲勸所役、進出之間、披陳兼不蒙催之狀、其間、頗事及喧嘩、仍余加制止、其後、彼是無音、凡奉行職事、每事如泥、無物取喩者也、次第行列、廻庭三匝、（其實、僧三匝、俗二匝、依長治知信記、可有二匝之由、左府所被示也、）此中、至于行事所大褂〔二十〕人者、任天曆以後之例、一匝之後令退下、（此旨、余仰兼光也、）凡行道之間、庭狹人多、不能立連、仍衆僧之初、與侍臣之末、七八人許之程、作入其輪、（侍臣在外、衆僧在內、）事雖爲權儀、依（○此間恐脫無字）他計、與左府示

合、所レ行也、抑如二先規一者、郭内、殿外、總可レ廻レ之、
而東北兩面、殊以猥藉、仍勘二出希有之例一、只可レ廻二南
庭一之由、博陸所レ被二定下一也、
今日行列次第、
先衆僧、（散花師前行、威儀師在二其次一、證誠已下隨二其後一、講讀師留二高座一不レ廻、於二唄師一者、隨二衆僧一、）
如二代々御八講記一者、似三威儀師在二散花師之前一、
今日儀違レ彼、仍問二威儀師一之處、申二散花師可
レ在レ前之由一、僧中故實、莫レ如二綱所一、仍不レ能二
執論一、
次行事所捧物、
先薪、（藏人長俊、使左衞門尉、）次菓籠、（藏人基行、〔左兵衞尉〕）
次水桶、（藏人仲國、）左府被レ示云、散花之次、先可
レ有二薪等一、其後、威儀師、卒〔率カ〕二衆僧一可レ隨レ之、余
云、於二他例一者、不二知給一、代々御筆御八講行列、
皆以如レ此〔訛カ〕、何求二他例一哉、左府猶雖レ有二執論
之氣一、一重此條者、尤可レ爲二違例一、仍余不二聞入一
行レ之、
次捧二大褂一諸大夫廿人、
一匝之後、付二行事所一了、如二治曆例一者、諸大
夫雖レ廻二一匝一、猶置二大褂於莚上一、理可レ然、今

度雖レ可レ隨二彼儀一、行道之體異二先例一、中間置レ之
者、次第可二違亂一、仍任二長治之嘉例一、直付二行事
所一了、誰敢致二其難一、如レ此事、爲レ先二便宜一之故
也、
次院宮捧物、（捧物、及持人、載レ左、）
先院、次皇嘉門院、次上西門院、次八條院、次太皇
大后宮、次皇太后宮、次中宮、
次前女御藤原朝臣、
次從三位平朝臣、已上、（后后、〔本ノマヽ〕）
取二院宮捧物一人々、更取二自捧物一、可レ置レ之、而
一切無二其儀一、可レ云二違例一、但光雅獨置レ之、存二
先規一歟、
次公卿、
藏人右少辨光雅、取二關白捧物一、在二左大臣前一、
此事、被レ問二左大臣一之處、被レ申下可レ在二本位一
之由上云々、仍如レ斯、抑件捧物兼光、爲二彼殿家
司一、便可レ取レ之、而奉行之者、列二行道一者、無
レ人二行事一歟、仍兼光、臨レ期辭二申之一、忽改二定
光雅一了、
次左大臣以下、公卿廿人、（交名、捧物、載レ左、）

次侍臣、

藏人頭左近中將定能朝臣已下十八人、依ニ位階一、頭在レ前也、

次藏人所雜色衆等取ニ院令一獻給之褂、幷不參公卿捧物等一、相ニ從之一、其實、不ニ相從一、尤違例也、但人數甚多、無ニ其便一之間、行事、因レ宜令ニ略歟、

行道訖、衆僧經ニ本路一復座、次薪、花籠、水桶等、次第置ニ前庭弘莚上一、以レ東爲レ上、件莚、敷ニ透廊內地上一也、掃部寮隨レ數之、不レ及ニ南殿東階一三尺許、爲レ開ニ昇降之路一也、次取ニ院宮御捧物一之人、次第昇レ自ニ南殿東階一、置ニ堂上佛前一、無ニ數物一、抑代々御八講、皆無ニ此例一、延久四年、圓宗寺法花會、有ニ行幸一之日、被レ置ニ壇上一云々、准レ彼、忽被レ改ニ置之一、不レ足レ爲レ例、今非ニ數代之佳例一、被レ用ニ准據之條一儀、未レ知ニ可否一者也、縱雖レ載ニ次第一、何強守ニ其次第一哉、各經ニ本路一退下、次右少辨光雅、置ニ關白捧物於庭莚一、次左大臣已下、次第進跪、置ニ捧物一、拔レ笏、右廻退歸、左大臣、直出ニ東中門一退出了、余已下、更從ニ南庭一廻レ西、經ニ本路一復座、次侍臣、次第置レ之、其後、藏人所雜色、及衆等、取ニ院令一獻給之褂及單重等一置レ之、又不參公卿捧物、褂等、少々置レ之、所レ殘不レ盡之也、此間、講師說法之間也、先レ是、捧物讚嘆之敎化、已了云々、堂童子等、置ニ自捧物一之後參上、撤ニ花筥一、因レ之、甚以懈怠也、說法了、論義、此間、細雨間灑、黑雲厚摖（掩カ）、及レ晚者、疑爲ニ甚雨一歟、加之、衆僧退下之間、置ニ捧物一之所、太以可ニ狼籍一、仍召ニ兼光一、且令レ撤ニ庭上捧物一、藏人所衆等出來、撤レ之、或一度、兩三取レ之、論義之後、僧侶、公卿、出居、依レ次退下、各供ニ個南殿一、如ニ先々一、次殿上六位、撤ニ佛前捧物一、院宮捧物也、又掃部寮撤ニ庭莚一、所レ置捧物之莚也、次打ニ夕座鐘一、出居、公卿、僧侶、依レ次參上、次第如レ常、講師弁曉、說法優美、此番有ニ二問一、論義了後、次第退下、今日夕座、散花之後、堂上擧レ燈、庭中立レ明、皆如ニ初日一、又以ニ西中門西屋一、日來、爲ニ中宮侍所一、爲下置ニ捧物一之所上、其裝束儀、可レ尋ニ注行事藏人一也、余今夜、祗ニ候直廬一者也、

今日僧所作、

朝座講師、覺憲、律師、興、　問者、雅覺、園城寺、

讀師、覺乘、　唄、公雅、

散花、信性、

夕座講師、弁曉、律師、東大寺花嚴宗、　問者、二人、尋忠、（興）覺乘、（同）

讀師、信性、　唄、宴仁、

散花、雅覺、

參入公卿、關白不レ被レ參也、

左大臣、余、大納言、定房、實房、邦綱、實國、

中納言、宗家、宗盛、兼雅、實家、家通、實守、忠親、成範、雅賴、參議、賴定、實宗、長方、散三位、脩範、親信、

出居、
雅長朝臣、定能朝臣、清通朝臣、光能朝臣、已上不着座、
通親朝臣、召、頼實朝臣、泰通朝臣、隆房朝臣、有
房朝臣、已上、五人着座、通資朝臣、明實朝臣、雅賢朝臣、維
盛朝臣、公守、顯家、
已上、非皆悉着座、相替、少々着座也、
堂童子、
左方、　右方、
捧物目錄、付持人、
院、銀如意、頭中將光能持之、　皇嘉門院、銀香爐、付同松枝、左中將泰通朝臣取之、
上西門院、銀花筥、入散花、右中將頼實朝臣取之、八條院、銀香爐、右中將通親朝臣
取之、太皇大后宮、銀香爐、侍從成家取之、皇太后宮、銀花筥代一枚、左少將公守取
之、中宮、袈裟一帖、亮左馬頭重衡取之、水精念誦、左少將時實朝臣取之、〔彼宮職事〕、三衣筥一合、權亮右少將維盛朝臣
取之、前女御、銀香爐、入同筥、左少將雅賢朝臣取之、准后平朝臣、銀香爐、左衛門
權佐光長、
已上、院宮九ヶ所、
關白、納、藏人左少辨光雅取之、
左大臣已下、已上、皆紫甲袈裟、〔加横被或背甲、相交、〕此中、左兵衛督時忠、〔錦横被、〕
殿上人、已上、袈裟袈裟、〔加横被或紫甲、相交、〕此中、有進五帖袈裟一帖之人、
單重廿二領、已上院、蒼七領、薄色七領、白八領、

大掛百十九領、
十二領、院、廿一領、行事所、三領、白川殿、廿領、大臣家四〔五ヵ〕人、各四
領、十八領、大納言六人、各三領、廿四領、中納言十八人、二位二人、各一〔二領ヵ〕人、廿一
領、參議、非參議、廿一人、
紅衾十一帖、行事所、
八日、乙巳、終日甚雨、此〔○此下恐脱日字〕御八講結願也、未刻、着
束帶、此間、僧都被來、暫以言談、即參上之間、聞槌
鐘之聲、不待上卿、被始事、甚以爲奇、余即着
陣、卿相一人不見、又不居饗、余直就端座、以官
人令置軾、即以官人、催諸卿可着座之由、爲
問饗饌事、召重方朝臣、即右大辨長方來着陣、他
公卿未着、重方未參之間、即以有召、仍相伴長方、
參上、他公卿等、群立弓場殿邊、此間、余於中門邊、
責仰光能朝臣立、〔○立恐云誤〕上卿未參、諸卿又不着
陣、遮以槌鐘、若是別勅定歟、不然者、何時例哉、上
卿縦雖不可被待、公卿不着陣者、向何可召
誰人哉、被存知之趣、甚以不審、光能陳曰、御着陣
之由、依藏人之謬說、無左右令打鐘也、凡無延
申方云々、諸卿聞之、頗含咲、可云尾籠、勿論勿
論、此間、雨脚猶不止、仍令隨身指笠、又自取下襲

据已、次公卿、令召使指笠、（右大將、令随身指笠、）各以參上着座、其路如先々、次衆僧參上、次講讀師登高座、次打磬、公卿置笏、次堂童子着座、次唄、次分花筥、次散花、次撤花筥、次說法論義、如常、此間、關白參入、經出居座前、公卿座後等、被加着座上、事了、僧侶、公卿、出居、依次退下、皆悉徘徊南殿邊、關白、自西方、被向御後方、　次打夕座鐘、次出居着座、次公卿着座、（關白自西方被着之、他公卿之路、如先々、）抑此座、悉以漏濕、仍夕座未始以前、遏長押、改敷之、所着座也、次衆僧參上、次打磬、（件磬、如天曆記者、初日打之、竟日無所見、然而、法用次第、初後惟同、口所存、不可異由歟、）次講讀師就禮盤、衆僧相共總禮、三度、次登高座、次又打磬、次唄、次堂童子着座、（先是、初度磬之後、右方堂童子乖光、早以着座、被隔僧幷公卿等、不能見之、然之間、乖光揖音、能左方、堂童子懈怠之由、此時余初知、着座之由早速之條、甚爲違例、仍余迫返之、唄發音之間、更所召付也、）　唄中段之間、分花筥、次散花、次堂童子、撤花筥退下、此間、頭中將光能朝臣、起出居座、經公卿座後、（非座、過長押、仍並座前無路之故也、）幷關白座上、（即第三問也、）跪講師高座右邊、仰給度者之由、經本路退下、（余案之、關白座上甚狹、似無便宜、若入自西面南一間、可□歟、但是隨便今案也、）此間、依及暗、所々擧掌燈、（此中、證誠、講師等前燈、當給祿之路、仍仰藏人、令改置之、）　次說法、其詞絕妙、聞者莫不感歎、此中頗有燃耳之詞、所謂、前院扶

政之間、一天無爲、四海安然、彼崩御之後、世上不穩、就中近日民人不安心、道路只以目、是以前院之爲賢妃、崩後彌謗者也云々、次論義、問答共以優美、證誠等不堪感歎、忽令疑三重、此間關白稱傾奇云、結座有疑三重之例哉、又非勅命、而證誠恣令下知之條、如何、余答云、疑三重者、是問答共有興之時事也、以之思之、專可爲證誠之進止、何必待勅命哉、昔隆覺僧正、問證誠之時、俊宗與覺長論談、共優、忽有三重之疑難云々、是出自證誠之雅意、敢非梁主之勅命、蹤跡如此、於理無妨、何謂違失、又依問答之優劣、何強嫌法座哉、但若可加制止歟者、關白猶雖有不甘心之色、（○此間恐脫文字）可制止之命、仍余不復言者也、三重之後、猶依其與不盡、依公顯僧正命、不引音、令一重難之、講師云、非豎義、及四重、曾無此例云々、證誠等不堪感歎、忘禮義歟、（但於今度之疑者、頗不被甘心事歟、）論義評定之間、爾前教明一心三觀哉事、證誠公顯僧正、與覺知法印、聊有諍論、然而、不及喧嘩、論義了後、講讀師下高座、次威儀師進寄、差咒願三禮等、次咒願、三禮、着禮盤、次關白已下、公卿八人、立行香、藏人仲國

取火舍、其儀如初日、行香訖復座、如本帶劔、此間、咒願、三禮復座、次余起座、至南殿北簀子、催祿、(件祿、南殿西邊相儲之、經殿內持來之也、)卽五位藏人兼光、持來祿櫃、授余、々指笏取祿、入自西面南第一間、東進、自東第三間入母屋、跪敎緣僧正之前置祿、頗退拔笏、右廻、經本路復座、實房卿已下、次第取祿授之、抑凡僧、講師祿、公卿不取之、頭中將定能朝臣取之、若依公卿不足、自然不取歟、將又、雖候不取之歟、然者、理不可然、雖凡僧、於講師者、公卿猶可取也、(後聞、公卿不足、自然頭取之云々、)聽衆祿、侍臣取之、次僧侶、各作持祿、起座退下、次公卿退下、次出居退下、次關白、余、相共經堂上、向鬼間方、殳兼光、觸兩人云、明日可分給捧物於諸僧、如治曆長治例者、懸合兩數打、破滿遍分給、今度、金銀捧物、其數僅十一、不及懸分兩數、人數之所及、可給講師已上歟、將又一具之內、別々取分者、(假令招放、仍香爐可取放之也、)其數可及卅餘歟、然者、遍可給歟、關白被示云、此事不安得、雖然、物數不幾、不取破本體、可給講師已上十一口也、(證誠四口、講師七口、合十一口也、)先是、行事藏人、從儀師、相共分給衆僧布施、從僧等受取之、是長治例也、如天曆記者、以內豎爲使、各送本房、今度可依何例哉之由、兼日申關白之處、可隨長治例之旨、有命之由、兼光所申也、余卽退下直廬、雖可還着陣經、依窮屈無術、隨宜略之、且是雅長治、初日、遂日、(○遂九本作逐誤歟、)不着此經之例也、休息之後、改裝束退出、此間、追却前駈國行、昨日喧嘩之間、雖無殊過怠、兼光殊欝申云々、依有上聞之恐、爲拂我前也、兼光不當之次第、還以有若、已不足論是非者也、今日、加立佛布施机於行香机北頭、(東西)妻、是長保以後例也、如天曆者、金銅器盛名香、初日立之云々、今度、綿十屯、裹淺黃顯文紗云云、是治曆例也、(但彼度、平絹云々、)第三日、撤行香机也、

今日僧所作、

朝座講師、已講覺弁、(興、)　問者、成寶、(東大寺、三論宗、)
讀師、慶範、　唄、隆英、
散花、覺乘、
夕座講師、權大僧都隆憲、　問者、隆英、(興、)
讀師、雅覺、　唄、乘慶、
散花、成寶、
咒願、權僧正敎緣、　三禮、覺弁、

参入公卿、
　関白、余、大納言、実房、邦綱、中納言、資長、実綱、参議、家通、
　実守、実宗、長方、　散二三位、基通、信隆、
出居、
　定能朝臣、　光能朝臣、　通親朝臣、　頼実朝臣、
　泰通朝臣、　隆房朝臣、　有房朝臣、　通資朝臣、
公守、　顕家、
堂童子、
　左方、　　右方、
僧禄法、
　証誠四口、各白大掛一疋、　僧綱講師六口、各白大掛一領、
　凡僧師一口、紅染大掛一領、　聴衆十口、各紅染衾一領、
　威儀師一口、白大掛一領、　従儀師一口、紅染衾一帖、
同布施、
　証誠四口、各七疋、　僧綱講師六口、各五疋、
　凡僧講師十口、四疋、　聴衆十口、各三疋、
　威儀師一口、五疋、　従儀師一口、三疋、
同供米、
　証誠四口、各六石、　僧綱講師六合、各五石二斗、
　凡僧講師一口、四石、　聴衆十口、各三石二斗、
　威儀師一口、五石二斗、　従儀師一口、三石二斗、
同大豆、雑同前、
　証誠四口、各一斗六升、　僧綱講師六石、各一斗二升、
　凡僧講師一口、八升、　聴衆十口、各四升、
　威儀師一口、一斗二升、　従儀師一口、四升、
和布、
　証誠四口、各十六帖、　僧綱講師六口、各十二帖、
　凡僧講師一口、八帖、　聴衆十口、各四帖、
　威儀師一口、各十二帖、　従儀師一口、八帖、
油、
　証誠四口、各四升、　僧綱講師六口、各一升六合、
　凡僧講師、一升二合、　聴衆十口、各一升、
　威儀師一口、一升六合、　従儀師一口、一升、
新調仏具目六、
　仏壇二脚、大小、　机四脚、一脚御経机、紫檀地螺鈿、一脚香花、二脚仏供、
　燈臺二本、　文刺二枚、
　　已上皆黒漆螺鈿、但此中、御経机、紫檀地螺鈿、
　御経筥一合、在レ足、螺鈿、　仏供机屋形、
　　已上紫檀地、モトノマヽ
　褥四枚、緋、背褶、濃沙、　池鋪四枚、萌木唐綾、裏赤地錦在二伏組一、

幡蓋打敷二枚、錦同、阿迦一具、金銅、
佛器十二坏、金銅五色玉十盃、机面唐錦四枚、在レ裏、
蘇芳淡丸緒總、
行道具
薪一筥、染色、菜籠一荷、同前、入ニ造花一、水桶一荷、黑漆、
已上、金銅金物、青淡丸緒總、
分配捧物目六、明日分ヨ給之一、
證義者四口、口別
銀捧物一捧、袈裟六具、大褂六領、單重三領、
講師七口內、
僧綱六口、口別、
銀捧物一捧、袈裟四具、大褂六領、單重一領、
凡僧一口、
水精念珠一連、袈裟四具、大褂五領、白單重一領、
聽衆十口、口別、
袈裟四具、大褂四領、紅衾一帖、
但此內、上﨟兩三輩、錦橫被、三衣筥、衲縚、
橫被等、所ニ相具一也、
威儀師一口、
袈裟四具、大褂六領、單重一領、
從儀師、
袈裟三具、大褂五領、紅衾一帖、

九日、丙午、天陰、微雨時々降、爲レ尋ニ諸大夫參否之間事一、召ニ遣大外記賴業一、今日、依レ被レ勘ニ大祓日時一、候ニ陣頭一不レ來、今日、藤中納言資長卿、遣ニ使者於賴輔朝臣許一、披ニ陳兼光間事一、入レ夜同卿來、余依レ疾不レ謁、今日、依□□着ニ吉服一、

十日、丁未、雨降、此日、亮闇大秡也、右大辨長方、就ニ朱雀門一行レ之、依ニ吉服御衣遲々一、秉燭之後御禊、陪膳定能朝臣、關白被ニ參候一云々、其後吉書、藏人方定能朝臣、官方重方朝臣、上卿權中納言實綱卿、次於ニ關白直廬一、有ニ吉書一、官方、藏人方、同レ前、政所兼光申レ之云々、晝御膳陪膳、光能朝臣勤レ之云々、未刻、御八講奉行外記隆業參入、問ニ諸大夫參否事一、抑大祓之日、或令ニ解除一云々、令レ檢ニ先規一之處、寬弘御堂、嘉承知足院殿、出ニ河原一解除給云々、寬德、延久無ニ解除一云々、依ニ不審不一レ決、尋ニ申關白一之處、專不レ可ニ解除一、我同不レ然云々、因レ之不ニ解除一、後日、信範卿云、保元、永萬、故入道殿、中殿等、令ニ解除一給、今度不ニ解除一、如

何云々、余不撿知彼兩代事、但已有寛德、延久等之例、雖不解除、何强爲大失哉、

十一日、戊申、雨降、巳刻、大外記賴業來申云、昨日深更、陣事了、仍不能參入、今日所參也云々、仰云、可取行事所□□□、諸大夫廿人、可相催之由、兼日召仰已了、而遂不申散□（狀カ）如何、申云、件事、一向奉行職事、以御敎書被催之云々、其上、外記不加催、又不知散狀、仍不申候也云々、又問國行進奉之間事、大略不進請文、又不進奉歟、但當日、使部相觸也云々、其間申狀、太以縱横、難取定說歟、賴業退出之後、昨日所參之六位外記參上、依不召具使、可暫以祗候、使部參上之後、令尋問之處、臨期雖相觸、依無兼日催、不領狀云々、次第勿論、兼光父子、頻陳不誤之狀、仍爲糺眞僞（臣カ）、又爲後沙汰所尋問也、□□未刻、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昨日御禊之間、於登御座、可奉垂御纓之由、相存之間、即以入御、女房奉垂已了、頗以不審云々、余案之、頗違例歟、關白可被申行事歟、申刻、兼光來、令覧御八講問雜文書等、見了返給、自此參院、可奏云々、以人傳申之、余不謁之、兼光先向賴輔朝臣家、此間事條々披陳云々、次第不足言、不遑記、頭中將退出了、次令召問六位外記、是□有事之、尋之時令申子細也、今日、關白家、依勸學院炎、被發遣氏三社奉幣使、文章博士光範朝臣、家司、草進告文、春日使、敦綱朝臣、大原野、光輔、巳上家司、吉田、家輔、職事云々、

十二日、己酉、朝間天陰、午後雨降、主稅助時晴來、談天變之間事、去今兩月之間、天變五ヶ度、皆是希代之變異也、就中、太白入太微之變、總爲天下、別大臣愼也、抑五星雖炎、同金火猶爲甚、而熒惑入太微、其殃如指掌、今太白成同變、咎徵只擧足可待歟、末代之變、災殃不遑踵、不可不愼云々、

十四日、辛亥、天晴、物忌也、大夫史隆職來、依物忌、自門外退出云々、拜瓮送法性寺南堂、念誦如恒、女院御方御瓮、使資泰朝臣、

十五日、壬子、天晴、時々微雨、終日念誦、今明又物忌也、

十六日、癸丑、天晴、物忌也、此日關白家被立多武峰深草等使、依氏院火災事也、多武峰使學佐、職事、深草使成光朝臣、家司也、有告文、文章博士光範朝臣草也云々、

十七日、甲寅、朝間晴、午後陰、午刻、參女院御所、吉服、直衣、烏帽、入夜歸來、人傳云、奈良大衆蜂起云々、然而、未及

進奏狀、內々付光能朝臣、以折紙令申云々、文人云、大衆、切拂範玄律師房了、（件僧、法印第一近臣也云々、）今夜、有小除目〔云々〕、基輔任美作守云々、

十八日、（乙卯）天陰、雨下、時々雷鳴、乙童依召參女院、（布衣、）申刻、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來、余着烏帽直衣、出逢基親、仰云、大學寮燒亡之後、未及事始、釋奠於何處可被行哉、立假屋可被行歟、將移官廳可被行歟、若可立假屋者、已入秋節、自皇居當面、可有其憚、而大外記師尚申云、於假屋者、土用方角不憚云々、此事、何樣可被行哉、　余申云、〔天德〕四年、南堂、竿堂許燒失、是不能妨禮奠、長元七年、悉以爲風顚倒、然而、月日（卽八月也、）修理、被遂行已了、此外已無例歟、至于假屋憚之條者可被問陰陽寮、不可依師尚申狀、但縱雖無其恐、而可被立假屋、於釋奠者、行事繁多、終日之公事也、若自有風雨之難者、臨期如何、是雖非可必然之事、爲用意也、於被移行官廳之條者、尤以可準據例已多、列見定考、被移民部省、凡本司有除之時、其所公事、被移他司、其例不可勝計、加之、官廳之外、無可被修禮奠之諸司、式部省又以灰燼、然者被移行官廳、更以無其難歟、基親申云、前相國、太相國、左相府、大炊御門大納言、中宮大夫、被尋問此人々、於大臣三人者、未申、自此可參啓、至于兩納言者、被申明日可申之條云々、此次、基親語事等、

一　去十日大祓、主上、御冠有文、御直衣無文、是延久、保元例也、嘉承、永萬有文御直衣云々、但保元、七月三日大祓、同五日御方違行幸之時、有議、着御有文御束帶、御忌月行幸、無其例、而依可被修造大內、事不可默止、又大祓之後、寂前行幸、着御無文、非無事憚、以權議、可令着御有文之由、故殿令申給、此旨見範家記云々、但其後行幸之時外、御忌月之內、猶無文御裝束也云々、

一　今度、大祓〔之〕日御膳、及殿上臺盤、皆用魚味、是延久以後、皆以如此云々、但天曆、長保、御忌月之內、爲精進云々、寛德同之歟云々、今度被用近例也〔云々、〕

一　今日、自院被仰下云、大極殿、八省等、修造事、申關白、可致沙汰、年內可有事始云々、

一　來八月廿一日、可被發遣公卿勅使、不知何

事御願事一、邦綱、實國、時忠等卿、有二御占一云々、
一　來十月、可レ有二齋宮卜定一、（〔公〕亜女賜、當今皇女、）
一　歳內、可レ有二賀茂八幡行幸一云々、
一　文書燒失事、時範、定家、親範、三代記錄、大都取出了、但三分之一燒了、其外、史書之類、少々出了、自餘七百餘合、併以燒失、十代之文書、一時滅亡、是家之盡也云々、
一　大祓日、定能、光能、六位藏人二人、（已上、兼闕中補レ之、）申二下禁色之宣旨一、卽日着二禁色一云々、
頭之、退出了、入レ夜、隆職來、召二簾前一、問二雜事一、此次、問下御八講結願日、遲居二饗食一事上、申云、大炊寮、不レ下二行料米一之間、侍從厨、致二訴訟一、然而、鈞出、遂令レ居了云々、又申云、五卷日、左大臣參上、欲レ着二陣一之間、衆僧群二居仗座一、左大臣於二陣腋一、仰二兩大外記一、令レ追二立之一、僧一切不二承引一之間、及二諠譁一云々、余案、僧事爲二官沙汰一、可レ被レ仰二辨若史一歟、仰二外記一如何、
十九日、（丙辰、）天晴、午刻、參二女院御方一、恒例御舍利講也、爲レ聽二聞論義一參入、此次、逢二覺智法印一、談下御八講之間論義事等、結願日夕座令レ疑二三重一事上、覺智申出事也、於二〔第〕四重難一者、甚不レ被二甘心一、公顯僧正所レ行也、僧達皆以不レ爲レ可云々、於レ理雖レ無レ妨、結座之番、先例、或二重而止レ之、今依二嚴重進御願一、令レ疑二三重一、是殊有二其興一之故也、於二其上之重難一者、事甚無骨云々、所レ示尤可レ然、　余前々、致明一心三觀哉論義事、演說委細不レ遑レ記、彼日、公顯所レ立之義、未レ得二其心一、不レ入二深境一歟云々、
廿日、（丁巳、）天晴、此日、御匣殿忌日也、仍供二養佛經一、又念佛萬遍、
〔廿一日、（戊午、）天晴、晩頭、歌人兩三、不レ期而會、當座密々講二和歌一、深更分散、〕
廿二日、（己未、）天晴、參二女院御所一、入レ夜歸來、今日、以二季長一、申二勸學院修理之間事於關白一、美作守基輔、募二重任之功一、可二修造一之由、所レ被二仰下一也、
廿三日、（庚申、）〔天晴、〕物忌也、是姬君物忌也、
〔廿四日、（辛酉、）天晴、同物忌、〕
〔廿五日、（壬戌、）天晴、同物忌、〕
〔廿六日、（癸亥、）天晴、同物忌、〕
廿七日、（甲子、）陰晴不定、人傳云、兩都衆徒、蜂起不レ止、被レ配二流範玄一之由、奉二奏狀一訴申云々、其罪四〔十〕ヶ

條、皆以無レ所レ據云々、又去頃、大極殿已下、修造行事官等、内〔々〕有下被二定仰一事上云々、上卿大炊御門大納言實定卿、參議右大辨長方、辨左中辨重方、右中辨經房、史大夫史隆職云々、

廿八日、乙丑、朝晴、午後雷雨、晩頭、密々有二和歌一、光經朝臣語云、釋奠於二官廳一被レ行事、不レ可レ然由、儒中介レ申、倚於二本寮一、可レ被レ行二立廟一、可レ用二都堂一、可レ懸二貌像於倉屋一、（當時、奉二安置一之屋也云々、）大學寮、本不レ被レ立二内裏内一、若有二由緒一歟、又布政之庭、不レ可レ安二貌像一之由、諸儒令レ申云々、余案レ之、此條不レ可レ然、但於二布政之庭一、講二演禮之書一、於レ議相應、加之、孔子者、治政正禮之聖人也、被レ安二官正廳一、即是政可レ及二淳素一之象也、禁忌之條、曾不レ可レ然事歟、但近代事、及二如レ此之議一、其上更無二沙汰一、無二左右一、被二忌避一事歟、抑立レ廟用二都堂一者、兩儀如何、其禮總以難レ被レ行歟、以政參上、申二梅宮社條々訴事一、賜二御敎書一、可レ持二向光能朝臣一云々、仍賜二訴訟四ヶ條一、（一御社修理事、一供レ神物不法事、一備中國庄事、一左馬寮妨二社領一）來、〔了、〕

廿九日、丙寅、天晴、巳刻、右中辨親宗、爲二院御使一來、（布衣、）余出逢、持二來御筆御經一、（聖字、故女院令二書給、而不レ終二其功一〔給〕、仍法皇令レ書二繼一給也、白色紙、無レ薄、香色紙表紙、有レ薄、紫檀軸也、）可レ書二進外題一云々、即書レ之、（金泥被レ相二具之一也、）付廻進上了、此次、親宗語事等、

一　讃岐院、院號、並宇治左府、贈官〔贈〕位等事、來月三日可レ被レ行、此事、左府被二申行一云々、以二天神御例一、爲二證跡一云々、此例不レ似歟、已是朝家大事也、尤可レ有レ議、而無二左右一被レ行レ之、如何之由、世人傾奇云々、余案二此事一、偏可レ在二叡慮一、他人不レ可レ申二是非一事也、

一　改元、來月四日可レ被レ行云々、

一　齋宮卜定、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

一　神社行幸可レ被レ行云々、其數未レ定、先可レ有二賀茂八幡一、

一　釋奠事、於二官廳一可レ被レ行之由、昨日賴業所レ申〔作〕也云々、

即退出了、後聞、今日、被レ行二贈官位並院號等事一、〔云々、使惟基、〕

詔書、位記、宣命等、尋取切二續之一、

用二黄紙一

詔、宥レ過而後優者、聖代之彝訓、褒レ賢而追賞者、明時之舊躅也、故左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器韜二瑋璋一、

才叶二廊廟一、陰陽燮理之昔、漢牛無二春喘一焉、臆句
奚宣之時、胡馬不二南牧一也、朕聞、其徽猷明カ倫動二哀
念一、吁嗟柞楢屢改、遙忍二往行於金憖之秋風一、絲綸惟
新、更播二榮輝於靑鳥之曉露一、故可レ贈二太政大臣正
一位一、庶極二人臣之職位一、式照二泉壌之幽冥一、宜三去保
元元年丑九月宣命等、燒二却之一、主者施行、
安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用二綠紙一、
位記文、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少納言惟基、左近將監藤宗﨤等役レ之、
從一位藤原朝臣賴—、
右可レ贈二正一位一、
中務習究二淵識一、任乘二國鈞一、百寮仰二宣亮之化一、兆庶
歸二具瞻之任一、而早隨二逝水一、以抛二舟楫之用一、空悶二
愈慕一、以摧二棟梁之材一、追開二徽音一、今加二哀榮一、宜下
施二朝章式一、賁中夜壑上、可レ依二前件一、主者施行、
安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上卿中宮大夫、使少納言藤惟基、相二具外記史（利）元一、作者大内記
藤幸貫、淸書少内記成棟、
用二黄紙一、
天皇我詔旨良万止、故左大臣藤原朝臣に詔倍止、勅命
乎、聞坐止宣、悼レ往且宥レ罪免、懷レ舊且傍レ終者、食國乃
令典奈利、故是、以二太政大臣乃官、正一位乃階乎一、
贈給比崇給布、勅命乎、聞坐止宣、
安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院號、
宜下止二讚岐院號一、爲中崇德院上、大外記淸原賴業奉レ之、
余案レ之、崇德院號如何、
我朝、太上天皇贈號未レ聞、若可レ改二讚岐院一者、只
可レ稱二土御門院一歟、崇德字未二甘心一、通典文云々、
永範撰申、上卿隆季卿云々、
十日、丁卯天晴、此日、法皇所レ被二勤修一之百ヶ日八講結
願也、仍未刻、着二直衣一、隨身布衣、不レ引二移馬一、參二北殿一、於二新造念
佛堂一、有二此事一、頃之、權右中辨親宗來、告二事始之由一、
仍引二率人々一、廻二東方一、入レ自二後戶一、經二座前一着座、先
レ是僧侶着座、皆宿裝束也、朝座講師藏俊律師、問者隆憲僧
都、問者座在レ別、如二法勝寺御八講一、夕座講師隆憲、問者藏俊、兩度之間、
僧都公卿不二起座一也、夕座被レ供二養〔御筆〕御經一也、
隆憲說法、神也又妙也、衆人聽聞者也、藏俊講答、又以
珍重〔之〕、事了、被レ引二布施一、余爲二上首一、口別被物二
重、布施三裹、次僧侶退下、次公卿退下、今日、參入公
卿廿九人、慥不二覺悟一、昨日、院號、贈官等事、上卿中

宮大夫隆季云々、有二宣命、詔書、位記狀等一也、大內記業賢草レ之、即有二位記請印一、件使少納言惟基云云、

八月

一日、戊辰、天晴、少外記隆業來、催レ之、來四日可レ有二改元一、可レ參云〔々〕、申二所勞之由一了、

〔二日、己巳、天晴、入レ夜、密々有二和歌一〕

三日、庚午、天晴、物忌也、左少辨兼光來、雖二物忌一、依レ輕來ヲ入中門一、介二光經申一云、明日改元、定可レ有二御參一歟、外記〔未レ〕申二散狀一、依二不審一、所二參啓一也云々、答云、一昨日、雖レ有レ催、申二所勞之由一了、加之、自二今朝一咳氣相加、不レ能二出仕一者、兼光又申云、上卿左府、凡公卿十餘人可レ參云々、即兼光退出了、

四日、辛未、天晴、此日改元也、余不二參入一、子細追可二尋記一、未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先向下可レ被レ建二御所一之地上見レ之、其後、參二御所一、先レ是、奈良僧都被レ參、數刻言談、僧都示二其旨一、所二參洛一也、是依レ恐二衆徒一、所二逃上一也云々、事起、自二去正月之頃一、範玄律師、度々被レ落ヲ書寺中一、藏二沙汰一云々、然而、不レ及二殊事一之間、去六月朔頃、以二奏狀一、申二五箇條訴訟一、（此度不レ申、範玄）可レ被レ理之由、公家御筆御八講以後條々、大都有二裁斷一、其後去七月十六日、大衆切二範玄〔之〕房一了、同廿日、範玄方大衆、可レ切二別當僧正、及此僧都房等一之由風聞、然而、其事不レ遂、此後、寺中偏如二戰場一、重進二奏狀一、申下〔候〕範玄可レ被二流罪一之由上、其事未レ被二仰下一云々、

五箇條訴事、

一別院四ヶ所、（一條院、喜多院、唐院、修學房、）爲二院御領一之條、可レ被レ放事、

仰云、今十ヶ日之內、可レ被レ仰二左右一、且可レ被二レ付二別當權別當等一〔云々〕、

一寺領庄々、諸人知レ之、不レ出二所當一事、

仰〔云少々〕即被レ付レ寺了、猶可レ被二尋沙汰一、

一一切經庄、（河口庄、）可レ被レ付二寺家一事、

仰云、早可レ被レ付二寺家一云々、

一三會巡守次、可レ被レ賞二第一一事、

仰云、尤可レ然、自今以後、可レ有二御沙汰一云々、

〔一〕今一箇條、憶不レ覺、可二尋注一也、

五日、壬申、天晴、未刻、大夫史隆職、注二進改元詔書一、其狀如レ此、

詔、朕以ニ昧菲ニ、副提ニ乾符ニ、馭レ俗道踈、遙隔ニ三五之歩驟ニ、濟レ世慮淺、未レ致ニ寰海之粛清ニ、爰檢蹤之變荐示、梓愼之災〔寔〕繁、況鐘去中呂律、火ニ于大極殿ニ、百辟朝享之舊墟、灰燼空積、一人夕惕之疑念、丹府無聊、政季之訛也、上慚ニ祖宗之靈ニ、德菲之薄也、下愧ニ民庶之聽ニ、毎顧ニ其治ニ、惻ニ隱于懷ニ、方今或考ニ帝載ニ、旁訪ニ皇猷ニ、依ニ符徵一以建レ元、蠲ニ厄會、以革レ故、是皆克己復禮、與レ物更始之義也、其改ニ安元三年ニ、爲ニ治承元年ニ、大ニ赦天下ニ、今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罪無ニ輕重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及僧侶未レ得ニ解由一者、皆悉赦ニ除名ニ、加ニ敍督一令レ得ニ自新ニ、但犯ニ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强竊〔之〕二盜ニ、常赦所レ不レ免者、不レ在ニ此限ニ、又承安二年以往、調庸未進在ニ民身一者、同以免ニ除之ニ、又天下老人、百歲以上賜ニ穀三石ニ、九十以上二石、八十以上一石、鰥寡孤獨、不レ能ニ自存一者、各量給レ物、庶光ニ蒼蠅告レ市聲ニ、將レ來ニ彩鳳巣レ閣之翅ニ、布ニ告遐邇ニ、明俾ニ聞知ニ、主者施行、

治承元年八月四日

作者大內起業賢、

九十二

定公卿、左大臣、二位〔椴〕大納言、中宮大夫、三條大納言、藤大納言、別當、左兵衛督、源中納言、權中納言、六角宰相、右宰相中將、堀川中將、新宰相〔中將〕、右大辨、

年號勘文等、

藤中納言、

年號事、

仁治、

新唐書曰、太宗ニ、以ニ寬仁一治ニ天下ニ、

治德、

淮南子曰、治レ性者、不レ以レ性以レ德、治レ德者、不レ以レ德以レ道、

權中納言藤原資長、

宮內卿、可レ尋ニ齊之ニ、

左大辨、雖レ有レ召不レ進云々、中文書燒失之上ニ、有ニ所勞ニ、不レ能ニ引檢一之由云々、

文章博士敦周、

勘申年號事、

和萬、

尙書曰、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弘保、

晉書曰、弘ニ保訓之道ニ、

德久、

文選曰、淡德久長、
右依二宣旨一勘申如レ件、
彈正大弼兼文章博士備前權介藤原朝臣敦周、
同光範、
勘申年號事、
仁寶、
孝經援二神契一曰、四夷賓從則金縢、見二金縢一者、仁々寶也、
治和、
淮南子曰、治レ物者不レ以レ物先（衍歟）物以レ和、治レ和者不レ以レ和以レ人、治レ人者不レ以レ人以レ君、治レ德者不レ以レ德以レ道、
治承、
河圖曰、治レ武明二文德一、治承二天精一、
右依二宣旨一勘申、
文章博士兼美作權介　藤原朝臣光範、
其間作法、問二源中納言之許一、報狀如レ此、
改元儀、
四日戊時、左大臣、中宮大夫、三條大納言、藤大納言、別當、左兵衛督、已上在二奥座一、源中納言、權中納言、六角宰相、在二端座一、右宰相中將、藤宰相、賴、新宰相中將、右大辨等、在二横敷一、左少辨兼光、下二勘文一、四通、有二禮紙一、結レ之、大臣、一々〔被レ開二結之一、每度仰下可二定申一由上了、退入了、大臣〕更不レ見レ之、如レ本結レ之、目二中宮大夫一之後、指二遣勘文一、大夫見レ之了間、二位大納言參著、依二大臣氣色一、逆渡二勘文於二位大納言一、大納言見了、授二三條大納言一、次第見了、右大辨欲レ見之間、大臣直可二讀申一之由被レ命、仍讀二申之〔云々〕、先讀二勘者名一、次讀レ文、是一之說云々、讀了、大臣被レ仰下可二定申一之由上、右大辨以上、次第定申之人々申狀、多以忘却〔了〕、追可レ注レ之、大臣招二兼光一、以二弘保、仁寶等一、被レ申二上之一、是人々定、內々多減故歟、被二仰下一云、弘字、經與難、寶字、數百歲不レ用過了、若有レ故歟、仁治治承之間、相計可レ申レ之者、先中宮大夫、二位大納言、藤大納言等、退出了、仁字、仁平、仁安、共不快在レ近、治承、水作多々如何之由被レ申二上之一、而重仰云、今度、依二大極殿火災一、有二此改元一者、以二水作一被レ用、非レ無二其謂一歟、末代之憚、與二水難一論レ之、水難是輕歟、然者有二何事一哉云々、遂改二安元三年一、爲二治承元年一、依二大極殿〔之〕火災、天變等一、改

元之由、可令作詔書、赦令條、可依康平元年例者、此後〔各〕退出了、
字雖、人々評定、其詞多候、然而、皆以忘却候了、
勘文未尋取候也、以此旨可令申上給候、
恐々謹言、
八月五日　　雅頼上、

六日、癸酉晴、爲治風痺沐浴、入夜温氣出來、心神不快、

七日、甲戌晴、招智詮闍梨、加護身、及午刻許發、心神尙不快、温氣未散、

〔八日、乙亥晴、自晩頭所惱陪增、温氣甚大、終夜、辛苦惱亂、〕

〔九日、丙子曉天許發、温氣頗減、及晩發了、今日、召憲基朝臣、問所惱事等、大略申候風病之由、今夕卿慶闍梨來讀經〕

十日、丁丑天晴、及晩微雨、今日、法皇、亮闍之後、始御幸八條院御所、六條堀川云々、公卿直衣、殿上人布衣、或又、束帶之張少々相交云々、未刻渡御、酉刻還御云々、有御〔引〕贈物、金泥小字經大般若一部、悲覺大師獨古云々、〔自今夕、余〕疾又發動、温氣出來、此日釋奠也、於官廳被行之、上卿藤中納言、新中納言等云々、

〔十一日、戊寅甚雨、所惱尙不快〕

〔十二日、己卯所勞同前、〕

十三日、庚辰天晴、自今夕、以智詮阿闍梨、令修北斗供、是毎月十五日式日也、而依所惱、自今日終之、晩頭、中御門中納言來、訪疾、余不謁、使〔人〕謝遣之、入夜、邦綱卿來、同前、今日、使泰茂修泰山府君祭、

十四日、辛巳天晴、此日、還幸八條亭、今日重日也、而無其沙汰、臨期議（○議、九本作儀）出來、雖然、已被渡御物等了、忽難延引、加之、被問參入人々、各申無憚之由、仍還幸云々、余案之、亮闍之後、初度公事、不必憚重服日、然而、近代之事、以諱禁爲先、就中、法皇御存生之間也、尤可被憚重日歟、所勞同前、今日、又修泰山府君祭、泰茂、今夕、大夫史隆職來、參八條内裏、而行幸遲々、仍先參入云々、

十五日、壬午天陰、入夜微雨、頭中將定能來、訪疾、入夜修泰山府君祭、泰茂、所勞尙無減、今日召泰茂、問所勞安否、申候靈氣殊重、召侍醫賴基、針齒下了、〕

九十四

十六日、癸未、人傳云、範玄律師解二却見任一、又停二止知行之寺務等一、〈一乘院以下也、〉依二大衆訴一之、此僧都如元、可レ領二掌別院等一之由、無二宣下一云々、凡南都訴、大都裁許了云々、

十七日、甲辰、雨降、所勞、雖レ有二其隙一、尙不快、今日、於二嵯峨六道辻一、使二陰陽大允泰茂一、令レ修二靈氣祭一、

十八日、乙酉、天晴、遣二季長朝臣於二奈良僧都房一、〈近日在レ京、〉示二一條院悅之由一、報云、今日參入可レ申云々、入レ夜、僧都送二使者一云、今日、參二候女院御所一、只今、依二急事一怱罷出之間、不二參入一、御不例如何云々、〔所勞聊有レ減、未レ及二平愈一、賴基來、歯如二一昨日一〕

十九日、丙戌、天晴、覺智法印來、余雖レ有二疾厚一、隔二障子一逢レ之、談二法文一、又那慶來、讀經半部、大夫史隆職來云〔々、〕來廿三日、可レ有二造大極殿定一云々、

廿日、丁亥、大雨雷鳴、賴基來針二歯下一、□□時晴漸々來、談二天變事一、熒惑犯レ房云々、

廿一日、戊子、天晴、此日、渡二住北尼上家一、所惱之間、可レ易レ所之由、依レ有二其占一之故也、今日、渡以前、供二養一日經一、〈知鈴、〉依レ爲レ除二所惱一也、今夜、前民部少輔盛方朝臣初參、

廿二日、己丑、天晴、法皇幸二仁和寺一、依二待賢門院御國忌一也、

廿三日、庚寅、天晴、此日、於二陣頭一、有二造八省定一云々、今日、不レ被レ定二國宛一云々、抑此定、於二御前一可レ被レ行也、而於二仗下一有レ之、理不レ可、若遂二天喜六年例一歟、彼度、二東記云、須下於二御前一被上レ定也、而依二御寸白一、於レ陣有レ定云々、然者、强不レ可レ被二據用一事也、加之、其例非二最吉一、不レ及レ事、始徒經二數年一之間、康平六年、重而有二豐樂院炎上事一、離二此事一、更有二造大極殿沙汰一、今度、於二御前一被レ定了、此後、漸有二其沙汰一、遂不二造畢一、崩御了、後三條院御時、大厦成了、以レ之思レ之、何强以二天喜例一、爲二規模一哉、俱其外無二先例一、於二貞觀一者、幽玄也、然者、大途以二彼例一、雖レ可レ被レ模、於二此定一者、必於二御前一可レ有也、隨又彼康平度、已有二御前定一、雖レ可レ被レ用二彼例一、雖レ可レ被レ弁二彼例一、旁於二御前一可レ有レ定也、代々造宮定、必御前儀也、何況、希代之重事哉、又可レ被レ宛二諸國一之由風聞、同今日可レ有レ定也、彼天喜例、依二貞觀之舊跡一、依レ可レ爲二行事所沙汰一、當日無二國宛事一、然而、追議出來、木造始レ之、次被二定宛一了、於二今度一者、行事所沙汰、不レ可レ叶、只可レ被

レ宛二諸國一云々、然者、今日便可レ有レ定事也、凡如レ此事、委不レ被レ尋二先例一歟、陣頭之定、甚以不レ被二甘心一者也、日時、並別當行事定文等、隆職宿禰、注二送之一、其狀如レ此、

陰陽寮

擇下申可レ被レ始二〔造〕八省院行事所一日時上、

十月八日甲戌、時巳二點、若未、

治承元年八月廿三日

權漏刻博士　菅野朝臣季親、

權曆博士兼伯耆權介賀茂朝臣憲定、

掃部頭兼陰陽博士安陪朝臣季弘、

權　　助　　賀茂朝臣濟憲、

縫殿頭兼助　賀茂朝臣宣憲、

主計頭兼土佐介　賀茂朝臣在憲、

陰陽寮、

擇下申可レ被レ造二八省院一雜事日時上、

初入レ杣日時、

十月十四日庚辰、時午二點、若申、

採二材木一日時、

同　日庚辰、時午二點、若未、

治承元年八月廿三日連署同前、

造八省院所別當、

大納言藤原朝臣實定、

權中納言源朝臣雅賴、

參議　藤原朝臣長方、

治承元年八月廿三日

造八省院所行事、

左中辨藤原朝臣重方、

右中辨藤原朝臣經房、

左大史小槻宿禰隆職、

右大夫中原　成

治承元年八月廿三日

今夜、不レ被レ定二所課國一、上卿左大臣、令レ參二着右仗座一給、仰二右中辨經房朝臣一、召二日時勘文一、次仰二同辨一召二別當行事例文、天喜六年例、御硯等一、次仰二右大辨一令レ書二別當行事定文一之後、以二內辨一內覽、奏聞之後、被レ下レ之、別當卿相之外、他公卿不レ被レ參、

廿四日、辛卯、天晴、問二昨日定事於源納言許一、報狀如レ此、昨日、秉燭之後、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實定、權中納言源〔朝臣〕雅賴、參議藤原〔朝臣〕長方、參二着八條殿右

仗、(在北庭、上)五位藏人基親來仰曰、八省〔雜〕事勘申之、〔昨也〕大臣召賴業仰之、即持參、(入筥、有禮紙、)大臣見了、付基親奏聞、(留御所、)基親又仰、(不聞及、推之、日時、別當行事〔等〕、又下折紙、)大臣召右中辨經房、令勘日時、經房先持參杣入日時歟、大臣曰、行事所始日時也、一度勘進之由、見舊記、如何、經房申云、被仰下行事旨之後、可勘進之由、官所存也、然而、依大臣命、重勘進也、大臣見了、加入初禮紙內、今禮紙懷中了、仰經房、令進文書硯、六位史持參之、目大辨令書之、別當一枚、(遣八省院〔所〕別當、大納言藤原朝臣實定、權中納言源朝臣雅賴、參議藤原朝臣長方、)行事一枚、(遣八省院所行事、左中辨藤〔原〕朝臣重方、右中辨藤原朝臣經房、左大史小槻宿禰隆職、右大史中原朝臣成擧、)大臣加納日時等札於一筥、經房奏聞之、(內覽事、兼申請了、)即被下經房了、大臣已下退出、

今日儀、官並左大丞等、不甘心候、或人說云、康平例不終功、代末相當、今度故被替之云々、不知子細候、謹言、

雅賴上、

今日、雖不被定國宛、豫風聞、
大極殿、(邦綱卿、)小安殿、(光隆卿、但此事不定、)
會昌門、(資賢卿、)

如此云々、於廻廊、互(云イ)可被宛諸國云々、

廿五日、(壬辰、)晴、未刻、定能朝臣來語云〔々、〕五節所奉行也、而未取領狀、公卿成範卿領狀、今一人未催得云々、受領文、各難澁云々、入夜、藤中納言資長來、余依疾、隔障子逢之、(也イ)語云、自去廿二日、雖爲伊勢幣、彼齋、萬事於成勝寺、自院廳有沙汰、被始行云々、

奉爲讚岐院、(今號崇德院、)被修四日八講、講師、聽衆、各八人、無證誠、初日、依無人數、無行香、資長依爲彼寺上卿、四箇日之間、參入行之、辨重方也、今日結願、如形有行香、上官等參入云々、抑彼院御國忌、明日廿六日也、而强自廿二日被始行、今日結願、甚以不當也、凡每事希異也云々、又語云、於官廳有釋奠、以正廳爲廟堂、以西廳爲都堂云々、其趣、三度改定云々、今夜、於少納言資隆、爲八條院御使來、仰美作國建部庄之間事、答可尋國司、可令申〔候〕之由上了、此事、爲國未曾有之訴云々、

廿六日、(癸巳、)自夜雨降、終日不止、

〔廿七日、(甲午、)天晴、戌刻、大夫史隆職來、〕

廿八日、(乙未、)天晴、未刻、大外記賴業來、召前仰雜事、(之イ)奉爲讚岐院、(今號崇德院、)可被置國忌、山陵〔申〕候

由、人々被レ申〔候〕、前大相國、左府、中宮大夫、而被レ定二十陵一之後、未〔無〕ニ加增之例一、廢二何陵一可レ加レ之哉、至二于崇道天皇例一者、追被レ置二國忌、山陵一例也、彼時未レ被レ定二置十陵一、加之、桓武天皇、御惱危急之時、有二此沙汰一、雖レ然、遂以崩御、其例不二相似一、何況、彼者廢坊之人、追有二天皇之號一、又被レ置二山陵一、是尤足レ爲二榮曜一、是ハ本爲二太上天皇一、雖レ置二國忌、山陵一、何有二尊崇之儀一哉、旁可レ有二思慮一之由、經二言上一、仍忽停止了云々、

此外多有二談事等一、又定能朝臣來語云、八幡行幸、還御之次可レ有二朝覲之儀一云々、但未二一定一、申刻、左兵衛督成範來、　余依レ疾、隔レ物謁〔云々〕

〔廿九日、丙申天晴、入レ夜、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談二世間雜事一〕

九月〔大〕

一日、丁酉天陰、不二雨降一、此日日蝕也、宿曜師珍賀、申二可レ有レ蝕之由一、朏一〔申〕ニ不レ可レ有レ蝕之由一、然而、依二天陰一不レ能レ決也、今日、成菩提院御念佛結願云々、又自二此日一、被レ始二院恒例供花一云々、未二神拜一、受領皆悉勤二其役一云々、

二日、戊戌天晴、酉刻、隆職宿禰來、召二簾前一、仰二雜事一、造八省沙汰之間事、每事、遂二先規一之由、頻以傾奇歟、

〔三日、己亥天陰、入レ夜雨降、〕

〔四日、庚子天晴、以二使者一、訪二前大僧正疾一、朱利病、〕

五日、辛丑天晴、〔又〕以二使者一、訪二僧正疾一、昨日同前云々、〔候〕昨日、法皇爲レ訪臨幸、今日關白又以被レ向云々、法成寺、平等院等、執印辭退、以二其弟子覺尊僧都一補レ之、故振改殿息也云々、云々、余依二風痺猶未一レ快、不レ能二行向一、入レ夜、爲二方違一、參二宿御堂御所一、

六日、壬寅天晴、僧正疾同二昨日一云々、入レ夜、有二小除目一、參議朝方、轉二任皇太后宮大夫一、頭中將光能、任二權大夫一、又左少辨兼光、給二上野國一、辭二退攝津國一也、本國司戦高、任二上野一、是可レ修二造眞言院一云々、今朝、大夫史隆職、送下美作國、營二造勸學院一可レ被二重任一之由宣旨於國司之許上云々、去月拜任之吏、忽被レ宣二下重任一、頗可レ謂二早速一〔歟〕、然而、近代賜二成功一之時、同時申二下之一、定例云々、仍國司上二請文一歟、

七日、癸卯天晴、以レ書問二僧正疾一、同前云々、但聊度數增云々、仍入レ夜、密々行向、用二入車一、懸二下簾一、若達諸大夫、皆乘レ車在二車後一、向二彼房一、以二忠成法橋一達レ之、依レ命入二

臥內見氣力、非怠事歟、其音頗弱、是無力之令然也、起居被遂之、依無心無程起了、召忠成問之、當時、度數五十度許云々、此四箇日殺類不通云云、此定十箇日者、無其恐歟、但當時之氣力、非可恐云々、歸參之次、參女院、退出、僧正乘車可歸之由、再三被示、然而固辭、於門外乘車、余依疾不快、雖不出仕、不堪不審、相扶所勞也、若及大漸者、爲世爲家、尤可爲歎事歟、

八日、甲辰、天晴、以基輔問僧正疾、夜〔之〕問安否、報云、同前云々、但忠成申〔候〕云、事外有減、夜甚相并三十度云々、又一箸許被食飯云々、若此定、得減者、有其恐云々、自今日至十五日、可念佛、是限一期、所修之行業也、去年立此願了、病重身弱、頗雖〔難〕堪、爲佛法、不惜身命之謂也、余敢不欲長命、唯所志在往于西土、努力々々、此念佛之間、大小諸務不可聞之由、仰家臣等了、

九日、乙巳、天晴、巳刻、佛嚴聖人來、余云、每年七日念佛、一生無退轉可遂之由、可祈念、就中、今度所勞不快、又付公私、有忩々事等、必可無障難之由、同以可祈請者、此次聖人演說五濫皆空之旨、節供、家司闕如、仍政所勤之、陪膳行賴、行事良盛等也、自今日、法皇令入精進屋給云々、

十日、丙午、天陰、雨下、此日、皆爲僧正供養一日丈六正觀音繪像、導師覺智法印、佛師賴源法眼也、以季長朝臣、爲行事、使令問病之動靜、報云、頗有減氣云々、此日、伊勢公卿勅使進發、上卿左大臣、勅使大納言實房卿、從神祇官發遣也、

〔十一日未〕

十二日、戊申、天晴、入夜〔小御門〕中納言宗家被來、雖念誦之間、今日分、依終其功、謁之、八幡、賀茂行幸、奉行之間、有不審事等、尋問所來云々、行〔幸〕事、一切不致沙汰、仍不能示子細、小時被還了、

〔十三日、己酉〕天陰、申刻、頭中將定能朝臣來、依念誦之間、不謁之、以使者訪僧正之疾、昨日平減云々、今日被向長谷〔〕

十四日、庚戌、或人云、右大將宗盛〔可〕參法皇御共、而一昨日夕、盜人首於門犬防內云々、因之、忽留了、希有之事歟、〔尤可恐云々〕、

十五日、辛亥、天晴、早旦、參詣日野、每年例事也、自今

夜女院御方、被始行御懺法、日來念誦、今朝結願了、所惱無增、
十六日、壬子天晴、入夜、參女院御方、此夕、爲賴輔所惱消除、使時晴修泰山府君祭、
〔十七日、癸丑〕
〔十八日、甲寅〕
十九日、乙卯天晴、日來、賴輔朝臣、有所勞、而自今朝、及大事云々、仍密々、行向見之、〔非忽可有命之危、於病者尤重歟、今日、〕女房、姬君、參女院御方、
廿日、丙辰天晴、申刻、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來月五日、八幡行幸、六日還御、可幸正親町東洞院亭、邦綱卿家、八日朝、可還御八條第、是七日、爲遂冬節也、本儀、至于來十四日、賀茂行幸、御于彼亭、還御之次、可御八條殿、而兩度行幸、同不還御本所、又賢所令行合之條、似有可（幸イ）憚、又若內侍所、尙御八條殿者、數日可離御八條、先例雖有之、猶不打任、仍八日朝還御了、自八條殿、可有賀茂行幸云々、又八幡行幸、可幸七條大路、是先例、八條大路、不用幸路之故也云々、此事、愚意不甘心、代々皇居、皆六條以北也、仍八幡行幸之時、用七條尤理也、今御八條之時、被用八條大路、更可有何憚哉、似守株事歟、　晚頭、人來云、賴輔所惱、獲麟云々、然而、依湯治之、卽汗發之間、不能行向、及深更、爲方違參向御堂、鐘鳴之後、欲歸之間、又告危急之由、卽歸路之次、行向見之、大略不可有憑之體也、
廿一日、丁巳病者賴輔危急、仍請佛嚴聖人、令遁世、于時寅四刻歟、先是、余歸了、此遁世、多年之素懷也、其間、注正念、行儀神妙〔云々〕、出家之後、心神頗落居云々、今日、爲賴輔、一日寫聖觀音、等身、使佛嚴聖人供養之、
廿二日、戊午基輔云、去夕、今曉、兩度汗出、溫氣發云々、入夜告云、又危急云々、然而、佛嚴聖人云〔々〕、不可有忽恐云々、大略出家之後、有小減歟、
〔廿三日、己未天晴、大夫○（恐脫忠）隆職來、〕
〔廿四日、庚申入夜、頭中將定能來、又發疵、行業來、〕
〔廿五日、辛酉〕
〔廿六日、壬戌天晴、參女院御方、〕
廿七日、癸亥頭中將定能息小男名親能、年九歲、來也、

百

〔廿八日、甲子、晩頭、定能朝臣來、〕
〔廿九日、乙丑、入レ夜、金(釼)玄法印來、談二大乘蜂起事等一〕
卅日、丙寅、自レ夜雨降、午後天晴、外記持二來詔書覆奏二通、改元、及故左大臣贈官位詔等也、並維摩會廻文等一、三通卷二籠一禮紙一、各加レ判也、朝臣、返給了、

十月(小)

一日、丁卯、天晴、賴輔入道、奉レ供二養丈六阿彌陀佛、及五部大乘經等一云々、佛未レ終二其功一、癸日以前、所二念供一〔養〕也、朔日〕之條、雖レ可レ有レ憚、只先念不レ失〔之〕時、爲レ遂二宿願一云々、〕以二澄憲僧都一爲二導師一、
〔二日、戊辰、天晴、今日、終日、見二佛嚴聖人所レ書之十念極樂易往集一、嚴才之書也、件書總六卷、依二法皇詔旨一、所二撰集一云々、〕
〔三日、己巳、天晴、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
〔四日、庚午、天陰、日夜雨下、〕
五日、辛未、天晴、此日、石淸水行幸也、關白被レ候、右大將宗盛供奉、公卿十六人云々、即今日、可レ有二還御一、而依レ及二深更一、爲二夜行日一之故也、明曉、還二御土御門第一云々、後聞、丑刻出御云々、
六日、壬申、天晴、此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源大納言外、公卿不參云々、余依二所惱不一レ快、未二出仕一、仍不參也、基親問下ト送來八日可レ參二大極殿事始一哉否上、答二依レ病不レ可レ參之狀一了、
七日、癸酉、天晴、入レ夜、參二宿御堂御所一、爲レ遂二節分一也、今夕、法皇令二遷向一給云々、今日、重家入道、供二養持佛堂一云々、澄憲僧都爲二導師一云々、或人云、去頃、俊盛卿出家云々、其名號阿云々、
八日、甲戌、天晴、此日、大極殿事始也、先未明、自二土御門第一、還二御八條殿一云々、今日、女院御所棟上也、是偏爲二下官沙汰一、家司行賴、着二衣冠一行レ之、陰陽師主稅助時晴、先來二此第一、勘二申日時一、今日巳刻、成二勘文一、行賴入二覽筥一覽、下官見了、返二給陰陽師一、退出、行賴向二其所一行レ之、先度御所、季長爲二行事一、今度、爲レ改二彼例一、使二行賴行一レ之也、但巨細奉行、季長、盛光、相共所レ致二沙汰一也、
〔九日、乙亥、天晴、憲基來語云、中宮煩壓云々、〕
十日、丙子、天晴、佛嚴聖人來、及レ晩、參二女院新造御所一、見二廻之一、前大僧正所惱危急云々、仍以二季長〔朝臣〕一訪レ之、歸來云、不レ可レ過二今兩三日一云々、悶絶不レ少、
〔今日、憲基針二齒下一〕中御門中納言、注二送石淸水行

幸之間事二〔也〕、今日戌刻、右大將宗盛、以二內女房若
狹一、有二示事一、侍從可二相親一之由也、件人無二女子一、以二
少將隆房朝臣（隆房ハ宗盛妹夫、）女子一養レ之云々、欲レ從レ之者、
有二隨レ家之謗一、欲レ乖レ之者、有二失レ身之恐一、進退惟谷、
已失二方略一、但報云、件少男、更非二進止一、偏女院御左右
也、早申二事之由一、可レ示二左右一云々、倩思レ之、世間之
體、不レ能二是非一、可二彈指一々（云イ）々、
〔十一日、丁丑天晴、晩頭、參二女院御方一〕
〔十二日、戊寅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
十三日、己卯天晴、經家朝臣、女院執事之後、今日始申二吉
書一云々、自二今日一始二侍從祈一、（聖觀音供、智詮阿闍梨、）
十四日、庚辰天晴、此日、賀茂行幸也、大將不二供奉一、非常
之例也、（左大將、未レ任、右大將、諳二殿島一、）云々、今日、法皇有二御見物一云々、
十五日、辛巳天晴、但時々雨下、恒例尊勝念誦也、傳聞、
去夜被レ仰二行幸賞一、
參議朝方、讓二其息朝定一、（敍二從五位上一、）大外記賴業、讓二其弟
祐安一、（敍二正五位下一、）上卿、辨、史、追可二申請一云々、
十六日、壬午天晴、入レ夜、風雨共烈、子刻、人告云、前大
僧正入滅、卽欲レ遣二使者一之處、夜已五更、加之、暴風
甚雨之間、遼遠之境、不レ能二人通一、隨又、宮並僧都等、
居二白川房一云々、或又在二長谷一云々、如レ此之間、今夜
不レ遣レ人、抑前大僧正覺忠者、生受二尊貴一、人望不レ輕、
才朗二顯密一、器量尤重、其所二經歷一、五代之御持僧、三井
寺長吏、天台座主、法務、僧正、法成寺已下氏寺執印（行イ）
也、又蘭城一門之內、僧正四人、皆爲二門弟一、加之、法皇
列二其上足一、凡論二其德望一、古今少レ類者歟、誠是佛法之
樞鍵、顯密之棟梁也、于レ時春秋六十、忽然而煙化、總
爲レ世、別爲レ家、嗟嘆而有レ餘、悲泣而無レ益、抑人傳
云、兼數日知二死期一、正念更不レ亂、唱二佛號數百遍一、見二
臨終之行儀一、往生敢不レ疑云々、現當相兼、蓋此謂而
已、今夜、抄二出往生要集名目一了、此日、前相國（忠雅、）室、
落餝爲レ尼、（年四十九、）爲レ訪二其事一、（歟カ）博陸之室家、被レ向二粟
田口山庄一、其儀、〔申、〕半蔀車、四位、五位、家司職事、
相並十五人、着二布衣一、勤二前駈一、殿上人五人、連レ車扈
從、出家儀了、曉天被レ歸云々、
十七日、癸未天晴、今日、欲レ弔二僧正之喪一之處、余衰日
也、仍明後日、（十九日、）可レ遣レ使也、如レ此事、必所レ撰二日
次一也、此夜、葬二前大僧正一云々、（火葬、）
〔十八日、甲申天晴、終日念誦、〕
十九日、乙酉天晴、依二日次宜一、使三中務權少輔季信弔二故

百二

前大僧正喪二、（在二長谷一、圓融法親王掌養事云々、在二白川一、依レ疾不レ居二長谷一云々、）同弔レ之、入レ夜歸來、又遣二其弟子僧都覺尊房一、又各報レ旨、今日、蓮花王院總社祭也、施二種々雜業一、如二去年一、法皇覽レ之云々、〔參二女院御方一、聽二聞恒例舍利講一、又與レ僧迎二談法文一、法華經壽量品顯本之間事也、延曆、園城、其議相分、尤有二其興一〕

〔廿日、丙戌天晴、爲二方違一、參二宿堂御所一〕

〔廿一日、丁亥〕

〔廿二日、戊子風吹、〕

〔廿三日、己丑天晴、今日、終日念誦、〕

〔廿四日、庚寅天晴、入レ夜雨下、〕

廿五日、辛卯天晴、民部權少輔宗雅來語云、故僧正門跡之事、併被レ進二法皇一、木幡證菩提院、在二其中一云々、可レ悲々々、但法成寺、平等院執印覺尊僧都、其外宇治法印方、門跡正敎傳レ之云々、今日、問二除服日次於時晴一、申云、來月二日云々、

〔廿六日、壬辰天晴、〕

廿七日、癸巳天晴、頭中將定能朝臣來催云、除服、可レ參二帳臺御出、并童女御覽等一者、申二所勞得レ減者可レ參之狀一了、丑刻許、大地震、保延以後、無レ如レ此之地震一云々、東大寺大鐘被二振落一了、又同大佛螺髮、少々落了云々、此日、齋宮卜定、（今上第一女皇、先爲二內親王一、其母前少將公重朝臣女、即祗二候禁裏一之女房、其年多余レ卅云々、）

廿九日、乙未天晴、今日神事也、服假之後除服以前、仍不レ行二由祓一、然而、神齋如レ例、此事依二不審一、尋二申關白一之處、報狀如レ此、

除服以前、不レ修二由祓一候事也、除服以後、雖二日數內一、可レ被レ修候也、神事之條、如レ常可レ候也、尤可レ〔被二〕忌服一者歟、　謹言、　關白在判、

或人云、同服之人不レ忌云々、仍問申之處、被レ答旨如レ此、仍忌レ之、今日、雖レ非二祭當日一、恒例發二遣幣帛一之日也、仍神事也、但行二由祓一之時ハ、明日行レ之也、然而、又今日尙神事也、

十一月

一日、丙申入レ夜雪、此日春日祭也、依レ爲二除服以前一、不レ修二由祓一、然而、於二神事一者如レ常也、使左少將實敎朝臣、

二日、丁酉自二去夜一雨下、及二巳刻一晴、更臨レ晚風雨、戌刻、出二河原一〔除〕二輕服一、陪膳行賴、役良盛、（即前駈也、）已

上布衣也、陰陽師前內藏助安倍有親、（衣冠、）向良方除之、即參女院御所、深更退出了、

三日、（戊戌、）天晴、入夜、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五節帳臺御出、有催之公卿、余、內大臣、右大將、左衞門督、又關白〔可〕被參、並五人云々、童女御覽日被加今二人、藤大納言、花山中納言等云々、

四日、（己亥、）天晴、入夜風雨、或人云、成範卿女、（祗候內裏、年來通御云々、）此一兩日之間、有產事、皇子皇女之間、其說縱橫、後聞皇女云々、

〔五日、（庚子、）天晴、爲方違、參宿御堂御所、〕

六日、（辛丑、）天晴、及晚、參女院御方、今日、二位大納言實定、示送云、今度除目、左府不可被參之由、內々有承事、若無御參者、定以有其催歟、執筆事、一切未致其沙汰、多年沈淪之質、倦萬事、忽遐佐之後、未及取懸、仍參勤之條、不可叶、若又被超越下臈者、生涯之恥也、今度有御參者、第一之衆也、枉可蒙御恩云々、消息之上、又有使者、報云、日來、依所勞、不出仕、猶雖不快、依此命、可相扶歟、若不得減者、內々可告申者、

七日、（壬寅、）天晴、入夜、大夫史隆職來、召簾前、問近日公事等、申云、今日、有軒廊御卜、上卿左兵衞督云〔々〕、是則、去月廿七日、地震之時、東大寺大佛螺髮、少々落了云々、又大鐘落了、官藏艮角壞了之由、進奏狀、被下件事也、又有地震之御卜云々、又明日可有政、來十日行幸于閑院亭、十五六日之間除目、近日風聞事、如斯云々、余又、問大極殿事始事、申云、大極殿巽角、昭訓門內北腋、立七丈幄二宇、爲公卿座、（一行、北上西面、）其南、打九丈幄一宇、爲辨、少納言已下座、其幄南三ヶ間、爲陰陽寮候所、其東、又立幄、爲工等候所、政官座、豫居饗、公卿座不居饌、是依天喜例也、（彼度、不居公卿座饗〔之〕由、有所見云々、）而依上宣、兼居了云、晚頭、左大臣、大納言實定、參議長方等參入、各自座後着之、豫北第二間東砌、敷軾小筵、次召外記、問諸司具否、次召辨、仰陰陽寮、令勘申日時、內覽奏聞之後、（其實不參內、只致如在之禮也、）被下經房了、此後、須於壇上打地引繩者、而無其事、被參內了、（依及夜漏、被略之由、大臣有命云々、）實定卿不參內云々、其後、於陣被召例文、硯等、官申云、先例、不被召例文者、依無重召、不進〔云々〕、即仰右大辨、被書國宛文、奏云、藤大納言實國、依他事參陣、

依レ無レ人、職事令レ催ニ着座一者云々、凡無レ人條、已乖ニ先規一、天喜之度、公卿大都參入、今度、總以無レ催云々、源中納言雅頼、雖レ入ニ行事一、依ニ灸治一不參云々、良久退出了、

〔八日、癸卯天晴、入レ夜、上方有レ火云々、〕

九日、甲辰陰晴不定、風吹、女房、並姫君、密々參ニ廣隆寺一、或人云、除目十五日可レ被レ行云々、今日、調ニ置文庫文書等一、

十日、乙巳天晴、參ニ女院御方一、今旦、頭右中將光能朝臣、送ニ書於行頼一曰、右大臣殿、可下令レ參ニ執筆一御上之由、所レ被ニ仰下一候也、爲レ申ニ其事一、今夕可ニ參入一、必令ニ參會一給云々、然而、今夕不ニ參來一、今日、稲王卜定之由、伊勢幣云々、此日、時晴來云、頻有ニ天變一、又先日大地震等、占文者不快、但如ニ内論者一吉動云々、

十一日、丙午天晴、今夕、法皇、自ニ天王寺一、令レ還給云々、一昨日、大納言實定卿、欲レ娶ニ邦綱卿女一、主上御乳母別當三位、而依ニ入道相國制止一、忽停止、已送ニ迎車一、空以歸還、世人嘲哢無レ極云々、

十二日、丁未天晴、左頭定能來、即令レ參ニ女院一、依レ召也、是良通中將所望事、〔爲〕令レ申レ院給也云々、今夜、自ニ八條第一、日來息居、八行ニ幸閑院第一、件第、日來加ニ修理一、又有ニ新造舍屋等一、是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蒙ニ受領功一、所ニ經營一云々、本家賞内藏頭藤原實清、叙ニ從三位一、八條院御所賞、上卿源大納言、被レ仰ニ少内記盛俊一云々、

十三日、戊申天晴、此日吉田祭也、依ニ輕服一、修下不ニ奉幣一由祓上、是則除服了之故也、申刻、頭權大夫光能來、余着ニ直衣冠一出逢、光能仰云、明後日、可レ被レ行ニ除目一、可レ參ニ執筆一者、申ニ承了由一、光能問云、召仰、於レ陣可レ有歟、將里第歟、余云、先例其多、但近代、多於レ陣被レ仰也、光能、問ニ奥端座事一、余云、是又其有レ例、但此一家之習、常於ニ端座一所レ承レ仰也、

十四日、己酉天晴、未刻、源中納言來、談ニ雜事一、及レ晚、基輔自レ院罷出云々、光能朝臣申云、參上、可レ申ニ召仰事一也、可レ申ニ此旨一云々、又語云、於ニ端座一、可レ承ニ召仰一之由、有ニ其仰一、此條、有レ疑之由、内々與ニ重方朝臣一、令ニ申議一之旨所レ承也云々者、余送ニ書於光能一云、召仰事、尙可レ被ニ來仰一之由、承了、此條、只可レ在ニ職事之意一、但除服之後、明日、依ニ日次宜一、參レ陣之次、先可レ申ニ下吉書一、其後、下ニ知召仰事一、尤〔可レ〕有ニ便宜一歟、加之、臨レ期被ニ來仰一者、召ニ外記、辨等一之間、定及ニ刻限一歟、擁怠之基也、如何者、返事云、申ニ關白一之

處、於陣可有之由有仰、只今欲參啓此由之間也云々、眾不可及煩事歟、未練之人、於事如此、十五日、庚戌天陰、雨下、亥刻以後更晴、此日、京官除目也、（一夜儀、於閑院、）巳刻、大外記賴業來、以光經朝臣給硯筆墨等、賴業依持來闕官帳、入件宮給之、亥刻、着束帶參內、先着陣下、吉書、（頭中將定能朝臣下之、召右少辨光雅給之〔云々〕、）次參御所方、先是、關白參候、光能朝臣參院、未歸參云々、余謁女房、良通中將所望事、今度不可有沙汰云々、是非不許之儀、今度除書、一向可爲〔內〕御沙汰、院不可知食之由被申〔云々〕（之イ）、仍萬事、不可有沙汰、只自院、被獻注文事、可有沙汰云々、暫而、光能朝臣歸參、其後數刻、任人事評定云々、曉鐘之後、藏人來、告事具之由、仍向陣、先着奧座、公卿着座之後、移外座、令置軾、次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就軾、仰召仰事、（其詞云、今日可有除目、召仰諸司、）次〔召〕大外記賴業、左少辨光雅等仰之、（其詞、同職事、）次藏人來召、參、次仰宮文、（六位外記、）次外記二人、史生一人、取宮文、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弓場殿代、（如例、）外記、列立納言後了、余揖、（公卿答揖、）着殿上、（關白在奧座、）次關白、相共着御前座、次實房、忠親、實守等、取宮文置之、着座、次關白着圓座、次余依召着圓座、（先我座、如例、）次依仰、奏闕官帳、次繰大間、次任式、兵、次召院宮御申文、（先奏事也、召實守卿仰之、召詞、右近中將藤原朝臣、）次任民部、此間、居火櫃、衝重、又有勸盃、（定能勸之、瓶子光雅、）次關白、撰給可補書之申文等、（先是、給御硯筥蓋、上申文被撰設之、）又被仰受領文可召之由於實房卿、召辨問有無、申上候由、依仰召文書、定之如常、（其前々司橘以政、功過也、但今夜不加階、依上臈等訴申也云々、實守卿合見、實宗卿定文、長方卿讀大勘文、）余書補書之間、實守（莊イ）持參院宮御申文、（功過定也、實守復座之後、）有余取之、置硯上、注補書了、（此中、多分代申文也、問可任哉否於關白、盛子給之外、不可任云々、仍皆返奉關白、此中一通、書補書、仍惣中了、是先例也、）召實定朝臣、（依四位召名也、余誤先召右近中將、依關白相示、召名、失儀之甚也、可恥々々、）給文、仰可勸進之由、實宗取之退下、功過定之間、參議人數不足、依實房卿、申事〔之〕由於關白、依命、且召着定之、（也イ）次余奏院〔宮〕御申文返給、皆引裹紙了、後任之、（也イ）（九ヶ所、）給任人注文、（折紙、）隨任合就成文、及三通之時、成束如常、次關白撰給申文十餘通、可任之者申文等也、余撰分置下座前并硯與一宮之間、先任課試者、（文章得業生藤原家實、任右衞門尉、是實光、資長、敍光、三代之例云々、有申文、懸勾、）（指成文、）次欲任文章生、而註文〔與〕勘文名字、有相違、問外記任之、（注文曰、中原國光勘文、無件名、又無申文之間、不能見合、問中關白之處、）

可問外記云々、仍使光能問之、申云、藤原光圀也云々、次任可任者等、無指次第、隨便任之、此間、實宗進下勘申文等、余取之、皆悉任了、（隨任、取放指成文、如常、）次又任京官等、及終頭、實房卿、持來功過定文、余取之、奉關白、々々取之、沼前、給申大學頭之申文一結（通九）云、下諸卿、可令定申、便可給實房卿云々者、仍余目留實房卿、（欲退歸之間也、）給之、仰可定申之由、實房〔卿、〕取之還座、次第見下、余須見件申文等也、然而忩給之間、不見之、關白見功過定文了、返給、余取之、入成文宮了、又任可任之者等、載注文之犹、皆悉任了、此中、無申文之任人等、少々有之、仍招光能、令書進之、此内、源季朋、任甲斐權守、尋問位之處、六位云々、余申關白云、六位任甲斐權守、有例哉、關白云、只可書五位之由也、但可問外記云々、仍余書從五位下了、又以光能問外記之處、近例、六位任權守之時、即被載五位之由、定例也云々、關白又云、然者、叙位にも可載也云々、余申關白云、又六位、任大和權守、但有例、如何、關白云、其ハ只、六位にて可有云々、人々、見申文〔歟〕、後實房申上云、可撰上申文歟、關白云、只以詞可被申上也、即長方

發語云、成光朝臣、爲位階上臈之上、名擧年久、尤當其仁、已上之人、皆同之、（實房、實宗引添光盛、）關白被申云、成光雖可然、辭文章博士、〔溶〕加級恩、何强拜大學頭、在茂、雖位淺、爲菅氏之長者、未任一官、尤可被登用云々、關白、重命諸卿云、一同可被定申、各申成光可任之由、此間、實綱卿參、加擧狀任、人以不爲可、又申云、在茂可任、是隨形勢所申歟、他人不言、只以目、議定不一決之間、徒經時刻、天已曙了、關白寄縦下、竊被申云、人々在茂當任之由、令申、可任歟云々、（此事如何、諸卿一同、擧申成光、今被奏之旨、未得其意、可彈指之世）也、不聞勅答、此間、余竊申云、在茂若任者、上臈儒士皆可愁之、一人之愁、猶人主之所痛給也、況諸儒哉、能可有思量歟、（此事、雖不可申出、中心所思、不可不上奏、縦雖爲菅氏神不享非禮、豈失道理也、）關白頗被思煩歟、此間、實房卿、返上申文等、（余取之、皆留前、）退出、實守卿又退出、暫而、關白重被奏旨如初、即可任在茂之旨有命、仍書載了、拔在茂申文、懸勾、指成文了、殘申文、返上關白、依命也、此間、關白給顯官申文、余召實綱給之、（關白云、秋不書欤、已及儀終、不可必有歟、然而與擧者、非常例也、仍尚可有云々、）因又、次余卷大間、（卷之間、見合注文、）卷了、入成文宮、次實綱持來撰上

申文、余獻関白了、次有叙位議、（召光雅、召續紙、）如恒書了、放紙與卷叙位、入成文筥、次奏大間、（取出成文、置第二間座北、横加入叙位、功過定文等也、其次第、右叙位、中大間、左定文、）返給、定文（留御所了、）置替筥之後、取成文置硯上封之、引墨入成文筥、又置替筥、指（作イ）笏、取筥出殿上、授實綱退出、（于時、日出之後也、）

今日、參入公卿、

関白、余、大納言、（實房、）中納言、（忠親、實綱、）參議、（實守、實宗、長方、）

申大學頭儒士、

成光朝臣、　敦任朝臣、　盛業朝臣、　光範朝臣、

敦綱朝臣、　光經朝臣、　光盛、　業實、　在茂、

今度除書、非據事等、

在茂任大學頭、少將三人留四位、（時宗、公守、頼家、）貞經任侍從、信基任修理權大夫、等也、

今度、可被避謗難、行善政之由、兼風聞、若是等歟、莫言々々、

十六日、（辛亥、）天晴、午刻、外記良業、持來大間、余更披見之處、大失有二、

一者、權少外記佐茂、載復任、然而、即夜叙爵、被任其替、須復任之者姓名上、可塗墨也、而不消之、大失也、

二者、長方朝臣、給尻付、注右大辨藤原朝臣、不書名字、四位者可書名也、（或加官、或〔不〕加官、共有例、）而書官不書名、大失也、

余勤仕執筆、已五ヶ度、頗雖練習、致失猶如此、恐鈍之性、以之可察歟、可恥々々、入夜、參女院御方、今夜、經房朝臣拜賀、任內藏頭也、今般除目存理事、只此事歟、

〔十七日、（壬子、）天晴〕

十八日、（癸丑、）天晴、此日、五節參入也、

公卿、（左兵衛督成範卿御覧、右大辨長方卿參入、）受領、（丹後參入、安房御覧、）

余依先日催、子刻、着直衣參內、（不出衣、中將重、隨身、上臈布衣、冠如恒、）五節未參云々、參御所方、謁女房、々々密々語云、一日〔也〕（○也字九本無、似可從）除目、少將三人叙四品事、叡慮不甘心、依関白懇切令申、自院再三被申云々、今度、始爲主上御沙汰、可被行除目之由、法皇令申給、主上又以固辭、如此之間、及曉天云々、又良通中將事、先日、內被申院、院御報云、尤可然事也、但被仰合関白、可有沙汰云々、雖似御氣色宜、頗不分明、今度、起自叡情事、都不可行之由思食、仍無沙汰、尤遺恨思食之由、有天氣云々、承

子細之處、彌增愁緒、然而、不能申左右、經數刻之後、五節兩所參入、主上着御裝束云〔々〕、御直衣、御指貫、〔紋地窠文、〕是定例也、紅打御出衣、其後、暫經程、此間、與時忠卿交語、此次語云、後二代御記、後三、後朱、鳥羽院有御起請、被納置勝光明院寶藏、被納香辛櫃四合、手筥四合、二條院御時、申出被書寫之者、經師等書之、範兼奉行、其間、經宗、雅方、範兼等、少々書取之、依其咎、或終命、或懸秩〔祿〕事也云々、尤可恐、小時、出御帳臺、出對西面北第一間、經南殿御後、幷同西廣庇、透渡殿等、入御帳臺東面妻戸、關白褰御簾、頭中將定能朝臣取御屐、御路敷筵道、不可必敷事歟、關白已下不着沓也、屈從之人、關白、余、時忠等也、時忠在此列、世間希異之體也、入自同戸、祗候屏風外、豫敷疊二枚、一枚關白居、一枚余居、時忠居板、次舞姬四人、次第參入之後、大歌發聲、舞姬舞之、但只一人舞之、如何、次殿上人亂舞、先河音、發多多良如常、次舞姬退出、次還御、次余退出、于時鷄鳴、

十九日、甲寅、雪降、不及〔寸〕、以職事良盛、送舞姬裝束於丹後五節所、內大臣沙汰也、

廿日、乙卯、天晴、御覽也、左兵衛督安房等云々、〔今〕關白被示送云、安房重、遲參之間、及亥刻、有御覽云云、余依風病、不出仕、此旨、昨日觸定能了、

廿一日、丙辰、天晴、節會也、不出行、及晚、參女院御方、

廿二日、丁巳、天晴、此夜、基輔宿廬放火、卽消滅了、

廿三日、戊午、天晴、此日、被行下名云々、申刻、定能朝臣、密々告送云、侍從殿御事、若有沙汰也イ歟、聊有承旨、可有御所云々、仍祈僧之許仰遣之、余又滿愛染王咒、祈念、夜半、邦綱卿告送同旨、

廿四日、己未、天晴、寅刻、大夫史隆職、送聞書、披見之處、右近中將藤原良通者、感悅無極、午刻、着直衣、參院、幷內、須着束帶致拜賀也、子慶賀之時、其父拜賀、定例也、然而、近代之間、不見此儀、只以隨宜爲先、仍所着直衣也、於院、以右京大夫泰經朝臣、申入良通慶賀畏申之由、但以非次、可奏聞、忽可不然之由、含之也、仰云、〔此事、〕自皇嘉門院、同所被悅仰也云々、於內裏、被召入內々御所、今日、依地震事、被奉九社幣、七社之外、依御占、被加吉田、日吉兩社也、是良方神云々、爲御拜、着御裝束之間也、邦綱卿、重衡朝臣等、奉仕之、黃櫨御袍也、依御物忌、於清涼殿、有御拜、坤角間、供御座、巽向、頭中將定能朝臣、獻御笏、向巽兩段再拜之後、返給御笏、卽入御、被仰中〔將〕拜任之間事、又仰云、一日除目、早速事了、神妙云々、牙御笏紛失事、有所見者、密々可令注申云々、今日、御笏、

自院被獻云々、件事、去十八日、三腐出納、見出紛失之由、雖尋雖疑之者等、更無證據云々、誠希異事也、古今未聞、入夜退出、

廿五日、（庚申）天晴、或人云、牙御笏、昨日出來了、其由來者、三腐出納所從（號戸屋來云々）妻女、嫉妬之餘、爲損失、盜取件御笏、打入實定卿燒失之跡、木守男、取置之、件事自然露見、被尋出了云々、此次第、頗非無不審、彼出納始、頗不誤之者、自問落其事、已無實、加之、今度僕從有〔此〕犯、以之〔言〕之、出納之身、罪科難遁、而都無其沙汰云々、恐心所鬱陶也、抑此事、紛失之時、於藏人所、有御卜、（在憲、泰親、季弘、）各占申云、必可出來、自西巽等方之由云々、又泰親申云、件御〔笏〕、可〔有〕疵云々、而果以有疵、仍自讃云々、（但其疵微少、不見分之程云々、）又邦綱卿、同示出來之旨也、晩頭、大外記賴業參、召簾前問雜事、此次、中將左右之間事問之、申下見召名可申之由上、此次申云、牙御笏紛失事、先規未見得云々、又申云、去下名之間、光能朝臣、書下云、右近中將兼良云々、上卿、參議、疑而問外記、外記申上、兼良者、二位中將（兼房）息、大夫也、無官之人、直任中將、未聞其例、疑此中將歟云々、仍被問光能之處、失錯任了云々、次第不足言、若上宰相、不成疑者、姿後、兼良尤見苦歟、未練職事、萬事奉行之間、每事如此、不便々々、又申云、件日、雜人等、群集陣座末邊、賴業交居其中、上卿、宗家（卿）依此事、大被加勘發、誠雜人群集之條、雖有其咎、是已廿年以來流例也、然者、當賴業之時、非強過怠、爲五位外記之者、頗過法也、勘責頗可謂難堪、聞者莫不驚耳目、然而、依爲上卿之仰、不能陳申云々、入夜、大夫（○史恐脫）隆職來、又人々、示中將慶賀、頭中將來、語任中將之間事、偏法皇之殊恩云々、可恐可悅、

廿六日、（辛酉）天晴、賴業注申云、右近中將也、又京極殿、自四位侍從、今任左中將、御云々者、良通須任左近也、而不事問、被任右近了、代々例、多以右近也、然者、強不能申改、申刻、中御門中納言被來、此日、臨時祭也、使有房朝臣、

廿七日、（壬戌）天晴、申刻、覺智法印來、酉刻、余參女院御方、申中將行幸供奉之間事等、

廿八日、（癸亥）大夫史隆職、注送大地震卜形、昨日被下云々、去七日御卜、昨日被下、以外懈怠歟、隆職如此、神祇官、

卜ニ恠異一事、

問、去十月廿七日地震、東大寺大佛螺髮二口落、幷大鐘鈎切落レ地、及官廳艮角類落事者、是依ニ何咎等祟一、所レ致哉、

推レ之、公家可ニ愼給一之上、恠所可レ有ニ動搖事一歟、

治承元年十一月七日

從五位下行權少祐大中臣朝臣範隆、

宮主從五位下行權少祐卜部宿禰兼衡、

陰陽寮、

占ニ東大寺言上恠異吉凶一、（十月二十七日地震間、大佛螺髮二口落、或頂上螺〔髮〕拔上、又大鐘鈎切落レ地、幷官廳丑寅角類落、）

今日壬寅、時加レ酉、（十月節、奉レ寅日時、）神后臨レ未爲レ用、將白郎、中大一、〔將〕天一、終河魁、將青龍、卦遇ニ斬茹類一、（〇恐有辭難、解恐有誤脫、）

推レ之、恠所有ニ口舌病事一歟、期今日以後廿日內、及今月（〇月恐年誤）十二月、明年六月節中、並戊巳日也、何以言レ之、用幷日上大歲上皆爲比御年上見自刑神辰上得ニ朱雀一、用帶ニ白虎一、卦遇レ類、是主恠所、口舌病事元故也、早被ニ祈請一、無ニ其咎一乎、

治承元年十一月七日

權漏刻博士菅野朝臣季親、

權曆博士兼伯耆權介加茂朝臣憲定、

掃部頭兼陰陽博士安陪朝臣秀弘、

主稅助安陪朝臣時晴、

主計頭兼頭土佐介賀茂朝臣在憲、

〔廿九日、甲子〕天晴、源中納言被レ來、談ニ語雜事一、

〔晦日、乙丑〕

十二月〔大〕

〔一日、丙寅〕天晴、

二日、丁卯天晴、此日、中將良通拜賀也、依レ仰出ヨ立自ニ女院御所一、余日來煩ニ寸白一、然而相扶、未刻參ニ彼御所一、同刻、持ヨ參兵部省移文一、家司光經朝臣（部兵、奉）覽レ之、（件文入レ筥、無ニ禮紙一、）余一見了、令レ見ニ中將一、留レ文返ニ給筥一了、件使給レ祿、下家司、着ニ衣冠一取レ之、

省掌三人、各六丈絹一疋、黃衣下部二人、各信乃布一段、是先例也、

次右近府廳頭淸景、（布衣、）持ヨ參隨身差文一、光經朝臣覽レ之、見了、返給了、隨身五人、（一人番長、四人近衞、）參入、召ヨ着隨身所一給レ饗、（備レ机云々、或記云、立ニ盞盤一云々、然而先例立レ机之由、親重所レ申也、出納役送云々、抑件隨身所、此御所內也、）

申刻、着束帶、藏人大夫定成奉仕之、
裝束色目如常、唐草蒔繪劒、件劒者、拜賀時所用也、御堂御物、馬瑙帶、
紫綾平緒、笏、京極殿御物、同先々所用也、泥繪扇、
此間、藤中納言資長來、束帶、參御堂御八講云々、余招中將出居方、以寢殿東妻南面三ヶ間、爲客亭、二行敷高麗端疊(々)四枚、上庇簾、謁之、暫以交語、中將裝束訖、此間、資長退起、下自中門内方、立中門内庭、北面、付別當經家朝臣、申事之由、拜舞、此間、中御門中納言被來、次於門外、乘車參院、此間、源中納言被來、自去晦日、御最勝光院、依御念佛也云々、中將出訖之後、招兩納言於出居外方、謁之、小時、各退出了、次六角宰相家通參入、余候御前之間、卽退出了云々、次余歸家、女房同前、
拜賀次第、
先院、於中門、奏事之由、拜舞、付別當右中辨經房朝臣、奏之云々、依御時之間、無御前召、直退出、
次內、於殿上口、奏之、拜舞、申次頭中將定能朝臣、卽參御前、(小時、參中宮御方)
次中宮、於西中門、申之、申次大進宗頼、再拜、
自此、可參博陸家、而今日、參御堂之間、可無骨、不可來之由、被申女院云々、加之、候內之間、關白被參、被示爲同事之由云々、
仍不參向、
次來余第、於中門內南庭、先拜余、二拜、申次家司光經朝臣、

次申女房、二拜、申次季信、次打入簾中、着小膳、卽歸參、女院府隨身五人、給祿、各六丈絹一疋、下家司取之、抑女院、幷余許、共給隨身腰指、是共、隨身四人也、各六丈絹一疋、須欲出之時、於女院、先可拜余、幷女房也、而定能朝臣、自院告送云、可忩參云々、仍歸家之次、來余第也、後日、定能(卿)云歟、護摩時已欲至、仍所忩申也、而猶御遲參之間無召、返々遺恨云々、
今日、共殿上人三人、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民部權少輔宗雅、中務權少輔季信、
諸大夫三人、上野守藤(原)賴高、散位源兼親、(雖爲一院殿上人、拜賀之時、先々不憚之)左馬權助源國行、
府隨身四人、褐冠、褐袴、壺(脛)巾、於狩胡籙者給之、番長一人留守、近衞四人在御共也、
雜色十人、
今日、不具共侍先例、中少將拜賀之時、不召具侍也、只出仕之時、召具之、又無童、元童有病不來、新參(之)者、未出來之故也、加之、下官中將拜賀之時、(自然)無童日歟、相叶彼例也、○今按日字衍而自然二字當在歟字下歟
牛童、給當色、朽葉上下、
雜色二人、取松明前行、一家例也、
衞府長左番長下野毛忠武、着布衣在共、
今日、進袈裟於御堂、以隨身爲使、加常、
〔三日、戊辰天晴、此七八日、寸白更發、召憲基朝臣、問

療治ニ、可レ服ニ牙子一之由令レ申、煎レ之令レ進、深更爲ニ方違一、參ニ御堂御所一〕

四日、己巳、天晴、此日、御堂御八講結願也、余依ニ疾不レ快ニ(イ)、不參、入レ夜、中將小舍人一童、(余番長、中原重武子、父去年夭亡了、祖父季近、曾祖重近法師等見存、)於ニ曹司一加ニ首服一、越後權守盛光理髮、右馬權頭基輔加冠、六位一人、脂燭雜具等、折敷々ニ檀紙一置レ之、裝束、余所ニ調給一也、薄青狩衣、重濃蘇芳衣、青單、狩袴等也、本結、烏帽、中將給レ之、今夕、院藏人仲職來催云、來十七日、御塔供養咒願料、僧(前イ)首可ニ調進一者、申ニ承了由一、

五日、庚午、僧前事、仰ニ遣忠成法橋一、申下可ニ調進一之由上、此日、前太政大臣室逆修結願也、關白室家、被レ行ニ向其所一、(粟田口、)家司職事十八人、着ニ衣冠一爲ニ前驅一、兼雅卿、并殿上人三四輩進レ車云々、

六日、辛未、番長敦直持ニ參小童一、爲レ進ニ小隨身一也、

七日、壬申、此日、院御念佛結願云々、或人云、去三四日之間、強盜入ニ左大臣家近隣一、(郭〔内〕中垣外、彼家只直廬云々、其間、左府家中極物忩云々、)

凡近日、京中、每夜七八所、十餘所、無レ不レ逢ニ此災一云々、亂代之至歟、今日、右京權大夫光盛來、召ニ簾前一談ニ和漢事一、

〔八日、癸酉、〕

九日、甲戌、今日、內侍所御神樂云々、本拍子中將泰通朝臣、末拍子顯家云々、

十日、乙亥、天晴、召ニ典藥頭定成朝臣一、加ニ灸治一、(腹六ヶ所、背三ヶ所、)今年、背有ニ年神一之由、丹家醫師等所レ申也、而定成申云、是十二月之神也、仍今月不レ可レ憚云々、此事、年來相論、下官不レ能レ決ニ雌雄一、只隨下當時參ニ療治一之醫人申狀上也、丹家之者、加ニ灸治一之時、又以憚レ之、

十一日、丙子、依ニ血忌日一、今日不レ灸、頭中將定能朝臣、經家朝臣等來、中將行幸供奉之間、弓箭已下物具等令レ見、沙ニ汰之一、又可レ申ニ院御馬一事、相ニ含頭中將一了、

十二日、丁丑、今日、蓮花王院塔供養習禮也、左大臣已下參入、有ニ御幸一云々、

今夕、弓場始也、源中納言注送云、能射、(實定卿、實國卿、賴實朝臣、)射手公卿、(宗家卿、賴定卿、)後方勝、有レ拜、(北上東面、)光能朝臣、仰ニ射手一、定能朝臣、勸ニ陪膳一、通親朝臣召云云、〔今日、又定成來、令レ灸ニ殘所一云々、〕

〔十三日、戊寅、參ニ女院御方一、〕

十四日、己卯、雪降、入レ夜積レ庭、

十五日、庚辰、天陰、申刻、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見、沙ニ汰中

將出立之間事二〕
十六日、辛巳天陰、申刻、自レ院賜二御馬一、明日、爲レ令レ騎二中將一也、是爲二乘試一、先密々、頭中將所二沙汰送一也、令レ騎二中將一、即返獻、明日拂曉可二持來一之由、所レ仰也、
十七日、壬午陰晴不定、此日、太上法皇、蓮華王院內、立二五重之塔婆一、設二一日之齋會一、當二千手堂巽一立レ之、依二永保三年法勝寺九重塔供養例一、所レ被レ行也、卯刻、送二呪願僧前於院廳一、仰二忠成法橋一、令レ調二進之一、
色目 折敷高坏十二本、施二蠻繪一、押二綾面一、用二椽器一、在二綾折敷一、
布施伍拾疋、代白布伍段、紙裹、
書二送文一、家令加署、相二副下家司一、衣冠、自二院廳一、差二副召使一、送二遣宿房一云々、
辰刻、參二女院御所一、令二出立一、中將令レ參訖、於二修理權大夫信基朝臣家一、佐女牛南、東洞院西、可レ令レ騎二騎馬一、而遲參之間、於二七條河原一、騎馬供奉云々、余歸レ家、着二束帶一、色目如レ常、金穩蒔鞍螺鈿、紺地平緒、國身狩袴、無二風流一、行幸以後、法皇、去夜渡御、中宮同前夜行啓云々、參二蓮華王院一、入レ自二南四足一、着二西卯酉廊座一、上對座、廊東北兩面引、豫立レ机居〔饗〕、西〔衍〕レ鳩、先レ是、太政大臣、左大臣已下在レ座、兩府在レ端、余若レ奧、今日無二勸盃一、此間、左右近衞、陣二御塔北面東西一、左西、雅長朝臣已下着レ之、右東、此中將爲二上首一、次藏人頭左近中將定能朝臣、帶二胡籙一、持レ弓、乘馬、萌黃衣袴等一、來、召二公卿一、示二氣色一、座上無レ所、仍跪二簀子一仰レ之、登レ自二廊東面一、經二北簀子一、就二大相座上一、頭退歸了、次太政大臣起座、降レ自二千手堂南御所西面階一、被二參上一、左大臣已下、降レ自二廊座末一、經二幔門等一、昇レ自二御塔西假屋南面西階一、經二假屋西北廣庇一、着二御塔北面、正面以西壇上座一、兩面端疊、關白隸、關白已下、內大臣已上、五人着二壇上座一、在レ座、東上南面、大納言實定卿已下、着二假屋北面簀子座一、廣庇簀子、皆與二御塔壇一齊敷レ之、次院司公卿隆季卿已下、着二正面以東座一、次亂聲、振桙、次迎二衆僧一、千手堂乾角設二集會幄一、次迎二導師、呪願一、次兩師下レ輿、經二舞臺一着二禮盤一、呪願覺讃、老耄殊太、行步不レ叶之間、十弟子等扶二持之一、導師公顯僧正、次迎二物範、三度、次登二高座一、次菩薩、鳥蝶等、供花如レ例、兩師十弟子等立レ壇、上二傳供一、覺讃十弟子、立二壇上一供レ之、訖、菩薩、鳥蝶、各舞退歸、次唄師着二塔中佛前座一、次散花師進二舞臺一、先レ是、堂童子着レ座、分二花筥一了復座、衆僧相從、唄留爲レ先二樂人一、行レ事如レ常、

先左右相並、經二舞臺一、左西右東、左方、右廻經レ下二衆僧幄與千手堂一之間上、廻二北西方一、右方、經二東幔外一廻二南方一、次左右一列、更出レ自二千手堂北方一、經二前庭、舞臺南、并幔東等一、右邊一匝、次更左方、如レ初出レ自二西北方一、右方、歸レ出自二東幔門一、相共經二舞臺一復座

了、

次讃、次梵音、次錫杖、次堂童子、取花筥退下、次威儀師、授願文咒願於兩師、次關白、次頭權大夫光能朝臣、先申非常赦由於關白、（懸裾、帶弓箭也、）次仰左大臣、（其詞、今日、太上法皇御塔供養、可有非常赦令、作詔書、毎字分明、令仰聞之、）大臣、被問拘者有無、申無拘者之由、退下、次大臣起座、居納言末、參議上程、被目大外記賴業、（上官座、在欄下者、）賴業起座、（若沓、）進檻下蹲居、大臣被仰可召内記之由、賴業退下、即大内記業實、經上官座後、（可經前歟、）參上、敬折立、大臣被仰詔書事歟、内記退下之後、又召大外記、被仰可召檢非違使（佐イ）候之由歟、賴業退下、次左衞門權佐光長、經上官座前、進立檻下、一揖、敬折而立、大臣被仰赦令事歟、光長左廻退下、（進退優美、）次大臣復座、頭中將定能朝臣、進自西方、（着沓、取弓引裾、）經上官座前、胡床上、礒盤北等、就講師右邊、跪床上歟、〔胡床上〕、仰賜度者之由、右廻經本道退出、次威儀師、授諷誦文於導師、諷誦了、此間召使一人、副欄干進來、稱右中辨申實定、定房卿呼立之、（今案、經房、自進可申歟、不然ハ、又自座末、可申上歟、召使進御前、不可然、）若爲取證誠布施歟、次引布施、

咒願、内、（兼雅卿、取被物、雅隆朝臣、取布施、院、朝方卿、經宗朝臣、中宮、實守卿、隆房朝臣、）

導師、内、（忠親卿、院、家通卿、中宮、賴定卿、）

次撤舞臺上下物具等、次舞、（左、安摩、二舞、萬歳樂、胡飲酒、散手、陵王、右、新鳥蘇、新靺鞨、貴德、納蘇利、）胡飲酒之間、光能朝臣仰賞、（先申關白之後、仰左大臣、已下如此、）大臣起座、於初所、以陣官人、召舞仰給一階之由、忠節頗退、立西方二拜、歸入之間、舞兩三切、人々稱美、散手之間、（徊イ）光能又仰賞、（此次、樂人時秋賞事、同仰之、）大臣〔起座〕於御所、以〔陣〕官人、召舞仰之、光近二拜、（但不退、立西方、見忠節、）歸入了、（抑舞、序之間、光能仰大臣、々々〔々〕待彼舞了、〔大臣〕起座、被仰之也、大臣不復座、爲仰樂人賞也、）次大臣、以官人召時秋、（此間、沿德出舞、）仰賞、其作法同光近、此間、依及昏黑、貴德於舞臺南胡床之間舞之、（隆季卿、依仰以院御隨身、召之、今日候院隨身等、若褐候東帽邊、其將各有小風流、）歸德未訖之間、余退出、不知其後事、凡今日次第、具在〔式〕、或又法會之儀、依爲恒事、委不記之、後代可尋見奉行人記等歟、

今日、左方、右中辨經房行之、右方、權右中辨親宗行之、（經房、立假屋西頭地上、親宗、立御塔東頭地上、布施之間、親宗、向礒邊行之、經房、不向礒邊之間、事頗違亂、依其路見誤、不行向歟、猶須向其所也、）樂行事、（左、右中將通親朝臣、若紅梅織物下重、〔織〕下重、用紫緂如何云々、崩木表袴、紫緂平緒、左大臣云、紅梅右、中將賴實朝臣、不若染裝束、）今日式、左大臣造進之、

奉行院司中宮大夫隆秀卿、右中辨經房朝臣、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太政大臣、左大臣、余、内大臣、
大納言、實定、定房、隆季、邦綱、實綱（院司）、〔隆季、在二院司一公卿座一〕中納言、宗家、宗盛、
〔若二異說歟方下亞浮文白炎裕等一、隨身番長、狩袴付二松枝一〕兼雅（院司）、時忠（同）、忠親（同）、成範、
參議、朝方、家通、實守、賴定、長方、實宗、散三位、信隆、基家、修範、親信、知盛、實淸、
今日打出、上西門院、紅薄樣、中宮、梅重、以二千手堂東一、又庇
北三ヶ間爲二女院御所一、北二ヶ間出衣、以二御塔假屋西
三ヶ間一、爲二中宮御所一、西二ヶ間出衣、
後聞事等、
一賞事、
從三位藤原實宗、上西門院、ばイ同長方、院、從四位上同實敎、
院、從五位上同隆淸、隆秀讓、
中宮御給、追可レ被二申請一云々、行事辨賞、追可二申
請一云々、余案レ之、今度御塔供養、偏爲二院家沙汰一、
日時、僧名、於レ陣不レ被レ定、然者、何被レ定二辨、上
卿一哉、隆季、經房、共院司奉行也、然者、勸賞之時、
皆可レ〔在〕二院御給之中一也、永保、九重塔、爲二公家
御願一、被レ宣三下上卿、辨等二了、今度之儀、不レ可レ似二
彼例一耳、
胡飲酒忠節、散手光近、笙時秋、大工淸原貞時、已上、
各一階、

舞人、樂人賞、左大臣爲二上卿一、當座被レ仰了、他
賞、及大工賞等、實定卿爲二上卿一、被レ召二仰六位内
記一了、依二左大臣退出一也云々、左大臣、余、退出
之、即被二出立一云々、
法眼寬敏、上座部賢讓、法橋成覺、別當覺讚讓、康慶、佛師、賴全、給佛師賴
源讓、已上、上卿同人、被レ宣二下右少辨光雅一云々、
一行幸儀、
公卿、列二立西幔外一、北上東面、依下關白被上レ候二御所一、藏人頭
定能朝臣、進二出御輿前一、示二氣色一、大納言實定卿、申二
次之一、其路、經二御所西一、進二北面一云々、樂人等參向儀
如レ常、御輿寄二假屋西面中間一云々、
一御幸儀、
前夕、渡二千手堂南小御所一、當日辰刻、還二御御塔一、
〔一〕中宮行啓、前夕云々、
〔一〕於二閑院一出御事、
關白遲參、邦綱、宗盛、忠親、知盛等參會、自餘、於レ路
參會云々、少納言惟基候二鈴奏一、
一賭物事、
内御方、
定房卿、取二御本一、渡二御前一、定能朝臣授二取之一、給二藏

入、寳國卿取琵琶、光雅朝臣授取之、
一中宮御方贈物事、
兼雅卿取御本、宗頼請取之、
〔一僧名〕
今日、中將供奉事、
於七條河原騎馬頗有後方、雅賢少將前云々、自東樓門內、
竊向定能朝臣直廬、須候入御所也、而幼少之者、於事無便宜、仍追可參之由所召仰也、行
幸事了、參入、此間、於樓門邊、進左大臣、中將抑車、前駈下馬、大臣令下前駈、被過〔云々〕、過分之禮〔大臣〕節也、後日遣使謝之、着靴垂裾、他次將相共陣列、其儀、夾弓於
右腋、小低末〔以〕左右手持之、進出、此中將、爲右近衞第一也、置胡床兩三、自我
座下方、經胡床之間、昨、取立弓也、爲先右、頗傍行、進立胡床前、
猶逆弓、〔此間〕陣官人來、引懸下襲裾於胡床、左右皆進立
了、同時居胡床、座定倒弓、猶夾右腋也、此後、依庭狹、更
向東方改立胡床、各着之云々、上取置之、胡床
三、更取下末、次將等着是、又庭狹之間、任見參之
員數、立胡床之故也云々、神師登高座之後、堂童子
着座之間、中將起座、此間、又突弓、自座上方左廻退下、此間横弓、
即歸家了、
路頭行列、
先馬、次隨身四人、次童二人、次雜色二人、

申時、
中將裝束已下注文、季長朝臣注進之、
中將殿御出雜事、十二月十七日、御塔供養、行幸御供奉、
一御裝束、
御袍、闕腋、　御半臂、裏濃蘇芳織物、文濃、
御下襲、同、　表御袴、濃蘇芳織物、文白、
御衵二領、朽木、　紅御單、
紅打御衵、　紅張御大口、
御襪、　御懷紙、
已上、女房御沙汰、
御冠、　御緌、
御帶、〔巡方〕、　御劒、螺鈿野劒、紫革裝束、
御平緒、紫緂、以銀梅小折枝、所付之、
御扇、泥繪、
御平胡籙、泥地螺鈿、後緒紫革、　御弓
御靴、　淺御沓、
一御鞍、
橋、黄地、　鐙、
轡、　切付、水豹、
大總、紫革緂、　御手綱、紫緂、

御鞦、　表腹帶、
由木鞢、　御差縄、崩木包打交在ㇾ総、
御鞭、蒔絵、　鞍覆打、
柄立袋、
一御馬、自院令ㇾ給御、黒鹿毛、
一御厩舎人、同
装束、季長朝臣調進候、
崩黄裏形木上下、唐草〔花實色々、〕練色〔〕張裏、
款冬打衵、
同色衵、　黄單、
合袴、　帶、
烏帽子、　藁沓、
唐笠、白柄、
一居飼一人、
装束、
退紅、黒袴、襖、布下袴、烏帽子、藁沓、唐笠、白柄、
一御隨身四人、
装束、五條大納言調進候、以二色々錦一摸二纈繪文一押ㇾ之、件風流、被二調儲一付ㇾ之、
冠、緌、褐、狩袴、朽葉、纐文紗〔也〕、
紅打衣、崩木衵、紅單、合袴、布帶、市比脛巾、沓、

襪、革、太刀、有二尻鞘一、
狩胡籙、逆頰箙、青革右手、同革指貫、弓、唐笠、
一小舎人童二人、
装束、一具藤中納言、一具大貳入道、
二藍上下、纐文紗、以二色々錦一摸二纈繪文一押ㇾ之、紅打衵、件錦、於二御所一付ㇾ之候、衵二、款冬、
單黄、帶、沓、藁沓、童、淺履、藁沓之間不審、檢二先例一、多用二藁沓一、仍所ㇾ爲也、唐笠、合
袴、本結、浦襪、
一御唐笠、在ㇾ袋、政所舎人持ㇾ之、袋結緒紫、
一御騎馬御共、雑色二人、雅次、成良、件兩人給二装束料一、
一御馬舗、忠成、
装束、
紺青丹上下、〔鵜松付ㇾ之、〕紅打衣、款冬袙、黄單、
一御共諸大夫、邦業、信光、
一御共侍、左馬允泰頼、右馬允康敦、
一御車、物具如ㇾ常、
一御牛、
一牛童、朽葉上下、云二御拜賀之日所ㇾ給也、今度不ㇾ給二篭色一、依ㇾ無二車副一也、
一松明、
一人夫、
一御車御〔少覔〕共料米雑色少々、

一御帳筵、政所舍人持之、

一當日御誦經、

賀茂、春日、稻荷、祇園、吉田、法成寺、淸水寺、六角堂、

一院御厩舍人已下祿、

御厩舍人、祓物一疋、帛布一段、

居飼、白布五反、

飼口、白布一反、

一饗、

御厩舍人、机、居飼、飼口、各折數、久行勤之、

一儺御隨身給物、

細布二反、長絹三反、國絹十疋、紺布五反、藍摺五反、白布五反、

此中、平胡籙、劍等、借用二位中將也、基通故殿令拜任次將之時、白川院、新調給之、余初供奉之時、二條院大嘗會御禊、用此物具、爲遂家例等、所借用也、

十八日、癸未天晴、召遣刑部卿賴輔朝臣、中將乘逢之間事、爲示左大臣許也、如此之使、用藏人五位、頗非例、加之、件人親昵彼相府云々、

十九日、甲辰天晴、未刻、賴輔朝臣來、余謁之、一昨日、左大臣逢中將、被施禮節之悅、可傳示之由、仰之、今日、依公事、參法皇、〔明日〕可行向之由、所申也、入夜、隆職來、召簾前〔談〕雜事、此次語云、昨日、延曆寺執當重雲參陣、以奏狀付藏人辨光雅、光雅返與不受取之〔云々〕、是明雲座主房領、如本可返給〔之由〕云々、〔今夜、爲方違、參御堂御所〕

廿日、乙酉天晴、此日、女院御佛名也、余依灸治、不參入、邦綱卿、忠親卿等、參入云々、別當資泰〔朝臣〕、判官代兼親、藏人盛資云々、

二十一日、丙戌天晴、終日風烈、晩頭、定能朝臣來、中將朝覲行幸賞事、申入了處、〔今度〕、所望之人、おほかれと許、有仰云々、〔仰候〕大略不許歟、此次、多談雜事、及亥刻退出了、

廿二日、丁亥天晴、參女院御方、刑部卿賴輔朝臣來、示左相府返事曰、畏承候了、法性寺殿御事、殊重奉思習御遊事、始不可申、今故預御使、還有其恐、不能申左右云々、

廿三日、戊子終日風烈、其夜、可有官奏、而依文書不

具、明日可被行云々、
廿四日、己丑天晴、及晚、歌人兩三輩、（刑部卿頼輔已下也、）不□□
□會講一首、又連歌少々、好道之餘、忘忩忙、而□□
□今夜官奏云々、左府被候之〔云〕、
廿五日、庚寅天晴、史持來奏報、家司行頼、傳覧之、（尊勝寺灌頂立紙、同所持來之、）及晚、長光入道來、談雜事、去比有所勞云々、其間、有希異夢想之由談之、年來書寫大般若經、已欲終其功、所殘只二卷云々、而夢想云、寫大般若了者也、今二卷未終、然者、只今不可有恐云々、于時、病獲麟之間云々、其後無程平減、〔誠〕雖末代、佛〔法〕之德、可信可貴、
廿六日、辛卯天陰、及晚雨下、此日、關白息童、（當腹嫡子也、生年六歳也、）着袴也、余依先日吉相、扶灸治行向也、今度、被遂承保、康和等例云々、戌刻、（戌時爲吉時之由、今旦、光長所告示也、）着衣冠、（薄色指貫、）參向、（毛車、前駈六人、束帶、共殿上人二人、同束帶也、隨身褐冠、如常、）入西門、昇自中門北廊、經中門、幷二棟廊南緣、及殿上人座末、入内寢殿西面北第一間、經上達部座末奥等、着奥座第一茵座、
今日、裝束儀、寢殿南面庇階、以西三ヶ間、（加階間、）爲着袴所、（不加其内〔事〕、）同西庇四ヶ間、爲賓筵、垂掛屋簾、（東北兩面也、副簾、）上庇簾、（南面一同、西南四間、）敷滿弘筵、（有者筵鎮子等、）二行敷高麗端疊、（南上對座、）南第一間奥疊上、施東京錦茵、爲余座、同間端不敷疊、頗寄南、敷菅圓座一枚、爲主人座、自第二間對座敷之、（隨居納言已下饌、（各高坏三本、主客料未居〔之〕、）同西廣庇、（不敷弘筵、如何、尤可敷也、）南第二三四間、副端長押一行、敷紫端疊、爲殿上人座、（同隨居机饗、）向同廣庇之南面妻戸、垂簾、有打出、（白衣、）上達部座上下擧燈、殿上人座上頭擧燈、二棟廊南面簾、皆垂之、（此中、參入〔公卿〕隨居也、）中門廊、敷紫端疊、（行事左衞門〔權〕佐光長、居件疊、行事職事盛業、候南妻、）前庭、主人隨身、並左右官人等、立明、
次主人、幷諸卿、（出自二棟廊簾中、）同時着座、次雅長朝臣已下、殿上人着座、次中宮御使（權大進宗頼、）參入、立中門、家司伊與守高階泰經朝臣相逢、歸昇、經透廊、參進寢殿南簀子、申事候由、歸出、降自中門内、告召之由、次宗頼、自持御裝束、（置衣筥蓋、同無盤、）經同道、置座上筵上、（座上方、立中央、其西、有關白座、仍置裝束、）拔笏退下之間、於透渡殿、泰經朝臣取祿、（白入掛、）給之、宗頼相跪、左手取祿、右手持笏、降自中門内、於砌内再拜、（依雨儀、不進出前庭、）退出、次右少將顯家朝臣、（在殿上人座、）起座、經後簀子參上、取御裝束持

參着袴所一、經二本道一復座、次關白起座、家禮公卿動座、出レ自二南面一、被レ入二着袴所一、兼雅卿同參入、着二裝束一歟、次供二若君御前物一、其儀、左中將雅長朝臣、取二折敷一、經二透渡殿南面簀子等一參進、次役人等取二臺六本、盤二枚一、次第沓今イ送、資泰朝臣、季長朝臣、以政、長經、季廣、信國、光綱、秀佐、次陪膳退下、不レ着二殿上人座一、次關白復座、次若君出居、兼雅卿扶持、先例、居二座上筵一、而今度、余座二茵外、疊〔可〕上一、又着袴之習、如二主上一、御引直衣、作レ尻令レ着也、而如二恒例一、汲二古江一、未レ知二可否一、尤可レ傾二奇之一、即歸入了、兼雅卿又扶持、次兼雅復座、次居二余前物一、四本〔陪膳〕季長朝臣、須レ入二西面南第一間一也、而入二南面之間一、極以無二便宜一、然而主人不レ被レ示二左右一、次〔居〕二主人前物一、四本、陪膳資泰朝臣、同自二南面一居レ之、可レ然、次一獻、資泰朝臣、持二參盃一、關白取レ之、被レ擬レ余、余擬二定房卿一、在二端一座一、次第巡行、次二獻、藏人頭左中將定能朝臣勸盃、藏人長俊檢非違使、着二青色一、取二瓶子一、關白再三被レ目、仍余受レ盃、擬二關白一、々々擬二定房卿一、此間、定能朝臣、着二殿上人座一、勸盃以前、不レ着レ之、次第巡流如レ初、殿上人座勸盃了、依二關白命一、定能朝臣、着二公卿座末一、依二端無一所、着レ奧也、次居レ汁、主客手長如レ初、奧端座有二手長一如レ常、此間、關白被レ示二可レ有レ歌之由一、宗家暫持レ疑、是存二汁〇存汁原本作砂汁九本作存計今折衷二本爲存汁後之由一歟、尤可レ然、先例、多汁後有二此事一、但左右、只可レ隨二主

人命一歟、不レ可レ及レ持レ疑歟、加之、及レ欲二居訖一、打二拍子一出レ歌之間、居レ汁了、後數刻猶奇也、頗〔似〕レ無二便宜一、主人、拍子取、共以可レ謂レ失歟、歌等安名尊、席田、二反、青柳、訖、長方卿申上、次下レ箸、次更食レ之、次三獻、長方卿、拔レ箸取レ笏起、經二殿上人座前一南行、自二座上一降二西簀子一、於二透渡殿西遊一跪、頗向レ東、指レ笏取レ盃、瓶子五位殿上人、勸レ之、關白被レ目レ之、余固辭、遂關白取レ盃、余渡二定房一之後、長方起座、拔レ笏揖、暫留二立廣庇南簀一、盃過二我座一了、如レ本、經二殿上人前一復座、每獻有二殿上人座勸盃一、藏人五位勸レ之、次五位取二瓶子一、次居レ汁、如レ初、此間、依二主人命一朗詠、宗家也、〔可レ申二〕今月、德是等、也、資賢卿、定能朝臣等助音、居レ汁訖、申上、下レ箸如レ初、次菓子、手長等同前、次湯漬、居了、更持二來湯一也、是不レ待二居了一食者也、而皆居了、更持二來湯一、次第食レ之例也、次引出物馬一疋、牽二出自二東方一、黑駮、五位二人、乘燭前一行、五位一人、衛府一人、引レ之、一廻之後、於二中門方內砌一、余前駈受取、既司受取者例也、而今日不二前駈一、上﨟邦業受二取之一也、仍次自二下﨟一起座、定能朝臣先起也、次余起座、經二初路一退出之間、定能朝臣竊語云、明日可レ有二任大將事一云々、疑資定卿歟云々、

今日參入公卿、

余、衣冠、大納言、定房、邦綱共着レ端、

中納言、宗家、奥、　兼雅、端、　資長、奥、　忠親、端、
雅頼、奥、
參議、宗實、端、　長方、端、
已上、皆束帶也、主客共衣冠、薄色指貫、
今日違例事、
一余路、須經透渡殿、并殿上人座前等也、而經二棟實子失也、但如此事、不可守株歟、後日、源納言云、此路更非失、叶東三條儀、云〔可然〕、
一邦綱卿、尤可着奥也、而着端、若是兼雅、爲着端座、兼相譲事歟、猶不得心、
一尊者陪膳路、須經西面南第一間、而進自南面事、兼行事等、可指示事也、
一若君直衣着襆、不造尻事、
一勸盃以後、汁以前、有歌朗詠等事、此條、非巨難歟、而多汁後有之、
一居汁了後、依被仰歌、數刻不下箸事、
一湯漬皆居了後、更持參湯事、
一初獻勸盃、長經殿上人勸盃也、經座末、自前勸之事、
一先居菓子、次居湯漬事、此條、先例不同、不必守株、然而、理須先居湯漬也、隨又永保、康和、久安、皆先湯漬也、
一若君、居尊者盤上事、先例、居縁上也、
今日午刻、大外記頼業與人來、依召也、召簾前、問此
中將可入勘文否、申云、忽不覺悟、勘可申云々、
中將以二年勞、敍四位從上例、近則經實也、彼時、入勘文哉否不審也、仍尋問之處、兼不撿知歟、勿論、頼業〔申〕云、雖多例、不入勘文例、不能載之、只被問之時、申其由也、又例及二之時、入勘文也、彼經實、若又雖他人、有入勘文之例者、無異儀、不然、檢集例等、可申上、又自上被問之時、可申其由云々、明日、可勘申之由、召仰了、〔今日〕、又頼業申云、去御塔供養日、無拘者被赦除、而觸神宮訴之聞、猶可拘留之由、有沙汰、今日可改詔書云々、仍所參陣也云々、此事、素能可有尋沙汰歟、
廿七日、壬辰、今夜、有小除目、於陣被行之、左大將藤實定、右近將監多節遠、此事、他事、無今日、頼業、勘申從上例、付定能朝臣了、先々不〔被〕入勘文云々、
廿八日、癸巳、天晴、及晩、參女院御方、入夜、二位中將兼房被參、以政明日、可參之由、仰遣了、爲仰舉氏爵之間事、以左馬助國行、余家職事、示慶之由、於實定卿之許報云、今度之慶賀、兼不存之間、東西不覺、令仰畏申、故可參拜云々、件卿、才能相兼、家又不凡、多年沈淪、人以憐之、而去春還補亞相、今冬拜

任將軍、君之不棄人、當此時有憖者歟、今日、史持來東寺灌頂立紙、

廿九日、（甲午、）天晴、終日大風、未刻、以政來、依昨日召也、余仰云、（使職事國行傳仰之、）是定之初、擧氏爵之禮、如治曆者、（京極殿、）召集氏大夫於侍所、令擧申之、今度同〔可然〕、但中攝政殿、及當時博陸、此兩代、其例如何者、申云、古例如被仰下、於件兩度者、以長者進名簿、更無參集擧申之儀云々、重仰云、是定之初、其官職如何、申云、共納言時也、重仰云〔々〕、然者、其例不相合、昇丞相之後、每事正禮儀者也、官位共淺之間、不被專儀法歟、今般、須依治曆之例也、又仰云、彼度、初被擧功過別當、今度如何、以政申云、當爵運之者、即功過別當也者、相叶佳例、足感悅、宇治左〔府〕、初被擧之年、非功過別當、（雖當功過別當、不當〔氏〕爵運之者、不能擧申、）今自然叶治曆之跡者也、明春正月三日、當吉日、彼日召集氏大夫、可參之由、召仰了、以政申云、宇治左府之時、侍所司、以廻文取催也、（○取恐所誤）今度同可然云々、仰云、治曆之度、長者引率氏人參入云々、直被催之由、不見者也、以之思之、只以是定之宣、長者加催也、早召集可參入〔者〕、申承了由退出、又召遣前民部少輔盛方朝臣了、爲仰此事奉行也、信季依疾不可出行之由云々、上方有火事云々、

卅日、（乙未、）天陰不雨、召前民部少輔盛方朝臣、仰下擧氏爵之間事可奉行〔之由〕、明春正月三日、依爲吉日、可擧之、又可付申文於外記、仍大外記賴業、午刻可參之由仰之、又橘氏長者以政、率氏大夫、可參之由仰之、以政昨日〔能〕雖仰聞、猶奉行之人、可仰遣也、三日爲吉日之由、時晴所勘申也、去夜、有小除目云々、花山中納言息、（太相入道外孫、）加元服、即夜敍爵（從五位下）、昇殿、又拜任侍從云々、拜賀之時、可被許禁色之由、兼被仰云々、攝錄之息、尙未聞元服之夜授官之例、中納言之子息、元服之日昇殿、太以過分也、但權門之事、不能論是非歟、

追儺如例、云々、

右安元三年丁酉秋冬此一冊槩付百二十三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眞蹟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永正第十六十一月十七日於燈下抄之

從二位行權中納言兼太宰權帥

藤原花押〕

玉葉卷第二十五終

玉葉　巻第二十六

自治承二年正月
至同九月

治承二年春夏秋　歳次戊戌

正月（大）

一日、丙申陰晴不定、午後時々雨降、依輕服日數未満、無四方拜、已刻、手水、（陪膳光綱朝臣、）齒固等如例、姫君自今年（六歳、）不戴餅、灸治盛亂、進退難堪、仍不可參院拜禮、又元正無故籠居、非無所憚、是以申刻先參内、（裝束色目如例、魚袋筋䩞、紺地平緒、）良通連車、于時人々未參院、拜禮了、參所々之間歟、余中將相共參御所、上出御、召具良通、入御藝御所方、頃之相具又出御、余依灸治、不可候小朝拜、節會等之由奏之、即出自右衛門陣、（爲不逢人々、參入用閑路也、）參院、以季信申參入之由於女房、依召良通參御前、小時退出、傳勅云、上西門院御同宿之間、依無便宜、不能謁云々者、次參女院、預小餌、中將留御所、次余歸宅、節供少納言信季勤之、陪膳行頼、依四位故障也、今日一員如常、今日良通裝束、闕腋、打下襲、垂纓、沉地螺鈿（細）劔、紫淡平緒（縒イ）、持笏、泥繪扇、又令持靴、壺弓綏等不具之、隨身紅梅狩袴、濃打衣、國行一人騎馬在共、又童一人、（萌木上下、款冬〔衣〕、）路頭行列、先余車、（一員前驅、隨身如常、）次余下﨟隨身、次雜色、（於騎馬雜色者、在中將車後、）次中將車、（牛童犬小院丸、）次隨身并共人、（國行、）次童、侍、雜色等、衛府長忠武、依爲余番長、今日無中將共、次共殿上人、（中務權少輔季信、）及昏黑之時、中將車前雜色二人、秉燭、是家例也、今日出行之間、頭中將定能朝臣來云々、後聞小朝拜御靴、遲持參之間、着御挿鞋出御云々、節會内辨中宮大夫、外辨、上卿、三條大納言云々、

二日、丁酉天晴、手水如昨、（陪膳同前、季長依所勞之故也、）中御門中納言被來、余着冠直衣謁之、語云、依不借得餝劔、昨日不出仕云々、今日被帶螺鈿劔、是御堂流元正之（三イ）間、着螺鈿也、即彼父祖如此云々、但於殿上人者用蒔繪也、又經房、親宗等來、各謁之、經房語云、昨日殿拜禮、中宮大夫爲上首、家司光長申次云々、依殿

拜禮遲々、院拜禮及二晩頭一云々、又他殿上人等、少々來、不レ謁レ之、上官列參、進二見參一、五位外記兩人、大夫史等追來、以政參上申云、氏大夫員數、不レ幾之上、無二出仕之者一、以政之外、可二參上一之者二人也云々、今日關白、被レ參二女院御所一云々、今日左幕下拜賀云々、亥刻、右大辨長方來、余謁レ之、大丞語云、今日左大將拜賀、所二相伴一也、前驅八人、殿上人十二人、（同前驅頭中將光能朝臣在二此中一云）公卿三人扈從、宰相中將二人、（實宗、實守、）幷長方等也、先參院有二御前召一、被レ給二御馬一、其息中將公守、受三取御馬一云々、次參內、次欲レ參二關白一、而被レ候二內裏一之間、被レ示下爲二同事一之由上、仍不レ參云々、他所々不レ承及一云々、番長中臣重胤云々、（兼近法師子、故內大臣雅通官人也、今役下番長云々、）

三日、戊戌、天晴、巳刻、手水、（陪膳盛方朝臣、）齒固如レ常、中將來、未時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此中將加級事、委申入了、御氣色能云々、此次語云、昨日殿上淵醉之間、頭權大夫光能朝臣、左袒、萬人感レ目云々、卽乍レ袒卒參二中宮御方一、（先例或差レ觚參入、或乍レ袒參入云々、）光能遂乍退出云々、若レ是覺悟歟、又語云、小朝拜之時、定能參上、先尋二御靴事一、於二藏人之處一申候之由、更又申三遣細工之許一、未二持參一之由、卽召遣之間、經二數刻一、密々申二關白一之處、小朝拜之時、可レ召二御草鞋一、節會之時、參會者可レ足（不カ）云々、仍着二草鞋一出御、關白內府已下立二小朝拜一、左府不レ候云々、內辨隆季卿、向レ西揖、向レ乾再拜、先突二左膝一、小時定能退出了、此日始擧二橘氏々爵一、其儀未刻、氏大夫三人、參入着二侍所一、（以政、以實、親長、此外氏大夫、多籠居者也、以濟定等、依二所勞一不レ參、又於二六位一者先例不レ召）レ之、大外記賴業、同以參候、各兼日所二加催一也、（盛方參行、）次余着二冠直衣一、出二居上達部座一、召二人々一、家司前民部少輔盛方朝臣（束帶、）參上、余仰云、可レ擧下申當二氏爵之運一者上之由、可レ仰二氏大夫者、盛方退下、卽歸參申曰、正元當レ運、（功過別當也、京極殿、治曆二年正月三日、始被二擧申一、功過別當也、）余仰下可レ書二進名簿一之由上、盛方退下、侍所使二外記大夫大江政職一、令レ書二名簿一、（治曆〔例〕、外記大夫俊光書レ之、仍雖レ非二能書一、以二外記大夫一所レ令レ書也、件男着二布衣一也、）入二覽筥一持來之、（書二檀紙二枚一、加二同紙禮紙一枚一、不レ加レ封、）余開二硯筥蓋一、（本自レ在二座前之硯筥一也、）和レ墨染レ筆、書二名二字一、如レ本卷レ之入レ筥、以二盛方一召二大外記一、卽大夫外記賴業參上、先遂居、余目レ之、賴業稱唯、進二來余前一長押上一、余取二出名簿一給レ之、（以二文下一爲二外記方一、）賴業指レ笏取レ文、拔レ笏取副候二氣色一、余仰云、橘氏之爵名簿也者、賴業稱唯退下、次召二盛方朝臣一返二給筥一、次余入二內寢一、

名簿書樣、（雖レ爲二功過別當一、申文書樣無二差別一也、）

百二十六

橘氏、

正六位上正元、

右件人當ニ氏爵之運一、仍所レ請如レ件、

治承二年正月三日

從一位行右大臣藤原朝臣兼實、

今日事、依下治暦二年、京極殿、初度〔被レ〕擧ニ橘氏々爵一之例上所レ行也、抑今日先以政內々申上曰、功過別當、國貞所ニ辭申一爵也、仍以ニ正元一可ニ擧申一、而依ニ治暦例一、必可レ被レ擧ニ功過別當一者、以ニ正元一今日可レ被レ補也、至ニ于國貞一者、雖レ去ニ功過別當一、不レ可レ有ニ訴訟一、只以ニ不闕爵一、爲レ望者也、余〔仰云〕、京極殿、最初以ニ功過別〔當〕一、令ニ擧申一給、宇治左府之時、初度非ニ功過別當一、今度最可レ逐ニ治暦例一也、但正元不レ當ニ爵運一者、又勿論也者、以政申云、正元理運也、國貞辭ヲ申爵一、被ヲ改補ニ功過別當一、更不レ可レ有レ訴、仍所レ申ヲ上此由一也云々、余諾、即進ニ正元名簿一、余仰ニ盛方一、令レ書ニ下書一給、以政此後出ニ客亭一、所レ令ニ擧申一也、件下書之樣、如ニ去年信季書下一、仍更不レ注レ之、擧了後、氏人等退出、此日、申ニ年始吉書一、信季依ニ所勞一不ニ出仕一、盛方朝臣申レ之、又盛方家司之後、未レ申ニ吉書一、仍同申レ之、

今日、重方、兼光、光雅、少納言、師家等參上、各稱レ障不レ謁レ之、又隆職宿禰參入、昨今參上勝ニ他人一、入レ夜光能朝臣告送云、可レ奉ヲ仕敍位執筆一、參入之間、且所レ申也云々、示ヲ送行賴之許一也、

四日、己亥、天晴、此日朝覲行幸也、余依ニ灸治一不レ參、關白息、三位中將、始被ニ供奉一云々、後聞御遊、拍子宗家卿、付歌雅賢朝臣、琵琶實宗卿、箏資盛、（內大臣息、）和琴實家卿、笛維盛朝臣、笙家通卿、篳篥定能朝臣云々、今日行幸賞、右大將宗盛、敍ニ正二位一、即參ニ慶賀一、再拜不ニ舞踏一云々、是左大臣說、帶ニ弓箭一之日、不ニ舞踏一云々、今夕光能示送云、今日依ニ行幸一不レ參、敍位事明日可ニ參啓一云々、

五日、庚子、天晴、此日敍位議也、余始奉仕、執筆早旦修ニ諷誦於十箇寺一、（八幡、賀茂上下、稻荷、春日、大原野、吉田、法成寺、淸水寺、廣隆寺、六角堂、）又自ニ今曉一三箇日、令ニ信助阿闍梨修一不空羂索供一、又他所僧等、可レ祈ヲ念金輪、八字文殊、愛染王、北斗等一之由、仰ヲ付之一、初度事爲レ無ニ失儀一也、未刻、大外記賴業來、（依ニ今朝召一也、）使ニ家司光經朝臣、（衣冠、）傳ヲ給硯筆等一、（參樣如ニ除目一、）須ニ光能來仰之後賜一ヲ之也、然而兼日之告、無レ疑之上、去夜示送云、明日可ニ參啓一云々、若相ヲ待彼一者、依レ可ニ擁

怠一、且所レ賜也、此後召二頼業於簾前一、問二叙位之間雜
事一、頼業令レ申事等、
一王氏爵事、
往昔第一親王擧レ之、中古以來、諸王之中爲二長者一
之者擧レ之、年來神祇伯顯廣王所レ擧也、而出家之
間、今年有二違亂一、其故者顯綱王、顯廣嫡男、依レ爲二位階上
臈一、上二擧状一、仲資王顯廣二男、即顯綱弟也、當時依二父讓一、執二務
彼氏事一、又稱レ爲二神祇伯一、上二擧状一者、兩人共擧事、
古今未レ聞、然而外記不レ能二進止一、臨レ期奏二事由一、
可二左右一云々、
恐案、依下神祇伯不上レ可レ擧二王氏爵一、仲資王申旨、
可レ謂二濫吹一、抑往代被レ下二宣旨一、所二擧申一也、
何有二自由之論一也、
一式民兩省、不二上奏一事、
保元宣旨云、以二着座丞一、可レ截二省奏一者、而近年敢
無レ着二本省之丞一、因レ茲彼省等、守二宣旨状一、郭執不二
上奏一、毎度譴責之間、已爲二外記之煩一、且者今度、于
レ今未二進奏一、仍所二責催一也云々、
恐案、近來已無二着座之丞一、而猶守二保元宣旨一、不
レ上二省奏一者、叙位之時、都不レ可レ叙二二省丞一歟、此
條理不レ可レ然、須下守二先宣旨一、被上レ責二丞之着座一歟、
又雖レ不二着座一、可二献奏一之由、可レ被レ奏之由、可レ被
レ仰二下彼省等一歟、兩ヶ之間、公家可レ被二定下一事也、
一(二)加階勘文事、
近年依二內々院宣一、所レ截二勘文一也、若無二指仰一之
時、不レ能レ上二勘文一云々、
此外有二令レ申事等一、不レ能二悉注一、頃之頼業退出、亥刻、
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着二冠直衣一出二逢之一、光能仰
云、今日叙位、可レ參二執筆一者、申二承了由一、光能云、自
レ此參二殿下一、其後參內、可レ撰二申文計一、其程可レ有二御參
陣一也云々、亥終、余着二束帶一、蒔繪劍、隨身下﨟、白襖袴如レ常、元三日并七日、着二紅梅袴一也、參內、參二御所方一、主上出御、依レ召余近參候、勅云、
中將從上事、只今以二光能一、令レ申レ院了云々者、余承
勅之處、恐悅形色著歟、其後謁二關白一、陣座候、問二作法不
審等一、丑刻、光能歸參、少時主上又出御、勅云、中將事、
法皇已有二許容一、仍所レ令二沙汰一也云々、抃舞之至、不
レ知レ所レ謝、又右馬權頭基輔、以二皇嘉門院當年給一、
昇二申四位一、此事同依二余推擧一、自レ內被レ申レ院、已有二
勅許一云々、余招二女房一奏下恐悅銘レ肝、面目餘レ身之
狀上、關白被レ書二叙人等一之間、漸及二寅刻一、爰余著レ陣、

奥、次移外座、口使官人置軾、次光能朝臣来、〔就〕軾仰云、今日可被行叙位、議任例召仰諸司、（任例之詞、先々殊不聞歟、）余小揖、光能退下之間、権中納言実綱着陣〔座〕、次余以官人召弁、官人帰来云、弁不候、猶仰可尋召之由、又来云、権弁只今退出了、他弁不候云々者、次召外記、大外記頼業参軾、余仰云、今日可有叙位、召仰諸司、頼業称唯退出、

永久五年、故殿始令候叙位給之時、頭弁仰召仰、而更先召他弁、被仰之後、被仰外記、（後年不必然、凡召仰事、或先仰外記、或先仰弁、或只仰外記、不仰弁、）為逐彼例、先召弁之処、已以不候、奇怪勿論、然而依不可黙止、只所召仰外記許也、抑一説曰、仰弁云、今日可有叙位、召仰諸司、〔被〕仰外記云、今日可有叙位、文書相具候へ、此両説共以無難、今日弁已不候、只仰外記許、仍所用常説也、

参入公卿等、不着陣、仍以官人、人々可被着陣之由、触遣之、即右大弁長方着陣、相次皇太后宮大夫朝方等着座、小時蔵人時長来、就軾召之、（向座下引音召之、太府特也、）余已下小揖、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六位外記、参候小庭、仰云、宮文候へ、外記称唯退下、次外記三人取宮文、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向弓場殿代、路之間、主殿官人、秉燭前行、随身等不取松明、不追前、故実也、列立之儀、如除目、（余東面、納言北面西上、参議南上西面、）外記立納言〔之〕後了、余揖（納言已下答揖、）左廻、昇自小板敷、（無揖、如常、）着殿上端座、（小蔀殿下、）関白豫在御倚子前、次関白余相共着御前座、次実綱、朝方、長方等、取宮文参上着座、（参議及二人、希有事也、十七人納言只一人参入、未曾有事也、）次依召、関白着膝下円座、次依仰、関白伝召下官、々々称唯（不令聞音、）揖、左廻起座、経簀子、入自御座当間、先着次円座、（今日数二枚、）揖候、（北儀如常、）依重御気色、（被引寄御座召、今度関白不渡也、）又揖退起、着第一円座、深揖候、（先跪円座辺、一両度膝行着之、又引寄下膝、皆如除目之時作法、）次依仰小揖、（称唯気色也、）置笏、（円座与板敷之間置右方、）以右手取第一宮文書、移置第二宮、（自硯宮計之者第三也、）宮ノ右際押寄置之、留十年労帳一巻、（端許見〔之也〕、）以右手取十年労宮、（謂第一宮也、）以左手抑硯宮於其跡、以十年労宮置硯跡、更披見労帳、（端二枚許、）如本巻之入宮、指笏小抑硯已下於座下、取宮気色、関白膝行、到長押下、亀居、取廻宮、（須逆取廻也、而今日関白云、叙位逆廻事、所不知也、更不可准除目云々、仍逆所取廻也、猶此事不得心、叙位之時、逆可取廻之由、皆所見家説也、然而当時、聞執筆之事於関白、仍雖乖其説、所随命也、）

以二左手一褰二御簾一、指ヲ入笏ニ、垂二御簾一小退、拔レ笏頗敬屈祗候、不レ正二本座一、懸二片尻於圓座端一、主上御覽了、押二張御簾一給、余忩指レ笏進寄褰レ簾、賜レ笏引廻、如二除目一、退二復圓座一、置二笏於前一、拔レ笏置レ右、以二右手一引二寄硯笏一、以二同手一取ヨ上十年勞笏一、以二左手一引二寄硯於本跡一、以二十年勞笏一置二本跡一、以二右手一引二寄第三笏一、取レ笏候、次依レ仰小揖、召二男共一、藏人參上、仰云、五位藏人誰カ候フ、申云、兼光候、余仰二可レ召之由一、即兼光參上、候二長押下一、余仰云、續紙、兼光退下、此間燈欲レ消、仍召二男共一令レ差レ油、又令レ直二立燈臺一、次兼光持二參續紙二卷一、各續二五枚許一、置二柳筥一、余自二座下方一取レ之、不レ取二柳筥一、乍二二卷一座前横置レ之、取レ笏候、次依レ仰置レ笏、取二續(紙)一卷一、乍二二卷一、端許チ披見、取路也、今一卷投ヨ入第三筥一了、頗同二座下一縿置レ之、自レ奧外サマニ卷ヨ返之一、無二奧餘一、仍不能、無下放ヨ棄紙殘一之儀上、置二端三枚一卷寄、續目際又自レ端內サマニ、卷ヨ合之一、座前横置之、取レ笏候、

縿二續紙一作法、有二兩說一、一說如二今日一、是關白被レ執之說也、仍用レ之、今一說、續紙ヲ横ニ置二座前一テ、以二左右手一、持二紙端一テ漸內サマニ卷レ之、自二第三枚續目一、是可レ依二敍人數一也、然而多分置二三枚能程一也、兼日練習可レ試也、更ニ外サマニ卷返テ、至二奧第二枚續目一、事訖可レ放之續目也、端ノ卷寄タル方ヲ置テ、更取二奧方一、自二作續目一、外サマニ卷返テ、端三枚ヲ置テ、卷返ツル所ニ至テ卷留ル、然者端ハ內サマニ、奧ハ外サマニ被二卷寄一タル也、其後座前横ニ置テ、取レ笏也、此說又以祕說也、兩說共無レ難、當時左府向二座上一、縿置テ卷レ之、未レ聞事也、抑此間取レ笏候二氣色一事、關白說也、又永久四年秋、除目之次、敍位之時、故殿令レ用二此說一給、但永久五年正月、始令レ候給、敍位御記ニ、候二氣色一之由不レ見、以二此旨一申二關白一之處、若被二記漏一歟、惟可レ候二氣色一之由、故殿所レ被レ仰也、尙可レ用二此說一之由、被レ示之上、有二永久四年例一、仍今日用レ之、不レ候二氣色一、又恒說也、他人皆如レ此、

次依レ仰欲レ摺レ墨之間、硯瓶無レ水、仍召二男共一、藏人參上、余給二硯瓶一、仰下入レ水可レ進之由上、此間關白、自レ地起レ座了ツ、余摺レ墨了程、被二還着一也、藏人持二參硯瓶一、余取レ之入二水於硯一、置二硯瓶於本所一、取レ墨先見二切口一、〔摺樣幷取レ墨樣等口傳、〕摺レ之如レ常、自二除目一ハ頗堅摩レ之、置二墨於筆臺一、此間關白被レ復座了、筆二卷ナカラ染テ各置二筆臺一、取二續紙一、問二中加階人數於關白一、被レ答云、十餘人也、余取レ筆端置二三枚續目際一、第四枚之端也、上置二一寸五六分計一テ書二從五位下一、置レ筆、置二續紙於

座前、横、取在硯筥、納入件筥也、式部省奏、右筵、清原氏大外記所爲、先例如此、中家八付短冊、不立筵、入硯筥下方也、向座下開之、更向座前讀申之、其詞云、式部省請、殊蒙天恩、因准先例、以大丞正六位上藤原忠友、被叙從五位下、状者只任状讀之、但微音事也、推合候天氣、無指勅許、即如本卷之置硯上、縦、取叙位染筆書之、自從五位下八、一字引下テ書之、端置三行許、爲可載王人内藏人等也、先編同申、關白云、二省並以載省奏〔者〕、可叙歟、答云、可然云々、姓尸名〔許書之、尻付云、式部、

從五位下

藤原朝臣忠友　式部

置筆讀申之、位姓尸名、皆可讀之、而忘却不讀位、但非殊失、又不讀尻付、是例也、置叙位於座前、横、取省奏染筆、小状懸勾置筆、卷省奏返入本筥、第三筥也、取民部省奏讀申、無推合候氣色、事已下効之、次叙之作法、一同叙式部、大中臣朝臣盛實、尻付云、民部、書式部下、省奏懸勾入本筥也、次取笏奏云、院宮乃御申文、字末不分明、次問在座之參議於實綱、當座上臈、云、宰相座ニハ誰々カ候フ、實綱申之、皇太后〔宮〕大夫、左宰相中將、右大辨等也、余召云、皇太后宮大夫藤原朝臣、先例或召納言、然而近例召參議、又永久五年如此、仍隨近例也、召參議者、可召上臈也、朝方參候余後長押上、余〔仰〕云、院宮乃御申文、字末不分明、朝方退下、次余欲叙王氏爵之處、申文不見硯筥、仍申關白、々々云、

可問外記、余召男共、藏人參入、仰光能朝臣可召之由、光能參上、居長押下、余云、王氏爵名簿、不見硯筥、如何、可問外記、光能退下之間、余申關白云、且叙藏人如何、叙二省之後、或先叙王氏、或先叙藏人、共有例、而康和四年殿暦云、二省之後、必可叙王氏云々、又關白云、先可叙王氏也、仍雖存此儀、事依可遂々、且叙他者、是又故實也、關白云、可然、余問申其名、關白云、長俊、一臈撿非違使、余取綺紙筆等叙之、源朝臣長俊、尻付云、藏人、書式部上、不置其間也、先叙王氏之時、置中一行書之、爲叙藏人也、置筆綺紙等、

此間光能參上、申云、顯綱王、仲資王兩人、共上申文、可隨御定、即申文二通進之、余取之、置前、申關白、々々云、可問子細於外記、余仰此旨、光能退下、即歸參申外記申旨、今朝親業如示余、關白云、先例可擧氏爵之由、被下宣旨之後、所擧申也、今兩方上奏状如何、外記重申云、先々數年之間、有不被叙王氏之例、然者今夜不可有沙汰歟、可在御定者、關白云、自由上擧状、太無謂、後日可有其沙汰者、仍余返給名簿二通於光能朝臣了、

此間朝方卿、持參院宮御申文、余自座下方取之、四通、各加封、朝方卿申云、皇嘉門院、上西門院、八條院、中宮

自レ是、此事不審、加階之所々、被レ進二申文一哉、不レ進二申文一之所、又不レ可レ申二此由一歟、若先例歟、可レ尋レ之、余取レ之置二硯上一、縦、取二續紙一置二座下方一、横、指レ笏押二硯巳下於二座下一、取二申文一進寄、奏開之儀、一同二十年労帳一、引二通文一事如二除目一、是細自説也、尙進二可レ退歟ミミ小退拔レ笏敬屈侯、主上御覧了返給、余指レ笏進寄、給レ之復レ座、置二申文於座前一、縦、於二御所一拔二續紙一、卷二籠通之中一給レ之、引二寄硯以下一取二叙位一、如レ本置二座前一、御申文尙在二硯上一、次取下在二硯宮一之外記申文上、不レ付二短冊一、不レ結二合外記史申文一也、讀申置二硯上一、取二續紙一染筆叙レ之、清原眞人座業、尻付云、外記、將二民部下一、又讀申置二續紙一、取二申文一懸レ勾、細卷二中程一チ取平めて入二十〔年〕労宮一、第一宮也、史依レ爲二下姓之者一、此次不レ叙レ之、次取二出源氏爵名簿一、加レ封付二短冊一、解入二硯宮下方角一、短冊入二硯宮板下一、引捨テ入也、以レ爪解レ封、或説以二刀切レ之、關白云、以レ爪可レ解、仍從二彼説一也、同入二小板下一引二禮紙一、漸卷取也、置二名簿於前一、禮紙チ自レ奥細ク卷テ、取二平中程一テ、入二第三宮一、取二名簿一讀申置二硯上一、取二續紙一叙レ之、源朝臣定俊、尻付云、氏、又説注、其御後共無レ難、但永久五年、被レ注レ氏、隨二彼例一也、書二外記下一、置二續紙一取二名簿一懸レ勾、細卷中程チ取平メテ、入二十年労宮一、不レ撤二裏紙一、先例也、位二ハ不レ引二裏紙一也、次叙二藤氏一、藤原朝臣經通、尻付云、氏、無二名簿一、問二申其名於長者一將レ之也、次叙二橘氏一、名簿在二硯下方一、不二加封一、拔二禮紙一、入二第三宮一、不レ引二裏紙一也、橘朝臣正元、尻付云、氏、將二藤氏次一也、名簿懸レ勾、入二十年労宮一、如レ常、次並二置院宮御申文於硯上一、業置二此所一、今立二次第一、並二置之一、以レ西爲レ上、同二除目之時一、次取二大宮御申文一、讀申叙レ之、已下交名不レ硯悟、在二叙位簿一、懸レ勾入二十年労宮一、已下皆同、次皇太后宮、次中宮、次准后、已上當年給、皆叙了、已上皆不レ引二裏紙一、次關白、給二叙位勘文、任人注文、并申文一通一、余取レ之、申文暫置下硯與二一宮一之間上、先見二合勘文與二注文一之處、勘文之中、可レ叙之者等、兼被レ引二墨點一也、見合了、ミ注文暫置二座前一、於レ爵者不レ載二注文一、件注文書二禮紙折紙一也、卷二合勘文於叙爵之所一、置二硯上一、取二叙位一染筆叙レ之、隨レ叙勘文可レ引レ點、而本自有二墨點一、仍不レ引也、其次第先策、次書博士、次諸司、次外衛、次臨時也、大畧以下載二勘文一之次第上令レ叙也、但若叙二撿非違使一、府奏等之時、可レ在二外衛上諸司下一、今日件等之者、不レ叙也、如レ此事強不二守株一、只大略次第也、從下之終頭、叙二諸司一之末、叙二外衛一之間也、取レ笏召二男共一、藏人參上、余仰云、辨ハ誰侯哉、申云、兼光侯、仰下可レ召之由上、藏人退下、此間余奏云、入内一加階ノ勘文、須三先奏二此由一、召レ辨也、而忘却及二于今一、但非二殊失一、次兼光參入、余仰云、入内一加階ノ勘文、兼光退下、此間叙二外衛臨時等一了、從下皆了、其與置二二行許一、書二外從五位下一、從五位下同勞也、引二下一字一叙レ史、磯部宿禰行職、尻付云、史、外階只一人也、次自レ奥外サマニ卷寄テ、見二合人數一、於二注文一置二其程一、書二從五位上一、不レ給二注文一之時、毎度問二申關白一可レ計二其程一也、余問二申關白一云、一加階之者、不レ入二注文一、縦雖レ載二勘文一、不レ可レ叙歟如何、關白云、然也、仍不レ置二其所一叙レ之、也イ若可レ叙二一加階一者、可レ置二其所一也、一加階不レ知二本位一、皆從上第一、是故實也、但又雖レ不レ然非二巨難一、此間

百三十二

兼光持參一加階勘文、（加禮紙、無裏紙、）申云、於入內者可敍者不候、又近例一加階、依御定載勘文、今度雖無承旨、藤原憲實、（藏人五位、）歷卅餘年勤厚第一之者也、（年來不遁避外記役、故奏此由云々、）若有登用者、可勵後輩歟者、余取勘文、撤禮紙入第三筥、見勘文獻關白了、（關白被示可與之由、是爲後日沙汰歟、）次敍正五位下、次從四位下、次從四位上、次正四位下、（今日無上階也、）皆任注文敍之、（載勘文之者、見合敍也、）卷勘文獻關白、々々取之、加置申文了、次敍位奧書、年號月日、（依無奧餘紙、無放棄之儀、）卷敍位、此間見合注文、更又令一度覆勘了、卷之置硯上、（縱、）次取在下第一筥（上）之成柄十年勞等、移入次筥、（頗引下テ、不混合他文置之、）取敍位入十年勞筥、以右手取上敍位筥、（謂第一筥也、）以左手押硯筥、以敍位筥置硯跡、指笏押筥等、取敍位筥、氣色關白、膝行取廻筥、（如十年勞、不置板也、）奏聞少退、拔笏敬屈而候、御覽了押張御簾給、余指笏進寄給之、逆退復座、置筥於前、拔笏置右、先頗引寄硯筥、以右手取上敍位筥、以左手引寄硯筥於本跡之後、取出敍位、座前横置之、次先取成柄十年勞等、返入本筥、（今一卷續紙同之、）次返入文書等、（本入此筥文書等也、爲奏十年勞、所移置次筥也、但二省奏、并所放置之禮紙等、不移入之、二省奏本依爲入彼筥之文也、）總硯以下筥內等能調置、取敍位副笏深揖、退起右廻、經簀子、中門廊、年中行事障子北等、入自上戶、居御倚子前、招入眼上卿、（卿、左兵衛督成範、素在端座、）置笏給敍位、（以文下爲上卿方、）成範又置笏取之、余退歸、參御所付女房、（新中納言、）奏良通加級之恐、即退出、（須余於弓場奏慶由拜舞也、而炎治之間、不堪拜舞之上、近代不然歟、仍從略儀也、）于時雞鳴、寅二點議始、同四點議了、人以爲早速、今日敍二省之間、居火櫃衝重、敍氏爵之間勸盃、（頭中將定能朝臣、瓶子五位藏人兼光、）今日余懷中紙捻二筋、（不結續、）是內覽之用意也、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余、中納言、（實綱取筥文、成範入眼上卿、）參議、朝方、（筥文、）實家、（實宗、（不著御前座、如何、）〔筥文長方筥文取筥文〕）

大納言一人不參、尤奇怪々々、

敍位書樣、

正四位下、

源朝臣有房、（院當年御給、）　左少將

源朝臣通資、（臨時、〔押紙之〕、）左少將、

從四位上、

平朝臣忠度、（臨時、）前右衛門佐、

平朝臣保盛、（八條院當年御給、）左衛門佐、

平朝臣親宗、臨時、權左中辨、
藤原朝臣良通、臨時、右中將、
從四位下、
藤原朝臣基輔、皇嘉門院當年御給、右馬權頭、美作守、
源朝臣師家、少納言勞、
正五位下、
小槻宿禰廣房、筭博士、主稅權助、
菅原朝臣在茂、策、大學頭、
藤原朝臣兼良、臨時、散位、
平朝臣有盛、御塔供養、中宮御給、侍從、
從五位上、
藤原朝臣、季定、兵部權大輔勞、
藤原朝臣公國、上西門院當年御給、侍從、
藤原朝臣惟基、策一、少納言、
從五位下、〔押紙有無題〉時、其實尋〕申關白〉知〉之〕
源朝臣長俊、藏人、右門使
藤原朝臣忠友、式部、
大中臣朝臣盛寶、民部、
淸原眞人隆業、外記、
源朝臣定俊、氏、

藤原朝臣經通、氏、
橘朝臣正元、氏、
藤原朝臣敎隆、大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藤原朝臣親光、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藤原朝臣淸時、前女御琮子當年給、
平朝臣時定、從三位平朝臣盛子當年給、
藤原朝臣能成、策、藏人右門使、
中原朝臣爲盛、書博士、
佐伯朝臣爲家、諸司、〔織部〕
中原朝臣重頼、諸司、縫殿允
宮道朝臣式康、諸司、杢允、
藤原朝臣定親、諸司助、縫殿助、
三善朝臣業房、諸司、典膳、
藤原朝臣行盛、諸司、掃頭允、
藤原朝臣基能、右兵衛尉、
藤原朝臣成光、外衛、左兵衛尉、
藤原朝臣家經、臨時、
外從五位下、
礒部宿禰行職、史、
治承二年正月五日

叙位以前、謁關白之次、尋申事等、

一引廻宮等事、

關白云、叙位之時、逆に廻事不知之、　余復問云、無巡逆之差別者、何樣可廻哉、　關白云、宮下右方也（我右）、廻有便（宜）歟、不可依座上下也云、（此事如何、可尋事也、依座可有巡亦歟、尚可案事也、）　余又問云、返給宮之時如何、　答云、何さまかくもありなん、但又返給之時、廻文許、是一之祕說也云々、　余又問（云）、凡叙位除目之時、置宮於板敷、引廻歟如何、　答云、無長押之所にて可置板敷云々、但除目之時、於入大間之宮者、可置板（○板下數字欠歟）歟、依重也、又總雖置板（○板下數字欠歟）不可有其難、如此事不可守株云々、

一叙位勘文引點之樣事、

假令、

藤原朝臣　某、

源朝臣　某、

舊籍之中、此兩說共存、是非如何、　關白云、後說爲善、除目兼國勘文同事也、

一封叙位事、

或紙ヲ細ク切テ、如消息封之、或以紙捻封之、如何、關白云、紙捻常事也、可宜歟、

一入眼上卿、退出之時、大臣預叙位於外記云々、而加封之間事如何、　關白云、召外記於小板敷下、可傳（便イ）外記封也、但又雖他人納言候者、可賜歟云々、

六日、辛丑、天晴、關白送書、被賀良通加級事、

七日、壬寅、天晴、此日節會也、余不參入、依灸治不快也、後聞、內辨中宮大夫、外辨上藤大納言、酉刻、事始、被下位記宮之間、入夜了、叙位宣命使實守卿、曲折揖、進退共無之、御酒勅使、皇太后宮大夫、宣命使實宗卿、有曲折揖、祿所右大辨、宣命拜了、內辨還昇、其後入御、內辨以下、賜祿（所）退出、國栖成訴訟、暫不奏歌笛、又妓女等樂了、後昇舞臺兩三匝、是等違例云々、又奏下外任奏、以後有加叙事云々

八日、癸卯、陰晴不定、此日諸寺修正也、右中辨經房、送書於季長云、來月一日、可有御幸園城寺、中將殿可有御供奉之由、所候也、以此旨可令申沙汰給之狀如件、禮紙云、御裝束布衣也、雖不可

有過差、頗可被刷候歟、出京至園城寺、可令參給、衆又還御、十一日、可令參御迎給也、以此旨可令披露給云々、

〔九日、甲辰〕

十日、乙巳、天陰雨下、入夜甚雨、今日立春也、歌人一兩不期而會、依當立春、密々講歌、(題云、新年立春、子日祝友、)此後有連歌、

十一日、丙午、天晴、未刻、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來、使國行傳示云、明後日、十三日、可有女叙位、可參執筆者、申灸治盛亂、不堪出仕之狀、(不謁之、)申刻、右近府廳頭清景來、内々申云、春日使事、若有尋者、何樣可申哉云々、答故障之由了、此事舊年召寄件男、仰子細、仍所來示歟、又付頭中將定能朝臣、令披露院邊、是家例必勤仕冬祭使、仍春祭使可被催他人之由也、今日以使者、中將三井寺御幸供奉之間事條々、問遣兵部卿入道之許、入夜、少納言信季參來、去年遭喪之後、今日初出仕云々、召前仰雜事、今夜家宮咩祭也、下﨟家司民部大夫貞親讀祭文、

〔十二日、丁未、天晴、〕

十三日、戊申、天晴、頭中將定能朝臣來、　此日女叙位也、執筆中宮大夫云々、左大將雖有催申障云々、

十四日、己酉、天晴、隆職注送女叙位簿、從下命婦三人叙之、八條院御給藤原盛子云々、件名當時准后名也、若有例歟如何、可尋之、召佛師賴源、令書給樣、中將供奉御幸之間事也、

十五日、庚戌、天晴、節供如常、陪膳盛方朝臣、隆職注送僧事聞書、入夜密々有和歌連歌等、

十六日、辛亥、雪積地一寸、未刻、源中納言來、又頭中將定能〔朝臣〕來、今日節會也、

十七日、壬子、天晴、此日中將良通叙從四位上之拜賀也、乘燭出立、束帶如常、(唐草蒔檜劔、馬瑙帶、)先申女院、(申次光經朝臣、舞踏如常、)次參内、(申次頭中將定能朝臣、)參御前云々、次中宮御方、(大進基親申之、二拜、)次參院、(伊豫守季經朝臣申之、自今夜被始次灌頂加行之間、不被召御前云々、)次來余第、(余方光經申之、女房方季信申之、)各二拜了、呼入簾中勸小饌、次歸參女院了、共殿上人、(季信朝臣一人也、)諸大夫、(兼親、國行、)隨身四人、(前駈狩袴垂之、壺胡籙、)雜色十人許、童一人、(今一人依降不參、)抑隨身狩袴色事、聊有不審、中少將初任拜賀之日、本府差進假隨身、(少將之時三人、中將之時五人、留番長一人、於國身所相具殘近衛、是〔先〕例也、)其裝束白襖袴、(垂之、)壺胡籙如此、臨時拜賀之時、理須著方色(前貲)也、而右二位中將基通、叙從四位

上拜賀之日、隨身着白狩袴、(垂之、無胡簶、)是三位及中納言
拜賀之儀也、依不審問信範卿之所、申無所見之
之由、仍撿先例、宇治左府、任中將拜賀之日、隨身
着蒲黃袴、(見知信記、即任中將之時、着進本府隨身子細見端、而今度本隨身二人、着蒲黃狩袴、其殘二人召本府隨身着白袴也、此條非無不審、然而着蒲木之條、已爲證、)仍今度道理之上、撿
此例所令着蒲木也、　此日右大將宗盛、〔敍〕正
二位、之着陣云々、
十八日、(癸丑)天晴、泰茂來云、去七日彗星見、去年十二月
廿四日又見云々、今夜公家、有玄宮北極御祭、(泰親朝臣奉仕之、)
彗星者第一之變也、去年熒惑入太微、今年彗星見、亂
代之至、以之可察云々、但時晴、季弘、資元、廣元等、
申非彗星之由云々、
〔十九日、(甲寅)天晴、刑部卿已下無人、七八人會合、有
和歌連歌等、〕
廿日、(乙卯)陰晴不定、此日姬君並乙童、(別車、)密々參詣吉田
祇薗等、基輔連車、侍五六人許在共、皆不裝之、依
密儀也、姬君借用頭中將車、是又依忍也、但猶相
具榻、傳聞延暦寺衆徒猶以蜂起、是法皇來月一日於
薗城寺可傳受祕密灌頂於公顯權僧正、妬其事、
彼日以前可燒三井寺云々、依其事、今日遣僧綱
以下於山上、可被加制止云々、若尙不拘制法
者、延暦寺僧徒、天台佛法、云顯云密、永可被排
罷、以智證門徒可足云々、竊案之、王化如鴻毛、
豈從勅命、就中平禪門依此事、雖有勅喚、敢以
不動搖、因玆山僧彌得其力云々、
廿一日、(丙辰)天晴、傳聞僧綱等今日登山、明日合議、明後
日可歸參云々、
廿二日、(丁巳)朝晴、午後雪降、忽及寸、酉刻、天晴、右大
將宗盛、去廿日爲御使下向福原、今日歸參云々、僧
綱等、又今日下洛、山僧敢不承引云々、今日恒例代
厄祭也、
廿三日、(戊午)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供養、內大臣已下、公卿
七八人云々、
〔治承二年正月廿三日、(戊午)天晴、〕未刻、頭權大夫光能朝
臣來、仰曰、自來廿六日可被行除目、可參執筆
者、余着冠直衣出逢、申可參仕之狀、光能語曰、
昨日先被仰左大臣、被申云、手不叶之間、不能
右筆、但若下﨟大臣不參者、可隨重仰云々、奏此
由之處、閣下必可有御參之由、有別勅宣、且是
博陸無御出仕之間、令候給者、於事可有其便

之故云々、
廿四日、己未天晴、召少納言信季、給大間成文、仰可造進公卿給之由、（大間下候、杏取返上之、）
廿五日、庚申天晴、信季作進公卿給文、副成大外記式部丞等、明日可參之由、可召仰之旨仰信季、各取領状進之、但信季有所勞、不能參候云々、仍令誡仰光經朝臣已了、
廿六日、辛酉陰晴不定、時々雪降、入夜殊甚、此日春除目初日也、未刻、大外記頼業、式部丞宗成等參來、以家司光經朝臣、（布衣、）給公卿給停任勘文等（卷籠一禮紙、今度無二合、依不及三通、不結申、）於頼業、又給停任勘文（有禮紙、無二合、）於宗成、（宗成卽退出、）頼業進闕官帳、（入筥、）留文入硯筆墨等於件筥、（盤様、同去年、）給頼業、（光經傳之、）次召頼業於簾前、仰除目之間雜事、小時退出、秉燭著束帶、（色目如常、着打下襲、）參內、先參御前、拜龍顏、預勅語、頃之光能朝臣告事具由、次余着陣、（奥、）公卿兩三着座、次余移外座、以扇直履之後、使官人置軾、次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仰召仰事、余小揖、光能歸去之後、召大外記頼業仰之、（北闕自今日可有除目、召仰諸司、）頼業稱唯退去、次召權右中辨親宗朝臣、仰同旨、親宗稱唯退下、次更召外記六位、參

候小庭、仰大外記可參之由、卽頼業參軾、余仰云、文書相具哉、申候之由、余目之、頼業稱唯退下、次藏人來召、次召外記、卽頼業參軾、余仰云、筥文候へ、頼業稱唯之後申云、筥文今一人不足、（近年五位外記二人、仍六位不敷三人也、每度除目、今一人不足、史生所取之也、）史生可取之歟、或見病或觸穢、或遭喪、事已闕如、爲之如何、余仰云、如此之時、史取之者例也、先例或申上之、或直相觸令取歟、頼業申云、近年官競、此事頻致執論、非上御定者、所不承引也云々、仍余召親宗朝臣、仰可令寄史之由、（寛治八年、二條殿御執筆之時、依上卿仰、史取筥文、今度叶彼例、他時或不及申上、直觸之也、）卽外記三人、史一人、取筥書列立、次余已下、列立弓場殿代、（余東面、大納言實房、中納言兼雅、忠親、成範等、西上北面、參議頼定、長方、南上西面、皆是如例年、）外記列納言南了之後、余揖、（如常、）答揖、昇小板敷、不留殿上、直着御前座、（關白候之時、先着殿上、相共參上、不然之時、直參御前、故實也、）次實房已下、四納言置筥文着座、此後參議暫不參、余欬之、一人參進之間、主上召余、（引寄御簾給也、）余微唯、（氣色許也、）揖、左廻起座經簀子、先着次圓座、（今日敷二枚、）依重召更起、進着第一圓座之儀如例年、次依仰奏闕官帳、（先以藏人令直立擎燈之後奏之、其燈太迫座、進退可煩之故也、）其儀微唯、置笏移第一筥文書於第二筥、留置闕官二卷、（先小披見、）置替硯筥與

關官宮ニ、指レ笏推レ宮、進寄引ヨ廻宮ニ、奏聞之後小退、拔
レ笏敬屈祗候、御覽了、押ヨ張御簾ニ給、余指レ笏進寄、賜
レ宮引廻退復レ座、拔レ笏置ヨ替宮ニ、引ヨ寄次々宮ニ、移ヨ置四
所籍於第一宮ニ、以レ四爲レ上、取レ笏候、已上作法、同ニ去々年ニ、仍委不レ注レ之、抑關白雖
レ不レ被レ參、依レ敷ニ其座ニ、硯宮倚推ニ座下ニ也、若不レ敷ニ
其座ニ者、可レ推ニ座上ニ也、依レ病不レ被レ參之時、敷ニ其座ニ先例也、今已關白、被知ニ不レ可レ被レ參之由ニ、何敷ニ其座ニ哉、何況不レ敷レ座之時、有ニ執筆作法等ニ、非ニ今度ニ者、何時顯ニ其說ニ乎、頗以遺恨、但敷レ座之條、強非ニ失儀ニ、次依
レ仰參ニ大間ニ、其儀如レ常、長二尺五寸許、次依レ仰摺レ墨染筆、取ニ內豎
勞帳ニ讀申、如レ常、推合候ニ天氣ニ、置ニ硯上ニ開ニ大間ニ、今度先不レ見ニ寄物ニ（足）一說也、染筆任レ之、讀ヨ申大間ニ、懸ニ勾於勞帳ニ卷レ之、
如レ本置ニ硯上ニ、取ニ寄物ニ點レ之、卷合入ニ硯宮ニ、文取ニ勞帳ニ、任
之儀同レ前、已上三人任了、

伊勢大掾正六位上紀朝臣正次、內豎頭、
甲斐大目正六位上大原宿禰正行、內豎散位勞、
備中少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貞滿、奏時、

但卷重、次第任レ之也、已下准而可レ知レ之、

次取レ笏奏ニ事由ニ間、在レ座之參議、於ニ實房卿ニ召ニ實
家卿ニ、其詞左近中將藤原朝臣、仰云、院宮ノ御申文ミ、實家退下、次
任ニ內豎殘二人ニ了、引ニ展折返枚々ニ、雖レ入レ任其枚々ヲ推折也、如レ本卷
レ之、返ヨ入本宮ニ、

近江大目正六位上川宿禰元守、內豎天曆籍、
安藝目正六位上山宿禰行久、內豎陽成院籍、

次欲レ任ニ校書殿ニ之間、實家卿持ヨ參院宮御申文ニ、余取
レ之置ニ硯上ニ、縱、指レ笏押レ宮、進ニ簾下ニ奏レ之、小退拔レ笏
候、返ヨ給申文ニ復レ座、拔レ笏未レ置レ宮之間、給ニ大束申
文ニ、押ヨ張御簾ニ給也、余取ニ院宮御申文ニ、置ニ座下方ニ、橫、進寄不レ指レ笏置ニ座下ニ也、以ニ左手ニ褰レ簾、賜ニ申文ニ、置ニ板敷ニ、引ヨ廻、退復レ座、
置ニ大束於硯上ニ、縱引去置レ之、次引ヨ寄宮等ニ、取ニ御申文ニ、置ニ硯
上、任ニ四所殘ニ、校、進、大、各二人也、件人數二三人之間、無ニ定例ニ、只隨レ便任レ之、

河內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里久、校書殿頭、
〔殿預〕
上總目正六位上日玖摩宿禰國成、校書殿散位勞、
大和大掾從七位上秦宿禰爲國、進物所執事、
美濃大目從七位上若江宿禰妙任、進物所膳部、
常陸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國延、大舍人番長、
丹波大目正六位上物部宿禰正淸、大舍人天曆籍、

任ニ四所ニ之間、校書殿敍、諸不ニ發（悟）ニ、藏人頭左中將定能朝臣、勸
盃藏人右少辨光雅取ニ瓶子ニ、先レ是居ニ火櫃衝重等ニ、余授ニ盃於實綱
卿ニ、先レ是上臈納言等ニ、皆以退出、實綱經ニ盃子ニ往還、件卿事始之時後參加也、件勸
盃事、關白不レ候之時、可レ有哉否、職事等成レ疑之

由、豫定能所尋示也、（日記之中、有無不見云々、）余聊有所見之
上、勘盃之條、全不可依關白叅否事也、仍答可有
勘盃之由了、任四所了之後、書袖書、其儀先取
目錄略見、（今夜不可任京官、仍委不見、）次自申文之中、（暫解結緒見之也、）
撰出可袖書之申文等、横置座前、（此中公卿當年給申文一束、置硯與笘之間、但件束先皆悉見之、近代職事當年給、束之中指加二合之故也、今度如案加之、仍拔出置前、）各注袖書、（其儀如常、合否給否二合年等、皆隨申文狀分別之、名替國替多以有之、先々用不下勘之說、今度爲顯或說、皆下勘文、不知故實之人、定數不一樣之難歟、故以不爲苦耳、）
幷廿一通、皆書了、（二分代申文甚多、皆下勘之、又內給）
又件申文等之中、右大將宗盛卿申文、書樣甚別樣、（藤井朝臣、注文、右狀之中、以年々二合可任掾云々、希異也、）仍折申文下方、（下要チスチカヘテ內サマニ折之如常、）入第三笘了、次召實守卿、（召詞如常、先問後人、）下勘之仰
文數次欲任當年內給之處、大束之中、御申文不
見、仍召光能朝臣尋之、申狀不足言、不知案
內歟、仍余竊示云、當年內給者、在袖書之中者也、
而今度被下之申文之中、不被副袖書之束、若留
御所歟、內々尋取女房、可持來、必今度可任者也
者、光能退下、此間且任院宮當年給、（先引裹紙並置之後、任之如常、但多二分代申文也、依不引裹紙、入第一笘、令任之所、僅一兩所也、中宮御申文、被栽掾一人二分代一人、仍任掾不任二分代、究夜任注文、可任之故也、又京官今夜不可任也、件申文爽突堅、加成文也、又說加成殘云々）
播磨大掾從七位上草部宿禰貞景、（院當年御給、）

讃岐大目從七位上田口宿禰恒眞、（院當年御給、）
伊勢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有里、（中宮當年御給、）
次任公卿當年給、（只一通耳、皆二分代也、仍作付紙入第一笘、）成文及三通之
時成束、其作法如例、取替懷中紙捻也、（以所引置第三笘之院宮御申文裹紙用之、）大間料紙捻同入第一笘、抑今夜成文甚少、仍
用一筋紙捻、（不捻繳之也、）是故實也、
丹波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武次、（右衛門督藤原朝臣當年給、）
次光能持來內給御申文、余任之、（隨注二人、懸勾注、任所指成束、如常、）
武藏目從七位上秦忌寸繼里、（當年內給、）
美濃大掾從七位上清原眞人包末、（當年內給、）
但馬大掾從七位上多治宿禰常春、（當年內給、）
周防目從七位上豐原宿禰甲生、（當年內給、）
阿波目從七位上調忌寸牛久、（當年內給、）
豐原者朝臣也、而就請文書宿禰、小失也、
次取在硯笘之上召使申文、披見之處、望申掾、仍余
取笏申事〔之〕由云、先例多任目、近年邂逅有任
掾之例、猶不穩事也、任例可任目歟、將又不可
任歟、勅云、只權可任目者、仍任越前目了、申文
指成束、
越前權目從七位上草部宿禰國淸、（上召使、）

次取レ笏奏云、今夜可レ任之者任了、可レ卷二大間一歟、有二勅許一、次卷二大間一、（押付テ卷レ之如レ常、卷サマニ見レ之、）取二出禮紙一加二卷之一、（遊二取成テ以二本端一爲レ奥テ卷レ之、加レ之、仍更無二摺之儀一、是祕說也、）取二紙捻一封レ之、切二緒餘一之後、引レ墨如レ常、次入二成文筥一、（取二闕官一卷一、移二次筥一了、）次封二成文一、（五通、）其儀如レ常、（以二不レ續之紙捻一結レ之也、）同入二第一筥一、（成殘大間成文、此定二入也、）次以二右手一取二上大間筥一、以二左手一押二硯於其跡一、以二大間筥一置レ前、指レ笏押二硯以下於座下一、取レ筥膝行奏レ之、乍レ指レ笏復レ座之後、拔レ笏置レ右、引二寄大束申文一、結固且進寄奏レ之、（不レ指レ笏、）復レ座如レ本、引二寄筥等一調二納物一、（卷二寄物一入二硯筥一、）取レ笏揖退起、戌四點議始、亥四點議終、今日返二給院宮御申文一之後、余取二天氣一、仰二實房卿一云、受領文ナ候不、實房召レ尋レ之申二不レ候之由一、余奏二此由一了、

此事近年有二功過定一之時被二尋問一也、然而舊例雖レ無二其定一、必被レ問二文書之有無事一、理又可レ然、今夜關白不レ被レ候、仍此作法可レ在二執筆之身一、故爲レ正二禮法一、奏二事〔之〕由一、所二尋問一也、

今日參入公卿、

余、　大納言、實房、　中納言兼雅、　忠親、　成範、　參議實家、實守、長方、

廿七日、（壬戌、）陰晴不レ定、時々雪降、入レ夜小止、除目中日也、戌刻着二束帶一參內、先參二御所方一、公卿未レ參、小時光能朝臣來告云、公卿四人參入、筥文員數、不レ可二事闕一、自餘事皆具了云々、仍余着レ陣、（端、）先レ是公卿三四人在レ座、參議一人不レ見、最不敵、（心、）余令レ置レ軾之後、召二大外記賴業一、問二文書具否一、申二候之由一、次余以二官人一宰相參入者、可二着座一之由、催レ之、歸來云、新宰相中將、候二殿上方一、而未レ着レ陣、仍不二參着一者、余云、筥文人數不レ足、雖レ不レ着レ陣、取二筥文一引、有レ例如何、官人歸來云、可レ隨レ仰者、答二可レ被レ寄之由一了、次藏人來召、次余召二外記一、（賴業、）參上、仰二筥文一、（其洞筥文候ヘ、此次先問云、實宗卿未二着陣一云々、取二筥文之條、雖レ有レ例、頗無レ理、若他公卿被レ候者、相示可二告申一也、不レ然者、不レ可レ闕二公事一、彼卿可レ令レ取レ之者、賴業申云、他人不レ候者、）賴業稱唯退下、次外記三人、史生一人、取二筥文一列立、次余以下、列二弓場殿代一、（實房、實國、賴盛、實宗等也、）次余參二御前一、（不レ留二殿上一、如二昨日一、）次實房已下四人、置二筥文一着座、次主上召レ余、々直着二第一圓座一、（次々夜直着二執筆座一、先例也、雅賢公先着二我座一、爲二失禮一、）次主上押二張御簾一給、余置レ笏押二下硯已下一、取レ笏進寄指レ笏給、大間筥置二板敷一、引二廻之一退復レ座、置二筥於前一、拔レ笏置レ右、引二寄次々筥一之後、先取二上大間成文一、各見二結目一返入、次以二右手一取二上大間筥一、以二左手一如

本引寄硯筥、以大間筥置硯下、（合筥五合也、）次又押張
御簾給、余押硯已下參進、（不指笏、置本座、）給大束申文、退復
座、置硯上、（引去置之、如去夜、）取笏候、次依仰取大間置
硯上、（縦、）以小刀切緒、（大間與結緒之間、指入小刀、置刀、切之、自結目左際切之也、）
引拔結緒、（自右方引拔也、）二倍引折、頗捻入硯筥之樣
ニテ、指懷中了撤禮紙、（入硯筥、）終置之如常、（今夜一尺七八寸許、）先
終之、取笏候、次依仰摺墨染筆、二巻取內舍人勞帳、是
（內舍人文章生勞帳取移一筥、是一說也、）讀申任之、每任一人懸勾、（不注任所、）
返入本筥、（非取移之筥、本入文書之筥也、）卽取內舍人闕、次取文章
生勞帳披見之處、第一候御書所、第二爲中宮侍、余
奏此由、（以）光能問外記、申云、近代此等之輩、皆
可被除也者、（長治二年、知足院殿御執筆之時、依仰此輩皆外國了、近代被除之流例也、然而一旦問之、沙汰之至也、）第三已下三人外國了、（讀申等作法、皆同內舍人、）入本筥了、

參河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政親、（內舍人、）
武藏大掾正六位上平朝臣成清、（內舍人、）
下野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知房、（內舍人、）
件知房、院所衆云々、而勞帳不注其由、又外記
無申事、仍外國了、後日訴申下名之次被止
外國了云々、非執筆之過者也、
若狹大掾正六位上惟宗朝臣親景、（文章生、）
越前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能經、（文章生、）
越後少掾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泰隆、（文章生、）

此間實守卿、持來去夜下勘申文十通、（廿一通之中、三通雖被任了、副進、內給名替院宮未給等也、自餘十一通依有誤留了之由、實守所申也、）余取之置座前、橫、任文
章生了之後、一々任之、（卷重タルヲハ、）作重置硯上、
隨任引放、細卷入一筥也、及三通之時、在一筥
之二分代御申文、以紙引放、四隅折、捻之儀如
常、取替懷中紙、捻結合成文三通於去夜成束、（片匙紙結之如常、）大間料紙、捻同入此筥也、未給二合、名
替、國替、皆悉任了、（此中二分代申文ヲハ、作付短冊入成文筥也、）

周防少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兼直、（左近大將藤原朝臣當年給二合、）
丹波少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爲兼、（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實、去年給二合、）
已上二合未給各一通、
武藏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則宗、（停去安元二年臨時內給宮道忠弘改任、）
內給、名替只一通也、
越後介正六位上平朝臣定俊、（停從三位平朝臣經子去年臨時給三善爲則改任、）
石見介正六位上當麻宿禰兼清、（停上西門院去安元二年臨時御給惟宗盛賢改任、）
豐前權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忠清、（停太皇大后宮去年臨時御給中原爲政改任、）
肥後介正六位上紀朝臣有榮、（停八條院去年臨時御給藤原親宗改任、）

以上院宮名替四通、次第卷重之、任其次第任之也、

肥前少掾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資康、（停槇大納言藤原朝臣貫去安元々年給二合藤井安弘改任、）

筑後權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雅憲、（停去安元二年臨時內給豐後權介紀信時所任、）

公卿名替、是一通也、

豐後介正六位上中原朝臣俊清、（停去安元二年臨時內給日向介中原康成所任、）

已上、內給國替二通、

紀伊介正六位惟宗朝臣俊元、（停上西門院去安元二年臨時御給伊勢權介藤原範俊所任、）

院宮國替、只一通也、

次自大束之中、撰出顯官申文、（此中無申文之束、）座前橫置之、此次撰出公卿子息二合申文、（在袖書之束中、）幷院宮京官未給御申文等、暫夾置硯與一筥之間、次取笏目實房卿、（先人々皆悉可被若座之由示同卿、々云、皆所候也云々、）件卿進來、余座後方、（經實子、）余置笏給顯官申文等、仰可介擧申之由、實房取之復座、次第見下之文、次余任諸道擧、（次第如恒、）次任院々擧、（作法如例、）各任了返入本宮也、

若狹少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菊景、（北宮年擧、）

越前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得長、（明經道年擧、）

石見大掾正六位上紀朝臣友永、（明法年擧、）

豐前少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花方、（筭道年擧、）

已上、諸道擧、

但馬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宗重、（勸學院年擧、）

備後少掾正六位上橘朝臣爲廣、（學館院年擧、）

筑後少掾正六位上清原眞人宗重、（獎學院年擧、）

已上、院々擧、

次取笏奏云、兼國轉任宿官勘文、次以男共召光能朝臣仰之、（其詞同此間徒取笏候、）（密々見大小時問誤有無、）持參三勘文、（兼國加禮紙、轉任宿官卷重、無禮紙、轉任在上、）余取之以轉任宿官勘文入一筥、引兼國勘文禮紙、（作持引之、）置勘文於前、橫卷禮紙入第三筥、（自大間筥計之、）取勘文讀申、置硯上、次第自端奧サマニ任之、隨任突點於勘文、（小合點也、或上ニ丸ニテ突之云々、此說不知、不傳者也、）不奏事由、隨任直付兼字、見合闕官寄物例國任之、若例國不闕者任近邀、但三位中將知盛、兼國例ニハ載但馬、隨又有闕、雖然藏人可宿官之權守、但馬之外更不見、（此外權守丹波許也、）以知盛任丹波權守了、（藏人不可任丹波之故也、）皆任了卷勘文、不加禮紙、加置大束之中了、（關白候之時獻之、不被候之時加、）

大束、故實也、

侍從備前介正五位下平朝臣清宗、（依載例國也、）
同　出雲權介正五位下平朝臣有盛、（依載例國也、）
天文博士兼伯耆介從四位下安倍朝臣業俊、（依載例國也、）
大學頭讃岐介正五位下菅原朝臣在茂、（依載例國也、）
民部少輔越中權介正五位下源朝臣定宗、（依載例國也、）
諸陵頭陰陽長門介從四位下和氣朝臣貞説、（依載例國也、）
兵部輔備後權介從五位上藤原朝臣季定、（依載例國也、）
醫博士兼因幡權介從五位上丹波朝臣信康、（依載例國也、）
侍醫越後權介從五位上丹波朝臣賴基、（依載例國也、）
中將丹波權守從三位平朝臣知盛、（依不載例國、仍任近邊也、載例國但馬（國）也、）
同　播磨權介從四位上藤原朝臣良通、（依載例國也、）
（已上頭若ハ一ナ朱ナリ）次引放宿官勘文入了、（轉任返讀申、）置硯上任之、隨任一人懸勾了、（不引點也、）取在硯筥之外記史申文、在大束之藏人申文等、各懸勾指成束了、勘文同指成束了、
藏人但馬權守從五位下源朝臣長俊、
式部長門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忠友、
民部信濃權守從五位下大中臣朝臣盛實、
外記筑前權介從五位下淸原眞人隆業、

史　日向介外從五位下儀部宿禰行職、

次取院宮內官未給、公卿子息二合等申文、置（座）前、橫、各注袖書、（其作法如常、）欲召參議之處、顯官擧未訖、仍暫置座前、抑公卿子息二合之中、雅賴卿申文、注當年給二合之由、仍袖書云、可勘二合年、自餘申文數通、皆以不載年、仍忽廻思慮、可勘給否之由注了、但此事猶可勘先例也、待顯官擧之間、余取笏奏云、今夜可任者皆任了、且可奏大間歟、有勅許、仍綴卷大間、（是雖爲非禮之事、早速爲終事也、）暫置硯上、（縱、）次余奏事由、召光能朝臣仰云、瀧口所衆勞帳、（常途說、竟夜召之、今依長治二年例也、）光能退下、歸參申云、聊有相論事未事切、仍今夜不能上勞帳者、（太略今夜可召之由、不相存、不許儲歟、尤奇怪也、）此後猶不進擧、仍竊取出成文少々、卷調之、（祕抄云、議中間有暇隙之時、調成文云々、依此文所爲也、）次實房卿副申文於擧持來、（副勞也、實宗獨擧紙屋紙也、）余取之置前、橫、先披見擧、卷籠申文於擧中、加置大束了、（秋除目之時、竟夜可任之、仍即奏之、春除目、竟夜可任之、仍早速雖進擧、即不奏之、明白候之時獻之、不候之時、加大束、二度返上之、故實也、又長治二年春例如此、）次余召實宗卿、給院宮內官未給、並公卿子息二合申文等、仰可令勘申之由、（此次仰文只數、并明日可勘進之由了、是例也、）次加大間禮紙、（以奥爲端、）

(如例、遂取成テ令含大間テ卷之如常、)封之、切緒餘、引墨入成文筥、次取出成文、置硯上封之、(其儀如常、以今夜申文并識去夜束也、件結目顯雖不令見、今夜之結目ノ右際ニ當タル也、)加入大間筥了、成殘之中、無短冊之申文、七八通許ハ、一卷卷籠之、有短冊之三四通ハ並置之、又轉任勘文、同加置之、次置替筥等、(如例、)指笏進寄、奏之復座、拔笏置右、未引寄硯之前、大束ヲ取寄、如昨日結堅了、進寄奏之、(不指笏、如常、)復座引寄筥等、(先是徒侯之間、卷寄物了、)了、取笏揖退下、今夜任文章生之間、有勸盃、(先是居衝重、)頭光能朝臣勸之、藏人次官基親取瓶子、余招實房給盃如常、(往返子也、)今日參入公卿、

余、　大納言實房、　實國、　中納言賴盛、　參議實宗、

無人尤不敵事也、

廿八日、(癸亥、)天晴、此日入眼也、戌四點、人々參集之由、光能告送、(余候直廬也、)卽着束帶、先參御所、相次向陣、直着端座、先是實國卿已下、公卿五六人許在座、余直着之後、令置軾之、次以同官人、仰外記可召之由、大外記賴業參軾、余問文書具否、賴業申候之由、余目之、賴業稱唯退去、次藏人來召、次余召外記、仰筥文、(六位外記、)此後依遲々仰參議、以官人再三催之、次外記三人、史生一人、捧筥文、參列小庭、次余已下、列立弓場殿代、(路間主殿官人、乘燭前行、初中兩夜不參、仍操仰隆職宿禰了、)筥文列納言之後了、余揖、(納言以下答揖、)直參着御前座、(不留殿上座、如以前兩夜、是關白不參(之)作法也、)次實國、宗家、成範、雅賴等卿取筥文、置之着座、參議一人、(實家、)着座之後、主上召余、(被引寄御簾、如常、)余進着圓座、(如去夜、(直)着第一圓座也、)引寄下襲正笏候、次賜大間筥、(被押張御簾、如昨日、)余置笏押筥、取笏參進於簾下、指笏賜筥、引廻退着圓座、置筥於前、拔笏、先是見大間結目、(取上見之、)次見成文結目、(如大間、)次置替硯與大間筥、引寄末々筥正笏候、(今案今度強不可引寄末々筥歟、)次賜大束申文、余置笏、右、押硯進寄給之、(引廻如恒、)復座置前、引寄硯已下、(大束申文置硯上、引去置之如去夜々、)取笏候、次依仰取出大間、置硯上、以小刀切結、(結目左際チ切也、)引拔、(自右方引拔也、)引折、頗捻テ、入硯筥小板下、(其實懷中之、)引取禮紙、自奧卷之入硯筥、取大間置座左、逃右膝緩置之、(寸法同去夜、)居直取笏候、次依仰摺墨染筆、(二卷、)如本置之、先解大束申文結緒、頗緩ク結テ、先取任人注文、(折紙也、大束申文也、)被指加置前、次拔取目錄見之、又拔取見注文之處、課試文章生、散位所衆、瀧口、院武者所等、不載注文、仍取笏奏事由之處、勅云、可計

任者、余撰出課試申文、（文章得業生菅原長守申文也、）披見之、其狀云、式部丞、修理亮等之間、可被任云々、而直任式部丞、雖其例多非恒例、修理助元無闕之〔上〕、注文被任他人、仍奏此由、仰云、可相計者、予奏云、他諸司助之中所闕只縫殿助許也、（見寄物申文、）可〔被〕任彼歟者、仰云、早可任者、此間實宗卿持參去夜所下勘之院宮京官未給、並公卿子息二合申文等、余取之暫入成文筥了、次余取出在第二覽筥之課試及第勘文、讀申、置硯上任之、又讀申大間、懸勾於勘文、〔讀申、置硯上任之、又讀申大間、懸勾於勘文〕（不注任所、）返入本筥、取申文撤短冊、入硯筥、披見懸勾、注任所、入成文筥、（留大間筥也、）次任文章生散位之儀同前、（但無申文、）同不被載注文、仍見闕官、奏事由所計任也、

縫殿助正六位上菅原朝臣長守、（文章得業生、）

大舍人少允正六位上源朝臣親資、（文章生散位勞、）

課試之者、長守之外、不載勘文也、抑余招光能、內々示云、不載注文之任官等、申定可示者、直奏事由之上、重又不可仰此由、然而後日沙汰出來之時、執筆之咎難遁、仍爲聞職事之命、所示此由也、主上雖有成人之禮、猶未知食政事、仍後日之過、偏可在執筆之身之故也、近代事不似古昔、關白不被候、職事未練、執筆之難堪、只在今度、進退之間迷是非而已、頃之光能朝臣來云、可被相計候者、依不可點止、所計任也、

次上西門院二分代御申文注袖書、（今夜出來申文也、）問在座參議於傍人、召實家卿、（其詞左近中將藤原朝臣、）下給之、仰可分勘申之狀、次任注文不分別五位六位、隨便任之、大略任一列官也、先任內舍人成殘申文之中、雖有二分代申文、皆以不入注文、仍自大束之中、撰出任人申文、此中關白二分代無申文、仍招〔頭〕光能問之、申云、依觸穢不被進申文也云々、余案之、無申文者、以何可注何年給之由乎、仍重問此由、光能退下、持來請文、臨時內給也、仍尻付注此由、（光能退下之間、且任之、持來請文之時、追注尻付、是忿事之時故實也、）余追案之、關白臨時被申之由、可注袖書歟、如何々々、

內舍人正六位上豐原宿禰公員、（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宮道朝臣式房、（上西門院臨時被申、）

內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忠康、（臨時內給、）

内舍人正六位上平朝臣宗廣、従三位平朝臣盛子、安元元年給〔給〕二分代、
内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光直、臨時内給、
豐原朝臣也、而就二請文一書二宿禰一、失錯也、子細見レ端、
成文及二三通一之時、取下在二第三筥一自二大間筥一第三也、申文一通、解二短册一上レ置レ前、押折破レ奥、申文如レ本巻レ之、付二短册一返二入本筥一、了、成束之儀如レ本、取二特闕中紙一捻レ之儀、又如レ例、兩夜束、幷今夜成文、三通結二加之一也、綏結レ之、隨二任次第一、指二添之一也、次任二諸京官等一、所レ衆瀧口、暫不レ任レ之、召二勞帳一之後、可レ任也、凡載二注文一之瀧申文、一切不レ見二大束之中一、所レ在二僅四五通一也、撰出分二置座前幷〔拝〕硯下等一、仍召二光能一雖二相尋一、稱二不レ知之由一、余仰下可二書進一之由上、光能歸去、此間且任レ之、持二來申文十餘通一、巻二籠一禮紙一、是又奇異也、申云、親宗朝臣、只今所レ賜也云々、凡毎事不レ足レ言、件禮紙撤レ之、入二第三筥一、自二大間筥一第三筥也、見二合注文一、分置了任レ之、
小内記正六位上惟宗朝臣業昌、本局挙、
中務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成弘、行二石清水賀茂行幸事一所レ申、
大膳少進正六位上惟宗朝臣成澄、
依レ爲二遷官之者一、無二尻付一、
木工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康政、明法挙、
修理權亮正六位上平朝臣業清、臨時内給、

右京權亮従五位下安倍朝臣資元、
少納言従五位下藤原朝臣仲家、
雖二五位已上官一、稱先以所レ任也、
太皇大后宮大夫正三位平朝臣經盛、
件職、大夫權大夫、共有二其闕一、而不レ任二權大夫一如何、然而任二注文一所レ任也、下名次有二沙汰一、被レ加二權字一云々、公卿官最末レ可レ任レ之、
然而稱以任レ之、
次武官一列任レ之、左右衛門尉同任レ之、此次大間入レ日了、廿八之二字也、
左衛門權少尉正六位上平朝臣知康、
右衛門權少尉正六位上源朝臣基行、
少志正六位上中原朝臣顯基、
自解也、依レ有二本官一、無二尻付一、
右馬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元廣、院臨時御給、
少允正六位上橘朝臣公基、伊勢遷宮功、
次余奏二事由一、召二光能朝臣一、以二男共一召レ之、仰下瀧口所衆勞帳可レ進之由上、光能退下、此間且取二出轉任勘文一、在二大間筥一、被レ置二硯上一、顯官申文等置二座前一、行二轉任一、任二新任一、先民部、次式部、次史、無二新任一、次外記、自レ奥端サマニ任レ之先例也、此中式部

大丞、其闕有一、而新任丞二人也、仍問光能之處、宗成敍爵、仍被任二人也云々、余須元少丞作二人、轉大丞、只任勘文轉一人、任少丞二人、仍大丞一人、少丞三人也、當時大間之面、無失之間不覺悟、後日思出之、然而何爲哉、但又非殊大失歟、又史無新任之者、而猶可行轉任哉否、檢先例之處、延久元年秋有此例、仍行轉任了、各申文懸勾、指成文、皆任了、勘文同懸勾、（每任一人懸勾也、）指成束了、

民部大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景敎、
　少丞正六位上三善朝臣盛俊、
　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親基、
式部大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資定、
　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親政、
　少丞正六位上平朝臣度房、
左大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成擧、
右大史正六位上惟宗朝臣祐重、
左少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國保、
右少史
少外記正六位上中原朝臣仲重、
權少外記正六位上大江朝臣惟景、

任轉任之間、光能持來所勞帳、不加禮紙、仍返給仰可加禮紙之由、即加之持參、余取之暫置前、行轉任、任新任了、披勞帳禮紙、自與細卷之、入第三筥、（自大間筥第三也、）先讀申所衆申文、置硯上、（所衆申文撤短冊置前、）任之勞帳懸勾、（任不注所、）指成文、申文懸勾、注任所同指之、（件所衆申文、望八省丞、余奏非由云、任八省丞、雖多其例、常例猶任諸司允也、如望申可任歟、勅云、可依常例者、仍任左京少進了、）次任瀧口允、（左馬、）之儀同前、忩事之時、先任之後、召勞帳粗有例、然而今度任人不見注文、仍召勞帳之後任之、抑或說先任二所勞帳之後、行轉任云々、共有其例、不可守株、可隨便也、

右京少進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公久、（藏人所、）
左馬〔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宗貞、（瀧口、）

次余奏事〔之〕由、仰成範卿云、（當座上首、）人々皆可着座者、即以參着、參議一人不候、（資房之外不候云々、）余云、所下勘之申文只一通也、更不可有程、早可令參者、此間實家卿來申云、上西門院御申文被任了、仍留了云々、余奏外記申旨之處、仰云、追可有沙汰云々、仍所任之內舍人塗墨了、然而召取件申文、（實家召取持來也、）加成殘、依爲被任之者、爲後日之沙汰也、實家着座

之後、余仰云、受領擧人々退レ座了、此間余取二出大間禮紙一、書二受領案一、雖二相轉國一、皆書レ案也、先書二國號一、次入二任人一如レ例、

攝津、　親房、
伊賀、　經俊、
甲斐、　爲明、
若狹、　師盛、
丹後、　經正、
因幡、　隆淸、
備後、　宗隆、
筑後、　基兼、
肥後、　資隆、
大隅、　爲繼、

次不レ待レ擧、披二置草書於硯上一、移二付受領於大間一、位階不二覺悟一之者、小々有レ之、問二光能一任二申狀一書了、（此中一兩人有二障事一、不二覺悟一、任二職事申狀一書レ之間如レ此、至愚々々、）

攝津守從五位下平朝臣親房、
伊賀守從五位下平朝臣經俊、
甲斐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爲明、
若狹守從五位下平朝臣師盛、
丹後守從四位下平朝臣經正兼、
因幡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隆淸、
備後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宗隆、
筑後守從五位下中原朝臣基兼、
肥後守正五位下藤原朝臣資隆、
大隅守從五位下三善朝臣爲繼、

待レ擧之間、徒無レ所レ作、仍委見二合大間注文一、小時公卿各持レ擧、先復レ座、更起レ座進、居二余之後方一、余乍レ持二笏於左手一、以二右手一取レ擧、次第置レ前、（硯上、縦、）幷三通也、（成範、雅賴、實綱等也、實家遂電退出了、奇恠々々、）余置二笏於右一、取二大束申文一、置二第三筥南邊一、（東西妻、）押二硯已下一、參進奏レ之、（留二御所一、）復レ座取二大束一、如レ元置二硯上一、引二寄硯以下一、次取レ笏候二天氣一、置レ笏卷二大間一、（不レ加二禮紙一、不レ加レ封、）入二成文筥一、次取レ笏召二男共一、藏人參入、問云、五位藏人ハ誰候哉、申云、光雅、基親等、余云、光雅召セ、卽光雅參來、余仰云、續紙、光雅退下持參之、（柳筥、）二卷置二余取之、（不レ取二柳筥一、）置二座前一取レ笏候二氣色一、依レ仰置レ笏取二續紙一、（取二勝今一卷一、入二第三筥一了、）向二座下一終置、端二枚卷返之、置レ前、更摺レ墨、（依レ淵也、）先書二從五位下一、書二叙人四人一、次書二從五位上一、書二叙人二人一、次書二叙人二人一、次書二年號月日一、向二座下一放二端一枚一、（殘紙入二）

第三筥了、自奥卷之、不加禮紙、入大間筥、（成残申文等、少々加入之所、下勘之京官未給、子息二合等之類也、）

從五位上、

平朝臣業忠、

平朝臣光盛、（八條院當年御給、）

從五位下、

藤原朝臣宗成、

平朝臣親房、

藤原朝臣爲明、

菅野朝臣季定、

治承二年正月廿八日

次取出成文頗結堅、（片匙也、）置第三筥（自硯第三也、）南邊、又取大束置同所、（並置也、共東西妻、大束在北、成文在南、此北之條、隨便也、非作法、抑以前兩夜、大束在北、如作置本所奏之、頗不可然、是治例如今夜、但彼又非殊失者也、）取大間筥置前、（硯筥置北跡、如常、）抑笏押硯已下、進寄奏之、（置板敷引廻、）小退拔笏候、如奏聞、官返給之時、指笏進寄給筥、（成残申文等、留御所、）又引廻帳之儀、退着座、置筥於前、拔笏引寄大束申文、片鎰結堅、置替筥、（先置替筥之後、可結堅也、但是又非指失禮、）即押下之、取大束、不指笏置進寄奏之、復座引寄筥等、取寄成文、（在本座也、）在第三筥南也、置硯上、縱、大卷成四五通許引拔、暫置前結堅、（或結、）次以小刀、先切去夜結緒、（自今夜結緒之下切之、結目左際切也、）置刀自下方引拔之、頗引捻、如入硯筥、指懷中了、次又取小刀、切初日結緒、其儀同前、入懷中了、（自中指之、）次卷堅拔取之、申文等指之、（調文首、突板數、）次以小刀切緒餘、（兩度、）引裂、（如常、）加入大間筥、又置替筥、指笏取筥、深揖退起左廻退下、於殿上御倚子前、授清書、上卿實綱卿授笏退下、直廬脫裝束休息、有撿非違使幷府生宣旨等、光能仰清書上卿云々、今日亥刻議始、丑刻事訖、近代除書不天曙事訖、未曾有云々、頭中將定能、來直廬勸小饌、此間定能示云、見大間之處、內舍人知房外國了、件男定能所召任也、爲院所衆、近代爲所衆之者、不外國、如何云々、余答云、以載勞帳之第一二三者外國、定例也、若〔有〕可拘者、外記不可載於勞帳、又縱載之、必如文章生歷名、可注付其由歟、而載勞帳、又不注所衆之由、執筆爭暗可知哉、早可被問外記者、定能乍在直廬、召賴業、（未退出、清問之間也、）問之、申云、一切不知之、催內舍人之使部、皆所〔存〕知也、而於件知房者、更不申爲所衆之由、仍所載勞帳也、清書之次、可被止也、尤外記之越

百五十

度也云々、定能云、自由不レ可レ被レ止、下名之次奏二事由一、可レ有二沙汰一歟〔者〕、賴業稱二可レ然之由一、退出了云云、余今夜猶宿候、今夜任二内舍人外國一之間、定能朝臣勸盃、（先レ是居二火櫃一、衝重一如レ例、）

今日參入公卿、

余、大納言、實國、　中納言、宗家、　成範、　雅賴、　實綱、

參議實家、　實宗、

廿九日、甲子、天晴、巳刻、着二直衣一參二御所一、以二女房一仰云、關白不レ〔被〕レ參、於レ事無二便宜一、而多有二懸奏事一、不レ失二儀式一、又執筆無二停滯一之間、早速事終、旁以神妙思食〔者〕、余敬屈、畏申レ之、次主上出御、勅云、經盛可レ任二大宮權大夫一、而任二大夫一了、是自レ院被レ仰之故也、而猶可レ爲二權大夫一之由、今朝沙汰出來、爲レ之如何、余奏云、下名之次、可レ被レ加二權字一也、素直任二大夫一、頗過分也、然而任二注文一任了、今被レ改二權大夫一、尤可レ然々々、又時忠卿參上、以二女房一內々相尋云、中宮當年二分代、不レ被レ任如何者、余答云、於二京官一者、任二注文一所レ任也、而不レ入二注文一、若可レ任者、何濫二任人注文一哉、去年去々年、雖レ有二中宮二分代御申文一、敢以不レ被レ任、雖レ自レ今以後一、不レ入二注文一之京官、執筆更不レ能二進退一者也者、是又下名之次、可レ被レ加云々、此後數刻、有二雜御遊一、申刻退出了、今曉淸書了、外記持二來大間成文、硯箱、於直廬一、猶未二天曙一〔云々〕、

〔卅日、乙丑、天晴、〕

二月〔小〕

一日、丙寅、天晴、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又見二廻造作所一、門二已造畢、雖レ不レ及レ擇二日次一、今日無レ障之日也、仍遣二入自二件門一見レ之、

二日、丁卯、天晴、此日大原野祭也、奉幣如レ例、但陪膳俄遂亂、仍忽召二遣候レ院之行賴一、雖レ申二可レ參之由一、已及レ晚、仍以二駿河權守盛房一爲二陪膳一、件人君達也、著二布衣一、故殿梅宮奉幣、依二幣取闕如一、無官六位、〔著二布衣二〕取レ之、今准二彼例一、爲レ不レ闕二神事一所レ行也、不レ可レ爲レ例、入レ夜雨下、有二小和歌連歌等一、隆信已下兩三人也、

三日、戊辰、天陰、時々雨下、召二籠侍所司大膳進重俊一、廿ヶ日、昨日奉幣分配也、而偏忘却、不レ致二沙汰一、爲レ誡二其事一也、昨日釋奠云々、上卿成範〔卿〕、宰相長方、題云云、降レ福無レ疆、

四日、己巳天陰、少納言信季來、給二大間成文一、令レ抄三出公卿給一、即返三上大間成文等公卿一、給二淸書一、追可レ進之由仰了、

五日、庚午天陰、薗城寺僧、於二延暦寺一〔可二〕受戒一之由、被二仰下一、頗有二承伏之氣一、仍〔可〕被レ仰下可レ進二請文一之由上之處、爲二山門一被レ成妨事等、如レ本可レ被二返付一者、申下可レ進二請文一之由上云々、因レ茲御幸必定停止云々、山僧今明猶可レ燒二三井寺一云々、王化已廢、誠是亂世之至也、可レ悲々々、入レ夜密々有二和歌一、經家朝臣已下五六人、今日戌刻、右中將通親朝臣來、以二經家朝臣一示云、只今俄春日〔祭〕使二被二相催一、舞人半臂下重、任レ例可レ申二關白一之處、穢中也、須レ觸二左大臣一也、然而殊有二存旨一所レ申也、但事太倉卒、調掾之條不レ存、只依二存例一、爲レ相三觸祗候之輩一、所二參啓一也者、余着二烏帽子直衣一、出二客亭一謁レ之、暫居二長押下一、然而余頻呼三上之一、（雖二卒爾一可二擁調一之由、先以二經家一示レ之、其後所レ謁也、）通親云、先中將賴實領狀、此七八日以前、忽辭退、其後少將維盛領狀、昨日又辭退、今日申刻、眼前承二勅語一、不レ能二遁申一、所二勤仕一也云々、小時退出了、（件裝束卒爾也、强雖レ不レ可二調賜一、爲二氏社事一、聊依レ有二所存一〔可二〕調賜一也、）

六日、辛未天陰雨下、信季作三進公卿給一、不レ入二月日一、可レ入二下レ給之日一故也、亥刻許、送二舞人半臂下襲於春日使中將通親之許一、使二職事信光一、（衣冠、）又下家司一人相副、裝二平裝一入二長櫃一也、白張單半臂下襲十二具也、此日申刻、奉幣如レ例、陪膳光經朝臣、

七日、壬申天晴、此日春日祭也、使左中將通親朝臣、晚景、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御灌頂一定停止了、法皇還二御本所一、（日來爲二御加行一、御二讃御所一也、）者、又云、三井寺僧、强不レ對三捍請文一、只山僧不レ論二是非一、依二此御灌頂事一、一定可レ燒レ寺之由風聞、因レ之御幸停止了候由、重被レ仰二山上一了云々、

八日、癸酉〔天晴〕、此日女房密々參二吉田祇薗等一、此日內大臣上表、使少將淸經朝臣、作者前式部少輔敦綱朝臣、淸書權右中辨親宗朝臣、抑、件表、大臣任日有二相違一、以外違失也云々、

九日、甲戌天晴、晚景、歌人七八人許群會合、密々有二和歌一、亥刻許、分散、傳聞關白室病惱殊重云々、

十日、乙亥天晴、依二忌日一終日念誦、於二法性寺一修二佛事一如レ常、

〔十一日、丙子天晴、申時參二女院一、又見二作所一、

十二日、丁丑、雨下、入夜密々有和歌、隆信朝臣已下四五輩、
十三日、戊寅、天晴、入夜大貳入道（法名蓮家、宗カ）來、余謁之、數刻談語、是和歌事也、〕
十四日、己卯、天晴風吹、季經朝臣來、談清輔朝臣和歌文書之間事、今曉小童相伴、祖母尼上下向南都、來十六日、可詣御社、又爲見物當樂會也云々、男共一兩、著淨衣在共、依密々也、
〔十五日、庚辰、陰晴不定、時々小雨、終日念誦、〕
十六日、辛巳、天晴、申刻、藏人左少辨兼光、爲關白使來、使基輔傳命云、春日社修造之間、四面可建廻廊之由、大衆上奏、依請被宣下之後、曳地築擁之間、有種々煩、神慮難測事等出來、都停止之條、又非無所恐、進退惟谷、可計示者、兼光又云、明旦依春日社假殿遷宮、下向南都、明後日可歸洛、來十九日參上可承御報、昨日申大相國左大臣等、各未被申左右云々、又相具文書持來、留置之、書寫了、入夜返遣之、其次廿日可來之由示之、十九日爲忌日之故也、
十七日、壬午、天晴、今日余奉幣春日社、付小童參詣之便也、仍今日神齋、於小童者、今日衰日、仍去夜參詣云々、又女房姫君等〔等〕幣、同今日所奉也、入夜小童歸洛、七日雖有太白方忌、依先例不忌避之、此日假殿遷宮云々、仍旁神齋也、
十九日、甲申、天晴、此日遠忌也、午刻參女院、御寺、（御堂）未刻、講演始、導師眞圓律師、（眞言供養、覺智法印依所勞也、）余佛經一度供養之如例、事終被行恒例舍利講、此間邦綱、資長、雅頼等卿參候、論談之人々退出、女院還御御所、余歸宅卽湯治、風病今日殊增氣、
廿日、乙酉、天晴、未刻、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職事等可注進宣旨目錄之由、有勅定云々、又云、來月廿二日、春日行幸、同廿七日、日吉行啓云々、右將軍任大納言、卽可任内大臣之由、閭巷謳歌、但謬說歟云云、〔申刻、少納言信季來、申條々雜事、〕
廿一日、丙戌、天晴、申刻、左少辨兼光來、呼簾前、示先日報旨、其趣、此事須衆徒上奏之、初有沙汰被宣下也、依請被仰下之後、無指靈告、被仰可停止之由之條、似無沙汰之首尾、猶被遂修造事者、又神慮難量、此上事以人意難計申、且祈請本社、且訪卜筮、隨其狀可有計沙汰也、兼又衆徒申

有二靈夢一之由上、可レ注二進其狀一之由、可レ被二仰下一歟、
〔廿二日、丁亥、天晴、自二去十八日一至二今日一浴、〕
廿三日、戊子、天晴、自二今日一止レ湯了、今日季御讀經結願云々、
〔廿四日、己丑、終日雨下、召二侍醫賴基一針二齒下一、〕
廿五日、庚寅、陰晴不レ定、戌刻、神心不快、溫氣出來、終夜惱亂、今日外記來、催二來月廿二日春日行幸一、申二所勞之由一了、
廿六日、辛卯、天晴、前馬權頭隆信來申云、俊成入道內々申云、和歌事殊有二御沙汰一之由奉レ之、返々所二庶幾思給一也、有レ召者雖二出家之身一、夜陰參入、更不レ可レ有レ憚云々、是先日余褒二譽彼入道一之趣、語二隆信朝臣一、以二件旨一、令レ聞二俊成入道一云々、余仰二此道事一、殊可二示合一之由〔云〕遣了、今日外記來催云、來月三日、可レ有二仗議一、伊勢事也、申二所勞之由一了、
廿七日、壬辰、天晴、未刻、隆信來示二俊成入道返事一云、如レ此歎レ仰、此道〔之〕面目、何事過レ斯哉、更非二申限一、隆信還二向自二熊野一（八條院御共、來月六日可二參詣一云々、）之時、以二件朝臣一爲二先達一、必可二參入一、殊恐畏申云々、
〔廿八日、癸巳、天晴、〕
廿九日、甲午、雨下、此日法皇入二熊野精進屋一給、

三月〔大〕
一日、乙未、終日雨降、申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依レ疾不二出逢一、以二職事信光一申云、今上皇女、可レ被レ卜二定賀茂齋王一、而今年二歲、被レ問レ例之處、二歲三歲共有レ例、可レ就二何例一哉、可二計奏一者、下官奏云、二三歲各有二其例一、吉凶之間、又以同前者、年來不レ被レ置二齋王一、叡情無聊、適皇女誕生、縱雖レ無レ例、只以早速可レ爲レ先、何況於レ有二先規一哉、就二二歲例一、今年可レ被二卜定一、不レ可レ及二異議一者、大相國、左相、下官被レ問二三人一云々、
今日光能持二來例一、
齋王〔齋院〕卜定年齒例、
二歲例、
恭子、（延喜第三皇女、齋院、）
延喜三年二月十九日、卜定、同十五年五月五日、依二母氏事一退出、
恂子、　上西門院〔也〕、（齋院、）
大治四年四月六日、卜定、天承二年六月九日、依

レ病退出、
功子、今上皇女、齋宮、
治承元年十月廿日、卜定、
三歳例、
尊子、冷泉院第二皇女、母女御懐子、齋院、
康保五年七月一日、卜定、天延三年四月三日、
依二母氏事一退出、
恭子、爲平子、齋宮、
寛和二年八月八日卜定、寛弘七年七月一日、
依二父親王事一退出、
馨子、後一條院皇女、齋院、
長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卜定、同九年四月十七
日、依二後一條院御事一退出、
媞子、郁芳門院、齋宮、
承暦二年八月二日、卜定、應德二年九月廿二
日、依二中宮御事一退出、
〔二日、丙申天晴、〕
三日、丁酉天晴、早旦關白被レ向二宇治一、依二一切經會一也、
源中納言雅頼一人候レ座、舞中間退出云々、
〔四日、戊戌雨下、入レ夜關白歸洛、〕
五日、己亥雨下、今曉法皇令二進發一給云々、資賢、兼雅
等卿、候二御共一云々、八條院自二去二日一始二熊野精進一
給、明曉可レ有二御進發一云々、
六日、庚子天晴、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談云、春日廻廊事、
被レ行二御卜一之處、官寮共申下被レ立二廻廊一不吉之由上、
仍可二壊退一之由、雖レ被二仰下一、衆徒敢不二承引一、仍召二
別當、權別當〔於〕殿下一、被レ仰二子細一云々、依二此事一行
事有二猶豫一云々、又云、中宮日吉行啓、不レ可レ有二山僧
賞一之由、法皇令レ申給、依二此事一行啓又有二〔猶〕豫一
云々、又云、春日行幸、神舞拍子、先例公卿取レ之、而今
度宗家卿服暇之間、被レ仰二實國卿一辭申、實定、實家
等服暇、仍可レ及二殿上人一、永保致長朝臣取レ之例云々、北外春日行幸、無二殿上人取レ之例一云々、
而少將隆房望申、定能、泰通共上臈也、各重代也、隆房
以下非二重代一之下臈上致二此望一、亂望之甚、無レ物二于取一
レ喩、父大納言教訓歟、但法皇及關白、可レ及二殿上人一者、定能
可レ取之由、有レ仰云々、隆房之望、人々爲二希異一云
云、
〔七日、辛丑天晴、〕
八日、壬寅天晴、中將參内、騎馬共人二人、殿上人一人、
隨身布衣、衛府二人在レ共、中將直衣、

九日、癸卯、微雨下、參ニ女院御方一、申ニ經家朝臣執臣辭退事一、仰云、可レ仰ニ基輔朝臣一者、

〔十日、甲辰、雨下、源中納言來語來談、又佛殿聖人來、〕

十一日、乙巳、天晴、巳刻、興福寺衆徒、以ニ所司一示ヨ送廻廊之間事一、副ニ奏狀案幷夢記等一、雖レ責下可レ出ニ請文一之由上、不ニ承引一、只以レ詞答レ之、〔此趣沙汰之時、可レ存ニ此旨一云々、〕〔長光入道來、〕今日召ニ基輔一、仰ニ女院執臣事一、

十二日、丙午、天晴、或人云、二位中將基通、去比參ニ詣賀茂一之間、逢ニ經盛卿一、頗有ニ喧嘩事一、經盛參ヨ向彼家一、謝ヨ遣不過之狀ニ云々、

〔十三日、丁未、天晴、今日心神不快、仍湯治、其後有ニ小減一、自ニ今夕一、以ニ智詮阿闍梨一、加ニ護身一、〕

十四日、戊申、陰晴不レ定、返下送先日所ニ借取一之大間成文於左大將之許上了、〔堀川左府大間成文也、〕

〔十五日、己酉、雨下、〕

十六日、庚戌、天陰風烈、頭中將來、問ニ春日行幸之間條々事一、又云、此間禁中頻有ニ御作文ニ云々、

〔十七日、辛亥、陰晴不レ定、〕

十八日、壬子、陰晴不レ定、未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依ニ湯治之間一不レ謁、以ニ國行一傳ニ綸旨ニ云、近日可レ被レ下ニ新制一、其間事可ニ計奏一、保元制符之中、加ニ取捨一可ニ言上ニ云々者、〔被レ副ニ下件制符一也、〕余返ヨ付件制符ニ奏云、如レ此大事、全不レ因ニ官位之尊卑一、只仰ニ有識元老之輩一、令ニ議奏一者例也、小臣不レ堪ニ其器一、早可レ被レ奏ニ此趣一者、光能示云、可レ奏ニ此由一、但重猶被レ仰歟、於ニ此制符一者、御覽之後、可ニ返預ニ云々、仍懸留了、書寫翌日返遣了、

十九日、癸丑、及レ晩雨下、今日春日社、遷ニ本社一給、仍ニ神齋先例一也、余至ニ于今日一、七箇日湯治、風病聊有レ減、今日關白送レ書云、明日女房可ニ着帶ニ〔懷妊〕云々、殊有ニ所存一所レ申也、若可レ然者、可レ有ニ恩賜ニ云々、申ニ可レ進之由一了、

廿日、甲寅、雨降、及レ晩季經、賴政、盛方、資隆、又常祗候男共會合、百首和歌、初度披講、〔立春五首、初戀五首、〕如レ此每十箇日、可レ講ニ題二首一也、六月可レ終也、今日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爲ニ關白使一來、即獻レ帶、〔納ニ于筥一、懸ニ子推レ遣、是不レ知ニ先例一、而建春門院、給レ帶之時如レ此〔也、〕思ニ彼例一所レ爲也、〕白生絹長一丈二尺、六重ニ折、帖之、裹ニ白薄樣一、〔有ニ下給一、進ニ小松貝等一、付ニ洲濱一、〕其上下ヲ押折也、經家朝臣取〔レ之〕歸參了、以ニ女房二條殿一、〔無レ障人也、〕傳ヨ給之經家一、依レ非ニ疎遠之者一也、

〔廿一日、乙卯雨下、雷發聲、午時、〕

廿二日、丙辰天晴、此日春日行幸也、卯刻出御云々、左大將雖ニ服暇一供奉、路頭右大將不ニ供奉一、四位舞人、中將清通朝臣、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等云々、關白乘レ車供奉云々、

廿三日、丁巳天晴、午刻、源中納言來云、明後日可レ參ニ詣伊都岐嶋一、其歸路之便於ニ美作勝間田湯一、可レ治ニ風痺一、來月廿日比、可レ入レ京云々、入レ夜行幸還御云々、

廿四日、戊午天晴、賴業、隆職等、注ニ送行幸賞一、
　法印信圓、別當敎緣讓、權別當玄緣、追可ニ申請一云々、
　法橋善繼、行事官賞、法皇還向之時、可レ被レ行云々、

廿五日、己未時々雨下、入レ夜大風、訪ニ源納言一、依レ遭ニ炎上一也、物詣停止云々、

入レ夜燒亡起、自ニ七條高倉西一、及ニ朱雀南北五六十町一、殆類ニ去年之災一云々、公卿家多遭ニ此難一云々、

廿六日、庚申天晴、時々風吹、史來云、明日可レ被レ行ニ列見一云々、

〔廿七日、辛酉天晴、〕

廿八日、壬戌天晴、頭定能來云、春日行幸之間、左大將ハ懸レ綏、不レ負ニ胡籙一、取レ笏被レ參ニ關白宿所一、又寺司賞不レ被レ仰レ官、此兩事人爲レ奇云々、今日法皇、自ニ熊野一入洛給云々、

〔廿九日、癸亥天晴、〕

卅日、甲子天晴、未刻、隆職宿禰來、召レ前尋ニ仰雜事一、依ニ先日尋召一、持ニ來代々新制一、長保以後也、今夕百首〔會〕第二度、然忍戀、賴輔、賴政等、朝臣已下、七八人會合、有ニ當座會連歌等一、三更分散、

應永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夜丑一點、於燈本書寫之畢
　　　　　　　　　　　　　　內大臣
　　可ニ校合一

〔九條家本奥〕〔治承二年戊戌春夏秋此一冊墨付百貳拾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眞跡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四月

三日、丁卯天晴、頭中將來、祭之間事、幷明後日祭除目等事奉行云々、又長光入道來、

六日、(庚午)天晴、早旦隆職注ニ進聞書一、右大將宗盛任ニ權大納言一、按察資賢遜ヲ任中納言一、此外無ニ殊事一、
八日、(壬申)天晴、依レ當ニ神事一、公家中宮無ニ灌佛一、院已下出家、所在之以ニ隨身一進ニ布施一、(院、女院、八條院、)午刻、左衞門權佐光長來、傳ニ關白命一曰、來廿六日、若君可レ加ニ元服一、令ニ光臨一哉者、申ニ承了由一、中御門中納言來、隔レ簾謁レ之、
九日、(癸酉)天晴、此日梅宮祭也、仍レ爲ニ神事一、但依レ當ニ衰日一不ニ奉幣一、是定之後、去年冬初度祭也、而依ニ服假一不ニ奉幣一、今度又當ニ衰日一、兩度共不レ修ニ由祓一、是宜初修ニ由祓一、有レ憚之故也、治暦京極殿待祭レ之、當ニ吉田有ニ奉幣一、今度可レ逐ニ彼例一也、此日侍醫丹波賴基、任ニ施藥院使一、依ニ憲基讓一也、昨日被レ下ニ宣旨一、今日到ヲ來官ニ云々、此職雅忠朝臣以後、代々多以讓ニ丹家醫等一、所ニ拜任來一也、典藥頭定成、以ニ其子主稅頭定長一可レ令ニ申任一之由、再三訴申云々、然而不レ被ニ許容一云々」
十日、(甲戌)雨下、百首會第三度、(櫻、初遇戀、)歌人十餘人會合、依ニ目所勞一、自ニ今日一三ケ日修レ祓、毎日七ケ度、陰陽師時晴、
十三日、(丁丑)天晴、此日有ニ小除目一、中宮權大進藤光綱、(重賴辭退替、)今日未刻、大外記賴業來、召ニ簾前一仰ニ雜事一、今日午刻、典藥頭和氣定成來、女房頭加ニ灸治一、依レ痛レ歯也、給レ祿、(御衣、三領、重、單、)降レ庭一拜而退出、今日御渡延引、可レ有ニ廿六日一之由、仰ニ信季國行等一了、
十六日、(庚辰)天晴、此日新造家御祈、幷御裝束始也、家司季長朝臣、(衣冠、)職事國行等奉行、依ニ略儀一當日不レ召ニ勘文一、
　不動法、(法印全玄、伴僧六口、)觀音經御讀經、(六口、)最勝講、(三口、)
十九日、(癸未)天晴、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今日召ニ藏人大進基親於院一、有ニ被レ尋事一、是僧事之間、十僧第一以レ不レ可レ任之者、敍ニ法橋一之間事云々、又云、去臨時除目之時、以ニ五位一被レ任ニ陰陽屬一、雖レ無ニ先例一以ニ唯據例一(諸宮屬以ニ五位一任レ之、)被レ任了、是不レ可レ有ニ其難一之故也云々」
廿日、(甲申)天陰、此日百首和歌第四度、(郭公、後朝戀、)季經、賴政朝臣已下、七人會合、未刻、自ニ賀茂松尾等社一送レ葵如恒、
廿一日、(乙酉)天晴、此日祭也、近衞使右少將通資朝臣、中宮使少進藤尹範、馬寮左馬權助源國行、內藏助安陪晴光等云々、山城介不レ知ニ其名一、院有ニ御見物一云々、余不ニ見物一、

廿二日、丙戌、朝間雨下、依目所勞、召陰陽師三人、(時晴、泰茂、憲成、)修百度祓、各給長絹一疋、申刻、源中納言來、酉刻、定能朝臣來、共數刻言談、

廿三日、丁亥、天晴、未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依目所勞不謁之、使季長朝臣傳勅云、新制事、猶保元宣下之中、抽要樞可令計奏者、申云、重仰不及巡申、但何必限保元一代哉、若漏彼制之事、縱雖有違犯、不可被下法歟、於理不可然、須尋召長保以後代々制符、官底、及彈正、檢非違使等、其外又尋搜當時之亂法等、可有取捨歟、但是呈愚案於叡聰(之)許也、猶限保元可計奏者、可在重勅定者、此夕藏人右衞門尉家實、(左少辨兼光男、)參、余召簾前、雖不可必然、爲思祖父納言之所聞也、

廿四日、戊子、依目所勞減、參新所、作事成了、

廿五日、己丑、天陰雨下、頭中將來、邦綱卿來、新宅見廻作事、目病今日頗增氣、仍及晩向新所、

廿六日、庚寅、天晴、此日關白息(生年七歲、)元服、幷余新造九條亭移徙也、自早旦至申刻、於新宅催役懈怠見廻、裝束之後歸家、

元服儀、

申四點、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內殿上人正四位下束帶、)爲關白使來、剋酉剋守彼時可渡坐者、答只今參向之由、酉刻、余着束帶、(蘇芳餝劔、紺地平緒、)向關白第、(中御門南、烏丸東、松殿是也、以西爲晴、無對屋、)頭中將定能朝臣、民部權少輔宗雅、中務權少輔季信等連車、前驅八人、(束帶、)隨身褐衣如常、秉燭之後到彼第、於西門外擲放車牛、(大饗臨時客之時、尊者車向門中心立之、自餘之時、不必然者也、)上公卿着座之程、暫相待之、此間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參會門外、爲伴余所參會云々、先例不必伴公卿、仍余不招人々、相共入門、昇自中門廊、欲着座之處、諸卿未着訖、余佇立中門廊、着座之後、余經中門廊、透渡殿等、昇自寢殿西廣庇南面長押、(依所便用南面長押也、)入自寢殿南庇、西面妻戶、經殿上人座上、幷與座後等、着第一茵座、(東京茵、)次居主客前物、先余、(手長資綮朝臣(上臈、)折敷高坏四本、(飯菜居之、))次主人、(手長季長朝臣(下臈、)折敷高坏三本、(飯菜居之、))諸卿殿上人等饌、兼備辨之、(諸卿各折敷、高坏四本、殿上人机、已上飯兼居之、菜居承例也、)次初獻頭中將定能朝臣、起殿上人座、取盃經簀子、居主人座下方、(迹座之時、居座上例也、而此座之時、或又如此、是先例也、就中爲便宜所爲也、)取余續酌、依勸之、(瓶子藏人右衞門尉藤原家實、)主人取盃、定能取續酌、擬下官、々々置笏本座、頗居寄、(主人同居寄、其間一間也、)受盃、定能取續酌、退起了、巡行、次居汁、(主客手長同前、大納言已下、五位諸大夫、役之如常、)居了申上主人下著、余以下從下、次二獻、右宰相中將實守卿、同經簀

子、欲進寄主人上方、而依被目、來居余座上、勸之、瓶子右(兵)衛佐經仲、余雖固辭、依再三被相讓、受盃、此間實守起座、須余放盞之後起也、而余依爲可擬主人之道、忩起也、乍居進寄擬主人、々々受盃、目隆季卿、在奥座、隆季經余後、進主人前、拔笏賜盃、還座巡行、次三獻、別當忠親卿、居主人上勸之、瓶子民部權少輔宗雅、巡行如恒、次可著汁菓子等、而被略歟、次關白召人、鳴笏、人々召次之、家司左衛門權佐光長參上、主人被問時、光長退下、歸參申到之由、被仰下次第事、可忩行之由、光長退下、次藏人五位三人、撤座上掌燈、件燈在第二間西柱下、次置圓座二枚、木工權頭信國、中宮權大進光綱等役之、置余座上間、如常、次置雜具等、先侍從家俊取冠、置柳筥、經簀子置同座右、次侍從忠季忠親卿子、取泔坏置圓座左、次侍從兼經忠雅公子也、取櫛巾置中央、次若君總角夾形如常、赤色細長束帶也、經寢殿西廣庇、并南簀子等、入自當間、着與圓座、南面、先是中納言兼雅卿起座扶持之、次指燭○指恐脂誤下皆倣此二人、侍從兼宗、(忠親子、)侍從兼忠、(雅賴子、)經同路進、居若君左右、次諸大夫二人、持參替脂燭、各折敷居土器、盛脂燭十筋許、置指燭役人前、次理髮頭中將定能朝臣、解劔撤笏、共置本座、延久二條殿元服、理髮俊明卿、(于時四位少將、)置劔笏於欄下之由、見匡房記、久安兼長元服、公通朝臣、解置座、取笏參上、今度、忠親卿造進次第、載可取笏之由、而關白被執可撤笏之由、仍從其趣、又叶延久例耳、經簀子入自當間、着南圓座、奉仕理髮、甚以早速、人謂以右惰、訖、退居簀子、當西間西邊、次余拔箸取笏揖起、經座上着理髮圓座、無揖、置笏於右、取冠礒額、理髮率入巾子也、引入巾子絹於巾子、取髮搔入額、左右各一度、返置髮搔、取笏不揖、起經本路、復座揖之後、如本立箸置笏、次理髮又參進理髮、如本帖櫛巾退下、次脂燭人前行、冠者起座、兼雅進寄扶持、經櫛巾西并本路、入曹司了、相次關白起座、被向曹司方了、次初役人撤雜具、次撤替脂燭、先可撤圓座歟、次撤圓座、次如本舉掌燈、次敷加冠座、圓座跡也、先季佐一人取疊敷、次長經敷龍鬢、次以政敷錦茵、次資泰朝臣取打敷參進、敷其座前、次供加冠前物、折敷高坏十二本、二重居之、可然役送諸大夫(如常)、次關白復座被目余、余進着加冠座、或數座末居前物之前、移着、共有先例、只可隨主人氣色事也、次隆季卿勸盃、居樣如定能朝臣、瓶子藏人大進基親、關白被讓余、余再三固辭、如此及數反、仍余遂受盃、此間隆季起了、不復座、退出了歟、擬關白、々々擬邦綱卿、件卿經余後、如隆季路、巡行如常、次藏人頭光能朝臣進簀子、冠者敍爵之由、於關白依命、經座末就余座下、仰云、藤原師家、敍正五位下者、光能退下之後、余召辨、候座人々、傳召之、辨候殿上人座也、右中辨經房朝臣來、就座下、余仰云、藤原師家、敍正五位下、可傳仰內記者、經房微唯退下、

仰內記歟、可尋之、次光長來、告宗家、家通等卿、可取贈物之由、卽兩卿起座、先宗家卿取劔、(納錦袋、紫檀地螺鈿劔、水精柄付、紫染平緒、)經簀子入自余座次間、置余前、下方、次家通卿、取女裝束、(混打衣、織物、蘇芳、匂(下濃)五重、檢非之混袴、地摺裳、赤色唐衣、)同置之、次引引出物馬二匹、一廻之後、(鞍、乘固等如常、)於中門內、前驅行賴邦業等取之、此間經家朝臣宗雅等、取余送物退下、(先例爲子息之公卿、交取之、今度無之、又須定能朝臣取也、而爲理髮給祿之人、更歸不能取、加送祿、又宗家雅賴卿、可取歟、而宗家卿、取本所送物、(宗承宗忠卿取之例也)不可從行、仍以殿上人、如此事只可隨便宜也、)先是給理髮祿歟、不見及、又預饗歟、同不見及、次余披箸揖起座、經本路退出了、贈物等自本所納長櫃送之、于時亥刻、

移徙儀、

歸家之後、家司少納言信季入之、主稅助安陪時晴朝臣、勘申日時、(今月今日、時亥、)入覽宮、以女房傳覽、余見了返給、信季率陰陽師、先以參新所了、御裝束行事、季長朝臣、先參新御所、辨備御裝束了、歸參此殿、爲勸前驅也、(須候新宅、而依四位前驅不足所勸也、)寄出車、(季信寄之、民部權少輔宗雅、中務權少輔季信、右兵衞權佐盛定等車也、皆殿上人也、出車一兩、別侍二人、著布衣副之、女房十二人、白袿、混打衣、青朽葉唐衣、白腰裳、混袴、)此間頭中將定能、來自禁裏語云、關白相伴大夫參內、每事如例、下禁色宣旨了、所參也云々者、

次叢車、(頭中將寄之、)檳榔毛車、下家司六人、著衣冠引之、前驅等取松明居庭上、先余乘車、次夫人姫君等乘之、(大人持尺鼓、與入雜、當持松持之、)車後不出衣是例也、懸牛遣出之、(車副四人、如常、)

路頭行列、

先居飼舍人、　次前驅八人、(四位二人、五位四人、六位二人、)

次番長騎馬、(無一員、)　次余車、

次下﨟、隨身、雜色等、

次中將車、(雜色二人、取松明前行、散位邦業、騎馬在車後、)

次頭中將已下、殿上人車、　次出車、

次雜仕車、

須出車後有殿上人車、而行事兼不仰之間、行列違亂、余後聞此由、

到新所西門、於門外舁放車、引入門內、砌下前驅取楊立車、頭中將持來履、余自卷簾下車、(卽垂簾、依女房乘之、)立轅外、中將同立余後、殿上人前驅等、列居庭上、黃牛引向立之、(近衞官人二人引之、)時晴進余前反閇、更引入黃牛於中門、次時晴、次四位前驅二人、(季長、光經、)取松明前行、次余、(衣冠不帶劔不持笏、是(可)依略儀也、)次中將、(衣冠不帶劔、)次車、(下家司引之、)殿上人等、相從車後、前驅先以入中門、列

具水火、童女之、時不可有移、付松明火之儀、而渡東家之時、如此、為此依古例、今度所用此儀也、

庭上、此間五位家司行頼、於西階邊候（階隠）、以布脂燭、燃付季長朝臣所持之松明、昇自西階、入寝殿西面妻戸、燃付塗籠燈爐、自北面退出、次時晴返閉了退下、國行取祿賜之、（白袿一領、）次余昇自寝殿西階、（定能朝臣）取沓、入自同西妻戸、中將相次昇自同所、（宗雅取沓、）次寄車、（頭中將及此中將寄之、）女房姫君等、下車之後、引出出車立車宿、（三ヶ日以後撤裝束、）次於寝殿南面供五菓、（兼居個宜所御厨子、）女房勤陪膳、（小盤一本居五菓及箸匙箸等、松、柏、干栗、生栗、橘等也、中盤居酒盞、片口、銚子、入酒、已上女房三人役之、）余先各一菓含之、女房中將等、各一箸傳給、令食之、先例也、次余飲酒、以同盃傳中將同飲之、女房不飲之、（或召別盃云々、今度依吉例不用其儀、）次罷出了、預贇殿三ヶ日以後、可埋生氣方、（南、）次余出居上達部座、家司少納言信季申吉書、（美濃國御封解文、用文杖、）余見了返給、信季取副杖退下、於侍所成返抄、下家司云々、次於常御所、（寝殿東面、）贇殿供御膳如常、人々退出、今日女房、衛重廿前、侍所、随身所、政所等儲饗、皆政所勤之、

不儲公卿殿上人饗、省略儀也、

今日中將宿仕、今日前驅衣冠也、

廿七日、（辛卯、）天晴、見廻家中、今日中將歸參女院御方了、

廿八日、（壬辰、）終日甚雨、入夜不止、至于今日、僧尼不入家中、又女房猶着濃袴、一夜之儀、雖不可然、東直盧渡之時如此、為遂吉例、内々事所忌避也、又故殿御渡等、雖一夜之儀、尚如此云々、

廿九日、（癸巳、）辰刻以後、天晴、今日始御擣、又埋五菓於吉方、（生氣方南也、）返給黄牛於本主、牛童給祿、女房等改着紅袴、僧尼服者參入不憚之、今日行幸法住寺殿、法皇依欲謁帝、僞稱御方違云々、

五月

一日、（甲午、）天陰、移徙之後始出行、直衣、網代車、随身布衣、常蒔々參内也、是略儀也、先參法住寺殿、（今夜行幸、）參御前、（法皇、聖主、御于一所、）小時參女院、即歸家、秉燭之後、女房相共遷渡南家、依日次宜也、其儀女房、姫君同車、（余網代車也、車後出衣、牛童遣之、）余乘中將車、（中將同車、）前驅四人、（布衣、）女房車在前、余車在其後、次出車二兩、（季信、盛定、各副侍如常、又出色々衣等、）中將今夜歸參女院了、今日依吉日、於新宅始行所等、河臨祓招魂祭、（已上時晴朝臣奉仕之、侍為使、）仁王講、（於御所行之、僧三口、）今日恒例春日奉幣也、仍過其尅限、所始行也、須用

百六十二

高座一也、而忽以不レ候云々、仍用二平座一、帖牛、傳聞今日於レ院殿上人等亂遊、又白拍子、女童部等參入、於二御前一舞云々、末代事不レ可レ云二是非一歟、

二日、乙未、天陰雨下、今夕行幸、還御云々、

八日、辛丑、天晴、時晴來申二天變事等一、卅年以來未レ見、頗重變也、

去四月五日己巳、晴、寅時歲星犯二牽牛一、

天文要錄曰、卜假曰、五星守犯變萬牛星、諸侯淫亂謀レ君、不レ出二二年一、

郗萌曰、五垂牛星者、天下有レ水、貴人之世、末レ於二道路一、刑州曰、五星犯守合乘牛星、天下有二大喪失地一天子大戰不レ出二二年一、陣卓曰、歲星守二留牛第二星一、經二八十日一、五糓不レ收、民疾病多死、

申刻參內、參二御前一、被レ取二出近日密々御作文等一、此中御制相文、云二宸筆一云二文體一、尤足二稱美一、仍乍レ恐、三兩懷中、退出了、

十日、癸卯、天陰、此日百首會第五度、五月雨、遇不レ遇戀、歌人十人許會合、尤有レ興、須二去月晦日講一也、而依二新所一及二于今日一也、

十四日、丁未、天晴、未刻、左少辨兼光來、仰云、春日社廻廊間事、可レ被レ造哉否、可二計奏一者、持二來文書一結一、此事先日爲二長者沙汰一、被レ問二人々一、有二御卜一、依卜可有之由、依二其趣不レ快、不レ可レ造二廻廊一之由、被二宣下一了、而衆徒重奏下猶可レ被二造立一之狀上、因レ之被レ問二人々一者、余奏云、先日長者被二尋問一之時、申二子細一了、可レ祈二請木社一之由也、其後有二軒廊御卜一、被レ宣下不レ可レ建レ廊之由一了、而今大衆強奏二此旨一、可レ被レ造二廻廊一之由、有二沙汰一云々、此上左右、更不レ能二計奏一、宜レ在二勅定一者、兼光云、人々一同申二此由一、左大臣、左大將、中宮大夫、中御門中納言等云々、此外兩相國、藤中納言、未二相尋一云々、此次語云、一昨日十二日、夜、於二初齋宮御在所一、一本御所、近邊有下射二殺狐一之者上云々、

今日主稅頭和氣定長子、定成、來、問二醫道之事一、其才不レ堪二于上口一、尤可二歎美一、

十五日、戊申、雨下、源中納言來、談二雜事一、自レ是參二院供花一云々、

十六日、己酉、雨下、未刻、左少辨兼光來、傳二勅語一云、初齋宮御在所、一本御所、近邊有下射二殺靈狐一女、彼宮稱二之白專女一、是尊崇之神、之者上、何樣可レ被レ行哉、副二本宮奏狀、幷延久四年例等一、

其間子細、去十二日夜、於二彼御在所近邊一、下人等納レ涼、中臣及兵士等云々、作兵士頼政朝臣郎從、前瀧口競之所從云々、此間有下走二渡其前一

之者、雖不分別何物、競之所從、取弓矢欲射之、于時中臣等云、此遊習以狐爲神、荒涼不可被射之者、乍聞此狀、猶放矢、（其尻角木破云々、）其矢雖當物無叫聲、射丸自取矢云、此矢尻土不付、爰知當物歟、而又無物聲、非無所疑云々、翌日十三日午時許、御在所東町、（作荒殿所、）叢中靈狐一死、（彼宮以死、伺一屍直、）云々、奇而加撿知之處、更無疵、只自尻下血頗出云々、其首向北、（文云、狐頭向艮□、疑被射歟、尤可恐云々、）思慮之所及、去夜令射致歟、就中其所當矢前云々、次第如此、件日（十三日）、自本宮注狀、付官奏聞、仍被問例之處、延久四年、於伊勢齋宮邊、大和守有資三男、（齋宮御乳母子、）依射殺靈狐、度々有沙汰、遂被處遠流、（同六月沙汰出來、十二月有流刑、）彼度雖無見所死之人、證據多出來云々、（已上兼光記、）

申云、先於官底、被問下手、及證人等、以其狀被勘罪名宜候歟、縱改無事疑、一旦可被問、是沙汰之至也者、兼光云、前相國申云、於使廳可被問、左大臣申云、一切不可被問、無事疑、可下罪名當相國申狀、如下官申旨上云々、此次又語云、最勝講不被請延暦寺僧徒之間、大衆蜂起云々、此事依法

皇仰云々、自內再三被申云、實寬、全玄等、勤院內御修法、各候擅所、今至于顯宗有此事、甚不可然、又無詮云々、然而猶不可被請之由、有院仰云々、

十七日、（庚戌、）雨下、參女院御方、山僧蜂起、依最勝講不被召延暦寺學徒事也、

廿日、（癸丑、）天晴、百首會第六度、（月次、）會者七八人許、自今日被始行最勝講、山大衆訴申不被召學徒之由、（注折紙、）光雅參院奏之、仰云、抑留御灌頂事、奇恠思食之故云々、

廿一日、（甲寅、）天陰、此日最勝講第二日、幷賑給定也、未終參內、衆僧着座之間也、僧着了、余着御前座、次第如恒、朝座講師、律師藏俊、問者薗城寺公雅、問答之間、頗有執論事、是講師答小乘論義之故也、證誠覺智成敗云、嚴重御願、進小乘論義、甚以□（存カ）恠、古來被答事也、但近世之間、多以備御願、何況被置八宗之時、於俱舍宗者被屬法相了、今法相之英才、何被滯停哉云々、藏俊頗有鬱色歟、朝座了着殿上、付頭中將定能朝臣、奏事由、仰右少辨光雅、令搥鐘、出居着座之後、着御前座、散花之間退下於仗座、定

賑給使事一、執筆参議家通卿付二光雅一内覽奏聞了、下二外記一、起レ座参二御前一、(先レ是夕拜二龍顏一退出、座了、)

廿四日、(丁巳)此日最勝講結願也、被レ下二阿闍梨宣旨一云云、

廿五日、(戊午)陰晴不レ定、覺乘得業來、和泉國春木庄、永可レ爲二春日社領一之由、成二政所下文一、賜二正預有雅一了、」

廿九日、(壬戌)此日有二復任除目一云々、

卅日、(癸亥)天晴、百首會第七度、(草花、旅、)有二當座會一、

六月

二日、(乙丑)陰晴不レ定、參二新御所一、女院同覽レ之、又女房等行向也、

五日、(戊辰)天晴、未刻、頭權大夫光能來仰云、新制之間事、不レ可レ限二保元一代一之由、申旨尤可レ然、且尋二見代々制符一、且當時亂法事一、相計可レ奏者、申下承諾之由上、今日參內、先日所レ下賜一之御卷物、終二書功一所二持參一也、頗有二叡感一、又被レ取二出御手本等一、此間關白被二參入一、御本等暫被二取置一、關白、余共候二御前一、被レ取二出御作文一、兩三度兩人共見レ之、小時關白被レ參二中宮御方一了、其後更取二出御本等一下二宸筆一寫レ之給、余又依レ勅給二清樣一寫レ之、兩本共恩下、及レ晚退出了、

六日、(己巳)天晴、午刻、典樂頭定成參入、召二前問一醫家古實等一、此次語申云、中宮御懷姙、二月可レ有二御着帶一、(當二五ヶ月一、)豫來廿八日之由風聞、定成承二其間事一云々者、

八日、(辛未)雨下、午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相逢申二新制條々一、(注二別紙一付レ之、)光能朝臣云、今日可レ被レ仰ヨ合入道相府之許一云々、

十日、(癸酉)天晴、百首會第八度也、(紅葉、述懷、)會者七八人、有二當座歌連歌等一、此日有二小叙目一、關白大夫、任二左近權少將一、任、又邦綱卿子叙爵、(年四、)平相國入道爲レ子、未レ加二首服一云々、今日返二給內大臣上表一、使少將淸經朝臣云々、」

十一日、(甲戌)天晴、午刻參內、被レ召二御前一勅語云、來十七日可レ有二密儀作文一、公卿可レ獻レ詩、延久例云々、

十四日、(丁丑)陰晴不レ定、時々小雨、此日女院渡二御新造御所一、密々御幸也、非二移徙之儀一、自二造營之初一、一向爲二余沙汰一、去四月廿六日、遂移徙了、今夜御幸、公卿不二供奉一、是依レ仰也、殿上人十餘人、着二布衣一供奉、被レ召レ余、半蔀車、出車三兩、(左中將季通朝臣、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右兵衛佐盛定等車也、)余自二早旦一、先以參入、萬事沙汰具了、申終歸宅、酉刻着二冠直衣一、參二女院一、(前驅隨身、共以布衣、)小時發二御車一、(先レ是符二出車一了、)予レ時

秉燭、微雨間下、殿上人前皇后宮亮季經朝臣、已下十餘人、列ニ居前庭一、此中將降レ自ニ東平板敷方一、同居ニ前庭一、（布衣、）經家、基輔等朝臣付ニ御車一、（經家先々付ニ御車一、基輔依レ爲ニ執臣一付レ之、）余寄ニ御車一、乘御之後、余中將相共、自ニ中門道一參會、御車廻ニ大路一、殿上人騎馬供奉、御車入御（四足、）之間、余降レ自ニ寢殿西面階一、居ニ同士廂南妻一、依ニ雨下一不レ進ニ出庭中一、依ニ所々便宜一也、昇ニ放御車一之間、歸ニ昇自ニ同階一、寄ニ御車一、（寄ニ南階一也、）下御之後、余參ニ御所方一、次供ニ御膳一如レ例、殿上人等、少々着ニ殿上臺盤一、（自ニ臺盤所一被レ下ニ菜酒等一云々、）小時藤中納言貧長參入、雖レ無ニ公卿之催一、只所ニ參入一也、余於ニ上達部座一逢レ之、談話之後、余參ニ御前一、及ニ亥刻一二位中將兼房被レ參、（直衣、）僕從相違之間、遲參云云、此後余及二位中將勸ニ盃膳一、次余退出、今夜基輔、渡御之後、改着ニ束帶一申ニ吉書一、雖レ無ニ移徙之儀一、是先例也、今日御料、女房料、殿上料、侍垸飯、進物所饗、所所大破子等給レ之、皆余沙汰也、

十五日、（戊寅、）天晴、今日又進ニ御料菓子等於ニ女院御方一、（已上

十六日、（己卯、）晴、此日參ニ女院御方一、進ニ物料一如ニ昨日一、

十七日、（庚辰、）雨下、此日内裏有ニ中殿宴一、延久三年十二月六日例也、太相府已下、公卿八人、殿上人五人、六位一人、應勅□右大辨長方瀨清書、世人爲レ奇者也、子細可ニ尋記レ之、

後日藤中納言、注送之狀切入レ之、

治承二年六月十七日庚辰、於ニ御殿一始有ニ應製作文一、今度所レ被レ用、延久三年十二月六日例也、秉燭以後、公卿參ニ集殿上一、戌刻許、主上出御、次以ニ藏人頭左近中將藤原定能朝臣一、召ニ公卿一、次公卿參ニ着御前座一、

（師長）太政大臣、（直衣、）（實定）左大將、（隆季）中宮大夫、（實國）藤大納言、（宗家）中御門中納言、（實綱）權中納言、（實守）右宰相中將、（家通）六角宰相、（永範）式部大輔、（俊經）左大辨、貧長等也、已上束帶、

次殿上人、着ニ長押下座一、（但排ニ御中門廊邊一歟、）各座定之後、太相國召ニ奉行職事兼親一、被レ仰ニ紙筆可レ進之由一、次置ニ紙筆一、（折筥盛ニ硯筆、懷紙一枚、）先太相國前置レ之、（侍從伊輔役レ之、）次中宮大夫前置レ之、（右衞門佐經仲役レ之、）次中央程置レ之、（美濃守定經役レ之、）次式部大輔前置レ之、（伊輔役レ之、）各置了之後、太相國目ニ永範卿一、被レ仰ニ題可レ進之由一、永範卿取ニ紙筆一書ニ題字一、（寄レ題献レ之、即取替歟、）撤ニ筆硯一入ニ題於柳筥一起レ座、下レ自ニ長押一、經ニ簀子一西行、跪ニ相國座

後、(長押下、)獻題、復本座、次相國取之、經簀子入自御座間、跪長押下、膝行進題之後、退歸、被候長押下、叡覽了返給、復本座、又目永範卿、卿參上返給題、復本座、付韻字、參進付相國、々々如初奏聞、以參宮歸座、召藏人家實給之、次人給題、被仰可進之由、永範卿取紙一枚書題、次第取上之、又各見下之、

依座狹、實守、家通、俊經等卿、暫起座、人給題、可下殿上文人哉否、俊經卿兼所成不審也、若不被下歟、

次居肴物、殿上五位役之、(役人如初度、三人之外、無五位殿上人云々、)肴物不盛、人數如延久記者、御遊以後、有此事歟、頭中將定能朝臣勸盃、藏人勘解由次官平基親取瓶子、次置御遊具、殿上人二人、(定能朝臣、雅賢朝臣、)着長押下座、先琵琶、(伊輔取之、相國前置之、則主上也、從中出被張改絃云々、)次笛筥、(經仲取之、置中宮大夫前、)次箏、(定經取之、置六角宰相前、)次和琴、(藏人家實取之、置少將雅賢前、)

次御遊、次相國召藏人、被仰文臺可立之由、藏人家實取之、御座間南廣廂中央立之、(綱俗北立之、)出高坏上置朝餉御硯筥蓋、次人々獻詩、自下臈置之、殿上人置了後、俊經卿副詩於笏揖起座、經南簀子西行、入文臺間、到臺下膝行、置笏取詩、頗披見之後、置之文臺右、起退歸着本座、其外人々作法、大略同前歟、但中宮大夫者、文臺先居、(ヲカ)揖笏膝行、置詩拔笏、一揖退歸、又相國進退、皆有膝行、次依召立切燈臺、(文臺四邊立之、有打敷、藏人三人役之、)次敷講讀師圓座、(讀師料文臺東方、講師料南方、藏人基行、家實等役之、)次讀師左大將起座、自簀子進居東圓座、次講師兼光、(持笏、)着南圓座、此間公卿、群居御前、殿上文人、參着南簀子、次講師講詩、但先是取文臺宮、置長押上、讀師取人々詩、招寄舍弟宰相中將於座後、任位階令重詩歟、臣下詩講了、講師退歸、其後大將撤臣下詩、置長押下、次御製、講師永範進着圓座、讀師相國賜御製、令披文臺上、永範講之、題讀樣分明不聞及、但令賦給(ヘルト)讀之歟、句腰共有煩辭、御製腰句人々感歎、數返詠吟之後、相國取御製、揖着懷中、(延久、土御門右府、不被給御製、今度有此事、可謂珍重歟、)次人々歸本座、抑御製腰句下七文字、長秋亞相、已令作合歟、彼亞將密語云、忽作改一句、所令重也、先例如此歟者、然間藏人次官出來云、中宮大夫、依作合御製一句、可預勅祿、例祿以前歟、以後歟如何者、以後可宜之由人々被申歟、又次官歸來云、臣下詩作合御

製二之時、必賜二勅祿一歟、先例如何者、於二先例一者、不二分明一云々、此間相國幕下、又數廻被レ諷ヲ詠御製一、其後有二朗詠一（今月德是句等也、）于レ時雨漸止、雲欲レ霽、堂上堂下、無レ不レ感ヲ歎之一、彼亞將別祿事、先例依レ不二分明一、無二沙汰一云々、其後公卿以下給レ祿、

太相國祿、（御牛比下重、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取レ之、）大中納言、（御袙、）參議祿、（御口袴、）非參議三位祿、（同二參議一、）殿上人祿、（疋絹、）已上殿上五位六位等役レ之、

人々給レ祿、各々退出、

十九日、（壬午）天晴、此日關白息新少將拜賀也、申刻許、被レ參二女院一云々、申次別當基輔朝臣、贈物琵琶、（余進レ之、）又有二隨身腰指一云々、今日巳刻、於レ院有二角合事一、中宮大夫隆季已下、公卿侍臣、相并五十餘人、下北面雀、又不レ知二其數一、邦綱卿造ヲ進角納物一（銀船、）云々、今夕余還住二北家一畢、出車二兩、共人不レ騎レ馬、余女房同車也、

廿日、（癸未）天晴、此日百首會第九度、（雪、神祇、）

廿二日、（乙酉）藤中納言、注ヲ送公宴之間事一、中宮大夫詩一句、作ヲ合御製一、而依レ無下覺二先例一之人上、不レ賜レ祿、頗遺恨云々、尋ヲ問其座人々一、各申下雖レ聞二口傳一不レ見二慥例一之由上云々、

廿三日、（丙戌）雨下、五條三位入道俊成（法名釋阿、）來、於二和歌之道一、爲二長者一、仍以二前馬權頭隆信朝臣一、先令二音信一、今夜始所レ來也、數剋交レ語、深更歸去了、

廿五日、（戊子）今日、以二行賴一爲レ使、送二俊成入道許一、示二一日來臨之餘味一、又遣二百首和歌等一、令レ合ヲ點之一、又件入道云、可レ詠二此百首一之由、承二內々仰一、依二廢忘一辭遁、而熟承二子細一、興味尤深、不レ堪二感緒一、可二詠進一云云、

廿六日、（己丑）以二消息一示下可レ詠二百首一之悅於中俊成入道之許上、有二恐悅餘レ身報一、

廿八日、（辛卯）陰晴不レ定、此日中宮有二着帶事一、右將軍進二其帶一、仁和寺宮有下可二加持一之儀上、而依二當今例一、三井寺憲覺僧正加持云々、中宮大進平基親奉ヲ行之一、

廿九日、（壬辰）雨下、此日百首會第十度、結題也、（送迎、釋教、）會者九人、披講之後、有二連歌一、以二扇五十本一爲二懸物一、人々入レ興、申刻會合、亥終分散、

閏六月

一日、（癸巳）天晴、近日有二風病驟一、仍欲レ申ヲ行假物一、閏月之條、竊撿二先規一、不レ可二勝計一、近則承保二年、閏四月

是也、其外多々、

二日、甲午、問置物日次於在憲朝臣之處、來七日、并十一二三日、皆吉云々、豫仰文書可用意之由於賴業與人、

三日、乙未、雨下、爲奏置物事、招頭權大夫、有可來之報、然而入夜送使云、於路頭俄有齒所勞、仍不能參入、明日可參上云々、

四日、丙申、天晴、未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着直衣謁之、來七日可申行置物、兼可取御氣色、又執筆參議、近代不叶外記之催、職事以御教書可被相催、隨此等之左右、可一定之由、相含了、此次令語新制事、余申狀十五ヶ條之中、十四ヶ條被用了云々、

五日、丁酉、自夜雨下、傳聞新制事、人々申狀之中、下官申狀、叶時議之由、關白被奏云々、

六日、戊戌、天晴、關白被示送云、置物十一日云々者、又外記申、宰相等皆申障之由、余問遣光能朝臣之許、入夜返事到來云、右宰相中將、依別勅重令催了云云、又示云、置物明日一定之由、重只今被仰下云々、

大外記式部丞等、明旦可來之由仰了、

七日、己亥、天晴、申刻夕立、即晴了、此日置物也、巳刻、光能朝臣示送云、執筆實守卿領狀了云々、又外記申、公卿散狀、午刻賴業來、又式部丞二人謁、一人重病、仍公卿給二合停任等、相加式部分、皆賜賴業了、以光經賜之、酉刻許參内、先參御所方、付女房進先日可下賜之御卷物、皆相揲立詩、十五番等也、并頻有叡感、秉燭之後、關白被參、暫以言談及戌終、執筆參議參上、即余着陣、奧、先人々不着座、仍以官人令催着、執筆之外、權中納言實綱卿許也、領狀之中、實房、成範等卿不參仕、次余移外座、令敷軾之次、以官人召外記賴業、參入、仰可進置物勘文之由、上、六位外記持參宮、入勘文、加禮紙、見了付頭光能、内覽、返給之後、令持外記、進御所奏聞、還陣給宰相、々々見了、仰外記令進召名硯等、先置京官等了、示氣色、以官人密々詩公卿給有無於光能、爲參議所問也、即光能持來公卿給三通、結申、余一々結申之、光能退歸、余見申文等了、下實守了、皆悉改心了、問任人之有無於余、々以詞仰之、依人數少也、先是光能來、仰任人、先書公卿未給、次書京官、只一人也、次書叙位、用堺如何、皆書了、先候氣色持來、余見了、令持外記、進弓場、付光能奏聞、便可

內覽之由仰之、是用略儀也、返給還陣、令參議放召名、不放當年也、但此中兵部召今年許也、仍可放哉否、實守問之、余兼不存此事、竊取出次第見之、不注藏此事、忽廻思慮、就不放當年之儀不放之、何事可有哉、仍示合參議不放之、猶可案事也、卒爾周章之條、誠是昏鈍之至也、兼不案此事、可耻々々、次召外記問式、司錄候陣外、余仰云、兵司召哉、（中共候之由、時、只召哉ト仰也、今口申省候之由、仍仰其司也、）三度申如常、（但除初度三度也、）次兵部丞參上、余向奧取副兵部召笏、仰云マウコ、（二省共參之時、召其司也、）丞參（ツハモノノツカサ）輒、下給兵部召、丞退出之後、更居直、召外記仰下兵司可召之由、（二省參之時、今度只二省召哉ト音仰故實也、今一省參、仍仰其司也、）次兵部着淺沓參入、余給兵部置物、次召外記給式部召名同置物等、（入筥加入勘文、）次外記持參空筥也、依召余入叙位召、內記下之、次召隨身給成柄、退出之次、參御所、申良通正下之慶、退出了、

八日、庚子、天晴、去夜有僧事、上卿源中納言云々、房覺轉僧正、被補權僧正三人、（覺智、實寶、玄緣、）此外僧綱多以補任云々、不兼密宗之人任僧正、古來希云々、覺智有此運、淨行多才之令然也、此中玄緣、春日行幸賞云云、

九日、辛丑、參女院御方、中將拜賀日次、來廿二日之由、時晴所申也、召信季、致沙汰之由仰了、

十日、壬寅、天晴、頭中將來、中將加級事、自女院被申、院御返事旨、爲令申入、參女院云々、其次所來也、院宣云、雖自今以後、不可疎略云々、

百七十

十一日、癸卯、右大將宗盛妻、煩二禁及大事云々、

十三日、乙巳、或人云、宗盛室二禁定長申可被灸之由、而依無承引、弃而不治、仍貞說付薪藥云々、

十五日、丁未、今夜於御堂西北大路、遣王相方、明日入秋節故也、

十九日、辛亥、天晴、典藥頭定成參來、注出后宮御產記、祿下給之定成、依有不審申事等也、伏地恐懼、此次語右大將室二禁之間事、大略雖存事也云々、

廿一日、癸丑、入夜有和歌、分左右、取集所詠之歌等、方人撰合之、密々事也、自昨夕女房祈始千手供、（智詮始之、）

廿二日、甲寅、申刻俄雷、雨即止、此日中將叙正四位下、拜賀也、出立自女院御方、如常、先奉拜女院、次來余方、拜余及母儀、次參院申、次泰經朝臣、次參

內、申次定能朝臣、召御前、次參中宮、次參關白第、
次歸宅、
　前驅二人、（保行、國行、）　殿上人二人、（經家朝臣、季信、）
　童一人、（萠色朽葉、）　雜色十人
　隨身三人、（一人所勞、仍召假、皆給狩袴、萠黃也、）
　牛童又給裝束、萠黃上下、
抑中宮申次基親、臨期不候、仍內々申入拜了、退出
云々、
廿三日、（乙卯）天晴、傳聞右大將室禁、定長貞說等、稱
治方不及之由、而大和國醫僧、（號但馬君、）加療治、堀取
瘡了、頗落居云々、然而病者至弱、不可存命云々、
廿四日、（丙辰）天晴、去頃廣隆寺住侶、拂別當寬敏了、自
院度々被仰、如本可和平之由、而今日以諸司、
訴申寬敏之不可等、雖然猶憖可為別當、若猶申
者、可被行罪科之由、被仰下了云々、光能奉行
云々、
廿八日、（庚寅）成光朝臣來、文談移刻、知此道之故實、又
得詩心之人也、入夜宮座主、送書狀云、法性寺座
主法眼、已被宣下了、為悅不少云々、答勝自身
之慶之由、此事先年有此風聞、而忽以有異議之
由、又以有其聞、余再三奏法皇、申關白、進七宮、
遂以成就、云自他之慶也、
廿九日、（辛酉）天晴、六月祓如常、有閏月之年、以後
月所行也、陪膳光經朝臣、（衣冠、）陰陽師晴光也、自今
日聊有涼氣、

七月

一日、（壬戌）天晴、依恒例春日幣、晝間為神事、大夫史
隆職注送云、法性寺座主法眼道快、（去夜被宣下、上卿源中納言、辨右中辨經房朝臣、）
五日、（丙寅）天晴、參女院、二位中將兼房室、（隆季卿女、）去月晦
日産女子、自今月二日有惱氣、去夕入沒云々、中
將悲歎之餘、前後不覺云々、隨聞及以使者弔
之、世間無常、始不可驚、中將為體、於今者大略
可失生涯歟、足哀慟者也、
六日、（丁卯）天晴、午刻着直衣參內、此日奉為前建春門
院、於禁裏被供養佛經、密々儀也、此事雖無先
規、依戀慕之叡念、至切以權法所被行也、其儀
以二棟廊西庇為道場、垂母屋簾卷庇簾、副中
間、（以三ヶ間為道場、）母屋簾立墨漆佛臺、奉懸繪像釋迦三尊

一鋪、（邦綱卿内々奉レ勅、中務少輔隆成造也、）其前立ニ黑漆螺鈿花机一脚一、（有レ帊）其前立ニ紫檀地螺鈿前机一脚一、其上置ニ宸筆御經三卷一、（提婆品、阿彌陀經、心經、皆金泥也、外題以ニ金銅一打ニ付之一、）其前立ニ銀地禮盤一、（其下不レ敷ニ小莚一、其上有ニ半帖一、）其右立ニ磬臺一、（同銀地也、）花机左右、立ニ紫檀地螺鈿燈臺各一本一、（在ニ例打敷一、）副ニ南第一間西長押南一北行、敷ニ綠絹帖一枚一、爲ニ御導師座一、（無ニ請僧一、）件佛具之内、前机磬臺、燈臺、禮盤等、借ヲ用八條院ニ云々、未刻、導師參上、及ニ申終一關白參上、主上着ニ御引直衣一、御ニ南第一間簾中一、關白及余候ニ御前一、次召ニ頭中將定能朝臣一、被レ仰下可ニ始行一之由上、（先以ニ内侍一被レ傳ヲ仰之一、而其後經レ程、仍余自ニ件朝臣一、傳ニ仰此由一也、定能在ニ南殿一、御後爲ニ眼路一之故也、）次從僧參レ自ニ北馬道方一、置ニ香爐筥一、次導師權大僧都澄憲、自ニ南殿方一參上、先着ニ磬座一、關白直被レ仰ニ可レ始之由一、澄憲着ニ禮盤一、法用如レ常、（無ニ請僧出居堂童子等一、）說法神也、又妙也、日沒以後、事訖候ニ下座一、次賜ニ布施一、公卿侍臣十餘人取レ之、（邦綱、實國等卿、着ニ直衣一、實守卿着ニ束帶一、殿上人皆束帶、）次從僧參上、撤ニ布施一、次導師退下、抑、先例於ニ内裏一被レ行ニ臨時御佛事一之時、（堀川院御時、常有ニ此事一、以ニ宸筆一被レ書ニ大般若經一、每レ被レ終ニ一秩之功一、凡被ニ供養一也、）於ニ御前一給ニ大褂一、於ニ布施一者、於ニ弓場邊一、渡ニ從僧一是例也、今日儀、關白以ニ權法一、（當院御宇之時、於ニ禁裏一被レ行ニ懺法一、彼時於ニ御前一賜ニ布施一、希代事也、）被ニ定下一也、布施過差、其儀又不レ似ニ先規一、事已涉ニ凡人之儀一歟如何、

布施法、（邦綱卿、依ニ別勅一所ニ調進一也、）

被物一重、（非ニ大褂一、）布施十褁、（長絹三十疋、二褁、綿二百屯、八褁、）法眼（師カ）一具、

七日、戊辰、天晴、法皇幸ニ法勝寺一、關白被レ參云々、

八日、己巳、天晴、此日公家奉ヲ爲前建春門院一、於ニ最勝光院一、被レ修ニ法華八講一初日也、蓋所レ被ニ講讃一、去年所レ被レ下ニ宸筆之御經一也、限以ニ五ケ日一、（去年御八講四ケ日、今被レ限ニ五ケ日一、理不レ可レ然、）每年不退之勸也、法皇自ニ去夜一臨幸、此砌五ケ日之間、可レ御ニ此堂一云々、余未刻、着ニ束帶一參ニ彼御堂一朝座問答之間也、余着ニ堂前座一、（列ニ北廊一之間、解レ劒撤レ笏、）先レ是太政大臣、左大臣已下公卿、濟々在ニ座正面一、以ニ北簀子一、敷ニ高麗端疊一、爲ニ公卿座一、（北面簀子同敷レ之、）以ニ御堂南庇、并母屋南第一間一、爲ニ法皇御在所一、（上西門院、八條院同以ニ御座一、）問者座、東庇南第三間敷レ之、如ニ法勝寺御八講一、講師聽衆座、北方敷レ之如レ常、論談了、（講師藏俊僧都、間（問カ）者宴仁、（山）、）有ニ行香一、其路經ニ行香机一、（立ニ正面間簀子一、）東南行、西折南簀子作レ輪、（東上南面、）更歸入レ自ニ東庇南第二間一、（第一間爲ニ法皇御所一、）自ニ庇北一行分香、（證誠已下僧綱、講師等、別（例カ）ヲ立佛前一也、）出レ自ニ北第一間一、北面簀子作レ輪、（東上北面、）更經ニ東簀子一、列ヲ居行香机下一、返ヲ置輪一各起座、左大臣及余相議、不ニ復座一直退、徘ヲ徊北廊東廣庇邊一、須ニ僧退之後一、

公卿起也、而早起座頗以爲失、然而隨便之儀也、
太相獨守禮留座、朝座講訖給布施、(納言取被物、)次僧徒
退下、次太相退下、次經房來、氣色時忠卿、(件卿、此寺上卿也、同佇立廊庇邊、)時忠講盆、左大臣之後、目經房、々々退仰鐘、即
槌鐘、次太相國已下、着佛前座、夕座講師弘雅法眼、
問者淨心、(山、)說法中間、左大臣退出、論義訖禮時之
間、余退出、今日堂童子、左右各二人、院殿上人、(五位、)
勤之、

九日、(庚午、)天晴、關白被參最勝光院御八講云々、

十二日、(癸酉、)晴、此日最勝光院御八講結願也、太相國內
大臣左大將已下、公卿濟々參入云々、

十三日、(甲戌、)臨晚雨下、自今日三ヶ日、請佛嚴上人、
女房受戒、明日明後日、有可愼之夢想之故也、又日
來使智詮阿闍梨、修千手供、

十四日、(乙亥、)雨下、夢祈、自今曉、令信助阿闍梨修不
動供、又自今日、(隆智阿闍梨、宇治僧、)令修七星供、今
夕拜瓮送法性寺、兩堂如例、

十五日、(丙子、)自夜殊甚雨、寅卯刻如沃、臨巳終天晴、
受戒今日終之、每日給少布施也、頭中將定能來談
雜事、

十六日、(丁丑、)天陰雨下、中御門中納言來、隔簾謁之、依
疾也、申剋或人云、右大將宗盛室夭亡、于日來煩
二禁云々、

十九日、(庚辰、)陰晴不定、覺智僧正來、爲訪疾也、依疾
不謁之、使人謝遣之、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來
卅日可有祈年穀奉幣、昨日詣左府第申之、被
申可參之由云々、

廿四日、(乙酉、)天晴、今日可有祈年穀奉幣定也、上卿左
府、而延引來月可被行云々、

廿六日、(丁亥、)天晴、今日爲方違、參宿御堂御所、此夜
有小除目、　中宮大夫平時忠、(元權大夫也、大夫隆季辭退替也、)權大夫
藤忠親、大屬季高云々、

廿七日、(戊子、)天晴、病愈之後、今日始浴、傳聞廣隆寺別當
寬敏、與同寺住侶等、日來之間不快、欲企合戰、而
去比和平、是兩家之許、多有裁斷之故也云々、

廿八日、(己丑、)朝間雨下、或人云、法皇殊寵肥後守資隆
女、(八條院女房、名右衞門佐、)此兩三月參住御所云々、

廿九日、(庚寅、)傳聞、去月十七日被下新制十七ヶ條、光能
朝臣奉行云々、

八月

三日、（甲午）天晴、邦綱卿以信助阿闍梨、有示送事、一日有安令申事也、卽示報旨了、

六日、（丁酉）朝間雨下、自今日公家御祈、（修）皇王法、於宿房懃覺僧正修之云々、

九日、（庚子）天晴、參內參御前、秉燭詣、博陸此一兩日、有被勞事云々、然而被謁之申、中將欲令參仕春日使之間事被示云、此禮久絕、尤可令勤仕者、

十日、（辛丑）天晴、此日法皇詣天王寺給云々、又五條大納言、兵部卿入道來、共示春日使之間事、

十一日、（壬寅）天晴、此日前木工頭資忠男、於家中加元服、加冠請源中納言、理髮中務權少輔季信、脂燭職事二人、（信光、國行、）役同之、

十二日、（癸卯）天晴、自今日始五木湯、依風病也、又今日女房加灸治、前施藥院使憲基朝臣候之、給單重一領、又乙童同灸治、此日祈年穀奉幣也、當日定上卿藤大納言、弁光雅云々、今晚三井寺憲覺僧正入滅云云、

十四日、（乙巳）天晴、巳刻、藏人辨光雅、以消息傳綸言云、來十六日、齋院可入御神殿、而爲御着袴以前、可着御帛御裝束哉否如何、可令計奏者、令申云、入御神殿之時、爭不着御帛御衣哉、不可依御着袴之前後、御衣體縱有斟酌、不可不服帛御衣、抑上西門院、大治三年卜定、其次年着袴、可被尋彼年例、

十六日、（丁未）天晴、此日、中宮罷出自內裏云々、

十九日、（庚戌）天晴、全玄法印、來女院御所、有可被修御祈事、爲示其事所招也、其次語云、中宮御產御祈御修法、廿二壇可被行、是承曆例云々、全玄行六字法云々、

廿日、（辛亥）晴、人傳關白煩咳氣云々、仍以書狀問之、有無殊事報、

廿一日、（壬子）晴、法皇自天王寺歸洛給云々、

廿二日、（癸丑）天晴、信範入道示送云、故攝政殿附僕二品、昨日於西林寺入滅、治部卿顯信朝臣掌夜事、二位中將覺修僧都等不籠云々、今日俊成入道、百首和歌等合點所送也、尤有比興、各不顯作者也、

廿四日、（乙卯）此日公卿勅使進發、權大納言邦綱卿也、上卿左大臣云々、元實房卿被定勅使、而依服假（其妹去比卒留）云々、改定云々、

廿五日、丙辰天晴、家所宛也、或人云、前座主明雲、去比上洛、寄ヨ宿證憲僧都房一、法皇大怒云々、

廿六日、丁巳晴、梅宮社恠異奏狀、付二頭中將一奏レ之、又中將春日使、雜事任二先例一、可レ有二沙汰一之狀、付二同人一奏二法皇一、

廿八日、己未天陰雨下、定能朝臣示送云、中將殿春日使之間事、奏レ院了、毎事任レ例、可レ有二御沙汰一、權辨親宗朝臣可二奉行一之由、被レ仰了、此上子細、可レ仰二彼朝臣一云々、

廿九日、庚申晴、密々有二和歌一、此日以二使者一、余故二品喪、二位中將、及僧都同予之、依二日次宜一也、

九月

一日、辛酉晴、早旦隆職注申云、去夜有下初齋宮入ヨ御野宮一御禊、前驅、幷次第司、日時等定上、此次中宮御產鳴絃料、被レ任二諸司助近衞將監等一、上卿左兵衞督、實綱卿齋宮上卿也、而服假替被レ點二成範一、參議不レ參、仍右少辨光雅執筆云々、

二日、壬戌陰晴不レ定、此日召二陰陽師等一、時晴、廣基、梅宮社恠異事、令レ占レ之、家司光經朝臣奉ヨ行之一、此事先例不レ審、而依二關白命一所レ行也、

四日、甲子晴、此日以二季經朝臣春日使之由事一、申二關白一、

五日、甲子晴、季經朝臣歸來、傳二關白報一、條々、可レ致二沙汰一云々、落花形可二借與一云々、此日歌人等、不レ期而會、仍密々有二和歌連歌等一、今日可レ題二百首作者一之由、中心存レ之、而依二二品事一、近々令二停止一了、

七日、丁卯晴、春日使武士事、賴政朝臣申云、仲綱爲二病者一、仍難二參入一、試欲レ出ヨ立正綱一、賴行子、賴政養子、女院殿上人、候二院北面一、如何、仰云、雖二何子息一、只以召ヨ進可レ爲レ宜者、此日五條大納言來、示ヨ合條々事一、左幕下褒ヨ譽下官百首歌一、尤有レ興々々、

八日、戊辰天晴、午刻、權右中辨親宗朝臣來、依二昨日招一也、余浴後欲二惡風一、仍垂二母屋簾一、招ヨ入出居方一謁レ之、先レ是以二基輔朝臣一、付二諸國所レ課、饗祿注文一、即親宗問レ此間、先例子細等條々、示含了、大略不レ知二案內一歟、小時退出了、申刻洗レ髮、自二今夜一可レ始二恒例念佛一之故也、戌刻、佛殿聖人來授戒、此後始二念佛一、

九日、己巳天晴、終日念佛、入レ夜奉レ讀二妙典一卷一、毎夜一卷轉讀之例事也、

十四日、甲戌晴、念佛同レ前、今日齋宮東河禊了、入二野宮一給云々、

十五日、乙亥晴、念佛同レ前、今日戌刻結願了、七ヶ日之間、并三十七萬遍也、今日女院御懺法被二始行一、恒例事也、

十六日、丙子晴、昨日曉、熒惑犯二太微右執法星一云々、去去年、去年、今年三ヶ年相違、火星入二太微宮一、希代事也、此日源納言來、隔レ簾謁レ之、

十七日、丁丑傳聞昨日千僧御讀經定云々、史來催云、來廿三日、可被千口僧、法勝寺、可レ調二進藥師經十五卷一者、

廿日、庚辰晴、此日百首會、遊レ廻、作者講レ之、季經朝臣已下會合、自二今日一流二布世間一、自二今日一中將、毎日奉二幣春日社一、爲レ遂二使節一也、

廿一日、辛巳晴、爲レ使二兼輔朝臣一、餝唐鞍、水精地鞍等事、可レ申二白川殿一之由、示二送邦綱卿之許一、先日內々示二此由一了、

廿二日、壬午雨下、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以二使者一春日使條々、問二送信範入道之許一、

廿三日、癸未晴、此日公家於二法勝寺一、被レ行二千僧御讀經一、余依レ催二進藥師經十五卷一、上卿隆季卿、辨親宗、

廿四日、甲申晴、巳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雖二堅固物忌一、依レ爲二勅使一、開レ門招入、但不レ謁レ之、以レ人傳レ勅云、近日延暦寺學徒、與二同堂衆一、數度企二合戰一、二山欲二磨滅一、門徒僧綱已下、參二公門一訴二申之一、其趣須下遣二官兵一被上レ加二制止一之由也、而堂衆等、日吉社爲レ栖、集二會社內一、遣二官兵一被二追散一在、事可レ及二狼藉一、何樣可レ被レ行哉、可レ令二計奏一者、令レ申云、忽遣二官兵一之條、專不レ可レ然、先付二師主一緣座可レ有二其沙汰一歟者、此日史來云、明日定考云々、又持二來千僧立紙一、

廿八日、戊子晴、人傳云、今年五節公卿、實家、實守、受領加賀、親宗、上野、兼光、等云々、兄弟共獻、若隙出來者如何、可レ有二用心一事也、

廿九日、己丑晴、女房參二女院御方一、爲レ聽二聞御懺法一也、入レ夜覺乘得業來、以二件人一別當僧正之許、示二送春日使儲之間事一、明後日下二向南都一云々、

卅日、庚寅天晴、先日密々歌合、遣二俊成入道之許一、令レ付二勝負一、今朝送レ之、仍招二彼日會者一令レ講レ之、其後有二當座會一、

百七十六

（治承二年戊戌）春夏秋此一冊墨付百貳拾枚者、以三緣院
道敎公眞跡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第二十六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73
SS号=14664073